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貳輯·拾柒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貳輯・拾柒册目録

綱鑑會編九十八卷歷代統系表略三卷・之一　〔清〕葉澐撰　一

〔清〕葉澐撰

綱鑑會編九十八卷歷代統系表略三卷·之一

清康熙劉德芳刻本

文安劉悔菴先生訂定

崑山葉松川先生輯

綱鑑會編

州郡官制統系
三考刻完即出

貴德里南陽藏板

附錄　葉松川先生自著書目

讀易尊聞六卷　綱鑑會編九十八卷又卷首三部

二十一史世系表二十四卷　六朝氏族表二十卷

八大家古文類鈔四十卷　廣輿增記二十卷

躬耕廬文集未定卷目　祝越集十二卷　觚不觚後錄

二卷　言近錄十卷　桐餘集三卷　揚州集二

卷　著華詞一卷

史鑑爲經世之書學者所必有事惜明代所纂小鑑多坊間倩庸手裁削假托巨公以行世每緐簡失宜承接踈謬百餘年來無正之者今是編從溫公資治朱子綱目原本中采輯參以二十一史融會成書與向日所行鳳洲睡菴玉堂了凡諸本迥然不同且校訂精詳剞劂工緻亦非他本可及識者自能辨之知無俟書林之費辭也

序

予嘗與諸公刊脩廿一史成爲序其端曰士不熟全史于胸中輒欲出謀天下艱鉅之事豈勝任哉雖然史乘之多汗牛充棟黃吻咿唔白首不能罄其辭求如孫仲謀所云涉獵見往事者什不得二三又士貧無貲嘗苦力不足以購全

書者比比也于是不說學之徒蒙然雲霧至有不知帝王幾統南北幾朝制度文爲幾變枵其腹挾一二故册子持三寸不律以敎于人曰吾取科第有餘矣史安庸知噫不亦陋乎乃今觀于峴山葉松川氏所輯綱鑑會編一書而歎士之有志于史學者可因是以去其陋無

難也綱本紫陽鑑本涑水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淺精義嚴簡而不漏年經月緯條貫井然其高出少微鳳洲臺山輩遠矣夫讀史者亦非徒侈博聞而矜彊記也貴識乎治亂安危倚伏之大原君相賢姦政敎得失事機成敗之所繫分紀綱風俗兵農禮樂沿革建置之若

何而善若何而不善則自盤古以迄宋元數千百年之掌故已隱括于胸中而無疑一旦出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酌古準今舉而厝之因時制宜動與古會此雋不疑叱北闕之前夏侯勝著常陰之辯漢廷所以益重經術士也宋藝祖亦云宰相須用讀書人不其然哉不

其然哉是編雖輯于松川而文安劉觀察訂正刊布之功不小故予序之以應其請因並著之旨

康熙昭陽協洽之歲寎月商丘宋犖撰

序

古來典籍莫大於經史近世以經義取士士知有經而不知有史而不知五經皆史也尚書古史春秋國史無論矣而帝乙之歸妹高宗之伐鬼方文王箕子之蒙難則易亦有史王制之典章檀弓之敘記文王世子之述古則禮亦有史至國風所陳雅頌所紀凡詩之美刺即史之褒貶也則詩尤近於史要在春秋已前經括史而在秦漢已後史翼經經史固一原爾自制義興而習舉子業者岐而二之而史學荒矣先舅氏顧寧人先生曰科舉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二十一史廢知言哉古史多編年自馬

班爲志傳而累朝宗之後人作編年者少司馬文正集千四百年而繼左肓厥功偉矣紫陽文公又舉而綱目之隱然有麟經之義焉明人續以宋元雖才識學三者迥不逮前人而緝前貫後都爲一集于史事不爲無助明季人以舉子不能盡讀通鑑全文又仿少微體刪而

纂之一纂再纂而割裂掛漏斷續不諧而紕繆者不少矣觀察文安劉公歎俗本之舛陋憫史學之就荒倩我邑葉君蕃久重輯之宗以紫陽而參諸涑水其未備者再取材於二十一史合而成書名之曰綱鑑會編壬午秋蕃久以選人來都下擕全帙示余并屬余序之竊案

其書有三善焉考亭司馬互有去取或節數句而爲一二句或節數言而爲一二言而脈絡釐然首尾因應善在簡而該在累朝之大紀大典因差備矣而侯王將相之黜陟薨卒天地歲時之災祥變異亦罔不年經月緯州次部居善在詳而核史編元欲博志事蹟以備法戒

其是非褒貶巳具正文中乃行世俗本既卷帙無多而又增以煩蕪之論斷不惟徒眩覽者之目而卷帙愈隘致事蹟愈寡是編一舉而刪之減論斷之行墨增紀載之文句其善文在裁而潔若帝王之曆統僭僞之年國妃后之姓氏以及州郡官制之或因或革咸讀史者所

必有事而俗本皆忽之蕃久一一勾稽明晰自成一書尤論世者不可廢至所載荒辟壬臣兵爭戰鬬較他事加詳監夏監殷作者寧無微旨乎馬朱二公萃諸史之精華而成綱鑑蕃久又萃馬朱之精華而成是編二百年來所未見夫豈偶然哉觀察公經國偉人所至有聲

實政事之暇究心墳典特梓是編以惠後學欲學者由是編以通全史由全史以證六經經經緯史同原共貫誠士子之津梁而不朽之盛舉也蕃久爲余故人默齋先生子默齋學本醇儒夙勵風節滄桑改易鑿坏隱遁世儗之閔仲叔朱桃椎蕃久承其家學擴而大之著書

等身而于朝章國故兵農禮樂尤有根柢可見施行顧屢躓場屋勉就時例作吏部選人復久不得調欲乞一鑾徼荒瘴之鄉以自效亦可謂遇之窮矣余久塵館閣浮沈闒茸今老且病急欲引去當此求賢右文之　朝而不能如嚴助之知買臣良有媿焉然蕃久志氣方盛

材大晚成當世之名卿巨公有讀其書而習其人者必將引之於石渠天祿之間以論定當代之紀載則炎荒之行或姑待之乎是爲序旹康熙壬午長至日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
經筵講官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吏部右侍郎東海徐秉義譔

序

自涑水會十七史而爲通鑑紫陽復綱目之學士家奉科律焉少微理齋輩以初學不能盡讀而節略其文鈔撮小本行世後人嫌其太簡從而增益之然皆俗手假托巨公學識寡昧裁制疏略繆漏恆多百餘年來無有起而正之者且版籍相沿既久訛脫漫漶舉世無一善本意常病之我友松川子經奇汲古尤邃於史學余承乏淮南闕曹多暇因倩之商訂涑水紫陽二書節選陳氏之外紀南氏之前編宋元二代之續編萃而成帙上自盤古下逮有元得卷凡九十有八隨付剞劂余謂是編有二便一便於學者一便於不學者通鑑全書具在茲爲節文然而年經月緯各具條貫由一事之梗槩而索其首尾由一時之大節而求其平生以全史爲笥以是編爲鑰因鑰啓笥則所藏粲然開緘即獲此學者之便也馬朱二書卷帙繁重初學之士望如煙海且寒士亦不易即致苟能通是編則累朝之興廢政治之得失人才之臧否古今經制之源流雖曰具體而微亦已槩括粗備談之於口出之於手未嘗不肆應沛如縱不讀全書亦居然博雅矣此不學者之便也海內之士學不學二者盡之矣則是編之輯也詎庸已乎故潰於成而述其緣起者如此若夫發凡起例去取損益則松川詳哉其言之矣余可以無贅

康熙三十有八年歲在屠維單閼皐月彭城劉德芳題

凡例

是編以朱子綱目大書爲綱而以分書爲目目者詳載綱中所書之事也而又曰鑑者鑑亦與目同目取於朱氏鑑取於司馬氏兩書會合而成此是編之所由名也而一綱之下或目或鑑止取一條更不兩見如綱文事義已盡亦不復載目與鑑或綱文事義未盡而其說甚簡者則分注數字以見大意俾閱者了然

是編刪節鑑綱正續諸編悉遵原本或原本有遺闕者又參錄二十一史補入或暗入於本文之中或附入於本文之下凡與諸家文句不同者即二十一史本傳之文非敢妄取雜說擅改先正也其序事處或以一二字該括數言或以二三語包舉數十句蓋欲以簡要省卷帙臨文不得不然也觀者諒之

涑水通鑑每朝提帝號而甲子用古干支紫陽綱目甲子書今干支而帝號即入編年不復另提是編每朝別提帝號而分注履歷之略於下編年以今干支橫書而歷朝年號正統則大書列國則分注即漢唐宋之祖亦必以一統之年始作大書羣雄未平仍列分注若改革之際前帝之終即後帝之始干支不可兩岐如俗本隋唐之際戊寅兩見周宋之際庚申兩見靖康建炎丁未兩見玄宗幸蜀即標肅宗帝號朱溫篡位即革天祐紀年之類俱屬不妥今除漢唐宋三祖之外凡繼統之君篡竊之主必敘帝號於即位之次歲所以一編年也

余於紫陽綱目雖有去取而大書原文不敢增損一字間有增補綱條亦不過數則至宋元二代之綱增補固有數十事即其大書之文亦稍加刪節大抵續編之文筆冗弱於正編是亦後世之公論而非迂愚一人之敢於妄議前賢也

馬朱二部論斷頗簡惟坊刻小本廣收宋明諸家史論以備科場帖括然多腐爛庸襍之語令淺學者覽之反滋淆惑是編所收甚少蓋一人一事既敘其本末則是非具在讀者自知毋爲辨論徒亂人意用是痛加刪除非惟令後學開生弁實爲前人藏拙

劉永新之書法尹遂昌之發明俱有功於綱目而劉氏尤

爲精覈袁了凡本並標出書法發明二則别註於傍但劉氏之繁簡不一今取其簡者注爲書法而其長篇廣論别入史斷之中標爲劉友益曰尹遂昌亦削去發明二字標爲尹起莘曰蓋兩家之命名雖異而其爲史斷則一也更凡係史斷類皆書名所以尊史也惟諸帝之總論出於諸史不一其人槩書之爲史臣曰歷年圖出司馬公亦書之爲歷年圖曰雖不著姓名而一考可知矣

編中字句義難通者必賴注釋唐以前句多古拗大半注明唐以後文從字順不煩多注唯地名各代不一俗本所注述誤殊多惟綱目注本頗詳今每朝於每地必注一次其一朝數見者不能復注欲省卷帙也

余著有歷代統系表一書尚未行世今鈔撮其畧分爲三卷列於卷首益之以輿圖官制相輔而行皆讀史者所必有事也

凡綱文之下無目與鑑者一年之內得連翩而書止隔一圈若有目與鑑者則必一段竣而後另行再起其列國南北朝仍各國另行或有不盡一者拑於行次隔礙故不能盡拘也若鑑目之文係一時一事而有段落者用鈎勒逗斷若事義不貫串而附見者仍用圈隔之

馬朱二鑑俱起威烈南氏前編始於太昊是編始於盤古者通俗也（今世小本之鑑必始盤古氏若開卷而無盤古蒙師必以爲不全矣）但南氏之前編亦彷朱子之大書分注余則自威烈以前雖各段有提

綱而不敢曰綱以圈誌之綱下紀事之文亦不敢曰目曰鑑而曰編者明不借也

俗本帝號之下既書其履歷矣而又入總斷數語但一帝崩殂之後或正文或分注大率必有總斷則帝號之下所載似出重複今並刪之至葵陵亦志崩殂之次不載帝號之下

鑑者元取鏡古之義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自三代以後治日少而亂日多然世亂必有召亂之由此後之不可不鏡於前也是編雖鈔撮全書大略而于荒辟佞臣秕政兵事誌之獨詳夫亦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乎

明代所輯例止於元今世纂述應入於明但前明野史紀

載紕繆 本朝方開局纂修尚未竣業草野愚生無由窺
天祿石渠之秘俟明史告成之日倘年力未衰或得另續
有明一代編年以就政當世固中懷所耿耿不忘者也
從來著書固難而校書亦難訛謬脫簡目者厭倦悔菴先
生讀書論世識力超偉特刊是編嘉惠後學不以固陋專
委編摩書成之日質諸海內同人共爲揚搉謬相推許至
於商略體例挍讐魚豕則吾邑葛君翼甫之勤爲多於法
得並書

松川葉澐識

綱鑑會編目錄

○卷一

三皇紀

盤古氏 天皇氏 地皇氏 人皇氏 有巢氏
燧人氏

附循蜚紀 凡二十二氏
附因提紀 凡十三氏
附禪通紀 凡十九世

五帝紀

伏羲氏 神農氏 帝臨魁 帝承 帝明
帝宜 帝來 帝裏 帝榆罔 黃帝
少昊 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卷二

夏紀

大禹 帝啓 太康 仲康 帝相
少康 帝杼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扃 帝廑 帝孔甲 帝皐
帝發 履癸 即桀

商紀

成湯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受辛卽紂

○卷三

周紀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四十八年止

○卷四

東周紀

平王春秋之始　桓王　莊王　僖王

惠王　襄王

○卷五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卷六

景王附悼王　敬王二十[illegible]年止

○卷七

敬王　元王　貞定王附哀王思王　考王
威烈王二十三年止

○卷八

威烈王通鑑綱目之始　安王　烈王　顯王
愼靚王　赧王十七年止

○卷九

赧王　東周君

○卷十

秦紀附列國

莊襄王　始皇帝先卽王位二十六年及幷天下稱皇帝又十一年
二世皇帝三年

○卷十一

漢紀

高帝十二年　附　楚義帝　西楚霸王項籍

○卷十二

惠帝七年　附　呂后稱制八年

文帝二十三年　元年十六　後元七

○卷十三

景帝十六年　元年七　中元六　後元三
武帝五十四年　建元六　元光六　元朔六

○卷十四

武帝　元狩六　元鼎六　元封六　太初四
天漢四　太始四　征和四　後元二

○卷十五

昭帝十三年　始元六　元鳳六　元平一
宣帝二十五年　本始四　地節四　元康四　神爵四
五鳳四　甘露四　黃龍一

〇卷十六
元帝十六年 初元五 永光五 建昭五 竟寧一
成帝二十六年 建始四 河平四 陽朔四 鴻嘉四
永始四 元延四 綏和二
〇卷十七
哀帝六年 建平四 元壽二
平帝五年 元始五
孺子嬰三年 居攝二 初始一
附新莽僭位十八年
淮陽王二年
〇卷十八
後漢紀
光武帝三十三年 建武三十一
〇卷十九
光武帝 建武十三年起 建武中元二
明帝十八年 永平十八
〇卷二十
章帝十三年 建初八 元和三 章和二
和帝十七年 永元十六 元興一
殤帝一年 延平
安帝十九年 永初七 元初六 永寧一 建光一
延光四

〇卷二十一
順帝十九年 永建六 陽嘉四 永和六 漢安二
建康一
沖帝一年 永嘉
質帝一年 本初
桓帝二十一年 建和三 和平一 元嘉二 永興一
永壽三 延熹九 永康一
〇卷二十二
靈帝二十一年 建寧四 熹平六 光和六 中平六
〇卷二十三
獻帝三十一年 初平四 興平二 建安二十五

〇卷二十四
獻帝 建安八年起
〇卷二十五
蜀漢紀 附 魏 吳
昭烈帝三年 章武三
後帝四十一年 建興十五
〇卷二十六
後帝 延熙二十 景耀五 炎興一
〇卷二十七
晉紀
武帝二十六年 泰始十 咸寧五 太康十一

惠帝十七年　永熙一　元康九

○卷二十八

惠帝　永康一　永寧一　太安二　永興二

光熙一

懷帝六年　永嘉六

愍帝四年　建興四

○卷二十九

東晉紀　附　漢　十六國

元帝六年　建武一　太興四　永昌一

明帝三年　太寧三

○卷三十

成帝十七年　咸和九　咸康八

康帝二年　建元二

○卷三十一

穆帝十七年　永和十二　升平五

哀帝四年　隆和一　興寧三

帝奕六年　太和六

簡文帝一年　咸安

○卷三十二

孝武帝二十四年　寧康三　太元二十一

○卷三十三

安帝二十二年　隆安五　元興三

○卷三十四

安帝　義熙十四

恭帝二年　元熙二

○卷三十五

宋紀　附　後魏

武帝三年　永初三

少帝一年　景平

文帝三十年　元嘉三十

○卷三十六

文帝　元嘉十九年起

孝武帝十一年　孝建三　大明八

○卷三十七

前廢帝一年　景和

明帝八年　泰始七　泰豫一

後廢帝五年　元徽五

順帝三年　昇明三

○卷三十八

齊紀　附　後魏

高帝四年　建元四

武帝十一年　永明十一

鬱林王一年　隆昌

海陵王一年　延興

○卷三十九

明帝五年 建武五
東昏侯三年 永元三
和帝一年 中興
○卷四十
梁紀 附 後魏
武帝四十八年 天監十八 普通七
○卷四十一
武帝 大通二 中大通六 大同十一
○卷四十二
武帝 大同起三年 中大同一 太清三
○卷四十三

附 東魏 北齊 後周
簡文帝二年 大寶二
元帝三年 承聖三
敬帝三年 紹泰一 太平二
○卷四十四
陳紀 附 北齊 後周
武帝三年 永定三
文帝七年 天嘉六 天康一
臨海王二年 光大二
宣帝十四年 太建十四
○卷四十五

宣帝 太建起六年
後主七年 至德四 禎明三
○卷四十六
隋紀
文帝先即帝位八年平陳一統又十六年 開皇二十 仁壽四
○卷四十七
煬帝十二年 大業十二
○卷四十八
煬帝 大業末
○卷四十九
唐紀

高祖九年 武德九
○卷五十
高祖 武德起四年
○卷五十一
太宗二十三年 貞觀二十三
○卷五十二
太宗 貞觀十二年起
○卷五十三
高宗三十四年 永徽六 顯慶五 龍朔三 麟德二
乾封一 總章二 咸亨四 上元二
儀鳳三 調露二 永隆一 開耀一

永淳一　弘道二
○卷五十四
中宗五年復位　嗣聖二十一年武后僭號稱制　神龍二　景龍三
○卷五十五
睿宗三年　景雲二　太極一
玄宗四十四年　開元二十九
○卷五十六
玄宗　天寶十五
○卷五十七
肅宗七年　至德二　乾元二　上元二　寶應一
○卷五十八

代宗十七年　廣德二　永泰一　大曆十四
○卷五十九
德宗二十六年　建中四　興元一
○卷六十
德宗　貞元二十一
順宗一年　永貞
○卷六十一
憲宗十五年　元和十五
○卷六十二
穆宗四年　長慶四
敬宗二年　寶曆二
文宗十四年　太和九　開成五
○卷六十三
武宗六年　會昌六
宣宗十三年　大中十三
懿宗十四年　咸通十四
○卷六十四
僖宗十五年　乾符六　廣明一　中和四　光啓三
文德一
○卷六十五
昭宗十六年　龍紀一　大順二　景福二　乾寧四
○卷六十六

昭宗　光化三　天復三　天祐一
哀帝三年仍稱天祐年號
○卷六十七
後梁紀　附　十國
太祖六年　開平四　乾化二
後主十一年先二年仍稱乾化年號　貞明六　龍德三
○卷六十八
後唐紀　附　十國
莊宗三年　同光三
明宗八年　天成四
○卷六十九

明宗　長興四
閔帝一年　應順
廢帝二年　清泰二
○卷七十
後晉紀 附 十國
高祖七年　天福七
出帝四年　初年仍稱天福年號　開運三
○卷七十一
後漢紀 附 十國
高祖二年　初年仍稱晉天福十二年　乾祐一
隱帝二年　仍稱乾祐年號

○卷七十二
後周紀 附 十國
太祖四年　廣順三　顯德一
世宗六年　仍稱顯德年號
○卷七十三
宋紀
太祖十七年　建隆三　乾德五　開寶九
○卷七十四
太宗二十二年　太平興國八　雍熙四　端拱二
淳化五　至道三
○卷七十五

真宗二十五年　咸平六　景德四　大中祥符九
天禧五　乾興一
○卷七十六
仁宗四十一年　天聖九　明道二　景祐四　寶元二
康定一　慶曆八
○卷七十七
仁宗　慶曆起四年　皇祐五　至和二　嘉祐八
○卷七十八
英宗四年　治平四
神宗十八年　熙寧十
○卷七十九

神宗　熙寧起五年　元豐八
○卷八十
哲宗十五年　元祐八　紹聖四　元符三
○卷八十一
徽宗二十五年　建中靖國一　崇寧五　大觀四
政和七
○卷八十二
徽宗　政和起五年　重和一　宣和七
○卷八十三
欽宗二年　靖康二
○卷八十四

南宋紀 附 金

高宗三十六年 建炎四

○卷八十五

高宗 紹興三十二

○卷八十六

高宗 紹興八年起

○卷八十七

高宗 紹興十六年起

○卷八十八

孝宗二十七年 隆興二 乾道九 淳熙十六

○卷八十九

光宗五年 紹熙五

綱鑑會編目錄 十四

寧宗三十年 慶元六 嘉泰四 開禧三

○卷九十

寧宗 嘉定十七

○卷九十一

理宗四十年 寶慶三 紹定六

○卷九十二

理宗 端平三 嘉熙四 淳祐十二 寶祐六

開慶一

○卷九十三

理宗 景定五

度宗十年 咸淳十

○卷九十四

恭宗二年 德祐二

端宗二年 景炎二

帝昺一年 祥興

○卷九十五

元紀

世祖庚申歲嗣位至己卯滅宋混一共三十一年 至元十七年起

成宗十三年 元貞二 大德十一

○卷九十六

武宗四年 至大四

綱鑑會編目錄 十五

仁宗九年 皇慶二 延祐七

英宗三年 至治三

泰定帝五年 泰定四 致和一○即文宗天曆元年

明宗半年未改元即天曆二年

文宗五年 天曆二 至順三

○卷九十七

順帝三十六年 元統二 至元六 至正二十八

○卷九十八

順帝 至正十五年起

綱鑑會編目錄

歷代統系表略引

余向作六朝氏族表竟復取二十一史編次漢已後帝王世系表凡后妃支庶宗室皆麗焉以備皇家世譜尚未撤簡屬有彭城公綱鑑之役卒卒無暇今綱鑑已竣而世系表亦脫藁第卷帙頗繁無餘力付鐫因鈔撮前稿大槩而增以唐虞三代及列國僭藩彙爲一帙名曰統系表略與綱鑑相輔而行或亦兎園冊之一助也其編次條例具陳左方

羲農邈矣史家傳疑故序自黃帝始元年之干支必書書始於陶唐之甲辰其前不可問也享國之歲數必書廢弒之因由必書漢以後支庶之入承大統者其祖禰亦必書餘不備錄

凡子孫繼世者則每行次第而下凡兄弟俱列同行示别也若敘列國則稍異春秋之立廢甚亂難以一律排次然已詳注其所自出閱者亦易省也至唐藩鎭元不一姓祇敘其統系相承不列並行

凡正僭諸君被廢弒及更代有事故者方書其崩卒若令終而繼嗣無故者槩不書省文也

歷代開創必身登大位者甫書帝若操懿歆泰輩皆書元爵而以追尊者分註於下紀實也周以武王始而以文王繫於黃帝世次之末者明文王之三分服事殷耳況編年元紀甲子每兒俗本小鑑以文王次於紂之後獨不思紂之末年乃武王踐天子之元年烏可以文王間其中哉

凡北朝及遼金諸帝之元與亡國之歲必注卽南朝某帝某年蓋編年以南朝紀歲俾閱者易於繙繹耳

春秋列國皆以王公侯伯稱三國之魏吳宋之遼金皆以帝稱唯新莽與晉之僭國五代之列國宋之夏祇書名不列其帝王之號

敘春秋十二國先同姓後異姓同姓首魯而終吳異姓首齊而終越此春秋意也戰國七雄皆僭王首秦次楚次燕以弱序矣而三晉田齊又次之者蓋秦楚燕猶周王舊封而彼四國者皆大夫篡者也是又有尊卑之序焉不然燕不彊於齊也是亦春秋之意也

敘帝后先正嫡次妃嬪妃嬪中書其著者及所出之後爲帝者餘不備書漢以前宮闈姓氏多失傳若賢聖之配與淫嬖之女彰彰不過數人已盡之經傳矣故錄自漢始

凡身正中宮者則冠以姓曰某帝某后妃亦如之若身未正位而子孫追尊者則曰某后某氏或某妃某氏或書某夫人而以追尊追謚者分註於下若魏晉北齊北周四朝操懿歡泰之妻妾雖系在前而身稱帝者必另行重起示稍别耳又凡妃后之名必書其闕者多無攷者也其被廢被殺或遭亂降徙者方書其所終之由若令終者槩不書與帝系同例

松川葉澐識

歷代統系表略上

崑山 葉澐 編

帝王統系

黃帝至三代世次

世次			
一世	黃帝軒轅氏 姓公孫一曰姬姓在位百年二子玄囂昌意		
二世	玄囂 子橋玄 一云玄囂青陽即是少昊繼黃帝立者太史公以少昊金德王非五運之次故不敘之也	昌意 子顓頊	
三世	橋玄 子帝嚳	帝顓頊高陽氏 在位七十八年子窮蟬鯀帝崩玄囂之子嚳繼立	
四世	帝嚳高辛氏 在位七十年子摯堯契稷帝崩摯嗣位	窮蟬 子敬康	崇伯鯀 子禹 一云顓頊五代而生鯀則鯀非顓頊子也

世次						
五世	帝摯 在位九年德衰諸侯俱歸唐侯堯乃繼立	帝堯陶唐氏 甲辰元在位七十年又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崩舜代立	司徒契 封於商子昭明	后稷棄 封於邰子不窋	敬康 子句望	伯禹 詳夏
六世			昭明 子相土	不窋 子鞠	句望 子蟜牛	
七世			相土 子昌若	鞠 子公劉	蟜牛 子瞽叟	
八世			昌若 子曹圉	公劉 子慶節	瞽叟 子舜	

世次			
九世	曹圉 子冥	慶節 子皇僕	帝舜有虞氏 繼堯即位丙戌元在位三十九年崩於蒼梧之野夏后氏伯禹代立
十世	冥 子振	皇僕 子差弗	
十一世	振 子微	差弗 子毀隃	
十二世	微 子報丁	毀隃 子公非	

世次		
十三世	報丁 子報乙	公非 子高圉○漢書古今人表曰公非辟方世本云公非辟方皇甫謐謂公非字辟方也
十四世	報乙 子報丙	高圉 子亞圉
十五世	報丙 子主壬	亞圉 子公叔祖類
十六世	主壬 子主癸	公叔祖類 子亶父

世次		
十七世	主癸 子天乙	古公亶父 子太伯仲雍季歷伯仲讓國逃去季歷嗣位武王代商追尊古公曰太王
十八世	天乙 子湯	季歷 追尊曰王季子昌嗣
十九世	商王湯	西伯昌 在紂時為方伯子武王發代商追尊曰文王

按唐虞三代皆出黃帝之後黃帝五世而至堯九世而至舜

則舜者堯之五世從孫也堯二女于舜爲曾祖姑使舜而果黃帝之後釐降之舉亦瀆倫甚矣契稷同出於帝嚳嚳至成湯凡十有六世至周文王亦十有六世相去六百年而爲弟兄有是理乎又舜禹同出於顓頊禹爲顓頊之孫而舜則顓頊之七世孫也舜視禹爲從高祖而乃同列於堯之世又有是理乎唯班史謂顓頊五世而生鯀則與舜之世次相及庶幾近之然古帝王之後必有封爵而云舜之先代世爲庶人則舜之果出於顓頊殆未可知也孔子曰我猶及史之闕文也後世之作史者務矜宏博而不肯闕不免牽合附會益啓後人疑塹耳（籖去）

夏姒姓

大禹〔丙子〕元在位八載子啓嗣

帝啓〔甲申〕元在位九載子太康嗣

太康〔癸巳〕元在位二十九載弟仲康立

仲康〔壬戌〕元在位十三載子相嗣

帝相〔乙亥〕元在位二十八載寒浞弒之子少康中興

少康自帝相之弒少康逃於有仍夏絕統者三十九年至〔壬午〕歲即位二十二載而崩子杼嗣

帝杼〔甲辰〕元在位十七載子槐嗣

帝槐〔辛酉〕元在位二十六載子芒嗣

帝芒〔丁酉〕元在位十八載子泄嗣

帝泄〔乙巳〕元在位十六載子不降嗣

帝不降〔辛酉〕元在位五十九載弟扃立

帝孔甲〔壬寅〕元在位三十一載子皐嗣

帝皐〔癸酉〕元在位十一載子發嗣

帝扃〔庚申〕元在位二十一載子廑嗣

帝廑〔辛巳〕元在位二十一載不降子孔甲立

帝發〔甲申〕元在位十九載子履癸嗣

履癸〔癸卯〕即桀也元在位五十二載商湯伐之放於南巢而夏亡

右夏十七王自禹丙子至桀甲午凡四百三十九年

商子姓

成湯先立本國十八年乙未代夏即王位十三祀太子太丁早卒太孫太甲嗣

太宗太甲〔戊申〕元在位三十三祀子沃丁嗣

沃丁〔辛巳〕元在位二十九祀子太庚嗣

太庚〔庚戌〕元在位二十五祀子小甲嗣

小甲〔乙亥〕元在位十七祀子雍己嗣

雍己〔壬辰〕元在位十二祀子太戊嗣

中宗太戊〔甲辰〕元在位七十五祀子仲丁嗣

仲丁〔己未〕元以河決遷囂在位十三祀王崩國亂弟外壬立

外壬〔壬申〕元在位十五祀王崩國復亂弟河亶甲立

河亶甲〔丁亥〕元遷都相在位九祀商道寖衰子祖乙嗣

祖乙〔丙申〕元自相遷耿又自耿遷邢商道復興在位十九祀子祖辛嗣

祖辛〔乙卯〕元在位十六祀弟沃甲立

沃甲〔辛未〕元在位二十五祀王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

祖丁〔丙申〕元在位三十二祀王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

南庚〔戊辰〕元在位二十五祀王崩國亂祖丁之子陽

陽甲〔癸巳〕元比九世亂商道復衰在位七祀弟盤庚立

盤庚〔庚子〕元自邢遷亳改商曰殷商道復興在位二

甲立

十八祀弟小辛立

小辛(戊辰)元在位二十一祀弟小乙立

小乙(己丑)元在位二十八祀子武丁嗣

高宗武丁(丁巳)元在位五十九祀子祖庚嗣

祖庚(丙辰)元在位七祀弟祖甲立

祖甲(癸亥)元在位三十三祀子廩辛嗣

廩辛(丙申)元在位六祀弟庚丁立

庚丁(壬寅)元在位二十一祀子武乙嗣

武乙(癸巳)元又自亳遷河北在位四祀無道雷震死子太丁嗣

太丁(丁卯)元在位二祀子帝乙嗣

帝乙(庚午)元在位三十七祀子受辛嗣

受辛即紂也丁未元在位三十三祀周武王伐之自燔死商亡

右商二十八王自湯乙未至紂戊寅凡六百四十四年

周姬姓

武王發先立本國十二年己卯代殷即王位七年子誦嗣

成王誦(丙戌)元在位三十七年子釗嗣

扈

康王釗(癸亥)元在位二十六年子瑕嗣

昭王瑕(己丑)元在位五十一年子滿嗣

穆王滿(庚辰)元在位五十五年子緊扈嗣

共王緊扈(乙亥)元在位十二年子囏嗣

懿王囏(丁亥)元在位二十五年子辟方嗣

孝王辟方(壬子)元在位十五年子燮嗣

夷王燮(丁卯)元在位十六年子胡嗣

厲王胡(癸未)元在位三十七年國人逐之奔於彘太子幼大臣周召聽政又十四年而王崩於彘子靖嗣位

宣王靖(甲戌)元在位四十六年子宮涅嗣

幽王宮涅(庚申)元在位十一年申侯召犬戎入寇弒王諸侯立故太子宜臼遷於雒西周遂亡

右西周十二王凡三百五十六年

東周

平王宜臼(辛未)元在位五十一年子林嗣

桓王林(壬戌)元在位二十三年子佗嗣

莊王佗(乙酉)元在位十五年子胡齊嗣

僖王胡齊(庚子)元在位五年子閬嗣

惠王閬(乙巳)元在位二十五年子鄭嗣

襄王鄭(庚午)元在位三十三年子壬臣嗣

頃王壬臣(癸卯)元在位六年子班嗣

匡王班(己酉)元在位六年子瑜嗣

定王瑜(乙卯)元在位二十一年子夷嗣

簡王夷(丙子)元在位十四年子泄心嗣

靈王泄心(庚寅)元在位二十七年子貴嗣

景王貴(丁巳)元在位二十五年子猛嗣

悼王猛尋崩立其弟丐

敬王丐(壬午)元在位四十四年子仁嗣

元王仁(丙寅)元在位七年子介嗣

貞定王介(癸酉)元在位二十八年子去疾嗣

哀王去疾(庚子)元立三月而弟叔襲殺之自立

思王叔秋八月少弟嵬亦殺之而自立

考王嵬(辛丑)元在位十六年子午立

威烈王午(丙辰)元在位二十四年子驕嗣

安王驕(甲午)元在位二十六年子喜嗣

烈王喜(辛亥)元在位七年弟扁立

赧王延（丁未元在位五十九年乙巳秦攻周王入秦盡獻其地而歸是歲卒周亡）

東周君（考王弟河南桓公之後自丙午至壬子凡七年而秦滅之）

顯王扁（癸丑元在位四十八年子定嗣）

慎靚王定（辛丑元在位七年子延嗣）

右東周二十五王凡五百六十一年自武王己卯起至東周君壬子止共八百七十三年

秦嬴氏

莊襄王楚（癸丑元在位三年子政嗣）

始皇帝政（乙卯元先嗣王位二十六年及滅六國稱皇帝又十一年崩於沙丘趙高等矯詔殺太子扶蘇立少子胡亥）

二世帝胡亥（壬辰元在位三年天下大亂爲趙高所弒高更立子嬰楚兵入關殺子嬰秦亡）

右秦自莊襄癸丑至二世甲午共四十三年自始皇辛巳稱皇帝至二世三年止十四年

附楚

義帝心（楚懷王孫項氏立之丙申冬十月項籍使人弒帝於江中）

西楚

西楚霸王項籍（字羽二世三年起兵破秦殺子嬰自立爲西楚霸王己亥爲漢所滅）

漢劉氏

高帝邦（乙未爲漢王庚子即帝位七年子盈嗣）

惠帝盈（丁未元在位七年無嗣呂后取他人子爲少帝臨朝稱制者八年而前大臣乃迎立代王恆）

文帝恆（壬戌元在位二十三年子啓嗣）

景帝啓（乙酉元在位十六年子徹嗣）

武帝徹（辛丑元在位五十四年太子據先以巫蠱獄自殺少子弗陵嗣）

昭帝弗陵（乙未元在位十三年無子大臣迎立武帝孫昌邑王髆之子賀）

昌邑王賀（在位一月以無道廢大臣更立武帝曾孫病已）

附戾太子據（子進）

史皇孫進（子病已）

宣帝病已（更名詢戊申元在位二十五年子奭嗣）

元帝奭（癸酉元在位十六年子驁嗣）

成帝驁（己丑元在位二十六年無子以元帝孫定陶王康子欣爲嗣）

哀帝欣（乙卯元在位六年無子王莽迎元帝孫中山王興子衎爲嗣）

平帝衎（辛酉元在位五年王莽弒之無嗣更立宣帝玄孫廣戚侯勳之子嬰號曰孺子）

孺子嬰（丙寅元王莽攝政三年廢爲安定公而莽篡位）

附新王氏

莽（己巳元僭位十五年漢兵誅之）

附淮陽王玄（景帝

子長沙定王發之後光武之族兄也漢兵起諸將立爲帝二年降於赤眉尋被殺

右西漢十二帝自高帝乙未至孺子嬰戊辰凡二百十四年

自新莽己巳至淮陽王甲申漢統中絕者十六年

後漢

光武帝秀 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五世孫莽末起兵興復乙酉即帝位在位三十三年子莊嗣

明帝莊 戊午元 在位十八年子炟嗣

章帝炟 怛 丙子元 在位十三年子肇嗣

和帝肇 己未元 在位十七年子隆嗣

殤帝隆 丙午元 在位一年無嗣立章帝孫清河王慶子祐

安帝祐 丁未元 在位十九年帝光發太子保爲濟陰王及崩閻后欲久專政貪立幼年迎立章帝孫濟北王壽子北鄉侯懿

北鄉侯懿 即位二百餘日薨閻后又迎立河間王盛子未至而中黄門孫程等迎立濟陰王保葬懿侯禮

順帝保 丙寅元 在位十九年子炳嗣

冲帝炳 乙酉元 在位一年無嗣迎立章帝玄孫渤海王鴻子纘

質帝纘 丙戌元 在位一年梁冀弑之無嗣立章帝曾孫蠡吾侯志

桓帝志 丁亥元 在位二十一年無子迎立帝從子解瀆亭侯長子宏

靈帝宏 戊申元 在位二十二年崩董卓弑太子辯而立陳留王協

獻帝協 庚午元 在位三十一年曹丕篡位廢帝爲山陽公漢亡

右後漢十二帝自光武乙酉至獻帝庚子凡一百九十六年

蜀漢

昭烈帝備 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漢末起兵建安癸已取益州辛丑正帝號在位三年子禪嗣

後主禪 甲辰元 在位四十一年降於魏降封安樂公蜀亡

右蜀二帝凡四十三年自高帝乙未至後主癸未共四百六十九年

附魏曹氏

武王操 漢末起兵奄有中夏自稱魏王建安二十五年薨子丕篡漢追尊爲太祖武皇帝

文帝丕 庚子元 即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五年也在位七年子叡嗣

明帝叡 丁未元 在位十三年無子以武帝孫任城王彰子芳爲嗣

齊王芳 庚申元 在位十七年司馬師廢爲齊王而立文帝孫東海王霖子髦

高貴鄉公髦 甲戌元 在位七年賈充弑之司馬昭復立武帝孫燕王宇子璜

陳留王璜 更名奐[庚辰]元在位五年司馬炎篡位廢爲陳留王魏亡

右魏五主自文帝庚子至陳留王甲申凡四十六年

附吳孫氏

大帝權 蜀漢昭烈章武[壬寅]自立爲吳王後主建興[己酉]稱帝在位三十一年子亮嗣

會稽王亮 [壬申]元在位七年孫綝廢之而立其弟休

景帝休 [戊寅]元在位七年故大子和之子皓繼立

附廢太子和 子皓

後主皓 [甲申]元在位十

七年降晉封歸命侯吳亡

立追尊爲文帝

右吳四主自大帝壬寅至後主皓庚子凡五十九年

晉司馬氏

太傅懿 仕魏受明帝遺詔輔政子師昭相繼專國遂以篡魏懿先於魏嘉平[辛未]卒及孫炎篡位追尊爲太祖宣皇帝

大將軍師 蜀延興[乙亥]卒追尊爲景皇帝

晉王昭 魏咸熙[乙酉]卒是年子炎篡位追尊爲文皇帝

武帝炎 初嗣晉王[乙酉]稱帝庚子平吳在位二十五年子衷嗣

惠帝衷 [庚戌]元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弟熾立

懷帝熾 [丁卯]元在位六年沒於劉聰武帝孫吳王晏之子業繼立於長安

愍帝業 [癸酉]元在位四

年降於劉曜遇害

右西晉四帝自武帝乙酉至愍帝丙子凡五十二年

東晉

元帝睿 武帝從子宣帝曾孫也祖琅琊王伷父覲帝初嗣封琅琊王愍帝遇害丁丑即位於建康在位六年子紹嗣

明帝紹 [癸未]元在位三年子衍嗣

成帝衍 [丙戌]元在位十七年以子丕奕俱在襁褓乃以弟岳繼立

康帝岳 [癸卯]元在位二年子聃嗣

穆帝聃 [乙丑]元在位十七年無嗣以成帝子琅琊王丕繼立

哀帝丕 [壬戌]元在位四年無嗣弟奕繼立

帝奕 [丙寅]元在位六年桓溫廢爲海西公而立元帝少子會稽王昱

簡文帝昱 [辛未]元在位二年子曜嗣

孝武帝曜 [癸酉]元在位二十四年子德宗嗣

安帝德宗 [丁酉]元元興[癸卯]桓玄篡位次年四月劉裕等討平桓玄帝復位共在位二十三年裕弑之而立其弟德文

恭帝德文 [己未]元在位二年劉裕篡位降爲零陵王尋弑之晉亡

右東晉十一帝自元帝丁丑至恭帝庚申凡一百四年合前晉共一百五十六年

南北朝

南宋劉氏

武帝裕（庚申）元在位三年子義符立

少帝義符（癸亥）元在位一年檀道濟等廢爲營陽王尋弒之立其弟宜都王義隆

文帝義隆（甲子）元在位三十年爲子劭所弒帝第三子武陵王駿起兵討誅劭駿遂嗣位

孝武帝駿（甲午）元在位十一年子業嗣

前廢帝子業（乙巳）元在位一年壽寂之弒之大臣迎立文帝第十一子湘東王彧

明帝彧（乙巳）元在位八年子昱嗣或言昱嬖人李道兒之子也

後廢帝昱（癸丑）元在位五年蕭道成弒之立安成王準準桂陽王休範子也

順帝準（丁巳）元在位三年蕭道成篡位弒之宋亡

右宋八主自武帝庚申至順帝己未凡六十年

南齊蕭氏

高帝道成（己未）元在位四年子賾嗣

武帝賾（癸亥）元在位十一年太孫昭業嗣

附 惠文太子長懋 未立而薨子昭業昭文

鬱林王昭業（甲戌）元在位一年蕭鸞弒之而立其弟昭文

海陵王昭文（甲戌）元在位三月鸞廢爲海陵王而自立尋弒之

明帝鸞 高帝弟道生子初封西昌侯受武帝遺輔政（甲戌）篡立在位五年子寶卷嗣

東昏侯寶卷（己卯）元在位三年蕭衍舉兵東下張稷弒之衍立其弟寶融

和帝寶融（辛巳）元在位二年蕭衍篡位廢爲巴陵王尋弒之齊亡

右齊七主自高帝己未至和帝壬午凡二十四年

南梁蕭氏

武帝衍（壬午）元在位四十八年侯景陷臺城殂子綱嗣

附 昭明太子統 未即位而薨其後爲後梁詳見於後

簡文帝綱（庚午）元在位二年侯景弒之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棟昭明太子之孫也立二月景復廢棟而自稱漢帝次年伏誅簡文弟湘東王繹即位於江陵

元帝繹（壬申）元在位三年降於西魏被殺子方智

敬帝方智（乙亥）元在位二年陳霸先篡位廢爲

智立於尋陽

淮陰王尋弒之梁亡

右梁四主自武帝壬午至敬帝丙子凡五十四年

附後梁

宣帝詧（昭明太子之子初魏人封為梁王元帝被殺乙亥稱帝在位八年子巋嗣）

明帝巋（立二十四年子琮嗣）

後主琮（立三年入朝于隋國亡）

右後梁三主自敬帝紹泰元年乙亥至陳後主禎明元年丁未凡三十三年

南陳陳氏

武帝霸先（丁丑元在位三年子昌陷於周以兄子臨川王蒨嗣）

文帝蒨（庚辰元在位七年子伯宗嗣）

臨海王伯宗（丁亥元在位二年文帝弟安成王頊廢之而自立）

宣帝頊（己丑元在位十四年子叔寶嗣）

後主叔寶（癸卯元在位七年隋軍入臺城執之歸長安降封長城公陳亡）

右陳四主自武帝丁丑至後主戊申凡三十二年自晉元帝丁丑江左建國歷五代至陳後主己酉入隋共二百七十三年

北魏跖拔氏至孝文帝改姓元氏

道武帝珪（晉孝武太）

明元帝嗣（道武帝長）

太武帝燾（甲子元宋）

附景穆太子晃

元十一年即代王位安帝隆安二年丙戌稱帝都平城改元元興在位二十四年為子紹所弒齊王嗣誅紹嗣位

于己酉元晉安帝義熙五年也在位十五年子燾嗣

文帝元嘉元年也在位二十九年宗愛弒之而立太武子南安王余尋弒之大臣誅愛而立皇太孫濬

未嗣位而薨子濬立追尊為景穆皇帝○長廣王畢廢帝朗皆其後也

文成帝濬（壬辰元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也在位十四年子弘嗣）

獻文帝弘（丙午元宋明帝泰始二年也在位六年傳位於太子宏又五年暴殂馮太后鴆之也○第五子廣陵王羽羽子恭是為節閔帝○第六子彭城王勰勰子子攸是為孝莊帝）

孝文帝宏（辛亥元宋明帝泰始七年也甲戌遷都洛陽辛己改姓元氏在位二十九年子恪嗣○第二子懷懷子廣平王修是為孝武帝○第三子京兆王愉愉子寶炬是為文帝又愉次子臨洮王寶暉寶暉子釗胡太后立之是即爾朱榮所沈之幼主○第四子清河王懌懌子亶亶子善見是為孝靜帝）

宣武帝恪（庚辰元齊東昏之永元二年也在位十六年子詡嗣）

孝明帝詡（丙申元梁武天監十五年也在位十三年胡太后鴆之立臨洮王寶暉子釗在位一月爾朱榮稱兵沈太后及釗於）

河而立子攸

孝莊帝子攸〔戊申〕元梁武大通二年也在位三年殺爾朱榮爾朱兆稱兵立長廣王曄而弒帝

長廣王曄孝莊三年十月立次年二月爾朱世隆廢之而立廣陵王恭

節閔帝恭〔辛亥〕立次年高歡破爾朱兆更立平陽王修

廢帝朗〔辛亥〕十一月高歡立之次年更立平陽王修遂廢之

西魏

孝武修〔壬子〕元梁武中大通四年也三年〔甲寅〕高歡反帝西奔關中依宇文泰歡復立孝文孫清河王亶子善見爲帝是爲東魏

孝武即於是年十二月遇鴆殂宇文泰乃立孝文孫京兆王愉長子寶炬

文帝寶炬〔乙卯〕元梁武大同元年也在位十七年子欽立

廢帝欽〔壬申〕元梁元帝承聖元年也在位三年宇文泰弒之而立其弟廓

恭帝廓〔甲戌〕元梁元帝承聖三年也在位三年宇文覺篡位魏亡時梁敬帝太平元年〔丙子〕也

東魏

孝靜帝善見〔甲寅〕元梁武中大通元年也在位十七年高洋篡位廢爲中山王尋弒之東魏亡時梁簡文大寶元年〔庚午〕也

右魏十八主自道武丙戌至恭帝丙子共一百八十一年

北齊高氏

獻武王歡本爾朱榮部卒榮死攻滅爾朱氏更立魏三主孝靜〔丁卯〕卒梁武之太清元年也子洋篡位追尊爲神武皇帝

文襄王澄歡長子孝靜〔己巳〕六月爲蘭京所殺弟洋篡魏追尊爲文襄皇帝

文宣帝洋歡次子〔庚午〕元梁簡文之大寶元年也在位十年子殷嗣

少主殷〔庚辰〕陳文帝之天嘉元年也在位八月叔常山王演廢之而自立尋弒之

孝昭帝演〔庚辰〕即元次年墜馬死弟長廣王湛殺其子百年而自立

武成帝湛〔辛巳〕元陳天嘉二年也在位五年傳位於子緯至天統四年殂

後主緯〔丙戌〕元陳文帝天康元年也在位十二年傳位於子恆一月周師追恆又禪位於任城王湝未幾周軍俱執之歸長安封緯爲溫公尋殺之齊亡

右北齊五主自文宣庚午至後主丁酉凡二十八年

北周宇文氏

太師文公泰本魏將立魏帝與高歡相持據有關中遂成王業梁敬帝太平元年〔丙子〕卒子覺嗣

閔帝覺梁敬帝太平二年〔丁丑〕篡魏在位八月宇文護廢而弒之立其庶兄毓

位後追尊爲太祖文皇帝

明帝毓〔丁丑元〕卽梁太平二年也至己卯八月始稱皇帝共在位四年宇文護弑之而立其弟魯公邕

武帝邕〔辛巳元〕陳文帝天嘉二年也壬辰誅宇文護丁酉滅齊在位十八年子贇嗣

宣帝贇〔戊戌元〕陳宣帝大建十年也在位十月卽傳位於子闡自號天元皇帝與子崩

靜帝闡立四年而楊堅篡位廢爲介公尋弑之周亡

右周五主自閔帝丁丑至靜帝辛丑凡二十五年

隋楊氏

文帝堅〔辛丑元〕陳宣帝之太建十三年也戊申平陳共在位二十四年子廣嗣

煬帝廣〔乙丑元〕在位十二年宇文化及弑之於江都

恭帝侑煬帝孫初封代王大業十三年丁丑李淵立之次年禪位於淵廢爲酅公

恭帝侗煬帝孫初封越王戊寅王世充立之於東都次年世充弑之隋亡

右隋四帝自文帝辛丑至恭帝侗己卯凡三十九年平陳一統至煬帝丁丑止三十年

唐李氏

高祖淵初嗣封祖爵唐公隋末同子世民起兵平亂代隋稱帝戊寅元在位九年傳位子世民貞觀九年崩

太宗世民〔丁亥元〕在位二十三年子治嗣

高宗治〔庚戌元〕在位三十四年子顯嗣

中宗顯〔甲申元〕二月太后武氏廢帝爲廬陵王武氏改唐爲周僭號稱制者二十一年乙巳帝復位五年爲韋后所弑帝弟相王旦子臨淄王隆基起兵平內難旦繼立

睿宗旦〔庚戌元〕在位三年傳位子隆基開元四年崩

玄宗隆基〔癸丑元〕在位四十四年安祿山反傳位于亨寶應元年崩

肅宗亨〔丙申元〕在位七年子豫嗣

代宗豫〔癸卯元〕在位十七年子适嗣

德宗适〔庚申元〕在位二十六年子誦嗣

順宗誦〔乙酉元〕在位一年以疾傳位子純次年崩

憲宗純〔丙戌元〕在位十五年爲宦者陳弘志所弑子恆嗣

穆宗恆〔辛丑元〕在位四年子湛嗣

敬宗湛〔乙巳元〕在位二年爲宦者劉克明等所弑王守澄立帝弟江王涵

文宗涵〔丁未元〕在位十三年仇士良等立帝弟穎王瀍

武宗瀍〔辛酉元〕在位六年宦者立憲宗少子光王怡更名忱

宣宗忱〔丁卯元〕在位十

懿宗漼〔庚辰元〕在位十

三年子灌嗣位

四年子儼嗣

僖宗儇 甲午元 在位十五年楊復恭立其弟壽王傑

昭宗傑 更名曄 己酉元 在位十六年朱全忠弒之立帝第九子輝王祚更名柷

昭宣帝柷 乙丑元 在位三年朱全忠篡位廢爲濟陰王唐亡

右唐二十一帝自高祖戊寅至昭宣丁卯凡二百八十九年

五代

後梁朱氏

太祖全忠 更名晃 丁卯元 在位六年爲子友珪所弒第三子均王友貞討友珪誅之繼立

末帝友貞 癸酉元 在位十一年唐軍來伐自殺梁亡

右梁二主凡十七年

後唐李氏

莊宗存勗 癸未元 在位三年伶官郭從謙作亂死於兵李嗣源自立爲帝

明宗嗣源 本胡人邈佶烈爲晉王克用養子 丙戌元 在位八年子從厚嗣

閔帝從厚 癸巳元 次年四月潞王從珂廢爲鄂王弒之於衛州而自立

廢帝從珂 本姓王氏明宗養子甲午篡位在位三年 丙申 石敬瑭反自焚於洛陽唐亡

右唐四主凡十三年

後晉石氏

高祖敬瑭 丙申元 在位七年兄子重貴嗣

出帝重貴 癸卯元 在位四年契丹入寇擄去徙之黃龍府晉亡

右晉二主凡十一年

後漢劉氏

高祖暠 初名知遠仕晉以功封北平王重貴被擄自立於晉陽在位二年

隱帝承祐 戊申元 在位二年郭威反爲亂兵所弒威立劉崇子贇爲帝尋自立而弒之漢亡

右漢二主凡四年

附北漢

世祖旻 漢高祖母弟初名崇爲太原留守郭威篡漢遂稱帝於晉陽在位四年子承鈞嗣

和帝承鈞 在位十三年以養子繼恩嗣

繼恩 父薛釗旻之壻生繼恩釗卒旻女適何氏生繼元承鈞無子旻命以繼恩繼元爲子繼恩立未幾侯霸榮殺之而立繼元

繼元 立十三年宋滅之

右北漢四主自周太祖廣順元年辛亥至宋太宗太平興國

歷代統系表略上 卅

四年己卯凡二十九年

後周郭氏

太祖威 辛亥元在位四年諸子皆爲漢所殺養子榮繼立

世宗榮 本太祖妻兄柴守禮之子甲寅元在位六年子宗訓嗣

恭帝宗訓 未改元庚申正月陳橋兵變趙匡胤自立廢爲鄭王周亡

右周三主凡十年

五代自梁丁卯至周己未共五十三年

宋趙氏

太祖匡胤 庚申元在位十七年弟光義立

太宗光義 更名炅丁丑元在位二十二年子元侃嗣

眞宗元侃 戊戌元在位二十五年子禎嗣

仁宗禎 癸亥元在位四十一年無子以太宗孫濮王允讓子宗實爲嗣更名曙

英宗曙 甲辰元在位四年子頊嗣

神宗頊 戊申元在位十八年子煦嗣

哲宗煦 丙寅元在位十五年無嗣弟佶立

徽宗佶 辛巳元在位二十五年金人入寇傳位於子桓靖康二年金人擄之北去紹興五年殂於五國城

欽宗桓 丙午元在位二年金人擄之北去紹興二十六年殂於五國城

右北宋九帝凡百六十七年

南宋

高宗構 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徽欽北徙丁未五月即位於應天在位三十六年無子以太祖子岐王德芳六世孫秀王子偁之子眘爲嗣更名瑋遂傳位焉至淳熙十四年崩

孝宗瑋 癸未元在位二十七年傳位於子惇至紹熙五年崩

光宗惇 庚戌元在位五年以疾傳位子擴至慶元六年崩

寧宗擴 乙卯元在位三十年無子初以宗室貴和爲皇子更名竑帝崩史彌遠廢之而立太祖子燕王德昭十世孫希瓐之子與莒更名貴誠

理宗貴誠 又更名昀乙酉元在位四十年子禥嗣

度宗禥 乙丑元在位十年次子㬎嗣

恭宗㬎 顯 乙亥元次年元軍入臨安帝降北去降封瀛國公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令爲僧以終

端宗昰 度宗長子丙子臨安陷即位於福州戊寅四月崩於碙洲弟昺立

帝昺 戊寅五月立己卯二月兵潰厓山溺死宋亡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也

右南宋九帝凡百五十三年自太祖庚申至帝昺己卯共三百二十年

歷代統系表略上

附契丹耶律氏後改曰遼

太祖阿保機 鮮卑

太宗德光 丁亥元 太祖

後世宗兀欲 太祖子東

遼種梁貞明丙子稱帝在位十一年子德光嗣

聖宗隆緖 癸未元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也仍稱國號曰契丹在位四十九年子宗眞嗣

天祚帝延禧 辛巳元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也宣和壬寅金兵入燕奔雲中留守李處溫立耶律淳爲帝立四月卒謚曰宣宗其妻蕭氏立其子定次年被殺宣和乙巳延禧爲金人所獲遼亡

唐天成二年丙申滅唐立晉主石敬瑭丁酉改國號曰遼丙午滅晉在位二十一年兄子兀欲立

興宗宗眞 壬申元宋仁宗明道元年也在位二十四年子洪基嗣

附**西遼德宗大石** 太祖八世孫莫詳其系天祚滅自立於起兒漫之地在位十二年殂妻蕭氏稱制曰感天太后又七年子夷烈嗣

丹王突欲之子也丁未元後漢天福十二年也在位五年爲述軋所弒太宗子兀律立

穆宗兀律 辛亥元後周廣順元年也在位十九年爲其下小哥所弒世宗子賢立

道宗洪基 乙未元宋仁宗至和元年也治平乙巳又改國號曰遼在位四十七年孫延禧立

仁宗夷烈 立十三年殂妹普速完權國號承天太后又十五年爲幹里刺之兵所殺夷烈子眞魯古立

景宗賢 己巳元宋太祖開寶二年也在位十四年子隆緖嗣

附**昭懷太子濬** 宋神宗熙寧丁巳爲乙辛所誣被殺及延禧立追尊日順聖皇帝

末主眞魯古 立三十四年爲出律所執未幾死西遼亡時宋寧宗嘉泰辛酉也

右遼九主自梁末帝丙子稱帝至宋徽宗乙巳凡二百一十年又西遼三主二后共七十八年

附金完顏氏

太祖旻 女眞人本名阿骨打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稱帝在位九年弟晟繼立子宗浚宗幹宗輔

太宗晟 本名吳乞買癸卯元宋徽宗宣和五年也在位十三年太祖孫亶繼立

章宗璟 庚戌元宋光宗紹熙元年也在位二十年無子立世宗子衛王永濟

宣宗珣 癸酉元宋寧宗嘉定六年也在位十一年子守緖嗣

附**宗浚** 子亶立追尊曰景宣皇帝

附**宗幹** 初封遼王子亮立追尊曰德宗

附**宗輔** 初封潞王子雍立追尊曰睿宗

衛紹王永濟 己巳元宋寧宗嘉定二年也在位五年胡沙虎弒之而立章宗弟珣

哀宗守緖 甲申元宋寧宗嘉定十七年也在位十一年元兵逼汴奔蔡州傳位於太子承麟自殺承麟亦死金亡

熙宗亶 丙辰元宋高宗紹興六年也在位十四年完顏亮弒之

海陵煬王亮 己巳元宋高宗紹興十九年也在位十四年南寇揚州爲其下所弒

世宗雍 本名烏祿亮南寇國人立之遼陽辛巳元在位二十九年太孫璟嗣

附**太子允迪** 早卒子璟立追尊曰顯宗

右金十主自宋徽宗政和乙未至理宗端平甲午凡一百十八年

元奇渥溫氏

太祖鐵木眞 蒙古人宋寧宗丙寅稱帝於斡難河自立二十二年子窩闊台嗣

太宗窩闊台 己丑元宋理宗慶元五年也在位十三年后乃馬眞氏稱制六年子貴由乃立

附 **拖雷** 太祖第四子子蒙哥立追尊曰睿宗

定宗貴由 丙午元宋理宗淳祐六年也在位三年后稱制又二年始立拖雷子蒙哥

憲宗蒙哥 辛亥元宋理宗淳祐十一年也在位九年殂於合州母弟忽必烈繼立

世祖忽必烈 庚申元宋理宗景定元年也己卯滅宋又十六年而崩共在位三十五年太子眞金早卒太孫鐵木耳嗣

附 **太子眞金** 世祖第二子子成宗立追尊曰裕宗

成宗鐵木耳 乙未元在位十三年崩無子大臣迎立答剌麻八剌子海山

附 **答剌麻八剌** 眞金之次子武宗立追尊曰順宗

裕宗子晉王甘剌麻答剌麻八剌成宗

武宗海山 丁未元在位五年崩以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太子而立之

明宗和世㻋 武宗長子泰定殂大臣迎武宗次子懷王圖帖睦爾攝位懷王迎帝帝即位於和寧之北立懷王爲皇太子

寧宗懿璘質班 在位二月殂年七歲大臣迎立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

附 **晉王甘剌麻** 眞金之長子也孫鐵木兒是爲泰定帝泰定立追尊曰顯宗

泰定帝也孫鐵木兒 初嗣封晉王英宗遇弑諸王立之甲子元在位五年崩於上都倒剌沙立其太子阿速吉八文宗立於燕倒剌沙兵敗阿速吉八不知所終

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 壬子元在位十年太子碩德八剌嗣

英宗碩德八剌 辛酉元在位四年爲御史大夫鐵失所弑諸王迎立晉王也孫鐵木兒

文宗圖帖睦爾 戊辰元即泰定之五年也次年暴崩懷王繼立 庚午元在位三年崩立明宗次子懿璘質班

順帝妥懽帖睦爾 癸酉元在位三十六年天下大亂明兵至燕奔於沙漠又一年殂元亡

右元十四帝自太祖丙寅至順帝丁未凡一百六十二年自世祖己卯滅宋一統至順帝丁未計八十九年

明朱氏

太祖元璋 戊申元在位三十一年太孫允炆嗣

附 **懿文太子標** 未立而薨子允炆嗣位追

建文帝允炆 己卯元在位四年叔燕王棣反

尊爲孝康皇帝燕王篡立復稱懿文太子
兵入金陵自焚死或云出亡不知所終

太宗棣 初封燕王稱兵攻殺建文帝壬午篡立在位二十二年子高熾嗣

仁宗高熾 元在乙巳 位一年子瞻基嗣

宣宗瞻基 元在丙午 位十年子祁鎮嗣

英宗祁鎮 元在丙辰 位十四年北征被擄大臣立其弟郕王祁鈺次年迎歸尊爲太上皇丁丑景帝崩復位八年子見濟嗣

憲宗見濟 元在乙酉 位二十三年子祐樘嗣

孝宗祐樘 元在戊申 位十八年子厚炤嗣

武宗厚炤 元在丙寅 位十六年無嗣以憲宗孫興王子厚熜繼立

景帝祁鈺 元在庚午 位七年無子石亨等復立英宗

附 興王祐杬 憲宗子初封安陸日興王以子厚熜入繼大統追尊日睿宗

世宗厚熜 元在壬午 位四十五年子載垕嗣

穆宗載垕 元在丁卯 位六年子翊鈞嗣

神宗翊鈞 元在癸酉 位四十八年子常洛嗣

光宗常洛 元在庚申 位一月子由校嗣

熹宗由校 元在辛酉 位七年無嗣弟信王由檢繼立

懷宗由檢 元在戊辰 位十七年闖賊李自成入都自縊死明亡

右明十六帝自太祖戊申至懷宗甲申凡二百七十七年

皇清太祖皇帝建大號於盛京則神宗萬曆丙辰始也

歷代統系表略上

歷代統系表略中

葉澐 編次

春秋諸國統系

魯武王弟周公旦之子伯禽

魯公伯禽 立四十六年子酋嗣

考公酋 立四年弟熙立

煬公熙 立六年子宰嗣

幽公宰 一作圉 立十四年弟濞弒之自立

魏公濞 立五十年子擢嗣

厲公擢 立三十七年弟具立

獻公具 立三十二年子濞嗣

眞公濞 立三十年弟敖立

武公敖 立九年少子戲嗣

懿公戲 立九年兄括子伯御弒之而自立

伯御 立十一年周宣王誅之立懿公弟稱

孝公稱 立二十七年子弗湼嗣

惠公弗湼 立四十年庶長子息姑繼立

隱公息姑 一作息 立十一年公子翬弒之而立其弟允

桓公允 立十八年齊襄公使彭生殺之子同嗣

莊公同 立三十二年子開嗣

閔公開 立二年公子慶父弒之季友立莊公子申

僖公申立三十三年子
興嗣
文公興立十八年襄仲殺其嫡子惡及視而立其庶子倭
宣公倭立十八年子黑
肱嗣

成公黑肱立十八年
子午嗣
襄公午立三十一年子
裯嗣
昭公裯立二十五年爲三家所逐奔齊後晉欲納之不果次於乾侯三十二年卒魯人立其弟宋
定公宋立十五年子蔣
嗣
哀公蔣立二十七年自越歸卒於有山氏子寧嗣

悼公寧立三十七年子
嘉嗣
元公嘉立二十一年子
顯嗣
繆公顯立三十三年子
奮嗣
共公奮立二十二年子
屯嗣

康公屯立九年子匽嗣
景公匽立二十九年子
叔匽仝偃嗣
平公叔立二十二年子
賈嗣
潛公賈立二十三年子
讐嗣

頃公讐立二十九年楚考王滅之

衛康叔武王弟爲周司寇封於殷之故墟

康叔封子康伯嗣
康伯一作王孫牟曰牟伯子考伯嗣
考伯子嗣伯嗣
嗣伯子庳伯

庳音捷伯子靖伯嗣
靖伯子頃侯嗣
頃侯立十二年子釐侯嗣
頃侯以前俱稱伯索隱謂康叔本是侯爵世爲方伯故以伯稱至頃侯而德
釐侯立四十二年子餘嗣

衰不爲方伯矣故稱故爵

共伯餘弟和弒之自立
武公和立五十五年子
揚嗣
前賢謂武公有盛德詩人頌之何以有弒兄之樂史記書之不知其何所據也
莊公揚立二十三年子
完嗣
桓公完立十六年弟州吁弒之自立
州吁石碏與陳誅之立桓公弟晉
宣公晉立十九年子朔
嗣
惠公朔立四年左右公子攻之奔齊而立故宣公太子伋之弟黔牟八年齊襄公伐衛黔牟奔周惠公復入三十一年卒子赤嗣

懿公赤立九年狄人殺之國人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
戴公申立一年卒齊桓公立其弟燬
文公燬立二十五年子
鄭嗣
成公鄭立三十五年子
遬嗣
穆公遬赤立十一年子臧
嗣
定公臧立十二年子衎
嗣
獻公衎立十三年爲孫文子所逐立定公弟秋是爲殤公十二年獻公復入
殤公秋詳衎下
襄公惡立六年子元嗣
靈公元立四十二年以太子蒯聵得罪出奔立其子輒

又三年卒子惡嗣

出公輒 立十二年而父蒯聵入出公奔齊蒯聵立三年晉人伐之出奔國人立襄公孫般師齊伐衛執般師更立公子起一年石圃逐之奔齊出公復入又九年卒出公季父公子黔攻出公子而自立

莊公蒯聵 詳下

悼公黔 立五年子弗嗣

敬公弗 立十五年子糾嗣

昭公糾 立六年公子亹弒之而自立○是時三晉強衛如小侯屬趙

懷公亹 立十一年公孫頹弒之而自立

慎公頹 立四十二年子訓嗣

聲公訓 立十一年子速嗣

成侯速 時自貶號曰侯立二十九年子平侯嗣

平侯 立八年子嗣君嗣

嗣君 時更貶號曰君立四十二年子懷君嗣

懷君 立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之更立嗣君弟元君

元君 魏壻也故立之後秦拔魏東地置東郡而更徙元君於野王以濮陽入東郡立二十五年子角嗣

君角 立九年秦并六國又十二年二世廢爲庶人衛滅

晉唐叔虞成王母弟始封於唐故墟初曰唐侯

叔虞 子燮嗣

晉侯燮 子寧族嗣

武侯寧族 子服人嗣

成侯服人 子福嗣

厲侯福 子宜臼嗣

靖侯宜臼 立十八年子司徒嗣

釐侯司徒 立十八年子籍嗣

獻侯籍 立十一年子費王嗣

穆侯費王 費一作潰○立二十七年卒弟殤叔自立○穆侯二子仇成師

殤叔 立四年穆侯太子仇襲殺之而自立

文侯仇 立三十五年子伯嗣

昭侯伯 元年封叔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立七年大夫潘父弒之欲立桓叔晉人不可乃立其子平

孝侯平 立十五年曲沃莊伯弒之晉人立其子郄

附

曲沃桓叔成師 子鱓

曲沃莊伯鱓 子稱

曲沃稱 後代晉爲諸侯謚武公見後

鄂侯郄 立六年子光嗣

哀侯光 立八年曲沃武公弒之晉人立其子小子

小子侯 立四年曲沃武公又弒之周遣虢仲討曲沃乃立哀侯弟緡

侯緡 立二十八年曲沃武

公滅之盡以寶器賂周釐王命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

晉武公稱 篡晉二年子詭諸嗣

獻公詭諸 立二十六年子奚齊嗣里克弒之荀息立卓子克又弒之而立夷吾

惠公夷吾 立十四年子圉嗣

懷公圉 立一年文公重耳入晉出奔被殺

文公重耳 獻公子初出亡於外年六十二反國立九年子歡嗣○又少子黑臀繼靈公立

襄公歡 立七年子夷皋嗣

黑臀 詳後

靈公夷皋 立十四年趙穿弒之趙盾立文公少子黑臀
成公黑臀 立七年子據嗣
景公據 立十九年子壽曼嗣
厲公壽曼 立六年欒書弒之而立襄公曾孫周

悼公周 立十四年子彪嗣
平公彪 立二十六年子夷嗣
昭公夷 是時六卿強公室卑立六年子去疾嗣
頃公去疾 立十四年子午嗣

定公午 立三十七年子鑿嗣
出公鑿 立十七年爲知趙韓魏四家所逐奔齊道死知伯立昭公曾孫驕
哀公驕 四年趙韓魏共滅知氏立十八年子柳嗣
幽公柳 時獨有絳曲沃反朝三家立十八年爲盜所殺子止嗣

烈公止 十九年周命趙魏韓三家爲諸侯立二十七年子頎嗣
孝公頎 立十七年子俱酒嗣
靜公俱酒 立二年三家滅之

歷代統系表略中　六

蔡叔度文王子與管叔以武庚叛周公放之車其子胡復封於
蔡

蔡仲胡 子荒嗣
伯荒 子宮侯嗣
宮侯 子厲侯嗣
厲侯 子武侯嗣

武侯 子夷侯嗣
夷侯 立二十年子所事嗣
釐侯所事 立四十八年子興嗣
共侯興 立二年子戴侯嗣

戴侯 立十八年子措父嗣
宣侯措父 立三十五年子封人嗣
桓侯封人 立二十年弟獻舞立
哀侯獻舞 立十一年爲楚文王所擄卒於楚國人立其子肸
繆侯肸 立二十九年子午嗣。肸女弟即齊桓公夫人

莊侯甲午 立三十四年子申嗣
文侯申 立二十年子同嗣
景侯同 立二十九年太子般弒之自立
靈侯般 立十二年楚靈王誘而殺之滅蔡三歲平王立乃立景侯少子廬

平侯廬 立九年卒靈侯孫東國殺其子而自立

悼侯東國 立三年弟甲繼
昭侯甲 立二十八年其大夫使賊弒之而立其子朔
成侯朔 一作景侯立十九年子產嗣
聲侯產 立十五年子元侯嗣

元侯 立六年子齊嗣
侯齊 立四年楚惠王滅之

曹叔振鐸亦文王子國於濟陽

振鐸 子脾嗣
太伯脾 子平嗣
仲君平 子侯嗣
宮伯侯 子雲嗣

孝伯雲 子喜嗣
夷伯喜 立三十年弟彊繼

歷代統系表略中　七

幽伯彊 立九年弟蘇弒之而自立
戴伯蘇 立三十年子兕嗣
惠伯兕 立三十六年卒弟武殺其子石甫而自立
繆公武 立三年子終生嗣
桓公終生 立五十五年子夕姑嗣

莊公夕姑 立三十一年子夷嗣
釐公夷 立九年子班嗣
昭公班 立九年子襄嗣
共公襄 立三十五年子壽嗣

文公壽 立二十三年子彊嗣
宣公彊 左傳作盧立十七年弟負芻繼

成公負芻立二十三年子勝嗣
武公勝立二十七年子頃嗣
平公頃立四年子午嗣
悼公午立九年朝於宋宋因之曹人立其弟野公卒於宋
聲公野立五年平公弟通弒之自立
隱公通立四年聲公弟露弒之自立
靖公露立四年子伯陽嗣
伯陽立十四年宋景公滅之

鄭周宣王庶弟友初封於鄭後遷於雒東謂之新鄭
桓公友爲周司徒死於犬戎之難子掘突嗣
武公掘突立二十七年子寤生嗣
莊公寤生立二十三年子忽嗣
昭公忽宋立其弟突忽出奔衛四年祭仲復以忽入突出居櫟十四年大夫甫瑕弒忽突復入
厲公突初立四年亡居櫟十七年復入又七年卒子踕嗣
文公踕（捷）立四十五年子蘭嗣
穆公蘭立二十二年子夷嗣
靈公夷立一年子家弒之立其庶弟堅
襄公堅立十八年子濆嗣
悼公濆（沸）立二年弟睔繼
成公睔（倫）立十四年子惲嗣
釐公惲立五年子駟弒之子嘉嗣
簡公嘉立三十六年子寧嗣
定公寧立十三年子蠆嗣
獻公蠆立十三年子勝嗣

聲公勝立三十七年子易嗣
哀公易立八年鄭人弒之而立聲公弟丑
共公丑立三十一年子己嗣
幽公己立一年韓武子伐鄭殺之鄭人立其弟駘
繻公駘立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弟殺之立幽公弟乙
康公乙立二十一年韓哀侯滅之

吳周太王子太伯仲雍同竄荊蠻自號勾吳武王克商封仲之四世孫周章爲吳子別封章之弟仲於故夏墟亦爲虞仲

周章子熊遂嗣
熊遂子柯相嗣
柯相子彊鳩夷嗣
彊鳩夷子餘橋疑吾嗣
餘橋疑吾子柯盧嗣
柯盧子周繇嗣
周繇子屈羽嗣
屈羽子夷吾嗣
夷吾子禽處嗣
禽處子轉嗣
轉子頗高嗣
頗高子句卑嗣
句卑子去齊嗣是時晉獻公滅北虞
去齊子壽夢嗣
王壽夢[illegible]勾吳始強大僭稱王立二十五年卒有子四諸樊餘祭餘昧季札
王諸樊立十三年弟餘祭繼○子光即闔廬也
王餘祭立十七年弟餘昧繼
王餘昧立四年卒欲立弟季札札讓而逃之乃立其子僚
王僚立十三年諸樊子公

子光使專諸弒之光自立

王闔廬光 立十九年與越戰傷而死子夫差嗣

王夫差 立二十三年越王勾踐滅之

齊姜姓四岳之後夏商之時封於申呂二國太公稱呂尚從其封氏也太公佐文武有功國於營丘子丁公

丁公伋 子得嗣

乙公得 子慈母嗣

癸公慈母 子不辰嗣

哀公不辰 紀侯譖之周周夷王烹之而立其弟靜

胡公靜 徙都薄姑弟山襲殺之而自立

獻公山 徙都臨菑立九年子壽嗣

武公壽 立二十六年子無忌嗣

厲公無忌 公暴虐齊人與胡公子攻殺之胡公子亦戰死乃立厲公子赤

文公赤 立十二年子脫嗣

成公脫 立九年子購嗣

莊公購 立六十四年子祿父嗣

釐公祿父 立三十三年子諸兒嗣○釐公母弟夷仲年年子公孫無知

襄公諸兒 立十二年公孫無知弒之而自立雍林人復殺無知國人立釐公之子小白

桓公小白 立四十三年卒公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公多內寵如

無詭 一作虧立三月齊人殺之

孝公昭 宋襄公納之立

頃公無野 立十七年子環嗣

靈公環 立二十八年子光嗣

莊公光 立六年大夫崔杼弒之而立其弟杵臼

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卒易牙與豎刁立公子無詭公有子十餘人立者五人

十年卒衛公子開方殺其子而立潘

昭公潘 立十九年子舍嗣昭公弟商人弒之自立

懿公商人 立四年為丙戎庸職所弒國人迎公子元於衛立之

惠公元 立十年子無野嗣

景公杵臼 立五十八年子荼嗣

晏孺子荼 立一年田乞立荼兄公子陽生遷荼於駘弒之

悼公陽生 立四年鮑牧弒之國人立其子壬

簡公壬 立四年田常弒之而立其弟驁

平公驁 立二十五年子積嗣

宣公積 立五十一年子貸嗣

康公貸 二年趙韓魏始列為諸侯是時入戰國立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遷之海上又七年卒呂氏遂

絕

宋子姓微子啓殷王帝乙之長子武王以殷之遺民封之宋使奉湯祀微子卒立其弟微仲

微仲衍 子稽嗣

宋公稽 子申嗣

丁公申 子共嗣

湣公共 弟熙立

煬公熙 湣公子鮒弒之而自立

厲公鮒 子舉嗣

釐公舉 立二十八年子覵嗣

惠公覵 立三十年子哀公嗣

哀公 立一年子戴公嗣

戴公 立三十四年子司空嗣

武公司空 立十八年子力嗣

宣公力 立十九年弟和繼

穆公和 立九年卒出其子馮於鄭而立宣公子與夷

殤公與夷 立十年太宰華督攻殺孔父嘉并弒殤公而迎立公子馮

莊公馮 立十九年子捷嗣

湣公捷 立十一年南宮萬弒之立公子游諸公子擊殺南宮萬而立湣公弟禦說

桓公禦說 立三十一年子茲甫嗣

襄公茲甫 立十四年子王臣嗣

成公王臣 立十七年卒成公弟禦殺太子而自立宋人共殺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

昭公杵臼 立九年衛伯弒之立其弟鮑革

文公鮑革 立二十二年子瑕嗣

共公瑕 立十三年卒司

平公成 立四十四年子

元公佐 立十五年子頭

景公頭曼 立六十四

馬唐山弒太子肥魚山誅唐山而立共公少子成

佐嗣

曼嗣

年卒元公曾孫特弒太子而自立特父糾先為景公所殺

昭公特 立四十七年子購由嗣

悼公購由 立八年子田嗣

休公田 立二十三年子辟兵嗣

辟公辟兵 立三年子剔成嗣

剔成 立四十一年弟偃襲之奔齊偃自立

王偃 立十一年僭稱王無道人稱曰桀宋又三十六年齊湣王與楚魏共滅之

陳嬀姓舜之後虞遏父為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配其子滿

封於太昊之墟使奉舜祀

胡公滿 子犀侯嗣

申公犀侯 弟皐羊繼

相公皐羊 公卒仍立申公子突

孝公突 子圉戎嗣

慎公圉戎 子寧嗣

幽公寧 立二十三年子孝嗣

釐公孝 立三十六年子靈嗣

武公靈（古靈字） 立十五年子說嗣

夷公說 立三年弟燮繼

平公燮 立二十三年子圉嗣

文公圉 立十年長子鮑嗣

桓公鮑 立三十八年卒蔡人殺桓公太子而立其弟佗佗母蔡女也

利公躍 立五月卒弟林繼

厲公佗 二年生子完是

莊公林 立七年弟杵臼繼

為敬仲立七年桓公于躍與蔡人誘殺厲公而立躍
宣公杵臼 二十一年殺太子禦寇公子完奔齊遂為田氏之祖立四十五年子款嗣
穆公款 立十六年子朔嗣

共公朔 立十八年子平國嗣
靈公平國 立十五年夏徵舒弒之楚莊王伐陳殺徵舒而立靈公子午
成公午 立三十年子弱嗣
哀公弱 立三十四年自經死楚滅陳後五年楚平王求哀公太子師之子吳立之

惠公吳 立十八年子柳嗣
懷公柳 立四年吳召之留吳而卒國人立其子越
湣公越 立二十四年楚惠王滅之

杞姒姓夏后氏之苗裔

東樓公 子西樓公嗣
西樓公 子題公嗣
題公 子謀娶公嗣
謀娶公 子武公嗣

武公 立四十九年子靖公嗣
靖公 立二十三年子共公嗣
共公 立八年子德公嗣
德公 立十八年弟姑容繼

桓公姑容 立十七年子匄嗣

孝公匄 立十七年弟益姑繼

文公益姑 立十四年弟鬱繼

平公鬱 立十八年子成嗣
悼公成 立十二年子乞嗣
隱公乞 立七月弟遂弒之而自立

釐公遂 立十九年子維嗣
湣公維 立十六年弟閼

嗣
路弒之自立

出公敕 立十二年子春嗣
簡公春 立一年楚惠王滅之
哀公閼路 立十年卒湣公子敕立

越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支庶封於會稽以奉禹祀歷二十餘世至允常始稱王

王允常 子句踐嗣
王句踐 子鼫與嗣
王鼫與 子不壽嗣
王不壽 子翁嗣

王翁 子翳嗣
王翳 子之侯嗣
王之侯 子無彊嗣
王無彊 楚威王滅之越人遂散子孫朝服於楚七世而至漢東粵閩君皆其後也

戰國七國統系

秦嬴姓柏翳之後一曰伯益其裔孫蜚廉生惡來季勝季勝之後為趙氏惡來六世而有非子周孝王邑之秦號秦嬴孫秦仲為宣王大夫仲孫襄公以平犬戎功始封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

襄公 立十二年子文公嗣
文公 立五十年子竫公早卒孫寧公嗣
寧公 立十二年少子出子嗣
出子 立六年三父等弒之而立其兄武公
武公 立二十年子德公嗣

德公 立二年子宣公嗣
宣公 立十二年弟成公繼
成公 立四年弟繆公繼

繆公任好 立三十九年子罃嗣
康公罃 立十二年子共公嗣
共公 立五年子桓公嗣

桓公 立二十七年子景公嗣
景公 立四十年子哀公嗣
哀公 立三十六年子季公早卒孫惠公嗣
惠公 立十年子悼公嗣

悼公 立十四年子厲公嗣
厲公 立三十四年子躁公嗣
躁公 立十四年弟懷公繼
靈公 懷公孫也立十三年子師隰不得立乃立靈公季父悼子

懷公 立四年庶長鼂圍之自殺太子昭子早卒乃立其子靈公
簡公悼子 懷公之子昭子之弟立十六年子惠公嗣○簡公十二年趙魏韓初列為諸侯是時入戰國

惠公 立十三年子出子嗣
出子 立二年庶長迎靈公子師隰立之而殺出子

獻公師隰 立二十四年子渠梁嗣
孝公渠梁 立二十四年子駟嗣
惠文王駟 立十四年更為元年在位二十八年子蕩嗣
武王蕩 立三年弟則繼

昭襄王則 一名稷立五十六年子柱嗣

孝文王柱 立一年子楚嗣是為莊襄王時周已滅見前帝系

楚顓項孫吳回繼其兄重黎為祝融回六子少曰季連芉姓苗裔曰鬻熊事周文王蚤卒成王封其曾孫繹於丹陽

熊繹 子艾嗣
艾 子䵣嗣
䵣 子勝嗣
勝 弟揚繼

揚 子渠嗣

渠 子三人康紅執疵皆僭王號
句亶王康 早卒子摯紅嗣
摯紅 弟延弒之而自立
延 子勇嗣
勇 弟嚴繼
嚴 子伯霜嗣

伯霜 立六年少弟季狥繼

季狥 立二十六年子咢嗣
咢 立九年子儀嗣
若敖儀 立二十七年子坎嗣
霄敖坎 立六年子眴嗣

蚡冒眴 立十七年卒弟通殺眴子而自立

武王通 立三十七年僭稱曰武王又十五年卒子貲
文王貲 始都郢立十三年子囏嗣
杜敖囏 立五年弟惲殺之而自立
成王惲 立四十六年子商臣弒之自立
穆王商臣 立十三年子侶嗣

莊王侶 一作旅立二十三年子審嗣
共王審 立三十一年子招嗣
康王招 立十五年子員嗣
郟敖員 立四年康王弟圍弒之而自立

靈王圍 立十二年在乾谿國人立共王子比靈王自殺比弟棄疾又弒比而自立

平王棄疾 立十三年
昭王珍 立二十七年子

子珍嗣
章嗣

惠王章 立五十七年子中嗣
簡王中 立二十四年子當嗣
聲王當 立六年盜殺之子疑嗣○聲王五年趙魏韓始列爲諸侯是時入戰國
悼王疑 立二十一年子臧嗣

肅王臧 立十一年弟良夫繼
宣王良夫 立三十年子商嗣
威王商 立十一年子槐嗣
懷王槐 立三十年入秦不反國人立其子橫又三年卒
頃襄王橫 立三十六年子元嗣

孝烈王元 立二十五年子悍嗣
幽王悍 立十年弟猶繼
哀王猶 立二月庶兄負芻弒之而自立
王負芻 立五年秦滅之

燕與周同姓武王封召公奭於北燕九世而至惠侯在周厲王共和之時

惠侯 子釐侯嗣
釐侯 立二十六年子頃侯嗣
頃侯 立二十四年子哀侯嗣
哀侯 立二年子鄭侯嗣

鄭侯 立三十六年子繆侯嗣
繆侯 立十八年子宣侯嗣
宣侯 立十三年子桓侯嗣
桓侯 立七年子莊公嗣

莊公 立三十三年子襄公嗣
襄公 立四十年子桓公嗣
桓公 立十六年
宣公 立十五年子昭公嗣

昭公 立十三年子武公嗣
武公 立十九年
文公 立六年
懿公 立四年子惠公嗣

惠公 在位六年公多寵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諸大夫共殺宋惠公奔齊齊晉共伐燕而納惠公公至燕卒乃立其子悼公
悼公 立七年
共公 立五年
平公 立十九年

簡公 立十二年
獻公 立二十八年
孝公 立十五年
成公 立十六年

湣公 立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爲諸侯始入戰國
釐公 立三十年
桓公 立十一年
文公 立二十九年子易王嗣

易王 立十二年子噲嗣
王噲 立三年國亂齊宣王伐之噲死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
昭王平 立三十三年子惠王嗣
惠王 立七年子襄王嗣

襄王 立十四年子孝王嗣
孝王 立三年子喜嗣
王喜 立三十三年秦滅之

右燕自惠侯至王喜三十五世唯昭王父子有名餘俱失其統系相承內有數世俱缺子字又謚中有二惠二釐二宣二文三桓按諸國亦有失名而重謚者而唯燕爲尤甚豈其國偏於北陲而國史殘闕之故耶

趙其先與秦同祖俱出蜚廉蜚廉二子惡來之後爲秦季勝之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善御馬事周穆王賜以趙城之邑由是爲趙氏造父下六世至公仲公仲生叔帶周幽王無道叔帶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

氏於晉國叔帶又五世而生夙夙生共孟共孟生衰又世本云公明生共孟及夙夙生衰而左氏云衰乃夙之弟未知其孰是也

成季衰 子盾同括嬰齊盾嗣爲卿
宣孟盾 子朔嗣
朔 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之滅其族朔妻遺腹子武景公十五年復立爲卿
文子武 子成嗣

景叔成 子鞅嗣
簡子鞅 子無恤嗣
襄子無恤 是時分晉地滅知伯立三十三卒子浣嗣
獻侯浣 治中牟立十五年子籍嗣

列侯籍 立六年與韓魏皆列爲諸侯又三年卒弟
敬侯章 元年都邯鄲立十二年子種嗣
成侯種 立二十五年子語嗣
肅侯語 立二十四年子雍嗣

武侯 繼武侯
武侯 立十三年卒趙人復立烈侯太子章

武靈王雍 立二十七年傳位於子何自稱主父又四年公子成李兌作亂圍主父於沙丘宮餓死
惠文王何 立三十三年子丹嗣
孝成王丹 立二十一年子偃嗣
悼襄王偃 立六年子遷嗣

幽繆王遷 立七年秦滅之

代王嘉 悼襄王嫡子遷既爲秦擄趙人立嘉於代

六歲秦併滅代

魏姬姓畢公高之後畢萬事晉獻公封於魏

畢萬 子犨一曰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與犨音近
武子犨 子悼
悼子 子絳
莊子絳 一曰昭子子嬴

嬴 子荼
獻子荼 子取
簡子取 子多左傳曰曼多
襄子多 一作侈子駒

桓子駒 孫都嗣一作斯與韓趙共滅知伯分其地
文侯斯 立二十二年與韓趙皆列爲諸侯又十七年卒子擊嗣
武侯擊 立十六年子罃嗣
惠王罃 立十六年子嗣立

襄王嗣 立十六年子哀
哀王 立二十三年子遬嗣
昭王遬 立十九年子圉
安釐王圉 立三十四

王嗣
嗣
年子增嗣

景湣王增 立十年子假嗣
王假 立三年秦滅之

韓周武王之後其苗裔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一曰韓武子即曲沃桓叔之子是晉之支庶二說不同史記云韓武子三世爲韓厥而世本云韓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厥亦自不同今序系從韓厥始

獻子厥 子起嗣
宣子起 子貞
貞子須 一作平子子不佞
簡子不佞 子庚

莊子庚 子虎
康子虎 與趙魏共滅知伯分其地子啓章
武子啓章 子虔嗣
景侯虔 立六年與趙魏俱列爲諸侯又三年卒子

列侯取 立十三年子文侯嗣
文侯 立十年子哀侯嗣
哀侯 立六年為韓嚴所弒 子懿侯嗣
懿侯 立十二年子昭侯嗣 取嗣
昭侯 立二十六年子宣惠王嗣
宣惠王 立十一年稱王 又十年卒 子倉嗣
襄王倉 立十四年子僖王嗣
僖王 立二十三年子桓惠王嗣
桓惠王 立三十四年子王安嗣
王安 立五年秦滅之

田齊 虞舜之後齊桓公十四年陳厲公子完奔齊更氏曰田
陳敬仲完 子稺
孟夷稺 子湣
孟莊湣 子須無
文子須無 子無宇
桓子無宇 子開、乞
武子開
僖子乞 子常一作恆
成子常 子盤

常即弒齊簡公者 常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為後宮 後宮以百數 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不禁 遂有七十餘男

襄子盤 子曰一作伯
莊子伯 子和
太公和 遷齊康公於海上 請周立為諸侯 周安王之十六年也 立二年卒 子午嗣
桓公午 立六年子因齊嗣
威王因齊 立三十六年子辟疆嗣
宣王辟疆 立十九年子地嗣
湣王地 立四十年 燕樂毅伐齊 湣王走莒 楚將淖齒殺之 與燕分齊地 田單立其子法章
襄王法章 田單復齊 立十九年子建嗣
王建 立四十四年秦滅之

晉諸僭國統系

涼

張軌 安定烏氏人 惠帝永寧辛酉命為涼州刺史 遂世有其地 在州十三年卒 子寔嗣
寔 立六年為盜所殺 子駿幼 弟茂攝州事
駿 立二十二年 子重華嗣 又駿子祚、天錫 祚篡重華之子耀靈 天錫篡耀靈之弟玄靚
重華 立十一年 子耀靈嗣
祚 天錫 事並見後
耀靈 立未踰年 叔祚弒之而自立
祚 既篡位僭帝號 三年為其下所殺 立耀靈之弟玄靚 仍去帝號
玄靚 立九年 叔天錫弒之而自立
天錫 立十三年 為苻堅所滅 後歸於晉

右涼九傳 自惠帝太安元年壬戌至孝武太元元年丙子 凡七十五年

成

李特 巴西宕渠氐 惠帝永寧辛酉反於蜀 自稱將軍 太安癸亥荊州刺史宋岱擊斬之 弟流立
流 未踰年死 特子雄代立
雄 永興甲子僭稱帝 國號蜀 後改曰成 在位三十年 兄蕩之子班繼立
班 立未踰年 雄子期弒而代之
期 立四年 為特弟驤之子壽所幽 自殺
壽 又改國號曰漢 立六年 子勢
勢 立五年 桓溫討平之

勢嗣

右成七傳自惠帝永寧元年辛酉至穆帝永和三年丁未凡四十七年

漢

劉淵 匈奴後部人惠帝永興甲子反於離石懷帝永嘉二年僭稱帝在位六年子和嗣

和 立數日即為弟聰所弒

聰 立七年子粲嗣

粲 立一月為靳準所弒

曜 淵族子聞靳準弒粲遂自長安立遷都改國號曰趙立十年與石勒戰敗被殺子熙嗣

熙 立未幾奔上邽為石虎所滅

右漢六傳自惠帝永興元年甲子至成帝咸和四年己丑凡二十六年

趙

石勒 上黨武鄉羯元帝大興己卯僭稱王居襄國成帝咸和庚寅僭稱帝在位十五年子弘嗣

弘 立踰年為石虎所弒

虎 勒從子弒弘自立穆帝永和己酉僭稱帝於鄴立十五年子世嗣

世 立踰月兄遵廢之而自立尋被殺

遵 立數月冉閔弒之而立其弟鑒

鑒 立數月復為冉閔所弒閔自立

祗 鑒弟冉閔弒鑒遂自立於襄國次年為其將劉顯所弒顯自立

冉閔 改國號曰魏在位三年為慕容儁所滅

劉顯 冉閔殺之

右趙七傳自元帝大興二年己卯至穆帝永和七年辛亥凡三十三年

燕

慕容廆 昌黎棘城鮮卑晉封為遼東公成帝咸和八年辛子皝嗣

皝 初嗣公後僭稱王穆帝永和四年死子儁嗣

儁 永和八年滅趙稱帝於中山共在位十一年子暐嗣

暐 立十一年苻堅滅之

右燕四世自武帝太康六年乙巳稱公至帝奕太和五年庚午國亡共八十五年其僭帝號止十九年

秦

苻洪 初仕於劉石復降於晉後為其下所鴆死子健嗣

健 穆帝永和九年僭稱帝在位五年子生嗣

生 立三年為弟堅所殺堅自立

堅 洪孫立二十七年姚萇弒之

丕 堅庶長子堅死太子宏降晉丕自立與慕容永戰敗奔東垣晉馮該擊斬之

登 堅族孫丕死遂自立於隴

東立九年爲姚興所殺子崇奔湟中死國滅

右秦五世自健以穆帝永和七年辛亥據關中稱王至孝武太元十九年甲午凡四十四年

後秦

姚弋仲 南安赤亭羌初仕劉石後降於晉穆帝永和八年卒子襄長

襄 初降晉復叛與苻生戰爲其所殺

萇 初仕秦孝武太元九年叛秦僭稱帝在位八年子興嗣

興 立二十二年子泓嗣

泓 立二年晉劉裕滅之

右後秦四世自萇以孝武太元九年甲申至安帝義熙十三年丁巳凡三十二年

後燕

慕容垂 皝子暐亡後十四年乘秦亂據中山僭稱帝在位十三年子寶嗣

寶 立踰年失國奔走爲其下蘭汗所弑子盛誅汗自立

盛 立三年爲其下段興所弑盛叔父熙誅興自立

熙 垂少子在位六年馮跋等作亂弑之而立寶養子高雲

高雲 立二年爲其下桃仁等所弑馮跋誅仁等遂自稱燕王

右後燕四世自孝武太元八年癸未至安帝義熙三年丁未熙滅凡二十四年

北燕

馮跋 長樂信都人爲燕將與高雲同弑慕容熙雲死自立僭位二十二年弟弘殺跋子翼而自立

弘 立六年爲魏所滅

右北燕二傳自安帝義熙五年己酉至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丙子凡二十八年

西燕

慕容沖 暐弟乘秦亂據關右稱帝三年爲其下所弑

忠 慕容弘之子慕容永立之未幾刁雲弑之而更立永

永 廆弟之孫立八年爲慕容垂所敗被殺國亡

右西燕三傳自孝武太元九年甲申至太元十九年甲午凡十一年

南燕

慕容德 皝少子慕容寶敗遂南據齊地稱帝在位七年無子立兄納之子超

超 立六年爲晉劉裕所滅

右南燕二世自安帝隆安四年戊戌至義熙六年庚戌凡十三年

呂光 畧陽氏苻堅太尉呂

紹 立未幾庶兄纂弑之自立

麥樓之子仕堅爲驍騎將軍值秦亂遂據河西僭稱王在位十年子紹嗣

纂 光庶長子立三年呂超弑之而立呂隆

隆 光弟寶之子立三年降於姚興國亡

右後涼四傳自孝武太元九年甲申至安帝元興二年甲辰凡二十一年

西秦

乞伏國仁 隴西鮮卑世爲酋豪苻堅敗國仁遂據有隴西僭稱王在位四

年弟乾歸立

乾歸 立十四年爲國仁子公府所弑子熾盤誅公府而自立

熾盤 義熙十年滅南涼復稱藩於晉共立十七年子暮末嗣

暮末 立三年爲赫連定所滅

右西秦四傳自孝武太元十年乙酉至宋文帝元嘉七年辛未凡四十六年

南涼

禿髮烏孤 河西鮮卑其先與拓跋同出初爲呂光部將據有河西僭稱王三年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 立三年弟傉檀立

傉檀 立十三年爲乞伏熾盤所滅

右南涼三傳自安帝隆安元年丁酉至義熙十年甲寅凡十八年

北涼

段業 京兆人呂光建康太守隆安初自稱涼州牧涼王立五年爲沮渠蒙遜所弑

沮渠蒙遜 臨松盧水胡初推段業後復殺業而自立僭稱王三十三年子牧犍嗣

牧犍 立六年爲魏所滅

右北涼二姓三傳自安帝隆安元年丁酉至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己卯凡四十四年

西涼

李暠 隴西成紀人隆安四年自稱秦涼二州牧涼公義熙元年稱藩於晉在州十八年子歆嗣

歆 立七年爲沮渠蒙遜所滅

右西涼二世自安帝隆安四年庚子至宋營陽王昇平元年癸亥凡二十四年

夏

赫連勃勃 匈奴右賢

昌 立三年爲魏人所擒弟定

王去界之後立劉淵之族也初爲姚興將後叛興而自立僭稱帝二十年子昌嗣

定 立三年爲魏所滅

右夏三傳自安帝義熙三年丁未至宋文帝元嘉七年辛未

凡二十五年

代 世爲鮮卑部主晉惠帝元康間拓跋祿官分其國爲三部已與兄子猗㐌猗盧各統其一永興乙丑猗㐌卒永嘉丁卯祿官卒猗盧總攝三部永嘉壬申始稱代

拓跋猗盧 猗㐌弟懷帝永嘉六年劉琨表爲代公愍帝建興三年進封代王次年爲子六修所弒猗㐌子普根誅六修而自立

普根 立未幾卒子又嗣

又 亦立未幾卒弟鬱律繼立

鬱律 立五年爲猗㐌妻所殺而立猗㐌子賀傉

賀傉 立五年弟紇那立

紇那 立五年國人立鬱律子翳槐紇那出奔

翳槐 成帝咸康二年紇那自宇文部入翳槐奔趙次年自趙復入紇那奔燕又次年翳槐弟什翼犍立

什翼犍 立三十三年孝武太元元年丙子苻堅破其國犍爲子所弒堅分其國爲二以庫仁劉衛辰劉統之

右代猗盧至什翼犍八傳自懷帝永嘉六年壬申至孝武太元元年丙子共六十五年又至太元十一年丙戌國人推犍孫珪爲主復爲代王次年建國號曰魏遂僭稱皇帝見北魏統系按自犍至珪其國中絕者十年

遼西

段務勿塵 鮮卑人惠帝封爲遼西公懷帝永嘉四年辛未子疾陸眷嗣

疾陸眷 立八年叔涉復辰立

涉復辰 勿塵弟爲兄子末波所弒

匹磾 勿塵次子元帝封爲渤海王大興四年爲石勒所殺

末波 篡立七年弟牙立未幾爲陸眷之子遼所殺

遼 誅末波而繼立十三年爲石虎所敗奔燕被殺

右遼西五傳自惠帝太安二年癸亥至成帝咸康四年戊戌

凡三十六年

仇池

楊茂搜 氐王世據仇池惠帝元康六年自稱輔國將軍左賢王元帝建武元年卒子難敵堅頭分爲二部

難敵 愍帝建興元年據梁州自稱刺史立十七年子毅嗣

毅 成帝時稱藩於晉立三年爲族兄初所殺

初 篡位十八年爲其下梁式所殺子國嗣

國 立踰年爲其從父俊所殺

俊 立四年子世嗣

世 立十年子篡嗣

篡 立踰年爲苻堅所滅

右仇池八傳自惠帝元康六年丙辰至簡文咸安元年辛未

凡七十六年篡滅後十三年毅弟楊定復據仇池定從弟盛盛子玄玄子保宗相繼稱王玄弟難當廢保宗而自立其後或附宋或附魏叛服不常至周隋間而楊氏始滅

唐藩鎮統系

魏博治魏州曰天雄軍歷六姓共十五世

田承嗣 盧龍人	悅 承嗣從子為田緒所殺	緒 承嗣第六子子季安	季安 子懷諫幼其下不服推承嗣從弟子興為留後
興 賜名弘正入朝從鎮成德為鎮冀人所殺	布 弘正子初以李愬鎮魏博愬病不至乃以布代之軍亂自殺	史憲誠 其先奚人內徙靈武布歿眾推為魏帥後為其下所殺推何進滔為帥	何進滔 靈武人子重順
重順 賜名弘敬子全皞	全皞 為其下所殺推韓君雄為帥	韓君雄 賜名允中子簡	簡 病死推樂彥禎為帥
樂彥禎 魏人為其下所殺推羅弘信為帥	羅弘信 魏州貴鄉人子紹威	紹威 朱全忠子婿後為全忠所併	

鎮冀治恆州曰成德軍歷三姓共十二世

李寶臣 本張忠志范陽奚人賜姓名曰李寶臣子惟岳	惟岳 為王武俊所殺	王武俊 本契丹人殺惟岳而代之子士真	士真 李寶臣子壻子承宗承元
承宗	承元 入朝朝命以田弘正代之王廷湊殺弘正而自立	王廷湊 本回紇阿布思之族子元逵	元逵 子紹鼎紹懿
紹鼎	紹懿 子景崇	景崇 子鎔	鎔 梁時為其下張文禮所殺

范陽治幽州曰盧龍軍歷十二姓共十九世

李懷仙 柳城人朱希彩殺之即以希彩領節度	朱希彩 昌平人李瑗殺之推朱泚為帥	朱泚 入朝弟滔代	滔 病死劉怦代
劉怦 昌平人子濟	濟 子總弒之	總 自請入朝祝髮為僧卒於道朝命以張弘靖代之	朱克融 滔孫幽州軍亂因張弘靖推之為帥長慶二年為其下所殺子延嗣領留後李載義殺而代之
李載義 唐宗室為楊志誠所逐歸朝終河東節度使	楊志誠 亦為其下所逐推史元忠總留後未幾陳行太殺元忠張絳復殺行太以求節鉞武宗不許用張仲武代之	張仲武 范陽人子直方奔京師軍中推張允伸為帥	張允伸 亦范陽人子簡會奔京師軍中推張公素為帥
張公素 亦范陽人為李茂勳所襲奔京師	李茂勳 回鶻阿布思之裔以病免子可舉代	可舉 李全忠攻之自燔死	李全忠 范陽人子匡威匡籌

匡威 弟匡籌逐之奔王鎔尋為鎮人所殺	匡籌 為李克用所攻欲奔京師為盧彥威所殺	劉仁恭 深州人李克用用以帥幽州後與克用絕子守光囚之而據盧龍	守光 梁乾化二年唐莊宗滅之誅守光及仁恭

淄青初治青州後移鄆州曰平盧軍一姓四世

李懷玉 賜名正己子納	納 子師古師道	師古	師道 憲宗時劉悟討誅之

滄景治滄州曰橫海軍共二姓六世

程華 定州安喜人子懷直	懷直 為從兄懷信所逐歸朝	懷信 子權	權 憲宗元和六年入朝詔以鄭權代之
李全略 本名王日簡賜姓名曰李全略初為王武俊將穆宗時授橫海節度	同捷 李祐討誅之		

使于同捷

汴滑治汴州曰宣武軍共二姓三世

劉玄佐 滑州人為假子樂士朝所鴆子士寧

士寧 為李萬榮所逐遂以萬榮為帥

李萬榮 亦滑州人死朝命以董晉代之

淮西治蔡州曰彰義軍共三姓五世

李希烈 陳仙奇誅之以仙奇為帥

陳仙奇 吳少誠殺之即推少誠為帥

吳少誠 幽州潞人元和四年死吳少陽代

吳少陽 滄州清池人子元濟

元濟 元和十四年代誅

澤潞治上黨曰昭義軍一姓三世

劉悟 子從諫

從諫 子稹

稹 武宗討誅之

五代諸僭國統系

吳

楊行密 合肥人唐僖宗中和間據江淮封吳王天祐乙丑卒子渥嗣

渥 立四年為徐溫張顥所弒弟隆演立

隆演 立十二年卒弟溥立

溥 八年唐明宗天成丙戌僭稱帝改元乾貞又十年晉高祖天福丁酉徐知誥篡位尊為讓皇卒於丹陽宮後李昪遷其子孫於海陵周顯德三年征淮南詔安撫楊氏李昪聞之遣人盡殺其族

右吳四傳自唐昭宗天復二年壬戌至晉高祖天福丁酉禪南唐凡三十六年

南唐

李昪 音卞徐州人少為徐溫養子名知誥晉天福二年丁酉篡吳稱帝改名昪自稱為唐憲宗後在位七年子景嗣

景 在位十八年子煜嗣

煜 初名從嘉在位十六年宋滅之

右南唐三世自晉高祖天福二年丁酉至宋太祖開寶八年乙亥凡三十九年

前蜀

王建 許州舞陽人唐末據蜀梁滅唐乃稱帝在位十二年子衍嗣

衍 在位八年後唐滅之

右前蜀二世自唐天復三年癸亥至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乙酉凡二十三年

後蜀

孟知祥 邢州龍岡人唐既滅王氏以知祥鎮蜀遂據之明宗殂僭稱帝在位一年子昶嗣

昶 在位三十二年宋滅之

右後蜀二世自唐明宗長興三年壬辰據兩川至宋太祖乾德三年乙丑凡三十四年

南漢

劉隱 上蔡人徙封州刺史據南海唐末爲清海節度使封南平王乾化元年卒弟巖立更名龔又名龑

龑 貞明三年稱帝大有二十五年在位三十二年子玢嗣

玢 初名洪度在位一年弟洪熙弑之而自立更名晟

晟 在位十六年子鋹嗣

鋹 在位十四年宋滅之

右南漢五傳自唐昭宗天祐二年乙丑至宋太祖開寶四年辛未凡六十七年

歷代統系表略中 三六

楚

馬殷 許州鄢陵人初爲孫儒將唐乾寧二年據湖南後唐明宗封爲楚國王卒子希聲嗣

希聲 立三年弟希範立

希範 立十六年弟希廣立

希廣 立四年兄希萼殺之而自立弟希崇逐之希萼希崇俱降於李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族於金陵

右楚四傳自唐昭宗乾寧三年丙辰至周太祖廣順元年辛亥凡五十六年

湖南

周行逢 武陵人初事馬希萼爲軍校劉言王逵乘之亂遂據有潭州周太祖命爲武清軍節度使宋太祖建隆三年卒子保權嗣

保權 立二年宋太祖乾德元年入朝國除

右湖南二世自周世宗顯德三年丙辰至宋太祖乾德三年癸亥凡八年

吳越

錢鏐 杭州臨安人初爲董昌將唐末據有兩浙天祐元年封吳王後唐長興三年卒子元瓘嗣

元瓘 立十年子佐嗣

佐 立七年弟俶立

俶 立三十一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納土入朝國除

歷代統系表略中 三七

右吳越四傳自唐昭宗乾寧二年乙卯至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凡八十四年

閩

王審知 光州固始人同兄潮從王緒爲盜據泉州潮死審知代立唐乾寧四年封瑯琊王後梁封閩王後唐同光三年卒子延翰嗣

延翰 後唐天成元年弟延稟延鈞弑之延鈞繼立更名鏻

鏻 後唐長興四年僭稱帝又三年爲李倣所弑子繼鵬嗣更名昶

昶 立六年王延羲子繼業殺之延羲立更名曦

曦 審知少子也立六年連重遇弑之	延政 審知子曦時據有建州國號曰殷晉末帝開運三年南唐滅之		

右閩六傳自唐昭宗乾寧四年丁巳至晉末帝開運三年丙午凡五十年

南平

高季興 陝州硤石人少爲汴人李讓家奴唐末據有荊南梁封渤海王後唐同光二年進封南平王天成三年卒子從誨嗣	從誨 立二十年子保融嗣	保融 立十三年弟保勗立	保勗 立三年保融子繼冲立
			繼冲 立二年宋乾德元年入朝國除

右南平四傳自梁太祖開平元年丁卯至宋太祖乾德元年癸亥凡五十七年

宋僭國統系

夏

李思恭 本姓拓跋唐末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僖宗中和(辛丑)以討黃巢功封國公賜姓李卒弟思諫代	彝昌 梁太祖開平四年夏州亂被殺梁立思恭族子仁福	仁福 彝昌弟彝超代	彝超 弟彝興代
思諫 思恭孫彝昌代	彝興 歷晉漢周宋四朝卒周封西平王子克叡嗣	克叡 子繼筠嗣	繼筠 宋太宗太平興國(己卯)卒弟繼捧代
繼捧 太宗(壬午)入朝賜姓名趙保忠淳化(辛卯)叛降契丹(甲午)宋執之歸至眞宗(咸平)(戊戌)卒			
繼遷 思恭弟思忠五世孫世爲銀州防禦使宋太宗淳化(辛卯)降宋以爲夏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叛服不常眞宗(癸卯)爲潘羅支所殺子德明嗣	德明 立三十年子元昊嗣	元昊 眞宗明道元年(壬申)立自稱夏王仁宗寶元(戊寅)僭稱帝改元十一年慶曆(戊子)爲子寧令哥所弑子諒祚嗣	諒祚 仁宗慶曆(戊子)立在位十九年子秉常嗣
秉常 英宗治平(丁未)立在位二十年子乾順嗣	乾順 哲宗元祐(丙寅)立在位五十三年子仁孝嗣	仁孝 高宗紹興(己未)立在位五十五年子純佑嗣	純佑 光宗紹熙(癸丑)立在位十四年弟子安全廢之而自立
安全 寧宗開禧(丙寅)立(己巳)降于蒙古國益衰在位五年卒族子遵頊立	遵頊 寧宗嘉定(辛未)立在位十三年傳位于子德旺未幾卒	德旺 寧宗嘉定(癸未)立在位三年蒙古兵逼以憂卒國人立其弟子晛	晛 立一年降於蒙古夏亡時理宗寶慶(丁亥)也

右夏元昊僭位至晛共十主自宋仁宗戊寅至理宗丁亥凡稱帝者一百九十年

歷代統系表略中

歷代統系表略下

后妃統系

昆山 葉澐 編次

漢

高帝呂后 雉字娥姁單父人生惠帝惠帝崩后臨朝稱制者八年

戚夫人 定陶人寵姬生子趙王如意帝崩呂后殺趙王夫人斷死

薄姬 本魏王豹宮人

惠帝張后 宣平侯敖之女母魯元公主帝同產姊也

文帝竇后猗房 趙人生景帝

景帝薄后 薄太后族女無子廢

王后 槐里人母臧兒先嫁王仲生后後嫁田氏生蚡后先爲金氏婦帝爲太子時臧兒奪后納太子宮生武帝及薄后廢遂

生文帝文帝立尊爲皇太后

武帝陳后 堂邑侯午女母館陶公主嫖也以怨望廢

衛后子夫 本平陽公主家謳者得幸入宮生太子據尋立爲后後巫

昭帝上官后 上官桀孫女父安霍光壻也甫六歲入宮拜婕妤月餘立爲皇后

宣帝許后平君 昌邑許廣漢女少歸帝及卽位立爲后生元帝三年以娠疾爲霍光妻顯毒死

霍后成君 光幼女光卒廢處昭臺宮後自

立爲后

唐姬 生長沙定王發其後爲光武帝

賈夫人 生中山靖王勝其後爲昭烈帝

元帝王后政君 元城王翁孺孫女初侍帝東宮生成帝卽位立爲后王莽篡漢號新室文母年八十四崩

傅昭儀 少爲上官

蠱獄起后自殺太子亦死太子良娣史氏生子進號史皇孫進夫人翁須王廼始女生子病巳是爲宣帝

趙婕妤 河間人生昭帝號鈎弋夫人

李夫人 李延年女弟生昌邑王髆早卒帝圖其形於甘泉宮霍光以之配享武帝

殺

王后 王奉光女初爲婕妤霍后廢乃立之后父封卬成侯成帝之世號爲卬成太后以別於元帝王后云

后才人帝在東宮時得進幸生定陶王康康后無子其丁姬生子欣成帝無嗣以昭儀多以珍寶賂趙昭儀及帝舅王根遂徵欣爲太子是爲哀帝哀帝立尊傅氏爲太后

馮昭儀 將軍馮奉世女生中山王興興娶衛氏生子衍是爲平帝哀帝時傅太后怨馮氏誣其祝詛

成帝許后 平恩侯嘉女帝東宮正妃卽位立爲后後寵衰見廢以交通淳于長事自殺

趙后飛燕 本陽阿主家歌者入宮大幸許后廢立之後王莽廢爲庶人自殺

趙昭儀合德 飛燕妹寵過其姊帝暴崩

哀帝傅后 傅太后從弟之女帝崩與成帝趙后俱爲王莽所廢自殺

平帝王后 莽女莽篡位更號黃室主欲令改嫁不從漢兵誅莽自投火死

祝逼昭儀自殺

外人歸咎昭儀遂自殺

班婕妤 況女彪之姑也以賢德稱

李婕妤 平本班婕妤侍兒亦有寵于帝時以趙李並稱

後漢

光武帝郭后聖通 槀城人帝擊王郎時納之即位立爲后後以寵衰廢

陰后麗華 新野人更始元年納后於宛郭氏廢乃立之生明帝

明帝馬后 援少女

賈貴人 馬后前母姊之女生章帝

章帝竇后 融曾孫女

宋貴人 生子慶竇后忌之誣以左道自殺廢慶子祜是爲安帝

梁貴人 竦之女生和帝竇后養爲己子忌梁氏誣誅貴人以憂死和帝立追尊爲恭懷皇后

申貴人 生子濟北王壽河閒王開壽子懿安帝崩立一月而崩是爲北鄉侯開子蠡吾侯翼解瀆亭侯淑翼子志是爲桓帝淑子萇萇子宏是爲靈帝又章帝子千乘王伉史失

和帝陰后 光武后兄識之曾孫女自鄧后入宮寵衰後坐巫蠱事廢死

鄧后綏 禹孫訓女陰氏廢立爲后帝崩立殤帝安帝俱臨朝稱制

殤冲質三帝俱幼未立后

其母氏伉曾孫纘是爲質帝

安帝閻后 滎陽人帝崩后欲專政貪立幼年迎立北鄉侯懿尋死又迎立河閒王子未至而中黃門孫程等已立順帝遷后於別宮明年崩

宮人李氏 生順帝閻后鴆殺之

順帝梁后妠 商女帝崩立冲帝質帝桓帝后俱臨朝稱制

虞美人 生冲帝

桓帝梁后女瑩 順帝后女弟后雖乘梁氏之勢而無子妬忌帝踈之立十三年崩是歲梁冀誅廢后陵爲貴人塚

鄧后猛女 和帝后從兄子香之女初入宮爲采女梁冀誅立爲后後與郭貴人更相譖訴廢死

竇后妙 章帝竇后從祖弟之孫女鄧氏廢立爲后帝崩立靈帝臨朝稱制后父武以謀誅宦官被殺閹人遷后於南宮崩

附解瀆亭侯夫人董氏 河閒人靈帝母也靈帝立尊爲孝仁皇后後兄子董重與何進爭權進逼重自殺后以憂怖崩

靈帝宋后 平陵人以無寵廢死

何后 宛人屠家女以選入掖庭宋氏廢立爲后生皇子辯董卓廢立后被弒

王美人 趙人生獻帝何后妬忌鴆殺之

獻帝伏后 大司徒湛八世孫曹操弒之

曹后節 操中女曹丕篡位降為山陽公夫人

蜀漢

昭烈帝甘夫人 沛人昭烈臨豫州納為妾生後主於荊州卒後主即位追尊為昭烈皇后

後主二張后 俱張飛女

孫夫人 權之妹昭烈入蜀後與權絕遂不復迎

吳后 吳壹之妹初嫁劉焉子瑁瑁死寡居昭烈定益州納之遂立為后

附魏

武后卞氏 琅邪人本倡家魏武初納為妾建安初丁夫人廢遂為繼室丕植彰皆其出也丕篡位尊為太后

環夫人 生子字封

燕王宇子璜 初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被廢繼立

文帝甄夫人 中山人本袁熙之妻曹操破鄴丕納之甚有寵生明帝黃初二年以怨望賜死明帝立追尊為文昭皇后

明帝毛后 河內人以失寵賜死

齊王甄后 文帝甄后兄儼孫女

高貴鄉公卞后 武帝卞后弟秉孫隆之女

郭后 廣宗人字女王有權數譖甄氏立為后死明帝立逼令自殺

仇昭儀 生東海王

霖 霖子髦是為高貴鄉公

陳留王卞后 武帝卞后弟秉子琳之女

附吳

大帝王夫人 琅邪人生太子和為全公主譖毀以憂死和亦廢死嫡妃張氏自殺和姬何氏生子皓及皓即位追尊王夫人為大懿皇后

潘后 句章人生子亮

會稽王全后 后父尚全琮之姪初為會稽王夫人及即位立為后亮廢后亦黜

景帝朱后 朱據女帝姊公主所生後主皓即位以見逼薨

後主滕后 滕牧之女

是爲會稽王

王夫人 南陽人生子休先卒休即位追尊爲敬懷皇后

徐夫人 富春人權姑之女初聘爲妃後以妬忌廢處吳

步夫人 淮陰人以美麗不妬忌最見寵幸生二女長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次字小虎

歷代統系表略下 七

前配周據後配劉纂權欲立步氏爲后而羣臣議在徐氏依違者十年及薨追正位號

晉

懿夫人張氏春華 河內人司馬懿正室生師及昭武帝纂魏追尊爲宣穆皇后

伏夫人 懿之妾生瑯琊王伷伷生覲覲妃夏

師夫人夏侯氏徽 譙人夏侯尚之女早卒武帝初追尊爲景懷皇后

羊氏徽瑜 師繼室父衜母蔡氏即漢蔡邕

文后王氏元姬 郯人王肅之女少歸于司馬昭武帝纂魏尊爲皇太后後謚文明

侯氏產元帝 先是瑯琊國有讖云銅環入海建業期妃小字銅環而元帝興於江左焉

女也武帝初尊爲弘訓太后後謚景獻

武帝楊后豔 字瓊芝華陰楊文宗女生惠帝

楊后芷 字季蘭小字男胤駿之女前楊后之從妹也賈氏殺駿后亦幽死

左貴嬪芬 臨淄

惠帝賈后南風 充女淫悍之極趙王倫等誅之

謝才人玖 生太子遹爲賈后所害

羊后 泰山羊玄之女賈氏既廢孫秀立之諸王之

懷帝梁后

愍帝 后闕

歷代統系表略下 八

左思之妹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

胡貴嬪芳 臨涇 胡奮女帝最愛幸

王才人 生懷帝

李夫人 生吳王晏 晏子鄴是爲愍帝

變屢廢屢復懷帝時沒於劉曜曜立爲皇后甚寵嬖與曜生三子

東晉

元帝虞妃孟母 外黃人初爲瑯琊王妃早卒帝即位追尊爲敬皇后

明帝庾后 亮之妹生成康二帝成帝立臨朝稱制蘇峻之難以憂崩

成帝杜后陵陽 預之裔孫后少有姿色生而無齒及帝納采之日齒

康帝褚后 裒之女初爲瑯琊王妃及即位立爲后生穆帝自穆帝哀帝海

宮人荀氏 生明帝後贈豫章郡君

鄭夫人 滎陽人少孤先適田氏生一男而寡帝爲丞相時納爲夫人生瑯琊悼王煥及簡文帝初簡文自瑯琊徙封會稽號會稽太妃及孝武立追尊爲簡文太后

周貴人 生哀帝及海西公哀帝立尊爲太妃 一女 盡生

西公及孝武之立俱臨朝稱制

穆帝何后法倪 準之女

哀帝王后穆之 濛之女

帝奕庾后道憐 冰之女

簡文帝王后 晉陽人不和四年以幽廢死孝 云文

李夫人陵容 武立追尊爲順皇后 本出微賤形長而黑人謂之崑崙相者異其有貴子簡文召侍寢遂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孝武立尊爲皇太后

孝武帝王后法慧 哀帝后之姪

陳淑媛歸女 初以歌彈入宮生安恭二

安帝王后神愛 獻之之女

恭帝褚后靈媛 陽翟人劉裕篡位降零陵王妃

帝安帝立追尊爲安德太后

南宋

武帝臧夫人愛親 東莞人義熙間卒帝即位追尊爲敬皇后

少帝司馬后 晉恭帝女義符少尚焉及即位立爲后帝廢亦降

張夫人 生少帝義符少帝立尊爲皇太后帝廢后亦還壘綏文帝拜爲營陽國太妃

胡婕妤道女 淮南人生文帝以被譴死文帝立追謚曰章皇后

文帝袁后齊嬀 陽夏袁湛女初生太子劭後祀其貌相不欲舉帝不可而止卒成弑逆之禍

潘淑妃 帝最寵幸亦有羊車插竹之事

路淑媛惠男 建康人生孝武帝孝武立尊爲皇太后

孝武帝王后 臨沂人生廢帝子業

殷淑儀 南郡王義宣女麗色巧笑義宣敗帝密取入宮寵冠後庭妒殷氏或云是殷琰家人入義宣家者

何婕妤容姬 生明帝彧彧即位追尊爲皇太后

廢帝何妃令琬 尚武帝女豫章公主瑀女帝在東宮納爲妃早卒追尊爲皇后

明帝王后憲嫄 景文之妹蕭道成篡位降爲汝陰王太妃

陳貴妃妙登 建業屠家女帝嘗以賜嬖人李道兒復迎歸生子昱即後廢帝也故人間稱昱

後廢帝江后簡珪 濟陽考城人帝廢降爲蒼梧王妃

順帝謝后梵境 謝莊之孫女蕭道成篡位降爲汝陰王妃

爲李氏子

陳昭華法容 順帝本桂陽王休範子帝令以昭華爲母故順帝立尊爲皇太妃

南齊

高帝劉夫人智容 廣陵人生于隨泰豫元年卒後追尊爲昭皇后

武帝裴妃惠昭 聞喜人帝爲齊世子時所娶生惠文太子帝在東宮時妃薨及即位追尊爲皇后

惠文王妃寶明 臨沂人生昭業昭文昭業即位尊爲皇太后至梁天監時薨

鬱林王何后婧英 廬江人性淫亂鬱林既廢降爲王妃

海陵王王后韶明 明慈之女初爲新安王妃海陵即位立爲后帝廢亦降

明帝劉夫人惠端 彭城人生東昏及和帝前卒帝立追尊爲敬皇后

東昏侯褚后令璩 陽翟人東昏被弒后廢爲庶人

潘妃玉兒 或云本姓俞王敬則伎也東昏弒亦被殺

余妃 亦與潘妃同發東昏弒梁武納之後以賜王茂

和帝王后蕣華 臨沂人蕭衍篡位降爲妃

南梁

武帝郗夫人徽 金鄉人前卒帝即位追尊爲德皇后

簡文帝王妃靈賓 儉孫女薨於東宮帝立追尊爲皇后

元帝徐妃 郯人徐孝嗣孫女多淫行太清三年逼令自殺帝以屍還徐氏謂之出妻著金樓子以述其事

敬帝王后 儉幼女梁亡降爲湘陰王妃

丁貴嬪光 譙國人居樊城帝少納之爲妾生昭明簡文帝好佛貴嬪亦通內典

夏貴妃 會稽人生敬帝帝立尊爲太后梁亡降爲江陰國太妃

阮修容金巖 餘姚人本姓石齊始安王遙光妾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平爲帝采女生元帝拜修容賜姓阮氏元帝立追尊爲太后

吳淑媛 本東昏妃建康平帝納之七月而產豫章王綜自以爲東昏子後綜叛入魏淑媛以鴆薨

南陳

武帝章后要兒 烏程人本姓鈕少育於章氏

文帝沈后妙容 武康人陳亡入長安隋大業初歸江南卒

廢帝王后 廢后亦降

臨沂人帝

宣帝柳后敬言 惲孫女生後主陳亡入長安隋大業十三年殁於東都

後主沈后婺華

武康人國亡與後主俱入長安隋煬帝巡幸每令從駕隋亡自江都還鄉里不知所終或言于毘陵天靜寺爲尼名觀音唐貞觀初乃卒

張貴妃麗華 建康兵家女十餘歲爲龔貴嬪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生太子深拜貴妃隋克臺城死于青溪中橋

北魏

道武帝慕容后 寶之季女中山平入充掖庭得幸以鑄金人成得立爲后

劉夫人眷女生明元帝鑄金人不成不得立疑故事凡子爲儲貳其母皆賜死道武末夫人以舊制薨明元卽位追尊爲宣穆皇后

明元帝姚夫人 興女鑄金人不成不得立而薨追諡昭哀皇后

杜貴嬪鄴人以良家子入太子宮生太武太武立追尊曰密皇后

太武帝赫連后屈丐女

賀夫人代人生景穆太子追諡曰敬哀皇后

弗氏生南安王余

劉氏生南安王楨楨子英英子怡怡子犨是爲長廣王

慕容氏生章武王太洛無子以南安王第二子彬嗣彬子融融子朗卽廢帝

景穆郁久閭妃 河東王毗之妹少入東宮生文成帝文成立追尊爲景穆皇后

賀夫人賀蘭部人美而艷道武見而悅之殺其夫而納焉產子紹馳致大逆

文成帝馮后信都人朗之女初選爲貴人尋立爲后獻文卽位尊爲皇太后臨朝稱制后多外寵內行不正獻文暴崩或疑后所爲也及孝文立復臨朝十餘年

李貴人梁國蒙人生獻文追尊爲元皇后

獻文帝李夫人 中山李惠女生孝文追尊爲思皇后

孟氏生廣陵王羽羽子恭是爲節閔帝

潘貴人生彭城王勰勰子子攸是爲孝莊帝

孝文帝林后平涼人生皇子恂太和七年以恂將爲儲貳賜死諡曰貞皇后後恂廢亦追廢爲庶人

馮后文成后兄熙之女立爲后其姊昭儀爭寵構后於帝廢爲庶人后有德操遂爲練行尼終於瑤光寺

後馮后卽前馮后之姊初入宮見幸以疾遣還歲餘疾瘥帝念之復迎入宮拜爲左昭儀譖廢其妹遂立爲后帝南征后在洛淫亂孝文崩遺詔賜死諡曰幽

高貴人司徒肇之

宣武帝于后勁之女

高后高貴人弟偃之女性妬忌宮人希得進御孝明立出家瑤光寺後暴崩葬以尼禮

胡充華臨涇人司徒國珍之女初入宮爲充華嬪生孝明故事生太子者皆賜死獨充華得免孝明立尊爲皇太后臨朝稱制后既得志恣行淫穢天下大亂母子嫌隙陰鴆孝明爾朱榮稱兵入洛沈之於河孝武時改葬諡曰靈

妹生宣武及廣平王懷暴薨追諡為文昭皇后廣平王第三子修即孝武帝

李貴人生京兆王愉愉子寶炬是為文帝

羅夫人生清河王懌懌子亶亶子善見是為孝靜帝

孝明帝胡后靈太后兄盛之女武泰初入道居瑤光寺

孝莊帝爾朱后榮之女後高歡納為別室

長廣王爾朱后兆之女亦歸於高歡

東魏

孝靜帝高后高歡次女高洋篡位降為中山妃孝靜遇鴆改封太原公主嫁僕射楊愔

西魏

孝武帝高后高歡長女帝西奔關中嫁彭城王元韶

文帝乙弗后兗州刺史瑗之女後將納蠕蠕之女為后令后遜位出居秦州復以蠕蠕入寇賜自盡

廢帝宇文后泰之女

恭帝若干后司空惠之女魏亡為尼終於佛寺

郁閭久后蠕蠕主阿那瓌長女年十六懷孕將產見乙弗后為祟產而殂

北齊

神武后婁氏昭君代人少歸神武產三帝三王二皇后高洋篡魏尊為太后

文襄后元氏魏孝靜帝之姊高澄尚為澄殁洋篡位尊為文襄皇后天保中文宣淫之

蠕蠕公主郁閭久氏阿那瓌之女蠕蠕與西魏通和欲連兵東伐神武患之與求婚以公主歸焉神武殁子澄烝之產一女

琅琊公主元氏玉儀魏高陽王斌妹流落為孫騰妓高澄遇諸塗而悅之被殊寵同產姊靜儀先適崔括澄亦幸焉括父子俱得超用

大爾朱氏即魏孝莊帝后也歡納為別室生子彭城王澈後為尼天保初稱彭城太妃文宣狂酒將無禮於太妃不從遇害

小爾朱氏即長

廣王舉之后亦歸於歡生子任城王湝因與高琛私通逃於靈州後適范陽盧景辛

韓氏 韓軌之妹歡微時欲娉之軌母不許及歡貴韓氏夫已死乃納之

鄭氏大車 滎陽人鄭嚴祖女初爲魏廣平王妃遷鄴後歡納之寵冠後庭子潤忝焉

馮娘 初爲魏任城王妃適爾朱世隆後歡納之

李娘 初爲魏城陽王妃歡納之

文宣帝李后 娥 趙郡人初爲太原公夫人即位立爲后生廢帝殷孝昭立降居昭信宮武成踐阼逼后淫亂后懼從之產一女復逼令爲尼齊亡入關隋時得還趙郡

祖孝昭帝元后 開府元蠻女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作相始放還山東

武成帝胡后 安定胡延之女性淫亂與和士開及沙門曇獻等通齊亡入周恣行姦穢開皇中殂

後主斛律后 左丞相光女光誅后廢爲尼齊亡嫁開府元仁

胡后 隴東王長仁女斛律后廢遂立之後陸令萱譖之胡太后太后怒廢之還家既而帝思見之與

段昭儀 韶妹文宣寵之禮遇同於正嫡後主時改適錄尚書唐邕

王嬪 琅邪人其姊先適崔修文宣亦並幸之頃修爲尚書郎

薛嬪 本倡家女年十四五時爲清河王岳所好其父求納宮中大被寵嬖其姊亦俱進御後知其與岳通大怒姊妹並戮

斛律后同召入宮未幾齊亡亦改嫁

穆后邪利 小字黃花本斛律后從婢或云宋欽道所生欽道誅沒入宮得幸於後主陸令萱知其寵養以爲女薦爲夫人生皇子恆胡后廢得立爲后齊亡不知所終

曹昭儀 曹僧奴女善彈琵琶陸令萱誣以左道被殺

馮淑妃小憐 初穆后從婢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小憐性黠慧後主嬖之齊亡後主見殺周武帝以小憐賜代王達達亦嬖之達妃爲其所譖幾至於死達卒隋文帝以之賜李詢詢母逼令自殺

北周

文后元氏魏孝武之妹初適張歡歡遇之無禮孝武殺歡以配宇文泰生子覺魏大統十七年薨閔帝受禪追尊爲皇后

姚夫人生子毓是爲明帝

叱奴氏宇文泰妾生武帝邕帝立尊爲皇太后

閔帝元后胡摩魏文帝女帝爲略陽公時尚之帝受禪立爲后帝被廢后出家爲尼隋大業末殂

明帝獨孤后衛公信長女

武帝阿史那后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宣帝尊爲皇太后隋開皇間殂

宣帝楊后麗華楊堅長女帝有五后楊其嫡也堅篡位降爲樂平公主大業五年從煬帝幸張掖殂於河西

左皇后朱氏滿月吳人生長於帝十餘歲隋初出家爲尼法名法靜

天左皇后陳氏大將軍山提之女又稱天中大皇后帝崩出家

爲尼法名華光至唐永徽時終

天右皇后元氏樂尚洛陽人開府晟之女帝崩出家爲尼法名華勝唐貞觀中尚存

天右皇后尉遲氏繁熾蜀公迥之女初適杞公宇文亮之子溫以命婦入朝帝逼而淫之及亮謀逆帝誅溫追后入宮初拜貴妃尋立爲天右皇后帝崩出家爲尼法名華道

靜帝后司馬氏令姬滎陽公消難女隋文帝以消難奔陳廢爲庶人後嫁司州刺史李丹

隋

文帝獨孤后伽羅衛公信次女諸子皆其所生

煬帝蕭后後梁明帝女從幸江都宇文化及之亂隨軍至聊城沒於竇

陳宣華 陳宣帝女陳亡配入掖庭有殊寵帝大漸煬帝烝焉後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

蔡容華 丹陽人陳亡選入掖庭寵亞陳氏帝崩煬帝亦烝焉

建德隋義成公主迎入突厥唐貞觀四年太宗以禮迎歸京師二十一年殂合葬雷塘煬帝之陵

唐

高祖

竇夫人 平陵人父毅母即周武帝姊襄陽公主少歸帝生四子太宗其次也隋大業中卒追尊爲太穆皇后

太宗

長孫后 洛陽人將軍晟之女生高宗

徐才人惠 湖州長城人有文學其弟齊冊之女爲高宗婕妤亦有才華

楊氏 本齊王元吉妃元吉誅帝納之有寵欲立爲后以魏徵諫而止

高宗

王后 太原祁人以東宮妃進爲皇后武氏入宮譖廢之遂爲武后所殺

蕭淑妃 以良娣進爲妃亦爲武后所殺

武后 文水人武士彠女年十四爲太宗才人帝在東宮入侍見而悅之太宗崩出爲尼王皇后爲帝納之以間蕭淑妃之寵及得志譖殺王后蕭妃遂立爲后高宗崩廢中宗爲廬陵王改號稱帝神龍元年

中宗

韋后 京兆韋玄貞女性淫亂弒中宗立溫王重茂臨朝稱制臨淄王隆基起兵誅之追廢爲庶人

上官昭容婉兒 故相儀孫女少沒掖庭有才華武后時掌詔命中宗復位被寵專權臨淄王兵起被殺

中宗復位尊崩年八十

睿宗

劉后 帝藩邸妃武氏廢中宗帝即位立爲后武氏稱制帝降爲皇嗣后亦降號長壽二年戶婢誣其與竇德妃詛祝武后並殺之帝復立追諡肅明

竇德妃 生玄宗追尊爲昭成皇后

玄宗

王后 帝藩邸元妃即位立爲后武惠妃有寵坐廢

武惠妃 恆安王攸止女有殊寵年四十薨贈皇后壽王瑁其所出

楊貴嬪 華陰人生肅宗早薨追尊爲元獻皇后

楊貴妃 小字阿環蒲州永樂人初爲壽王妃帝聞其美度爲女道士號太眞召入宮大幸拜貴妃安祿山反帝西奔六軍殺楊國忠妃死於馬嵬驛

肅宗

張后 本東宮良娣元妃韋氏先以事離異帝靈武即位遂立爲后帝崩代宗廢爲庶人殺之

宮人吳氏 生代宗早卒代宗立追尊爲章敬皇后

代宗

獨孤貴妃 帝元妃崔氏早薨妃倜得幸大曆十年薨追號爲貞懿皇后

宮人沈氏 吳興人生德宗天寶之亂沒於東都德宗立屢遣官訪求不得追尊爲睿眞皇后

德宗

王后 初拜淑妃生順宗久疾立爲后禮訖而崩

順宗

王良娣 生憲宗帝禪位憲宗尊爲太上皇后

牛昭容

憲宗

郭貴妃 汾陽王子儀孫太尉曖女母昇平公主也帝少時元妃即位進貴妃大臣三請立爲皇后而未行穆宗立尊爲皇太

穆宗

王妃 越州人以良家子侍帝東宮生敬宗敬宗立尊爲皇太后

宮人蕭氏 閩人生文宗文宗立尊爲皇太

后

宮人鄭氏 丹陽人一云姓爾朱氏本李錡侍妾錡誅籍入宮生宣宗初號光王太妃宣宗立尊為皇太后

后

韋妃 生武宗早薨武宗立追尊為宣懿皇后

敬宗

郭貴妃

文宗

王德妃 生太子永暴薨

楊賢妃 最有寵

武宗

王才人 邯鄲人最見寵幸帝崩自經以殉追贈賢妃

宣宗

晁美人 生懿宗追尊為元昭皇后

懿宗

王貴妃 生僖宗早卒追尊為惠安皇后

郭淑妃 生同昌公主黃巢之亂不知所終

王氏 其出甚微生昭宗而卒追尊恭憲皇后

僖宗

昭宗

何后 梓州人朱全忠弒之

按唐自順宗至僖宗數世無立后者豈有鑒於前帝宮闈之禍與抑史家失考也

後梁

太祖張夫人 碭山人唐天復元年卒太祖篡位追冊為賢妃末帝立追尊為元貞皇太后

末帝張德妃 父歸霸帝為貞王時元妃未立后而薨

郭妃 梁亡唐莊宗召入宮已而廢為尼賜名誓正卒於洛陽

後唐

莊宗劉后 成安人父劉叟善醫卜晉將袁建豐掠得之以納晉宮習歌舞莊宗為晉王時太后賜之及滅梁得幸立為后帝遇弒與帝弟李存渥奔太原在道與存渥通至太原乃為尼明宗立賜死

韓淑妃 莊宗正室

伊德妃 莊宗被弒二妃俱居太原石敬瑭反為契丹所擄

侯夫人 本梁將符道昭妻唐破夾城道昭戰死莊宗納其妻寵冠後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

夏夫人 莊宗被弒

明宗曹后 石敬瑭反與廢帝同自焚

夏夫人 前卒追謚為昭懿皇后

魏夫人 平山人初適平山王氏生子從珂潞王也先卒於太原從珂即位追尊為宣憲皇太后

王淑妃 邠州人家世賣餅有美色號花見羞梁將劉鄩妾鄩卒明宗納為別室即位冊為淑妃專寵石敬瑭滅唐以妃子從益為郇國公奉唐祀晉亡劉知遠入汴母子俱見殺

閔帝孔后 孔循之女從珂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

廢帝劉后 應州人廢帝自焚

明宗立悉遣散其妃嬪夏氏改嫁李贊華後爲尼以卒

後晉

高祖李后 唐明宗女高祖稱帝未及冊立而殂出帝立尊爲皇太后契丹滅晉后隨北遷歿於黃龍府

出帝馮后 定州人本高祖弟重胤妻重胤卒出帝納之立爲后隨帝北遷不知所終

後漢

高祖李后 晉陽農家女高祖微時之妻及卽位立爲后隱帝立尊爲皇太后郭威稱帝遷於太平宮周顯德元年殂

後周

太祖柴夫人 邢州堯山人相傳爲唐莊宗宮人太祖微時所娶先卒追尊爲聖穆皇后

楊夫人 眞定人幼入趙王鎔宮鎔爲張文禮所殺嫁里人石光輔光輔死太祖娶爲繼室晉天福中卒追冊爲淑妃

世宗劉夫人 世宗微時所娶爲漢所殺追冊爲貞惠皇后

符后 彥卿之女初爲李守貞子婦守貞敗死世宗納爲繼室及卽位立爲后

小符后 卽符后之妹宋篡周遷於西宮

張夫人 眞定人初爲武從諫子婦孀居太祖楊夫人卒納爲繼室太祖起兵漢誅其家夫人及諸子俱死追冊爲貴妃

董貴妃 靈壽人初嫁里人劉進超進超歿於虜居洛陽太祖納之及卽位中宮虛主乃冊爲德妃

宋

太祖賀夫人 開封人太祖正室生魏王德昭周顯德五年卒太祖代周諡曰孝惠皇后

王后 邠州人太祖繼室卽位立爲皇后

宋后 洛陽人左衛上將軍偓之女母漢永寧公主也王后崩繼立爲后

太宗尹夫人 鄴人早卒追冊爲皇后

符夫人 魏王彥卿第六女周世宗后之妹也帝繼室開寶末薨追冊爲皇后

李后 上黨人初聘爲妃卽位立爲后

李夫人 眞定人生

眞宗潘夫人 潘美第八女帝藩邸元妃早卒追冊爲皇后

郭后 太原人

劉后 其先太原人後從蜀少孤蜀人龔美攜之入都納於眞宗藩邸卽位爲美人郭后崩繼立仁宗初臨朝稱制

仁宗郭后 應州人與楊尚二美人爭寵被廢

曹后 武惠王彬孫女郭后廢聘入宮冊爲皇后英宗初臨朝稱制

張貴妃 河南人少孤納于宮中及長有盛寵累進貴妃薨諡曰溫成皇后

歷代統系表略下

英宗高后 太尉瓊曾孫女生神宗後哲宗朝以太皇太后臨朝稱制時稱女中堯舜

真宗而卒後追尊為皇太后

神宗向后 宰相敏中曾孫女哲宗崩立徽宗亦臨朝稱制

朱德妃 本姓崔母再嫁朱冒其姓入宮為御侍生哲宗哲宗立尊為皇太妃徽宗朝追諡曰欽成皇后

陳美人 開封人生徽宗帝崩未幾薨徽宗立追尊為皇太后

李宸妃 杭州人本劉后侍兒生仁宗後追尊為皇太后

楊淑妃 益州人與劉后同保護仁宗劉后崩遺詔尊為皇太后

沈妃 宰相倫孫女至熙寧中薨年八十二

哲宗孟后 洛州人以劉后之寵坐廢靖康初復尊為元祐皇后徽欽被擄以后制立高宗紹興五年崩

劉后 初為御侍寵冠後庭孟后廢遂正位中宮徽宗立尊為皇太后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徽宗將廢之左右逼令自殺

周妃 四歲入宮張貴妃養以為女稍長得侍帝生兩公主及帝崩妃日一蔬食誦佛經晝夜不解衣者四十年至徽宗朝薨年九十三

徽宗王后 開封人生欽宗

鄭后 開封人初為向太后押班帝即位太后以后及王貴妃賜帝累進貴妃王后崩乃繼立靖康北遷殁於五國城

韋賢妃 開封人生高宗從帝北遷高宗立遙尊為宣和皇后紹興十二年迎歸臨安尊為皇太后年八十崩

劉貴妃 其出單微入宮即大幸政和三年薨

毛

歷代統系表略下

欽宗朱后 開封人隨帝北遷不知所終

高宗邢后 開封人藩邸元妃從三宮北遷帝立遙冊為皇后紹興九年殁於五國城

吳后 開封人被選入宮累進貴妃紹興十三年邢后喪至乃立為皇后至寧宗時崩年八十三

孝宗郭夫人 開封人少歸帝生光宗早薨帝即位追冊為皇后

夏后 袁州宜春人初為吳太后侍御郭夫人薨后以賜帝及即位立為后

謝后 丹陽人夏后崩以貴妃繼立

劉安妃 本酒保家女有殊寵九林靈素目為安妃華玉真肖其像於神霄帝君之左宣和三年薨贈皇后

光宗李后 安陽人太尉道之女生寧宗

寧宗韓后 忠獻王琦六世孫

楊后 會稽人韓后崩以貴妃繼立

理宗謝后 天台人有殊色由貴妃進冊為皇后宋亡北遷久七年而終年七十四

賈貴妃 涉之女有寵早薨

度宗全后 會稽人生恭宗宋亡北遷為尼以終

芺

芘

附遼

太祖述律后 平

太宗蕭后 小字溫述

世宗蕭后 小字撒葛

穆宗蕭后 翰林承旨

小字月理朶其先回鶻人少歸阿保機及稱帝立爲皇后

景宗蕭后綽 小字燕燕北府宰相思溫女生聖宗

律后弟宗尊之女生穆宗

聖宗蕭后菩薩哥 小字菩薩哥景宗后弟隗因之女後爲耨斤所弒

蕭氏耨斤 生興宗聖宗殂遂蕭后於上京使人弒之自立爲皇太后

只述律后弟阿古只之女生景宗後爲察割所弒

甄后 後唐宮人帝從太宗南伐得之即位立爲后亦爲察割所弒

興宗蕭后撻里 小字撻里耨斤弟孝穆之長女生道宗重熙四年立爲后

廢后蕭氏 小字三嬙駙馬都尉匹里之女初選入東宮及即位立爲后重熙初以罪降爲貴妃○嬙將預切苴去聲嬙也

知播女

道宗蕭后觀音 小字觀音耨斤弟惠女好音樂宮婢誣其與伶官趙惟一通賜死後追謚宣懿

廢后蕭氏 小字坦思太康二年立爲后居數歲無子先是后妹斡特懶嫁乙辛子綏也后以其宜子言於帝離綏也婚納宮中八年降爲惠妃徙乾陵以斡特懶還其家大安二年貶爲庶人天祚帝天慶六年復封皇太妃後二年奔于黑項山以卒

天祚帝蕭后 小字奪里懶女直之亂從天祚西奔而殂

右遼后妃俱蕭氏蓋遼太祖慕漢高帝而以乙室拔里比蕭相國遂姓爲蕭氏後后妃世取乙室拔里之族故皆曰蕭

附金

太祖唐括后 生長子宗浚宗浚生亶是爲熙宗

裴滿后 生遼王宗幹宗幹生海陵王亮亮篡位尊宗幹正妃徒單氏爲太后尋弒之生母大氏亦尊爲太后世宗立追降爲遼王夫人

紇石烈后

僕散后 生潞王宗輔宗輔生世宗其元妃蒲察氏世宗立尊爲皇太后世宗生母李氏遼陽人潞王卒李氏祝髮爲尼前卒追尊爲皇太后

太宗唐括后

熙宗裴滿后 初由貴妃册立爲皇后頗專政熙宗怒殺之

廢帝亮徒單后 亮遇害後終於上京

大惠妃

蕭宸妃

耶律麗妃

蒲察昭妃阿里虎 初嫁宗室阿虎迭虎迭誅再嫁宗室南家南家死亮納之後以寵衰被殺

唐括貴妃定哥 本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亮舊與有私令殺烏帶而納之册爲貴妃定哥素與家奴閻乞兒通後怨亮疎已復私納乞兒入宮事覺被誅

麗妃石哥 即定哥之妹秘書監完顔文之

之妻也亮協之納入宮累進至麗妃

耶律柔妃彌勒 蕭拱妻擇特懶之妹亮使拱取之於汴入宮以非處女遣出拱後殺遂復召入為充媛進封柔妃

昭妃阿懶 亮叔曹王宗敏妻亮殺宗敏而納之

修儀高氏 亮弟

乳里妻亮殺諸宗室擇其婦女宗本子莎魯剌妻宗固子胡里剌妻胡失來妻及乳里妻俱納入宮中

耶律昭媛察八 嘗許嫁奚人蕭堂古帶亮納之後以軟金鵪鶉袋遺堂古帶事覺被殺

壽寧縣主什古 宋王宗望女

靜樂縣主蒲

世宗烏林荅夫

太子徒單妃 生章

章宗蒲察妃 未立

衞紹王徒單后

剌

習撚 皆梁王宗弼女

師姑兒 宗雋女

以上皆從姊妹

混同郡主莎里古真

餘都 皆太傅宗本女

以上係再從姊妹

郕國夫人重節 宗盤孫女即昭妃阿里虎所生再從兄女也

奈剌忽 張定安妻

蒲魯胡只 麗妃妹俱有夫亮皆召入宮與之宣淫習撚莎里古真尤寵

叉察 亮姊慶宜公主所生嫁宗室乙剌補亮使人調之乙剌補出之因納之宮中後與完顏守誠姦事發亦見殺

人世宗正室爲濟南尹時廢帝亮召諸宗婦淫亂夫人至良鄉自殺世宗立諡曰昭德皇后世宗亦終身不立中宮

張元妃 世宗次室

李貴妃 生衛王允濟

宗章宗立尊爲皇太后

劉氏 遼陽人生宣宗宣宗立追尊爲皇太后

而薨諡曰欽懷皇后

李妃師兒 有寵帝崩衛紹王殺之

王遇弒宣宗立降削后號遷都汴徙鄭州

宣宗王后 中部人初入藩邸即位立爲后金亡北遷不知所終

哀宗徒單后 金亡北遷不知所終

王妃 王后之姊生哀宗哀宗立尊爲皇太后至大八年崩

元

太祖弘吉剌后太宗乃馬眞后定宗后斡兀立憲宗弘吉剌后

旭眞

脫列哥那 生定宗太宗殂后稱制攝國者五年

海迷失 定宗殂后抱子海失烈門聽政者六月

忽都吉

妃也速兒 后妹也后早殂妹繼立爲妃

附

拖雷后快烈氏唆魯帖尼 生憲宗世祖相繼稱帝追

諡曰顯懿皇后

世祖弘吉剌后太子弘吉剌妃成宗弘吉剌后武宗弘吉剌后

察必弘 生太子眞金

弘吉剌后南必 察必弘后崩至元二十年納爲繼后

伯藍也怯赤 一名潤潤眞初爲太子妃太子早薨成宗立尊爲皇太后

失憐答里

伯岳吾后卜魯罕 失憐答里崩后繼立仁宗初出居東安州

眞哥

繼后速哥失里 眞哥后之從妹

附

甘麻刺妃弘吉氏普顏怯里迷失 初爲晉王妃生子泰定帝泰定立追尊爲宣懿皇后

亦乞烈妃 生明宗天曆二年追諡爲仁獻皇后

唐兀妃 生文宗天曆二年追諡爲文獻皇后

附

答刺麻妃弘吉刺氏答巳 生武宗仁宗武宗立尊爲皇太后仁宗立尊爲太皇太后后性聰慧歷佐三朝然頗以淫恣稱

仁宗弘吉剌后英宗亦啓烈后泰定帝弘吉剌明宗后邁來廸 生順帝而殂文宗立諡貞裕

阿納失失里

速哥八剌

后八不罕

妃必罕

妃速哥答里 二妃皆弘吉剌氏天曆初

后八不沙 成宗甥壽寧公主之女侍明宗

俱安置東安州	文宗弘吉剌后	卜答失里（文宗崩立明宗次子寧宗尊爲皇太后寧宗崩復立明宗長子順帝仍稱制至元六年詔去尊號安置東安州）	
——	寧宗弘吉剌后	答里也忒迷失	
潛邸生寧宗	順帝欽察后	答納失里（太師太平王燕鐵木兒之女元統三年以后兄唐其勢謀逆遷后出宮丞相伯顏鴆殺之）	
		弘吉剌后伯顏忽都	
		次后奇氏完者奔都（高麗人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後從帝北奔）	

元史后妃表云元初因其國族不娶庶姓非此俗也不居嫡選然居則有斡耳朶之分殁復有承繼守宫之法位號之淆名分之瀆則亦甚矣按太祖表内有四斡耳朶妃后四十餘人而諸帝位下所稱皇后妃子者亦各不下數人今不可盡紀祇紀其傳之可攷者

綱鑑會編卷一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三皇紀

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帝王之史書曰本紀又曰紀者言爲後代之綱紀也○按三皇之號昉于周禮而莫指其名至秦博士始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漢孔安國序書乃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不知何所本宋五峯胡氏以孔子易傳爲斷定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後世多宗其說然三皇之號不可泯也即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蓋混茫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有地而後有人皇極經世書謂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至寅始爲開物之初胡一桂以三皇之號由此而稱亦爲近理今自盤古以來首序三皇而依胡氏皇王大紀以有巢燧人二氏次人皇之後別之曰三皇紀其伏羲至堯舜通列爲五帝紀若循輩因提諸紀出處荒遠世次無稽者並附于三皇紀之末所謂存而不論者也

盤古氏　盤古猶言盤固也氏者指其人而名之也

○渾沌初闢○〔編〕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龍首人身神靈一日九變混元之初爲陶融造化之主又曰渾敦氏渾敦者未昭晰之意

天皇氏　蓋取天開于子之義也白虎通曰皇者君也美也大也天皇生于㭊州無外山

○天皇出治以木德王歲起攝提○〔編〕天皇氏驤首鱗身一姓十三人繼盤古以治是曰天靈澹泊無爲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干幹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十干曰閼逢閼音遏即甲也旃蒙旃音氊即乙也柔兆即丙也彊圉圉音語即丁也著雍即戊也屠維即己也上章即庚也重光即辛也玄黓黓音亦即壬也昭陽即癸也十二支曰困敦即子也困敦渾沌也言萬物初萌混沌于黃泉之下也赤奮若即丑也氣運奮迅而起萬物無不若其性若順也攝提格即寅

六百五十二　志行

也萬物承陽而起故曰攝提格格者起也孔文祥云以歲在寅正月出東方爲衆星之紀以攝提宿故曰攝提格單閼即卯也言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單盡也閼止也執徐即辰也伏蟄之物皆敷舒而出故曰執徐執蟄也徐舒也大荒落即巳也言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之故云荒落敦牂即午也敦音頓牂音莊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盛壯也協洽即未也言陰陽化生萬物和合故曰協洽涒灘即申也涒音敦言萬物吐秀傾垂之貌作噩即酉也噩音岳言萬物皆芒枝起之貌閹茂即戌也閹蔽也茂冒也言萬物皆蔽冒也大淵獻即亥也淵深也大獻萬物于天深于蓋藏也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地皇氏蓋取地闢于丑之義也地皇生于熊耳龍門之岳

○地皇繼世以火德王○編地皇氏龍顙馬蹏一姓十一人繼天皇以治爰定三辰日月星也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人皇氏蓋取人生于寅之義也人皇生于泰州刑馬山提地之國

○人皇繼世○編人皇氏八面龍身一姓九人繼地皇以治相厥山川分爲九區兄弟人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當是時也萬物羣生淳風汈音勿穆王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余宗海曰八千之千當作百蓋邵子以自有天地至于窮盡謂之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則閉物而消矣亥會則消天而消地至子會則又生天而循環無窮矣自寅會筭一度至午會是一度該四萬五千餘年正唐堯起甲辰之時也天自開闢以來固有民物帝王第以書契未興無從稽考其曰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蓋亦傳聞其名而已故作史者以生民以來若干年歲灑派于三皇等氏之下以足其數豈眞有一萬八千歲之理哉然不以四萬五千六百年餘之于唐虞之前而置之于此蓋亦誤矣

有巢氏

○有巢氏教民居處○編太古之民穴居野處搏博生咀華與物相友無有妎音害傷之心逮乎後世人民機智而物始爲敵爪牙角毒桀不足以勝禽獸有巢氏始搆木爲巢搆架也說文鳥在上曰巢在穴曰窠教民居之以避其害未知稼穡食草木之實未有火化飲禽獸之血而茹其毛先取其皮蔽前後取而蔽後號曰有巢氏之民.按皇王大紀曰有巢氏教民爲橧巢夏暑居之穴地爲營窟冬寒居之

燧人氏

○燧人氏教民熟食○編自有巢氏教民巢居然猶未知熟食也有燧人氏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于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飪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以爲燧者火之所生也乃別五木以改火順四時而遂天之意由是火之功用洽矣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大事則大結其繩小事則小結其繩以記之也立傳教之臺師道之立始此爲日中之市興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有四佐焉曰明由必育成博隕丘.

陳桱曰按春秋元命苞曰天地開闢至春秋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即人皇氏也古者謂一頭爲一人人皇兄弟九人故也二曰五龍紀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曰人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治在五方司五行布山嶽繼人皇御世者也三曰攝提紀五十九姓繼五龍氏以治分天下而居焉四曰合雒紀三姓繼攝提氏以治始教民穴居者也五曰連通紀六姓繼合雒氏以治六曰敘命紀四姓繼連通氏以治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自人皇氏至敘命紀凡八十三君自循蜚而後皆有世次可紀禪通則終于炎帝疏仡則始于黃帝以迄于周言雖繁而事不經見聞者疑之夫人靈于萬物而氣稟不齊其才德出類者則爲衆所宗此君道之始也以盤古之先爲無君邪吾不得而知也以人皇之後爲有君邪吾不得而狀也愼其世而著其號舍其怪而存其常可也故謹列循蜚以下備考焉

鉅靈氏出于汾脽握大象持化權揮五丁之士驅險反山川居無恆處而跡躔于蜀○汾脽二水名

謂汾陰脽上也脽音綏 句疆氏 譙明氏

涿光氏 鉤陳氏 黃神氏

狟神氏狟白許切 犂靈氏 大騩氏

鬼騩氏 弇沾三切茲氏 太逢氏

冉相氏 蓋盈氏 大敦氏

靈陽氏 巫常氏 猗帝氏

太壹氏是爲皇人謂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蓋茫無形皆無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者

空桑氏陳留縣南一十五里有空桑城即空桑氏所都伊尹亦生于此

神民氏又曰神皇蓋使神民異業精氣通行者 次民氏次民之世穴處終矣

右循蜚紀循蜚者以其時德厚信立人循其化速若蜚也有號而無世凡二十二氏

辰放氏古初之人卉服蔽體辰放氏作教民攝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閻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民傳四世○卉音毀攝居輦切兩手取之也綯絞之也閻音散覆蓋也靈雨時雨也

蜀山氏蜀之爲國肇自人皇氏其始蠶叢拍濩魚鳧三君各數百歲號蜀山蠶叢居瞿上魚鳧治導江逮蒲澤俾明時人氓椎結左衽不知文字事莫克傳最後望帝杜宇云

豗傀氏傳六世 渾沌氏傳七世 東戶氏子思子曰東戶氏之世凞載也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顛行而不拾遺耕者餘糧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淫其哭哀而無聲蓋至德之世也傳十七世○漢書注早行曰顏

皇覃氏又曰離光氏春秋命歷序曰皇覃氏之世也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信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光而不可相陵傳七世 啓統氏傳三世 吉夷氏傳四世

几蘧氏子曰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天下之人惟知母而不知父鵠居鷇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則類處致其死也棄昇風化而己命之曰知生之民○鵠居鷇飲言如鵠鳥之居無常處而飲食如鷇之待哺而活也 豨韋氏傳四世 有巢氏傳二世說見前

燧人氏傳八世說見前 庸成氏羣玉之山平阿無隘四徹通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開府也傳八世

右因提紀因提者其世咸有制作俾後人可因以利時也有號有世凡十三氏

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蓬而制乘車橫木爲軒直木爲轅故號軒轅氏

祝融氏府天下治和萬物咸若祝融聽弇州之鴻鳥以爲樂歌詒神明而和人聲以火施化亦號赤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爲號都于鄶葬衡山之陽○白虎通曰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之祝融也鄶音增地名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鄶城則今之睢州境也

太昊伏羲氏說見後 史皇氏倉帝名頡有睿德生而能書及長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水之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倉帝受之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創文字文字成天爲雨粟鬼爲夜哭居陽武而葬利鄉 柏皇氏

中央氏 大庭氏 栗陸氏

昆連氏 赫胥氏 葛天氏

尊盧氏 昊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陰康氏 無懷氏

女皇氏 炎帝神農氏說見後○舊自史皇氏至無懷氏皆在太昊伏羲之前四明陳氏獨以爲軒轅祝融當在太昊伏羲之前餘各繫于太昊之後今從之按丁奉謂伏羲氏又稱庖犧氏神農氏又稱烈山氏又稱連山氏又稱伊耆氏即此推之則太古王者稱號重疊多矣三皇既爲大于則其弟三十人想皆諸侯並有稱號則鉅靈辰放等稱或重疊或諸侯存疑可也

右禪通紀禪通者言禪讓之德通乎天道也凡一十九世○又有疏仡紀疏仡者疏以知遠仡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其世則自黃帝以迄于周今黃帝堯舜俱入五帝紀而夏商周各自爲紀不復贅疏仡之名矣

五帝紀按白虎通曰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先儒尊經而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定爲

五帝矣但少昊顓頊高辛三君亦皆有聖德者也況軒轅氏統系相承乎故並列爲五帝紀

太昊伏羲氏風姓都于陳在位一百一十五年

○帝以木德王○編太昊之母居于華胥之渚今陝西藍田縣有其地一日太昊母名履巨跡意有所動虹且擾之遂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今陝西秦州以木德繼天而王木色青故衣服旌旄節旂皆尚青色故風姓以木德王故以風爲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日太昊昊明也昊與皡同作都于陳都總也天子總會臣民之所也陳今河南陳州地

○教民佃漁畜牧○編人生之始也與禽獸無異知有母而不知其父知有愛而不知其禮臥則呿呿音噓起則吁吁歎聲也饑則求食飽則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網罟以佃音田獵獸也以漁取魚也以贍民用故日伏羲氏養六畜以充庖宰殺之所廚烹飪之所且以爲犧牲享神祇故又日庖犧氏

○畫八卦造書契○編帝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龍馬負圖于是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中觀萬物于人始畫八卦乾坤艮巽震離坎兌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爲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刻木畫字也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日象形二日假借三日指事四日會意五日轉注六日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象形謂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也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指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也會意謂武信之類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也轉注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也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

○作甲歷定歲時○編起于甲寅支干相配爲十二辰六甲

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

○制嫁娶以女從夫日嫁取女爲妻日娶○編上古男女無別帝始以儷音麗偶數也皮爲禮正姓氏姓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通媒謀也妁酌也斟酌二姓以合配偶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

○以龍紀官○編太昊時有龍馬負圖出于河之瑞孔安國云龍馬者天地之精其爲形也馬身而龍鱗高八尺五寸類駱有翼蹈水不沒聖人在位負圖出于孟河之中因而名官始以龍紀號日龍師命朱襄爲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爲潛龍氏造甲歷大庭爲居龍氏治屋廬渾沌爲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爲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爲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流又命五官春官爲青龍氏又日蒼龍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于是共工爲上相柏皇爲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連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分理宇內而政化大洽

○造琴瑟○編帝作荒樂歌扶徠詠網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日立基斲桐爲琴面圓法天底平象地龍池八寸通八風鳳池四寸象四時五絃象五行長七尺二寸繩絲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日離徽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絙桑爲三十六絃之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興焉

○帝崩葬于陳陵在今陳州西北○天子死日崩王者尊居民上其死如從天墜地神農氏繼世踐位

南軒日按外紀伏羲之後有女媧柏皇中央大庭栗陸驪連渾沌赫胥尊盧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

凡十有五氏相繼爲天子而後神農氏作及考伏羲命官十五氏多與焉則是皆佐伏羲之臣也或者又疑爲當時各君一方如後世諸侯之國者未知孰是且問多無稽不經之語故姑闕之唯依大易傳即以神農氏繼之云

○共工氏無道女媧氏討誅之○[編]太昊之沒共工氏曰康回者髦身朱髮任智自神假亂天常竊保冀方自謂水德乃以水紀官師虞于湛樂淫佚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媧氏戮之共工氏遂亡○初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乃煉五色石補天

羅長源曰煉石補天之說非眞有是事也蓋是時共工倣亂天常肆殃下土女媧氏代庖羲以立極戮共工以祛害則其復天常而奠地維其功大矣後人頌之謂之補天猶所謂旋乾轉坤補天浴日云爾不然乾坤眞可旋轉天日亦可浴乎

炎帝神農氏姜姓都曲阜在位一百四十年

○帝以火德王○[編]少典之君娶于有嶠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焉長曰石年育養也于姜水在今寶雞縣南故以姜爲姓史記云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以火德代伏羲治天下故曰炎帝其起本于烈山當作厲山在今隨州又號烈山氏亦曰連山氏其初國伊繼國耆合而稱之又號曰伊耆氏都于陳遷曲阜今爲縣屬兗州府○初蓺同藝五穀嘗百草製醫藥○[編]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時相地宜斲削也木爲耜田器所以起土者揉屈也木爲耒耜之柄也始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民居安食力無夭短折也札夭死曰札之患天下宜之故號神農氏作蜡祭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蜡祭八神以報功以赭音者赤色也鞭鞭草木神農以火德王故于蜡祭後用赤鞭鞭草木使萌動也

○始爲日中之市○[編]炎帝之世其俗樸重端愨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始列廛于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以火紀官○[編]因火德王故以火紀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星名七宿在南方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

○帝崩于長沙茶鄉今湖廣茶陵州子臨魁踐位○[編]炎帝之世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炎帝益修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其地于是南至交趾今爲安南國北至幽都今順天府東至暘谷日出之所西至三危山名在沙州今屬陝西行都司莫不從其化

帝臨魁神農氏納莽氏之女曰聽訞生帝在位八十年子承立

帝承帝臨魁子在位六十年子明立

帝明帝承之子在位十九年子宜立

帝宜帝明之子又曰帝直在位四十五年子來立

帝來帝宜之子亦曰帝克在位四十八年子裏立

帝裏帝來之子又曰帝居在位四十三年帝裏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節莖克戲皆不在帝位克生子榆罔立

帝榆罔帝裏之曾孫也居于空桑爲政束急務乘人而鬭其捷于是諸侯攜貳其臣蚩尤作亂帝遂居

涿鹿有熊國君曰公孫軒轅實懋聖德諸侯歸之帝立五十五年諸侯尊軒轅爲天子降封帝于潞神農氏遂亡。炎帝別子曰柱有聖德佐帝播種五穀後世德之祀以爲稷有子曰慶甲或曰嘗嗣炎帝云。戲生器器生祝融爲黃帝司徒祝融生術囂術囂生勾龍爲顓頊后土能平九州辨土地之宜以敎兆民後世祀之以配社勾龍生垂垂爲堯共工實生伯夷封于呂爲舜四嶽其後呂尚佐周封于齊

黃帝有熊氏(姓公孫名軒轅又姬姓神農氏母弟之後在位百年壽一百十有二歲)

○帝生于軒轅之丘○編初神農氏母弟世嗣少典氏爲諸侯帝榆罔之代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感電光繞斗而有娠生帝于軒轅之丘(在今新鄭縣地)因名軒轅姓公孫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濬也)齊(速也言聖德幼而濬速也)長而敦敏成(成人)而聰明國于有熊(即今新鄭縣)故號有熊氏長于姬水故又以姬爲姓

○帝及炎帝戰于阪泉○編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能征于是軒轅習用干戈(干楯也戈戟也)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炎帝榆罔侵陵諸侯諸侯叛之軒轅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穀撫萬民度四方敎熊羆貔貅(二獸豹屬)貙(敕朱切似貍)虎以與炎帝榆罔戰于阪泉之野(在今延慶州境)三戰而後勝之

○誅蚩尤于涿鹿○編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兼幷諸侯貪欲無度炎帝榆罔不能制之命居少昊以臨西方蚩尤日肆其惡出洋水登九淖以攻炎帝榆罔于空桑炎帝遜居涿鹿(今保安州境有涿鹿山)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車上有樓四角刻木龍又刻仙人于上車雖回轉手常指南或曰車上用子午盤鍼以定四方)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

○帝以土德王○編軒轅自涿鹿還諸侯咸尊爲天子以代神農氏因其有土德之瑞故號曰黃帝帝既爲天子于是始立制度(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制陣法設旌麾)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未嘗寧居其土地東至于海西至崆峒(山名在陝西肅州衛)南至于江北逐葷粥(匈奴別名)合符(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釜山有二一在安肅一在涞水)邑(都也)于涿鹿之阿(山曲也)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環繞軍兵爲營以自衛也)

○以雲紀官○編帝初受命適有雲瑞之應乃以雲名官號爲雲師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

○立六相暨史官○編帝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風后明乎天道故爲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爲廩者蒼龍辨乎東方故爲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爲李(理官)也○帝命蒼頡爲左史沮誦爲右史蒼頡見鳥獸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按外紀以史皇爲倉帝名頡創文字又謂黃帝命蒼頡爲左史制字且既以蒼頡列伏羲之前而又謂伏羲造書契其說牴牾世遠傳疑姑兩存之)

○立占天官○編帝既受河圖(帝夢見兩龍授圖乃齋戒往河求之忽有大魚泝流而上負圖而進帝跪受之圖見蔡氏書傳)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命鬼臾蓲(音區)占星鬬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于是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尚儀(音娥)占月車區占風

○命大撓作甲子○編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于是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名日，而定之以納音。

○命容成作蓋天（即渾天儀）及調歷。○編帝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謂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臾蓲占星象，伶倫造律，隸首作算數，大撓作甲子），以定氣運。因問于鬼臾蓲曰：上下周紀，其可數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紀者，五歲為周。五六合者，歲三千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太過不及，斯以見矣。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以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己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策（蓍草也）。得寶鼎冕侯，問于鬼臾蓲。對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乃迎日推策（數也。謂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造十六神歷，積邪（音餘）分以置閏（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配甲子而設蔀（造曆皆起于甲子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于是時惠（順也）而辰（日月星也）從矣。

○命隸首作算數○編定數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數謂算數，即九章算法也。律即律呂也。度者分寸尺丈引也。量者龠合升斗斛也。衡即權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

○命伶倫造律呂○編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同筒），以聽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立宮商角徵羽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變，推律曆之數，起消息，正閏餘。

○命榮猨作十二鐘○編榮猨鑄十二鐘，協月筩（鑄黃鍾太蔟等十二鐘，以為十二律，每月氣至，則葭管飛灰應之），以和五音，立天時，正人位焉。

○命大容作咸池之樂○編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為雲門大卷（樂名）。二者俱著之椌（苦江切，柷也，狀如漆桶，左右擊以起樂）楬（丘瞎切，敔也，狀如伏虎，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戛之以止樂），以道其和。中春之月，乙卯之辰，日在奎（宿名），始奏之，命曰咸池（言其德象池水，周徧人咸蒙之）。

○作冕旒正衣裳○編帝作冕垂旒，充纊（冕，俛也，後仰前俯，主于恭也。旒垂玉以蔽日。纊充綿以塞耳），為玄衣黃裳（上衣玄以法天，下裳黃以法地），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觀翬（音揮，飛舉貌）翟（雉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為文章，以表貴賤。

○作器用○編帝命甯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以利器用。作杵臼而穀粟始鑿，作釜甑而民始粥，作甑而民始飯，以烹以炰，以為醴酪。澤有橋梁，行有屨履，死有棺槨，而天下利矣。揮（人名）作弓，夷牟作矢，以威天下。岐伯作鼓吹（馬上之聲）鐃（如鈴無舌）角（吹器）靈鞞（馬上擊鼓）神鉦（銅鑼），以揚德建武。

○作舟車○編命共鼓化狐（二人名）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杓直，以攜龍角（星名），作大輅（天子之車），以行四方。由是車制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而天下利矣。

○作合宮○編帝廣宮室之制，遂作合宮（即周明堂也），祀上帝，接萬靈，布政教焉。

○作貨幣○編帝范金為貨（范以模鑄金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制金刀（貨寶于金）

利于刀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民也立五幣(珠玉為上黃金為中刀布為下)設九棘之利為輕重之法以制國用而貨幣行矣

○作內經○編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內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五行之氣潔涼寒燥溫也)立五運(謂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是也)洞性命紀陰陽咨于岐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

○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編西陵氏之女嫘祖為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皴(七旬反皵也)瘃(陟玉切手足中寒瘡)之患後世祀為先蠶

○畫野分州經土設井○編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

命匠營國邑置左右大監(去聲)監(平聲)于萬國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分之于井而計于州則地著(猶言土著也謂著土地而有常居非行國隨畜牧遷徙者比)而數詳

○屈軼生于庭鳳凰巢于閣麒麟遊于囿○編帝順天地之紀幽(陰也)明(陽也)之占(數也言陰陽五行占數而知之)死生之說存亡之難(難猶說也)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言大化廣被及此細微也)旁(非一方也)羅(廣布也)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謂日月揚光海水不波山不藏珍皆是帝德廣被也)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由是民不習偽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夭札物無疵厲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裔夷之人罔不來享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音逸)鳳凰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囿焉

○帝崩于荊山之陽(在今閿鄉縣地○帝葬于橋山在今中部縣北)子玄囂踐位○編帝德配天地宰制群動故民安樂不使而成不禁而止至是採首山(在今襄城縣)之銅鑄三鼎于荊山之陽鼎成崩焉其臣左徹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帥諸侯群臣歲時朝焉○帝有子二十五人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玄囂龍苗二妃方纍氏女曰節生休及清三妃彤魚氏女生揮及夷彭四妃曰嫫母貌惡德充生蒼林禺陽其眾妾之子十六人總四妃之子為二十有五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別為十二姓曰祈已滕箴任荀嬉姞儇衣二姬二酉及有虞氏有天下封帝後為

侯伯者十九人焉(生人得姓實始于此)

少昊金天氏(名摯己姓黃帝之子玄囂也都曲阜在位八十四年壽百歲○或云黃帝之子清是為青陽氏娶蟜氏之女曰皇娥生摯于河之湄則玄囂青陽又是兩人矣存以俟考)

○帝以金德王○編帝母嫘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黃帝之世降(下也)居江水邑于窮桑(地名在今滋陽縣北)故號窮桑氏國于青陽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少昊自窮桑登帝位後徙都于曲阜○鳳凰來集以鳥紀官○編帝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

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作大淵之樂。○[編]帝之御世也，諸福之物畢至，爰書鸞鳳，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氣，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曰大淵。

○帝崩（葬于曲阜雲陽山）。高陽氏（昌意之子）踐位。○[編]帝能修太昊之法，象日月之明。其元妃生倍伐，降處緡淵。次妃生般，為工正，制弓矢。王祝弧星，封于尹城。有子曰昧，為玄冥師，于高陽之世。帝別子四，曰重、該、修、熙。其不才子曰窮奇。

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父曰昌意。顓頊者，帝號也。曰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言其能專正天人之道也。或曰顓頊其名。都帝丘，又徙高陽。在位七十八年，壽九十七歲。）

○帝以水德王，色尚赤。○[編]帝父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是為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在今四川瀘州）。年十歲佐少昊，年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為天子，都于帝丘，遷于高陽（故地在今河南杞縣），故號高陽氏。

○制九州（九州之制始此）。○命五官。○[編]顓頊之世，不能紀遠，始為民師而命以民事。以少昊之四子重、該、修、熙，實能金木及水，乃俾重為木正，曰勾芒；該為金正，曰蓐收；修、熙相代為水正，曰玄冥。又以炎帝之子勾龍為土正，而帝之孫黎為火正，曰祝融。分治五方，是為五官。勾龍能平水土，後世祀以配社。

○命重黎司天地，以屬神人。○[編]古者民神異業，是以禍災不至，而財用不匱。自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瀆于祀，嘉生不祥，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帝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南北正，官名。重，少昊子，即勾芒也。黎，高陽孫，即祝融也。司天，治曆明時之類。屬神，謂明祭祀以辨屬之。司地，度地居民之類。屬民，謂明政教以辨屬之）。謂絕地通天，無相侵瀆（神不侵民，而民不瀆神也），革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焉。

○改作曆象，以建寅月為曆元。○[編]地純陰，凝聚于中；天浮陽，轉旋于外。周旋無端，其體渾渾。帝始為儀制，驗其盈虛升降，而制為曆，以孟春之月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曆營室（宿名），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為曆宗。

○作承雲之樂。○[編]帝命飛龍氏會八風（條風、明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閶闔風、

不周風、廣莫風也）之音，為圭水之曲（未詳其義），以召氣而生物。浮金、效珍，于是鑄為之鐘，作五基六英（天地四時之英華也）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朝羣后，名曰承雲。

○帝崩（葬于濮陽）。高辛氏踐位。○[編]帝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財物也）以任地，載（行也）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尊卑之義），治氣（理四時五行之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在今陝西西境），東至于蟠木（東海中有山名度索，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初娶鄒屠氏女，生駱明。又娶勝濆氏女，生卷章。庶子曰窮蟬。其不才子曰檮杌。駱明姒姓，生伯鯀，鯀生禹，是為夏后氏。卷章妻曰女嬌，生黎及回。黎與回代為祝融于高辛氏之世。回生陸終。陸

終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鏗曰會人曰曹姓曰季連樊封于昆吾籛鏗封于彭是為彭祖其孫元哲封于韋是為豕韋昆吾豕韋當夏之世代為侯伯季連芈姓其後為楚顓帝之裔孫曰女修生大業大業之妻曰女華生大費是為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舜賜姓嬴氏其長子曰大廉其後為秦為趙

帝嚳高辛氏 姬姓名夋少昊之孫父曰蟜極帝號曰嚳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在位七十年壽九十九歲

○帝以木德王色尚黑○編帝生而神靈年十五佐顓帝受封于辛年三十代高陽氏為天子以其肇基于辛故號高辛氏都于亳 古有三亳蒙為北亳即景亳湯受命之地穀熟為南亳即湯所都偃師為西亳乃盤庚所遷今歸德府東南有亳城相傳為帝嚳所都一曰帝嚳亦都偃師

張晏曰 少昊之前天子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子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顓頊與嚳皆以字為號上古質朴故也

○作六英之樂○編命咸黑典樂為聲歌名曰九招之樂命倕作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名曰六英

○帝崩于頓丘 今清豐縣 子摯踐位○編帝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 作歷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過而送之即迎日推策也 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 高也 其動也時 衆動應天時也 其服也士 言其公且廉也 帝既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帝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與帝禋祀上帝履巨人跡感而生棄為舜后稷其後為周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祈于高禖有飛燕之祥而生契為舜司徒其後為商三妃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是為陶唐氏四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摯其不才子曰實沈閼伯 紀載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悅而踐之遂身動如孕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次妃簡狄浴于玄丘之水適玄鳥翔水遺卵取而吞之遂生契此兩者前人皆力辨其誣

○帝摯尸位九年而廢諸侯尊其弟放勳踐位 是為帝堯 ○編甲午帝嚳崩摯嗣位乙未摯元載在位九年荒淫無度不修善政諸侯廢之而推尊堯為天子

金燫曰 帝摯以上雖有世有年難以甲子編定但紀其在位歲年以備參考然世遠傳聞亦難于盡信也

帝堯陶唐氏 姓伊耆帝嚳之子號曰堯堯者猶嶢也至高之貌史記謂帝名曰放勳而孔安國書傳謂堯舜禹皆其名也今人多宗之帝繼摯而立都平陽在位百載壽一百十六歲

○甲辰元載帝踐位于平陽 今平陽府臨汾縣 以火德王○編帝母慶都生帝于高辛丁亥歲育于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耆 耆與祁通 故曰伊耆氏年十有三佐帝摯封植受封于陶 今山東定陶縣 年十有五復封于唐 今保定府唐縣 為唐侯摯以荒淫暴虐天人厭棄之諸侯尊帝為天子年十有六踐天子之位于平陽以建寅之月為歲首

○命羲和作曆 紀數之書 象 觀天之器 以授民時○編三苗復九黎之亂帝克之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不忘重黎之舊使其後復典之是為羲和氏 二氏有羲伯羲仲和伯和仲 乃命以順天之道曆象日月星辰分為四序以授民時

○(乙己)二載命羲和置閏法定四時成歲○編帝既命羲和曆象又四時推候皆合矣積一期而天有餘度歲有餘日于是又置閏法而日月氣候始參會(今曆家所定章法昉于此)

○(戊申)五載南夷越裳氏來朝獻大龜○編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神龜蓋千歲方三尺餘背有科斗文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曆○時有草生于庭十五日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乾也)而不落名曰蓂莢觀之以知旬朔故又名曆草

○(庚戌)七載麒麟遊于郊藪鳳凰巢于阿閣○編帝在位七年時民不作忒鴟又逃于絕域麒麟遊于藪澤則能信于人○時景星現甘露降醴泉溢朱草生鳳凰巢于阿閣龍見宮沼宮中一日而十瑞

○(乙卯)十有二載巡狩方嶽

○(甲申)四十有一載舜生于諸馮(在今蒲州境)

○(癸巳)五十載帝遊于康衢(五達曰康四達曰衢)觀于華○編帝治天下五十載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微服遊于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觀于華(山名在今華陰縣)華封人(官名)曰噫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

○(癸卯)六十載巡狩四嶽○虞舜以孝聞

○(甲辰)六十有一載洪水為患四嶽舉鯀治之命為司空○編封鯀為崇伯使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

○(壬子)六十有九載命羿平民害○編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猰(古八反)貐(音俞獸也)封(大也)豨(胡鬼反豕也)修(長也)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繳(射殺之也)大風(風伯天神)于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猰貐斷修蛇于洞庭(湖名在湖廣)禽封豨于桑林(地名)萬民欣悅莫不向服定天下道里遠近廣狹之名

趙弼曰自天地開闢至堯舜之世七政已齊九州已別風氣駸開人文駸著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此論之舉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矣豈有十日並出焦禾殺稼之妖患乎至若使羿仰射十日之說尤甚謬矣日在天距地萬里人雖有千鈞之力所射不過二三百步而已豈能射及之乎且射天乃無道之所為而帝堯大聖詎為此乎王充于論衡辨射日之說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杖地高宗之德能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旨哉斯言足以解後進之惑蓋淮南王與賓客方士作內外書此言出于外書鴻烈解作史君子收于外紀中殆若莊列荒唐之言也豈可以為實事耶

○(癸丑)七十載徵虞舜登庸二女嬪于虞○編堯之子朱不肖帝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朱乃求賢自代羣臣咸舉舜舜父頑母嚚弟傲舜特以孝聞帝以二女(娥皇女英)妻舜舜以德化率二女皆執婦道舜慎徽五典納于百揆堯遂使之攝位

金履祥曰按史稱黃帝之曾孫嚳嚳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出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蟜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于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瀆姓亂序無別已乎世系之傳史記之失考也昔歐陽氏謂司馬談遷漢史其紀漢之初已不知高祖之世系于父曰太公而猶不知

其名母曰劉媼而猶不知其氏而其上紀五帝之世母妻嫡庶子孫名氏一無所遺耳目所及尚如此則二千餘年所傳聞者其詳尚足信乎曰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于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契稷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且黃帝氏没則少昊氏作國語稱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則少昊似一代之通稱後世始衰非少昊帝之世即衰也而史記于黃帝之後不及少昊懸紀顓頊指爲黃帝之孫隔遠無序少昊之代何所在而黃帝之孫何其壽也莫難明者譜牒莫易知者朝代史記序朝代尚有遺則其序譜牒豈足信乎夫顓頊未必黃帝之孫則五帝豈必皆黃帝之後也上古之時有同産而爲夫婦者帝高陽投諸海外之野以爲夷況一父之子各易其姓而遂使之男女相及是率天下而爲夷翟禽獸也豈理也哉書稱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使堯舜果同出于黃帝如史紀之世系則堯之視舜爲同高祖之族爲羣從玄孫之行正九族之內也舜在九族內而爲父母弟所惡屢瀕于死耕稼陶漁而堯不一顧省豈足謂之親子英睦九族迨四岳明揚又直妻以二女豈足謂之克明峻德然則堯舜之不同出于黃帝以書決之書無明文以堯之妻舜決之也

○舜命八愷主后土以揆百事八元布五教于四方○編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堯未及舉舜于是舉之

○甲寅七十有一載舜賓于四門流四凶族○編帝鴻氏黃帝有不才子曰渾沌不開通貌即驩兜也少昊氏有不才子曰窮奇其行窮其好奇即共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曰檮杌惡獸名即鯀也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貪財曰饕貪食曰餮即三苗也謂之四凶堯未能去舜皆投之四裔

○乙卯七十有二載舜使禹平水土益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爲司徒敷五教

○丙辰七十有三載春正月帝薦舜于天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之祖廟以明天下之重不敢以己授也○編舜乃齊七政日月五星隆羣祀輯五瑞圭璧覲羣牧班瑞于羣后

○丁巳七十有四載舜巡狩方嶽○編巡狩方嶽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己未七十有六載制五刑

○庚申七十有七載作大章樂堯德之章明著于樂也

○辛酉七十有八載神龜負文出于洛水名在今河南府

○癸亥八十載禹治水功成因定九州貢賦秉玄圭入覲告成

○甲子八十有一載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封伯禹于有夏封四岳于有呂○加賜伯益○封契于商封棄于邰

○癸未一百載帝崩于陽城今登封縣○編帝之爲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收冕名取收斂其髮純讀曰緇其色黃彤車白馬彤音童赤色茅茨不剪以茅覆屋不剪齊之樸桷不斲桷不雕斲也素題不枅題頭枅音雞方木也大路不畫天子車也不畫不刻越席不緣蒲草爲席而無緣飾太羹不和以肉汁爲羹無鹽梅之調和粢食不毇毇音毀米一斛舂出八斗也藜藿之羹飯于土簋飲于土鉶羹器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

聽宮垣室屋不堊(音惡白土也)色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爲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乙酉一百有二載舜避堯之子朱居于南河之南○編天下朝覲訟獄者不歸堯之子而歸舜舜于是即天子位

帝舜有虞氏(姚姓號曰舜舜猶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也史記名曰重華或曰舜即其名也帝攝位二十八載代堯而有天下在位四十八載壽一百有十歲○史記云帝名重華黃帝八代孫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前人曾辨其非姑存其說)

○丙戌元載春正月元日帝踐天子位于蒲阪(今蒲州地)以土德王仍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帝命官二十有二人○編禹爲司空(宅百揆)棄爲后稷(教稼穡)契爲司徒(敷五教)皐陶爲士(明五刑)垂爲共工(理百工)益爲虞(治山澤)伯夷爲秩宗(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是所謂九官也又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

○封朱于丹以奉先祀○編帝既踐位封堯之子朱于丹淵(今浮山長子二縣相傳爲丹朱食邑)爲諸侯以奉其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謂之虞賓示弗臣也

○帝朝于瞽瞍封弟象于有庳○禹皐陶益稷相與陳謨(詳見尚書)○巡狩四岳八伯

○丁亥二載求賢才納諫立誹謗木造五絃琴○編帝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師紀后拜蒲衣親善卷學于務成昭立誹謗木設旌陳鼓以廣直言之路訪不逮(及也)于總章(即明堂)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憲法也)其行止貴德尚齒藏金嶢巖之山捐珠玉五湖之淵俾下服度于以杜淫邪而絕覬婚作米廩以藏帝籍立兩學以教國士恭己無爲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和煦故能解慍)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長養萬物故能阜財)

○戊子三載考績

○庚寅五載作簫韶樂九成鳳凰來儀○編舜以樂教天下重黎舉夔舜以爲樂正命延益八絃爲二十五絃之瑟夔修九招(招古韶字舜樂名也招言能紹堯之道也)六列六英以明帝德于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欲益求人舜曰樂天下之精得失之節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禹興九招之樂(即舜樂九韶也)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帝始是時土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

○辛卯六載考績巡狩方岳

○壬辰七載作大唐歌(美堯之德也)

○甲午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分北(散也)三苗

○己亥十有四載帝庸作歌○編時景星出(景星大星也狀如半月王者政教無私則見)卿雲興(卿與慶同王者德合于山陵則出此和氣也)百工相和而歌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

首日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

○丁巳三十有二載帝命禹攝政總師○編舜之子均亦不肖舜于是薦禹于天使之代己位

○戊午三十有三載春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堯廟）率百官若帝之初

○命禹敘洪範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福極）○復九州（初舜分天下爲十二州至是仍爲九州）

○庚申三十有五載命禹征有苗○編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癸酉四十有八載帝崩（孟子云卒于鳴條史記云舜南巡崩于蒼梧）○編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

○乙亥五十載禹避舜之子均居于陽城○編天下不歸均而歸禹禹遂卽天子位

綱鑑會編卷一

綱鑑會編卷二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夏紀（夏卽禹父崇伯所封之地禹初爲夏伯故曰夏后氏）

大禹（姒姓史記曰名文命字高密或曰禹卽其名也以其平水土有大功故曰大禹初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崇伯鯀鯀娶有莘氏之女曰修己感流星貫昴之祥孕歲有二月而生禹在帝堯五十載戊戌之六月六日產于僰道之石紐鄉繼舜而有天下在位八歲崩壽百歲）

○丙子元歲春正月禹踐天子之位于韓（今安邑縣之地）夏以金德王仍以寅月爲歲首改載曰歲○編禹黃帝之玄孫也父鯀治水無功殛死舜既攝位舉禹使續父業禹傷父鯀功不成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之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蕝音形如箕擿行泥上）山行乘樺（以鐵爲之形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左準繩右規矩（左所運用堪爲人之準繩右所舉動必應規矩也）以開九州（揚荊豫青兗雍幽冀梁）通九道（九州之道）陂九澤（陂障也九澤大陸雷夏大野彭蠡雲夢震澤荷澤孟豬滎澤是也）度九山（會稽山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嵩山醫無閭山霍山恒山）命益予衆庶之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禹乃行相地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于是水害皆息九州攸同四隩（于六反）可居堯于是錫禹以玄圭告其成功舜既卽位乃使禹爲司空以宅百揆薦之于天使代己舜崩遂卽天子位色尚黑牲用玄以黑爲徽號

○巡狩會諸侯于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塗山國名今鳳陽府地）

○作大夏樂建旗旐以辨等級○編作樂曰大夏夏大也言能大堯舜之德也初黃帝作車少昊加牛奚仲加馬禹命奚

仲爲車正建旌旗斿(音由)旐(音兆 龜蛇曰旐)以別尊卑等級縣鐘鼓磬(石也)鐸(金口木舌也)鞀(音韶)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訟獄者搖鞀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古有醴(酒一宿成者)酪(乳漿也)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是時天雨金三日

○(丁丑)二歲皐陶薨帝薦益于天

○(戊寅)三歲考功

○(己卯)四歲鑄九鼎○(編)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

○(庚辰)五歲巡狩○(編)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

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以歷山之金鑄幣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而歎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子何憂于龍焉視龍猶蝘(音偃)蜓(音廷 即蝪蜥 一曰守宮)顏色不變須臾龍俛首低尾而逝

○(癸未)八歲巡狩江南會諸侯戮防風氏帝崩于會稽○(編)禹會諸侯于會稽(會稽舊名茅山 禹巡狩登茅山 會諸侯而稽考其功罪 故名會稽 在今紹興府城南)防風氏後至戮之遂崩葬于會稽葦席桐棺穿壙七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亹亹穆穆爲紀爲綱其功爲百神之主其惠爲民父母任皐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民莫敢不服

帝啓(禹元子也 禹娶塗山氏生啓 禹崩繼立 在位九歲)

○(甲申)元歲諸侯奉嗣子踐天子位○(編)初益亦避啓于箕山(在今登封縣)天下人心歸啓諸侯遂奉啓嗣位

○(乙酉)二歲伯益歸政就國帝親政大饗諸侯于鈞臺(在今禹州)

○(丙戌)三歲王征有扈氏大戰于甘○(編)時有扈氏(今陝西鄠縣地)無道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子丑寅也)啓召六卿征之以齊車載遷廟之主以行大戰于甘不勝六卿請伐之啓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玆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于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弗考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神期月而有扈服滅之作甘誓

○以商均爲賓

○(壬辰)九歲王崩子太康立封弟五人于衛

太康(啓之子也 在位十九歲而失政 又十歲而崩)

○(癸巳)元歲王尸位不修先王之政

○(辛亥)十有九歲王畋于洛表其臣羿拒于河王奔陽夏○(編)王畋獵于洛水(源出陝西洛南縣)之表十旬弗歸有窮之君后羿(非堯時射日者)因民之怨拒之于河弗許歸國厥弟五人作歌以怨之太康既失國不得歸五弟御母以從遂都陽夏(今河南太康縣)

○(辛酉)二十有九歲王崩于陽夏弟仲康立

仲康(太康之弟 在位十三歲)

○(壬戌)元歲命胤侯掌六師○秋九月朔辰弗集于房(房星所舍之次)

○（癸亥）二歲命胤侯征羲和。○（編）時羲和沉亂于酒遐棄厥司。至于日食大變罔聞知王命胤侯往征之。

○（甲子）三歲羿滅伯封。○（編）樂正后夔之子伯封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

○（甲戌）十有三歲王崩子相立。

帝相（仲康之子在位二十八歲爲寒浞所弑）

○（乙亥）元歲徙都商丘。○（編）帝相既立權歸后羿相爲羿所逐居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舊註商丘今歸德府又曰商丘即帝丘按帝丘今濮州乃衛地也斟灌氏地在今壽光縣斟鄩氏地在今濰縣皆齊地也前編以爲衛地者非是毋論帝丘非宋之商丘恐亦非濮之帝丘也汲冢古文曰相居斟灌或即斟灌之地當時尊爲帝丘耳如濮之帝丘與二氏相距甚遠何以爲依之耶）

○（壬午）八歲寒浞殺羿。○（編）羿之祖世爲射官天子賜之弓矢使司射夏政始衰羿自鉏（地名）遷于窮石號有窮氏因夏民以代夏政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原獸（好獵也）棄武羅伯困熊髡龍圉（四人皆羿賢臣）而用寒浞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使相己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娛羿于畋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音詮改也）將歸自畋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死于窮門羿篡夏自立凡八年至是浞復殺羿而代之不改有窮之號浞因羿室生澆（一作奡）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

○（壬寅）二十有八歲寒浞弑王于帝丘后緡歸于有仍氏靡奔有鬲氏。○（編）澆既長浞使之用師滅斟灌及斟鄩而弑夏后相乃處澆于過（今掖縣地）處豷于戈（杜氏解在宋鄭之間）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氏（國名其地未詳）夏遺臣靡奔有鬲氏（今德平縣地）

○（癸卯）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編）相后緡有仍國君之女也寒浞弑相緡奔歸有仍而生少康少康既長爲仍牧正（掌牧之官）惎澆能戒之（懼澆之見害也）澆使椒（人名）求之時少康二十有二歲自有仍奔虞（舜後所封之國今河南虞城縣）爲之庖正（掌膳之官）以除其害虞君思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虞邑今虞城縣有綸城舊註滎河縣者非）有田一成（十里）有衆一旅（五百）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夏之大夫播遷者）

少康（帝相之子寒浞篡弑之後夏統中絕者三十有九歲少康中興在位二十有二歲）

○（壬午）元歲夏遺臣靡興師討浞伏誅奉王踐天子位王命誅澆及豷夏道復興。○（編）夏之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斟灌斟鄩）之燼以滅寒浞而立少康使其臣女艾滅澆于過使其子季杼滅豷于戈乃歸故都即位夏道復興諸侯畢朝方夷來賓

○（癸巳）十有二歲封庶子無餘于越以奉先王墓祀。○（編）隨陵陸而耕種逐禽獸而給食不設宮殿之飾從民所居居于秦餘（山名）春秋祀禹墓于會稽

○（癸卯）二十有二歲王崩子季杼立。

帝杼（少康之子在位十有七歲）

○（甲辰）元歲

○（戊申）五歲征東海伐三壽（地名未詳）獲九尾狐。

○（庚申）十有七歲王崩子槐立。

帝槐（杼之子在位二十有六歲）

○辛酉元歲

○癸亥三歲，東夷來御。

○丙戌二十有六歲，王崩，子芒立。

帝芒（槐之子，在位十有八歲）

○丁亥元歲，以玄圭賓于河，乃東巡狩于海。

○甲辰十有八歲，王崩，子泄立。

帝泄（芒之子，在位十有六歲）

○乙巳元歲，命東夷西羌。○編 初太康失國，四夷咸畔。是時六夷（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從服，始加爵命之制。至桀之亂，畎夷復入邠岐之間。

○庚申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立。

帝不降（泄之子，在位五十有九歲）

○辛酉元歲

○丙寅六歲，伐九苑。

○己未五十有九歲，王崩，子扃立。

帝扃（不降之子，在位二十有一歲）

○庚申元歲

○庚辰二十有一歲，王崩，子廑（音近，又音勤）立。

帝廑（扃之子，在位二十有一歲）

○辛巳元歲

○辛丑二十有一歲，王崩，帝不降之子孔甲立。

帝孔甲（不降之子，在位三十有一歲）

○壬寅元歲，夏政始衰。○編 王不務修德，諸侯多叛，好鬼神之事，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爲東音，諸侯化之。

○甲辰三歲，采鐵鑄劍。（陶弘景曰：夏孔甲八年九月，采牛首山之鐵以鑄劍）

○戊辰二十有七歲，商主癸生子履。（是爲成湯。王癸之妃扶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湯）

○命劉累爲御龍氏。○編 時天降乘龍有雌雄，孔甲不能食（音似），而未獲豢（音患）龍氏。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音柔，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慾）龍于豢龍氏，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代也）豕韋之後（祝融之後封于豕韋）。龍一雌死，累潛醢（音海）以食夏后。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縣（今河南魯山縣）。

○壬申三十有一歲，王崩，子皋立。

帝皋（孔甲之子，在位十有一歲）

○癸酉元歲。

○癸未十有一歲，王崩，子發立。

帝發（皋之子，在位十有九歲）

○甲申元歲，諸夷賓于王門，而獻其樂舞。

○壬寅十有九歲，王崩，子履癸立。

履癸（發之子，是爲桀，在位五十有二歲，爲商湯所滅）

○癸卯元歲。○編 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桀（諡法：賊人多殺曰桀）尤爲無道，暴戾頑很，貪虐荒淫，武傷百姓（尚武勇而傷害百姓）。有趙梁者，教爲無道，天下顫（音戰）怨而患之。

○甲子二十有二歲，公劉遷國于豳。○編 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

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

○(乙亥)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國名)獻妹喜王嬖之○編夏政日衰諸侯或不朝桀有力能申鐵鉤索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聽爲之爲瓊室象廊瑤臺玉牀行淫縱樂政事怠廢爲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糟隄可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爲戲劇

○(丁丑)三十有五歲商王癸薨子履嗣位

○商湯始居亳○編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湯自商丘遷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書名今亡其篇)

○(戊寅)三十有六歲商湯始用師征葛(今河南寧陵縣)

○(己卯)三十有七歲商湯遣使聘伊尹以進之夏王○編桀與羣臣沈湎于酒伊尹進諫曰君王以酒色之徵壅天命而不理失人心而不圖反是爲善善則祥集習是爲不善不善則殃來君王宜留意焉尹自亳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桀終不聽

○(壬午)四十歲伊尹復歸于亳

○(甲申)四十有二歲囚商湯于夏臺既而釋之○編湯常出畋命去網三面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仁及禽獸而況于人乎皆歸心焉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于重泉夏臺已而釋之其後湯伐桀遂放焉桀謂人曰吾悔不殺湯于夏臺使至此

○(壬辰)五十歲桀大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叛攻克之○編桀爲有仍之會有緡氏見桀汰侈引師先歸桀怒帥諸侯攻克之愈自矜侈諸侯韋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以虐其民

○(癸巳)五十有一歲太史令終古出奔商○編桀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遂奔商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編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後必有敗桀殺之耆老或諫又殺之

○(甲午)五十有二歲瞿山崩○編瞿山崩爲大澤水深九尺山覆于谷下反在上桀見籙書云亡夏者桀于是大誅豪桀大費之裔曰費昌見二日東出欲西沉問于馮夷夷曰西夏東

商費昌乃歸湯

○殺諫臣關龍逢○編桀窮其宗族恥其勳舊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于天發令逆其時諫者皆殺之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宗廟社稷固今王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桀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龍逢立而不去桀怒遂殺之

史臣曰(鳴呼古忠直之臣以諫殺身者自龍逢始世道之大變也聖人不幸變揖讓而爲放伐賢臣不幸變都俞而爲死諫然其生其死係一代之存亡有天下者可不念與)

右夏十七王共四百三十九年

商紀(以契始封于商遂爲有天下之號)

成湯子姓名履一名天乙黃帝之後也帝嚳生契契事唐虞爲司徒封國于商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履是爲湯以其應天順人而放桀武功告成故曰成湯在位十三祀壽百歲

○乙未元祀前嗣侯位十七歲矣是歲踐天子位改歲爲祀王誓師伐夏桀放之于南巢今廬州府巢縣地○編成湯修德諸侯畏服桀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不至伊尹乃佐湯伐桀升自陑地名在河曲與桀戰于鳴條在安邑西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桀奔于三朡之國今定陶縣地湯又從而伐之遂放桀于南巢

○仲虺奚仲之後爲湯左相即萊朱也作誥以告王○編湯以放桀而有慚德仲虺作誥以釋湯之慚且以曉其臣民衆庶

○王歸自夏誕告萬方○編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

○商王踐天子位建國號曰商改正朔易服色改歲曰祀○編是時諸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可以治之三讓諸侯皆推湯于是即天子之位定都于亳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色尚白牲用白以白爲徽號服冔音許冠而縞衣

○論諸侯功罪立禹後與古聖賢有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各有差○編湯即位後反桀之事以寬治民除其邪虐順民所喜遠近歸之

○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編湯問尹曰古者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對曰三公者通于天道者也九卿者通于地理者也大夫者通于人事者也列士者明于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

○是歲大旱

○丙申二祀大旱

○丁酉三祀大旱○夏桀卒于亭山○編其子淳維妻其衆妾遁于北野隨畜轉徙號葷育亦曰獯鬻逮周曰玁狁

○戊戌四祀大旱發莊山之金鑄幣賑民

○己亥五祀大旱

●庚子六祀大旱

○辛丑七祀大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雨○編湯既放桀大

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禱于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作大濩樂○編時大雨歲則大熟天下謳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作諸器用之銘以爲警戒

○祀棄爲稷○編湯欲遷夏社而不可乃遷烈山子柱而以棄代爲稷祀

○丁未十有三祀王崩嫡孫太甲立○編太子太丁早卒次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丁子太甲立葬成湯于亳北湯墓在山西榮河縣西北元時淪于水○按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之也史記曰湯在

位十有三祀而崩太子太丁早卒次子外丙立二年仲壬立
四年崩太丁之子太甲立會編曰史傳皆稱湯崩年百歲加
程子之言則湯九十七而生仲壬九十九而生外丙以事理
推之恐未必然考蔡氏書傳引吳氏云太甲卽位于仲壬之
柩前居憂于仲壬之殯側其說與太史公合胡氏大紀又謂
太史公記非其實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
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又否前編外紀
俱稱湯崩于丁未太甲卽位于戊申並無六年之間隔且前
編又書王徂桐宮居憂是時湯崩已六年矣豈喪制猶未滿
耶參考衆說則是外丙仲壬二人年之幼立之暫俱無的據

太宗太甲 湯之冢孫太丁之子在位三十三祀

○甲戌元祀冬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告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伊尹乃述祖訓以告王名曰伊訓

○王徂桐宮居憂○編王旣卽位不明厥德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宮 湯墓所在 乃自攝政當國以朝諸侯

金履祥曰 古者天子居憂則在諒陰太甲之爲不善以其深居宮中貴爲天子有所恃而驕故伊尹營桐宮以處之使之居憂于此焄蒿悽愴以起其思悲哀哭泣以感其念服衰蔬食以阻其驕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之太甲此時驕奢淫泆之氣剝落殆盡所以克終厥德也歟抑此亦大臣之不幸也

○己酉二祀王在桐宮

○庚戌三祀冬十有二月朔伊尹奉王歸于亳○編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復居于亳太甲增修厥德保惠庶民諸侯咸歸

○伊尹旣復政將告歸復陳戒于王 卽咸有一德之篇也

○庚辰三十有三祀王崩 廟號太宗 子沃丁立

沃丁 太甲之子在位二十九祀

○辛巳元祀

○戊子八祀阿衡伊尹薨○編伊尹年百餘歲卒之時大霧三日王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其德葬于亳去湯冢七里咎單訓伊尹之事作書以戒王 篇名沃丁 王委任之

○己酉二十有九祀王崩弟太庚立

金履祥曰 兄終弟及自太庚始謂爲殷禮非也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父子相傳爲繼世若兄弟則昭穆紊矣沃丁及見伊尹之典刑死而傳弟當必有故惜典籍無所考

太庚 沃丁之弟在位二十五祀

○庚戌元祀

○甲戌二十有五祀王崩子小甲立

■ 小甲 太庚之子在位十七祀

○乙亥元祀

○辛卯十有七祀王崩弟雍己立

雍己 小甲之弟在位十二祀

○壬辰元祀

○甲午三祀商道衰諸侯或不朝

○癸卯十有二祀王崩弟太戊 音茂 立

中宗太戊 雍己之弟太庚之子在位七十五祀

○甲辰元祀以伊陟 伊尹子 爲相大修成湯之政○編陟爲相亳有祥 妖也 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 兩手搤之曰拱 太戊問于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君其修德太戊于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有賢臣巫賢臣扈等共輔佐之商道復興三祀而遠方重 復也 譯 傳四夷之言曰譯 來朝者七十六國

○甲子二十有一祀命中衍爲車正○編大費即伯益亦曰柏翳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爲商湯御以敗桀于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太戊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世有功以佐商故嬴姓多顯爲諸侯

○庚午七十有五祀王崩廟號中宗子仲丁立

仲丁太戊之子在位十三祀

○己未元祀

○甲子六祀遷都于囂○編是時亳都有河決之害乃自亳遷都于囂音敖即後之敖倉也今河陰縣地

○藍夷爲寇○編自是或服或叛三百有餘年

○辛未十有三祀王崩國內亂弟外壬立

外壬仲丁之弟在位十五祀

○壬申元祀

○丙戌十有五祀王崩國內亂弟河亶甲立

河亶甲外壬之弟在位九祀

○丁亥元祀徙都于相○編是時囂都有河決之害遂自囂遷都于相今彰德府商道浸衰

○乙未九祀王崩子祖乙立

祖乙河亶甲之子在位十九祀

○丙申元祀徙都于耿○編是時相都又有河決之害乃自相而遷都于耿國名今山西河津縣

○甲辰九祀復徙都于邢巫賢爲相商道復興○編王在耿爲水所圮王懼徙都于邢今順德府以巫咸之子賢爲相諸侯賓服天下大和

○甲寅十有九祀王崩子祖辛立

祖辛祖乙之子在位十六祀

○乙卯元祀

○庚午十有六祀王崩弟沃甲立

沃甲祖辛之弟在位二十五祀

○辛未元祀

○乙未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

祖丁祖辛之子在位三十二祀

○丙申元祀

○丁卯三十二祀王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

南庚沃甲之子在位二十五祀

○戊辰元祀

○壬辰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

陽甲祖丁之子在位七祀

○癸巳元祀商道復衰諸侯不朝○編自沃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爭立比九世亂于是諸侯莫朝

○己亥七祀王崩弟盤庚立

盤庚陽甲之弟在位二十八祀

○庚子元祀遷都于亳改國號曰殷○編時商道寖衰邢都又

有河决之害乃自邢遷都于亳臣民皆安土重遷盤庚作書三篇以告諭臣民遂遷于亳從湯所都改商曰殷盤庚行湯之政商道復興諸侯來朝

○丁卯二十有八祀王崩弟小辛立

小辛 盤庚之弟在位二十一祀

○戊辰元祀殷道復衰

○戊子二十有一祀王崩弟小乙立

小乙 小辛之弟在位二十八祀

○己丑元祀

○甲寅二十有六祀古公亶父自豳遷于岐今陝西岐山縣改國號曰周○編亶父積德行義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狄人侵之去邠

處岐周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丙辰二十有八祀王崩子武丁立

高宗武丁 小乙之子在位五十九祀

○丁巳元祀王宅憂以甘盤爲相○編武丁居喪不言恭默思道以舊學于甘盤因以爲相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

○己未三祀王命求賢得傅說遂以爲相○編王既免喪亦不言夢上帝賚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于天下得傅說于版築之間命以爲相以總百官置諸左右朝夕納誨以受學焉說乃陳說命三篇用訓于王君臣道合政事修舉

○壬戌六祀重譯來朝者六國○編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音構鳴也祖己臣名訓諸王訓戒商書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祀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自是章服多用翟雉羽也

○戊子三十有二祀伐鬼方○編鬼方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熏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今名韃靼無道王伐之三祀乃克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丁酉四十有一祀周古公亶父生子季歷

○乙卯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立

祖庚 武丁之子在位七祀

○丙辰元祀

○壬戌七祀王崩弟祖甲立

祖甲 祖庚之弟在位三十三祀

○癸亥元祀○編初高宗欲廢祖庚而立祖甲祖甲不以爲義

而逃去其後祖庚崩國人卒立之

○庚寅二十有八祀周世子季歷生子昌

○乙未三十有三祀王崩子廩辛立

廩辛 祖甲之子在位六祀

○丙申元祀

○辛丑六祀王崩弟庚丁立

庚丁 廩辛之弟在位二十一祀

○壬寅元祀

○壬戌二十有一祀王崩子武乙立

武乙 庚丁之子在位四祀

○癸亥元祀遷都于河北○編王卽位復去亳徙都于河北中

國微弱東夷盛強分遷于海岱之間居中土
○〔丙寅〕四祀王出畋崩于河渭之間子太丁立○[編]武乙無道為偶人（以土木為之）謂之天神與之博（雙陸也）令人為（代也）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獵于河渭之間為暴雷震死

太丁（武乙之子在位三祀）

○〔丁卯〕元祀
○〔戊辰〕二祀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
○〔己巳〕三祀王崩子帝乙立

帝乙（太丁之子在位三十七祀）

○〔庚午〕元祀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受王命為牧師○[編]周公季歷又伐始呼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其功錫之圭瓚（以圭為瓚之柄）秬鬯（所以釀酒灌地以降神者）為侯伯

○〔丙子〕七祀周公季歷薨世子昌嗣位
○〔辛巳〕十有二祀周西伯治岐發政施仁○[編]西伯昌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伯夷叔齊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西伯行于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我卽其主以棺衾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于人乎
○鳳凰鳴于岐山
○〔甲申〕十有五祀岐周地震○[編]西伯嗣位之八年六月寢疾五日而地震東西南北不出郊圻有司曰地震為人主也羣臣皆恐西伯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若有罪若何逃罰率德改行其可免乎于是懋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級田疇以賞有功未幾疾愈
○〔壬辰〕二十有三祀周西伯昌生子發○[編]初昌為世子娶于有莘曰太姒性不妒忌生十子長伯邑考早卒次發性慈和有聖德西伯以為世子世子師西伯事季歷之道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次曰旦師于虢叔仁聖多材藝西伯任以政事
○〔癸巳〕二十有四祀命西伯昌距昆夷備玁狁
○〔丙午〕三十有七祀王崩子辛立○[編]帝乙妾生微子啓又生仲衍已而為后生辛卽紂也乙及后以啓賢欲立為太子太史據法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

受辛（帝乙之子是為紂在位三十二祀為周武王所滅）

○〔丁未〕元祀王拒諫崇侈嗜酒色○[編]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為天下皆出己之下性汰侈好酒色始為象箸（箸同筯以象牙為之）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瓦器也內圓外方以盛黍稷）將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苦菜）藿（蕨也）衣裋（音豎）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
○〔壬子〕六祀周西伯初禴（祭名）于畢（地名在今咸寧咸陽之間）
○〔甲寅〕八祀伐有蘇氏獲妲己嬖之縱淫樂重刑辟○[編]紂伐

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其言是從所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爲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積儲之所）之粟燎焚天下之財罷（音疲）苦萬民之力故狗馬奇物充牣（滿也）宮室以人食獸廣沙丘苑臺以酒爲池懸肉爲林男女裸（音邏）相逐于其間宮中九市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妲己以爲罰輕誅薄故威不立乃重爲刑辟爲熨斗以火燒燃使人舉之手爛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紂與妲己以爲笑樂名曰炮（音庖）烙（音洛）（置肉于火曰炮以火灼肉曰烙）之刑

○（丁巳）十有一祀醢九侯鄂侯諫脯之囚西伯于羑里○（編）紂以周西伯昌及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進女于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併脯鄂侯又剖孕婦視其胎斮（音雀斫也）朝涉之脛視其髓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以告紂曰昌仁而有謀太子發勇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請及其未成形圖之紂于是囚西伯于羑里（有獄名）

○（戊午）十有二祀西伯昌演易于羑里○（編）初紂欲殺昌昌曰吾惟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因演易六十四卦各爲彖辭

○（己未）十有三祀釋西伯昌昌因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從之遂賜昌弓矢鈇鉞得專征伐○（編）昌被囚其臣散宜生閎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之美女驪（音離）戎之文馬有熊氏之九駟及奇怪之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曰此一物（指美女）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亦許之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爲西伯昌退而修德諸侯多叛紂歸昌昌率殷叛國以事紂

○（庚申）十有四祀虞芮質成于周○（編）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今山西平陸縣）芮（今芮城縣）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之所爭周人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餘國

○（辛酉）十有五祀周西伯伐犬戎○西伯得呂尚立爲師○（編）呂尚者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于呂姓

姜氏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彲（音離 詳瑞獸也）非熊非羆非虎非貔（音毗）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于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尚父

○（壬戌）十有六祀西伯伐密須（今靈臺縣地）遂都于程（一作郢 即畢郢）

○（癸亥）十有七祀西伯伐耆

○（甲子）十有八祀西伯伐邘（今河內縣地）

○（乙丑）十有九祀西伯伐崇因作豐邑（今西安府鄠縣）徙都之○周西伯立靈臺（高二丈周囘一百二十步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

○（丙寅）二十祀周西伯昌薨世子發嗣位○（編）西伯寢疾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

世子再拜受教西伯薨葬于畢壽九十七

○(癸酉)二十有七祀西伯發生元子誦○(編)發納呂尚之女曰邑姜邑姜賢立未嘗倚坐未嘗倨怒未嘗厲是年生子誦

○(丁丑)三十有一祀周西伯發東觀兵戡黎○(編)發上祭于畢東觀兵于盟音孟津今孟津縣地渡河中流白魚躍入舟中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西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西伯發既戡伐也黎今山西黎城縣殷人大震祖伊恐奔告于王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勿聽

○(戊寅)三十有二祀殷王受益無道微子諫不聽去之箕子諫被囚比干固爭殺之○(編)是時紂愈淫亂不止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爭紂怒而殺之葅醢其身有雷開者性阿佞進諂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抱其祭器奔周箕子諫亦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為也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比干見微子去箕子佯狂乃歎曰王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剖視其心

右商二十八君共六百四十四年

卷終

綱鑑會編卷三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周紀 周本古公亶父所居之國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

武王 姬姓名發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踐巨人跡而生子以為不祥欲棄之因名曰棄性好耕稼堯舉之為農師封于邰號曰后稷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隃毀隃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亞圉生公叔祖類祖類生古公亶父亶父長子泰伯次子虞仲少子季歷傳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生發代商而有天下在位七年崩壽九十三

○(己卯)元年前嗣西伯位十二祀矣是時踐天子位改祀曰年冬一月周王發帥師會諸侯伐商○(編)武王東觀兵還師而歸居二年聞紂暴虐滋甚于是徧告諸侯曰殷有罪重不可不畢伐遂東伐紂

○春正月周王大會諸侯于孟津徇師而誓○二月周王陳師于商郊受帥其旅會戰于牧野地名在今衛輝府城南商師潰受反奔鹿臺自燔死王即位國號周復商舊政○(編)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勇士先使犯敵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倒兵以戈柄授人而反自攻其後也而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叛紂反走登鹿臺之上衣珠玉自燔而死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從武王至商商百姓咸待于郊武王使羣臣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載拜稽首遂入至紂死所斬妲己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紂宮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肆予小子再

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再拜稽首乃出于是諸侯共尊武王爲天子○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君子臨衆果于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聖人臨衆不惡而嚴是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王入殷命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氓歸頃宮之女各還家室殷

人咸喜曰王之于人也死且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仁賢也亡者猶表其廬況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況肯復籍乎王之于色也在者尚歸其父母況于復徵乎于是以夏之九鼎遷于洛邑今洛陽縣地乃罷兵西遷歸馬放牛示天下不復用

○封紂子武庚爲殷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相之治殷

改正朔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半夜爲朔

○編改祀曰年以十一月建子之月爲歲首色尚赤牲用騂以赤爲徽號朝燕服冕而玄衣

○立徹通也均也法○編一夫受田百畝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

○遷都于鎬在今咸陽縣境○建學養老○作大武樂言伐暴除害成武功也

○夏四月王來自商諸侯受命于周

○大封建諸侯于天下○編封神農之後于焦今陝州地黃帝之後于祝今禹城縣帝堯之後于薊今薊州帝舜之後于陳今陳州大禹之後于杞今杞縣封紂子武庚于殷朝歌故地又封尚父于齊今昌樂縣周公于魯古奄國地今曲阜縣召公于燕今順天府地叔高于畢今咸陽縣地爲畢又畢公高封于夏墟今夏縣地叔鮮于管今鄭州地叔度于蔡今上蔡縣叔處于霍今山西霍州地是爲三監封康叔于衛在今淇縣東叔振鐸于曹今曹州叔武于郕今汶上縣地季載于邥與沈同汝南平輿有沈亭叔繡于滕今滕縣叔鄭于毛詳未又封諸叔于郜今城武縣于雍今修武縣地于原今濟源縣地于郇今猗

氏縣于酆杜預云在鄠縣東虢仲封于西虢今陝州地虢叔封于東虢今滎陽縣卽鄭之京邑初泰伯仲雍奔荊楚荊人從者日衆東至海上得千餘家遂爲國自號句音鉤吳今吳縣地泰伯無子仲雍嗣至是求其後得周章仲雍曾孫也世君吳矣因封爲吳伯復封章弟于故夏墟今平陸縣地是爲虞仲又封少昊裔茲輿于莒今莒州地祝融安期裔挾于邾今鄒縣四岳姜姓文叔于許今許州仲虺弟雍滑之後于薛在今滕縣南四十里漢置薛縣于此立七十一國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餘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爲諸侯班賜宗彝彝鬱鬯也有三品上曰彝中曰卣下曰罍分殷之器物于諸侯

○祀于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謚以尊名故諱名立謚

○柴于上帝望于山川大告武成

○王受丹書之戒爲銘以自警○編王踐阼三月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常也)師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彊者以力自矯也若狗其所偏不自矯揉則終於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爲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于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楹杖帶履屨觴豆戶牖劍弓矛各爲銘焉(席之四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所監不遠視爾所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崩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辭義易知者于此)

○王訪道于箕子箕子陳洪範○編王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洪大也範法也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遂封箕子于朝鮮(音招仙在遼東外徼)而不臣箕子在朝鮮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使邑無淫盜門不夜扃省簡文條而用信義

○殷故臣伯夷叔齊去周隱于首陽山(即今蒲州東南雷首山也)不食而卒○編初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見伐紂乃繼父志也)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恥之隱于首陽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餓死

○(庚辰)二年肅慎氏來貢○編時九夷八蠻各以方物來貢肅慎氏(東北夷也今靺鞨)貢楛(音苦木名)矢石砮(音奴大鏃也)其長尺有咫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

○西旅獻獒(敖)召公奭(釋)作書戒王○編召公以獒非常貢易啓人主異好下不可以示諸侯乃作書名曰旅獒用訓于王

○王有疾周公旦祝告三后王疾旋瘳○編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乃爲壇祝告太王王季文王求以身代王史錄其冊祝之文藏於金縢櫃中王翼日乃瘳

○(辛巳)三年春巡狩方岳祀百神朝諸侯

○(壬午)四年夏箕子來朝○編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傷故都宮室毀壞生禾黍欲哭不可欲泣則爲近婦人乃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麥芒之貌)禾黍油油(黍苗光悅貌)兮彼狡僮(指紂)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爲流涕

○(乙酉)七年冬十有二月王崩世子誦立周公旦以冢宰輔政

成王(名誦武王之子年十三嗣位在位三十七年壽五十歲)

○(丙戌)元年周公旦相王踐阼而治○編周公居冢宰以成王年幼恐天下叛乃攝政代王當國南面負扆(倚)(背也扆如今之屏風畫斧于其上)以朝諸侯抗(舉也)世子法于伯禽欲令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王世子之道也

○周公旦追述先王之德作詩進戒○周公旦作誥以告召公奭○編周公攝政當國召公疑之作君奭于是召公乃說旦與奭夾輔王室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畢在豐西三十里）○王冠○編周公命史雍頌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嗇愛也不奪民時也）惠于財親賢而任能朝于祖以見諸侯又祝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命周公元子伯禽代就封于魯○編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今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述職）周公曰何疾（速也）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伯禽至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音異）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寖弱矣
○周公旦避位居東○編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霍叔流言（謂言如水之流謗毀無實也）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指成王）王疑周公周公乃避位出居于東土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居二年王始悟流言之出于管蔡也
○（戊子）三年周公旦居東作詩以貽王（卽豳風鴟鴞篇）○秋王迎周公旦于東○編公在東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與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大恐與大夫盡弁卜以啓金縢之櫃見周公請代武王之事執書以泣乃迎周公反國天雨反風禾則盡起
○管叔及蔡叔霍叔與武庚叛奄淮夷徐戎皆叛命周公旦討之○編奄君謂祿父（卽武庚）曰武王既死矣今王來立周公見疑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武庚從之與管叔等同反周公作大誥于天下奉王命以討之時淮夷徐戎亦叛魯侯伯禽帥師伐之
○討武庚誅之封微子啓于宋以紹殷後○編周公討武庚管叔誅之放蔡叔于郭鄰（地名未詳）降霍叔爲庶人東土以寧既誅武庚乃封微子以代殷後國號宋（今商丘縣）用殷之禮樂于周爲客（待以賓客之禮）而不臣
范祖禹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象得罪于舜故封之管蔡得罪于天下故誅之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
○周公東征凱還（音旋）作詩以勞士卒
○（己丑）四年王免喪朝先王廟延訪于羣臣周公旦歸政○編王長能聽政十二月周公歸政于王王中立聽政四聖維之周公常立于前導天子以道太公常立于左輔天子之意召公常立于右拂（音弼）天子之過史佚常立于後承天子之遺忘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周公作立政戒王○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古奄國在魯）

〇庚寅五年遷奄君于蒲姑今山東博興縣〇王來自奄遷殷民于洛邑〇夏五月至于宗周誥四國多方〇蒐于岐陽尋盟于諸侯

〇辛卯六年董正百官制禮樂〇編周公相成王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樂曰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又作樂曰武以象武王伐紂之武功

〇越裳氏來朝〇編交趾古南交地今安南國南有越裳氏重復也三譯音亦而來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我國之黃耉老人之髮白復黃色常耉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稱先王靈神致薦于宮廟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軿音駢車四面有屏蔽也車五乘皆爲南向之制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南蠻國名海際朞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爲先導示服遠人以正四方所以取正四方使不迷所向也

〇壬辰七年春二月王自周至豐命太保召公奭相宅〇編初武王作邑于鎬京謂之宗周謂王業所由起是爲西都將營成周謂王業所由成居于洛邑以爲東都而未果至是成王欲如武王之志故自鎬京至豐以遷都事告于文王廟卽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

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卜曰傳世三十歷年八百

〇三月周公旦至洛用牲于郊社于新邑

〇王至新邑十有二月烝于文武命周公留後治洛〇編周公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郡郡有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方九之一郡鄙不過百室

〇設南郊建明堂立大社〇編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又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位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驪黑色土中央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

〇癸巳八年周公旦分正東都〇王命蔡仲復封之蔡〇編仲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焉

〇甲午九年封弟叔虞爲唐侯〇編初王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爲珪戲曰吾以此封若史佚太史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

呂祖謙曰人非聖人出言安能盡善言而是則踐言可也言而非則改之可也史佚戒成王愼言可矣使之有言必踐則非矣然當時諸公不以爲過者豈唐叔適可以封故歟

〇丙申十有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以戒王

○周公旦薨○編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我不敢離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其不敢臣周公也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代周公分陝之職也）

○丁酉十有二年王巡狩朝諸侯于方嶽因行黜陟之典

○戊戌十有三年立九府圜法○編唐虞夏商之世幣金有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龜以卜占貝以表飾又有十朋五貝皆用爲貨其名有多少兩貝爲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以下各有差）至是太公望乃立九府圜法（圜即錢謂均而通之也一寸而重九兩九府太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

○壬戌三十有七年夏四月王不豫召太保奭及羣臣受顧命王崩太保迎元子釗即位○編元子釗麻冕黼裳即位朝見諸侯于應門內諸侯聽命出王釋冕反喪服

程頤曰人主守成業而致盛治莫如周成王然其所以成德者由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而化與心成也

康王（名釗成王之子在位二十有六年）

○癸亥元年徧告諸侯朝于酆宮○編康王即位之元年諸侯來朝王作康誥以告之宣示文武之功業由是諸侯率服

○甲戌十有二年命畢公高保（安也）釐（理也）成周

○戊寅十有六年魯公禽父薨子酋嗣（是爲考公）

○壬午二十年魯考公薨（在位四年）弟熙嗣（是爲煬公）

○戊子二十有六年太保召公奭薨（諡曰康）○編初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于隴陌阡畝之間廬于棠樹之下以蠶桑耕種之時乃弛獄出居民使得反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者及召公卒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歌詠之

○王崩子瑕立○編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置也）四十餘年不用

○魯煬公薨（在位六年）子宰嗣（是爲幽公）

昭王（名瑕康王之子在位五十一年南巡溺于水）

○己丑元年

○壬寅十有四年魯侯弟濆（音沸）弒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

○己卯五十有一年王巡狩至漢崩子滿立○編時周道漸衰有光五色貫紫微（星名太帝室太乙之精也）井水溢王南巡狩返濟漢（水名在漢陽府城北）漢濱人以膠船進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畿內國周公之後爲王卿士）皆溺焉

穆王（名滿昭王之子在位五十五年壽百有四歲）

○庚辰元年

○壬午三年命君牙（音雅）爲大司徒（作君牙）伯冏爲大僕正（作冏命）○編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閔文武之道缺作誥申誡

○壬辰十有三年王西征（至於青鳥之所憇○山海經曰三危之山青鳥居之）

○丙申十有七年王西征徐戎作亂王歸討徐戎克之○編初

蜚廉有子曰季勝生孟增幸于成王是爲宅皋狼皋狼生衡
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穆王王得驥溫驪驊騮騄
耳之駟命造父御而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樂而忘歸
四方諸侯皆賓祭于徐徐子得朱弓赤矢自以爲天瑞乃稱
偃王穆王聞徐子僭號恐其爲亂乃命造父爲御而歸以救
偃王之亂命楚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鬬乃北走彭城(今徐州地)
百姓隨之以萬數徐子將死曰吾賴于文德而不明武備
故至此穆王乃以趙城(今爲縣屬平陽府)封造父其族由此爲趙氏(戰國趙之祖也)
○初王得八駿馬又得善御造父王遂欲肆其心周
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音韶)之詩以止
王心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

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以是獲沒于祇宮
○甲寅三十有五年征犬戎○編王將征犬戎(即昆夷也今長沙武陵蠻亦其種)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明也)德不觀(示也)兵夫兵戢(聚也)而
時動(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動則威(畏也)觀則玩(黷也)玩則無震(懼也)是故先
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
甸服者祭(供日祭)侯服者祀(供月祀)賓服者享(供時享)要服者貢(供歲貢)
荒服者王(惟尊王制而已)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
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有攻伐
之兵(伐不祀)有征討之備(征不享)有威讓之令(讓不貢)有文告之辭(言不王)
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于德無勤民于遠是以近
無不聽遠無不服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而必以不享征之

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敗也)乎王不聽征之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己巳五十年王命呂侯作祥刑之書誥四方
○甲戌五十有五年王崩于祇宮年百有四歲子緊扈立
共(音恭)王(名緊扈穆王之子在位十二年壽八十四歲)
○乙亥元年
○丁丑三年王滅密○編王游于涇上(水名)密(姬姓之國)康公從有三
女奔密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
粲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而德之小醜乎小醜
備物終必亡康公私而不獻一年王滅密
○丙戌十有二年王崩子囏(即艱字)立

懿王(名囏共王之子在位二十有五年壽五十歲)
○丁亥元年徙都于槐里(故城在今興平縣東南即犬丘城)○編王嘗居于犬
丘犬丘與鎬京相近有離宮在焉自懿王爲政周綱不振王
室始衰詩人作刺
○辛亥二十有五年王崩弟辟方立
孝王(名辟方懿王之弟在位十五年壽六十五歲)
○壬子元年
○甲子十有三年封非子爲附庸邑之秦○編初中衍之玄孫
曰中潏(音決)中潏之子曰蜚廉蜚廉有子二人一曰惡來事紂
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惡來生女防
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凡太凡生大駱大駱生非子非子好

馬善養息之王召之使主馬汧渭二水名源出隴右東流入河之間馬大蕃息王封爲附庸邑之秦成紀有秦亭卽先秦所封之地今陝西秦州境使續柏翳後.

○大雨雹牛馬凍死江漢氷.

○丙寅十有五年.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

夷王名燮懿王之子在位十六年壽六十歲

○丁卯元年.天子始下堂見諸侯.覲禮廢.

金履祥曰夷王本未必立而立于諸侯之手故王加禮下堂而見之自此王室衰微永爲例矣

○己巳三年.命虢公伐太原之戎.○編時荒服不朝.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卽今之晉陽地之戎.至于俞泉地名獲馬千匹.

○甲戌八年.楚子熊渠伐庸今鄖陽西北揚粤亦荊蠻地非今揚粤至于鄂今武昌府○編周文王時.祝融之孫季連苗裔曰鬻熊.事文王.其子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成王時.擧文武勤勞之後嗣.封于楚蠻.爵爲子.姓羋氏.居丹陽.故城在今歸州東後移枝江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䵣.熊䵣生熊勝.熊勝以弟揚爲後.熊揚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長子康爲句亶今江陵縣地王.中子紅爲鄂卽武昌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壬午十有六年.王崩.子胡立.

○殺齊侯不辰.立其弟靜.是爲胡公○編初.齊太公卒.子丁公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紀侯譖之厲王.王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胡公徙都蒲姑.今博興縣于是詩人作詩刺王.

厲王名胡夷王之子在位三十七年居于彘者十有四年

○癸未元年.楚子自去其僭號.○編厲王暴虐.楚子熊渠畏其伐.自去其所僭王號.

○癸巳十有一年.淮夷入寇.命虢仲帥師征之.不克.

○甲午十有二年.衛貞伯甍.子嗣.是爲頃侯○編初.衛康叔卒.子康伯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庚伯立.庚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厲王.王命衛爲侯.

蘇轍曰按書康叔稱衛侯又曰孟侯蓋以侯爲方伯故大世稱伯猶詩云召伯非伯爵也至于頃侯蓋不復爲方伯故以爵稱非以賂得侯也

○丙申十有四年.曹孝伯甍.子喜嗣.是爲夷伯○編初.曹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卒.子夷伯喜立

○丁酉十有五年.燕惠侯立.燕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名謚無考

○蔡厲侯甍.子嗣.是爲武侯○編初.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至是卒.子嗣.是爲武侯.

○辛丑十有九年.齊公子山弑其君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

○壬寅二十年.齊侯徙治臨菑.○宋厲公甍.子舉嗣.是爲僖公史記僖皆作釐○編初.微子卒.弟微仲衍立.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卒.子丁公申立.丁公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卒.弟煬公熙立.湣公

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厲公至是卒子僖公舉立。

○晉厲侯甍子宜臼嗣(是爲靖公)○編初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晉侯之子寧族是爲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爲成侯成侯之子福是爲厲侯厲侯之子宜臼是爲靖侯。

○癸卯二十有一年秦嬴卒(在位四十年)子嗣(是爲秦侯)

○丙午二十有四年陳愼公甍子寧嗣(是爲幽公)○編初胡公卒子申公犀立申公卒弟相公皐羊立相公卒申公子突立爲孝公孝公卒子愼公圉戎立愼公卒子幽公寧立。

○衛頃侯甍(在位十有二年)子嗣(是爲僖侯)

○庚戌二十有八年齊獻公甍(在位九年)子壽嗣(是爲武公)

○壬子三十年以榮夷公爲卿士○編王好利榮夷公用事大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獨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獻也)

○詩之變雅始作

○癸丑三十有一年秦侯卒(在位十年)子公伯嗣。

○楚熊延卒子熊勇嗣○編初熊渠長子毋康早死渠卒中子熊摯紅立其弟熊延弒而代之至是卒。

○乙卯三十有三年使人監謗言者○編王行侈傲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能前知也)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相眄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止也)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通也)爲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不久也)今王塞天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不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

○丙辰三十有四年秦公伯卒(在位三年)子仲嗣。

○召公(召穆公名虎)作詩諷王(詩民勞篇)○凡伯作詩切責僚友因以諷王(詩板之篇)

胡宏曰(厲王無道召公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排之顧乃不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于罪而甚吾君之惡也耶吁二公忠愛之懷于此蓋可見矣)

○丁巳三十有五年王暴虐滋甚芮伯作詩(桑柔之篇)刺之。

○戊午三十有六年西戎入寇滅犬丘大駱之族(大駱之後居犬丘者)

○己未三十有七年國人叛王出居彘○編王心戾虐萬民弗忍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于彘(今霍州)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讎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庚申三十有八年春王在彘召公周公行政○編王在彘不敢歸二相周公召公(二相旦奭二公之後)以太子靖尚幼乃相與和協共理國事故稱共和。

○晉靖侯甍(在位十九年)子司徒嗣(是爲僖公)

○辛酉三十有九年春正月，王在彘。（後不悉書倣此）

○癸亥四十有一年，蔡武侯薨（在位二十七年），子嗣（是為夷侯）。○楚熊勇卒（在位十年），弟熊嚴立。

○丙寅四十有四年，曹夷伯薨（在位三十一年），弟疆立（是為幽伯）。

○己巳四十有七年，陳幽公薨（在位二十四年），子孝嗣（是為僖公）。

○庚午四十有八年，宋僖公薨（在位二十九年），子覵嗣（是為惠公）。

○癸酉五十有一年，王卒于彘，周公召公奉太子靖即位。

金履祥曰：按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以監謗而殺言者，雖芮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又皆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于彘。嗜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相之，粲然復興，蓋其時周室尚可振也。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為墟，迄不復振，悲夫。

○楚熊嚴卒（在位十年），子熊霜嗣。

宣王（名靖，厲王之子，在位四十有六年）

○甲戌元年，周公召公輔政。○編周公召公輔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任申伯、仲山甫、張仲，順天下，更失理，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

○命秦仲為大夫討西戎。○編王室衰弱，西戎久叛，宣王命秦仲率其國人往征之。

○命尹吉甫帥師北伐玁狁。○編玁狁（北狄也）內侵逼近京邑，王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敘其事。（詩六月篇）

○燕惠侯薨（在位三十七年），子莊嗣（是為僖侯）。

○乙亥二年，命方叔將兵南征荊蠻（荊蠻來服○詳小雅采芑篇）。○命召虎帥師伐淮南之夷（江漢平○詳大雅江漢篇）。○王親征淮北徐夷（徐方來庭○詳大雅常武篇）。

○魯貞公薨，弟敖立（是為武公）。○編初，魏公濆卒，子厲公擢立，厲公卒，弟獻公具立，獻公卒，子貞公濞立，至是卒，弟敖嗣立。

○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而自立（是為戴伯，幽伯在位九年遇弒）。

○丙子三年，齊武公薨（在位二十九年），子無忌嗣（是為厲公）。

○命蹶父撫北土以封韓侯（按韓奕詩篇地在今順天府固安縣者為是，鄭注引為夏陽者非）。

○丁丑四年，命召虎營謝邑（在今南陽府城東）以封申伯。

○戊寅五年，大旱。○晉僖侯薨（在位十九年），子籍嗣（是為獻侯）。○命樊侯仲山甫宣命於四方，城齊。（詳烝民之詩）

○己卯六年，大旱。○編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王。

○秦仲伐西戎，死之（在位二十九年）。王命其子莊公復伐戎，大破之。○編于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

○楚熊霜卒（在位十一年），弟熊徇立。○編熊霜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少弟季徇嗣位。

○辛巳八年，巡狩東都，朝會諸侯，因以畋獵講武。

○乙酉十有二年，王命魯次子戲為魯世子。○編魯侯來朝，以其二子括、戲見王，王命以戲為世子。仲山甫諫曰：不可，夫下

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不聽卒立之

○王不籍千畝禮天子躬耕田千畝以勸農 虢公諫不聽 ○魯武公薨在位十年 戲立是爲懿公 ○齊胡公子弒厲公齊人誅之而立厲公之子赤是爲文公厲公在位十二年遇弒 討誅弒君之黨七十人

○戊子十有五年衛釐侯薨在位二十四年 少子和嗣是爲武公 ○編武公復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初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作栢舟之詩以絕之

○己丑十有六年晉獻侯薨在位十一年 子費生嗣是爲穆侯 徙都于絳晉舊封在晉水之陽至是始南遷也

○辛卯十有八年蔡夷侯薨在位二十六年 子所事嗣是爲僖侯

○甲午二十有一年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弒其君懿公而自立懿公在位十年遇弒

○乙未二十有二年王后姜氏諫王勤政 ○編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婦人冠也 待罪于永巷內庭長巷 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亂之所興也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于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業

○封弟友于鄭是爲桓公厲王之少子也鄭本畿內采邑今華州地其後東徙國于鄶虢之間鄭之遺民南保漢中爲南鄭

○丙申二十有三年晉侯伐條地名未詳 生太子仇

○丁酉二十有四年齊文公薨在位十年 子說嗣是爲成公

○己亥二十有六年晉侯帥師戰于千畝地名在今介休縣南 生子成師

○編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配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庚子二十有七年宋惠公薨在位三十年 子嗣是爲哀公

○辛丑二十有八年宋哀公薨在位一年 子嗣是爲戴公 ○楚熊徇卒在位十七年 子熊咢嗣

○癸卯三十年有馬化爲人有兔舞于鎬京

○乙巳三十有二年春討魯伯御伏誅立懿公之弟稱是爲孝公魯伯御篡立十一年 ○編王伐魯殺伯御問魯公子能導訓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懿公弟稱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立之

○陳僖公薨在位三十五年 子靈嗣是爲武公 ○曹戴伯薨在位二十九年 子兕嗣是爲惠公 ○有羊化爲狐

○丙午三十有三年齊成公薨在位九年 子贖嗣是爲莊公

○丁未三十有四年征玁狁

○庚戌三十有七年燕僖侯薨在位三十三年 子嗣是爲頃侯 ○楚熊咢卒在位九年 子熊儀嗣是爲若敖

○壬子三十有九年伐姜戎西夷別種四嶽之後 戰于千畝地名在遼州城東南其地

高平廣可千畝王師敗績

○癸丑四十年料民于太原○編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簡料其數多寡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後嗣謂有禍亂王弗聽卒料之按太原舊註謂晉之太原顧炎武曰應在周地非晉地也今涇原之間爲是

○甲寅四十有一年征申戎破之

○丙辰四十有三年王殺其大夫杜伯左儒爭亦殺之○編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晉穆侯甍在位二十七年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己未四十有六年王崩太子涅即位

金履祥曰周自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蕩宣王初年有志撥亂董子謂其周道粲然復興然考之諸書似不克終者如廢魯適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而非其罪大略可見其後幽王繼之不踰十年而君弒國亡卒以東遷夫撥亂之主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興廢補弊況宣王末政至于如此哉

幽王名涅宣王之子在位十一年爲犬戎所弒

○庚申元年晉太子仇襲殺殤叔而自立是爲文侯在位四年○陳武公甍在位十五年子說嗣是爲夷公○王無道趙奄父造父六世孫之子叔帶去周如晉晉之趙氏自此始

○壬戌三年王嬖寵褒姒○編初夏之衰也褒國名與夏同姓今漢中府褒城縣地人之神化爲二龍以伺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留之莫吉卜請其漦音釐龍之精氣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亡漦在櫝而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毁齒未盡也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懼而棄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檿音掩山桑曰檿弧弓也箕草名似荻而細可結爲服以盛箭即步叉也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遂逃于褒褒人褒姁音煦名也有獄而入是女于王王遂置捨也之棄女子出于褒是爲褒姒及王之後宮見褒姒而嬖愛之生子伯服褒姒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

○西周鎬京也三川東都也皆震涇渭洛竭岐山崩○編伯陽父音甫柱下史老子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在陰下也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潤也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水氣不潤土枯不養故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精氣利澤也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周其及乎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癸亥四年陳夷公薨（在位三年）弟樊嗣立（是爲平公）○秦莊公薨（在位四十四年）子嗣（是爲襄公）

○乙丑六年命伯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績伯士死之

○丙寅七年王用尹氏（時尹氏導王爲非故家父作詩刺之）

○丁卯八年以鄭伯友爲司徒○編鄭桓公爲司徒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王室將卑戎翟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衞燕翟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今汜水縣地）鄶（今密縣地）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貪冒之心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畴歷莘（皆邑地名）君之上也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山名）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

○戊辰九年夏六月隕霜

○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其子伯服爲太子宜臼奔申○編褒姒不好笑王說之萬方故不笑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邊火曰烽有急則于高處舉之以爲號晝焚狼烽曰烟夜燃火炬曰燧）爲信則舉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大笑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虢石父爲人佞善諛好利王以爲卿用事專任國人皆怨政治多邪諸侯皆畔王室始騷（騷擾也動也）

○己巳十年饑饉

○庚午十有一年王伐申申侯與犬戎入寇弒王于驪山下鄭伯友死之晉衞秦以兵來援平戎與鄭世子掘突共立故太子宜臼○編初王欲殺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與鄫人召西夷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犬戎遂殺王于驪山下擄褒姒并殺鄭桓公盡取周寶賂而去諸侯卽申國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而西周遂亡鄭人立其世子掘突（是爲武公）是時秦襄公衞武公將兵救周戰甚力秦由此取周所棄之地而國始大

平王（名宜臼幽王之子在位五十一年）

○辛未元年遷都于東都洛邑○編是時幽王旣爲犬戎所弒豐鎬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遷都于洛邑自後王室微弱號令不行于諸侯政由方伯齊楚秦晉漸大更歷春秋之世此四國更相征伐天子不能制

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靈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武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旣沒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遷也今夫富民之家遺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鬻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者則不鬻田宅之效也）

○始命秦爲諸侯賜以岐豐之地○編初周避犬戎之難東

徙洛邑秦襄公以兵送王王與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而
與東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命衞侯和爲公錫晉侯仇命 ○編賜晉以河內附庸晉于
是始大
○秦祀上帝于西畤時者畤土爲高也秦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三祀上帝于西時
○壬申二年魯孝公薨在位二十八年子弗湼嗣是爲惠公
○癸酉三年以鄭掘突爲司徒 ○編初桓公爲司徒善于其職
甚得周衆又死于犬戎之難王命其子掘突纘乃父之職復
爲司徒
○甲戌四年燕頃侯薨在位二十二年子嗣是爲哀侯
○乙亥五年秦襄公伐戎至岐薨在位十二年子嗣是爲文公 ○宋戴公

薨在位三十四年子司空嗣是爲武公
○丙子六年燕哀侯薨在位三年子嗣是爲鄭侯
○丁丑七年楚若敖卒在位二十七年子熊坎嗣是爲霄敖
○己卯九年蔡僖侯薨在位四十八年子興嗣是爲共侯
○秦伯東徙汧渭之會 ○編秦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至汧
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後卒爲諸侯乃卜居之占
曰吉卽營邑之
○[redacted]辛巳十有一年蔡共侯薨在位二年子嗣是爲戴侯 ○曹惠伯薨在位
二十六年子石甫嗣其弟武弒之而自立是爲穆侯
○癸未十有三年衞武公薨在位五十五年子揚嗣是爲莊公 ○編初武公
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
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交戒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
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音泄侍也御之箴臨
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
御之于是乎作懿讀爲抑大雅抑詩也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叡聖
武公
○楚霄敖卒在位六年子熊眴嗣是爲蚡冒
○甲申十有四年曹穆公薨在位二年子終生嗣是爲桓公
○乙酉十有五年秦作鄜音夫畤 ○編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
地其口止于鄜衍今陝西鄜州 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
其祠之于是作鄜畤于鄜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丙戌十有六年陳平公薨在位二十三年子圉嗣是爲文公

○戊子十有八年秦初有史以紀事
○己丑十有九年遣畿內之民戍申及許鄭邑非許國也 ○編王懷申
侯全己之功又惑鄭伯迎立之功故爲遣戍以防戎周人怨
其不撫畿民而遠屯戍于母家作揚之水篇以刺王
朱熹曰申侯與犬戎殺幽王乃王法必誅不赦之罪平王與其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之爲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于天已甚矣
○辛卯二十有一年秦伯大敗戎師收岐西之地自岐以東歸
于王 ○編秦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于是文公收周餘民有
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王
○蔡戴侯薨在位十年子考父嗣是爲宣侯

○癸巳二十有三年。宋武公薨。在位十八年子力嗣。是爲宣公

○甲午二十有四年。宗周宮室圮。詩人作黍離。○編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黍離之詩。

○乙未二十有五年。晉文侯薨。在位三十五年子伯嗣。是爲昭侯

○秦初有三族之罪。

○丙申二十有六年。晉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今聞喜縣地。今之曲沃乃晉之新田也 ○編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陳文公薨。在位十年子鮑嗣。是爲桓公

○丁酉二十有七年。鄭武公薨。在位二十七年子寤生嗣。是爲莊公

○庚子三十年。楚蚡冒卒。在位十七年弟熊通弑太子而自立。是爲武王

○壬寅三十有二年。晉潘父弑其君昭侯。納曲沃成師。不克。國人立昭侯之子平。是爲孝侯潘父伏誅。昭侯在位七年遇弑

○丙午三十有六年。衞莊公薨。在位二十三年子完嗣。是爲桓公

○戊申三十有八年。衞公子州吁出奔。○編州吁。嬖人之子。有寵于莊公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毋乃不可乎。弗聽。州吁驕奢滋甚。桓公絀之。乃出奔。

○庚戌四十年。齊莊公薨。在位六十四年子祿甫嗣。是爲僖公 ○晉曲沃成師卒。在位十五年子鱓代。是爲曲沃莊伯

○壬子四十有二年。宋宣公薨。在位十九年舍其子與夷。立其弟和。是爲穆公 ○燕鄭侯薨。在位三十六年子嗣。是爲穆侯

○丁巳四十有七年。晉曲沃鱓入翼。今翼城縣弑其君孝侯。國人逐之。立其君之子郄。是爲鄂侯孝侯在位十五年遇弑

○戊午四十有八年。魯初請郊廟之禮。○編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其後在魯。于是有墨翟之學。魯之用郊。始于此矣。

劉恕曰。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荆人請大號。周人不許。荆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稀可知矣。

○魯惠公薨。在位四十六年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爲隱公 ○按史記曰。魯惠公嫡夫人無子。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登宋女爲夫人。生子允。以允爲太子。卽桓公也。此雖左氏所不載。審如史記所言。則衞宣楚平之行。惠公已爲之于前矣。厥後隱桓並殺。文哀皆淫。得毋惠公之餘孽耶。甚矣周道之衰也。

綱鑑會編卷三

綱鑑會編卷四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東周紀（自平王遷洛世號東周）

平王

○（己未）四十有九年。春王正月。（是歲爲魯隱公元年孔子修春秋所自始列國有魯齊晉秦楚衛蔡鄭曹陳滕杞宋吳邾莒薛許小邾大小凡十九國）

胡安國曰（按周人以建子月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故孔子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德無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

示無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于正者公羊言大一統是也）

○三月。魯侯及邾儀父盟于蔑。（在今泗水縣地○此私盟之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編〕初鄭莊公封弟段于京。（今滎陽縣地）號太叔。祭仲曰。京大于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姜氏欲之。（姜氏莊公母也）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武姜惡莊公愛共叔段）武姜爲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潰。段出奔共。莊公遷其母武姜于城潁。（鄭地）誓曰。不及黃泉。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封人考叔有獻于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于是從之。見母。遂爲子母如初。

○秋七月。王使宰咺歸魯惠公仲子之賵。（音諷）

胡安國曰（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于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平王子母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不此之懲而賵人寵妾是拔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之託始于隱公不亦深切著明哉）

○（庚申）五十年。春。魯侯會戎于潛。（潛魯地○此外交之始）

○夏五月。莒人入向。○〔編〕莒子娶于向。（向莒邑舊注不一顧炎武曰今沂州有向城鎭此爲近之）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入國之始）

○魯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卿展氏極魯附庸○此大夫專兵之始）○秋八月。魯侯及戎盟于唐。（此徐戎之久居魯地者唐在今魚臺縣界○此盟戎之始）

○冬十二月。鄭人伐衛。○〔編〕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辛酉）五十有一年。春三月。王崩。孫林立。○秋。武氏如魯求賻。

金履祥曰（平王于魯猶歸仲子之賵隱公于周不賻天王之喪于報施之禮且猶不可況君臣之際乎武氏子之來在周爲屑然魯之不臣甚矣）

○鄭祭足（姓祭名仲字足）帥師入寇。○〔編〕初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夏。鄭祭足帥師取溫（今溫縣）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故周鄭交惡。

○八月。宋穆公卒。（在位九年）立宣公之子與夷。（是爲殤公）○〔編〕初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名嘉）而屬殤公。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卒立殤公。

○冬十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齊地○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

桓王（名林，平王之孫，在位二十三年）

○壬戌元年春二月，莒公伐杞，取牟婁。（杞邑，今諸城縣東北有婁鄉。○此伐國取邑之始）○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而自立。（桓公在位十六年遇弑）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編 宋殤公之立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使告宋曰：君若伐鄭，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于是宋、陳、蔡、衛伐鄭。（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于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

○秋，魯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編 諸侯謀伐鄭，宋公使魯乞師，魯隱公辭之。羽父（翬字）請以師會，公弗許，固請而行。（此大夫專征之始）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編 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于其父碏（音鵲）。碏曰：朝陳以請于王。厚從州吁如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

○冬十二月，衛人立晉。（是爲宣公）○晉曲沃以鄭、邢之師攻晉侯于翼。（今翼城縣）王使尹氏、武氏助之。晉侯奔隨。（鄂侯在位六年出奔）○曲沃叛，王命虢公伐曲沃，立鄂侯子光于翼。（是爲哀侯）

○癸亥二年，魯考仲子之宮。（成也。仲子，惠公夫人，桓公之母。宮，廟也）初獻六羽。○編 初，公將萬（舞也），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

○甲子三年春，晉鄂侯自隨入于鄂。○編 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于翼，故不復入翼而居鄂。（鄂，地名，未詳）

○鄭人輸平于魯。○夏五月，魯侯、齊侯盟于艾。（此齊魯交好之始）

○鄭伯入朝。○編 鄭伯入周，朝桓王，王不禮焉。周桓公（名黑肩）曰：我周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音旣，草多貌），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乙丑四年夏，魯城中丘。（在今沂州。○此書城之始）○冬十二月，晉曲沃莊伯卒。（在位十五年）子稱嗣。（是爲武公）○秦文公卒。（在位五十年）孫嗣。（是爲寧公）

○丙寅五年春三月，鄭伯使宛歸祊田于魯。○編 祊，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太山，諸侯皆從，太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以太山之祊易許田。（祊在

今費縣境）

○夏六月，蔡宣侯卒。（在位三十五年）子封人嗣。（是爲桓侯）○王命虢公忌父爲卿士。（鄭伯爭政之所自起）

○丁卯六年冬，鄭伯爲左卿士，以王命伐宋，告于魯。魯侯、齊侯會于防。（在今曲阜縣境）○秦自汧渭之間徙居平陽。（今陝西郿縣境）

○己巳八年春，滕侯、薛侯朝于魯。（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秋，王取鄔、劉（二邑俱在今偃師縣界）、蔿（在今尉氏縣境）、邘（在今河內縣境）之田于鄭，與鄭人以蘇氏之田十二邑。

○冬十一月，魯公子翬弑其君隱公（在位十一年）而自立。（是爲桓公）○編 初，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在今泗水縣境），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

請弑之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
○庚午九年春三月魯侯鄭伯會于垂衛地也 鄭伯以璧假魯許田公
田○編桓公卽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
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金履祥曰鄭以祊易許其請久矣故嘗先歸祊隱公受之已入祊矣而許田則未與也隱公豈以朝宿之邑重于予鄭耶或者廣狹肥磽之非鈞也桓弑隱而自立卽修好于鄭而鄭要之以許爲垂之會且加璧焉于是卒與許田矣蓋鄭以貪易許而桓以餒賂鄭也
○夏四月燕穆侯卒在位十九年 子嗣是爲宣侯
○辛未十年春正月宋督華父督也弑其君與夷殤公在位十年遇弑及其大
夫孔父立公子馮是爲莊公○編初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艶至是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

怒督懼遂弑殤公
○夏四月魯取郜大鼎于宋○編宋督既弑殤公以郜大鼎
郜國所造之鼎也今城武縣有郜城 賂魯于是齊鄭陳皆有賂督遂相莊公魯
人取鼎以納太廟周公廟也臧僖伯諫不可桓公不聽
○壬申十有一年春晉曲沃敗晉師于汾隰汾水之濱獲晉哀侯欒
成死之晉人立哀侯子是爲小子侯在位十一年被殺○秋七月朔日有
食之既○魯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在今寧陽縣境
○甲戌十有三年春正月陳桓公卒在位三十八年文公子陀弑太子
免而自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編初王奪鄭伯政鄭伯不
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地名在今鄭州蔡衛陳皆奔

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聃請從之鄭伯曰君子
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伯
遣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乙亥十有四年春楚子熊通侵隨因使隨請爵于王王不許
○編楚伐隨今隨州地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諸侯皆爲叛
相侵殺我有敝甲欲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固請
尊楚王不聽
○秋八月蔡人殺陳陀而立免之弟躍是爲厲公○編厲公蔡出
也故蔡人殺陀而立之
○丙子十有五年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畿內諸侯王遷盟向之
民于郟○編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故伐

○冬曲沃稱誘弑其君小子侯小子侯在位四年遇弑
○丁丑十有六年春曲沃滅翼○夏楚子會諸侯于沈鹿楚地楚
子伐隨隨及楚平楚僭稱王○編楚熊通欲尊其號王不許
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
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且自尊耳乃自立爲
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秦寧公卒在位十二年
三父廢世子而立出子
○己卯十有八年春曹桓公卒在位五十五年子射姑嗣是爲莊公
○虢詹父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編虢仲譖其大夫詹
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虢公奔虞

○庚辰十有九年夏五月，鄭伯寤生卒。在位四十三年世子忽嗣。是為昭公○秋九月，宋人執祭仲，以突歸于鄭而立之。是為厲公○鄭忽出奔衛。此書出奔之始

○衛侯晉殺其二子伋、壽。○編初衛宣公烝于夷姜，晉之庶母莊公之妾生伋，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朔構伋，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衛地殺之。壽子知而告之使行。令之逃也伋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咎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公乃立朔為太子。

司馬遷曰：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亦大夫折地名未詳○此大夫會盟諸侯之始

○辛巳二十年秋八月，陳厲公卒。在位七年弟林立。是為莊公○冬十一月，衛侯晉卒。在位十九年子朔嗣。是為惠公

○壬午二十有一年春二月，楚屈瑕伐羅。國名熊姓故地在今宜城縣西山中後徙枝江羅與盧戎敗楚師。○編初鬭伯比送屈瑕還，謂其御曰：莫敖官名屈瑕為此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請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夫人曰：莫敖狃于蒲騷今應城縣地之役，魯桓公十一年屈瑕敗鄖師于蒲騷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楚子使追之，不及。及與羅戰，大敗。屈瑕縊于荒谷，羣帥囚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癸亥二十有二年夏，秦三父弑出子，復立故世子。是為武公出子在位六年遇弑○冬十二月，齊僖公卒。在位三十三年子諸兒嗣。是為襄公○燕穆侯卒。在位十一年子嗣。是為桓公

○甲申二十有三年春二月，王使家父如魯求車。

穀梁赤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三月，王崩。太子佗立。

○夏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編祭仲專，鄭伯惡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昭公入。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鄭邑今禹州

莊王名佗桓王之子在位十五年

○乙酉元年冬十一月，衛人立伋之弟黔牟，衛侯朔出奔齊。○編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故逐之。

○丙戌二年夏五月，魯師及齊師戰于奚。此齊魯交兵之始○六月，蔡桓侯卒。在位二十年弟獻舞立。是為哀侯○秋八月，秦夷三父族。討其殺出子之罪也○冬十月，鄭高渠彌弑其君昭公，立其弟子亹。昭公在位六年遇弑○編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故弑之。

○丁亥三年春正月，魯侯會齊侯于濼。水名在今歷城縣魯侯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齊侯殺魯桓公，立其子同。是為莊公桓公在位十八年遇害○編初公將有行，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與文姜

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乘公。摺其脅。遂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返。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秋。齊侯師于首止。衛地。在今陳留境 殺鄭子亹及高渠彌。祭仲立子儀。○【編】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亹而轘車裂曰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儀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周公黑肩謀弒王。伏誅。王子克桓王庶子奔燕。○【編】黑肩欲弒莊王而立王弟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黑肩。王弟克奔燕。初克有寵于桓王。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戊子四年。春三月。魯夫人姜氏奔齊。○冬十月。陳莊公卒。在位七年 弟杵臼立。是爲宣公

○齊師遷紀郱鄑郚。三邑皆紀地 ○【編】齊欲滅紀。亦姜姓之國。今壽光縣有紀城故遷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此遷邑之始

○己丑五年。冬十二月。宋莊公卒。在位十八年 子捷嗣。是爲閔公 ○魯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左氏曰書姦也。禚齊地。一作部

○庚寅六年。夏五月。葬桓王。

胡宏曰。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故書之

○秋。紀季以酅音奚。紀邑入于齊。○【編】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

○燕桓侯卒。在位七年 子嗣。是爲莊公

○辛卯七年。春二月。魯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魯地

○三月。楚子伐隨。卒于師。在位五十年 子熊貲嗣。是爲文王 始都郢。○【編】初楚子伐隨。將發。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夫人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音瞞木之下。

○夏。紀侯大去其國。○【編】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齊之先哀公名不辰者。見烹于周王。由紀侯所譖。襄公復九世之讎。故滅紀

○壬辰八年。夏。魯夫人姜氏如齊師。○冬。齊人宋人魯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也

○癸巳九年。春正月。王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編】王人救衛。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甲午十年。春。魯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恒常也。謂常見之星 ○冬。魯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胡安國曰。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大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乙未十有一年。冬十一月。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襄公在位十二年遇弒

○【編】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嫡。襄公絀之。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請代。弗許。二人遂因之作亂。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在今博興縣南 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

之家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及屨。反，遇賊于門，遂弒公
而立無知。初，襄公之立無常，（謂政令無恒也）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
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丙申）十有二年春，齊人殺無知，魯侯及齊大夫盟于蔇。（祇）○〔編〕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魯及齊大夫盟于蔇。（瑯琊
繒縣有蔇亭，在今沂州境）齊無君也。
○夏，魯侯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是爲桓公）〔編〕魯伐齊，納子
糾。桓公自莒先入。
○秋八月，魯及齊師戰于乾時，（齊地，在今樂安縣界）魯師敗績。○九月，
齊公子小白立。齊人取子糾于魯殺之。○〔編〕初，鮑叔帥師言
于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

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齊以管夷吾爲相。○〔編〕初，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爲宰，
（太宰也）辭曰：君加惠于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
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管夷吾者五：寬惠
柔（安也）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于百姓，
弗若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弗若也；執枹（音孚）鼓立于軍門，使百
姓加勇焉，弗若也。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乾時之戰，仲射桓公中鉤）
是以濱（近也）于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子糾）動也，君若宥而反之，
夫猶是（言爲君猶爲子糾也）也。公于是請于魯。莊公以問施伯，對曰：管
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于天下，令彼在齊，則必
長爲魯憂矣。請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弗聽，使束縛以予齊。

使比至三釁（以香薰之）三浴之，公親逆（迎也）于郊，解其縛而與之坐
問焉。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
言哤，（音尨，亂貌）其事易。（變易也）昔聖王之處士（學道藝者）也，使就閒燕，（清淨
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
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疾也）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
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士，軍士也）十五。公帥十一鄉焉，（中軍也）國子帥
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高皆上卿，各帥五鄉爲左右軍）參（三也）國起案（界也）以
爲三官，（國事分爲三也）臣立三宰，（卿也）工立三族，（屬也）市立三鄉，澤立
三虞，（度也）山立三衡。（平也，掌平其政）公曰：其何以富國？對曰：唯官山海
爲可耳。謹鹽筴與鐵官之數，其餘輕重準此而行，然則舉曾

勝事無不服籍。公曰：吾欲從事于諸侯，爲之若何？對曰：作內
政（國政也）而寄（託也）軍令，（軍令託于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于是制國五家爲
軌，軌爲之長，（軌中一人爲長）十軌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
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鄉大夫也）焉，以爲軍令。（爲軍掌令）五家爲軌，故
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居則爲軌，出則爲伍，所謂寄政也）十軌爲里，故五十人
爲小戎，（兵車也）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
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
爲一軍，五鄉之師（長也）帥之。春以搜（音搜）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
師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改更也）伍之
人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
（匹也）故夜戰聲相聞，可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

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也)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則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廣也)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公悅于是專任管仲號曰仲父國事皆令問仲父而管仲得以盡其材故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成霸功者管仲之力也

蘇軾曰(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疎暢通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蓋變古司馬法而為簡畧速勝之兵者也)

○(丁酉)十有三年春正月魯侯敗齊師于長勺○(編)初齊伐魯莊公將戰曹劌(音貴)請從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曰可矣

遂逐齊師既克公問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三月宋人遷宿(宿古國今東平州地)○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今在嶧縣南)魯人敗宋師于乘丘(今曹縣地)

○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蔡地)以蔡侯獻舞歸○(編)蔡哀侯娶于陳息侯(息國今河南息縣地)亦娶焉息嬀(歸)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子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已而釋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編)齊侯之出也過譚(今歷城縣為古譚國)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書滅國始此)

○(己亥)十有五年秋八月宋萬弑其君捷(閔公在位十年遇弑)及其大夫仇牧宋人立公子御說(是為桓公)○(編)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

○冬十月宋萬奔陳○(編)萬弑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

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王崩太子胡齊立

僖(同釐)王(名胡齊莊王之子在位五年)

○(庚子)元年春齊侯陳人宋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桓公衣裳之會一)

○夏六月齊人滅遂(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故滅之○遂國名舜之後也)

胡安國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無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霸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免斯民于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冬魯侯會齊侯盟于柯(今東阿縣)○(編)初齊伐魯魯將(沬)師敗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柯而盟魯將盟曹沬以七首(短劍)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沬去七

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于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于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辛丑)二年夏齊侯使來請師王命單伯會伐宋○〔編〕以宋人背北杏之會也單伯取成于宋而還

○鄭人弒其君子儀鄭厲公自櫟入于鄭○〔編〕厲公自櫟(今禹州地)侵鄭獲傅瑕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乎臣聞命矣遂自縊

○秋七月荊入蔡○〔編〕蔡哀侯以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楚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及宋衛鄭諸侯于鄄(宋服故也○鄄今濮州地○衣裳之會二)

○晉曲沃伯稱滅晉弒其君緡

○(壬寅)三年齊侯及宋陳衛鄭諸侯會于鄄(齊桓始霸也○衣裳之會三)○ ○

夏魯夫人姜氏如齊

○(癸卯)四年冬十二月齊侯及宋魯陳衛鄭許滑滕諸侯同盟于幽(鄭成也○幽宋地○衣裳之會四)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是爲武公)○〔編〕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寶器賂獻于周王命武公爲晉君列于諸侯于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始都晉國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

○秦武公卒(在位十九年)弟立(是爲德公)○〔編〕武公葬雍平陽初以人從葬

○楚滅鄧(今鄧州)○郳子克卒子瑣嗣(郳國曹姓周武王封郳挾爲附庸居郳自挾至儀父十二世儀父從齊桓公尊王室始進爵稱子儀父克之字也)

○(甲辰)五年春晉武公卒(在位三十八年)子詭諸嗣(是爲獻公)○王崩太子閬立○秦徙居雍○〔編〕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今扶風縣地)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

惠王(名閬僖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乙巳)元年春虢公晉侯鄭伯使原伯逆王后于陳○〔編〕虢晉朝王在周鄭伯以齊執其卿求王爲援亦在京師故倡義爲王定昏(按陳嬀卽惠后後寵愛少子亂周室實階于此故書之)

○秦德公卒(在位二年)子嗣(是爲宣公)

○(丙午)二年夏楚子熊貲卒(在位十五年)子堵敖嗣○秋五大夫以王子頹作亂頹出奔溫復奔衛衛人燕人立頹○〔編〕初王姚

變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卽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今溫縣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冬蔡哀侯卒在位二十年子肸嗣是爲穆侯

○〔丁未〕三年春鄭伯執燕仲父王處于櫟○〔編〕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今偃師縣境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月魯夫人姜氏如莒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夏齊大災公羊疏曰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詹

○〔戊申〕四年夏虢公鄭伯納王于周○〔編〕虢鄭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五月鄭厲公卒在位十八年子捷嗣是爲文公

○王巡虢守○〔編〕虢公爲王宮于蚌虢地王予之酒泉周邑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冬王歸自虢

○〔己酉〕五年春正月晉人伐驪戎獲驪姬以歸○〔編〕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娣以歸俱愛幸之

○陳人殺其太子禦寇公子完與顓孫奔齊○〔編〕齊侯使完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免于罪戾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初厲公之生敬仲完字也周史卜之吉曰此其代陳有國乎然不在此其在異國非其身在其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亡陳氏始大于齊卒篡其國

○楚熊惲弑其君堵敖而自立是爲成王堵敖在位三年遇弑○〔編〕堵一作杜敖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遂與隨襲殺堵敖而代其位

○〔庚戌〕六年春荆人修好于諸侯使人入獻王賜楚子胙○〔編〕成王初立布德施惠結好諸侯又使人入獻于王王賜胙曰鎭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冬十一月曹莊公卒在位三十一年子羈嗣

○〔辛亥〕七年夏魯侯如齊逆女秋夫人姜氏入于魯大夫宗婦覿用幣○〔編〕御孫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而由夫人亂之不可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赤曹僖公也

○郭亡○〔編〕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以亡曰以其善善

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壬子]八年夏五月衛惠公卒(在位三十一年)子赤嗣(是為懿公)

○冬晉侯盡殺羣公子○[編]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音委)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晉邑名)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癸丑]九年春晉城絳始都之(今之絳州絳縣曲沃皆晉故絳新田之地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有晉城相傳為士蔿所築以都晉獻公者)

○[甲寅]十年夏六月齊侯及宋魯陳鄭諸侯同盟于幽(陳鄭服也○衣

裳之會五)○王使召伯廖命齊侯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乙卯]十有一年春三月齊人伐衛衛人敗績齊侯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夏四月邾子瑣卒(在位十二年)遽蒢(除)立(是為文公)

○秋荊人伐鄭齊人宋人魯人救鄭○[編]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結秩鄭城門名)之門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晉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諸子重耳居蒲(古蒲子國今蒲縣)夷吾居屈(音掘今吉州地)○[編]初獻公娶賈姬無子烝于齊姜(父武公妾)生秦穆公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太子及羣公子居之則可以威民而懼戎公說而從之于是羣公子皆出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

○[丁巳]十有三年春樊皮叛王命虢公討之執樊皮歸于京師

○秋九月楚鬬班殺子元鬬穀(奴走反)於(音烏)菟(音徒)為令尹○[編]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子文之子)殺子元鬬穀於菟(字子文)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初若敖娶于䢵(國名今安陸縣地)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

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也)虎乳之䢵子使收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名之曰鬬穀於菟遂以女妻伯比鬬氏自子文始為令尹

○冬齊人伐山戎○[編]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刜(弗)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

○秦宣公卒(在位十二年)弟立(是為成公)

○[己未]十有五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虢地)○[編]神居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祝太祝宗宗人史太史應區嚚皆名也)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未幾虢為晉所滅)

○魯公子牙卒○[編]初莊公築臺臨黨氏(魯大夫)見孟任(黨氏女任)

(其姒孟長女也)悅而愛之許以爲夫人割臂以盟生子般般長悅梁氏女往觀焉圉人犖自牆外與女戲子般怒使鞭之公聞之曰不如殺之犖有力焉是未可鞭而置也公有三弟曰慶父叔牙季友公初娶齊女爲夫人曰哀姜無子姜娣叔姜生子啓方公無嫡嗣愛任女欲立其子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酖叔牙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八月魯莊公卒(在位三十二年)子般立冬十月慶父弑般啓方立(是爲閔公)○(編)公薨子般卽位次于黨氏冬十月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季友奔陳立閔公(是年始八歲)

○公子慶父如齊○(編)慶父旣弑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奔齊以求援

金履祥曰(魯自隱公將予其弟桓而桓公弑之以立卒爲文姜所謀見殺于齊其子莊公制于母而忘其父又婚于齊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弑閔叔牙慶父皆不良死禍猶未已而叔孫孟孫季孫三家者自立其後魯自是分而桓公子孫卒不自相容也不弟不忠不孝之報其禍如此夫)

○狄伐邢(邢姬姓之國今邢臺縣地)○曹僖公卒(在位九年)子班嗣(是爲昭公)

○(庚申)十有六年春正月齊人救邢○秋八月魯侯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季子歸于魯○(編)請復季友也閔公新立國家多難以季友賢故請于齊而復之桓公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友來歸

○晉侯作二軍滅耿霍魏爲太子申生城曲沃○(編)晉初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造父之後)御戎畢萬(畢公高之後)爲右以滅霍滅耿滅魏(三國皆姬姓)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今河津縣地)畢萬魏(今平陸縣北有魏城云是古魏國)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辛酉)十有七年秋魯慶父弑其君閔公(閔公在位三年遇弑)季友以公子申如邾哀姜慶父皆出奔○冬齊高子如魯盟魯公子申入立(是爲僖公)取慶父于莒殺之○(編)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慶父素通于哀姜又謀殺閔公而自立初公傅奪卜齮田公弗禁齮怨公八月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季

友以僖公適邾(今鄒縣地)慶父奔莒僖公乃入立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魯地)乃縊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遜同)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魯地)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十二月狄入衛殺懿公戴公申立卒弟燬立(是爲文公)○(懿公在位十年遇害)○(編)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予何能戰戰于熒澤(衛地)衛師敗績殺懿公衛衆潰濟河初惠公之立也少齊人使昭伯頑(惠公庶兄宣公之子也)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公夫人許穆公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衛之遺民立戴公以廬于曹尋卒齊人立其弟燬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

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司馬遷曰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敗之狄殺懿公也衛人思復立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代伋死者壽又無子太子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元年卒齊桓公率諸侯伐狄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是爲文公初文公爲衛之多難也先適齊故齊人入之
○秦成公卒在位四年弟任好立是爲穆公
○壬戌十有八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邢地救邢時狄伐邢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地也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編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諸北救邢之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
○秋七月楚人伐鄭○編楚初敗蔡人擄獻舞至是伐鄭其勢浸強

○八月齊侯宋公魯侯鄭伯曹伯邾人會于檉謀救鄭也○檉宋地今陳州西北有檉城檉左傳作犖○衣裳之會六
○冬十月魯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魯地獲莒挐○編魯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邑名報其獲挐之功也是爲季孫氏
○癸亥十有九年春正月諸侯城楚丘在今滑縣東六十里以封衛
○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編初晉荀息以屈音掘今石樓縣地產屈產地名產良馬之乘與垂棘地名產美玉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西虢也今陝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伐虢滅下陽今平陸縣地
○秋九月齊侯及宋江黃盟于貫服江黃也○貫宋地此亦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虢公敗戎于桑田○編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而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不可以五稔
○燕莊公卒在位三十三年子嗣是爲襄公
○甲子二十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陽穀齊地今爲縣此亦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楚人伐鄭○編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我棄德不祥
○乙丑二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編初蔡繆侯女弟爲齊桓公夫人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止公怒歸之返于蔡未絕也蔡人嫁之

桓公怒因與諸侯伐蔡蔡潰擄繆侯遂伐楚楚子遣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包茅菁茅包匭之也入以供祭祀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地名在今郾城縣南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地名在今郾城縣東屈完及諸侯盟而還
○丙寅二十有二年春正月朔魯侯觀臺以書雲物察妖祥爲之備禮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編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公弗聽卒立之生奚齊將立爲太子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

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 卽曲沃之城 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驪姬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譖重耳夷吾二公子亦出奔

○夏齊侯及宋陳衛鄭許曹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 在今睢州南

○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公率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 衣裳之會七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編鄭伯懼其不朝于齊也欲逃歸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失多矣君必悔之不聽逃其師而歸

○晉侯使寺人伐蒲公子重耳奔狄○編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奔狄 袂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黃二國俱在今光州境○此夷翟始滅中國也

○九月虞大夫百里奚奔秦○冬晉人滅虢及虞○編晉人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許晉使宮之奇以族行曰虞不臘矣 臘歲終之祭也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歸其職貢于王

○丁卯二十有三年春晉人伐屈公子夷吾奔梁○編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齊侯及宋魯陳曹之師伐鄭圍新城 卽鄭之新密今密縣地 秋楚人圍許 今許州 諸侯遂救許○編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戊辰二十有四年春齊伐鄭夏鄭殺其大夫申侯秋七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魯地 ○編齊人伐鄭孔叔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秋盟于甯母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 衣裳之會八

○曹昭公卒 在位九年 子襄嗣 是為共公

○己巳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王人齊侯及宋魯衛許曹諸侯陳世子款盟于洮 曹地 ○編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兵車之會一

○冬十二月王崩太子鄭立○編惠王以二十四年閏十月

崩太子鄭惡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至是乃告喪故書十二月從告也

襄王（名鄭惠王之子在位三十三年）

○（庚午）元年春正月宋桓公卒（在位三十一年）子玆父嗣（是爲襄公）

○夏宰周公（以冢宰兼三公）會齊侯及魯宋衛鄭許曹諸侯于葵丘（今考城縣地）○編王使宰孔致胙（祭肉也）于齊桓公使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隕（墜也）越（失也）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乃下拜登受宰孔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本衰之會九）

○晉獻公卒（在位二十六年）奚齊立○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荀息立其弟卓里克又弒之并殺息○編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三公子之徒）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息曰死之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喪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辛未）二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秦師及齊隰朋立晉公子夷吾爲晉侯（是爲惠公）○編秦穆公使公子縶弔晉公子重耳于狄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公子縶弔夷吾于梁夷吾私于公子縶以重賂結之公子縶反命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公子縶曰君置晉君而置仁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故先置夷吾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惠公

○晉殺其大夫里克○編晉侯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壬申）三年春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編晉侯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王子帶以戎入寇秦晉伐戎晉侯平戎○編揚拒泉皐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欲因以篡位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惠公爲周與戎和

○（癸酉）四年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仲入聘○編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冬十二月陳宣公卒（在位四十五年）子欵嗣（是爲穆公）

○(甲戌)五年夏四月齊侯及宋魯陳衛鄭許曹諸侯會于鹹(時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鹹衛地今開州有鹹城○兵車之會二)

○秋齊侯使仲孫湫來致諸侯之戍(爲戎難故齊使諸侯戍周)

○冬晉饑使乞糴于秦○編百里奚言于秦伯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于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乙亥)六年冬蔡穆侯卒(在位二十九年)子甲午嗣(是爲莊侯)

○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編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丙子)七年春楚人伐徐(徐國今泗州地)○三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

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齊地在今東昌府東北)遂次于匡(衛地今長垣縣境)

○魯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尋葵丘之盟且謀救徐也○兵車之會三)

○冬齊大夫管仲卒○編初仲病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也對曰自宮(刑也)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公不用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司馬光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于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敎之篡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耶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假然自以天下爲莫己若也未慈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傷

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十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編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戰于韓原(今韓城縣地)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此秦晉交兵之始)

○王命秦伯釋晉侯○編王聞之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夷吾姊爲秦穆夫人聞之衰絰跣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且告曰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

朝以死惟君裁之乃舍諸靈臺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爲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

○晉侯夷吾自秦歸于晉○編十月晉陰貽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夷吾獻其河內地使太子圉爲質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丁丑)八年春正月隕石(星也)于宋五六鷁(逆)退飛(風也)過宋都○冬十二月齊侯及宋魯陳衛鄭許邢曹諸侯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兵車之會四)

○(戊寅)九年冬十月齊侯小白卒(在位四十三年主中國盟三十九年)五子爭立

○編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

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卽易牙)有寵于衛共姬。(卽長衛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十月乙亥。桓公卒。五公子各樹黨爭立。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武孟。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己卯)十年春正月。宋公以曹衛邾之師伐齊。夏。魯師救齊。○編宋襄受齊侯管仲立孝公之託。而孝公又奔在宋。故宋襄以諸侯伐齊納之。三月。齊人殺無虧。

○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地)齊師敗績。狄救齊。立公子昭。(是爲孝公)○編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師敗齊師于甗。(齊邑)立孝公而還。

○(庚辰)十有一年春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編宋人使邾文公用鄫子(姒姓之國。在今沂州南。又睢州亦有鄫城)于次睢之社。(睢水之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以祭)欲以東屬諸夷。司馬子魚(目夷字)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冬。魯人會陳蔡楚鄭盟于齊。○編陳穆公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盟于齊。修桓好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

○梁亡。○編梁伯好土功。民罷而弗堪。秦遂取梁。(今陝西韓城縣地)

○(壬午)十有三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地。在汝陰)○編宋襄欲合諸侯。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秋。楚子及陳蔡鄭許曹諸侯會于盂。(宋地)執宋公以伐宋。○編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不聽。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我將殺子君矣。宋人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國已有

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公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迎襄公歸。

○冬十二月。魯侯會諸侯盟于薄。(地名未詳)釋宋公。○編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癸未)十有四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編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水名。在洛陽)

○晉太子圉自秦逃歸。○編圉爲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子圉妻。卽懷嬴也)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圉遂逃歸。

○王召叔帶于齊(從富辰之言也)

○冬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編]初鄭伯如楚宋公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水名)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公子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君子不困人于厄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頭半白者)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未成陣也)世笑以爲宋襄之仁○楚子自宋還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示之俘馘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庭中所陳之品數)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芊女也)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以是知其不遂霸也(後楚子師敗于城濮爲商臣所弑)

○[甲申]十有五年夏五月宋襄公卒(在位十四年)子王臣嗣(是爲成公)

○秋王命狄師伐鄭取櫟以狄女隗氏爲后○[編]初滑人(今偃師縣地)叛鄭而附于衛鄭人伐之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爲近奈何不忍小忿以棄之不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之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又諫曰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又弗聽

○九月晉惠公卒(在位十四年)子圉嗣(是爲懷公)○[編]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乃殺之

○冬十一月杞子卒(在位十八年)弟姑容立(是爲桓公)

○[乙酉]十有六年春正月晉公子重耳入于晉○[編]初重耳之奔狄也從者狐偃趙衰(夙弟)顚頡魏武子(名犨)司空季子(名胥臣)狄人伐廧咎如(廧音牆咎音皐赤狄別種隗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音疇)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姜氏與子犯(狐偃字)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饗之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懷公圉之妻)與焉公子欲辭胥臣曰同姓則同德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唯青陽與倉林氏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毓災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今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

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子犯亦曰將奪其國何有于妻唯秦所命從也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逆親迎也正月秦伯納之晉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從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泉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今猗氏縣地入桑泉今臨晉縣地取臼衰今解州地二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兵拒重耳廬柳地名未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猗氏爲郇國解州西北亦有郇城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公子入于晉師及曲沃朝于武宮使殺懷公于高粱在今稷山縣境呂郤畏逼呂甥郤芮惠公舊臣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前伐蒲斬袪者請見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公宮火呂郤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

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王使王子虎內史興錫晉侯命是爲文公○編內史興歸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王其善之王從之使于晉者道相逮也

○狄人歸季隗于晉○編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以公女妻衰而生同括嬰三子原屏樓三子所封之邑也趙姬請逆盾衰先在狄所生之子與其母卽狄女叔隗子餘衰字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請于公以爲嫡嗣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卿大夫之嫡妻而己下之舊注以皆非此年事因狄人歸季隗而左氏遂終言叔隗也

○晉侯賞從亡之臣○編文公出亡十九年而後反國至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乃與其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今介休縣地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秋王廢狄后王子帶以狄入寇王出居于鄭告難于諸侯

○編太叔帶通于隗氏王廢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太叔以隗氏居于溫王使告難于諸侯

○丙戌十有七年夏四月晉侯逆王入于王城王賜之田○編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宣信于諸侯今爲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于鄭王入于

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今武陟縣地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命之幣物以助其歡請隧王葬禮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俱在今懷慶府境內晉于是始啓南陽今修武縣地在太行之南黃河之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畏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餒而弗食遂使之處原

○衛文公卒在位二十五年子鄭嗣是爲成公

○（丁亥）十有八年，夏，齊人伐魯，魯使展喜犒師，齊人還。○秋，楚人滅夔（楚同姓國，今歸州地），以夔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以其善于晉也。緡，今金鄉縣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今東阿縣南有穀城），楚申公叔侯戍之。

○（戊子）十有九年，夏六月，齊孝公卒（在位十年），弟潘殺世子而自立（是爲昭公）。○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編〕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于是乎在。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于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說詩書而敦禮樂。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于欒枝、先軫；使欒枝爲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

○（己丑）二十年，春，晉侯侵曹伐衛，楚人救衛。○〔編〕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

○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編〕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從之。

○夏四月，晉侯以齊宋秦之師及楚人戰于城濮（衛地），楚師敗績。○〔編〕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得臣字）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從之。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音奚，丘陵險阻之名）而舍，晉侯患之。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登有莘之墟（今陳留縣，古有莘國）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木以益其兵。陳師于莘北，胥臣（即司空季子）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晉師還。

○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名）。○〔編〕初，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之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孟諸，宋澤名。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大心（子玉之子）與子西使榮黃諫（子西，子玉之族。榮黃，人名），弗聽。既敗，楚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乃自殺。初，楚師敗，晉侯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聞子玉死

公喜曰莫余毒也已.

○衛侯出奔楚.五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獻楚俘于王.王策命晉侯為侯伯.○編晉侯至于衡雍(鄭地在今滎陽縣界)作王宮于踐土(亦鄭地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晉作行宮也)三月,鄭伯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氏名)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晉侯及齊宋魯蔡鄭衛莒諸侯盟于踐土.陳侯如會.魯侯朝于王所.○編衛侯在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王宮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編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于踐土故聽其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今長垣縣有宛亭近濮水)衛侯先期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陳穆公卒(在位十六年)子朔立(是為共公)

○冬,晉侯及齊宋魯蔡鄭陳莒邾秦諸侯會于溫.王狩于河陽(河北之地今懷孟之間)諸侯朝于王所.○編會于溫,討不服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編衛侯與元咺訟不勝(為殺叔武也)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別為四室)甯子職納橐(衣囊)饘(粥)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曹伯襄復歸于曹,會諸侯圍許.○編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以曹為解,曰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伐,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庚寅)二十有一年夏六月,王子虎及魯晉宋齊陳蔡秦諸侯盟于翟泉(翟與狄同在洛陽)○編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

○冬,介葛盧朝魯.○編是年春,介葛盧(介東夷之國今山東膠州地葛盧其君名)至魯,以公在會,未見,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辛卯)二十有二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復歸于衛.○編初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得不死.魯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音遄)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瑕.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晉人秦人圍鄭.○編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文公出亡)

過鄭鄭伯不禮之 且貳于楚也。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晉侯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至此。吾其還也。亦去之。

○冬十二月。衛遷于帝丘。在今濮州東北顓頊所都之地又云在今滑縣東北七十里

○癸巳二十有四年春。楚子請平于晉。晉侯使陽處父如楚。○夏四月。鄭文公卒。在位四十五年子蘭嗣。是爲穆公 ○冬十二月。晉侯重耳卒。在位八年中國盟五年子驩嗣。是爲襄公

金履祥曰。按晉文霸功不及齊桓之盛。而晉世主夏盟。齊桓霸止其身。蓋齊桓之家不治。而晉文之家治也。有國者不可不知治亂之本矣。

○甲午二十有五年春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晉人襄公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在今陝州 ○編初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鑰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曰。勞師襲遠。非所聞也。公召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其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滑與鄭近今假師縣地舊註滑在陳留者非 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原軫曰。秦不哀我喪。而伐我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文公未葬故稱子 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四月。敗秦師于殽。獲三帥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嬴請于晉侯曰。彼實構吾二君。使歸就戮于秦。若何。晉侯許之。先軫即原軫 朝。問秦囚。晉侯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使陽處父追之。不及。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秦人皆請殺孟明。秦伯不許。仍使孟明爲政。

○冬十二月。魯僖公卒。在位三十三年子興嗣。是爲文公

○乙未二十有六年夏四月。晉侯伐衛。衛人伐晉。○編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先軫子 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而自立。是爲穆王 ○編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聞之。謀于潘崇。十月。以宮甲圍楚子。縊殺之。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商臣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

○魯祀爰居○編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是時海多大風冬煖

○丙申二十有七年春二月秦孟明視帥師伐晉○編報殽之役也晉人禦之彭衙今白水縣地 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秋八月魯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僖公雖爲閔公之兄然閔公先立僖公臣事之今以僖躋于閔上所謂逆祀也

○丁酉二十有八年春正月秦人伐晉○編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今臨晉縣地 及郊晉之近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乃悔過而作秦誓

○戊戌二十有九年秋楚人滅江故地在今息縣境

○王賜秦伯金鼓命爲西方諸侯伯○編秦用由余謀伐戎

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王使召公過賀之故有是命

○衛侯使甯俞聘于魯○編魯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問也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賜之彤弓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己亥三十年春正月王使榮叔歸魯成風僖公之母含且賵三月使召伯如魯會葬

胡安國曰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且賵及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則王法廢人倫亂矣

○秋楚人滅六冬滅蓼音了二國皆皐陶後堯時所封 ○編臧文仲聞六今六安州地與蓼今霍丘縣地滅曰皐陶庭堅皐陶字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十二月許僖公卒子湯哉嗣是爲昭公

○庚子三十有一年夏秦穆公卒在位三十九年子罃嗣是爲康公○編葬秦伯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賦黃鳥之詩

○秋八月晉侯驩卒在位七年晉人逆公子雍文公子于秦○編晉襄公卒靈公襄公子名夷皐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盾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文公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使先蔑士伯士會隨季如秦迎公子雍先蔑之

使也荀林父中行桓子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不然將及弗聽

○辛丑三十有二年夏四月宋成公卒在位十七年子杵臼嗣是爲昭公

○晉趙盾立世子夷皐是爲靈公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先蔑奔秦○編秦康公以師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襄公夫人日抱太子夷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盾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

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乃訓卒厲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荀林父盡送先蔑之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為同僚故也同官為僚先是林父將中軍先蔑將左軍故曰同僚

○壬寅三十有三年秋八月王崩太子壬臣立

○冬十月魯使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莒○編初穆伯即公孫敖也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名穀其娣聲已生惠叔名難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敖從父昆弟聘焉文公七年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莒邑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怒請攻之叔仲惠伯叔牙孫也諫使仲舍之舍而不娶穆伯反之反還莒女復為兄弟如初至是魯使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仍復娶已女魯人立其子穀孟獻子之父也

綱鑑會編卷五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澐 輯錄

東周紀

頃王 名壬臣襄王之子在位六年

○癸卯元年春毛伯如魯求金二月魯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編襄王之喪公孫敖之幣不至于是有求金之使魯侯使得臣會葬焉

○三月楚人伐鄭○編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于是楚子興師伐鄭鄭及楚平魯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

○秋八月曹共公卒在位三十五年子壽嗣是為文公

○冬楚子使椒聘于魯○編楚使越椒聘于魯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燕襄公卒在位四十年桓公立

○乙巳三年冬十月魯叔孫得臣敗狄師于鹹今開州○編鄋音搜瞞平聲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侵齊遂伐魯文公使得臣追之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丙午四年冬十二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編秦為令狐之役故伐晉晉人禦之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士會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子曰穿晉君之壻也有

寵而弱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上軍穿欲獨出追之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事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趙穿沮之而止秦師夜遁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中行桓子請復賈季郤成子請復隨會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及秦履士會之足于朝壽餘請東人之能與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丁未五年夏五月陳共公卒在位十八年子平國嗣是爲靈公

○邾文公卒子貜音貜嗣是爲定公○編初邾文公卜遷于繹今鄒縣地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子卒君子曰知命

○冬楚商臣死子旅嗣是爲莊王

○戊申六年春王崩子班立○夏五月齊昭公卒在位二十年子舍嗣是爲殤公○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編叔服曰不出七年晉齊宋君皆將死亂

○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自立是爲懿公即位四月遇弒○冬魯使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遂執其君舍之母魯子叔姬

編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舍即位商人弒之魯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即叔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公穀二氏曰單伯周大夫子叔姬魯女單伯淫于子叔姬故齊人執之

匡王名班頃王之子在位六年

○己酉元年春魯季孫行父如晉○編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夏六月單伯自齊反于魯十有二月齊亦歸子叔姬于魯

○冬十一月齊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編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蔡莊侯卒在位三十四年子申嗣是爲文公

○庚戌二年夏五月魯侯四不視朔

○六月楚人秦人巴人今巴縣地滅庸今竹山典安之境○編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音君人率百濮夷人聚于選楚地將伐楚楚人謀徙于阪高楚地蔿賈曰不可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庸人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以伐庸遂滅之

○冬十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昭公在位九年遇弒)而立其弟鮑(是爲文公)
○編宋公子鮑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國之材人無
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將
田孟諸(澤名)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
○壬子四年春魯文公卒(在位十八年)子赤嗣○秦康公卒(在位十二年)而立其
子稻嗣(是爲共公)○夏五月齊人弒其君商人(懿公在位四年遇弒)而立其
兄元(是爲惠公)○編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
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公
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
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
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秋魯公子遂弒其君之子赤及公子視立公子倭(是爲宣公)○
編文公夫人姜氏生赤二妃敬嬴生倭敬嬴嬖而私事襄仲
(即公子遂)倭長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襄仲見于齊侯
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十月襄仲殺赤及視(赤母弟)
而立宣公以君命召叔仲其宰公冉務人止之弗聽乃入殺
而埋之馬矢之中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
仲爲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太子僕弒其君庶其○編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
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
寶玉來奔納諸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
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對曰先大夫教行父事
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
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
也今莒僕弒君父而竊寶玉則爲凶德是以去之
○癸丑五年夏齊侯魯侯會于平州(在今新泰縣)齊人取魯濟西田
○編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婦姜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
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遂復如齊拜成齊人取濟西之田爲
立公故以賂齊也
○甲寅六年春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
績獲宋華元○編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
禦之戰于大棘(今寧陵縣地)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
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

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
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
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即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
非馬也其人也既合(答也)而奔魯
○秋九月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在位十四年遇弒)迎襄公弟黑臀于
周立之(是爲成公)○編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
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
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
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
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晉侯
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

逆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且出明死之靈輒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立之

○冬十月王崩弟瑜立

定王名瑜匡王之弟在位二十一年

○乙卯元年春正月楚子伐陸渾之戎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編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

有德也鑄鼎象物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子慚而退

○冬十月鄭穆公卒在位二十二年子夷嗣是爲靈公○編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燕國姞姓南燕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音由余而祖也南燕之祖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及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丙辰二年春秦共公卒在位四年子榮嗣是爲桓公○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靈公在位一年遇弑弟堅立是爲襄公○編楚人獻黿于靈公公子宋子公與子家歸生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公而謚之曰幽襄公立八年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楚殺越椒○編初楚司馬子良子文之弟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毋

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之鬼不其餒而而語助辭及子文卒鬬般爲令尹般子文子椒爲司馬蔿賈爲工正椒譖般而殺之己爲令尹又殺蔿賈將攻王王與戰于皐滸楚地椒敗遂滅若敖氏鬬般之子箴尹克黃使于齊及宋聞亂人止之不可遂復命而自拘于司敗刑官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己未五年秋河徙砱礫音零歷地名自禹導河至是年已歷十七甲子以後漸失禹之故跡矣

○冬燕桓公卒在位十六年宣公立

○庚申六年夏楚人滅舒蓼○編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舊注舒蓼二國名但襄王三十年楚已滅蓼矣此舒蓼應是一國滅之楚子彊及滑汭入光州境盟吳越而還

○冬十月王使單子聘于宋遂自陳聘于楚○[編]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星名見寒露節見而雨畢天根氐亢之間見亦見于寒露而水涸本氐星見而草木節解駟房星見而隕霜火星名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同峙而畚音本籠也土梮舁土之器也營室星名小雪時見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于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陳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其能久乎

○[辛酉]七年秋八月滕宣公卒文公嗣○九月晉成公卒在位七年

子孺嗣是爲景公○冬十月衞成公卒在位三十五年子遫嗣是爲穆公

○陳殺其大夫洩冶○[編]夏姬鄭穆公女也嫁于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皆衷其衵音日小衣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壬戌]八年夏四月齊惠公卒在位十年子無野嗣是爲頃公

○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靈公在位十五年遇弒子午嗣是爲成公○[編]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秋王使王季子聘于魯○[編]發幣于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季子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季孟二子儉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叔孫東門二子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亡之道也後如其言十六年東門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叔孫宣伯亦奔齊

○[癸亥]九年冬十月楚子入陳○[編]楚子以陳夏氏之亂遂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陳侯在晉楚申叔時自齊還入不賀楚子讓之曰徵舒爲不道寡人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徵舒弒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不重乎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毋乃不可乎楚子

曰善乃復封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甲子]十年春楚子圍鄭○[編]楚圍鄭旬有七日國人大臨楚子退師鄭人修城楚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時楚滅九國以爲縣夷同之也九國謂息鄧弦黃夔江六蓼庸也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鄭地晉師敗績○[編]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及河聞鄭及楚平欲還

先穀不可遂濟師及敗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會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

○晉屠岸賈 晉大夫 殺趙朔于下宮滅其家○[編]初趙夙事晉夙生成子衰衰生宣子盾人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盾生朔朔娶晉成公姊莊姬賈始有寵于靈公至景公三年爲司寇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誅其後非先君之意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氏朔死

無恨厥許諾賈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既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無聲已脫朔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喜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趙氏眞孤乃反在嬰卒與俱匿山中名曰武 按左氏魯成四年趙嬰通于趙莊姬五年春趙嬰出亡于齊同括逐之也七年晉殺趙同趙括滅其族魯成之七年則晉景之十七年而周簡王之三年也史記載屠岸賈滅趙氏乃在晉景之三年則周定王之十年也相去殆十五年而左氏亦不載屠岸賈事毎言同括之滅由于趙姬之譖今南氏前編依史記以類次但左氏之年月亦必有所本附誌之以俟博辨者

○冬十二月楚子滅蕭 蕭今徐州蕭縣地 ○[編]楚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克蕭滅之

○[丙寅]十有二年夏曹文公卒 在位二十三年 子廬嗣是爲宣公

○秋九月楚子圍宋○[編]楚子使申舟 卽無畏 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我則必死 言宋必殺我 楚子曰殺汝我伐之見犀 無畏之子 而行 以子託王示必死也 及宋宋人止之 怒其不假道而執之 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 寢門之闕 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 楚市名 之市 皆言其速也 秋圍宋

○[丁卯]十有三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編]宋使樂嬰齊告

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過鄭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對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 信載義 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 賈廢隊 又可賂乎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馬前曰無畏知死 申犀無畏之子 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 僕御也 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

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六月晉滅赤狄潞氏(今山西潞城縣)以潞子嬰兒歸

○秦人伐晉○編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地)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編王孫蘇(王札子)與召伯毛伯爭政使王子捷殺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戴公之子)

○秋魯初稅畝(此公田什一而取二之始也)

○(戊辰)十有四年夏成周宣榭火(宣王之廟也廟制有室無室曰榭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己巳)十有五年春正月許召公卒(在位三十年)靈公嗣○蔡文侯卒(在位二十年)子固嗣(是為景侯)

○夏六月晉侯會魯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地)○編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齊侯母蕭同叔子也)使觀之郤子登(郤子跛齊人使跛者逆之按穀梁成公元年冬十月傳云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則跛者乃孫良夫非郤克也)婦人笑于房獻子(克諡)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歸請伐齊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晉人執之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乃緩之逸范武子老郤獻子為政

○(庚午)十有六年秋七月楚子旅卒(在位二十三年)子審嗣(是為共王)○冬十月魯宣公卒(在位十八年)子黑肱嗣(是為成公)

○魯公孫歸父奔齊○編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宣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歸父字)還及笙(地名未詳)壇帷復命于介袒括髮即位(以公薨故行喪禮乃去)哭踊遂奔齊

○(辛未)十有七年春三月魯作丘甲○編十六井為丘大司馬之制必四丘之甸而後備一卒出長轂一乘則從征少而休多作丘甲是丘賦一乘也休少而從征多矣

○(壬申)十有八年夏四月衛孫良夫帥師及齊戰于新築(衛地)敗

績○編新築人仲叔于奚救之良夫是以免衛賞之邑辭請曲縣(音玄)繁(音盤)纓以朝許之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假人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曲縣謂懸鐘磬也王宮縣四面懸如宮牆諸侯軒縣缺其南面繁纓馬飾也)

○六月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戰于鞌(齊地)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晉師及國佐盟于袁婁(齊地)○編孫桓子(良夫諡)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許諡)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郤克及士燮(范文子)欒書韓厥將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使賓媚人(即國佐)賂以紀甗(音憲○甗甑之無底者紀國之古器也)玉磬

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國佐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今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必質其母以爲信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欲盡東其畝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是反先王也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今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如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子若不許讐我必甚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乃還

○八月宋文公卒(在位二十二年)子固嗣(是爲共公)○衛穆公卒(在位十一年)子臧嗣(是爲定公)

○(甲戌)二十年春三月鄭襄公卒(在位十八年)子費嗣(是爲悼公)○冬燕宣公卒(在位十五年)昭公立

○(乙亥)二十有一年夏梁山崩壅河三日(梁山在今韓城縣北古韓國之地)

○冬十一月王崩子夷立

○吳子去齊卒子乘嗣(是爲壽夢自泰伯傳弟仲雍至壽夢凡十九世吳始強大)

簡王(名夷定王之子在位十四年)

○(丙子)元年夏四月晉遷于新田(故地在今曲沃縣西南一云即今絳縣)○(編)晉人謀去故絳(即士蔿所營之都)諸大夫皆欲居郇瑕(今猗氏縣地)氏之地韓獻子曰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公說遷都新田謂之絳以絳爲故絳

○六月鄭悼公卒(在位二年)弟睔立(是爲成公)

○冬吳壽夢來朝○(編)壽夢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于鍾離(古國名今臨淮縣)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爲事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

○(丁丑)二年春吳伐郯(國名今海州地)○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帥諸侯之師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衛地)○(編)楚子重(嬰齊)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人皆鄭大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同盟于馬陵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吳入州來(楚屬國今壽州地)○(編)楚之討陳夏氏也楚莊欲納夏

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乃止子反(公子側)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夏姬兄)殺御叔(夏姬夫)弒靈侯戮夏南(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何不祥如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汝王遣夏姬歸鄭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楚共王即位使巫臣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申叔時子)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介副也)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因郤至以臣于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初圍宋之役子重(楚令尹)請取于申

呂以為賞田。巫臣不可，子重是以怨巫臣。于是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教吳車戰，使之伐楚。馬陵之會，遂入州來。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于上國。

○[戊寅]三年秋七月，王使召伯錫魯侯命。

胡安國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又未嘗敵王所愾也，何為賜命乎？春秋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

○[己卯]四年，晉侯及齊、宋、魯、衛、鄭、曹、莒、杞同盟于蒲。衛地，今長垣縣有蒲城。

○[編]初，晉侯使韓穿于魯，言汶陽之田，歸于齊。季文子餞

之曰：大國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歸諸敝邑。今命復歸於齊。七年之中，一予一奪，霸王將德是用，而以二三之行，又懼晉之失諸侯也。諸侯果貳于晉，晉人懼，故有是會。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秋，齊頃公卒。在位十七年。子環嗣，是為靈公。

○晉侯歸鍾儀于楚。楚子使公子辰如晉。○[編]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南冠而縶，召問其族，曰：伶人也。問能樂，曰：先君之職官也。與之琴，操南音。公問楚子，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子重名），而夕于側（子反名）也。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無私也；名其二卿（嬰齊、側乃二卿之名），尊君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公乃重為之禮而歸之。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庚辰]五年夏，晉侯會諸侯之師伐鄭。○[編]鄭公子班聞叔申（公子申）之謀，立公子繻。夏，鄭人殺繻，立髡頑，班奔許。欒武子（欒書之諡）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立子州蒲為君，而會諸侯以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鄭地），子駟為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

○晉景公卒。在位十九年。子州蒲嗣，是為厲公。

○秋，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氏。○[編]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趙衰）之勳，宣孟（趙盾）

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武。諸將皆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徵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于是趙武徧拜諸將，遂與韓厥、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乃立武，而反其田邑如故。及趙武冠，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立，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絕。

○[壬午]七年夏，晉侯、魯侯、衛侯會于瑣澤（地名，未詳）。宋華元合晉楚之成。○[編]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夏，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

○[癸未]八年春三月，魯侯及諸侯來朝。夏五月，魯侯自京師遂

會晉齊宋衛鄭曹邾滕之師伐秦曹宣公卒于師（在位十七年）公子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是爲成公）秋七月成肅公卒于瑕○編往年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今猗氏縣地）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是年晉侯使郤錡（郤克子）如魯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諸侯伐秦成子受脤（脤上祭肉）于社不敬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晉侯使呂相（魏錡子）絕秦（語詳左傳）初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

是以睦于晉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麻隧侯麗新楚秦地瑕晉邑）

○甲申九年冬十月衛定公卒（在位十一年）子衎（侃）嗣（是爲獻公）○秦桓公卒（在位二十八年）子嗣（是爲景公）

○乙酉十年春三月晉侯及宋魯衛齊鄭曹邾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編初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侯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至是晉侯執之歸于京師使即天刑

○諸侯立曹公子臧辭不受奔宋○編曹成公既執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夏六月宋共公卒（在位十三年）子成嗣（是爲平公）

○秋宋華元出奔晉復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編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蕩氏汰而驕共公卒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遂自止元于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

○丙戌十有一年夏四月滕文公卒子原嗣（是爲成公）

○六月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師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編楚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地名未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我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敗于秦也）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于狄也）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爲主將亦大敗也）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我先君之

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我必克之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及戰呂錡射楚子中目囚楚公子茷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楚子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不能見楚子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

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楚師還及瑕楚子使謂子反曰先大夫(子玉)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子玉帥師成王賜死)而亦聞之矣盍圖之楚子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晉侯及齊魯宋邾諸侯會于沙隨(今寧陵縣)伐鄭九月晉人執魯季孫行父冬郤犫盟于扈(鄭地)而歸之○編初魯宣伯(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犫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諸侯之師次于鄭西宣伯又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晉地)公還待于鄆(魯地)使子叔聲伯(嬰齊)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忠也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要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齊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又通僑如使立

于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于卿

○晉侯使郤至來獻楚捷○編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郤至)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階亂何以在位

(丁亥)十有二年夏尹子單子會晉齊魯宋衛曹邾諸侯伐鄭同盟于柯陵○編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其語犯郤犫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單子言及晉難及郤犫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于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雖齊國

子亦將不免今偪于晉而鄰于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

○齊高無咎出奔莒○編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聲孟子)曰國子譴我(譴言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伐鄭之會)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姦也)孟子(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七月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子)以盧叛(盧高氏邑)十一月齊侯使崔杼慶克帥師圍盧國佐歸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地名)叛齊侯與之盟而復之十二月盧降

○冬十二月邾定公卒貜且立(是為宣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編初范文子反自鄢陵使

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士燮卒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克子)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于厲公郤錡奪夷羊五田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五與矯皆嬖于厲公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郤至不可胥童夷羊五攻郤氏長魚矯以戈殺郤錡郤犨于其位殺郤至于其車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荀林之孫荀庚之子)于朝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厲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厲公使辭于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古人有言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燕昭公卒(在位十三年)武公立○楚人滅舒庸(東夷也道吳伐楚故楚人滅之)

○(戊子)十有三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晉欒書中行偃弑其君州蒲(厲公在位八年遇弑)晉人迎公孫周于京師立之(是為悼公)○編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使程滑弑厲公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士會子)逆周子(晉襄公生桓叔捷捷生惠伯談談生周)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

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盟而後入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悼公卽位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困乏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使魏舫魏頡趙武爲卿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旅不逼師民無謗言所以能復霸業

○齊殺其大夫國佐(爲專殺慶克以穀叛也)○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地)○秋八月魯成公卒(在位十八年)子午嗣(是為襄公)

○(己丑)十有四年秋九月王崩太子泄心立

靈王(名泄心簡王之子在位二十七年)

○(庚寅)元年春正月葬簡王(五月而葬速也)

○夏六月，鄭成公卒。在位十四年 子髡頑嗣，是為僖公

○辛卯二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編楚子重伐吳，吳人要擊敗之。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發疾卒。

○壬辰三年春三月，陳成公卒。在位三十年 子弱嗣，是為哀公

○冬，晉大夫魏絳盟諸戎。○編無終山戎國名，今順天府玉田縣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請納虎豹之皮以和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因陳和戎有五利：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音古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晉侯悅，使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癸巳四年秋，晉宋魯陳衛鄭曹莒邾滕薛鄫諸侯及齊世子光會吳于戚。○編初，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林父會吳于善道。在今宿州西北 九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甲午五年春三月，杞桓公卒。在位十七年 子匄嗣，是為孝公 ○夏，莒人滅鄫。時鄫女為莒夫人，立所出為鄫後，蓋以異姓襲嗣，故春秋書滅 ○冬十二月，齊人滅萊。萊國，今黃縣地

○乙未六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晉宋魯陳衛曹莒邾諸侯會于鄬音危，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音操。○僖公在位五年，遇弒立其子嘉，是為簡公 陳侯逃歸。○編楚子囊圍陳，諸侯會于鄬鄭地以救之。鄭伯將會諸侯，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鄭伯不可。來會，及鄵。亦鄭地 時子駟相，行，鄭伯不禮子駟，子駟怨。鄭伯使賊夜弒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矣，奉而立之。明年春，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陳人患楚，楚圍陳故 慶寅、慶虎，二慶，陳執政也 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陳哀公弟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丙申七年夏，鄭人侵蔡，獲公子燮。○編鄭人獲燮，皆喜，子產子國子，名僑獨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自今鄭弗得寧矣。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乃及楚平。使告于晉，知武子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

○丁酉八年冬，晉侯會諸侯之師伐鄭。十二月，同盟于戲。鄭地 楚子伐鄭。○紀晉侯會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晉許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紹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戊戌九年春晉宋魯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楚地）夏五月遂滅偪陽（妘姓國彭城地）○編會吳于壽夢也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懸同）門發郰（魯邑）人紇（郰邑大夫叔梁紇）抉之以出門者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班師知伯（荀罃）怒曰女旣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而又欲易余罪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偃匄攻偪陽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子耳名）帥師伐宋○編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圍之衛師救宋又侵衛秋子囊子耳伐魯西鄙還圍

蕭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晉侯以諸侯之師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輒（子耳）○編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尉止有所俘獲也）又與之爭尉止怨帥賊（子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產攻盜于北宮殺尉止盜衆盡死

○戍鄭虎牢（在今汜水縣）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此晉悼公三駕之一）○編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晉平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至陽陵（鄭地）楚師不退師遂進與楚師夾潁（水名）而軍鄭師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曰我實不能御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乃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己亥十年春正月魯作三軍○編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子罕子子展也）帥師侵宋晉侯會諸侯伐鄭（此晉悼公三駕之二）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編鄭子展侵宋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爲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明神殛之

○晉侯以諸侯之師伐鄭會于蕭魚（今密縣地）楚人執鄭行人良

霄（此晉悼公三駕之三）○編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赦鄭囚鄭人賂晉以歌鐘鎛磬女樂悼公以其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成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絳于是始

有金石之樂.
○庚子十有一年秋九月,吳子乘即壽夢卒,長子諸樊嗣.○編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眜,次季札.壽夢以札賢,欲立之,札辭,乃立諸樊.樊復讓札,札謝曰,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之義.諸樊卒,餘祭立,及餘眜,欲傳以次,必致國于季札.札卒不受,曰,有國非吾節也.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封之延陵,今常州府故號延陵季子.
○辛丑十有二年夏,晉作三軍.○編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荀偃長,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武,君其聽之.于是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秋九月,楚子審卒,在位三十一年子昭嗣.是為康王世子出奔吳,吳侵楚,敗績.
○壬寅十有三年夏四月,晉荀偃帥諸侯之師伐秦.○編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報櫟之役.十年冬秦敗晉師于櫟也.晉侯待于境,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荀偃令曰,雞鳴而起,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欲東.乃歸,下軍從之.荀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黶弟曰,此報櫟之敗也,又無功,晉之恥也.與士鞅士匄子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荀偃曰,余弟死而而汝也子來,是而子殺余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黶子乎.武子欒書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
○衛侯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編衛獻公戒孫文子林父甯惠子殖食,戒食,召之食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孫子皆殺之.子展奔齊,公如鄄,衛地今濮州使子行于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子鮮從公,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

無.告亡而已,無告無罪.齊人以郲寄衛侯.郲,齊所滅之國,使衛侯寄居其地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敗績.
○冬,晉士匄會諸侯之大夫于戚.謀定衛也
○癸卯十有四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在位十五年子彪嗣.是為平公
○邾人伐魯,魯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悼公卒,遂不克會.
○甲辰十有五年春三月,晉侯會諸侯于湨古閴反梁.湨水在今濟源縣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編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以魯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

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
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魯叔孫豹晉荀
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乙巳十有六年春二月邾宣公卒華立是爲悼公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編衛孫蒯林父子田于曹隧飲馬于
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呼丘反罵也之曰親逐而君而父
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
人愬于晉
○丙午十有七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編晉人執石買于
長子今爲縣執孫蒯于純留今屯留縣爲曹故也
○秋齊師伐魯北鄙冬十月晉侯以諸侯之師伐齊○編晉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靈王　三十　于重　五百十二

侯伐齊將濟河中行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禱于神沉玉而
濟冬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今爲縣登
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
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
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
齊師其遁邢伯告荀偃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羊舌赤子
名肸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
齊之奄人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二人齊勇士曰子殿國師齊
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
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其右具丙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
于中軍之鼓下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魏絳欒盈以下軍

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京茲邿盧皆齊地俱在平陰附近齊侯駕將走
郵棠齊邑太子抽劍斷鞅乃止東侵及濰南及沂
○曹成公卒于師在位二十三年子滕嗣是爲武公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編鄭子孔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
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公子午弗許楚子使告子庚曰
不穀即位于今五年矣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
先君之業矣子庚乃帥師治兵于汾今襄城縣東北有汾丘于是子蟜
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
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至于純門信于城下
而還涉于魚齒山名在汝州東南之間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
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靈王　三十一　邢珍　四百九十四

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燕武公卒在位十九年文公立
○丁未十有八年春正月晉人執邾子魯取邾田自漷水○編
執邾悼公以其伐魯故遂次于泗上疆魯田疆理魯之田也取邾田
自漷水歸之于魯
○魯季孫宿如晉○編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
爲政賦黍苗季武子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
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季武
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曰非禮也
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
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

○秋七月齊靈公卒在位十八年子光嗣是為莊公○編初靈公娶于
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顏鬷皆二姬母姓生光以為太子諸
子仲子戎子諸子諸妾也二子皆宋女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
請以為太子靈公遂徙太子于東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
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
靈公卒光即位執公子牙夙沙衛奔高唐齊邑以叛八月崔杼
殺高厚而兼其室冬莊公圍高唐獲夙沙衛而醢之
○八月鄭殺其大夫公子嘉鄭子孔以公孫僑子產為大夫○編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惡之子展子西帥國人殺之而分
其室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己酉二十年秋晉欒盈出奔楚○編初欒桓子欒黶娶于范宣

子生懷子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桓子卒欒祁桓子妻盈之母也范
祁姓與其老家宰之長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
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
也信之使城著晉著邑而遂逐之欒盈奔楚宣子殺盈之黨羊
舌虎等十大夫囚伯華叔向籍偃欒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
請叔向不應出不拜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奚矣樂
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
獨遺我乎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謀而鮮過
惠訓不倦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
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

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之母曰深山大
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余何愛焉使往視
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
○九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晉侯及齊宋魯衛鄭曹莒諸侯會于商任地名未詳○編錮欒
氏也禁諸國不得受之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
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
以亂也後齊衛二君俱被殺
○辛亥二十有二年春三月杞孝公卒在位十七年弟姑容立是為文公
○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會于沙隨宋地○編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名嬰弱子謂

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
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
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伐齊不可以不懼
○十一月孔子生○編孔子之先殷之後也初周命微子啓
為殷後國于宋其弟名衍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稽
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弗
父何以下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考甫
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孔父生木金
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
夏伯夏生叔梁紇有九女無子妾生孟皮有足病于是求婚
于顏氏顏父問三女曰鄹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

齊。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小女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因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編齊侯以藩車有障蔽者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午觴曲沃人，盈出徧拜之。遂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子使范鞅逆魏舒獻子于公宮，而使鞅禦盈，戰于公門。欒樂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魯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今修武縣地

冬十月，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編齊侯伐衛，先驅自衛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晉地戍郫邵，取晉邑而守之封少水，封晉尸于少水以為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八月，叔孫豹救晉，次雍榆。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齊侯還自晉，遂襲莒，傷股而退。莒人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梁名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命弔諸其室。

○穀洛二水名在周王城之南北鬭。○編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竇澤。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是飾亂而佐鬭也。王卒壅之。

○壬子二十有三年春，魯叔孫豹如晉。○編賀克欒氏也。范宣子逆之，問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豹曰：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保姓受氏，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二月，鄭伯如晉。○編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為幣重故，且請伐陳也。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齊楚交聘。○編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燕文公卒。在位六年懿公立。

○癸丑二十有四年夏五月，齊崔杼弒其君光。莊公在位六年遇弒立其弟杵臼，是為景公。○編齊棠公死，崔杼弔焉，見其妻棠姜，美而取之。棠姜與崔杼同姓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得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五月，莒子朝齊。享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

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遂弒之祝佗父申蒯侍漁者與其宰皆死晏嬰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公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晉侯會諸侯于夷儀○編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本邢地衛滅邢因以爲邑）伐齊以報朝歌之役（二十二年齊伐晉取朝歌）齊人使隰鉏請成慶封如晉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

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

○六月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編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而免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音問喪服）擁社（抱社主）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陳極盡降服之禮故鄭舍之）

○冬十二月吳子遏（卽諸樊）伐楚門于巢卒（在位十三年）弟餘祭立

○編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吳楚閒小國）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甲寅二十有五年春二月衛甯喜弒其君剽（剽在位十二年遇弒）○編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殖子喜）曰吾得罪于君悔無及也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遂卒獻公使與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伯玉對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太叔文子儀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不定乎九世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以戚如晉也）○衛侯衎復歸于衛

○夏魯侯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晉人執衛甯喜

○編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于是

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衛侯如晉亦執而囚之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齊侯賦蓼蕭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子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晉君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許歸衛侯衛侯歸衛姬（衛侯之女）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

○秋八月許靈公卒于楚楚子悼公嗣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編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卒于楚楚子于是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子是

故睞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十二月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泜
而歸
○〔乙卯〕二十有六年春晉使胥梁帶以侵地歸諸侯○〔編〕趙文子言于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諸侯之地有爲晉所侵者請歸之晉侯使胥梁帶詰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諸侯是以睦于晉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專)出奔晉○〔編〕衛甯喜專獻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且鱄(專)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止使者而

盟于河託于本門(晉邑)終身不仕公使免餘爲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秋七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編〕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非歸其尸(主)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士會)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言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在今滎陽縣地)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卒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其能久乎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
○齊慶封滅崔杼之族專國政
○〔丙辰〕二十有七年冬齊慶封奔魯○〔編〕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封之子)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

國遷朝焉(就于盧蒲嫳氏以朝見)亡人盧蒲癸王何作亂攻慶氏殺慶舍慶封奔魯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既而齊人來讓(責魯之受慶封)奔吳
○十二月王崩太子晉母弟貴立○楚子昭卒(在位十五年)子熊麇嗣(是爲郟敖)○燕懿公卒(在位四年)子欵嗣(是爲簡公)

綱鑑會編卷五

綱鑑會編卷六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東周紀

景王（名貴靈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丁巳元年夏五月衞侯衎卒（在位二十一年又出奔十二年）子惡嗣（是爲襄公）

○閽殺吳子餘祭（在位四年遇弒）弟夷眛立（改名餘眛）○編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餘祭觀舟閽人弒之

○晉荀盈會諸侯之大夫城杞（晉平公杞出也故城杞）

○吳子使札聘于魯遂歷聘于齊鄭衞晉○編公子札至魯見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周樂魯人爲奏六代之樂（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大韶舜樂也大夏禹樂也大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遂聘于齊謂晏平仲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衞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衞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衞如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之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季子心知而許之使還徐君已歿遂解劍懸其墓而去

○戊午二年夏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景公在位四十九年遇弒）般自立（是爲靈公）

○編蔡景公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之

○五月宋災宋伯姬卒○編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

○冬十月鄭使公孫僑爲政○編鄭伯有嗜酒爲窟室夜飲酒朝至未已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鄭邑）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國人盟而擯之伯有怒潛入鄭以攻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伐之伯有死于羊肆子皮（罕虎）遂授子產以政子產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不可子皮曰愿吾愛之使往而學之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既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若果行此必有害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國○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然明

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己未三年夏六月魯襄公卒于楚宮在位三十一年子野立秋九月子野卒公子裯立是為昭公○編魯襄公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卒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九月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

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鄭伯如晉○編子產為相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晉士文伯讓之子產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趙文子使謝不敏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冬十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子展輿嗣○編莒黎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黎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

○庚申四年春晉趙武及諸侯之大夫會于虢魯取鄆王使劉子勞趙武于潁水名在登封縣○編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子石伍舉椒舉為介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魯季武子伐莒取鄆莒邑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王鮒相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叔孫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

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又可戮乎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王使劉定公勞趙孟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功也子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何以能久

○鄭逐公孫楚○編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字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字子晳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

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
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
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
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執
戈逐之子晳傷而歸子產執子南數而放之于吳次年公孫
黑將作亂子產縊殺之
○夏邾悼公卒穿立（是為莊公）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編]莒展輿立而奪
羣公子秩羣公子召去疾于齊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冬十一月楚公子圍弒其君麇而自立（是為靈王）楚公子比奔
晉○[編]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楚子有疾而還入問

疾縊殺之并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
子晳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犂葬楚子于郟（鄭邑）謂之郟敖圍遂
即位
○辛酉五年春晉使韓起聘于魯○[編]晉侯使韓宣子（厥之子名起諡宣）
聘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
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
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
○壬戌六年春滕成公卒子寧嗣（是為悼公）
○齊晏嬰如晉○[編]齊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叔向從之宴相
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為陳氏矣公
棄其民而歸于陳氏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
民將焉避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政在家門民
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
子將若何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肸又無子公
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冬北燕伯款出奔齊燕人立悼公○[編]燕簡公多嬖寵欲
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癸亥七年夏楚子會諸侯于申（楚地）楚人執徐子○[編]鄭伯許
男如楚楚子止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楚子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
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乃許楚

使夏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魯辭以時祭衞侯辭以疾鄭伯
先待于申六月楚子合諸侯會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
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
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
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
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楚子曰吾用齊桓宋太
子佐後至楚子久而弗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
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
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
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弗聽子產見左

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惡遠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之師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國名）

○編初齊慶封自魯奔吳處以朱方（邑名今丹徒縣）聚其族而居之富于其舊魯子服惠伯（孟椒）曰天殆富淫人叔孫穆子（豹）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其將聚而殲旃（夫）至是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楚子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故地在今壽州南）遷賴人于鄢（楚邑近郢都）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

○鄭作丘賦○編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己爲蠆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渾罕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

○冬十二月魯叔孫豹卒○編初豹避僑如之難奔齊及庚宗（魯地時魯成公十六年事）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名其徒皆無之且曰志之既而魯人召豹爲卿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使爲豎有寵（以符夢故）及長使爲政公孫明（齊大夫）知叔孫豹于齊（二人親厚）豹歸未迎國姜（豹在齊之妻）子明娶之故怒其子（孟丙仲壬）長而後使迎之豹田于丘蕕（魯地）遂遇疾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矯殺孟仲奔齊叔孫豹不食而死牛立昭子婼相之豹既葬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不可（季氏家臣）使國人助豎牛以殺仲牛取叔孫氏三十邑以賂南遺昭子即位逐豎牛牛奔齊孟仲之子殺諸關塞之外

○（甲子）八年春正月魯舍（音捨）中軍○編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音汝）叔齊（即司馬侯）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于他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

○秦景公卒子嗣（是爲哀公）

○（乙丑）九年春杞文公卒（在位十四年）郁釐嗣（是爲平公）

○鄭人鑄刑書○編晉叔向貽書子產以戒之子產不從（語詳左傳）士文伯（名匄）聞之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不火何爲

○丙寅十年春楚爲章華之宮楚王納亡人以實之

○鄭以公孫洩良止爲大夫○編初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明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于是子產立公孫洩子孔子及良止伯有子以撫之乃止子孔亦先爲鄭人殺者

○秋八月衛襄公卒在位九年子元嗣是爲靈公王使成子邘追錫命

○丁卯十有一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地○編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音毒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晉

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師曠字之言君子哉信而有徵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編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公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公子招公子過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夏四月陳侯溺卒在位三十五年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陳大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編陳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冬十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編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圍陳十一月滅陳使穿封戌楚大夫爲陳公縣尹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歲在鶉火午年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寅年猶將復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無兩盛之理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矣

○戊辰十有二年春二月王使詹桓如晉晉侯使趙成來致閻田○編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躍帥陰戎即陸渾之戎也伐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戎之祖之姦居于瓜州今陝西甘涼之境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魯僖公十五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有冠冕木水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

有余一人時晉帥戎以伐周故云叔向謂范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成如周弔且致閻田反潁俘王亦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編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其先以水德王火水妃音配也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火正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及鶉火午年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己巳十有三年夏齊欒施奔魯○編齊欒施字子旗高彊字子良氏皆嗜酒信內多怨彊于陳桓子無宇鮑文子國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

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之寢門)晏平仲端委立于門外四族名之無所往公名之而後入公使王黑戰于稷(齊國中之地有稷下)欒高敗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齊城門)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

○秋七月晉平公卒(在位二十六年)子夷嗣(是爲昭公)○編是年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至是果卒

○魯以孔子爲委吏○編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公以鯉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貺故名鯉而字伯魚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在位四十四年)子佐嗣(是爲元公)

○庚午十有四年夏四月楚子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編楚子在申召蔡侯蔡侯將往蔡大夫曰楚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享蔡侯醉執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晉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子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冬十一月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編楚滅蔡用隱太子岡山(殺之以祭山也)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楚子使公子棄疾爲蔡公○編楚子問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臣聞五大(謂五官之長也)不在邊五細(五細無考大率謂細人也)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楚子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徒弔反)君所知也

○辛未十有五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款于陽(一作唐燕邑名)○三月鄭伯嘉卒(在位三十六年)子寧嗣(是爲定公)

○冬十月魯公子憖出奔齊○編季平子立不禮于南蒯(費邑宰)蒯謂子仲(公子憖)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副使)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楚子伐徐○編楚子狩于州來(今壽州北下蔡城也)次于潁尾(今潁上縣地)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在亳州舊城父城南)以爲之援(語詳左傳)

○壬申十有六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弑其君虔于乾谿(靈王在位十二年遇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而自立(是爲平王)○編楚子之在乾谿也觀從(楚大夫觀起之子也靈王二十[redacted]年楚殺令尹子南車裂觀起)以蔡公(棄疾)之命召子干(比)子晳(黑肱)而與之盟遂師陳蔡不羹(城名在今襄城縣)許葉(俱楚邑)之師以入楚蔡公使人先入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地)棄疾爲司馬先除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楚子師歸而潰五月楚

子縊于申亥氏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觀從曰子不忍人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棄疾夜使人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早自圖也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棄疾卽位名曰熊居使子旗(卽蔓成然)爲令尹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初楚共王無冢適有子五人乃偏以璧見于羣望請于神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子以次入拜康王跨之靈王加肘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卒得立焉

○秋劉子晉侯及齊宋魯衞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會于平丘同盟魯侯不與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編晉成虒祁(音斯宮名)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七月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衞地今長垣縣境)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我之不共(供同)以魯之故晉侯不見魯侯使叔向辭同盟于平丘魯侯不與盟晉人執季平子(意如)以歸將討魯罪子服湫從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編楚子既封陳蔡而復之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

○吳滅州來○編楚令尹子旗請伐吳楚子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燕悼公卒(在位十年)共公嗣

○癸酉十有七年春晉釋魯季孫意如○編季平子在晉子服惠伯(湫)私于中行穆子(荀吳)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穆子以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三月曹伯滕卒(武公在位二十七年)子須嗣(是爲平公)

○甲戌十有八年春正月吳子夷昧卒(在位十七年)子僚嗣○編夷昧卒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夷昧後乃立夷昧之子僚

○夏六月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后穆氏崩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狄之別種今新樂縣地)○編圍鼓(鮮虞之邑)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冬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編文伯(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服以文伯宴王求彝器歸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于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

矣。

○乙亥十有九年秋八月晉侯夷卒。(昭公在位六年)子去疾嗣(是爲頃公)

○丙子二十年秋郯子朝于魯。○編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對曰吾祖也昔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以其貳于楚也)

○冬有星孛([illegible])于大辰西及漢○編魯申須曰彗([illegible])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愼曰若火作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雄也)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鄭禆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楚地)○編吳伐楚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人守之吳公子光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丁丑二十有一年春三月曹伯須卒(平公在位四年)子午嗣(是爲悼公)

○夏五月宋衛陳鄭災○編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壬午風益甚宋衛陳鄭皆火禆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

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將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耳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胡宏曰(禆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冬燕共公卒(在位五年)平公嗣○鑄大錢○編王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毋乃不可乎王弗聽

○戊寅二十有二年夏五月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子斯嗣(是爲元公)

○編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斯而奔晉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

○冬楚用費無極放世子建于城父○編初楚子在蔡生太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譖之曰建可室矣爲之聘于秦無極逆勸楚子自取之無極又言于楚子曰晉之伯邇于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之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從之故建出居城父(在亳州南)

○鄭大水○編時鄭有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水名)國人請爲禜(音詠)子產弗許

○(己卯)二十有三年春，孔子適周，既而反乎魯。○(編)魯大夫孟僖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湯也)，滅于宋(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祖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長子厲公兄)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宋，三命滋益恭(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爵)，故鼎銘云：一命而僂(音呂曲頭)，再命而傴(音區上聲曲躬)，三命而俯(低首近股故曰滋益恭)，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旃)于是，粥于是，以餬予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有明德者，雖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及僖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敬叔與孔子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聃李姓名耳字伯陽楚之苦縣人也世爲周守藏史)。聃告之曰：良賈(音古)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

○楚世子建自城父奔宋。楚子殺其傅伍奢及子尚。伍員(音運)奔吳。○(編)初，費無極言建與奢將叛，楚子執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建。未至，使遣之。建奔宋。楚子召奮揚，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命臣事建如事余，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楚子赦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使召之。尚謂員曰：吾知不逮，吾能死，爾能報。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智也；知死不避，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幹)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家爲戮，而欲反其仇，不可從也。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以待專諸之事。

○冬十一月，蔡侯廬卒(平公在位八年)。子朱嗣(是爲悼公)。

○十二月，鄭大夫公孫僑卒。○(編)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魯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庚辰)二十有四年春，鑄無射。○(編)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本)。(鐘之覆也)單穆公諫不聽。鐘成，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音，樂之輿也(因音而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鐘聚也)，輿以行之。小者不窕(音挑細而不滿)，大者不槬(音扈橫大不入)，則和于物，而嘉成。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安也)則樂。窕則不咸(不充滿也)，槬則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冬，蔡平侯弟東國攻蔡，蔡侯朱出奔楚。東國自立(是爲悼侯)。

○(辛巳)二十有五年夏四月，王崩。子猛立(是爲悼王)。六月，葬景王。王室亂。○(編)太子壽早卒，王少子朝有寵，王欲立之，未果，會崩。單子、劉子立王次子猛爲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帥三邑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周邑)。單子奉子猛于莊宮。子

朝之徒，夜使人取猛以歸。單子出奔。子朝之徒奉王猛以追單子。秋，晉人帥師納王猛于王城。冬，猛卒。諸大夫奉王猛母弟匄爲王。

敬王 名匄，景王之子，在位四十四年

○壬午元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在位三年，弟申立，是爲昭侯

○秋七月，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今壽州南地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音孽 ○編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令尹子瑕卒于軍 楚師熸。音尖，火滅也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不獲已來。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師賤政令不一，若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搖，楚必大奔。吳子從之，戰于雞父，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楚師大敗。

○王居于狄泉。即成周也 尹氏立王子朝。○編 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單子劉子以王如劉。即狄泉謂之東王，尹氏固以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王。單子劉子與晉師攻之，未克。

○八月丁酉，地震，周南宮極震死。○編 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南宮極，王子朝之臣，故曰西王

○癸未二年，春正月，王在狄泉。二月，王子朝入于鄔。○編 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王城北門 而問于介衆。子朝曲，乃辭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鄭伯如晉。○編 子太叔相，去聲 見范獻子。問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動擾貌 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子其早圖之。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杞伯郁釐卒。在位十八年 子成嗣。

○冬，吳滅巢。○編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楚子及圉陽，楚地 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

○甲申三年，夏，晉趙鞅會諸侯于黃父。楚地 ○編 謀王室也。趙簡子武之子鞅 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魯鸜鵒來巢。○編 師己 魯大夫 曰：異哉！我聞文成之世，童謠云：鸜音瞿 之鵒音欲 之，公出辱之。鸜鵒跦跦，音株，跳行 公在乾侯。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昭公名裯，定公名宋 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秋九月，魯侯出奔齊，次于陽州。齊地 ○編 初，昭公聽郈昭伯、季公若之言，欲去季平子。遂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勸公許之。郈孫曰：必殺之。孟懿子、叔孫氏帥徒以救季氏，執郈孫殺之，遂伐公徒。公孫于齊。

○齊侯唁魯侯于野井。在祝阿今禹城縣界 ○編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公喜。子家子曰。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冬十月。魯叔孫舍卒。○編叔孫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將安衆而納公。公使昭子歸。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也 十月辛酉。昭子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十一月。宋元公卒。在位十五年 子頭曼嗣。是爲景公 ○編宋元公爲魯昭公故。如晉。卒于曲棘。今杞縣

○孔子自魯適齊。○編初魯昭公出奔。魯亂。孔子于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時齊旱饑。景公問曰。如之何。對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孔子遂行。反乎魯。

○乙酉四年春三月。魯侯至自齊。居于鄆。魯邑今東平州地 秋。齊侯魯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地名未詳。謀納魯昭公也

○九月。楚子居卒。平王在位十三年 子軫嗣。是爲昭王 ○編楚平王卒。令尹子常囊瓦欲立子西。平王庶長子 曰。太子壬。即軫 弱。其母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編晉知躒躒即荀躒 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晉大夫 守闕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 王起師于滑。次于尸。在鞏縣地 晉師克鞏。今鞏縣 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丙戌五年夏。吳弑其君僚。僚在位十二年遇弑 諸樊之子光立。是爲闔閭 ○編吳子欲因楚喪伐之。使公子掩餘燭庸帥師圍潛。今盧江縣地 使延州來季子聘上國。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均二尹楚官名 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曰。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我

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我廢也。專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言我猶爾也 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專諸寘劍于魚中以進。遂弑王。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神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楚殺其大夫郤宛。○編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與費無極比而惡之。無極譖宛于子常。子常告鄢將師。將師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宛自殺。令尹盡滅郤氏之族黨。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編會于扈。在滎陽縣北 令戍周。且謀納魯侯也。宋衛皆利納魯侯。

國請之范獻子士鞅取貨于季氏不欲納魯侯乃辭諸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魯君也

○楚誅讒臣費無極○編楚郤宛之難謗言未已沈尹戌謂子常曰左尹何罪而子殺之以興謗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不亦異乎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鄢將師矯吾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吳有新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子常乃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在位九年弟野立是為聲公

○丁亥六年春魯侯如晉次于乾侯晉邑今成安縣地○編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境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境而後逆之

○夏四月鄭定公卒在位十六年子蠆嗣是為獻公

○六月晉殺祁盈奚孫午子及楊食音似我○編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執之祁勝賂荀躒使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六月晉殺祁盈及其黨楊食我食我叔向之子其母乃夏姬之女遂滅祁氏羊舌氏晉韓宣子卒魏獻子舒為政分祁氏之田為七縣羊舌氏之田為三縣

○秋七月滕子寧卒子公結嗣是為頃公

○戊子七年春殺召伯盈尹氏固原伯魯之子皆子朝之黨也

○己丑八年夏六月晉頃公卒在位十四年子午嗣是為定公

○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編吳子問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罷既罷然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吳子從之楚始病

○庚寅九年春正月魯侯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地○編魯侯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之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荀躒于適歷

○夏四月薛獻公卒子定嗣是為襄公○秋吳人侵楚

○辛卯十年夏吳伐越○編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歲木星也時歲在星紀星紀越之分野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冬十一月晉韓簡子起之孫名不佞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以免戍周之役

○十二月魯昭公卒于乾侯在位二十四年出奔在外八年

○壬辰十有一年夏六月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昭公之弟宋是為定公○編公之喪至自乾侯定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今東平州地魯先公墓所在公氏將溝焉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域兆不使與先君同也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曰我欲為君謚加以惡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

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甲午）十有三年春二月邾子穿卒子乞嗣（是爲隱公）

○（乙未）十有四年春陳侯吳卒（在位二十四年）子柳嗣（是爲懷公）

○三月劉子晉侯會諸侯于召陵侵楚○［編］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楚子楚子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相與謀竊馬以獻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蔡侯歸及漢沉玉曰余有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爲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子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夏五月杞悼公卒于會（在位十二年）過嗣（是爲僖公）

○秋七月楚人圍蔡冬十一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吳入郢○［編］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滅沈楚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以其子乾爲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楚漢東之地非江南之豫章也）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山名在江漢之間）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脫）十一月二師陳于柏舉（楚地）闔閭之弟夫槩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不待命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死吳從楚師五戰及郢吳入郢（楚都在今江陵城東北）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以班處宮（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吳王妻楚王之母故春秋惡之）楚子濟江入于雲中（雲夢澤中也）盜攻之奔鄖（今安陸縣地）鄖公辛之弟懷將殺之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鬬辛與其弟巢以楚子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隨不聽命吳人乃退

○（丙申）十有五年春王使人殺王子朝于楚○［編］王子朝在楚十二年至是因楚亂殺之

○三月于越入吳（因吳在楚也）

○夏六月魯季孫意如卒○［編］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音番）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君薨以璵璠斂）

○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敗吳師○［編］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吾必覆楚包胥曰子能覆楚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使下臣告急秦伯使就館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秦伯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還

○秋七月魯季氏家臣陽虎囚季孫斯（意如之子桓子）○［編］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桓子從昆弟名歜）而逐仲梁懷冬殺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平子姑壻）皆奔晉

○楚子入于郢○［編］楚子賞申包胥等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初楚子奔鄖鍾建負季芊（昭王之妹）以從楚子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今鍾建負我矣乃以妻鍾建以爲樂尹

○冬燕平公卒（在位十九年）簡公立

○［丁酉］十有六年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夏六月鄭寇胥靡等邑晉人入戍○［編］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鄭于是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皆周邑）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敬王　三十五　九上

○冬十二月王處于姑蕕（地名未詳○避儋翩之亂也）

○［戊戌］十有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周邑）以叛單子劉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共爲亂故敗之）

○冬十二月王入于王城○［編］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十二月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己亥］十有八年春正月單子伐穀城簡城劉子伐儀栗盂以定王室（四邑皆儋翩之黨相助作亂者）

○曹伯露卒（靖公在位四年）子伯陽嗣

○秋七月陳侯柳卒于吳（懷公在位四年）國人立其子越（是爲閔公）○［編］吳復召陳懷公（吳入郢時召之）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于吳陳人乃立懷公之子越

○魯陽虎作亂攻三家不克奔齊○［編］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桓子之弟）更季氏以叔孫輒（叔孫庶子）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十月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公斂處父告孟孫爲備陽虎劫公與武叔（叔孫州仇）以伐孟氏（季孫在孟氏故伐之）公斂處父與陽氏戰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明年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出奔齊又奔宋又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庚子］十有九年夏四月鄭獻公卒（在位十三年）子勝嗣（是爲聲公）

○魯以孔子爲中都宰（今汶上縣）○［編］孔子治中都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敬王　三十六　九上

○秋秦哀公卒（在位三十六年）子嗣（是爲惠公）

○［辛丑］二十年春魯以孔子爲司空進爲大司寇○［編］孔子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得其生之宜咸得厥所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夏魯侯會齊侯于夾谷（今萊蕪縣地）魯侯至自夾谷齊人歸魯鄆讙龜陰田（皆魯邑名）○［編］齊大夫言于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于是旌旄劍戟鼓譟而至孔

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于此齊景公心怍麾之使退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懼歸謫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敎寡人于是齊人歸所侵魯汶陽之田以謝過

○冬晉趙鞅定無恤爲嗣○編趙簡子之長子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詞于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詞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奏之于是立無恤爲後

○癸卯二十有二年春薛襄公卒子比嗣

○魯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魯侯

圍成弗克○編孔子言于定公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在今沂州境季氏將墮費今費縣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遂墮費將墮成在今寧陽縣境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不克

綱鑑會編卷六

綱鑑會編卷七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東周紀

敬王

○甲辰二十有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編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衞貢五百家先衞人所貢之五百家置之邯鄲今欲徙之也鞅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鞅怒殺午圍邯鄲邯鄲午荀寅子吳之甥也荀寅士吉射子士鞅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編知文子荀躒韓簡子不佞魏襄子多與荀寅士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遂伐二子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惟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

○晉趙鞅歸于晉○編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魯以孔子攝相事○編孔子爲相攝朝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門人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

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
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
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
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是以湯誅尹諧
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
誅鄧析央何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初魯之
販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愼氏者妻淫不
制有愼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
子為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越境
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羊者不加飾男女行者
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

○薛弑其君比子夷立是為惠公
○齊人歸女樂于魯孔子適衞○編孔子相魯三月魯大治
齊人聞之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幷
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
于是選齊國中美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
匹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
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
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
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
孔子遂行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其初人謗曰麛裘而韠
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
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越子允常卒子勾踐嗣是為菼執○編夏少康之庶子封于會
稽號曰無余後二十餘世傳至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
戰而互相怨伐
○乙巳二十有四年春楚滅頓今項城縣地以頓子牂歸
○夏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音醉今嘉興府吳子光卒子夫差嗣○
編吳伐越越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大敗之靈姑浮越大夫以戈
擊闔閭闔閭傷將指足大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
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秋衞世子蒯聵出奔宋○編初衞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

太子蒯聵獻盂衞邑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
歸我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少君見我我
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
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
奔宋盡逐其黨
○孔子自衞適陳畏于匡復反于衞○編孔子在衞主顏濁
鄒家衞人致粟六萬石居十月去衞將適陳過匡匡人圍之
數匝而弦歌不輟無幾何將甲者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
今非也請辭而退孔子去匡即過蒲匡蒲衞邑皆在長垣縣境月餘反乎
衞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
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

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

○冬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又敗鄭師○編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師于百泉籍高二子皆范氏黨鄭亦助范氏者

○丙午二十有五年春孔子去衛過曹○編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過市孔子醜之去衛過曹

○二月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胡在今潁州西北）

○夏五月魯定公卒（在位十五年）子蔣嗣是為哀公

○秋九月孔子自曹適宋及鄭至陳○編孔子至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去之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河目而隆顙）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其要（音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不得意貌）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笑曰形狀末也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

○丁未二十有六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報柏舉之役）

○吳子敗越于夫椒（山名在太湖濱）○編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棲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請委國為臣妾夫差將許之伍員諫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

而世為讐敵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及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越及吳平

○秋八月吳侵陳○編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舊怨故侵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二三子無患吳矣昔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戊申二十有七年春孔子自陳反于衛○編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鬭甚疾蒲人懼乃出孔子孔子適衛衛靈公郊迎孔子然老怠于政不用孔子

○晉中牟宰佛肸據邑以叛○編佛肸為中牟（今中牟縣有佛肸城）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置鼎于庭不與已者烹之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不果行

○孔子自衛如晉不果反乎衛復如陳○編孔子既不用于衛晉趙簡子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將西見之至河欲渡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二子晉國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

志之時用此兩人而後從政今得志乃殺之君子惡傷其類故余云然遂反乎衛復如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問孔子曰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監吏遂罷役

○夏四月衛侯元卒(靈公在位四十五年)蒯聵之子輒嗣立(是爲出公)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衛地)○編初衛侯謂公子郢曰余無子將立女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免音問)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冬十一月燕簡公卒(在位十二年)獻公立

○己酉二十有八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夏五月魯桓宮僖宮災○編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二公之廟亦火)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二廟親盡不毀宜爲天所災)

○六月周殺其大夫萇弘○編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周人殺萇弘(弘蜀資中人孔子嘗從之問樂記稱弘矢心王室而王不能用且殺弘以悅趙鞅弘死藏其血三年化爲碧)

○秋七月魯季孫斯卒○編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我獲罪于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桓子庶子名肥)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嗣位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康子使召冉求

○冬十月秦惠公卒(在位九年)子嗣(是爲悼公)

○晉趙鞅帥師圍朝歌○編荀寅犯師出奔邯鄲趙鞅殺士皐夷

○庚戌二十有九年春二月盜殺蔡昭侯(在位二十八年)子朔嗣(是爲成侯)

○編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而卒

○秋八月滕頃公卒(在位二十三年)子虞毋嗣(是爲隱公)

○辛亥三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伐衛晉荀寅士吉射奔齊○編趙鞅伐衛遂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齊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今唐山縣)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秋九月齊景公卒(在位五十八年)少子荼立冬十月齊公子駒公子嘉公子黔(音鉗)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奔魯○編齊景公嬖鬻姒之子荼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置羣公子于萊秋景公卒冬公子駒嘉黔奔衛公子鉏陽生奔魯

○壬子三十有一年春吳伐陳楚子救陳○編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孔子自蔡如葉(楚邑)楚子遣使來聘孔子○編楚子救陳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于楚則陳蔡危矣相與發徒圍之于野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

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于此。子貢曰。夫子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顏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楚子興師迎之。乃得至楚。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楚子乃止。

○秋七月。楚子軫卒。(在位二十七年)羣臣立其子章。(是爲惠公)○編楚子在城父救陳。卜戰不吉。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子西)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閭)。五辭而後許。將戰。有疾。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勾踐之女)之子章立之。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問于周太史。對曰。其當王身乎。若禜(詠。禳祭也)之。可移于令尹司馬。楚子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

○孔子自楚反于衛。

○齊陽生入于齊。(是爲悼公)齊陳乞弑其君荼。(孺子在位一年)○編陳僖子乞使召公子陽生于魯。十月立之。將盟。鮑叔謂陳乞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景公鍾愛孺子常銜繩爲牛使荼牽之)而折其齒乎。(荼頓地故折景公齒)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指鮑)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指己)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命是從。鮑叔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公使朱毛告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毛遷孺子于駘。(齊地)殺諸野幕之下。

○(癸丑)三十有二年。夏。魯侯會吳于鄫。(今嶧縣)○編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疾于我。乃與之。

○秋。魯侯伐邾。以邾子益歸。○編季康子欲伐邾。享諸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孟孫皆以爲不可。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吳子許之。

○(甲寅)三十有三年。春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編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悅之。使爲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執曹伯陽公孫彊以歸殺之

○吳伐魯。魯歸邾子益于邾。○編吳爲邾故伐魯。克武城。國

人懼吳師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邾子齊甥也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魯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後二年邾隱公奔魯又奔齊

○夏五月齊伐魯取讙及闡（俱在今寧陽縣境）○編初齊悼公奔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送之季魴侯（康子之叔）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使鮑牧帥師伐魯取讙及闡秋魯及齊平齊送季姬以歸讙仍歸魯讙闡之邑

○冬十二月杞僖公卒（在位十九年）子維嗣（是為閔公）

○乙卯三十有四年夏楚人伐陳○編陳即吳故也秋吳城邗（音寒）溝通江淮（吳人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

○冬吳子使如魯○編前年齊與吳謀伐魯既而齊與魯成而止故吳憾之反與魯謀伐齊

○丙辰三十有五年春魯侯會吳伐齊三月齊侯陽生卒（悼公在位四年遇弒）子壬嗣（是為簡公）○編魯會吳伐齊南鄙師于鄎（音息齊地）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冬孔子自陳復至衛○楚王孫圉聘于晉○編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幾何世也）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善謂觀射父左史倚相也語詳國語）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丁巳三十有六年春齊國書帥師伐魯（報郎之役也）

○夏五月魯侯會吳伐齊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今蒙陰縣西北）齊師敗績○編吳北伐齊越句踐率眾以朝厚獻遺之吳王喜獨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切諫不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反役吳子聞之賜之屬鏤（劍名）以死將死曰抉吾目懸之東門以觀越師之入也吳子浮之江

○秋滕隱公卒（在位七年）○冬孔子自衛反魯○編魯人以幣召孔子孔子乃歸哀公問政然終不能用乃序書上自唐虞（始于堯典）下至秦繆（終于秦誓）刪古詩三千為三百五篇（笙詩六篇無辭也）皆絃歌之禮樂自此可述晚而喜讀易韋編三絕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戊午三十有七年魯用田賦○編季孫欲以田賦訪諸仲尼不對私謂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于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且子季孫若欲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不聽卒用田賦

○己未三十有八年夏單子魯侯晉侯會吳子于黃池（衛地在今封丘縣南）吳子使騶來告勞於越入吳及越平○編夏魯哀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越子聞吳子久留未歸乃悉士眾以伐吳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遂入吳吳人告敗于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七月盟吳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吾為長晉人曰于姬姓吾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

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吳人吳又恐齊宋之爲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王賜弓弩王胙以增號謚吳子歸以國亡太子內空又居外久士皆罷敝乃使厚幣以與越平

○(庚申)三十有九年春魯西狩獲麟○編魯人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見其麕(音君麏也)而角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孰爲來哉(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于是因魯史記作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絕筆于獲麟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

○夏四月齊恒執其君寘于舒州○編齊簡公寵闞止使爲政陳成子(恒)憚之諸御鞅言于簡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陳氏殺闞止執公寘于舒州(齊邑)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六月齊陳恒弒其君壬(在位十四年遇弒)立其弟驁(是爲平公)孔子請魯侯討之不聽

○(辛酉)四十年夏五月熒惑(火星)守心(宿名)○編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于是候之果徙三度

○(壬戌)四十有一年春正月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是爲莊公)其子輒出奔魯衛侯使鄢肸來告○編衛孔圉娶蒯聵之姊伯姬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圉卒通于內太子在戚伯姬使良夫于太子太子與之盟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爲請于伯姬良夫與太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遂適伯姬氏既食伯姬仗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甲也)輿豭從之(載豭豕欲以盟也)迫孔悝于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季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弗及不踐其難季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季路入公孫敢止無入季路曰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乃入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其臣石乞孟黶以戈擊季路斷纓(冠系之下垂者)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子羔)由也其死矣孔悝立莊公召獲奉輒奔魯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今大名府地)而行出奔宋

○夏四月孔子卒○編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今曰孔林)塋樹以百數皆異種(四方弟子各持其方樹來種)不生荆棘刺人之草

○楚公孫勝殺令尹公子申司馬公子結執楚子寘于高府陳人侵楚沈諸梁討勝誅之迎楚子復位○編楚太子建之

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奔鄭鄭人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間)于建請行而期焉鄭人知之遂殺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沈諸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白楚邑今息縣地)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師未起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白公厲劍子期(結)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不悛(改)吳人伐愼(今潁上縣地)白公敗之以戰備獻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劫之不從殺之而以楚子

如高府(在江陵縣)葉公聞亂而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治也)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藏其尸也)生拘石乞而問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葉公兼二事國寧(兼令尹司馬二事國以安寧)乃使寧(子西子)爲令尹使寬(子期子)爲司馬而老于葉

○(癸亥)四十有二年春衛侯殺其嬖人渾良夫○編太子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春衛侯爲虎幄于籍圃成求令名者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紫衣一袒裘二不釋劍三)而殺之

○三月越子伐吳敗之于笠澤

○秋七月楚滅陳殺湣公○編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使武城尹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秋公孫朝帥師滅陳

○冬十月晉復伐衛衛人出莊公與晉平晉立襄公孫般師而還○編晉人既立般師而還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十一月石圃攻公公入于戎州(戎邑也)己氏(戎人姓也)既入而示之璧曰活

我我與汝璧己氏曰殺汝璧其焉往遂殺之太子疾公子青俱死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

○十二月齊人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而歸

○(甲子)四十有三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

○齊陳恒殺鮑氏晏氏自爲封邑○編田常(即陳恒)既弑簡公懼諸侯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于百姓以故齊復定言于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氏于是盡殺鮑氏晏氏及公族之強者割齊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爲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

○秦悼公卒（在位十五年）子嗣（是爲厲共公）

○乙丑四十有四年秋王崩太子仁立

元王（名仁敬王之子在位七年）

○丙寅元年春吳人殺其公子慶忌○編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在豫章今江西寧州地）遂適楚聞越將伐吳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冬十一月越圍吳○編越子伐吳至于五湖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越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晉定公卒（在位三十一年）子錯嗣（是爲出公）

○晉趙鞅卒立其次子無恤○編先是趙簡子使尹鐸守晉陽（今太原縣）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至是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晉荀瑤（即智伯）伐鄭取九邑○編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

○丁卯二年夏五月越人聘于魯又聘于齊○編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聘魯又聘齊

○晉趙無恤滅代○編襄子姊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山名）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甚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所死地爲摩笄山以代封伯魯（襄子兄）子周爲代成君

○戊辰三年夏四月越人納邾子益于邾太子革奔越○編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越滅吳○編初句踐反國乃苦心焦思臥薪嘗膽折節下賢厚遇賓客賑貧弔死與百姓同勞苦二十餘年其民生長可用乃以伐吳吳王敗棲于姑蘇（山名）吳使人行成請曰孤臣異日得罪于會稽孤臣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誅孤臣孤臣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罪句踐不忍

欲許之范蠡曰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乃不許使者往復來辭愈卑句踐又欲許之蠡又諫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乎十年謀之一朝棄之其可乎句踐曰吾欲勿許難對其使者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越敢不受乎乃不許成欲遷夫差于甬句東（海中洲）夫差曰吾何面目以視于天下自縊而死將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以見員也（其支庶入海爲倭故倭亦云吳太伯之後）

○越子會齊晉及諸侯于徐州○編句踐既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即古徐國地非宋之彭城也）

○越人致貢王賜越子胙命爲伯○編句踐乃使使號令齊

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不如命句踐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引咎乃還

○越子以江北地至泗上與楚以泗東地與魯歸吳所侵宋地○[編]句踐既會渡淮而南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越范蠡去越越伯殺其大夫文種○[編]初蠡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遂乘輕舟遊五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鴟鳥名)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歎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閒行止于陶(今定陶縣)又謂之陶朱公蠡去遺

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長頸烏喙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賜之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自殺

○(己巳)四年夏六月蔡成侯卒(在位十八年)子產嗣(是爲聲侯)

○(庚午)五年夏四月越人執邾子以歸立公子何(太子革弟)○[編]邾子無道故執之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魯侯以公子荊之母爲夫人荊爲太子○[編]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太子國人始惡之

○魯侯朝于越○[編]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句踐太子名得與之相親也)將妻公而多與之也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辛未)六年夏五月衛侯輒出奔宋○[編]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韈(足衣也)而登席公怒褚師出公戟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與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作亂攻公公出將適蒲(今長垣地)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衛邑今濮州與齊晉接境)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使如越請師(後衛侯輒卒于越)

○六月魯侯至自越(自後公與大夫有惡)

○(壬申)七年夏五月魯叔孫舒帥師會越人宋人伐衛納衛侯輒不克納衛人立公子黚(鈕)(是爲悼公)○冬十月宋景公卒(在位四十八年)大尹立啓六卿逐啓及大尹而立得(是爲昭公)○王崩太子介立

貞定王(名介元王之子在位二十八年)

○(癸酉)元年夏四月(自貞定王元年夏四月以後時月俱闕書)晉荀瑤帥師伐鄭齊陳恒帥師救鄭晉師還

○魯侯出奔越○[編]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八月公如有陘氏(邢)(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魯哀公卒于有山氏(在位二十七年)魯人立公之子寧(是爲悼公)○[編]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悼公之時三桓勝魯

如小侯耳于三桓之家。
○乙亥三年。晉地震。
○丙子四年。燕獻公卒。在位二十八年孝公立。
○越菼執卒。句踐在位三十一年子鹿郢嗣。是爲鼫與
○丁丑五年。晉荀瑤趙無恤帥師圍鄭。
○戊寅六年。鄭聲公卒。在位三十八年子易嗣。是爲哀公
○晉河絶于扈。
○庚辰八年。秦伐大荔。戎之別種在今臨晉取其王城。
○壬午十年。越鹿郢卒。在位六年子不壽嗣。是爲盲姑
○癸未十有一年。晉荀瑤與趙氏韓氏魏氏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晉侯出奔齊。○編晉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號爲六卿。六卿彊而專權。晉侯卑弱不能制。是歲智伯與韓趙魏共滅范氏中行氏而分其地。晉侯告于齊魯。請伐四卿。四卿反攻其君。晉侯奔齊。

○編初智伯欲滅厹繇而無道。狄國也。戰國策作厹由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厹繇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智伯貪而無信。欲攻我而無道。今師必隨之。不聽。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遂斷轂而行。至齊七月。而厹繇亡。
○甲申十有二年。晉出公卒于齊。在位十九年荀瑤立昭公曾孫驕。是爲哀公而專其政。○編晉侯奔齊。道死。智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驕爲君。驕大父雍。昭公少子也。雍生忌。忌善于智伯。故立之是時智伯最強。晉政皆

決于智伯。哀公不得有所制。
○蔡聲侯卒。在位十五年子嗣。是爲元侯
○晉荀瑤襲衛。還。三卿宴于藍臺。○編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白璧。南文子公孫彌牟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智伯戲韓康子虎而侮段規。智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郤氏有車轅之難。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後矯譖于厲公而滅三郤趙有孟姬之讒。趙嬰通孟姬。同括放之。孟姬讒于景公。殺同括欒有叔祁之愬。叔祁。欒盈之母。與其老州賓通。祁愬盈于范宣子。滅欒氏范中行有函冶之難。函冶。范皐夷之邑皆主之所知也。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蚋

蛾蠭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首難而殺智伯于師。
○晉河水赤三日。按河先絶于扈。茲又水赤。晉亡之兆也
○乙酉十有三年。齊平公卒。在位二十五年子積嗣。是爲宣公○陳成子卒。子盤代。自陳完至成子恒七世。○陳故國。田齊之封邑。陳未滅之前。田氏猶稱陳。陳既滅之後。田氏遂稱田
○丙戌十有四年。晉荀瑤約魏駒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編智伯請地于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于得地。必請于他人。他人不與。必向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于魏桓子。駒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索地。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

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于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

○鄭人弑哀公在位八年遇弑而立聲公之弟丑是爲共公

○丁亥十有五年晉荀瑤及韓魏伐圍晉陽○編三家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沉竈產鼃民無叛意

○戊子十有六年晉趙無恤約魏駒韓虎反攻荀瑤滅之三分

其地○編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附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惟輔果在○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讐乃詐爲刑人挾七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讐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于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齊田盤使其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晉三家通使○編初齊桓公之世陳公子完敬仲得罪于陳而奔齊齊封之于田子孫盛多其後齊亂公室卑弱諸大夫自相爭奪權歸田氏田氏好施以家量貸於民而以公量收之家量大斗公量小斗民皆戴之國內多篡弑立君皆由田氏田恆弑齊簡公恆之子盤號襄子爲齊相至是與三晉韓趙魏也通使盡以其兄弟宗人爲都邑大夫

○趙無恤伐狄○編趙無恤使新稚姓也狗名也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狄二邑遽傳也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謂勝二邑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庚寅十有八年衛悼公卒在位七年子弗嗣是爲敬公○蔡元侯卒在位六年子齊嗣

○辛卯十有九年燕孝公卒在位十五年子載嗣是爲成公

○壬辰二十年越盲姑卒在位十年子翁嗣是爲朱勾

○甲午二十有二年楚子滅蔡蔡侯齊出亡齊在位四年而亡○蔡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之裔武王克商封叔度於蔡監殷其地今河南上蔡縣也至是楚滅之叔度至齊凡二十六世歷六百

七十六年而亡

○（丙申）二十有四年，楚滅杞。（杞姒姓伯爵，周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于杞，以奉禹祀，其地今河南杞縣也。至是楚惠滅之，凡二十一世，歷六百七十八年）

○楚與秦平。楚東侵地至于泗。○編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楚東侵地直至泗上。

○（丁酉）二十有五年，秦伐義渠，（古西戎國，今慶陽府）擄其君。晉滅伊洛陰戎。○編其遺脫者皆西走踰汧隴，自此中國無戎寇，惟餘義渠一種焉。

○（戊戌）二十有六年，日有食之，晝晦星見。○秦厲共公卒。（在位二十二年）子躁嗣。（是為躁公）

○（庚子）二十有八年春，王崩，子去疾立。（是為哀王）三月，弟叔弒王自立。（是為思王）秋八月，王子嵬殺叔而自立。

○封弟揭于河南，以續周公之職。○編河南即郟鄏，周武王克商，遷九鼎，周公相成王，營以為都，是為王城。又遷殷頑民于洛陽下都，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敬王時，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焉。

考王（名嵬，貞定王少子，在位十五年）

○（辛丑）元年

○（壬寅）二年，晉哀公卒。（在位十八年）子柳嗣。（是為幽公）○龍門河水赤三日。

○（甲辰）四年，晉侯反朝于韓趙魏氏。○編晉獨有絳曲沃地，餘皆屬三家。

○（丙午）六年夏六月，秦雨雪。

○（丁未）七年，燕成公卒。（在位十六年）閔公立。

○（己酉）九年，楚惠王卒。（在位五十七年）子中嗣。（是為簡王）

○衛敬公卒，子糾嗣。（是為昭公）○編時晉三家強盛，衛如小侯，反屬之。

○（庚戌）十年，楚人滅莒。（莒嬴姓子爵，少昊之後。周武王克商，封茲輿期于莒，今山東莒州也。自輿期傳十一世而茲丕公始見于春秋，共公庚輿以後微弱不復見矣，後四世至是為楚所滅）

○魯悼公卒。（在位二十五年）子嘉嗣。（是為元公）

○（辛亥）十有一年，義渠伐秦，侵至渭陽。

○（壬子）十有二年，秦躁公卒。（在位十四年）弟立。（是為懷公）

○（癸丑）十有三年，晉桃李冬實。

○（乙卯）十有五年，王崩，太子午立。○衛公子亹弒其君昭公（在位六年）而自立。（是為懷公）

○西周公封其少子班于鞏（今鞏縣）以奉王，是為東周。○編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至是惠公復自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自河南桓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三世益專，所以別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之地而不復奉王矣。

金履祥曰：（貞定王崩，哀王立，其弟思王弒哀王自立，其弟考王又殺思王自立，然少弟揭在焉，使揭復迹其所為，則考王殆未保也。于是封之河南，是分國以處之也。而揭之子孫世執其政，援立威烈之初，又并封其少子于東以奉王為名，于是東西二周分，周亦猶三家之分晉矣。考王固不得而制之也。周室其時地不大于曹滕，民不

眾于郲莒而兄弟相殺以奪之又兄弟相分以處之是區區者果何樂乎為君而若此紛紛也

威烈王名午考王之子在位二十四年

○丙辰元年晉趙無恤卒在位三十三年以兄伯魯之孫浣為後獻子徙治中牟此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襄子之弟嘉逐浣而自立于代是為桓公

○編襄子娶空同氏生五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必欲傳位于伯魯子代成君代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為太子襄子卒浣立是為獻子獻子少即位治中牟

○秦庶長秦官名鼂弒其君懷公在位四年遇弒國人立其孫是為靈公○編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早死大臣乃立昭子之子居涇陽

○鄭共公卒在位二十年子已嗣是為幽公○晉韓虎卒子啓章代是為武子○曲沃桓叔生韓萬自韓萬傳至虎凡九世至是康子卒武子啓章嗣○晉魏駒卒子斯代是為文侯、畢公高之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賜邑于魏為大夫自萬至桓子駒凡八世

○丁巳二年晉趙嘉卒國人殺其子迎浣復位○編趙桓子逐獻子而自立于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獻子立之

○戊午三年晉韓啓章伐鄭殺幽公在位一年鄭人立其弟駘是為繻公

○己未四年秦作上下時○編秦靈公作上下時于吳陽吳山之南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

○辛酉六年盜殺晉幽公在位十八年魏斯誅作亂者而立幽公之子止是為烈公○編晉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之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

○壬戌七年晉魏斯城少梁今韓城縣韓啓章都平陽今平陽府趙浣城泫氏在澤州高平縣

○癸亥八年越滅郯郯少昊之後地在今海州

○甲子九年秦初以君主妻河君主猶公主也妻河嫁之河伯此戎狄之俗也魏俗為河伯娶婦豈染秦俗與

○丙寅十有一年衛公孫頹敬公之孫弒其君懷公在位十一年遇弒而自立是為慎公昭子之弟○秦靈公卒在位十年國人廢其子立其季父是為簡公簡公懷公之子

○丁卯十有二年中山武公初立按中山古鮮虞國自魯昭公十二年晉伐鮮虞而中山之名始見及定公四年晉合諸侯于召陵謀為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而中山之勢漸強至是中山武公自立遂建國備諸侯之制與諸夏抗衡矣

○戊辰十有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河患始于此

○己巳十有四年越朱勾卒在位三十八年子翳嗣

○辛未十有六年王命晉韓啓章趙浣伐齊入長城在今平陰長清之間

○編是時晉三家自通王室亦如列國

○晉元公卒在位二十一年子顯嗣是為繆公○齊田盤卒子和代是為太公

○壬申十有七年魯侯以公儀休為相○編休相魯入其家見織帛怒而去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晉韓啓章卒子虔代是為景侯○晉趙浣卒子籍代是為烈侯

○癸酉十有八年晉魏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使其子擊守中山○編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懸之以示羊羊不顧中山

烹而爲之羹羊啜之盡一杯中山知其忍下之文侯賞其功
而疑其心文侯以中山封其子擊他日問于羣臣曰我何如
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
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君仁則
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
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
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子擊出遭子方于道下
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
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驕
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夫士則安往而不得貧賤
哉擊乃謝之

○秦初租禾○楚簡王卒在位二十四年子當嗣是爲聲王
○甲戌十有九年晉魏斯以吳起爲西河守西門豹爲鄴令上
地守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糴法○編吳起衛人仕于魯
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娶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
將大破齊師或譖之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
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文
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乃以爲西河今汾州府境守而拒秦起之
爲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分勞苦故能得士死力○文侯以鄴爲憂任西門豹守鄴今臨漳縣
而河南稱治○李悝爲上地未詳守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
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畮
治田勤則畮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
爲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
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
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上糴二而
舍一下熟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
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上熟之
所斂而糶之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政莫急于盜賊故
始于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
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終以具律今之名例其加減
凡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
○丙子二十有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爲相○編文侯問李克今

所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
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
矣文侯曰吾之相定矣乃相魏成
○齊宣公卒在位四十二年子貸嗣
○晉趙籍以公仲連爲相○編趙烈侯好音謂公仲連曰鄭
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萬畮連諾而不與番吾君謂連曰
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
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
歌者之田何如連曰方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
王道烈侯逌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任能爲請明日越侍以節
財儉用爲請烈侯悅乃使使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遂以畜

爲師以欣爲中尉以越爲內史賜遠衣二襲

〇丁丑二十有二年宋昭公卒在位六十五年子購由嗣是爲悼公〇編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

〇戊寅二十有三年九鼎震

金履祥曰 按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籍也而震是天下之大異也司馬公通鑑始于是年而不書通鑑以人事爲要也左氏終于趙韓魏之亡智伯而通鑑始于魏韓趙之爲諸侯又推其始以及于韓趙魏之滅智伯又推其始以及智趙之立後舉數十年之事悉下附于二十三年之內年之不接于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之接于左氏者敘記事之實也然則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以上接春秋曰通鑑爲歷代史法之創始于續經爲有嫌

大事記用史紀年表之名例于春秋爲不犯二意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綱鑑會編卷七

綱鑑會編卷八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澐 輯錄

東周紀

威烈王

綱 戊寅二十三年 秦簡公十二年晉烈公止十七年齊康公貸二十二年楚聲王當五年燕閔公二十一年〇魏文侯斯二十二年趙烈侯籍六年韓景侯虔六年〇舊國五新國三凡八大國〇通鑑綱目始於是年 〇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司馬光曰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然則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綱 己卯二十四年 燕僖公元年 王崩子驕立

綱 盜殺楚君當 書法楚人綱目貶稱君僭王也至周亡始稱王

安王 名驕威烈王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綱 庚辰元年 楚悼王類元年 秦伐魏

綱 辛巳二年魏韓趙伐楚〇趙侯籍卒〇鄭圍韓陽翟

綱 壬午三年 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取元年 虢山崩壅河 山在今陝州境

綱 甲申五年盜殺韓相俠累〇目 俠累與濮陽 今濮州 嚴仲子有惡 隙也 仲子聞軹 今濟源縣 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爲政母壽欲因以報讐政曰老母在政身未可以許人也及母亡仲子乃使政圖之俠累方坐府上兵衛甚嚴政直入刺之因自皮面

抉眼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嫈音鶯往
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在故重自刑以絕踪妾奈
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政尸傍
綱 乙酉 六年鄭弑其君駘
綱 丁亥 八年齊伐魯
綱 戊子 九年魏伐鄭
綱 己丑 十年 晉孝公頃元年○是年雖無事亦書干支者紀晉孝公元也餘倣此
綱 庚寅 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六邑○齊田和 恒之曾孫 遷其君貸
於海上食一城
綱 辛卯 十二年秦晉戰於武城○齊伐魏○魯敗齊師於平陸
綱 壬辰 十三年秦侵晉○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於濁澤 在今

解州 求爲諸侯○目魏文侯爲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綱 甲午 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鄭 今漢中府 ○魏侯斯卒○魏吳起奔
楚楚以爲相○鑑文侯薨太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浮西河
魏都在河之東故稱大河爲西河 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
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 湖名在今湖廣 右彭蠡
湖名在今江西 禹滅之桀之居左河濟 二水名 右太華 即西嶽 伊闕 山名在洛
陽 在其南羊腸 坂名在壺關縣 在其北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 山名在吉
州 右太行 山名在懷慶府 常山 即北岳恒山 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武王殺
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武侯曰善及魏相田文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
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
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
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
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魏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
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爲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
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要在彊兵破遊說之言縱橫者於
是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彊而楚之貴
戚大臣多怨起者
綱 乙未 十六年 秦出公魏武侯擊趙敬侯章韓文侯元年○田齊太公和元年○秦晉齊楚燕趙魏韓舊國八田齊新國一凡九大國 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魏襲趙邯鄲不克

綱 丙申 十七年秦庶長改弑其君及其君母○目庶長改迎靈
公之子於河西立之是爲獻公遂殺出子及其母沉之淵旁
綱 丁酉 十八年 秦獻公齊桓公午元年
綱 戊戌 十九年魏敗趙師於兔臺
綱 己亥 二十年日食晝晦
綱 庚子 二十一年楚君類卒楚人殺吳起○目楚悼王薨貴戚
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因射刺起并中王尸太子臧即位討
爲亂者夷七十餘家
綱 辛丑 二十二年 楚肅王臧元年 齊伐燕○魏韓趙伐齊
綱 壬寅 二十三年 是歲齊亡凡八大國 齊侯貸卒無子田氏遂并齊
綱 癸卯 二十四年 齊威王因齊元年 狄敗魏師於澮 澮水之側非邑名也 ○魏韓

趙伐齊。

〔綱〕[甲辰]二十五年。(晉靖公俱酒元年)蜀伐楚。

〔綱〕[乙巳]二十六年。(韓哀侯元年○是歲晉亡○秦楚燕魏趙韓齊凡七大國)王崩。子喜立。○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

烈王(名喜安王之子在位七年)

〔綱〕[丙午]元年。韓滅鄭。自陽翟(今禹州漢為潁川郡治)徙都之。

〔綱〕[丁未]二年。(趙成侯種元年)

〔綱〕[戊申]三年。燕敗齊師於林狐。(地名未詳)○魯魏伐齊。

〔綱〕[己酉]四年。(燕桓公元年)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魏敗趙師於北藺。

〔綱〕[庚戌]五年。魏伐楚。○韓嚴遂弑其君。○〔目〕韓哀侯以韓廆為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廆於朝。而并中哀侯。

〔綱〕魏侯擊卒。○〔目〕武侯不立太子。至是子罃(音仲)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

〔綱〕[辛亥]六年。(魏惠王罃韓懿侯元年)齊侯來朝。○〔目〕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威王。

〔綱〕趙伐齊。○魏敗趙師於懷。○齊侯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目〕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今東阿縣)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鄄。(音絹今濮州)子不救。衛取薛陵。(地名未詳)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悚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綱〕[壬子]七年。(楚宣王良夫元年)王崩。弟扁立。○韓趙伐魏。圍安邑。○〔目〕韓公孫頎謂懿侯曰。魏亂可取也。懿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魏。大破其兵。遂圍安邑。成侯曰。殺罃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殺魏君暴也。割地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乃解而去。

司馬遷曰(魏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顯王(名扁烈王之弟在位四十八年)

〔綱〕[癸丑]元年。齊伐魏。○趙侵齊。

〔綱〕[乙卯]三年。秦敗韓魏之師於洛陽。

〔綱〕[丙辰]四年。魏伐宋。

〔綱〕[丁巳]五年。秦敗三晉之師於石門。(斬首六萬○石門在今解州東南)賜以黼黻之服。

〔綱〕[己未]七年。魏敗韓趙之師於澮。○秦敗魏師於少梁。(今韓城縣地)

〔綱〕秦伯卒。○〔目〕秦獻公薨。子孝公立。是時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修政。欲以彊秦。

〔綱〕[庚申]八年。(秦孝公燕文公元年)彗星(其象若竹彗長短無常所以除舊布新也)見西方。

〔綱〕衛公孫鞅入秦。○〔目〕秦孝公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

子致伯（始封爲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鎭撫邊境，徙治櫟（歷）陽（今臨潼縣），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公孫鞅聞之，乃西入秦。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坐平）。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官名）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擧國而聽之。王默然。公叔曰，君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爲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

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旣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鞅旣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孝公大悅，與議國事。

綱（壬戌）十年，秦以衛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鑑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五家爲保，十家相連，收司，相糾發也。一家有罪，九家若不糾擧，則十家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併也）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復音福，除也，謂除免其身役）。事末利（工商也）及怠而貧者，擧以爲收孥（糾擧收錄其妻子，沒爲官奴婢）。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旣具，未布，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民之國都言新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

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司馬遷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忘信以畜其民，况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綱（癸亥）十一年（韓昭侯元年）。秦敗韓師於西山。

綱（丙寅）十四年，齊魏會田於郊（畋獵也）。○目 魏惠王問齊威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之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

（邑名在太山南）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有肦子者使守高唐（今爲州）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正義曰徐州齊西北境在渤海東平縣則在今德滄之界故近燕趙非後世彭城爲徐州者也）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畏齊征伐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有種首（人名）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綱】丁卯 十五年秦敗魏師於元里取少梁○魏伐趙圍邯鄲

【綱】戊辰 十六年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還戰敗績○【目】初孫臏與龐涓共學兵法涓仕魏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竊載以歸田忌客之進之威王王以爲師至是謀救趙以臏爲將辭以刑餘之

人不可乃使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當以手解徐之不持拳以擊之）救闘者不搏撠（撠音角搏撠以手持撠刺人也）批亢擣虛（批擊也亢喉也擣衝也虛空也）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在乘氏東南今鉅野縣境）魏師大敗

【綱】韓伐東周取陵觀廩丘（地名未詳舊註引爲兗州境者謬）

【綱】庚午 十八年秦伐魏○韓以申不害爲相○【目】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黃老之法清簡無爲刑法也名名實也）以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申子嘗請任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爲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抑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請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愁戚貌）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綱】辛未 十九年秦徙都咸陽始廢井田○【目】衛鞅築冀闕（冀記也記列教令常於此門闕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宮庭於咸陽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平斗桶權衡丈尺

【綱】壬申 二十年（趙肅侯元年）

【綱】癸酉 二十一年秦更賦稅法

【綱】乙亥 二十三年衛貶號曰侯服屬三晉○【目】初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卵也）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干扞也謂扞蔽其民若城）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綱丁丑二十五年。諸侯會於京師。書法會而不朝，故書諸侯而不序，略之也

綱戊寅二十六年。致伯於秦。諸侯賀之。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來朝。

綱庚辰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擄太子申。○目初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威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遂起兵。使田忌將之。孫臏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

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傍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乘勝大敗魏師。擄太子申。

綱辛巳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獻河西地於秦。徙都大梁。今開封府 秦封鞅為商君。○目衛鞅言於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擄之。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大梁。乃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鞅商於。音烏。今商州。一曰在南陽內鄉縣境 十五邑。號曰商君。

綱壬午三十年。楚威王商元年

綱癸未三十一年。秦伯卒。秦人誅衛鞅。滅其家。○鑑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出亡。欲

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嘆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納之秦。秦人攻殺之。車裂以人之四肢及首繫於五馬，各向一方鞭之，使走裂其屍以徇。盡滅其家。初商君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嘗問趙良曰。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直言也 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 一救荊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謂送杵者以音聲相勸舂也 今君之從政也。陵轢車踐曰轢公族。殘傷百姓。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君之

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書曰恃德者昌恃力
者亡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
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捐棄也人君死臣子不敢斥言也而不立朝秦國之
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聽居五月而難作
蘇軾曰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食足兵强以成帝業然其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樂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而死有車裂之禍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
綱甲申三十二年秦惠文王元年韓申不害卒
綱乙酉三十三年宋太丘社亡社土民也社以石爲社亡國將危之兆也
綱孟軻至魏○目孟子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是歲魏惠王
卑詞厚禮以招賢者故孟子至魏

綱丙戌三十四年秦伐韓拔宜陽
綱丁亥三十五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十六年乃薨齊魏會於徐州以相
王此後世以彭城爲徐州之所自始
綱楚滅越○目越王無彊伐齊齊說之使伐楚楚人大敗之
盡取吳地東至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
濱於海上而朝服於楚
綱戊子三十六年楚伐齊○韓侯卒○目韓昭侯作高門屈宜
臼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
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
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
也言時衰耗而作奢侈故曰不時至是門成而昭侯薨

綱秦大敗魏師擒其將龍賈取雕陰今綏德州
綱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
○鑑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方誅商鞅疾
辯士不用其言大困而歸父兄妻嫂俱笑之秦益發憤讀書
簡練以爲揣摩期年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
兵者以趙爲之蔽也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必無
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山東之國
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伐趙者畏韓魏
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蠶之食葉緩而不驟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
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

被秦患而不與其憂竊爲大王計莫若一韓魏齊楚燕趙爲
從親以擯斥也秦令其將相會於洹水音完今魏縣地之上約曰秦攻一
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橈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
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賜賚之
以約於諸侯秦乃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
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利劒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
宜陽成皋今茲效獻也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地有盡而秦之求
無已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雞口雖小猶能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以大
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從
其言秦說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三十萬蒼頭青髮而有膂力者奮擊各二十萬廝徒十萬廝養馬者徒僕隸也車六百乘騎五

千匹乃聽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願大王孰察之魏王聽之
秦說齊王曰齊四塞四面有山關之固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
十萬粟如丘山臨菑齊都今為縣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
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也今秦之
攻齊則不然雖欲深入則恐韓魏之議其後秦之不能害齊
亦明矣夫不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
計過也齊王許之乃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
六千餘里帶甲百萬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楚彊則秦弱
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故
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
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秦為從約長并相

六國北報趙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輜載衣車重載物車擬於王者周顯
王聞之恐懼使人除道郊勞秦之兄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
秦笑謂其嫂曰嫂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
而謝曰見季子位高多金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
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吾有雒陽負
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
肅侯封為武安君於是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十五年
綱丁巳三十七年燕易王韓宣惠王齊宣王辟彊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
去趙適燕從約皆解○目秦使公孫衍欺齊魏以伐趙趙肅
侯讓蘇秦秦恐請使燕必報齊乃去趙而從約皆解
綱魏以陰晉今華陰縣為和於秦○齊伐燕

綱辛卯三十九年秦伐魏魏獻少梁河西地於秦
綱壬辰四十年秦伐魏取汾陰今榮河縣皮氏今河津縣拔焦在陝州東北○
宋公弟偃逐其君剔成而自立
綱癸巳四十一年楚懷王槐元年秦客卿張儀伐魏取蒲陽今蒲州既而
歸之魏盡入上郡今延安府地在河西以謝秦以儀為相○鑑張儀者
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鬼谷地名扶風池陽潁川陽城竝有鬼谷墟蓋其人所居因號以焉羣書考索曰鬼谷子周時高士姓名不聞蘇張師之授以押闔分其書三卷又一統志云鬼谷子晉平公時人姓王名詡嘗入雲氣山採藥得道顏如少童居清溪之鬼谷蘇秦張儀嘗問道三年辭去詡曰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鬼谷處人間數百歲後不知何之學縱橫之術遊諸侯無所遇史記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

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
張儀遊於趙儀果至趙求謁蘇秦秦廷辱之儀大怒念諸侯
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
天下賢士我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
耳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
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舍宿稍稍近
就之奉以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儀遂得以見秦惠王王以
為客卿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去
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
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
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儀曰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

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音詎）能乎。至是將兵伐魏。取蒲陽。言於秦王。請復以與魏。而使公子繇質焉。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儀歸而相秦。

綱（甲午）四十二年。秦縣義渠（今慶陽府）。○秦歸焦曲沃於魏。

綱（乙未）四十三年。趙侯卒。○目肅侯嘗遊大陵。大戊午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是歲。雍子武靈王立。置博聞師。及左右司過各三人。先問先君貴臣肥義（姓名也。趙相）加其秩。

綱（丙申）四十四年（趙武靈王元年）。夏四月。秦初稱王（書法入綱目以來七十九年矣。於是始書月。詳秦僭也）

綱（丁酉）四十五年。秦張儀伐魏。取陝（今陝州古虢國）。

綱蘇秦自燕奔齊。○目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恐得罪。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王許之。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齊王以為客卿。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為燕。

綱（戊戌）四十六年。秦齊楚會於齧（[illegible]）桑。○秦相張儀免。出相魏。

綱韓燕稱王。○目時諸侯皆稱王。趙武靈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

綱（己亥）四十七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平周邑在今介休縣西南）。○目儀相魏。欲令魏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伐魏。取二邑。而陰厚儀益甚。

綱（庚子）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

綱齊號薛公田文為孟嘗君。○目初齊王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嬰言於齊王曰。五官（五大夫典事者）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嬰。嬰由是得專齊權。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文。通儻饒智畧。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請以文為嗣。嬰卒。文嗣立。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嘗數千人。名重天下。○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遺之象牀。登徒直（史記注。登徒姓名。楚直當也。胡注曰。直其名也）送之。不欲行。謂公孫戌曰。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劒。願獻之。戌許諾。入見曰。小國所以皆致

相印於君者。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戌趨出。未至中閨。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戌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慎靚王（名定。顯王之子。在位六年）

綱（辛丑）元年（燕王噲元年）。衛更貶號曰君。

綱（壬寅）二年。魏君罃卒。孟軻去魏適齊。

綱（癸卯）三年（魏襄王元年）。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秦出兵逆之。皆敗走。○宋稱王。

綱（甲辰）四年。秦大敗韓師於修魚（韓地）。擄其將鰒（校）申差（二將名）。○目

斬首八萬諸侯振恐

綱齊大夫殺蘇秦○鑑齊大夫與蘇秦爭寵刺秦殺之

綱魏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目張儀說魏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洹(元)水之上結爲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儀歸復相秦

綱乙巳五年秦伐蜀取之○目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伊洛河三水)周室天下之朝市也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

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焉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富彊

綱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目燕相子之與蘇秦之弟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齊而歸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如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反)爲臣

綱丙午六年王崩子延立

赧王(名延慎靚王之子在位五十九年)

綱丁未元年秦侵義渠得二十五城○秦伐魏取曲沃又敗韓師於岸門(在今長葛縣)質其太子倉以和

綱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目燕子之爲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使人誘之且許爲助平使市被攻子之不克被反攻平國中連戰數月死者數萬人齊王使章子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

綱孟軻去齊○目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爲己任是以所如不合遂致爲臣於齊而歸

綱戊申二年(齊湣王地元年)秦伐趙○楚屈匄帥師伐秦○目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楚王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何弔也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以其有齊也今絕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哉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而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矣王曰願子閉口毋復言

以待寡人得地乃厚賜張儀而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
張儀至秦儀詳(作佯)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
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時楚絕約於齊齊不通其使故借宋符以達之)
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
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音茂)六里使者還報楚王
大怒欲發兵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賂以一
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而取償於齊也今已
絕齊而又責欺於秦是我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
必大傷矣王不聽使屈匄(音割)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
擊之

【綱】己酉 三年秦大敗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丹陽楚邑名故城在今歸州一在枝江然二
地俱非秦楚交爭之路或曰丹陽者丹水之陽當在武關淅川之間)擄屈匄遂取漢中楚復襲
秦又大敗於藍田(秦縣今屬西安府)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於秦

【綱】燕人立太子平為君○【鑑】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
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
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
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
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涓潔也王居中潔除之人漢為謁者)求千里馬馬已死
買其骨五百金而還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
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
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
之於是士爭趣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蘇子自周往鄒

衍自齊往屈景自衛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綱】韓君卒○【目】韓宣惠王嘗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繆留曰
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恒闞止而見殺魏用犀
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
力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王有外為交以削地君之
國危矣

【綱】庚戌 四年(燕昭王平元年韓襄王倉元年)蜀相莊弒蜀侯○秦使張儀說楚韓
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封儀為武信君秦君卒諸侯復合從
○【目】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在商州東南)之外易黔中地(今常德府地西北通於巴蜀)
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
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彊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
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袖袖言王無不
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
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
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
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
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虎不格(敵也)明矣今
王不事秦秦刼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楚王許之張儀遂
之韓說韓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則王之
國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韓王許之儀東說齊王
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兵彊雖有百秦將
無奈齊何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效河外(河西之地)趙割河間

(兩河之間之邑無所指定)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趙攻之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之儀又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趙之右肩而與之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得乎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約常爲兄弟之國趙王許之儀乃北說燕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今大同府地)九原(卽漢之五原在雲中之西今偏關榆林之境)驅趙而攻燕則易水(在保安州)長城非大王之有也燕王請獻常山(今眞定)之尾五城以和張儀歸報未至而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悅張儀及卽位羣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

綱 辛亥 五年(秦武王元年) 秦張儀出復相魏○鑑 張儀詭說秦武王而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俱秦之弟)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綱 秦誅蜀相莊○秦魏會於臨晉

綱 壬子 六年秦初置丞相

綱 癸丑 七年秦魏會於應(古應國在魯山縣東一云卽今葉縣地又河東臨晉亦有應亭)

綱 秦使甘茂伐韓宜陽○目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柳宗元曰地長隆然而起夷之而益高者爲息壤蓋以地長得名秦之息壤未詳其處)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勿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

綱 甲寅 八年秦拔宜陽○目 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

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綱 秦君卒弟稷立母芈氏治國事以舅魏冉爲將軍○目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無子諸弟爭立異母弟稷質於燕其母芈八子(芈姓八子女官名)之異父弟魏冉與國人迎而立之稷年少太后治事以冉爲將軍衛咸陽

綱 趙始胡服招騎射○目 趙武靈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房子(今臨城縣)遂之代北至無窮(言其地之遠無所窮盡)西至河登黃華(山名在彰德府)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

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樂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赴，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道，逆人心，臣願王孰圖之。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本晉地，爲樓煩胡所據，今嵐州地）、秦、韓之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先時中山負齊之彊，侵暴吾地，引水圍鄗（今柏鄉縣），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以朝而始出令焉。

綱【乙卯】九年（秦昭襄王稷元年）趙君略中山及胡地，遣使約秦、韓、楚、魏、齊，并致胡兵。○楚、齊、韓合從。

綱【丙辰】十年，彗星見。○趙伐中山，取數邑，中山復獻四邑以和。

綱 秦魏冉弒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於魏。○目 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而悼武后出歸於魏。王兄弟不善者，悉滅之。冉遂爲政，威震秦國。

綱【丁巳】十一年，秦楚盟於黃棘（即棘陽也，在今鄧州境），秦復與楚上庸（今竹山縣）。

綱【戊午】十二年，彗星見（綱目書彗十有七，未有一世再見者，一世再見，惟赧而已）。

綱 秦取魏蒲阪（今蒲州）、晉陽、封陵（二邑故地俱在蒲州，非太原之晉陽），取韓武遂（索隱曰：武遂在宜陽之左右，非河間之武遂）。○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於秦，秦救之。○目 初，楚與齊、韓合從，至是齊、韓、魏以楚負約，合兵伐之。楚王使太子橫爲質，以請救於秦，秦人救之，三國引去。

綱【己未】十三年，秦、魏、韓會於臨晉，秦復與魏蒲阪。○楚太子橫殺秦大夫，亡歸。

綱【庚申】十四年，日食晝晦（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書晝晦者三，周末居二焉。○安王二十年、是年、漢呂氏庚申年）。○秦取韓穰（今鄧州）。○秦、韓、魏、齊伐楚，殺其將唐眛，取重丘（春秋時重丘有二，一曹邑，一齊邑，皆非楚地，此未詳）。○趙伐中山，中山君奔齊。

綱【辛酉】十五年，秦公子悝質於齊。○秦芈戎（宣太后同父弟）大敗楚師，殺其將景缺，取襄城。楚使太子橫質於齊以請平。

綱【壬戌】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目 初，武靈王以長子章爲太子，後納吳廣之女孟姚（史記：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嬴，孟姚也），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國焉。使肥義爲相國，傅王，而自號主父。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爲使者入秦，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秦人大驚。

綱 齊、魏會於韓。○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槐於武關，劫之以歸。楚請太子橫於齊而立之。○目 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於黃棘，太子入質，至

驪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
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
楚接境婚姻相親而今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
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欲往恐見欺欲
不往恐秦怒昭睢屈平（二人姓名）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
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
秦王令一將軍詐爲王伏兵武關刼之與西至咸陽朝章臺
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怒不許遂留之時楚太子
橫方質於齊楚大臣相與謀曰吾王不得還而太子在齊齊
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
俱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

人或欲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其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
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其人曰郢中立王吾因與其新
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
齊王卒用其相計歸楚太子楚人立之初屈平爲懷王左徒
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而睠顧不忘
作離騷之辭以自怨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
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字平）遂懷石自投汨
羅（汨羅江名在湘陰縣）以死
綱秦以齊田文爲丞相○目秦王聞文賢使請於齊以爲相
綱（癸亥）十七年（楚頃襄王橫趙惠文王何元年）田文自秦逃歸○目或謂秦王
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乃以樓緩爲相囚文
欲殺之文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集解狐白腋毛爲裘）而文先已獻秦王無以應求客有善爲狗盜者入秦藏
中盜裘以獻姬姬乃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文至關關
法雞鳴而出客時尚早追者將至客有善爲雞鳴者野雞聞
之皆鳴文乃得脫歸
綱秦伐楚取十六城○目楚人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
王矣秦王怒伐之取十六城
綱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河東三
城以和三國乃退○目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
昭王謂丞相樓緩公子池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
而講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

三國雖去王必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
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
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
而悔也乃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初孟嘗君欲借兵食
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孟嘗君曰君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
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
危矣君不如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
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
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爲和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
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孟
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懷王

蘇軾曰秦昭王敗楚懷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爲名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解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借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哉

綱 趙君封其弟勝爲平原君。○目 平原君好士食客嘗數千人。客有公孫龍者善爲堅白同異之辯。堅白即守白堅執其說而守之同異合同衆人之異論 平原君客之。孔子之玄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一耳王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爲三 龍甚辯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綱鑑會編卷八

綱鑑會編卷九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澐 輯錄

東周紀

赧王

綱 甲子 十八年。楚君槐自秦走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

綱 乙丑 十九年。楚君槐卒於秦。○鑑 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綱 丙寅 二十年。魏昭王韓釐王咎元年 趙主父以燕齊之師滅中山。歸大赦境內。酺音蒲賜令會聚飲酒 五日。

綱 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弒主父。○目 初主父封長子章於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章黨衆而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任事而勢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子何不稱疾不出。毋爲禍梯。不亦可乎。義曰。昔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李兌涕泣而出。肥義謂信期曰。公子章用不禮。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自今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時吳娃孟姚也 死。王愛弛。嘗朝羣臣。主父從旁窺之。見故太子傫力罪反病也 然也。反北面詘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

決。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主父。成兌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兌相與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探雀鷇(寇)食之。三月餘餓死。

綱 秦以魏冉爲丞相。

綱 丁卯 二十一年。秦敗魏師於解。(今解州)

綱 戊辰 二十二年。魏韓伐秦。秦左更(官名)白起將兵敗之。拔五城

○目 魏韓伐秦。魏冉薦白起將兵。敗之於伊闕。殺擄其將。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以起爲國尉。

綱 己巳 二十三年。楚君迎婦於秦。○目 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

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司馬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強。烏能凌之哉。故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信哉。)

綱 庚午 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秦封魏冉爲穰侯。芊戎爲華陽君。弟市爲高陵君。悝爲涇陽君。

綱 辛未 二十五年。東周君如秦。○秦魏冉伐魏。魏入河東。韓入武遂於秦。

綱 壬申 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秦爵名)白起伐魏。取六十一城。

綱 癸酉 二十七年冬十月。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爲東帝。已而皆去之。○目 齊王問於蘇代。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爲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

綱 秦攻趙。拔梗陽。(今淸源縣)

綱 甲戌 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陽。(二邑在今濟源垣曲之間)

綱 乙亥 二十九年。秦擊魏。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募民徙之。

○秦敗韓師於夏山。(未詳)

綱 齊滅宋。○目 宋有雀生鸇。(作鸇)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走死溫。(在今懷慶府)

綱 丙子 三十年。秦會楚於宛。(今南陽縣)會趙於中陽。(今孝義縣)○秦蒙武擊齊。拔九城。○齊殺狐咺陳舉。燕使樂毅如趙。○目 齊湣(閔)王滅宋而驕。乃侵楚及三晉。欲幷二周爲天子。狐咺正議。斮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閭。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乃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啗秦。連楚及魏。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

綱 丁丑 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菑。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弑之。毅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爲

昌國君。○目燕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幷將秦魏韓趙之師以伐齊。戰於濟西，齊師大敗。毅還秦魏之師，分韓師以畧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身帥燕師長驅逐北。齊人大亂，湣王出走。毅入臨菑，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爲昌國君。湣王之衞，衞君辟宮舍之，稱臣共具。王不遜，衞人侵之，去奔鄒魯。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今樂安博興二縣）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二邑名，今泰安州境）之間，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樂毅聞晝邑（晝音獲，一作畫，故城在臨菑縣境）人王蠋（音屬）賢，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晝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刼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死。毅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寬賦斂，除暴令，修舊政，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太山東至海，略琅邪，右軍循河濟屯阿鄄（音絹）以連魏師，後軍旁北海而撫千乘，以中軍據臨菑而鎭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封王蠋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

綱秦魏韓會於京師。

綱戊寅 三十二年（齊襄王法章元年）秦趙會於穰。○秦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還。○齊人討淖齒，誅之，而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

○目淖齒之亂，湣王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音皎）家傭。敫女奇法章貌，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晩來，則吾倚門而望；汝莫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乃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法章，立以爲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綱趙使藺相如獻璧於秦。○鑑趙王得楚和氏璧（卞和得璞於楚山中，三獻不受，因抱玉而泣，後王使玉人破之得寶，故名焉）。秦昭王欲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欲勿與，畏秦强；欲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趙；趙與之璧而秦不與趙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紿（欺也）秦王，復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爲上大夫。

綱衞君卒。○目衞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人姓名），而恐因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人姓名）以敵

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衛有胥靡(胥靡相隨也衣褐帶索相連以執役也)亡之魏嗣君使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邑名)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綱(己卯)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綱(庚辰)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胡注西河之離石有石城今永寧州地)

綱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喻止之○目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爲弒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

利身(肉既臊而爪牙又如兵刃之利然人尚欲攻之者以其皮之所在也)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卽九鼎)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

綱(辛巳)三十五年秦白起伐趙取代光狼城(在今高平縣境)司馬錯因蜀伐楚拔黔中楚獻漢北上庸於秦

綱(壬午)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今宜城縣)鄧(今鄧州)西陵(今夷陵州)

綱秦趙會於澠(免)池○目秦王告趙王願爲好會於河外澠池(屬河南府)廉頗藺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盛酒瓦器秦俗擊之以節樂)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六尺四寸爲步五步言至近也)臣請得以頸血濺(音薦)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音尺喝也)之左右皆靡(散也)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所加於趙趙人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古以右爲尊)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鈍也)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

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脫衣露肉)負荊(負杖受刑)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交

綱燕君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君入臨菑封單爲安平君趙封樂毅爲望諸君○鑑初燕人攻安平(在臨淄東古紀國之鄣邑)臨菑市掾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傅(音附)車轊(音衛車軸頭也)及城潰人爭門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卽墨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卽墨未下樂毅并軍圍之卽墨大夫戰死卽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共立以爲將以拒燕樂毅圍二邑期年未下乃解圍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尅齊七

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爾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遣國相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卽墨殘矣燕王已疑得齊反間乃使騎刼代將而召樂毅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初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恐燕人劓（去鼻也）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聞盡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欲出戰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插同鍫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約降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絳赤色繒帛也）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爇葦草以脂油灌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尾熱怒犇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號聲動天地燕軍大敗走齊人殺騎刼追亡逐北（凡軍敗曰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爲

齊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王以太史敫之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太子建以單爲相封安平君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汚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田單嘗出見老人涉淄而寒不能行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單將欲以是取吾國乎巖下有貫珠者聞之言於王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王有所幸臣九人語王曰安平君與王君臣無異而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爲也異日王曰召相單來單所任貂勃聞之稽首於王曰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夫安平君以惴惴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反千里之齊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棧道木閣（棧棚也路險架木爲棚而度曰閣道）而迎王於城陽（卽莒邑）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爲此也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安平君萬戶○田單將攻狄（故城在今樂安縣一曰在高苑縣）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曰臣以卽墨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田單懼乃問於仲連仲連曰將軍之在卽墨坐則織蕢（草器也）立則杖鍤爲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無

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今掖縣）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趙王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故城在今武邑縣）號望諸君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爲計則可矣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罹毀辱之誹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

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閒（音閑）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竟卒於趙

【綱】薛公田文卒（【書法】文齊臣也不書齊者何薛貳於齊也故削之以示貶）○【鑑】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爲相與諸侯共伐齊襄王復國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畏之與連和至是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而來見置傳舍以其無能也食以草具十日彈劍而歌曰長鋏（劍首）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遷之代舍（更代侍奉之號）出有車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惡其貪而不知足孟嘗君使人給其老母食用於是驩不復歌時孟嘗君客多邑入（食邑所入租稅）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出錢取息）於薛貸者多不能與息孟嘗君問誰可收債於薛者驩署曰能因使驩往驩至薛召負息不能與者悉取其券（約文也）而燔之民稱萬歲及歸孟嘗君不悅驩曰君有區區之薛不能拊愛其民又從而賈（音古）利之臣爲君焚其券欲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何疑焉孟嘗君乃謝之

【綱】（癸未）三十七年（燕惠王元年）秦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徙都陳秦置南郡（今荊州也置郡始此）封起爲武安君

【綱】（甲申）三十八年秦置黔中郡（地在楚蜀之交今重慶之東南及辰常諸郡皆是）

【綱】（乙酉）三十九年（魏安釐王元年）秦白起伐魏拔兩城○楚復取江南十五邑○【目】楚王收東地兵復取秦所拔江南十五邑爲郡以距秦

【綱】魏封公子無忌爲信陵君（安釐王異母弟）

【綱】（丙戌）四十年秦魏冉伐魏韓救之大敗（斬首四萬）魏納八城於秦秦復伐魏圍大梁魏又割溫以和

【綱】（丁亥）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魏冉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

【綱】（戊子）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和○【目】秦敗趙魏之師斬首沉卒十五萬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謂以地事秦欲得封之而受其璽璽印也古者尊卑通用）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矣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博者局戲即陸博也以五木爲骰有梟盧雉犢塞五者爲勝負之采博骰有刻爲梟鳥形）

（者梟爲最勝便宜也得梟則宜食其子若不便則爲餘行）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王不聽卒以南陽（今修武縣地）爲和。

綱 己丑 四十三年（韓桓惠王元年）楚太子完質於秦。○目 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楚使者黃歇至秦聞之恐其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極也）則反冬夏是也致（置也）至則危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王又兼韓服魏割濮磨（木名）之北注秦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

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信韓魏之善而欲資之與攻楚此正吳之信越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則韓魏必爲關內之侯注地於齊則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橫度中國東西海也）要約（結信也）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使歇歸約親於楚復使歇侍太子完爲質於秦。

綱 庚寅 四十四年（燕武成王元年）趙伐齊。

綱 辛卯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音遏預今沁州地）趙奢擊却之趙封奢爲馬服君。○目 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閼與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毅之子）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奢曰道遠險陿如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趙邑漢置縣在今磁州西）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

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封奢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

綱 秦伐齊取剛壽。○目 穰侯言於秦王使客卿竈（人名失其姓）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

綱 秦滅義渠。○目 義渠戎王與秦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戎王於甘泉遂起兵滅義渠

綱 魏人范雎入秦秦以爲客卿。○目 初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賈以爲雎以國陰事告齊

也歸告其相魏齊齊怒笞擊折脅摺齒（折音舌斷其脅肋摺音臘落其牙齒）雎
佯死卷以簀（音席）置廁中使醉客更溺之以懲後雎告守者得
出魏人鄭安平持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魏
載與俱歸薦之王王見之離宮雎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
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
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雎曰非敢
然也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
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
不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苟可以少
有補於秦而死臣不敢避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

莫肯鄉秦耳王跽曰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
存先王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
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雎見左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內先言
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
計也齊湣王攻楚再闢地千里而尺寸無得焉者豈不欲得
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其罷敝而伐之齊幾於亡今王
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
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
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韓魏因可擄矣王曰善乃以雎為
客卿與謀國事

【綱】（癸巳）四十七年秦伐魏拔懷（今武陟縣地○始用范雎之謀也）

【綱】（甲午）四十八年秦太子質於魏而卒

【綱】（乙未）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
芊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目】范雎日益
親用事因私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
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
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
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為
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
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
齊而弒湣王李兌管趙而囚主父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
齒兌之類也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

國之人者臣見王獨立於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
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陽君芊戎高陵君
市涇陽君悝於關外以雎為丞相封應侯魏須賈聘於秦雎
因辱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齊走
趙匿平原君家

【綱】趙以公子勝為相

【綱】（丙申）五十年（趙孝成王丹元年）秦君母芊氏以憂卒

【綱】秦伐趙取三城齊救却之遂以趙師伐燕取中陽（一作中人在今唐縣）
伐韓取注人（在今汝州西境）○【目】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
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
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

觸龍(人名)請見太后盛氣而胥(待也)之左師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子也)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卿士聽朝正服)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媪(音襖)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歸也)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

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王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綱齊君法章卒子建立國事皆決於其母太史氏

綱丁酉五十一年(齊王建元年) 秦白起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綱戊戌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取南陽攻絕太行道

綱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橫卒完立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目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矣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爲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即位以歇爲相封之淮北號春申君

綱己亥五十三年(楚考烈王完元年) 楚納州於秦○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降趙○目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

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破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豹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馮亭爲華陽君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食之也

綱辛丑五十五年秦王齕(紇)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軍

殺其將趙括阬降卒四十萬。○鑑秦左庶長王齕伐韓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今高平縣地以按音遏據上黨民王齕因伐趙趙軍戰數不勝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使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柱瑟上雁足所以遊移上下以調聲若以膏黏定其柱則不能調蓋喻執一不通者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括自少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爲將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

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所賜金帛歸買田宅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母曰卽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爲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而王齕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括乘勝追秦壁壁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絕趙請粟於齊齊王勿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猶齒之有脣脣亡則齒寒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顯名也不務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弗聽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括自出銳卒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乃挾詐盡阬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又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綱壬寅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又割地以和○目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齕攻趙拔武安皮牢舊注卽皮氏胡注謂皮氏在絳州之西與武安地形不合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王而武安君爲三公矣君能爲之下乎不如因而割之毋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割韓垣雍邑名在今原武縣境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之約割地也虞卿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

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樓緩曰秦趙搆難而天下悅今不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則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矣虞卿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則是王失之於齊取償於秦也以此發聲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矣趙王曰善使卿如齊未返而秦使者已在趙矣

綱魏以孔斌爲相尋以病免○目初魏王聞孔斌賢聘以爲相子順斌字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

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改變寵之官奪無任之祿諸
喪職秩者咸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歎曰死病無
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
於諸大夫皆曰於我何損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
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
哺呴呴相樂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
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之破而患將及己可以人
而同於燕雀乎斌穿之子也
綱秦誘執趙公子勝既而歸之○目秦王欲爲應侯必報其
讎乃誘平原君至而執之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
弟於關齊窮抵虞卿卿棄相印與借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

之齊怒自殺趙王取其首與秦秦乃歸平原君雎言王稽王
以爲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王以爲將軍雎散家財物以報所
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讎(言擧目相忤者)必報云
綱(癸卯)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目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
趙攻邯鄲少利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
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秦雖勝於長平然士卒死者過
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
秦軍必矣王又使應侯請之終辭不行乃以王齕(紇)代陵
綱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目趙王使平原
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
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

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錐表)立見(音現)今先生
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
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去(言猶錐鋒
銳上突然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
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
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
爾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
而(汝也)君言汝何爲者也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
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縣於
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今以楚之强天下弗能當白起小
豎子爾一戰而擧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

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
趙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謂楚
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遂奉銅盤而跽進之楚王曰
王當歃(飮也)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遂左
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公等錄錄(庸常也)所
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
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爲上客於是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
綱魏晉鄙帥師救趙次於鄴公子無忌襲殺鄙奪其軍以進
○目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
侯敢救者必多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今臨漳縣)又使將
軍新垣衍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

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法斬首多爲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彼卽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公子無忌愛人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家貧爲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生直上載不讓公子執轡愈恭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生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公子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救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

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復還見侯生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今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爲報其父讐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兵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則大善不聽可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舉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

鄙公子遂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

綱 甲辰 五十八年(燕孝王元年)秦殺白起○目王齕戰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彊起之武安君稱病篤乃免爲士伍遷之陰密(今靈臺縣)行至杜郵(亭名在咸陽)應侯曰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王乃使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

應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綱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目信陵君大破秦軍王齕解圍走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以還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

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令奪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古罪字)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亦不受乃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爲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綱 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目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秦數敗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

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居蓄賤物以乘時射利乃說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太子卽位，子不得爭爲嗣矣。異人曰：奈何？不韋曰：能立適音嫡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結賓客，復與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秦而西，見夫人姊，而以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遍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爲嫡，卽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爲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

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爲然，果閒因其閒暇也言之，太子與夫人又刻玉符，約以爲嗣，因請不韋傅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異人遂以爲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不韋賂守者，得脫亡赴秦軍，遂歸。異人楚服而見夫人，不韋以夫人楚人故使異人服楚製以悅之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養之爲嗣也更平聲名曰楚。

綱 乙巳 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京師，陷王卒。○目 時秦伐韓，取陽城、今登封縣負黍，聚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使將軍摎音鳩史失其姓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赧王於周，是歲卒。○先是東西周分治，赧王徙都西周，自洛陽徙河南益以微弱，不能主盟會。武公西周君也依焉。

東周君

河南惠公立長子曰西周君，又封少子於鞏曰東周君。至赧王入秦，後秦遷西周君於𢠸狐聚，而河南亡。莊襄元年遷東周君於陽人聚，而洛陽之鞏亡。

綱 丙午 秦昭襄王五十二，楚考烈王八，燕孝王三，魏安釐王二十二，趙孝成王十一，韓桓惠王十八，齊王建十年。○凡七國。秦丞相范雎免。○目 秦河中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秦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

去。商君、吳起、大夫種，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爲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於王，因謝病免。王悅澤，任以爲相，數月免。古讎與酬通

綱 周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武公子文公於𢠸音惲狐之聚。在今河南府城外五十里，秦取九鼎，遷西周公於此○楚人遷魯於莒而取其地。

綱 丁未 秦五十三，楚九，燕王喜元，魏二十三，趙十二，韓十九，齊十一年。秦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於秦。○魏舉國聽令於秦。

綱 戊申 秦五十四，楚十，燕二，魏二十四，趙十三，韓二十，齊十二年。秦王郊見上帝於雍。○楚

遷於鉅陽.

綱 己酉 秦五十五 楚十一 燕三 魏二十五 趙十四 韓二十一 齊十三年 魏人殺衞君而立其弟. 弟魏婿也

綱 庚戌 秦五十六 楚十二 燕四 魏二十六 趙十五 韓二十二 齊十四年 秋,秦王稷薨,太子柱立,韓王衰絰入弔祠.

綱 燕伐趙,趙敗之,遂圍燕. ○目 燕王使栗腹約驩於趙,反而言曰,趙壯者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使腹將而攻鄗,今高邑縣 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將渠泣曰,臣非自爲,爲王也.王不聽,遂行.趙使廉頗擊之,敗其兩軍,逐北五百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王以將渠爲相而處和,趙師乃解.

綱 趙公子勝卒.

綱 辛亥 秦孝文王柱元 楚十三 燕五 魏二十七 趙十六 韓二十三 齊十五年 冬十月,秦王柱薨,子楚立.是爲莊襄王 ○目 孝文王卽位三日而薨,子楚立,尊華陽夫人爲華陽太后,夏姬爲夏太后.

綱 燕伐齊,拔聊城,齊復取之. ○目 燕將攻齊聊城,今爲縣屬東昌府 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束而纏之 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陳利害.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同屈 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

綱 壬子 秦莊襄王楚元 楚十四 燕六 魏二十八 趙十七 韓二十四 齊十六年 秦以呂不韋爲相國,封文信侯.○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鑑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王使相國呂不韋帥師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遂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

綱 秦伐韓,取滎陽成皐,置三川郡.洛陽有伊洛河三水故名 ○楚滅魯,遷其君頃公 於卞,今泗水縣 爲家人.

右周三十七王,共八百七十三年.

歷年圖曰 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於戰國又分而爲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强國之大夫然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爲共主守文武之宗祧久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爲本仁以爲源自后稷以來至於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矣民習於耳目浹於骨髓雖後世微弱而民將有陵慢之心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爲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於七暴國之間一日不可存況數十年乎

綱鑑會編卷九

綱鑑會編卷十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澐　輯錄

秦紀 秦隴西谷名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秦之先伯益之後有非子者爲周孝王養馬封之秦谷爲附庸子孫遂以爲國號

莊襄王 姓嬴氏初名異人更名楚孝文王柱之子在位三年薨

綱 癸丑 秦莊襄王二楚考烈王十五燕王喜七魏安釐王二十九趙孝成王十八韓桓惠王二十五齊王建十七年

秦伐趙定太原取三十七城○楚黃歇徙封於吳○目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爲郡而封於江東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今蘇州府而居之宮室甚盛

綱 甲寅 秦三楚十六燕八魏三十趙十九韓二十六齊十八年

秦悉拔趙上黨諸城置太原郡○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目秦蒙驁帥師伐魏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畢信陵君色變趣音促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爲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爲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帥五國之師敗驁於河外追至函谷關而還○安陵今鄢陵縣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今爲鄭州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爲五大夫執節尉而使攻管高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

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無忌將率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反還也必爲國禍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綱 五月秦王楚薨子政立○目政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於文信侯號仲父

始皇帝 名政莊襄王之子即王位二十六年滅六國稱皇帝又十二年崩壽五十歲

綱 乙卯 秦王政元楚十七燕九魏三十一趙二十韓二十七齊十九年

秦鑿涇水爲渠○目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爲渠並北山東注洛秦覺欲殺之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爲之注塡塞也閼音燕平聲之水溉舄一作斥鹹土也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由是秦益富饒

綱 丙辰 秦二楚十八燕十魏三十二趙二十一韓二十八齊二十年

趙王丹薨廉頗奔魏○目趙使廉頗伐魏取繁陽今內黃縣境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出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同屎矣王以爲老遂不召楚

人迎頗於魏頗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尋卒於楚

【綱】丁巳（秦三楚十九燕十一魏三十三趙悼襄王偃元韓二十九齊二十一年）秦大饑○秦伐韓取十二城○趙李牧伐燕取武遂（今武強縣）方城（今固安縣）○【目】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今蔚州）雁門（今代州）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莫與幕同古者出征以幕帳爲府署也）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細作也）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音擔藍胡國名）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匈奴主之號）犇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先是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於戎狄秦滅義渠始於隴西（今臨洮二府境）北地（今慶陽府）上郡（今延安府）築長城以拒

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在韃靼國東）下至高闕（塞名在大同府西山中斷兩岸極峻相對若闕故名）爲塞其後燕破東胡卻千餘里亦築長城以拒胡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

【綱】魏公子無忌卒○【目】秦既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爲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魏王矣秦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爲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禮鄰國君弔君之爲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王矣其子辭之

【綱】戊午（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四趙二韓三十齊二十二年）春秦伐魏取暢有詭（魏邑名今未詳）○秋七月秦蝗疫令民納粟拜爵（捐納之令所自始）

【綱】己未（秦五楚二十一燕十三魏景閔王增元趙三韓三十一齊二十三年）秦伐魏取二十城置東郡（今東昌大名二府地）

【綱】庚申（秦六楚二十二燕十四魏二趙四韓三十二齊二十四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鑑】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故五國合從以伐之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地名未詳舊注趙地者非）至函谷秦師出五國兵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

【綱】楚遷於壽春（今壽州）○【目】朱英謂春申君曰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不攻者何也踰黽阨（音冥阨塞名在今信陽羅山之境）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見秦楚之日

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

【綱】秦拔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徙居野王

【綱】辛酉（秦七楚二十三燕十五魏三趙五韓三十三齊二十五年）秦伐魏取汲

【綱】癸亥（秦九楚二十五燕十七魏五趙七韓王安元齊二十七年）秦伐魏取垣（今垣曲縣）蒲（今蒲縣）○夏四月秦大寒民有凍死者○秦王冠帶劍○秦伐魏取衍氏（在鄭州）○秋九月秦嫪毐（音勞藹）作亂伏誅夷三族秦王遷其太后於雍○【鑑】初秦王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太后淫不止文信侯恐事覺及禍乃私求大陰人嫪毐爲舍人太后聞欲私得之不韋乃進嫪毐詐以腐罪爲宦者得侍太后太后私與之通絕愛之有身生二子封毐爲長信侯政事皆決於毐至是有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

毐懼矯王御璽發兵爲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攻之毐戰敗走獲之夷三族遷太后於雍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斷其四支積之闕下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按劍而坐口正沫(沫口唾也)出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四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卽毐)囊撲(撲殺之也)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言已乃解衣伏質(同鑕)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爲母子如初

綱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 ○ 目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旣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且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可盡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於王王名幸之遂生男立爲太子園妹爲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李園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必先入據權殺君以滅口君若置臣郎中王薨園入臣爲君殺之春申君曰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王薨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是爲幽王

綱 甲子(秦十 楚幽王悍元 燕十八 魏六 趙八 韓二 齊二十八年) 冬十月秦呂不韋以罪免相就國 ○ 目 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

綱 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召復故官遂除其令 ○ 鑑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爲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由余晉人亡入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

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黔黑也始皇名民曰黔首以其頭黑也)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假借也)寇兵而齎(讀作資持送也)盜糧者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厚遺結其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將兵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

綱 齊趙入秦置酒 (書法 譏媚敵也國將亡矣其以自免者如是而已)

綱 乙丑(秦十一 楚二 燕十九 魏七 趙九 韓三 齊二十九年) 趙伐燕取貍陽(正義曰燕無貍陽貍疑是

漁秦伐趙取九城。○趙王偃薨。○【目】子遷立。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王廢嫡子嘉而立之。遷素以無行聞於國。

【綱】丙寅秦十二楚三燕二十魏八趙幽繆王遷元韓四齊三十年　秦呂不韋徙蜀。自殺。○【目】不韋就國歲餘。諸侯使者請之。相望於道。王恐其爲變。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徙處蜀。不韋恐誅。飲酖死。

【綱】秦助魏伐楚。

【綱】丁卯秦十三楚四燕二十一魏九趙二韓五齊三十一年　秦伐趙。殺其將扈輒。趙以李牧爲大將軍。復戰宜安。卽古肥子國今藁城縣地秦師敗績。

【綱】戊辰秦十四楚五燕二十二魏十趙三韓六齊三十二年　秦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韓遣使稱藩於秦。○【目】初韓諸公子非。善刑名法術之學。見

韓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作孤憤五蠹說音稅難說林十餘萬言。至是王使納地效璽於秦。請爲藩臣。非因說秦王曰。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徇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用。李斯譖之下吏。自殺。

【綱】己巳秦十五楚六燕二十三魏十一趙四韓七齊三十三年　秦伐趙。取狼孟今陽曲縣地番吾。未詳遇李牧而還。○燕太子丹自秦亡歸。○【目】初丹嘗質於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卽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綱】庚午秦十六楚七燕二十四魏十二趙五韓八齊三十四年　秋九月。韓獻南陽地於秦。

○代地震。坼。東西百三十步

【綱】辛未秦十七楚八燕二十五魏十三趙六韓九齊三十五年○是歲韓亡凡六國　秦內史官名勝人名滅韓。擄韓王安。置穎川郡。治陽翟今開封府之南境○趙大饑。○衞元君卒。子角立。

【綱】壬申秦十八楚九燕二十六魏十四趙七齊三十六年　秦王翦伐趙。下井陘。今爲縣屬眞定府趙殺其大將軍李牧。○【目】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

【綱】癸酉秦十九楚十燕二十七魏十五趙八齊三十七年○是歲趙亡凡五國　秦滅趙。擄趙王遷。秦王如邯鄲。○【目】故與母家有隙者。皆殺之。

【綱】秦軍屯中山以臨燕。○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與燕合兵

軍上谷。今延慶州地○楚王悍薨。弟郝立。三月。郝庶兄負芻弒之自立。

【綱】甲戌秦二十楚王負芻元燕二十八魏王假元齊三十八年○代王嘉元年○舊國五新國一凡六　燕太子丹使客荊軻劫秦王。不克。秦遂進兵於薊。○【鑑】初丹既亡歸。怨秦王。欲報之。謀於其傅鞠武。武不應。有頃。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武諫曰。不可。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況又聞樊將軍之所在乎。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太子不聽。武遂言燕有田光先生者。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事。武因介光以見太子。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壯盛之時。一日而馳千里。及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

之時不知臣精已銷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事所善荆卿
可使也太子卽願交於軻光遂語軻急過太子史記荆軻衞人衞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衞元君衞元君不能用軻嘗遊榆次與蓋聶論劍聶怒目屬之軻卽出遂駕而去游於邯鄲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亦不復會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軻許諾初太子送光出戒勿泄其言至是
光遂自刎以明言之不泄軻至太子謂軻曰秦有貪利之心
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其意不厭今秦
已據韓臨趙禍且至燕燕小不足以當秦丹欲得天下之勇
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盟
則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

君臣相疑以其閒得諸侯合從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軻
許之乃舍軻上舍丹日造門所以奉養軻無不至會秦滅趙
丹懼欲遣軻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
首與燕督亢陂名在今涿州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
以報也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軻乃私見樊於
期曰秦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
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軻
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
袖右手揕斟去張鴆反擊也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
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痛心也遂自刎丹奔往伏哭然已
無可奈何乃函盛其首又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

焠以試人血濡縷血出如絲縷之細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軻
燕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令爲軻副軻有
所欲待與俱而其人居遠未來軻未發太子疑其悔激之欲
令舞陽先往軻怒遂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
之至易水上既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爲變徵之聲士
皆垂淚又前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軻就車而去軻
至咸陽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
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軻逐王王
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
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捧藥囊提荆軻秦王倉猝

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王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
軻引匕首擿王不中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欲生
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前殺軻秦王不怡者
良久已而論功行賞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王大怒益發兵
就王翦於中山與燕代戰易水西大破之遂圍薊史記後高漸離至秦秦王聞其善擊筑召見人有識其爲漸離也秦王惜其善擊筑赦之使矐其目擊筑漸離乃以鉛置筑中扑秦王不中於是遂誅漸離終其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綱]乙亥秦二十一楚二燕二十九魏二齊三十九代二年冬十月秦拔薊燕王走遼東
斬其太子丹以獻於秦
[綱]秦李信伐楚〇[目]秦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度用
幾何人信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曰

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翦謝病歸頻陽今富平縣地

綱 丙子 秦二十二楚三燕三十魏三齊四十代三年○是歲魏亡凡五國 秦王賁音奔翦之子伐魏引河溝以灌其城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綱 楚人大敗秦軍李信犇還秦使王翦代之○目 李信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城父今亳州地楚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敗之入兩壁殺數都尉信犇還王怒自至頻陽謝王翦彊起之翦曰老臣罷病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霸上霸水本名滋水在今西安府城東出藍田谷北流入渭秦始皇築宮於此城曰霸城水曰霸水以彰霸功 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怚將預反驕也一作粗中而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綱 丁丑 秦二十三楚四燕三十一齊四十一代四年 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將項燕○目 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今汝陽縣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跳躍也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蘄南蘄楚邑在今宿州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敗走翦乘勝略定城邑

綱 戊寅 秦二十四楚五燕三十二齊四十二代五年○是歲楚亡凡四國 秦滅楚擄楚王負芻

置楚郡按秦三十六郡無楚郡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後分爲九江鄣會稽三郡

綱 己卯 秦二十五燕三十三齊四十三代六年○是歲燕代亡凡二國 秦王賁滅燕擄燕王喜還滅代擄代王嘉○秦王翦遂定江南降百越置會稽郡治吳今兩浙閩越之地皆會稽郡也○五月天下大酺

綱 庚辰 二十六年綱目是年秦承正統 王賁襲齊王建降○目 初齊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卒后勝姓也本郈氏相齊與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秦雍門齊之城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而立王則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乃還即墨大夫聞之見王曰齊地方數

千里帶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夫及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者各數百王收而與之各數萬之衆使收晉楚故地如此則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王不聽至是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菑民莫敢格者建遂降秦遷之共音恭今輝縣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蚤與諸侯合從以亡其國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蘇洵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何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至於顚覆理固宜然然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

綱 王初并天下更號皇帝○目 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

乃更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

〔綱〕除謚法。〇〔目〕制曰：死而以行爲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綱〕定爲水德，以十月爲歲首。〇〔目〕初齊人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皆尚黑，數以六爲紀，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於五德之數，於是急於法，久不赦。

〔綱〕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銷兵器，一法度，徙豪傑於咸陽。〇〔鑑〕

丞相綰（姓王氏）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爲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李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於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內史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琊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守掌治其郡尉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收天下兵，銷以爲鐘鐻（亦作虡），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宮庭中。（關中記云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五丈足履六尺皆戎狄服始皇以爲瑞乃銷兵器鑄爲金人象之索隱曰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漢世在長樂宮門董卓徙青門裏魏明帝欲將詣洛陽載到霸城重不可致後石虎徙之鄴苻堅又徙入長安銷之）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

〔綱〕築宮咸陽北阪上。〇〔目〕初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及破諸侯，寫倣其宮室，作之於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綱〕辛巳二十七年，帝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今在平涼府西），過回中（宮名在今隴州）。〇作信宮（即長信宮）及甘泉前殿，治馳道於天下。

〔綱〕壬午二十八年，帝東巡，立石鄒嶧山，封太山，禪梁父，遂遊海上，求神仙，南渡江乃還。〇〔鑑〕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在今鄒縣），立石頌功業，上太山，自山陽至巔，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除地

爲壇以祭曰禪）於梁父（音甫太山下小山），遂東遊海上，祠山川八神，南登琅琊，作臺刻石。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齋戒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也），不死藥，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求之。始皇還，過彭城（今徐州），齋戒禱祠，欲求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封禪書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漢文十六年因新垣平之言治廟汾陰欲祠出鼎徐廣曰是後三十七年鼎出汾陰又正義曰秦昭王取九鼎然一鼎飛入泗水泗水源出今泗水縣陪尾山南流入淮）浮江至湘山祠（即君山在洞庭湖中），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妻葬此。始皇大怒，伐湘山樹，赭（音者赤色也）其山，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綱〕癸未二十九年，帝東遊至陽武（縣名今屬開封府），韓人張良狙擊，（狙何物必伏而候之）誤中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遂登之罘（山名在今福山）

縣刻石而還○【鑑】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凡五世）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爲韓報讎。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今陽武南有博浪沙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從車也）。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綱】乙酉，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令民自具頃畝實數）。

【綱】丙戌，三十二年，帝東巡，刻碣石門（在今昌黎縣），壞城郭，決隄防。○【目】初始皇之碣石，使盧生入海求羨門子高，還奏得錄圖書（符讖），曰：亡秦者胡也。乃巡北邊，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綱】丁亥，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地，置桂林（今廣西桂林府）、南海（今廣東廣州府）、象郡（今雷廉安南皆是）。○【目】發諸嘗逋亡人及贅壻賈人爲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三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而陸德明南康記及唐書注云云各有小異）。

【綱】蒙恬收河南地（即今河套地），築長城。○【目】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東西曰延，南北曰袤）。暴師於外十餘年，恬常居上郡統治之。

【綱】彗星見。

【綱】戊子，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目】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爲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制曰：可。

【綱】己丑，三十五年，除直道。○【目】使蒙恬除（治也）直道（在今合水縣西子午山上），道九原（郡名，唐豐勝州地，即今榆林），抵雲陽（今涇陽縣），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綱】營朝宮，作前殿阿房。○【鑑】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曲也，殿之四阿皆爲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闕，複道（複音福，上下有道曰複道）渡渭屬（連也）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漢，天河也；營室，二星名。橫絕天漢至營室）。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在今臨潼縣）。發北山石椁，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秦都咸陽，東函谷關，南嶢關、武關，西散關，北蕭關，故曰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

上朐（漢東海郡有朐縣）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
雲陽皆復不事十歲（復除也除其賦役之事十年）盧生說始皇爲微行以
辟惡鬼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可得始皇乃令咸
陽旁二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按署
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從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
衆弗善也或告丞相丞相損之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捕
時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
咸陽宮

綱 阬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目 侯生
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朕尊
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察也）問或爲

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案問之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
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
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
於上郡

綱（庚寅）三十六年隕石東郡○目 有隕石於東郡或刻之曰始
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

綱（辛卯）三十七年冬十月帝東巡至雲夢祀虞舜上會稽祭大
禹秋七月至沙丘崩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立少子胡亥爲太
子殺扶蘇及蒙恬還至咸陽胡亥襲位九月葬驪山○目 十
月始皇東巡少子胡亥丞相李斯從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
疑山（在今寧遠縣）浮江下渡海渚過丹陽（秦縣今江寧府地）至錢唐（今杭州府）
渡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頌德北至琅琊之罘
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
令趙高爲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
皇崩於沙丘（在今平鄉縣界）秘不發喪棺載轀輬車中（車有牕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
所至上食奏事如故獨胡亥趙高與幸宦者五六人知之
初始皇尊寵蒙氏恬任外將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爲忠信趙
高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獄法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
亥決獄高既雅得幸於胡亥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
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
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
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

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
長子即位必用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
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爲然乃
相與矯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
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
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
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
尚安復請即自殺恬不肯死繫諸陽周（今真寧縣）會蒙毅出禱山
川還亦繫諸代（代郡也）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轀輬車臭乃令
從官載鮑魚一石以亂其臭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
是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帝於驪山下錮（塞也）三泉奇器珍

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爲機者皆閉之墓中二世欲遂殺蒙恬兄弟兄子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相信而鬬士之意離也弗聽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敎以不忘先帝也乃呑藥自殺毅亦死

蘇軾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乃始皇子蒙恬持重兵在外使扶蘇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扶蘇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者蓋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

二世皇帝名胡亥始皇少子在位三年爲趙高所弒壽二十四

綱壬辰元年楚隱王陳勝元趙王武臣元齊王田儋元燕王韓廣元魏王咎元年○是歲建國凡五冬十月大赦○春帝東行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還○夏四月殺諸公子公主○鑑二世謂趙高曰吾已臨天下矣人生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決音缺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高曰嚴法刻刑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之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同磔陟格反裂其肢體也死於杜杜故杜伯國在今西安府城東南公子將閭仰而大呼天者三曰天乎我無罪昆弟三人皆自殺宗室震恐公子高乃上書請從死先帝葬驪山之足二世悅以示趙高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之賜錢以葬

綱復作阿房宮○目徵材士五萬人爲衛狗馬禽獸當食者多調郡縣轉輸菽粟芻稾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綱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勝自立爲楚王以廣爲假王擊滎陽○鑑是時發閭左戍漁陽今薊州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秦縣在今宿州南人陳勝陽夏今太康縣人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當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攻蘄秦縣在今宿州南徇蘄以東行收兵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大梁張耳陳餘詣門上謁勝素聞其賢大喜陳中父老請立涉勝字爲楚王耳餘曰秦爲無道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强誅暴秦據咸陽以令

諸侯則帝業成矣涉不聽自立爲王號張楚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乃悅

【綱】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爲將軍將兵伐秦至戲秦遣少府章邯拒之楚軍敗走○【鑑】張耳陳餘復請奇兵略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又令魏人周市徇魏聞周文陳之賢人習兵使西擊秦武臣等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今涿州）范陽人蒯徹說曰范陽令畏死欲降君毋誅殺而以侯印授之則燕趙諸城可毋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涉既遣周文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

（子順之子）諫之不聽文行收兵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水名今臨潼縣界）軍焉二世乃大驚少府章邯請赦驪山徒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文走

【綱】八月楚將武臣至趙自立爲趙王○【目】張耳陳餘聞諸將爲陳王徇地者多以讒毀誅乃說武信君自立爲趙王勝大怒欲族其家柱國（官名）房君（姓蔡名賜房君號也）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勝從其計耳餘曰楚特以計賀王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而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從之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

【綱】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今沛縣屬徐州）自立爲沛公○【鑑】沛人劉邦字季隆準（準鼻也）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痣也）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嘗繇（役也）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音善甫今單縣）人呂公（史失其名）好相人見季狀貌因重敬之曰臣有息女願爲箕箒妾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遊以厭之季即自疑亡匿於芒碭（二山名在徐宋之間）山中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季怪問故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季初爲泗上亭長（秦法十里一亭亭置長主督盜賊亭在今沛縣）爲縣送徒驪山（始皇葬驪山郡縣皆送徒役）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

者十餘人季嘗被酒夜徑（過也）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音喻）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嫗因忽不見後人告季季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背之恐沛子弟不聽願召諸亡在外者以劫衆乃令樊噲召季時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父老乃率子弟殺沛令開門迎季立以爲沛公旗幟皆赤由所殺蛇者赤帝子故也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

【綱】楚人項梁起兵於吳○【鑑】項梁者下相（今宿遷縣）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以

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教籍兵法籍長八尺餘力能扛舉也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之使梁將梁乃使籍拔劍斬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同懾伏莫敢起梁乃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自爲會稽守以籍爲裨副也將徇下縣籍時年二十四

綱齊人田儋自立爲齊王○目儋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橫皆豪健宗强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儋詳詳作佯詐也縛奴從少年至廷欲謁殺之因殺狄令而名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擊市走之東略定齊地

綱趙將韓廣略燕地自立爲燕王○目韓廣至燕燕豪傑欲立以爲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强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又安敢害將軍家乎廣乃立居數月趙奉其母歸之

綱燕軍獲趙王既而歸之○目趙王與張耳陳餘略地王間出爲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厮養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持也馬箠策也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綱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爲魏王而相之○目周市定魏地諸侯欲立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市終辭乃迎魏公子甯陵君咎於陳五反而後楚王遣之乃立以爲王而已爲相

綱秦廢衛君角爲庶人○目初秦幷天下而衛獨存至是二世廢之衛遂絕祀

綱癸巳二年楚懷王心元趙王歇元齊王田市元燕王韓廣二魏王豹元韓王成元年○是歲楚王勝趙王武臣齊王儋魏王咎皆亡舊國一新國五凡六冬十月秦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戰破之○目沛公既破秦軍令雍齒守豐而已之薛齒降魏

綱十一月章邯追敗楚軍於澠池周文走死○楚田臧殺其假王吳廣進與秦戰敗死○目吳廣圍滎陽三川守子由拒之廣不能下裨將田臧等矯王令誅之獻其首於王王以臧爲上將西迎秦軍戰死

綱趙將李良弒其君武臣○目李良已定常山還報復使略太原良還請益兵道逢趙王姊良以爲王伏謁道傍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之良慚怒殺王姊遂襲邯鄲殺趙王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故二人獨得脫

綱秦嘉起兵於郯今海州○秦益遣兵擊楚臘月楚莊賈弒其君勝以降於秦呂臣討賈誅之復以陳爲楚○鑑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楚臘月楚王至西城父音甫縣名故城

（在今亳州）其御莊賈殺之以降勝故涓人呂臣起攻陳殺賈復以陳為楚葬勝於碭謚曰隱王勝既稱王以苛察為務諸將不親附以及於敗

【綱】春正月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目】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客有說之者曰兩君羈旅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居信都（今冀州）

【綱】秦嘉立景駒為楚王

【綱】秦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軍還復取陳○【目】布六（今六安州）人也嘗坐法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秦縣今為饒州治）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

【綱】沛公得張良以為廐將○【目】楚王景駒在留（在徐州沛縣）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不去

【綱】項梁擊楚王駒殺之夏六月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韓公子成為韓王○【目】廣陵（秦縣今江都）人召平（此召平是廣陵人與東陵侯召平及齊相召平皆別）為楚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乃渡江矯王令拜項梁為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東陽（秦故城在今盱眙縣界）少年殺令相聚得二萬人以故令史陳嬰素謹信長者欲立為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衆從之於是嬰及英布蒲將軍皆以兵屬梁衆遂六七萬梁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擊殺嘉駒走死至薛（故城在滕縣界）沛公往見之梁予兵還拔豐（縣名今屬徐州）使項羽攻襄城不下已拔皆阬之居鄛（今巢縣）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舊說謂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韋昭曰三戶楚大姓昭屈景也又左傳云以畀楚師於三戶杜預注曰丹水縣北三戶亭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括地志云濁漳水東經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後楚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邯降羽秦遂亡則是南公識廢興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為是言耳）今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

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都盱眙（縣名今屬鳳陽府）以陳嬰為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張良說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梁從之立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西略韓地

【綱】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擔）魏相市敗死魏王咎自殺○【鑑】章邯擊魏王於臨濟（今高苑地）魏使周市求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徒河反）皆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楚軍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自燒死其弟豹亡之楚楚予兵數千人復徇魏地立為魏王田榮收兄儋餘兵走東阿章邯追圍之武信君

引兵擊破章邯軍於東阿下追至濮陽又破之

綱齊人立田假爲王○目假王建弟也齊人立以爲王而以田角田間爲將相

綱秋七月齊王儋弟榮逐王假立儋子市爲王而相之○秦下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吏去疾自殺要斬斯夷三族以宦者趙高爲中丞相○目二世數誚讓責也左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放縱也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能行督責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力角反超絕也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

世悅於是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爲言高乃見斯曰關中羣盜多而上益發繇徭治阿房宮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間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楚盜皆其傍縣子以故公行過三川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高罪二世曰趙君爲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斯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曰羣盜並起皆以戍守邊也漕水運也轉陸運也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四邊戍轉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爲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按罪去疾劫自殺斯自負其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高治之高妄爲反辭以相傅音附以辭語牽合附會也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縣名今屬汝寧府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

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高爲中丞相事皆決焉

綱章邯擊破楚軍於定陶項梁死○鑑項梁已破章邯引兵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今杞縣大破之斬李由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臣爲君畏之梁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梁死懷王徙都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號羽爲魯公

綱楚立魏豹爲魏王○章邯擊趙圍趙王於鉅鹿楚以宋義爲上將軍救之○目章邯以楚地兵不足憂乃北擊趙破邯鄲張耳以趙王走鉅鹿秦郡今順德府地陳餘北收兵得數萬人軍其北章邯軍其南趙數請救於楚楚王聞宋義先策武信君

必敗召與計事大悅之因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義號卿子冠軍諸別將皆屬焉

【綱】楚遣沛公伐秦。○【鑑】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身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飄疾也）悍（勇也）猾（滑）賊（猾獸名無骨虎吞入則殘其腹中而出）嘗攻襄城無遺類諸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遣羽而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綱】（甲午）三年（楚二趙二齊二燕二魏二韓二年）冬十一月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虜其將王離。○【目】宋義至安陽（今曹縣東南地非相州之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曰有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送之無鹽（故城在今東平州）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何敝之乘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斬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王陰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秦紀　二世　廿九　五百廿七　志行

令籍誅之諸將莫敢枝梧（營救也小柱為枝邪柱為梧）共立羽為假上將軍遣使報命於王王因以羽為上將軍鉅鹿兵少食盡張耳數召陳餘餘不敢前耳又使張黶陳澤讓之要與俱死餘使二人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沉船破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却遂虜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以一當十呼聲動天地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軍前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趙王既得出張耳責讓陳餘問黶澤所在疑餘殺之餘怒解印綬予耳耳不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者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君急取之耳乃佩其印綬收其麾下餘遂與數百人去之河上澤中漁獵

【綱】春二月沛公擊昌邑（今金鄉縣）彭越以兵從。○【目】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楚兵起澤間少年聚百餘人請越為長越不願強請許之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至期多後越欲誅最後至者一人皆笑曰何至是越竟斬之徒屬皆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散卒得千餘人至是以其兵歸沛公

【綱】沛公使酈食其說陳留下之。○【目】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里名在今杞縣西）高陽人酈食其（音歷異基）家貧落魄為里監門其里人有為沛公麾下騎士者食其謂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遊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秦紀　二世　卅　五百廿七　志行

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好儒客冠儒冠來者輒解而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之公至傳舍(今館驛)使人召酈生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抑欲率諸侯攻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何謂助秦攻諸侯乎生曰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公乃輟洗起攝衣延生上坐問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秦縣今屬開封府)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生為廣野君常為說客使諸侯其弟商亦聚衆

四千人來屬沛公

綱 夏四月沛公攻潁川略南陽秋七月南陽守齮(音蟻)降○鑑 沛公攻潁川因張良略韓地聞趙將司馬卬欲渡河入關公乃攻平陰(卽今河陰)絕河津南出轘轅(關名在今登封縣)六月略南陽郡守齮戰敗走保宛沛公引兵過之張良曰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公乃夜從他道還圍宛七月齮降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毋得鹵掠秦民皆喜

綱 章邯以軍降楚○鑑 章邯軍棘原(在鉅鹿南)項羽軍漳南(在平鄉縣)秦兵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留司馬門(宮垣內兵衛所在四面有門有司馬主武事)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欣恐還報曰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孰計之陳餘亦遺邯書勸其與諸侯為從約邯狐疑陰使羽約未成羽引兵連戰大敗之邯乃與羽約盟洹(音元)水之上已盟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乃立邯為雍王置楚軍中而使欣將其軍為前行

綱 八月沛公入武關趙高弒帝於望夷宮立子嬰為王九月子嬰討高誅之夷三族○鑑 初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害之也)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八月沛公攻屠武關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至是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乃與其壻咸陽令閻樂謀易置上更立子嬰樂將吏卒入望夷宮數二世曰足下

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又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樂曰受命於丞相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九月高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印也秦得和氏璧為璽命李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號傳國璽)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殺高於齋宮三族其家以徇

綱 沛公擊嶢(音堯)關破之

綱鑑會編卷十

文安　劉[illegible]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漢紀 初項王封沛公於漢中及有天下仍其始封之號

太祖高皇帝 姓劉諱邦字季沛人以布衣起兵誅秦滅楚五年成帝業在位十二年崩壽五十二

綱 乙未 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韓三年○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西魏王豹河南王申陽殷王司馬卬代王趙歇常山王張耳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遼東王韓廣燕王臧荼膠東王田市齊王田都濟北王田安元年○是歲秦亡新舊大國三小國十七爲二十國而韓塞翟遼東膠東齊濟北七國皆亡○又韓王鄭昌齊王田榮元年共十五國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璽符節以降○目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示降服欲自殺也封皇帝璽節降軹音只道在西安府城東旁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綱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書法特筆也漢之所以得天下也以此故高帝入咸陽則曰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則曰除莽苛政二漢之典也宜哉○鑑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圖籍謂地圖賦役諸書秦時掌於丞相府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縞白繒無采飾也爲資藉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三條也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謂及爲盜者抵罪抵至也當也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皆坐今但當其身坐也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喻之秦民大喜爭持牛酒獻享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食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

綱 項籍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目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羽乃夜擊阬二十餘萬人新安縣名今屬河南府城南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入秦終綱目之書阬降卒者二此白起之後再見矣前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此書詐阬降卒二十萬則劉項之得失不煩終卷而知矣

綱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冢大掠而東○鑑或說沛公急遣兵守函谷關無內音納諸侯軍沛公從之已而項羽至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進至戲水名在新豐東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羽曰沛公欲王關中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今臨潼縣鴻門地名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項伯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良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因固

要項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也豈敢反乎願伯明言不敢倍(與背同)德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具以沛公言報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猶言盡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頻數動目以喻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示以當決斷也)羽不應增起出召項莊謂曰

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擄莊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卽帶劍擁盾入軍門披帷立瞋(音嗔怒而張目)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音際眼眶也)盡裂(破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卮容四升大卮容一斗)噲飲之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噲拔劍切而啗之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

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指曹無傷)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將亡去曰今者出未辭也奈何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今人方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遂間行趣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使臣奉白璧一雙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奉亞父足下(羽尊范增次於父故爲亞父)羽受璧增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音哀)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擄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冢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關山險阻)帶河(河渭

圍繞)四塞(東函谷南武關西隴山北黃河)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宮室皆已殘破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綱 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爲義帝 ○ 目 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致猶復也項羽欲王關中故先復命於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徙帝於江南都郴(音琛)(今郴州屬湖廣)實不用其命

綱 二月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等九郡都彭城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 ○ 立沛公爲漢王 ○ 鑑 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蜀(今四川地)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

而三分關中立秦降將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以距塞漢路又徙魏王豹爲西魏王（項籍自欲取梁地也）立申陽（張耳之嬖臣）爲河南王司馬卬爲殷王徙趙王歇爲代王立張耳爲常山王英布爲九江王吳芮爲衡山王共敖爲臨江王徙燕王廣爲遼東王立燕將臧荼爲燕王徙齊王市爲膠東王立齊將田都爲齊王田安爲濟北王

〔綱〕夏四月諸侯罷兵就國○漢以蕭何爲丞相遣張良歸韓

○〔鑑〕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詘（同屈）於一人之下而信（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爲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爲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架木爲棚以度）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

〔綱〕五月齊田榮擊走齊王都遂弒膠東王市自立爲齊王秋七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又擊破西楚軍（榮市之臣也時并王三齊）

〔綱〕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目〕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綱〕漢王以韓信爲大將留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秦○〔目〕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釣於城下有漂母（以水打絮）見信饑而飯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吾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一市皆笑及項梁度淮信杖劍從之後又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未知名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不吾用卽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

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用也）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卽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信不留也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去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項王之爲人喑啞（懷怒氣也）叱咤（發怒聲也）千人皆

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手弄印無復圭角也）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威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又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尺書也）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今兩當縣地）出雍王邯

迎戰敗走廢丘（今興平縣）王至咸陽塞王欣翟王翳皆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綱〕五星聚東井〔史記〕甘公謂張耳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張耳走漢○此條綱目所不書按史言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自漢元年迄明天啓四年止八次而已故凡五星之聚俱補書之

〔綱〕西楚立鄭昌爲韓王○燕王荼弑遼東王廣〔書法〕皆王矣其書弑何故君也雖並立爲王而君臣之分不可泯也

〔綱〕王陵以兵屬漢○〔鑑〕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綱〕〔丙申〕西楚二年漢二年○是歲楚常山河南韓殷雍魏七國皆亡凡二大國及代九江衡山臨江燕齊六小國爲八國又趙王歇後元代王陳餘韓王信皆元年而齊王假亡王廣代立定十二國 冬十月西楚霸王項籍弑義帝於江中○〔目〕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敖擊殺之江中

〔綱〕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爲趙王立餘爲代王○〔目〕初田榮數負項梁又不從楚擊秦以故不封陳餘不從入關亦不封客或說羽曰張耳陳餘一體今耳王餘不可不封羽不得已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榮曰項羽爲天下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從故王於醜地願大王資餘

兵擊常山復趙王榮許之共襲常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爲代王餘以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守代

〔綱〕河南王陽韓王昌降漢○十一月漢立韓王孫信爲韓王○漢王還都櫟陽○春正月楚擊齊王榮敗走死楚復立田假爲齊王○〔目〕項羽所過燒夷城郭室屋阬其降卒繫擄老弱婦女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

〔綱〕三月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爲護軍中尉○〔鑑〕陽武（縣名今屬開封府）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哉陳孺子之爲宰（孺子平字）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爲太僕說

魏王不聽去事項羽拜爲都尉後復仗劒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王與語悅之問居楚何官曰爲都尉卽拜爲都尉使驂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卽與同載反使監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周勃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今爲護軍多受諸將金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孝己殷高宗子有孝行高宗惑後妻言放之而死）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能用臣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任用及親愛者）非諸項卽妻之兄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臝身（解衣露身也）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綱】漢王至洛陽爲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鑑】漢王至洛陽新城（鄉名）三老（官名）董公遮說（橫道自言曰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弑之寡人親爲發喪悉發關中兵收三

河土（河南河東河內）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朱黼曰使高帝不聞新城仁義之說不爲洛陽縞素之舉特以智力與項王角禍亂之來曷有窮已自仁義之言一明使天下曉然知帝王統紀如日月之不可揜自縞素之師一舉使天下灼然知上下定分如天地之不可易三綱九疇幾斷而復續天命人心欲紊而復正漢雖不純王道而猶培植扶持至四百年之久既絕而復振或欲竊取而猶不敢者其由此也夫

【綱】夏四月齊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爲王擊王假走之

【綱】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鑑】項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將兵歸漢漢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兵於睢（音雖）水（在彭城南）漢軍爲楚所擠入穀泗及睢水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爲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窈冥晝晦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審食其（音異基）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爲楚軍所獲於是諸侯復背漢與楚

【綱】漢王遣隨何使九江○【目】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梟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隨何請使王遣之

綱五月漢王至滎陽○目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傳音附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遂築甬道屬之河恐敵抄掠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是爲甬道以取敖倉粟敖山名秦置倉其上故名敖倉在今河陰縣

綱魏王豹叛漢○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爲太子○漢兵圍廢丘雍王邯自殺盡定雍地○關中饑人相食書法關中者何漢所都也於是漢方外敗而根本之地饑至人相食漢之業亦殆矣書此以見蕭何之功益大

綱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目何侍太子守關中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史記漢王與項王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者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上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

綱漢韓信擊魏擄王豹遂北擊趙代○鑑漢使酈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於是漢以韓信等擊魏漢王問酈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音拖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漢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今蒲州以塞臨晉縣名今屬平陽府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今韓城縣以木罌缻渡軍罌缻之屬謂以木押縛罌缶以渡軍也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擊擄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

綱丁酉楚三年漢三年○是歲趙代九江三國亡二大國并衡山臨江燕齊韓五小國凡七國冬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鑑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音刑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成安君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樵取薪也蘇取草也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從間路絕其輜重行者之資曰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信使人間視間諜窺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引兵下夜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餐小飯曰餐謂待破趙後乃大食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聲鼓而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趙軍還歸壁壁皆漢幟見而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泜音脂水上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予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廣武君者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

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臣敗亡之鹵何足以權大事信曰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勿辭廣武君曰將軍擄魏王誅成安君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綱】是月晦日食○十一月晦日食○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目】何至九江說黥布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俱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彊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大王宜悉衆自將為楚前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漢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倍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得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

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皐

【綱】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目】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載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度能制其死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羽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無彊（言楚惟不彊則已）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復屈撓而從楚）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言其無智若童豎也）幾敗乃公事（乃公自謂也）令趣銷印

荀悅曰（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

【綱】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亞父范增死○【鑑】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鯁音梗食骨畱喉中也謇諤之臣直言難受如骨之鯁喉也）亞父鍾離昧（音末）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大王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

矣。漢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言眛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羽果疑眛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使爲太牢具，舉進，(牛曰太牢。具，饌也。舉進，謂舉鼎俎來也。)見楚使，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音庚)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綱 五月，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軍成皋。○鑑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信乃

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七國時，衆所喜慶於君者，皆呼萬歲。秦漢以來，臣下對見於君，不論慶賀，率以爲常。)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

綱 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皋。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鑑 漢王出滎陽至成皋，(今汜水縣)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漢王從其計，出軍宛(音遠)葉(音攝)間，(宛、葉今俱南陽府地。)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來。漢王堅壁不與戰。彭越爲漢將游兵擊楚，羽乃使終公守成皋，而自東擊彭越。漢王破終公，復軍成皋。羽已破走彭越，乃引兵西拔滎陽，遂圍成皋。漢王逃去，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

韓信未起，卽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皋，欲西。漢王欲捐成皋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敖倉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今廣昌縣，屬大同府。)守白馬之津，(在大名府濬縣東，又名黎陽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

綱 秋八月，漢王軍小修武，遣人燒楚積聚。○目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

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綱 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擊取之。○目 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皋，戒曰：卽漢欲戰，愼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故城在今杞縣東北。)數日乃降。羽欲盡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强刼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阬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梁復爲楚。

綱 漢王遣酈食其說齊，下之。

綱 戊戌 西楚四年 漢四年 冬十月，漢韓信襲破齊，齊王烹酈食其，走高密。○鑑 初，酈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諸田宗彊，近楚多詐，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

詔說齊王使爲東藩王曰善酈生乃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何也生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責義帝之處（項羽弑義帝於江中不知其處所故漢王責之）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爲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齊王納之遣使與漢平罷歷下守備日與生縱酒爲樂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食其以說下齊欲止辯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爲賣己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

綱漢王復取成皐與楚皆軍廣武○鑑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音似）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寶貨咎自剄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故城在今滎陽縣西三皇山有東西二城）就敖倉食項羽聞成皐破亦還軍廣武與漢相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俎以爲肉）（示欲烹之）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若而皆汝也）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故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爲也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

鬭力因數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報而擅刼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胸王乃捫（音門摸也）足曰虜中吾指因病創臥張良强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皐

趙弼曰夫孝天地之常經人倫之大本項王置太公於俎上其死生之機憂怖之狀在他人見之亦必流涕不忍今而視其父如路人然方且數羽十罪以激其怒如果烹之將何如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綱楚救齊十一月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擄齊王廣田橫自立爲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鑑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音雎）將兵救齊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進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使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還走且果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且擄齊王廣田橫遂自立爲齊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地

綱漢立張耳爲趙王○春二月漢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鑑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爲假王以鎭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乃自立

耶張良陳平躡漢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眞王何以假為遣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曰當今二王之爭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言有舊也）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計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受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去聲）我推食食（去聲）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又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

言信曰何謂也徹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楚人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迫西山而不得進者三年矣漢王距鞏洛阻山河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今兩王之命縣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彊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徹曰始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黶陳澤之事耳遂殺餘泜水之南頭足異處今足下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者故臣竊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

野獸已盡而獵狗烹願足下深慮之且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因去佯狂為巫

綱秋七月漢立英布為淮南王○八月漢初為算賦○目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

綱漢王令軍士死者吏為棺斂送其家○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目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在今河陰縣東）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楚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今釋弗擊所謂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綱己亥五年（綱目是年漢承正統）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英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目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在今陳州西北）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壁

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
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
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
王不早定今能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
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圍壽春誘楚大司
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迎黥布皆會十二月羽至垓下垓音
該今之靈璧地也又虹縣西五十里亦有垓下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
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
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慷慨羽有美人名虞駿馬
名騅羽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美人自殺泣數行
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乃乘其駿馬麾下壯士騎從

者八百餘人直當也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在今定遠縣西北舊
註在和州者非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
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自
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
天下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
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乃分其騎爲四隊四鄉漢
軍圍之數重羽令四面騎大呼馳下斬漢一將與其騎會爲
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羽復馳斬漢一
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謂其騎曰何如皆
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浦名在今和州北亭長檥音蟻整舟向岸
也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今獨臣

有船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
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自
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之
聲爲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初楚懷
王封羽爲魯公遂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親爲發哀哭之而
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司馬遷曰羽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
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
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綱王還至定陶縣名今屬兗州府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書法前書奪韓信軍
矣於是復書馳入壁奪其軍則帝未免任術矣此信之所以不終臣節也○春正月更立齊王信

爲楚王魏相國越爲梁王○鑑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
辱己少年以爲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方辱吾時寧不能
殺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綱二月王即皇帝位○目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爲皇帝二月
甲午即位於汜水之陽汜音梵汜水在濟陰今曹州之界成皋之汜水音似河南通志以汜水爲
高帝即位之所按叔孫通傳曰爲皇帝於定陶則是濟陰之汜水而非成皋之汜水矣
尹起莘曰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爲正誅無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始即尊位三也後世
有僅得蕞爾之地而妄自尊大者視此可知愧矣
綱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
○立故衡山王芮爲長沙王故粵王無諸爲閩粵王○帝西
都洛陽○夏五月兵罷歸家○目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

書名數者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綱】置酒南宮（在洛陽東北）○【鑑】上問諸將曰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
【綱】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鑑】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恐其爲亂乃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今之驛也古者以車謂之傳車）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不動吾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爲流涕以王禮葬之拜其二客爲都尉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餘五百人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
丁奉曰（橫之自殺國君死社稷之義也其客之自殺人臣與君同死之義也而致堂乃譏其不事高祖謬哉）
【綱】以季布爲郎中斬丁公以徇○【目】初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髡音坤剃去髮也鉗音虔以鐵束頸也）自賣於魯朱家（朱家魯人也季布先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獻計乃髡鉗布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朱家賣之按廣柳車喪車也）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夏侯嬰也）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爲臣職當然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滕公因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丁公薛人也名固）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
袁黃曰（或問項伯無罪與曰背國滅宗伯罪可殺也漢獨不當殺之耳夫恩可我割故丁公之罪不可原決可謂屈故項伯之功不可棄殺丁公足以勸忠貰項伯亦以明孝）
【綱】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爲郎中賜姓劉氏○【鑑】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虞將軍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此所謂扼天下之吭（咽喉也）而拊（擊也）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崤澠倍河向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殽山名函即函谷也）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

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財物所聚曰府敬說是也。上卽日西都長安。
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

劉友益曰：書賜姓何譏也始亂宗屬矣書賜姓始此自是至唐賜姓賜名不可勝書矣

綱 張良謝病辟穀。○鑑 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卽道音導引，導氣令其和引體令其柔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也，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赤松子古仙人號也

綱 六月，赦。○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擄之，立盧綰爲燕王。○目 綰家與上同里閈，音罕綰生又與上同日，故特王之。

綱 趙王張耳卒。○目 子敖嗣，敖尚帝長女魯元公主爲后。

綱 後九月，治長樂宮。

綱 庚子 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鑑 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諸將用兵孰過信？上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澤名在今德安府境信必迎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乃會諸侯於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於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建覆也瓴盛水瓶也夫齊東有瑯琊卽墨之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海旁出曰渤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二十萬人足當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還至洛陽，赦信，封爲淮陰侯。信知上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羞與絳灌等列。周勃封絳侯灌謂灌嬰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乃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尹起莘曰：前以詐和而滅籍後以詐遊而執信籍不滅則漢不能以一統信不執則漢不可以安枕論其謀則淺矣語其功則高矣進之王者之事則未也此漢氏之所以雜霸也

綱 始剖符封功臣爲徹侯。○目 蕭何封酇，漢縣在今湖廣光化縣界侯，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兎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今邳州與上會留。漢縣在今徐州界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按良少時於下邳圯上遇老人墮履圯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毆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而後何也復約五日及往老人又先在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書一編曰讀此可爲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旦視之乃太公兵法

良異之後經穀城果得黃石奉祠之（小注）封陳平爲戶牖侯（鄉陽武縣）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無知

綱春正月立從兄賈爲荊王弟交爲楚王兄喜爲代王子肥（微時外婦之子）爲齊王○目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塡撫天下（帝微時其嫂戛羹恨之不封伯氏之子太公累言之後乃封其子爲戛羹侯明著其嫂鄙得也）

綱以曹參爲齊相國（漢法分封子弟以大臣相其國治民事與郡太守同故漢稱吏治必曰守相）○目參之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淸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綱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韓王信王之○目上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以國被邊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秦縣今屬大同府）許之

綱封雍齒爲什邡侯○鑑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讐怨此屬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憂之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安矣於是乃封雍齒爲什邡（縣名今屬成都府）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綱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鑑詔定元功十八人（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丁復蟲達周昌雍齒）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音調去聲輕身走也）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

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千秋爲安平（縣名今屬眞定府）侯

綱夏五月尊太公爲太上皇○目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掌太公家事者）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郤行（掃地以衣袂擁篲郤行恐塵埃及長者示敬也）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爲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

袁黃曰（高祖王漢五年始滅楚卽帝位冊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而太公猶仍舊稱六年始善家令言尊太公曰太上皇而昭靈猶夫人也至呂后七年始詔謚曰昭靈后嗚呼帝有天下且十二年而追崇之典猶儉於不逮事之母幾於忘本矣雉以牝司晨而此一事也裨高祖之闕實多焉）

綱秋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目初匈奴畏秦

北徙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莫安反有太子曰冒頓音墨特後有少子欲殺冒頓而立之冒頓遂殺頭曼而自立東胡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東胡又欲得單于一閼氏音煙支匈奴后號也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又與之東胡王愈益驕兩國中間有棄地千餘里東胡欲有之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人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滅東胡又走月氏音支今爲赤斤蒙古衛地并樓煩遂侵燕代悉復蒙恬所奪故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至是圍韓王信於馬邑信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之匈奴遂攻太原至晉陽漢太原郡治晉陽即今之太原縣也

綱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目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子弟百餘人爲綿蕞綿蕞表位標準也綿謂置設綿索爲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於地爲尊卑之次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

楊時曰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兩生拒之失其旨矣楊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綱辛丑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目先平明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俠陛升階之級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諸侍坐者皆俯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諠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初秦悉內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

綱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七日乃解○鑑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上聞冒頓居代谷代代郡也谷上谷也俱近邊地或云居代郡山谷之間使人覘音詹窺也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敬還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敬齊人虜者賤之之稱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秦縣故城在今代州西帝先至平城秦縣故城在今大同府東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山名在今大同府東七日帝用陳平秘計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厚遺閼氏乃解圍上至廣

武赦劉敬斬前使十輩封敬爲建信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爲曲逆侯曲音去逆音遇即今完縣屬保定府平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僞遊雲夢縛信五也今解白登之圍六也輒益封邑焉

綱十二月還至趙○目上還過趙趙王敖張耳之子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弱也王也乃說王請殺之敖齧音孽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汚王爲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耳

綱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爲代王○春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鑑蕭何治未央宮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也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音樂陽徙都之

司馬光曰王者以仁義爲麗道德爲威未聞以宮室鎮服天下也禹卑宮室而桀爲瓊宮創業之君躬行節儉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

綱壬寅八年冬討韓王信餘寇於東垣今真定縣○目上過柏人今唐山縣貫高等壁人於廁中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綱春三月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穀絺紵罽音計操兵乘馬

綱癸卯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目匈奴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殺讀曰弒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宮人名號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司馬光曰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敬之術固已疏矣況魯元已爲趙后又可奪乎

綱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目劉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關中少民北近匈奴東有彊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臥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楚三大姓懷田齊二大姓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便利之處田宅凡十餘萬口

綱甲辰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爲趙王○目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別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膠致詣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鉗爲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我屬爲之王實不知榜音彭笞刺爇榜亦笞也爇亦刺也身無

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亦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侵猶言輕也）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否字）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謂王實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肮（同吭）遂死。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

〔綱〕夏六月。以蕭何為相國。

〔綱〕〔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書法〕（書皆立廟何譏。非古也。自是惠帝於高祖。孝景於太宗。孝宣於世宗。遂為故常矣）

〔綱〕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目〕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吃，舌音蹇澀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以口吃故疊語）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史記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昌不得已彊行）○上猶欲易太子。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強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皆以上侮嫚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其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

〔綱〕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討之。○〔鑑〕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求見上。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按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遂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

能為矣。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言其庸劣無知若童豎）能將乎。四人慚。皆伏地。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以多金購之。豨將多降。

〔綱〕〔乙巳〕十一年冬。破豨軍。春正月。皇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鑑〕冬。太尉周勃道太原入代地。陳豨軍敗。淮陰侯信舍人弟上變。告陳豨前過趙代。過辭信。信辟左右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叛。陛下必不信。

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
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
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呂后與蕭何謀詐令
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
強入賀信入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
用蒯徹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
〔綱〕韓王信伏誅○帝還至洛陽○〔目〕上還聞淮陰侯死問呂
后曰信死亦何言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之計上詔捕徹至
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
乎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秦無道失國如虞人之失鹿也)天下共逐之
高材疾足者先得焉當是時臣唯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

下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耶上曰置
之
〔綱〕立子恒爲代王○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目〕詔
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民疾之令諸侯
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
獻費
〔綱〕詔郡國求遺賢○〔目〕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
王郡守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
病勿遣
〔綱〕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鑑〕上之擊陳豨也徵
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

欲自往謝其將扈輒勸王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
王與扈輒謀反上使使掩梁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
上赦爲庶人傳(驛遞也)處蜀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爲呂后
泣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后許諾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
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后乃令
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收視者捕之梁
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
之布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
成臯間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已定彭王剖
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
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

就烹上乃釋布拜爲都尉
陳埴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遊兵出入梁楚間爲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袁黃曰(韓彭皆英雄明天下大勢所歸其無反端曉甚而呂后必務殺信越布者后以太子弱少恐三人非少主臣也而帝亦爲所動耳異時帝崩僅絳灌輩在耳后猶忌之秘喪四日欲盡族是而後發喪微酈將軍計喋血京師有日矣況信越布在而呂氏能一朝容之哉)
〔綱〕夏五月立故秦南海(秦郡今廣州府)尉趙佗爲南粵(越同)王○〔目〕初
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縣名今屬惠州府)令趙佗語曰番禺
(音潘魚縣名今廣州府治)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
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即被(加也)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
佗即自立爲南越武王至是詔立以爲南越王使陸賈授璽
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爲南邊患害賈至佗魋(音椎)結

（音計髻也）箕踞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眞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車上橫木兩橫相對不相下也）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使授王印綬剖符通使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塚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槖中裝直千金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

使秦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慚色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一道基二術事三輔政四無爲五辯惑六愼微七資質八至德九懷慮十本行十一明誡十二思務）

李東陽曰（新語未奏之先帝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帝遂能尊孔子然則漢之文敎皆賈啓之也况和平勃誅呂氏立孝文其功尤偉乎太史公以辯士目之竊爲賈不平矣）

綱　帝有疾○目　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樊噲排闥直入（排推開也闥宮中小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音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

事顧獨與一宦者枕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秦始皇崩時獨趙高等知之）帝笑而起

綱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立子長爲淮南王○目　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中大夫賁（音肥）赫得罪於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韓信前年殺彭越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出於下計陛下高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

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今新蔡縣）歸重（重輜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留侯所召四人者說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爲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爾后如其言於是上自將而東留侯病自強起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之時叔孫通已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獨

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荊荊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古徐國漢臨淮郡治今泗州北境)僮(漢縣故城在今虹縣界)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皆敗布遂引兵西

綱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蘄西布亡走長沙王臣誘而誅之○目布兵精甚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惡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江南長沙王臣(臣吳芮之子嗣父爵)使人誘與走越殺之

綱帝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目上還過沛畱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上擊筑(似琴而大頭以竹擊之)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言薄取之也)

綱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立兄子濞(音乂)為吳王(兄喜之子)○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牛羊豕也)祠孔子○遂還宮○鑑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適(同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上猶未決後置酒太子侍畱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

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夫人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

綱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目何以長安地陿(音狹)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下何廷尉(獄官名)械繫之數日王衛尉(史失其名)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帝不懌即日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尹起莘曰(三公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不可不盡其體貌之禮自李斯馮去疾在秦以下獄死漢亦習聞其故至是以蕭相之信謹一旦無故罷之囹圄故文帝習此而繫周勃景帝習此而繫亞夫迨武帝則動輒逮繫誅夷元帝以此而殺望之哀帝以此而殺王嘉終漢之世家法若此豈非貽謀不善之故哉)

綱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

燕王盧綰亡入匈奴○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目]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卽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顏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噲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袁黃曰帝命平勃卽軍斬噲二人乃囚而致之上豈將乞噲須臾亡死寧忤帝旨者蓋牀下之對察帝病必不起而政自呂氏出卽執以歸上上在幸自誅之則手刃噲者非我也有如宮車一日晏駕而噲得以逋其誅則爲德於呂氏豈有涯哉此平之譎也當是時帝儼然而兩人者已輸情於他族矣况萬歲後哉

[綱]夏四月帝崩葬長陵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漢以來天子葬地皆曰陵○[鑑]上擊黥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然少戇音壯愚也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遂崩於長樂宮呂后與審食其謀欲盡族諸將故秘不發喪酈商聞之謂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盡誅諸將誠如此則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將重兵守滎陽樊噲周勃在燕代闕此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

史臣曰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旣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

[綱]五月太子盈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令郡國立高廟○赦樊噲復爵邑

綱鑑會編卷十一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漢紀

孝惠皇帝 諱盈字滿高祖太子在位七年壽二十四崩

綱丁未元年冬十二月太后呂氏殺趙王如意徙淮陽王友為趙王○目太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酖飲之遂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號曰人彘召帝觀之帝見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尹起莘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以神武得天下呂后亦得預事是以淮陰之死特書后殺以見履霜之漸如意之死蓋惠帝即位之初爾綱目特揭太后書之者所以見呂氏傾覆之禍已肇於此固不俟他日臨朝而後見也

司馬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義也

綱戊申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目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酖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之齊王大恐出獻城陽郡今莒州地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綱春正月兩龍見蘭陵井中

綱秋七月相國酇侯蕭何卒諡文終以曹參為相國○目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何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七月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曹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

長者召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張律反為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笞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明白易見也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班固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碌碌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謹信守管籥參與韓信俱

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惟何參擅功名位冠羣后聲馳後世爲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楊時曰曹參可謂能克己者觀參乃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爲天下乃以淸淨無爲爲事氣質都變矣

盧璘曰相天下者立法易而守法難曹參以人豪而一遵何之約束除吏尚木訥而深刻者輒斥去其養成漢家寬厚之風厥功良亦偉矣即蕭何亦安能尚之秦誓稱斷斷無他技其參之謂乎

【綱】己酉三年。與匈奴和親。○【鑑】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爲書遺高后。辭極褻嫚。太后臨朝時匈奴以書遺太后曰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吽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嫚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高后曰。善。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

胡廣曰布老將也故知用兵之利害使其亦如諸將之阿諛順旨則必騷天下太后之怒因布一言而止其爲利博哉史稱布爲賢將蓋以此夫

【綱】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今溫州府

【綱】庚戌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帝姊魯元公主女也綱目以其有乖倫序故書法特異其文

【綱】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省法令妨民者。○三月。除挾書律。

【綱】立原廟。○【目】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高帝衣冠藏於高寢每月一出之遊於高廟其道値所築之複道故云子孫云云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名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

司馬光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古之聖王患其不自知也故設誹謗之木置諫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傳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是爲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爲賢而以改過爲美也今叔孫通乃敎其君以文過遂非豈不謬哉

【綱】宜陽雨血。

【綱】辛亥五年。秋七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諡曰懿

【綱】壬子六年。舞陽侯樊噲卒。諡曰武○噲卒綱目不書蘇氏謂噲之死生有關於劉呂之典廢故按史記以俻之○冬十月。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二相之置始此

○夏。留侯張良卒。諡文成○以周勃爲太尉。

【綱】癸丑七年。春正月朔。日食。○秋八月。帝崩。九月葬安陵在咸陽縣東三十五里

賀善曰惠帝在位七年所書纔二十九事如書齊王肥來朝書立原廟書舉民孝弟力田書省法令妨民者書除挾書律五事其天資仁厚亦可見矣然而災異八書何也意者呂氏居中所以感召然也

【綱】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索隱曰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爲南軍京城之軍則謂之北軍所以別也南軍衛宮都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目】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良子辟彊。時年十五爲侍中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諸呂權由此起。

尹起莘曰漢置南北軍於京師所繫甚重乃以二呂庸人將之則軍國大權入呂氏掌握劉氏烏得不危

哉謂之后使則見其出於私意而非公選又以病當時之將相大臣也○辟彊乳臭子耳陳平之智亦從其策俾諸呂擅權與金易鼎則平勃諸臣不得辭其責矣

【綱】九月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 【書法】太子他人之子故即位不書名所以著其非正統也太后之專大臣之徇不貶而自見矣○【目】初太后命張皇后 惠帝后也 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至是即位

高皇后 名雉字娥姁姓呂氏單父人高帝之后也惠帝崩無嗣后遂臨朝稱制八年而崩壽六十二

【綱】甲寅 高皇后呂氏元年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爲少帝太傅陳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任敖爲御史大夫○【鑑】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

罷朝王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 同歃 血盟諸君不在耶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於是太后以陵爲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稱病免歸

張栻曰 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不當顧也功業不必出於吾身也苟當變故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於後則國家無所賴而亂賊將接踵矣蓋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始終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爲事故紆徐曲折卒成其志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出於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

【綱】追尊父呂公爲宣王兄澤爲悼武王 欲王諸呂之漸也

【綱】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 始盡改秦律也

【綱】二月封山朝武 三侯名 爲列侯立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 皆太后所名孝惠子

【綱】立呂台 太后兄子 爲呂王○【目】太后使大謁者諷大臣大臣乃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立台爲王次年台卒

【綱】乙卯 高后二年 春正月地震武都山崩

【綱】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章爲朱虛 故城在今臨朐縣東 侯令入宿衛 【書法】宿衛不書此何以書特筆也朱虛所以成功以典宿衛耳齊制其外章處其內以誅諸呂不難也

【綱】秋七月恒山王不疑卒太后立山爲恒山王更名義

【綱】丁巳 高后四年 夏四月太后封女弟須爲臨光侯 婦人封侯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一人而已

【綱】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爲帝更名弘以朝爲恒

山王○【目】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爲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失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爲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綱】戊午 高后五年 春南越王佗反○【目】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王曰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遂自稱南越武帝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綱】秋八月淮陽王彊卒太后立武爲淮陽王

【綱】己未 高后六年 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爲呂王

【綱】庚申 高后七年 春正月太后幽殺趙王友○【目】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女怒去讒之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

必擊之太后召至邸餓死以民禮葬之是爲幽王

【綱】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秋七月立太爲濟川王（太后所名孝惠子也）

【綱】封營陵侯澤爲琅琊王○【目】將軍劉澤高祖從祖昆弟其妻呂須女也田生爲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王之諸呂王益固矣張卿言之乃割齊之瑯琊郡封澤爲王

【綱】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祿爲趙王○【目】趙王恢以呂產女爲后王有愛姬后酖殺之王發憤自殺太后以爲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恒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祿爲趙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

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穊（音冀密也）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者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爲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綱】秋九月遣將軍周竈將兵擊南越○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除○冬十月太后立呂通爲燕王（呂后之從孫也）

【綱】辛酉（高后八年）秋七月太后崩遺詔產爲相國祿女爲帝后審食其爲帝太傅○【目】初太后祓（音弗上已祓除也）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撠腋下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病甚乃令祿爲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愼勿送喪爲人所制至是崩（祔葬長陵）

瞿景淳曰（呂氏與高祖同創漢業高祖臨終又親受其付託既而殺其愛子使惠帝因是不得正命而終是時高祖諸子故無恙乃舍之而別求他人之子立之以繼漢統揆之春秋莒人滅鄫之例呂氏之罪大矣況又瀆男女人倫之化而相其嬖臣違非劉不王之誓而王其外戚其於高祖大義已絕矣宜去其太后之稱而書以死以爲世戒或曰世稱女后之惡者曰呂武綱目於武氏則書名而此止稱氏者何曰呂氏雖絕漢祀而比武氏革唐命爲周其罪猶爲輕也）

【綱】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留屯滎

陽與齊連兵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目】初諸呂欲爲亂未敢發朱虛侯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己爲內應以誅諸呂於是齊王發兵擊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刼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

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猶豫未決九月平陽侯窋見產計事會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令寄語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產欲入宮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予章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還報勃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殺之遣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

楊時曰諸呂擅兵謀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寄乃與之友善商亦莫之禁也雖推呂祿乃以劫而後從功亦不足以贖其罪矣賈友與否非所論也

劉友益曰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是未有君命而受其使者也乃嬰留屯與齊連和閒受其使者所以爲討亂計也嬰於是可謂能權矣

綱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卽位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赦

鑑 諸大臣相與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眞孝惠子乃使人迎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言其封子弟境土交接若犬牙不正相當而相銜入也所謂磐石之宗也磐固也國之安彊如磐踞之大石不可拔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惠德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以呂太后之嚴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王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乃命昌驂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請曰願大王卽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卽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赦天下

尹起莘曰自惠帝早世太子繼立雖曰呂氏取他人子養而名之然當時用事大臣畧不能爲有無甚至大封諸子更立少帝一切拱手聽其自爲綱目書之曾無貶詞亦眞若孝惠子然者所以著漢朝將相之罪爾至是始書其實其曰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則非孝惠之子審矣學者合而觀之原始要終足見綱目責漢臣之深意

太宗孝文皇帝諱恒字常高帝中子初封代王惠帝崩無嗣大臣迎立之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崩

綱 壬戌 元年冬十月以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右丞相灌嬰爲太尉論功益戶有差○目 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氏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

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尹起莘曰諸呂之誅劉章周勃陳平之功一也而齊王灌嬰次之帝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特以章嘗欲立齊王故不之錄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從稔成呂氏之禍功固未可以贖罪其視二人有功無過者大有逕庭今乃有所去取何以立功賞之斷案哉

〔綱〕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律令○〔目〕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綱〕春正月立子啓爲皇太子○〔目〕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旣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尙有吳王淮南王在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爲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

呂祖謙曰文帝元年景帝方十歲平勃所以亟請建太子者懲惠帝繼嗣不明之禍也文帝所以固讓者蓋踐阼之始懼不克勝所言發於中心非好名也

〔綱〕三月立竇氏爲皇后○〔目〕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爲退讓

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綱〕詔定振同賑窮養老之令○〔鑑〕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阽音占近也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八十已上賜米肉九十已上加絮帛

〔綱〕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大水潰出

〔綱〕令四方毋來獻○〔目〕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令四方毋復來獻

尹起莘曰文帝繼統之初正四方觀聽維新之日綱目前書除收孥相坐律令則見其急於解嬈之意次書定振窮養老之令則見其切於養民之意至是繼書令四方毋來獻則又見其淸靜玄默之意未及一年帝之善政蓋已班班可紀漢治之典固其宜也

〔綱〕封宋昌爲壯武侯○〔目〕帝旣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代邸臣也封宋昌爲壯武侯

王世貞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纔宋昌一人此可以爲後世法矣後世有自藩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惠於其故邸之屬舊加隆焉曾不知其示不廣於天下也

〔綱〕秋八月右丞相勃免○〔鑑〕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浹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卿司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

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
上許之平專爲丞相(自此只置一相)
〔綱〕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目〕初隆
慮(音林閭今林縣屬彰德府)侯周竈擊南越會暑濕大疫不能踰嶺趙佗
因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今福建道)西甌駱(越之別種)役屬焉(役屬猶言服屬也顏師古註爲駱役者非)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爲佗親冢在
眞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
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
遼遠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有疾諸
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

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
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
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
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多殺士卒將吏得一亾十朕不忍爲也
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嶺以南王
自治之雖然兩帝並立亾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
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從今通使如故賈至南
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因爲書稱蠻
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
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所賜
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毋與金鐵田器馬牛羊使

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
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亾以自高異故更
號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
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
夫處越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
甘味目不視靡曼(靡細也曼澤也)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
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
不敢爲帝矣賈還報帝大悅
張栻曰(文帝之待夷狄其有道矣以南越尉佗之强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其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以天子而不好爲誇辭以陵轢之彼亦豪傑也見吾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爲諱則佗敢以越吏爲歉哉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也)

〔綱〕召河南守吳公爲廷尉以賈誼爲太中大夫○〔目〕上聞河
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以爲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
誼帝召以爲博士時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
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
法帝謙讓未遑也
〔綱〕(癸亥)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謚曰獻)
司馬遷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
〔綱〕詔列侯之國○〔目〕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今
列侯居長安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

之國

【綱】十一月以周勃爲丞相○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目】潁陰侯騎（侯家主騎之郎）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其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皆訢訢然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選其賢者與之馳騁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悅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

置之言可用則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王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言設坐也）盎引卻（退也）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耳豈可同坐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悅乃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綱】春正月親耕籍田○【鑑】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爲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附也）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綱】三月立趙幽王子辟彊爲河間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目】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先立河間城陽濟北王然後

立皇子

張栻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淮南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其制事周密爲慮深遠每若此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

綱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目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旛也堯設之誹謗之木亦堯所立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示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尹起莘曰直言雖舉而秦之虐禁猶有存者書除誹謗妖言法則帝之開廣言路尤可嘉矣

綱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尹起莘曰春方親耕籍田秋則賜民半租帝之導民務本何如也海內殷富不亦宜乎

綱甲子三年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終綱目書日食逆月日蝕者二漢初之丁

酉及文帝甲子而已○丞相絳侯勃免就國○以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

綱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目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美人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之封以爲淮南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爲不彊爭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爲親故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尹起莘曰食其邪僻法當誅死何以書殺而不去其爵不與劉長之擅殺也當是時明天子在上辟召來

朝乃於輦轂之下戕害列侯罪已不容於誅矣赦而不問未幾卒以反誅此則帝姑柔之過也

綱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目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以趙王章以梁王興居帝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割齊二郡以王之濟北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爲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

綱以張釋之爲廷尉○目釋之初爲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爲謁者朝畢因前言事上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悅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養獸閑也在上林苑中圈之上有樓觀故曰登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

圈嗇夫掌虎圈之官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舉措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嗇夫帝就車召張釋之使參乘拜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司馬門乘輿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從至霸陵上謂羣臣曰以北山在今陝西耀州出青石一名玉磬山石爲椁用紵也絮緜斮錯同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

南山卽終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帝
稱善是歲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
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以此人犯蹕當罰金天子出則稱警示戒肅入則言蹕所以止行人清道也犯蹕者罰金四兩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
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
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
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
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
處當其罪也其後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謂吏捕而獲之也下廷尉治釋
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
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

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音裒手掬也之土不忍斥言毀撤山陵故以取土爲譬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
許之
綱 乙丑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蒼爲丞相蒼好書博聞尤邃律曆
綱 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鑑上召布欲以爲御史大夫
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邸舍也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曰
邸季布進曰臣無功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
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必有毀臣者陛下以一
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恐天下有以闚陛下之
淺深也上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綱 以賈誼爲長沙王太傅○鑑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
臣絳灌之屬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
之不用其議以爲長沙王太傅後帝思誼召至入見上方受
釐音僖祭祀福胙也坐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室也齋則居之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
之本誼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
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爲梁太傅
王世貞曰賈誼鵩賦稱單閼之歲蓋丁卯也時絳侯已就國灌嬰已死則絳灌無由譖誼按劉向對成帝曰鄧通以佞幸見愛嘗從騎獵帝又數微行幸通家誼數諫止之時誼與通俱侍中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誼遷爲長沙太傅則誼之不安跡於朝乃爲鄧通非絳灌也太史公稱通無他能獨謹身以媚於上荀悅謂通謹身自媚不得干預政事然烏覩鴟梟好音哉安有芝茨連枝梟鸞接翼者向去賈誼不遠習識先朝事其對主言豈虛哉
綱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目周勃就國每河東守

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持兵以見之人有上書告
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
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文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薄太后
亦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
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亦見勃獄辭乃使使持節赦絳侯復
爵邑勃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趙弼曰漢高帝每以詐僞掩襲諸侯而禽之勃因此懼故被甲執兵見其守尉亦可謂之愚也若果守尉奉詔來禽亦敢被甲執兵以拒命乎及人上書告其欲反下廷尉逮捕治之向使呂后若存必夷族矣幸賴薄太后之賢孝文仁厚而得復國全其身家幸而免耳
綱 丙寅 五年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鑑初秦用半兩
錢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莢錢卽五分錢薄如榆莢於是物價騰踊米

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其文爲半兩十黍爲絫十絫爲銖 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其罪黥然鑄錢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音盈有餘也 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隱身屏跡也 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賈山亦上書諫以爲錢者亡音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今爲雅州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豫章故郡也今湖州之長興地非江西之豫章 招致天下亾命者以鑄錢東煑海水爲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由是吳鄧錢布天下

綱丁卯 六年冬十月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目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爵人至關內侯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引管蔡與居以爲警戒王不說謀反事覺赦徙處蜀載以輜車縣次傳送也 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爾王果憤恚不食死雍令以聞上哭甚悲謚曰厲王以列侯葬雍

綱 匈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復請和親○目 初冒頓遺漢書請和親帝報之如約至是冒頓子老上單于立復請和親帝遣宗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彊使之說至降單于甚親幸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絮繒以馳草棘中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音凍 酪之便美也敎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綱 以賈誼爲梁王太傅○鑑 時匈奴彊侵邊諸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皆以逆誅梁太傅賈誼乃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言諸侯強大反側難制 可爲流涕者二一朝廷奉繒戎輕重倒置二玩細娛不圖大患 可爲長太息者六一服用奢僭二俗吏不知大體三經制不定四當輔導太子五審定

取舍六優禮大臣 至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巳安巳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同燃 因謂之安方今之埶同勢 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策以宰天下以育羣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立國太大其勢固必相疑 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淮南王 謀爲東帝親兄之子濟北王興居 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方也 盛大也 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鈍者其排擊

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音寬陛股骨也）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輻輳（車輪有三十輻共轂於一轂）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地制一定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臥赤子於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音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可痛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　六年　卅三

哭者此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而主匈奴行臣三表五餌之計（三表謂仁信義也五餌謂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美食珍味以壞其口音樂婦人以壞其耳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縛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所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兎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且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庶

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皁綈（青繒也）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去聲純也）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赤兗反）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身之餘肉也壻在妻家如身有贅）借父耰鉏慮（疑也）有德色（疑其容色自矜為恩德也）母取箕箒立而誶（音碎詬責也）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謂口也）而相稽（相與計較也）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　六年　卅四

歲不同矣今之盜者劉（音掇削也）寢戶之簾褰（又也）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劫）吏而奪之金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筦（管同）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今四維猶未備也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失也）維楫（維以繫舟楫以進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

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始也）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以太子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也）三少（少師少傅少保也）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則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音义割鼻刑也）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音姦似茅而滑澤）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

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亾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等也）上廉（堂隅也）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

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亾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緤（通作紲以長繩連繫之）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以罪輸贖而役作）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庶衆見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簠簋（皆禮器也簠外方內圓以盛稻粱簋外圓內方以盛黍稷）不飾（整齊也）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幔也）薄（簾也）不修（理也卿大夫以帷士以簾所以自障蔽也）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音柒）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古罪字）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音喜好爲志氣也）嬰以

廉恥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反也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誼以絳侯前逮下獄卒無事實故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班固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尚黃數用五又欲試屬國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已疏矣誼以夭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

綱己巳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爲列侯○目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兩人不相容帝

聞而病之封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安爲阜陵侯勃爲安陽侯賜爲陽周侯良爲東城侯

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不可帝弗聽

綱辛未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目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引分謂引刀自殺也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司馬光曰李德裕以爲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太后唯一弟而殺之何以慰母氏之心哉臣愚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昭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誅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愼之於始乎

綱壬申十一年絳侯周勃卒諡曰武○通鑑所闕今按正誤補之○夏梁王揖卒徙淮陽王武爲梁王○目梁懷王揖無子賈誼上疏曰陛下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屛也扞禦也唯淮陽代二國爾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痣也之著面淮陽褊陿小不足以有所禁禦臣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東郡以益梁則大諸侯之有異心皆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於是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今泰安州西至高陽今開封府杞縣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時年三十三矣

綱匈奴寇狄道○鑑匈奴數爲邊患鼂錯音朝厝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故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

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同疎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部落名來歸義者

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爲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一身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

趙弼曰（鼂錯四上邊事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其於富國強兵之術誠致精純熟者也文帝嘉納皆底於行可謂有用之文章矣若能以孔孟之道正其心術伊傅之道輔翊人主豈不爲漢廷之良佐乎乃以申韓刑名之學峭直深刻以敎太子當時賈誼上書言三王敎世子之道至爲詳切蓋知錯所敎非王道也故景帝即位卒啓七國之變袁盎以私隙詭計而陷之卒受覆宗僇身之禍蓋其平昔以申韓刑名導景帝爲刻薄之事不虞自罹其酷也後之人臣可不以錯爲戒乎）

[綱]募民徙塞下○[鑑]錯又上言曰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

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陳勝先倡天下從之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不如選常居者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胡人入驅而能止所驅者以其半與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使屯戍益省輸將益寡甚大患也臣聞古今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置器物焉使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也又擇其賢材者爲之長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敎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懽愛之心則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及其南來一大治之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則膠可折）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綱]（癸酉）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

[綱]春三月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賜民今年半租○[目]錯復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爲一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哉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

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得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地聚於力非可一日而成一日弗得饑寒卽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天子也）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夫有

錢粟有所渫（散也），而貧民之賦可損。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上從之。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丁奉曰（古之鬻爵者自秦政始綱目首書其令民納粟拜爵以爲戒而此則書漢鬻爵之始也於是武帝著詔民得買爵贖罪書令楙送徒入財補郎令死罪入贖安帝書令吏民入錢穀拜官賜爵桓帝書賣關內侯以下官靈帝書開西邸賣官明帝書詔聽有罪亡命者贖梁武帝書立贖刑條錯之言其作俑也哉）

綱 甲戌 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 目 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供祭服，其具禮儀。

綱 詔除秘祝。○ 目 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惡起，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禍於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綱 夏五月，除肉刑。○ 鑑 齊太倉令（官名）淳于意生五女，有罪當刑，繫獄。意怒罵其五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其少女緹縈（女名）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聯屬也），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除肉刑。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於是丞相御史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爲城旦舂；當黥髡者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財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爲城旦舂者各有歲數。制曰：可。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網同）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音措不用也）之風焉。

陳季雅曰（古人肉刑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難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夫以古人用法之意若此而

文帝乃以爲可畏易之以笞法殊不知此法一立上之人輕用之下之人輕犯之夫致人輕法而文書盈於几閣不足以勝姦矣）

陳埴曰（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秦變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之政掃地不存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

綱 六月，除田之租稅。○ 目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農也）末（賈也）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綱 乙亥 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鑑 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寇，入朝那（故城在今平涼府東南）蕭關（在今鎮原縣西北），殺北地（郡名今慶陽府地）都尉卭（名），至彭陽（今鎮原縣）。上親勞軍，自欲征匈奴。皇太后固要（劫也持也令不得自征），乃止。於是以張相如爲大將軍

擊之逐出塞即還

【綱】赦作徒魏尚復爲雲中守。○【鑑】上輦過郎署問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上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傳也髀股骨也曰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爾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擔林西抑强秦南支韓魏今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

其賞不行陛下賞太輕罰太重也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斬敵一首拜爵一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及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丁奉曰馮唐無他顯績惟以論將一端成名楊雄以爲孝文親詘帝尊以伸亞夫之軍曷爲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謂唐欲理尚故以此激帝也向非帝之寬容豈不怒唐爲尚作說客耶

【綱】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祭神之玉帛○【目】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右猶尚也左猶下也言先賢後親也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袁黃曰論人主於三代之下則吾必以漢文爲首其去祠官之祝釐尤千古卓識也乃人主延壽甘心爲玉杯而改元何哉然亾幾垣平以詐誅至於憑几一詔又曰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則固已深達生死晝夜之理矣

【綱】丙子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今秦州○【目】初張蒼以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爲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爲非是罷之至是帝召臣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創也改歷服色事蒼由此自絀歷算數以記歲月日時之分數服如虞深衣夏燕衣殷縞衣周玄衣色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

【綱】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

尹起莘曰天下之事莫重於其始始之不謹後將若何是故有典則以貽子孫所以爲禹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所以爲武王文帝謙恭之君初無所溺而乃始爲五帝之祀夫帝一而已安得有五異時紛紛祠祀實昉于此故綱目特以始郊五帝書之以見開端之失

【綱】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爲中大夫○【目】錯以對策高第擢爲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

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尹起莘曰錯以直言對策而言乃不直故所對之詞皆削而不錄然則錯亦有愧於其名多矣嗚呼有若如文帝又以直言策士猶且不能正議直言豈不深可惜歟

【綱】作渭陽五帝廟○【目】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

【綱】丁丑十六年夏四月親祠之以新垣平爲上大夫○【目】上郊祀渭陽五帝廟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刺採取曰刺六經中作王制議巡狩封禪事

劉友益曰親者何不宜親者也既郊見矣又作廟而親祠之是故文帝祠五帝廟則書親武帝祠竈則書親桓帝祠老子則書親皆非宜親而親者也

【綱】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立悼惠王肥子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賢爲菑川

王雄渠爲膠東王卬爲膠西王辟光爲濟南王○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爲王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

綱詔更以明年爲元年治汾陰廟○目先是方士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帝悅之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又言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出泗水於是治廟汾陰欲祠鼎焉

劉友益曰人主即位謂一爲元古也自魏嚳與齊相王始位十六年矣惑於邪說綱目書之譏惑也自是景帝中元後元武帝十一改元滋紛紛矣

綱戊寅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目人有上書告平所言者皆詐也下吏治誅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

丁奉曰以玉杯改元文帝盛德之小疵也新垣平伏誅則帝改過不吝矣易曰不遠復其惟帝之謂乎

綱己卯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目匈奴連歲入邊殺畧雲中遼東郡萬餘人上患之乃遣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匈奴官名報謝復和親

劉友益曰六年書請和親矣十一年而書匈奴寇狄道於是又書復與匈奴和親矣六年而書匈奴寇上郡雲中以帝之盛德而和親不足恃如此綱目備書之有天下者可以鑒矣

綱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爲丞相○鑑帝以皇后弟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乃以中屠嘉爲相申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寵幸無比嘉常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戲也臣君釋之通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綱癸未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鑑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今綏德州三萬騎入雲中今大同府烽火通於甘泉在涇陽縣長安以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地名在今西安府城內劉禮爲將軍次霸上地名在今長安縣東徐厲爲將軍次棘門地名在今咸陽縣東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

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張也弩持滿引滿而不發天子先驅在前引導車駕者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軍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拜有所枝柱不利屈伸也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亞夫爲中尉

綱 甲申 七年夏六月帝崩葬霸陵在今西安府東 遺詔短喪○目 遺詔曰萬物之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今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嫁取祠祀飲酒食肉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也婦人謂嫁曰歸使之還家而改嫁也

班固曰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尉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賀善曰文帝三代以來賢主也而首變古之事二焉除肉刑也詔短喪也二者皆大節綱目曷為不書始肉刑之除猶曰有不忍之心云爾短喪則廢古禮誤後世之大者其不書始何也綱目之意不專罪帝然則奚當罪罪其嗣君與臣子耳

綱 太子啓即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竇氏曰皇太后

綱 秋九月長沙王著卒無子國除吳芮傳國數世至是乃絕

綱鑑會編卷之十二

綱鑑會編卷十三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澐 輯錄

漢紀

孝景皇帝 諱啓字開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崩

綱 乙酉 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令郡國立太宗廟○目 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天子七廟以次祧遷惟太祖百世不遷太宗情盡不祧 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

綱 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書法 復者何文帝嘗除之至景帝復收半租則賜民半租矣自是遂為常制

丘濬曰古者什一而稅漢文帝始賜民田租之半後十三年又盡除之至是景帝始復收民半租三十而稅一焉夫三代取民名雖不同然取之皆以什一也什一天下之中正多乎此則過於重而入於桀有以傷乎民而不仁少乎此則過於輕而入於貉無以奉乎上而非義皆非中正之道也景帝之三十稅一雖異乎後世之暴征多斂者亦非先王之中制要之不可為常也是故道以中庸為歸法以經常為極

綱 減笞法○目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笞者率多死是歲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綱 以張歐為廷尉○目 歐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大欺

綱 太皇太后薄氏崩

綱丙戌二年夏六月丞相嘉卒。○目時內史鼂錯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絀疾錯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堧而緣反宮外餘地也）嘉聞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自歸（自歸首也）至朝嘉請上曰錯所穿乃外堧垣故冗（散也）官居其中且我使為之錯無罪嘉罷朝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為所賣嘔血而死。

綱以陶青為丞相鼂錯為御史大夫。

綱彗星出東北。○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閒歲星逆行天廷中。

綱丁亥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目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居天下膏腴之地賞賜不可勝紀府庫金錢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今歸德府）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之士每朝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留或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名簿也）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者無異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之詹事竇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王以此益驕。

綱春正月長星出西方。

綱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膠西治高密膠東治即墨今俱屬萊州府）菑川王賢（菑川治劇縣即今壽光）濟南王辟光（濟南治東平陵即今歷城縣）楚王戊趙王

遂反以周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夫鼂錯二月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亾走越戊自殺。○鑑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行棋之路）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棋盤也）提（擲也）殺之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然始有反謀文帝賜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為資故百姓無他賦郡國吏欲來捕亾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孼（妾隸之子也）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隙同）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亾人謀作亂今削之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為設醴及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楚王戊來朝錯

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削東海郡（今淮安府海州）前年
趙王遂有罪削其常山郡（今眞定府）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
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說膠
西王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楚趙皆反發使遺諸侯書罪狀鼂
錯欲合兵誅之破梁棘壁（今寧陵縣地）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
皆敗走還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
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
將軍往擊吳楚遣酈寄擊趙欒布擊齊初錯更定三十章諸
侯讙譁錯父聞之從頴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為政用事
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不如此天子
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

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
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徐僮之傍吳所未下者可以
與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盎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
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
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願屛左右錯趨避東廂
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
今賊臣鼂錯擅適（同謫）諸侯削奪其地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
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
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
下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刑人
之所也）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謁者僕射鄧公（名先）上書

言軍事曰吳為反計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
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
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
報讎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嘿然曰吾亦恨之○亞夫言於
上曰楚兵剽（叔）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饟（古餉字）道乃可
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灞上趙涉遮說亞
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殽澠（二山名在今陝州）之間且兵
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縣名今屬西安府）出武關抵洛陽直
入武庫（在洛陽舊註在未央宮者非）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
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
使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吳攻梁急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

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吳糧絕卒饑數挑戰終不
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
定吳犇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犇西北不得入吳
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
棄軍夜亾走渡淮保東越東越殺之楚王自殺齊王飲藥死
膠西王自殺膠東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吳王之初發也其
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
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
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且反王奈
何王卽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
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

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帝以齊迫劫有謀，非其辠也，召立其太子壽。濟北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玃（玃，俱縛反）爲說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吳王連兵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宮名，在西安府西北），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爾。上全亾國，下安百姓，德淪骨髓，恩加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推之。孝王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菑川。徙衡山王勃爲濟北王，

廬江王賜爲衡山王。初，七國反，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上以爲貞信，徙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今廬州府地）王以邊越，數通使，徙王衡山。

綱 己丑 五年，春，遣公主嫁匈奴單于。（書法：重帝女也。書公主嫁屯狄，自景帝始）

綱 庚寅 六年，秋九月，廢皇后薄氏。（書法：書廢皇后某氏，無罪之辭也）

綱 辛卯 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爲臨江王。○目 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長女爲金王孫婦，生女俗。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內之太子宮，生男徹。及帝卽位，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公主見帝，怒不許。公主欲與徹，王夫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讒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大行，官名）請立栗姬爲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綱 春，丞相青免，以周亞夫爲丞相，罷太尉官。

綱 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爲皇后，膠東王徹爲皇太子。

綱 以郅（音質）都爲中尉。○目 始，都爲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欲自救姬，都伏上前曰：亾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都爲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爲中尉，尤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綱 癸巳 中二年，春三月，徵臨江王榮下吏，榮自殺。○目 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壖垣爲宮，徵詣中尉府對簿。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郅都禁吏不予。竇嬰使人間與之。王旣爲書，因自殺。太后聞之怒，後竟以危法中都，殺之。

綱 秋九月，梁王武使人殺袁盎。○目 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詭勝使王求爲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爲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用梁王爲繼。帝跪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格，止也）。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

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爲。遣田叔往按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誅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死。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尙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令詭勝自殺。出之。使鄒陽見皇后兄王信曰。長君弟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卽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爲足下憂之。長君誠爲上言。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鄒陽傳作幸於後宮謂女弟也金城之固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庳。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時

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闕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亦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

王華曰以藩臣而殺天子之奉常大罪也以使者而鞫天王之介弟重事也此正當求情責實而爲國家涖長之慮不宜苟且糊塗以僥一時之倖故盎之殺誠出於勝詭而王不與知則比貫高張敖之事爲益輕自然罪不在王詞不必燒也誠出於王之使之則視薄昭殺漢使之罪尚有可議詞亦不必燒也夫其燒之也特以太后之故而憂漢法之不行耳藩王有罪焚其獄詞而不問則凡藩王之驕恣不軌者皆藉此爲口實漢法且行乎哉叔之見左矣叔於按梁之時求情責實獄詞既具則奉詞以請於帝曰太后在上而梁王犯辟誅之則傷恩不誅則廢法臣愚竊念七國連兵梁園困急使梁王左足一搖則山東非漢有也是其安社稷之功昭然於天下請擇一小國變置梁王俟其子孫克蓋前愆則復其故封如此則太后無不食之憂帝無殺弟之名而漢家之法亦無弛而不舉之患何憂漢法之不行而必以燒獄詞爲哉雖然武之罪帝爲之夫秩等威定儲貳治道大計也帝皆忽之故吾於是而而知齊年鄭語春秋必繫之弟聖人之垂戒遠矣

綱 甲午 中三年夏四月。旱。禁酤酒。此禁酤酒之始也

綱 秋九月。丞相亞夫免。○目 初上廢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

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

方孝孺曰漢初輔相之臣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體以爭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獄死夫封無功以亂先帝之法納叛臣以啓爲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所宜爭也亞夫爭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司馬遷反誣爲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可謂之不遜乎

綱 丙申 中五年秋九月。詔獄疑者讞之。○目 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無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服者。輒讞平議之。也服也

綱 丁酉 中六年夏四月。梁王武卒。分梁地王其子五人。○目 梁孝王甍。太后哭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太后

乃詭爲帝加餐

綱更減笞法定箠令○目上旣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髀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旣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明年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郭大有曰史書景帝三年恤刑之政三可謂有哀矜惻隱之心矣然鼂錯以忠謀殺皇后太子以無罪廢丞相周亞夫以守正不阿死仁不施於夫婦父子君臣之間而乃拳拳留意於罪囚施恩顚倒豈非盛德累乎

綱六月匈奴寇鴈門上郡○目李廣爲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廣又射殺白馬將與十餘騎還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綱戊戌後元年秋八月以衛綰爲丞相直不疑爲御史大夫○

目初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爲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飮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意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人或毁不疑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蘇軾曰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盡者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仁處讇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仁積迹以求利均以爲佞佞之爲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曉者吾是以疏解之

綱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目初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音恣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尚席官名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設胾無箸言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耳亞夫免冠謝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少府屬官甲楯可葬者爲人所告事連汙亞夫召詣廷尉不食五日嘔血死

陳傅良曰文帝之屬亞夫於景也察之於細柳之日也則文帝之察人盡矣七國之變堅壁伺便以折吳楚之鋒不以天子之命救母弟於垂亡之急以闘軍計則亞夫誠無負文帝之託者景帝顧以鞅鞅非少主臣卒置之死至於庸懦無爲之衛綰則謂其可相少主夫所謂朴厚洪毅以當社稷之寄者豈其若是靡邪故自殺亞夫而漢之大臣始衰

綱己亥後二年夏四月詔戒二千石脩職事○目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紅害則寒之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非爲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室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綱詔訾算四得官○目詔曰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

不必衆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十算十萬也訾與貲同）

【綱】庚子後三年冬十二月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

【綱】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目】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綱】帝崩（葬陽陵在咸陽縣東）太子徹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班固曰（漢興接秦之弊自天子不得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漕運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文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羣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黜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宗室以上公卿大夫以下爭事奢侈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蘇轍曰（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為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實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而用之及七國反賁盎一說譎而斬之東市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其難及其為相守正不阿恐其悻悻不能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縱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故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居君臣父子兄弟）

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

世宗孝武皇帝（諱徹字通景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崩）

【綱】辛丑建元元年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目】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今古治道廣川（今河間府景州）董仲舒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已矣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音旋）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燦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皆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

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
莫敢不一於正而亾有邪氣姦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
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
終矣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
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
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就下不
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
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
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
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改

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
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
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
去福祿日來矣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
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
民皆曉於禮誼（誼與義同）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
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
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
狠爲俗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
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
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
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
者殆王心未加焉爾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
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
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
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
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
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
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
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
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也

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孫選郎吏又以富貲
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
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臣
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
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
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
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
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臣聞天
者羣物之祖故徧覆包含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
愛而亾私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
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

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是故人君不可不知春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與暗同）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

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捄敝之政也由此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所分限予之齒者去其角（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其翼者（傅讀曰附著也）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農民之力）不動於末（工商之業）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妾惡其與民爭利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喜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丞相衞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仲舒少治春秋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爲江都（今揚州府）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王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何

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惠猶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孫弘亦治春秋而希世用事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殺害二千石弘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以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按本傳仲舒所著皆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

綱夏六月丞相綰免以竇嬰爲丞相田蚡爲太尉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申公爲大中大夫○鑑上雅尚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推轉）王臧爲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下設束帛上加以璧）安車駟馬（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綱壬寅二年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爲郎中令石慶爲內史○目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

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太后大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綰臧獲罪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爲郎中令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

尹起莘曰（武帝名爲好儒所用特綰臧輩耳仲舒醇儒乃棄之侯國殆與葉公好龍何異然綰臧見用纔半載獲罪而死未幾嬰蚡俱免蓋其惑於家庭黃老之說胸中初無定見如此好儒之實果安在哉）

綱春三月以許昌爲丞相

綱以衛青爲大中大夫○目陳皇后嬌妬擅寵而無子寵寖衰上嘗過姊平陽公主（平陽侯曹壽所尙）悅謳者衛子夫（婦人名）主因奉送入宮恩寵日隆皇后恚幾死者數矣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青之父鄭季爲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而生青故冒姓衛）爲侯家騎奴召爲建章監侍中既而以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史記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父正妻芊氏之子不以爲兄弟數常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綱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綱癸卯三年中山王勝來朝○目議者多寃鼂錯之死務摧抑

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王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綱秋七月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於江淮間○目初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又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乃遣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來處於江淮之間

綱九月帝始爲微行遂起上林苑○鑑上自初即位招選天

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漢書避明帝諱作嚴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吾丘複姓也壽王字子贛）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皐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皐不根（猶不根持論）持論好詼諧（詼謔戲諧之言）上以俳優畜之（俳戲也優倡也）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嘗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爲微行嘗入南山射獵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又嘗夜至柏谷（塢名在河南府永寧縣）逆旅主人疑爲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異上狀貌飲翁以酒而縛之上始得脫又使吾丘壽王除（治也）上林苑（在渭水南）屬（連也）之南山東

方朔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大虎狼之墟壞人冢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囿之騎馳車騖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障也）之輿其不可三也上悅乃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上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邊也）堂（坐近堂邊則恐其墜）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上善之

〔綱〕（甲辰）四年夏有風如血

〔綱〕（乙巳）五年春置五經博士

丘濬曰（秦焚詩書五經爲世大禁漢興稍復出然皆私相傳習於其家至是官始置五經博士然後天下之人靡然嚮風公相授受以爲世業武帝有功於儒教豈小小哉）

〔綱〕（丙午）六年夏五月太皇太后竇氏崩

〔綱〕六月丞相許昌免以田蚡爲丞相○〔目〕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

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藏兵器之所）是後乃稍退

〔綱〕秋八月有星孛於東方長竟天〔書法〕（孛兵象也武帝之世凡七書而長竟天則終綱目一而已矣然唐昭宣天祐二年書彗長竟天而唐以亡武帝孛長竟天而止於兵禍何也蓋彗之與孛則有間矣故綱目書孛五十三而書彗止於十有七）

〔綱〕閩越擊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將兵擊之

〔綱〕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立餘善爲東越王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目〕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爲發兵遣王恢韓安國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自三代之盛胡粵不受正朔非彊不能服威不能制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

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夷狄也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者爲之悽愴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甲卒暴露於中原邊境之民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慮之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粵人徼幸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羞之陛下以九州爲家生民皆爲臣妾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遂出未踰嶺閩越王郢弟餘善殺王使使奉其頭致王恢恢馳奏詔罷兵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粵死無以

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綱〕以汲黯爲主爵都尉○〔目〕始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東粵相攻使黯往視之不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爲東海守好清淨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也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莊助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

蘇軾曰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用而沒思其言可謂樂賢好德之至矣漢武帝雄才大略不減太宗汲黯之賢過於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致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也

〔綱〕丁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言也

〔綱〕遣將軍李廣程不識將兵屯北邊○〔目〕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銅器三足有柄晝炊飲食夜行持擊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堠斥度也堠望也所以望烽燧也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王世貞曰漢李廣以簡易治軍程不識以煩故士卒多樂廣而苦不識終不以煩而爲廣之簡唐郭子儀以寬和治軍李光弼以嚴故士卒亦樂子儀而憚光弼而光弼終不以己嚴而爲子儀之寬將有常道程李是也廣材氣勝子儀德度優故有易常以成功者然不可以爲訓

〔綱〕戊申二年冬十月帝如雍祠五畤○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目〕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

長善爲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同劑）爲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

丁奉曰（李德裕論秦皇漢武英才遠略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盛歡樂已極故以神仙爲奇方士爲玩若唐武宗所謂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愚謂秦皇計傳萬世其欲無厭而武帝之多欲一一如汲黯之見故神仙諸術適投其欲而方士之詐曷嘗有悟也德裕斯言淺乎知二帝者矣）

綱立太一祠。（從亳人謬忌之奏也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之佐曰五帝立其祠于長安東南郊）

綱夏六月。遣閒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鑑時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

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上召問公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或作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此仁人之所隱（痛也）也。故曰擊之便。上從恢議。使韓安國李廣王恢李息爲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爲閒亾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爲然。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在朔州）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告單于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上怒下恢廷尉。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司馬遷曰（帝承文景之蓄憤胡粵之害卽位數年用嚴助朱買臣等招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燕齊之間靡然騷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不解天下苦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然百姓刓敝財力衰耗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

綱（己酉）三年春。河徙頓丘。（今大名府清豐縣）夏決濮陽。○目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瓠子。（河名在今大名府開州）注鉅野。（今縣名而古則鉅野澤也）通淮泗。氾郡十六。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

奉邑食鄃。（音輸今山東夏津縣）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望氣者亦以爲然。於是久不塞。

綱（庚戌）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目初孝景時。竇嬰爲大將軍。田蚡乃爲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勢。賓客益衰。獨潁陰灌夫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爲引重。夫剛直使酒。諸有勢在己之右者。必陵之。數因醉忤蚡。蚡乃奏案夫家屬橫潁川。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上令與蚡東朝（太后之朝也）廷辨之。上問朝臣兩人孰是。惟汲黯是嬰。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蹂藉也）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

嬰得棄市罪論殺之

綱春三月丞相蚡卒○夏五月以薛澤爲丞相

綱辛亥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春正月還而卒○目德修學好古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毛氏詩左氏春秋之屬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必如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雍和也三宮辟雍明堂靈臺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正月王薨中尉以聞諡王曰獻

班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亾不可得也是故古人以晏安爲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綱通南夷置犍爲郡通西夷置一都尉○目初王恢討東越使番陽（縣名今屬饒州府）令唐蒙風（同諷）曉南越南越食蒙以枸（音矩一作蒟）醬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音臧）牁（音歌）江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縣名今屬廣州府）城下蒙歸上書曰南越王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夷國名姓竹氏故址在今川貴之間）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爲置吏上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從筰關（在今雅州營經縣東北）入見夜郎侯多同厚賜之諭以威德約爲置吏多同等貪漢繒帛聽約蒙還報上以爲犍爲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死也）有逃亾者用軍興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曰邛（音窮）筰（音作二國名邛今四川越嶲衛筰今四川黎州土司）冉駹（音尨今威州屬成都府）近蜀易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上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爲內臣上大悅

綱發卒治雁門險阻（書法馬邑之詐漢有以開邊隙矣自反不縮出此下策故書譏之）

綱秋七月皇后陳氏廢○目后以祠祭厭勝媚道（后寵衰忌衛子夫得幸乃媚道巫覡祭祈神爲祕以厭其勝己者）事覺冊收璽綬退居長門宮供奉如法竇太主（帝姑館陶公主）慙懼稽顙謝上慰喻之初上嘗置酒主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遊戲馳逐觀雞（雞鬭）鞠（蹴鞠）角（鬭也）狗馬上大歡樂之因爲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辟（折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音或虫也淫氣所生毒害傷人）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爲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然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綱詔大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目上使湯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文法深刻）拘守職之吏（拘刻於因循守職無所改作之吏）作見知法（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爲故縱以其罪罪之）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綱以公孫弘爲博士○鑑是歲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

聖之術者縣次續食（各縣依次第接續供給飲食也）令與計（上計簿使也）偕（令所徵者與上計使詣京師者偕來也）菑川（縣名今屬濟南府）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罰未足以勸善而禁非不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農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七旬反言有次第也）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

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禁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頻寐反）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不生草木曰童）澤不涸（胡各反竭也）此和之至也臣聞之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由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仄目（斜目也）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同諍）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遷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嘗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益親貴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益厚遇之

呂祖謙曰（武帝深知黯之忠雅以爲社稷臣故弘雖佞當其鋒此其術也然弘本以順爲正何必求伸己之論哉蓋專爲容悅則人主親之而不敬專爲強直則人主敬之而不親弘出乎兩者之間此所以日益親貴也）

綱（壬子）六年冬初算商車

尹起莘曰（商車前未有算也利益始于此書初算商車則帝之掊斂作俑見矣）

綱春穿渭渠○目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爲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至是發卒數萬人穿之三歲而通人以爲便

綱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等將兵擊卻之○鑑匈奴入上谷殺畧吏民遣將軍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今山西大同府）李廣出雁門各萬騎擊胡衛青至龍城（在上郡北）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皆爲胡所敗惟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綱癸丑元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鑑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當免奏可

呂祖謙曰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人爲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材而已孝廉賢良始于文帝茂材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此途出然愚以爲碩人宏博之材要非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以射則其所得豈復有異能之士哉蓋明經止於一藝射策爲甲乙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於對策或迂緩而不切非有直言極諫之實是以業明經者惟志於青紫之得對賢良者或雜以申韓之言陳湯舉茂材而有不奔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不逃冒年之責以科目取人而得人若是其有卓然不羣之材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于科目也鄉里有推譽之公而州郡有辟舉之召故士之修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進而辟書踵門邀板州縣等而上之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後世所未講也

綱皇[redacted]子據生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爲皇后赦書法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志亂始也於是衛青擊匈奴而夫人衛氏生皇子據故曰太子以兵始終焉

綱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爲右北平太守○目匈奴號廣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綱東夷薉君降置蒼海郡○目東夷薉音穢與濊通君南閭君名等二十八萬人降人徒之費擬於南夷燕齊之間靡然騷動

綱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爲郎中○鑑臨菑人主父偃嚴安無終今順天府玉田縣人徐樂皆上書言事始偃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今上不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言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又今狗南夷朝夜郎降羌僰音僕羌僰二國名並西南夷略薉州今朝鮮地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七國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

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者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不安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死即五鼎烹耳

丁奉曰權寵者禍敗之門驕橫者喪亡之藥主父嚴徐三人同一上書求用也嚴徐無甚超顯乃得令終而

主父獨擅權寵肆爲驕橫是以鼎烹自期而竟遭族滅此可爲知得而不知喪者之戒矣

【綱】甲寅二年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爲列侯○【鑑】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制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使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綱】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募民徙之○【目】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李息擊走之遂取

河南地詔封青爲長平侯今河南西華縣地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從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爲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以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綱】三月徙郡國豪傑於茂陵○【目】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俠任俠也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權行州里力折公侯也或謂以權力挾輔人也亦在徙中衛青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睚者相嗔怒而見齒也眦者舉目相忤也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班固曰周室既微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濶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

【綱】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有罪自殺國除誅齊相主父偃夷其族○【目】燕王定國與父姬姦奪弟妻殺肥如令郢人郢人家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之定國自殺國除齊厲王次昌亦與姊通偃嘗欲納女於齊王不許因言於上曰臨菑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今齊王屬疏又與姊亂請治之於是拜偃爲齊相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自殺上聞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偃辭不服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偃本首惡不誅之無以謝天下乃族誅之

【綱】以孔臧孔子十二世孫爲太常○【目】上欲以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

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綱】乙卯三年冬以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春罷蒼海郡○【鑑】時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郡公孫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

【綱】夏六月皇太后王氏崩

【綱】以張湯爲廷尉○【目】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

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兒寬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獄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得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襃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謂文法深刻）小苛（謂政令繁細）黯伉厲守高不能屈（伉健也厲嚴也）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綱】丁巳五年冬十一月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平津鄉名在今河間府鹽山縣）○【目】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嘗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且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上以難弘弘詘服焉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者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之汲黯常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今陝西扶風縣）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上從之

袁黃曰公孫弘當爲相時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盛矣彼其意蓋欲總覽賢豪羅致英俊收之幕下爲已私人以便指授者也豈眞爲國家聚邑尚業者哉董子篤行明經學貫天人徒以嫉賢之故徙之膠西以相驕王汲長孺質直敢言號社稷臣弘顧巧於構拼假手右內史貴人以報面觸之憾合二子而他有所延果何賢也苟非

曲學阿世之流則亦諂諛脂韋之輩耳弘之處心積慮如此其斷負二子且負相位多矣假下士之名博休容之譽弘眞詐人哉

【綱】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爲大將軍○【鑑】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將軍衛青等出右北平擊之得裨（小也）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侯皆屬焉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抗禮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

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呂祖謙曰：漢武帝踞廁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敢見，其胸中涇渭亦明矣。然其所尊非所任，所任非所尊，此所以有尊賢之名而無尊賢之效也。人之常情，愈敬則愈疏，愈狎則愈親，武帝之於君子外合而中離，武帝之於小人外薄而中厚也，反謂武帝能尊汲黯而賤弘青，亦過矣。

綱 夏六月，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鑑 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諸太常受業，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主故事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綱 秋，削淮南二縣，賜衡山王賜書不朝。○目 初，淮南王安招致賓客，多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乃治戰具，積金錢。郎中伍被願奮擊匈奴，安斥免之。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詔削二縣。安恥之，爲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不相能，賜恐爲所并，亦爲反具。當入朝，過淮南，爲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綱 戊午 六年，春二月，遣衛青率六將軍擊匈奴。○目 青出定襄，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咸屬，斬首數千級而還。

綱 夏四月，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敗降匈奴。○目 青復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猶言腹心也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詣行在所，詔贖爲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爲票[illegible]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封爲冠軍縣名，故城在今鄧州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縣名，故城在今南陽府東侯。

郭大有曰：蘇建失律，當以軍法從事，衛青不即誅之而囚詣行在所，蓋以刑辟不專於己，乾剛獨斷於君，不惟守臣分，亦且尊朝廷，方諸田穰苴之斬莊賈不同也。苴則假權變以立功，青則守經常以尊主，因時裁制，各適其宜，豈可以一概而論之哉。

綱 夏六月，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鑑 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常也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凡十一級。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音帽，亂也廢矣。

尹起莘曰：爵者國之公器，非可買也，而買之；罪者國之公法，非可贖也，而贖之，用兵煩費之患，不言而可見矣。

綱鑑會編卷十三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澐　輯錄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

【綱】己未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畤，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目】上行幸雍，祠五畤，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云。

【綱】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鑑】初，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為反謀，召中郎伍被預議，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如發去物上之蒙，振落樹上之葉，言取之易也）。會伍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上下公卿治。十一月，安自殺，衡山王亦自刎死。凡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侍中莊助亦坐與安結交，棄市。

【綱】夏四月，立子據為皇太子。

【綱】五月，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乇。○【鑑】張騫自月氏還，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多善馬，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誠得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復事西南乇。

劉友益曰：始者何？僅辭也。前書罷西乇矣，於是書復事，復者何？貳過之辭也。

【綱】庚申二年，春三月，丞相弘卒，以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

【綱】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目】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漢郡，今陝西鞏昌地），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斬首虜，獲甚眾，收休屠王（匈奴之屬）祭天金人。夏，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漢郡，今慶陽府地），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故城在甘州衛東北），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在塞外，本名天山，匈奴呼天為祁連），斬首三萬，虜獲尤多，益封五千戶。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然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流落不偶，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焉支山出臙脂，匈奴失此山，歌曰：失吾臙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祁連山草木茂美，冬溫夏涼，宜牧放，匈奴失此山，歌曰：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綱】秋，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眾。○【鑑】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其眾降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從民貰（音世，貸也）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何至罷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曰：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法也）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乃分徙降者邊（近也）五郡（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因其故

俗爲五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漢也）。次年遂滅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休屠王太子日磾（音密低）没入官，輸黃門養馬。久之，日磾牽馬過殿下，容貌甚嚴，上奇焉，即日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

〔綱〕辛酉 三年，秋，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朔方。○〔目〕山東被水，民多饑乏，遣使虛倉廩以賑，猶不足，又募富人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關西朔方新秦中（始皇得匈奴河南地，甚好，築城郭，徙民居之，故曰新秦中），七十餘萬口，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護（救視也），費以億計。

〔綱〕作昆明池。○〔目〕上將討昆明（今雲南），以昆明有滇池（在雲南府城南，以水倒流，故曰滇），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池在長安城西南，周四十里）。是時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除其賦役）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千夫，帝所置武功爵十一等之第七級也。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以千夫爲吏）。以故吏弄法，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綱〕得神馬於渥洼水中（在燉煌郡，今陝西甘州衛境）。○〔鑑〕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撰述也）以爲歌（初，南陽新野人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於郡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立水旁，後馬翫習久之，乃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其歌曰：太乙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𨁝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上方立樂府，使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居久之，坐法免。

〔綱〕壬戌 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

○〔鑑〕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冶鐵煮鹽，財或絫（古累字）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心計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細，悉皆能分析也）。公卿又請算及民車船（田宅船車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也，一算百二十文。顏師古曰：算緡錢，謂有積儲錢者，其緡貫而稅之）。其法大抵出張湯，百姓不安其生，咸指怨湯（正義曰：武帝國用不足，故稅民）。

陳季雅曰：自古爲國，將厚斂以取民，必先嚴刑以峻法。所以然者，蓋衣食生民之命，賦斂繁多，怨讟必興，若非峻法以箝天下之口，使之俛首喪氣，則法無可行。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工役，財用不繼，初未理會財賦，只於前法加工，招進張湯杜周之屬爲廷尉，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廢格沮誹之獄，上自公卿大臣，下至百姓，皆畏法鉗口而不敢議，而後桑弘羊孔僅之徒得以行其策。太史公識得此意，故不與桑弘羊孔僅作傳，却於張湯傳見之；不於刑法志說張湯杜周變法之因，却於食貨志言之，如所謂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則其意可知矣。

〔綱〕以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目〕初，河南人卜式數輸財

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寃。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擢爲齊太傅。

宋濂曰（啓釁之君必有從諛之臣而後其惡始熾漢武生事四夷百姓疲敝當時苟有禹益之臣可以諫而止也卜式懷姦慕寵而衒輸財之舉豈非從諛之臣而助桀爲害者乎輸財而不願官求其餌之易入也驟遷而得美官昔者多術也卒以言而免官位尊身顯又欲沽其名之直也式之姦亦可畏哉）

續夏遣衞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爲大司馬。○目上與諸將議曰。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沙漠也）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李廣爲前將軍。公孫賀爲左將軍。趙食其爲右將軍。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幷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自請曰。臣結髮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誡。以爲廣老數奇（命不偶也）。毋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青度幕。發輕騎夜追單于。捕斬萬九千級。廣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往也）幕府對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家無餘財。猨臂善射。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皆爲垂涕。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獲王將相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山（在韃靼國中）。禪於姑衍（山名在匈奴中）。登臨瀚海（在匈奴火州柳陳城東地皆沙磧）。斬七萬級。兩軍出塞。塞閱官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爲之。是後青

日退。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愛重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主膳食之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穿地爲營域以作鞠室蹴鞠卽今之打毬也）。事多此類。青爲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穹廬前地爲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音零今金縣屬臨洮府）。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以馬

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綱匈奴請和親遣使報之單于留不遣○目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漢使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博士狄山議以爲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若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震慴無敢忤湯者

蘇軾曰（漢制博士秩六百石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入臣所甚難而人主所欲聞故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作色憑怒致之於寇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已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哉）

綱以義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目先是甯成爲關都

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及義縱爲南陽（漢郡今屬河南省）太守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爲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斂迹後徙定襄（今定襄縣屬太原府）太守一日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爲治是歲汲黯坐法免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始爲廣平（郡名今屬直隸）都尉擇郡中豪爲爪牙使督盜賊盜賊不敢近廣平遷河內（今爲縣屬懷慶府）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族小者死論報至流血十餘里郡中毋（通無）聲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上以爲能擢爲中尉

綱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鑑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上於帷中望見焉於是拜爲文成將軍以客禮之又勸上於甘泉宮爲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而隱之（謂食馬肝而死）

綱（丁亥）五年春三月丞相蔡有罪自殺（坐盜孝景園堧地也）

綱以汲黯爲淮陽太守○鑑召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爲上泣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謂今日後即召君來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

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公與之俱受戮矣息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綱夏四月以莊青翟爲丞相

綱帝如甘泉祠神君○目上病鼎湖甚（漢鼎湖黃帝鑄鼎之所即今閿鄉縣地）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愈起幸甘泉置酒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上心獨喜時上

卒起幸甘泉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怒曰義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銜之

綱 甲子 六年冬十月遣使治郡國緡錢殺右內史義縱○目上旣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 謂人匿其舟車田宅之直而不以上稅於法得告之論罪縱矣者謂其法縱弛而不行也 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少反者 音翻如平反之 反少反者不能平其情也 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奴婢以億萬計田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皆破民媮 音偷 食好衣不事畜業內史義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上以縱爲廢格沮事棄縱市

綱 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卒 謚曰景桓

綱 殺大農令顏異○鑑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張湯與異有郄人有告異以他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居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綱 乙丑 元鼎元年夏赦

綱 丙寅 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 名也姓莊 下獄自殺○目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 音隙 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欲坐丞相以見知之律 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 貯蓄也 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旣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司馬光曰 張湯矯僞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猶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噫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饕餮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者邪欒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黶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公卿族遂亡然則黶之所以存者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黶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攸集殃何有焉祖父爲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有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張湯雖險詖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宜矣又何異焉

綱 春起柏梁臺 在未央宮內以香柏爲梁 作承露盤 在建章宮神明臺上 ○目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綱 以趙周爲丞相○夏置均輸 司農屬有均輸令丞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遷轉於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旣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 禁郡國鑄錢○目

孔僅爲大農令。而桑弘羊爲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非三官錢不得行。

〔綱〕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鑑〕渾邪王旣降漢。自鹽澤（一名蒲類海在火州之北會番西南張騫通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海鬪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也）已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厚幣招烏孫。（西域國名在大宛東北其形蒻騎亦箱狀類獼猴）以斷匈奴右臂。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天子以爲然。使騫使烏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大夏諸旁國。於是西域　於漢。置酒泉武威郡。上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因命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

〔綱〕丁卯三年夏。令株送徒入財補郎。○〔目〕所忠（人姓名也）言世家子弟富人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根蔕引送也）

徒。（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根本則枝葉自窮）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尹起莘曰（一自算商車造皮幣告緡錢置均輸紛紛興利不足至是又有株送徒之名使之入財補郎蓋亦漁取無備而爲色目以罔之耳）

〔綱〕戊辰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脽（誰）上。親祠之。始巡郡國。至滎陽而還。

〔綱〕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

〔綱〕春。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尚公主。（書法方士而尚主非其類矣凡外侯尚主皆不書而此特書者所以著其失也）○〔目〕方士欒大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安期羨門二仙名）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於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封樂通侯。尚衛長公主。（尚奉也奉事公主不敢斥言娶也）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厄）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史記上旣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悅使驗小方鬭碁碁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黃金不就乃拜爲五利將軍居月餘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四金印又刻玉印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五利夜祠其家神未至而百鬼集矣頗能使之治裝入海以求其師云）

陳謙曰（天下之士巧於中人主之欲者國家之所宜戒也是故欲開其貪也則以利試欲開其淫也則以慾試欲開其怠也則以游試欲開其忍也則以殺試欲開其驕也則以諂試欲開其侈也則以土木試欲開其競也則以兵革試欲開其誕也則以鬼神試欲開其夸也則以祥瑞試數者雜集以幸其一中則人主墮吾術中矣武帝之窮兵中於嚴助之一說之中於李少君之一試其後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鬭碁中於公孫卿以仙道中宋侯之建城則中之也祥祠越巫之開柏梁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葡萄中之也數者交中武帝

之志荒矣豈非多欲之爲累哉）

〔綱〕夏六月。汾陰得大鼎。○以兒寬爲左內史（治馮翊郡今同州地）○〔目〕初周亞夫爲丞相。趙禹爲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爲少府。酷急。至晚節。吏務爲嚴峻。而禹更名寬平。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尙。獨左內史兒寬（兒作倪）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推情與下。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課試也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繦舉兩反索也屬聯也若繩索之相屬）課更以最。上由是愈奇寬。

〔綱〕遣使諭南越入朝。○〔目〕初南越文王胡遣其子嬰齊入宿

衞。在長安取樛氏女生子興。文王甍。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立樛氏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固稱病不見。甍。謚曰明王。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人姓名也）通。是歲上使少季往諭王及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不附太后。太后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使者畱鎮撫之。

綱以方士公孫卿爲郎。○目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採首山（在河南偃師縣）銅。鑄鼎於荊山下。（在河南閿鄉縣）鼎既成。有龍垂髯下迎黃帝。帝騎龍登天。於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棄妻子如脫屣爾。拜卿爲郎。

綱己巳五年冬十一月。南越相呂嘉殺使者。遂弒其王興。更立建德爲王。發兵反。○目南越王及太后治裝入朝。呂嘉不可。太后欲誅嘉。嘉遂與大臣等作亂。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立明王長男越妻子建德爲王。（越妻長男之名也建德越妻之子）函漢節置塞上。（越與漢之邊境）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

綱秋遣將軍路博德等將兵擊南越。○目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戈船將軍嚴出零陵。下瀨將軍甲下蒼梧。越馳義侯貴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

綱賜卜式爵關內侯。○目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

綱九月嘗（秋祭也）酎（音宙醇酒）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殺。○目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乃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

尹起莘曰。（列侯一旦奪爵者百有六人。何其犯法之衆邪。是時多方取財利。其邑入獵而奪之耳。不然何以不書其罪故）

綱以石慶爲丞相。○鑑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皆爲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

綱欒大伏誅。○目大裝爲入海求其師。乃之太山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坐誣妄腰斬。

綱庚午六年冬。路博德等平南越。獲建德呂嘉。置九郡。○目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陿。破石門。（山名）待博德至。俱進至番禺。攻敗越人。縱火燒城。博德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博德遣人追得之。戈船下瀨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爲南海（今廣州府）蒼梧（今梧州府）鬱林（今潯州南寧二府地）合浦（今廉州府）交趾（今爲安南國）九眞日南（今俱安南地）珠崖（今崖州）儋耳郡。（今儋州俱屬瓊州府）

綱帝如緱氏。觀大人跡。（書法先書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矣。未幾年而書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尚公主。繼書欒大伏誅矣。次年而書帝如緱氏觀大人跡。屬辭比事。帝之難悟甚矣）○目公孫卿言見仙人跡在緱氏（縣名故址在河南偃師縣南）城上。上親往視。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在人主自求之。其道非

寬假神不來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
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綱平西南夷置五郡○目馳義侯發南夷兵且蘭即播州地君反
殺使者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及邛君
筰侯遂平南夷爲牂牁郡今遵義府夜郎侯入朝上以爲夜郎王
西夷冉駹之屬皆震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嶲郡今建昌衛
筰都爲沈黎郡今黎州土司冉駹爲汶山郡今茂州成都府廣漢今漢州亦屬成都府
西白馬爲武都郡今階州屬鞏昌府○白馬氐人也
綱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
綱置張掖燉煌郡○目分武威酒泉二郡地徙民以實之
綱以卜式爲御史大夫○鑑是歲齊相卜式爲御史大夫式

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
有算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卜式後以卜式不習文章貶
秩爲太子太傅以兒寬爲御史大夫
綱帝自制封禪儀○目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
太山會得寶鼎上乃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以問兒寬
對曰封太山禪梁父音甫泰山下小山昭姓昭顯其姓氏也考瑞考核其瑞信即書所謂輯五瑞也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於經非群臣之所
能列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
文之

丁奉曰相如文學矣而封禪因之始兒寬儒雅矣而封禪因之成漢之文學儒雅如斯而已乎況子思之中和孟子之金聲玉振而寬也援之以文其佞嗚呼姦佞之藉口聖賢者豈惟是哉

綱辛未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鑑
上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詔曰南越東甌咸服其辜
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郵飭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
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今涇陽縣地北歷上郡西河今山西汾州府五原郡名故城在今榆林塞外北登單于臺在今大同府城西北冒頓所築至朔方
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郭吉告
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
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單于怒留吉
遷之海上然匈奴亦讋音攝喪氣也終不敢出上乃祭黃帝冢而
還在今延安府中部縣相傳黃帝葬衣冠於此

綱東越殺王餘善以降徙其民江淮間○目上以閩地險阻
數反覆終爲後世患乃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綱春正月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太
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而還五月至甘泉○鑑正月上行
幸緱氏禮祭中嶽即嵩山在今登封縣太室即嵩山之東峰也從官在山下聞
若有呼萬歲者三詔加增太室祠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
神一天主祠天齊二地主祠太山梁父三兵主祠蚩尤四陰主祠三山五陽主祠之罘六月主祠之萊七日主祠成山八四時主祠瑯琊公孫卿見大人迹甚大群臣言一老父牽狗忽不
見上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還封禪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
有白雲出封中封用五色土白雲出其中此乃瑞也天子還群臣上壽頌功德
天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

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待也之仙人將自至乃止遂去竝依也海上北至碣石山名在直隷昌黎縣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即五原五月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綱賜桑弘羊爵左庶長○鑑先是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以其地所有者轉於所無之地互相灌注互相輸送置平準官名屬大農有令丞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踴至是天子

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尹起莘曰弘羊一賈人子耳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豈非以其善理財歟然弘羊非能取其家之貲以助國也又非能神運鬼輸以生財也不過假權勢以漁奪民財而已善乎司馬公對神祖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耳嗚呼此眞萬世之藥石也故備載之以爲後世法

綱秋有星孛惡氣妨蔽於東井宿名又孛於三台六星西近文昌○目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塡星土星也塡讀作鎭漢書鎭撫皆塡字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綱壬申二年冬十月帝祠五畤上還祠太一以拜德星○春如東萊○目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今萊州府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在萊州府還過祠太山

綱夏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宮在今大名府開州境義取宣導防壅也○目初河決瓠子河名二十餘歲不塞梁楚尤被其害是歲發卒數萬人塞之自太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羣臣負薪卒塡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二渠一河東一龍首復禹舊迹

綱至長安立越祠○目越人越地之人勇之人姓名見上言越俗祠皆見鬼有效東甌王敬鬼得壽乃令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

百鬼而用雞卜

綱作蜚廉神禽也能致風氣以銅鑄像置觀上故名蜚廉觀桂觀即桂宮俱在長安城中通天臺在甘泉宮其地本黃帝以來祭天圓丘處帝於此築臺以其高上通於天故名○目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

綱朝鮮襲殺遼東都尉○目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在塞外爲界自盧綰亡入匈奴燕人衞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服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城名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欲入見者勿

得禁止以故滿得侵降其旁小邑方數千里傳至子孫右渠
所誘漢亡人滋多未嘗入見辰國(卽辰韓東屯名)欲上書見天子又
雍(通)閼不通是歲漢使涉何(人姓名)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
至浿水刺殺送者歸報拜遼東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之
綱甘泉房中產芝九莖赦
尹起莘曰(一獸一馬一芝皆微物也大書特書何哉獸以之紀元馬以之作歌芝以之肆赦播告之修夸張而侈雄之雖欲不書可乎非美之也所以見其怪誕之失云爾)
綱旱○目上以天旱爲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音干)
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天旱之意其欲新封之上乾燥乎)
綱秋作明堂於汶上(書法於汶上譏也禮在國陽於汶上非其地矣)○目上欲作明
堂未曉其制濟南公玉(複姓)帶上明堂圖有殿無壁茅蓋通水(爲溝通水以圜遶宮垣)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封三年　一九

上有樓乃令作明堂奉高汶上如其圖(奉高漢縣名)
綱遣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朝鮮○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
滇王降置益州郡
綱以杜周爲廷尉○目周外寬內深刺骨其治放張湯時詔
獄益多一歲至千餘章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
綱(癸酉)三年冬十二月遣將軍趙破奴擊樓蘭虜其王姑師遂
擊車師破之○目樓蘭(西域國去陽關千六百里昭帝時更曰鄯善)王姑師攻劫
漢使爲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擊之以七百騎虜樓蘭王因
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於是酒泉列亭障(候城也)至玉門
(關名)矣
綱初作角抵(角抵戲)戲魚龍曼延(一作衍)之屬(角角材也抵觸也謂兩兩相當角力抵技耳魚龍曼延爲含利之獸先戲於庭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比目魚躍水作霧畢化黃龍出水戲于庭曼衍總云變化也)
綱荀彘執楊僕并其軍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置樂浪臨屯
玄菟眞番郡彘以罪徵棄市(今四郡地俱在高麗國境)○目漢兵入朝鮮
境朝鮮王右渠發兵拒險楊僕將齊兵先至戰敗走荀彘破
其浿水上軍前至城下僕亦往會數月未下僕以先敗慚恐
常持和節朝鮮陰使人約降於僕未決彘邀僕趣戰不會彘
疑僕上以兩將乖異兵久無功遣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
遂至彘具告所以乃共執僕并其軍遂還報上誅遂彘擊朝
鮮益急國人殺王右渠以降以其地爲四郡彘徵棄市僕贖
爲庶人
綱(甲戌)四年夏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封四年五年　二十

綱(乙亥)五年冬帝南巡江漢望祀虞舜於九疑射蛟獲之春三
月至太山增封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因朝受計(朝諸侯受郡國上計簿也)○夏四月還郊太畤(元鼎中立太一及帝祠壇於甘泉是爲太畤)
綱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衞青卒(諡曰烈)○目青凡七出擊匈
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蘇建嘗責青
以招選賢者青曰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何與
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
綱初置刺史○鑑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拓境乃置交趾朔方
之州及冀幽并兗徐靑揚荊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
史
綱詔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國者○鑑上以名臣文武

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音提而致千里奔踶謂乘之即奔立則踶人也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被俗譏論也夫泛駕之馬泛覆也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跅音托弛之士跅者跅落無檢局弛者弛廢不遵禮度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綱丙子六年春遣郭昌將兵擊昆明

綱以宗室女爲公主嫁烏孫○目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天子許之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往妻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之以爲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

愁思歸作黃鵠之歌天子聞而憐之間歲使人問遺昆莫欲使其孫岑娶岑娶孫名也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方欲與烏孫共滅胡詔報從其國俗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代立爲昆彌烏孫國主之稱是時漢使西踰葱嶺諸小國皆隨漢使獻見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大角觝聚觀者散財帛賞賜以示富厚令偏觀各倉庫府藏之積以傾駭之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焉

綱丁丑太初元年冬十月帝如太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明堂益遣方士入海○栢梁臺災○十二月禪蒿里山名在太安州望祀蓬萊○春還作建章宮○目栢梁災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

綱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行夏之時自漢武丁丑年始○目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爲宜用夏正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皆以之字足之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後世

尹起莘曰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時爲先此固百世不可易之法也自秦人始用十月漢興因而不改甚失建正之義至是治曆明時始以正月爲歲首然後百年之謬一旦始革武帝紛紛制作獨此舉最爲有得

綱築受降城○目匈奴人欲降漢上乃遣公孫敖塞外築城

以應之

綱秋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鑑漢使入西域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天子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

司馬光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生死繫焉苟爲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綱中尉王溫舒有罪自殺夷三族○目溫舒少文居廷惛惛不辨爲中尉則心開素習熟也關中俗豪惡吏皆爲用舞弄也文法也巧請穿鑿奏請也行論無出者行法論罪無得脫也至是坐爲姦利當族

自殺。時兩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光祿勳徐自爲曰。古有三族。而溫舒罪至五族乎。

綱戊寅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爲丞相。○鑑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綱李廣利攻郁成西域小國不克。還屯燉煌。○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

綱己卯三年春。帝東巡海上。○匈奴兒單于死。季父呴犁湖單于立。○築塞外城障。秋。匈奴大入寇。盡破壞之

綱睢陽侯張昌有罪國除。○鑑初高祖封功臣爲列侯百四

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裁什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逮文景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昌坐爲太常。乏祠。國除。見侯纔四人。綱亦少密焉。言禁防如綱之密也

綱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毋寡王名以降。得善馬數十匹。○目貳師西行至宛。圍其城四十餘日。宛貴人共殺王。持其頭出善馬。令漢自擇。漢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三千餘匹。立宛貴人昧蔡爲宛王而還。令搜粟都尉上官桀攻破郁成。郁成王走。追斬之。

綱庚辰四年春。封李廣利爲海西侯。故城在今眞定○鑑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俱西域地名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綱冬。匈奴呴犁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立。使使來獻。○鑑天子因伐宛之威。欲遂困胡。下詔曰。高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至襄公滅紀。復讎九世矣時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尊老之稱猶言行輩列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遣使來獻

綱辛巳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建之子使匈奴。○目上

嘉單于之義。遣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置幣單于。單于益驕。會長水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衞律。青之族子時律爲丁靈王。單于使律治之。常引武副張勝。當相坐。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律知武不可脅。白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窖音教土坎也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音業雪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牡羊也曰。羝乳乃得歸。羝不當乳而云乳者言必無歸日也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綱（壬午）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鑑初李廣有孫陵爲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貳師擊匈奴陵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以少擊衆上壯而許之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至浚稽山（在韃靼國中山有二匈奴多分居之）與單于相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得敢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欄也）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上山四面射矢如雨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邊塞以聞上怒問太史令（歷正也）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軍士信奮不顧身以徇國家

之急其素所蓄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短（媒酒教糵麴也喻釀成其罪）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兵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丘權反言矢盡但張空弓也）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音僕）露也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言陵意欲立功以報漢也）上以遷爲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得生子如朽木之不生實）

丁奉曰李陵之降虜而馬遷反稱其忠勇固宜獲罪於武帝矣孟堅傳贊亦因而無譏蓋亦黨於遷者也白樂天之斷陵有曰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斯則善論陵矣

綱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討東方盜賊○鑑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爲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上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斬或至萬級散亡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音陳）命法（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是時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所誅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渤海（今滄州地）聞郡人雋（音吮）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徙）履（著履而不躡起）起迎不疑曰竊伏海瀕（濱同）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

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爲青州刺史王賀亦以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賀元帝王皇后之祖也）

丁奉曰史稱雋不疑爲郡文學進退以禮其果當時之名賢乎按其賢行有四戒勝之之剛虐一也聽母教以出囚二也辨衛太子之僞三也霍光欲妻以女而固辭不肯四也班史特與疏廣諸賢同傳可謂良史

綱（癸未）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以木渡水曰榷故後世關津收稅皆曰榷）

綱三月帝東巡修封禪祀明堂還祠常山○目時方士候神人求蓬萊者終無驗天子益厭怠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眞

綱（甲申）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李陵家○

目遣廣利等四將軍出塞戰不利引歸時上遣公孫敖深入

匈奴迎李陵敖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李緒非陵也

【綱】乙酉【太始】元年春正月徙豪傑于茂陵

【綱】丙戌二年秋穿白渠○【目】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綱】丁亥三年皇子弗陵生○【鑑】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音接予婦官名）居鉤弋宮（倢伃手反屈如鉤故以名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綱】以江充爲水衡都尉○【鑑】充初爲趙敬肅王（名彭祖景帝第八子賈夫人所生）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與語大悅之拜爲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充爲忠直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言素不曾教敕左右）惟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綱】己丑【征和】元年春三月趙王彭祖卒○【目】彭祖所幸淖姬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今臨洮府屬陝西）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爲趙王

【綱】冬十一月大搜長安十日○【目】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綱】庚寅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目】賀子敬聲爲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祝詛上有惡言遂下賀獄父子死獄中家族

【綱】以劉屈氂爲左丞相○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衞氏及據皆自殺○【目】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宣帝時追謚謚法不悔前過曰戾）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己皇后太子寵寖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音幡錄囚覆奏從輕也）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故太子譽少而譖多黃門蘇文與小黃門宮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常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

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變幻無所不爲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罵更相告訐以爲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數百人上心既以爲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音粹）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又使蘇文助之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太子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我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

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聽德計收捕充等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使使召太子召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丞相將三輔近縣兵捕太子太子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兵敗南犇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爲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詔取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任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爲壺關（縣名今屬潞安府）三老茂（茂三老名也失其姓）上書曰太子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隸臣爾銜至尊之命迫蹵太子造飾姦詐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爾臣竊以爲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然赦之也太子東走湖匿泉鳩里自度不得脫乃自經死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司馬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綱（辛卯）三年夏六月丞相屈氂棄市李廣利妻子下吏廣利降匈奴詔族其家○目初貳師之出也屈氂爲祖道（黃帝子名纍祖好遠

遊而死於道爲行神出行者祭之因饗飲焉）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貳師出塞破匈奴兵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在韃靼國中本漢將所築將亡其妻率衆保完之）會有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欲令昌邑王爲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屈氂要斬東市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遂降匈奴單于以女妻之宗族遂滅

綱秋以田千秋爲大鴻臚族滅江充家○目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按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悟召

見田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敎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横橋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在閿鄉縣東北)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劉子翬曰(千秋一言悟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冤託以白頭翁敎臣言)

綱(壬辰)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目上欲浮海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日乃還

綱雍縣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黑如黳(書法綱目書雷十書如雷者一而已)

綱三月帝耕於鉅定(澤名)還至太山罷方士候神人者○目上還幸太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

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毎對羣臣自歎曰鄕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胡寅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悉改之雖云不斂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彼既往之愆與化俱徂而自新之善照映方來使人反覆來之歎慕而與起可爲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矣世之議者乃與呂政等比而致疵夫豈尚論之當哉)

綱夏六月還宮○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書法此書侯千秋何重富民也武帝干戈土木海內虛耗至是末年本心定而天理還始陳既往之悔封富民侯罷搜粟都尉以明休息富養之意雖非不遠之復其與迷而不反者異矣)○目千秋無他才能術學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漑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從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欲起亭(候望者所居)隧(於深險處開通行道也)且擾亂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非常賦也)力本農修馬復(音福馬復者因養馬以除免徭賦也)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敎民爲代田一畮(古畝字)三甽(古甽字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田中溝廣尺深尺曰甽)歲代處(代易也歲易其處)

故曰代田毎耨輒附根(耨鉏草也毎片鉏草輒以土附著苗根)根深能風旱(讀能曰耐以其根深故耐風與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司馬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敎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下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綱(癸巳)後元元年夏六月侍中僕射馬何羅反伏誅○目初馬何羅與江充善及充夷滅何羅兄弟懼遂謀爲逆上幸林光宮旦未起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金日磾察其變擒之窮治皆伏辜

綱秋七月殺鉤弋夫人趙氏○目初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

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豫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惟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卒賜之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尹起莘曰：（嗚呼！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欲立其子，先殺其母，聖人防患之道殆不若此。）

【綱】甲午，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在盩厔縣東南，取五柞木為之。或云宮中有五柞樹。）立弗陵為皇太子。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葬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

【鑑】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謂去年使黃門圖畫周公輔成王事。）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光出入禁闥，（天子所居門閤有禁，禁中門曰黃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郎與僕射皆官名。）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長子為帝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過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為之泣而心敬日磾。桀始以材力得幸，為未央廄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為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愛己，由是親近。又明日，帝崩，入殯未央前殿。

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司馬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歟。）

【綱】皇太子弗陵即位，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磾、桀共領尚書事。○【目】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斷，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綱】秋七月，追尊鉤弋夫人為皇太后，起雲陵。（在涇陽縣西北。）

綱鑑會編卷十四

綱鑑會編卷十五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澐　輯錄

漢紀

孝昭皇帝 諱弗陵字不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崩壽二十二

綱 乙未 始元元年，秋七月，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

目 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得書不肯哭，遣幸臣之長安，陰刺候朝廷事，及詔賜錢益封，旦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齊孝王孫澤等謀，詐言少帝非武帝子，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殺諫者韓義等十五人。八月，青州刺史雋不疑收捕澤等以聞，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伏誅。

綱 以雋不疑爲京兆尹。○目 不疑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綱 九月，車騎將軍秺 音妬漢縣今兗州府城武縣有秺亭 侯金日磾卒。○目 初武帝以日磾捕反者馬何羅功，遺詔封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卧受印綬，一日薨，謚曰敬。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上卧起，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光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綱 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冬，無冰。

綱 丙申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以劉辟彊、劉長樂爲光祿大夫。○目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光祿大夫。

綱 三月，遣使振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匈奴狐鹿姑單于死，子壺衍鞮單于立。

綱 丁酉 三年，秋，募民徙雲陵。○冬十月，遣祠鳳皇於東海。

綱 戊戌 四年，春三月，立倢伃上官氏爲皇后，赦。○目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每休沐 休息洗沐也 出，桀常代入決事。光女爲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爲尚幼，不聽。

蓋長公主 蓋漢縣故城在今青州府沂水縣 私近子客丁外人 姓丁名外人長公主之外寵私近子客猶言私人也，安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 后宮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芳辟除惡氣 之重，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主，以爲然，召安女入爲倢伃，遂立爲后。

綱 秋，以上官安爲車騎將軍。

綱 己亥 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目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

亡不即死（以罪去國曰亡）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
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
是不疑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爲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
竟得姦詐本夏陽人成方遂坐誣罔不道腰斬

程頤曰（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

【綱】（庚子）六年春二月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鑑】諫大夫杜
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
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
悅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
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
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獨以爲此國家大業

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綱】蘇武還自匈奴以爲典屬國○【目】初蘇武既徙北海上廩
食不至掘野鼠去草食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
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子卿
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無人
之地信義安所見乎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
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
復誰爲乎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
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人
矣如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効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
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因泣下霑衿與

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
旦夕臨數月匈奴狐鹿姑單于死子壺衍鞮單于立國內乖
離於是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
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
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於是陵置
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
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
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曹沫與齊桓公會柯劫桓公而盟）此陵宿昔之
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
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既至
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官名主外國來附者）秩

中二千石賜錢三百萬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
還鬚髮盡白

胡寅曰（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處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爲眞志士仁人也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其臣然祇加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蠻夷事實則賞矣不幾於玩乎）

【綱】秋七月罷榷酤官○【目】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
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
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綱】（辛丑）【元鳳】元年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至長安賜
帛遣歸（【書法】書遣歸何譏也不憚遠徵之至則賜帛而已矣綱目書徵士始此書賜帛亦始此）

【綱】秋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

目上官桀父子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長主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自先帝時，桀位在光右，及皇后立，乃安親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音異。都肄，大閱試武備也。郎謂郎官。羽林軍習武備）郎羽林，道上稱蹕（言光大閱試郎官羽林，於道上僭用天子警蹕之制也），擅調益莫（幕通）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室中畫武帝所賜周公負成王圖，故云畫室）。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

何以知之？上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追（究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音祝，託也）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不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旦。旦以語相平（王相，名平），平曰：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盍）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乃移病臥，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幷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使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綱冬，以韓延壽爲諫大夫。○目文學魏相對策，以爲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爲諫大夫。

綱以張安世爲右將軍，杜延年爲太僕。○目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以自副，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安世，湯之子；延年，周之子也（書法：二子可謂能蓋前人之愆矣。綱目書之，所以示勸也）。

綱（癸卯）三年春正月，太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目太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宣帝名也）立。符節令眭（音息）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必有匹庶爲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妖言惑衆，伏誅。

綱少府徐仁自殺，腰斬廷尉王平。○目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侯史，複姓，吳名也）。後遷捕得，伏法，會赦，吳自出繫獄。少府徐仁，丞相千秋女壻也，與廷尉王平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丞相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光以

平仁弄法卒下之獄仁自殺平腰斬而不以及丞相延年論議持平皆此類也

【綱】甲辰 四年春正月帝冠（【書法】帝以是年十七矣終綱目書帝冠十有三）

【綱】丞相千秋卒○【目】時政事一決於大將軍光千秋惟謹厚自守而已

【綱】二月以王訢（忻）為丞相○夏五月太宗廟正殿火帝素服遣使作治○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鑑】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在燉煌郡西）數遮殺漢使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

謂曰天子使吾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縣北闕下立王弟尉屠耆（音除祈）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封介子為義陽（今河南信陽州）侯

【綱】乙巳 五年冬大雷○丞相訢卒

【綱】丙午 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

尹起莘曰去冬書丞相訢卒至今冬始以敞為丞相猶虛位者一年光之專可知矣爰自武帝增重加官而丞相為具員國之大事皆不與聞觀綱目之所書君子每為之三歎也

【綱】丁未 元平元年春二月減口賦錢什三（漢制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人二十三錢二十錢供舊制武帝加三錢以補車騎馬）

【綱】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

【綱】夏四月帝崩（葬平陵在咸陽縣東北十三里）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今兗州府金鄉縣地）王賀入長安六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目】賀昌邑哀王髆（音博）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松喬（赤松子王喬俱古仙人）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且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享國之福也王嘉之賜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蹇蹇亡已（不止也）見王遊戲無度涕泣厀（膝同）行諫曰大王親

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八人侍王數日皆逐去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歎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復叩頭極諫具言存亾之故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晡時至定陶從者馬死相望王吉戒王曰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遂參乘

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益咽喉也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王乃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

班固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綱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鑑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超擢拜官龔遂諫請逐之不聽太僕丞張敞亦上書曰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

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又不聽大將軍光憂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光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光安世既定議乃召丞相御史以下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

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安世乃使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唯唯音偉而已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令王起拜受詔光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則古反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

邸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泣而去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者誅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髡爲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

張栻曰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後之儒生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毛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畜德之要不然所論雖高亦爲虛言而已矣

尹起莘曰以光之忠赤故武帝拳拳於託孤洎其擁昭立宣則光之大節可知然惜其不先審昌邑之爲人卒然立之此則光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耳

【綱】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目】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止也）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妻妾男女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繫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詔繫獄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使者至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時暴室嗇夫（主宮中婦人疾病者）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澓（復）中（仲）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大將軍定大策七月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祖宗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迎曾孫即皇帝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綱】丞相敞卒以蔡義爲丞相○【目】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昭帝召見說詩擢光祿大夫數歲爲丞相年八十餘貌似老嫗議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爲人主師當爲宰相何謂云云（猶言何故如此說也）

【綱】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目】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大將軍光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謂知求故劍意）白立許倢伃爲皇后光以后父廣漢刑人（許廣漢乃天刑之人也）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

【綱】太皇太后（上官氏也）歸長樂宮初置屯衛【書法】歸者何順辭也太后遷辭二曰太后遷歸某宮者順辭也曰遷太后於某宮者逆辭也

中宗孝宣皇帝（初名病已更名詢字謀衛太子之孫昭帝崩無嗣大臣迎立之在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二崩）

【綱】【戊申】【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書法】書請何譏也歸則歸耳何請爲（自是六年無聞焉光之心可知矣）○【目】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之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

【綱】夏四月鳳皇集膠東赦勿收田租賦

【綱】追謚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目】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

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

劉友益曰 有司請謚太子曰戾史良娣戾夫人漢初公議猶凜凜也自帝始尊私親其初猶曰考曰后而已未幾而尊曰皇考焉自是以後無不皇者矣

綱 召黃霸爲廷尉正 ○目 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爲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迫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爲廷尉正 正長官也 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庭中廷尉之中也稱平謂稱其持法公平也

綱 己酉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 ○目 昭帝之喪大司農僦民車延年詐增僦直盜取錢三十萬爲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 延年字 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十萬自乞之何如 乞與也 願以愚言白大將軍杜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田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死

綱 夏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 ○目 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泆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 三者皆舞名 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綱 秋遣將軍田廣明等將兵及校尉常惠護烏孫兵擊匈奴 ○目 時烏孫公主解憂 楚王戊之孫女 及昆彌翁歸靡 烏孫王也 皆上書言匈奴侵擊烏孫欲隔絕漢昆彌請發兵救之先是匈奴數侵邊漢亦欲討之至是乃遣廣明等五將軍十六萬騎分道並出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綱 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 ○目 初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使衍因投毒藥以飲后有頃遂加煩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卽具語光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尹起莘曰 霍顯邪謀行於幽闇之中其端甚微其惡甚大然光始焉不知後乃知之儻能卽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伏鑕待命猶或可以自免旣知而不發則是眞與聞矣求免大惡之累得乎

綱 夏五月田廣明有罪下吏自殺封常惠爲長羅侯 今大名府長垣縣地 ○目 匈奴聞漢兵大出遠遁五月軍罷田順不至期詐增鹵獲廣明知虜在前逗留不進皆下吏自殺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常惠從西方入獲名王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七十餘萬頭封惠爲長羅侯於是匈奴遂衰耗

綱六月丞相義卒以韋賢爲丞相魏相爲御史大夫○以趙廣漢爲京兆尹○鑑初廣漢爲潁川今河南禹州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爲缿音項若今盛錢藏瓶爲小孔可入不可出筩音同斷竹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更相怨咎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尤善爲鉤距鉤致也如鉤之有鉅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也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使捕治具服其發姦擿伏如神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綱辛亥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爲皇后赦○目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其節儉及霍后立轝駕侍從益

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大縣絕矣

綱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綱以夏侯勝爲諫大夫黃霸爲揚州刺史○目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於君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嘗朝見而出以上之語道與人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子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史略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生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地拾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綱五月鳳皇集北海

綱壬子地節元年冬十二月以于定國爲廷尉○目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爲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史略定國父于公爲獄吏東海有孝婦養姑不嫁姑謂鄰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母孝婦不能辨誣服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因公言致祭立雨公治門閭謂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

史臣曰宣帝知百姓苦吏急迫以平法爲尚而定國將順乎君心是之謂賢臣于公平反庶獄雪東海孝婦之寃而定國善繼乎父志是之謂孝子

綱癸丑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爲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

霍光卒○目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爲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謚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其後世疇家業相傳爲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

綱夏四月以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以霍山爲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鑑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縣名屬山西平定州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宋公族弱妃黨强卒生簒弒故惡之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任兵官驕奢放縱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

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即許廣漢）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囏（古艱字）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賜賞，至於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旌也）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宋濂曰：（高惠文景之循吏不載者，不勝載也；宣帝之循吏備載者，不得不載也。何以知之？觀吳公平治天下第一，是謂之良也，固特見於賈誼傳，循吏傳則無名焉。大者尚爾，所遺者不多乎？然則謂高惠文景之循吏止於文翁，非也。且宣帝名為循吏而實則不盛，於高惠文景益可知矣。）

〔綱〕（甲寅）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〇〔鑑〕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問郡國上計（奏上戶口錢穀之數也）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其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地節二年　十七　五五五

〔綱〕夏四月，立子奭為皇太子。〇〔目〕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綱〕五月，丞相賢致仕。〇〔目〕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綱〕六月，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漢書〕初霍氏奴與御史大夫奴兩家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乃去。後御史大夫魏相為丞相，霍氏終以此得罪。）

〔綱〕以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〇〔目〕太子外祖父平恩（今直隸曲周縣地）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綱〕大雨雹。以蕭望之為謁者。〇〔目〕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

〔綱〕秋九月，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〇〔目〕霍氏驕侈縱橫，太夫人顯僭擬淫放（光妻東閭氏卒，顯以婢代立。素與光所愛幸監奴馮殷姦通。殷即馮子都也）。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地節三年　十八　五五四

日久內不能善。既親政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壻爲他官。更以張安世爲衞將軍，兩宮衞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爲大司馬，冠小冠，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諸領羽林及兩宮衞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許延壽史高也）子弟代之。

綱 冬十二月，置廷尉平。○鑑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宄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例也。已行故事曰比）況（譬擬也），禁罔寖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偏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旁緣弄法受財，若市賈交易也），所欲活則傅（作附）生議，所欲

陷則予死比（與死例相比況也），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一羞文學，二好武勇，三賤仁義，四貴獄吏，五罪誹謗，六禁妖言，七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八忠良切言皆鬱於胸，九喜虛譽，十蒙實禍），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漢文也）獲公名（得奉公之稱），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

人，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涿郡（今涿州，屬順天府）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丁奉曰（溫舒自少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因受春秋，通大義，而爲名孝廉，知法律，多所平反，而爲名獄吏。其尚德緩刑一書，班氏贊其辭順而意篤者也。此書既聽於君，而身名並顯，厥子及孫皆爲太守大官。故曰仁者有後，信哉。）

綱 乙卯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爲博平（縣名，今屬東昌府）君。○目 上初即位，數遣使求外家，至是得王嫗及其男無故、武（二人名），賞賜巨萬，皆封列侯。

綱 夏五月，山陽（郡名，今兗州金鄉縣界）、濟陰（國名，今曹州界）雨雹殺人。

綱 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藏匿有罪也）

綱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目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縣官稱主上也），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儒生語，人人自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后，寧有是耶？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驚曰：縣官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連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衞，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

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疇，等也。子孫襲封，與先人等。）其庸，（庸，功也。）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明言曰：輔臣專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謀令太后為博平君（帝外祖母也）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

而立禹。事覺，雲、山、明友自殺，禹腰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為列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上疏言宜以時抑制。其後霍氏誅滅，而告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竈窻也。）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平聲，改也）為曲突，（曲則火勢慢也。）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

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後遷為郎。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處右，以備傾側，故曰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芒，草端也。刺如棘刺其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

班固曰：霍光受襁褓之託，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不學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纔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司馬光曰：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奢趣之哉。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加裁奪，遂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鬬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綱〕九月，詔減天下鹽賈，令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瘐死者，以課殿最。（瘐死，以饑寒死於獄中也。）

〔綱〕以朱邑為大司農。○〔目〕邑少為桐鄉（今安慶府桐城縣地）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郡名，今青州府）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惇厚篤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節儉，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

〔綱〕以龔遂為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目〕先是渤海（今河間府南皮縣）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

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潢池潢汚行潦之池言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潢池中也）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凡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敎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綱〕丙辰元康元年春三月赦（以鳳凰集甘露降也）○夏五月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

范鎭曰　宣帝於昭帝爲孫則稱其父爲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爲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

程頤曰　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爲齊衰不杖朞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爲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恭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

〔綱〕殺京兆尹趙廣漢○〔鑑〕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蠭（同蜂）氣（諸少年行事如蜂羣飛螫銳氣難禦也）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上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腰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綱〕貶少府宋疇爲泗水太傅○〔目〕疇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爲美故貶

〔綱〕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復徵入守少府○〔目〕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入守少府

〔綱〕以尹翁歸爲右扶風（今陝西鳳翔府）○〔鑑〕翁歸初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同邑之人欲託翁歸用之）語終日竟不敢見曰此賢（指翁歸）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以治郡高第入爲扶風翁歸爲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各有記籍拔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其爲扶風選用廉平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

〔綱〕莎車叛衛候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爲光祿大夫○〔目〕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西域國名）王弟呼

屠徵自立爲王，畔漢。奉世計以爲不亟擊之，其勢難制，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兵擊斬之。上甚悅，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獨蕭望之以爲奉世矯制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戎狄，漸不可長，乃以爲光祿大夫。

丁奉曰：汲長孺矯制開倉粟，而綱目恕其矯，重民命也；馮奉世矯制破莎車，而綱目罪其矯，抑邊功也。

綱 丁巳 二年春二月，立倢伃王氏爲皇后。○目 上欲立皇后，徵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選後宮無子而謹愼者，立長陵王倢伃爲皇后，令母養太子。

綱 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租。

綱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目 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間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纖介之忿於遠戎，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詔鄭吉還屯渠犂。

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變，郡未上，相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

綱 以蕭望之爲左馮翊。○鑑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今陝西同州 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稱病。上聞之，使侍中金安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取輔車相依之義 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起視事。

綱 戊午 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今江西建昌縣地 ○目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令山陽太守張敞備之。敞奏言賀言語起居，清狂不惠。上乃知賀不足忌，封爲海昏侯。

綱 封丙吉等爲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目 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依也保護也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爲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言其有徵兆之異也 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卽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詔封賀子彭祖及丙吉、史曾、許舜皆爲列侯。故人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祿

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瘉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謹愼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丁奉曰安世匿名迹遠權勢定大政而不敢專薦人才而不敢擅奉觀不以賢臣許之貶爲具臣論太刻矣

綱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目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後有悔卽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具也張設也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受歸鄉里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爲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誖悖同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若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薛應旂曰二疏位在師傅責任輔養太子受朝廷之知遇顧以宦成名立爲榮後悔爲懼其自爲謀則得矣如吾君何如太子何孝元年十二能通孝經論語正蒙以養正之會也柰之何其去也

綱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鑑潁川太守黃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之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因交代之際棄匿簿書盜去官物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坐法貶秩復歸守潁川

綱己未四年春正月右扶風尹翁歸卒○目翁歸卒家無餘財詔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綱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凡三百十六人○大司馬衞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卒諡曰敬

綱以韋玄成爲河南太守○目初扶陽故城在徐州蕭縣西南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爲後玄成深知其非賢意卽陽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

綱庚申神爵元年前年神爵集長樂宮故改元爵大如鷃色五采春正月帝如甘泉郊太畤音止三月如河東祠后土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鑑上頗修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

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求之初上以褒有俊才召見使作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及至巧冶鑄干將(劍名)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音茂)百尺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音煖)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治也)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及其遇明君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卽見聽進

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寒也)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古吟字)蜉蝣出以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洪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姓籛名鏗堯時人至殷七百餘歲)呴(吁)噓呼吸如喬(王喬也)松(赤松子也)哉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京兆尹張敞亦勸上斥遠方士游心帝王之術由是悉罷尚方待詔

(綱)諫大夫王吉謝病歸○(目)上頗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擧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程限也)簿書(簿籍文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世俗聘妻送女無節貧人不及故不擧子又列侯尚

公主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舜湯不用公卿之世而擧皐伊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雕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獨賢政敎使之然也上以其言爲迂濶吉遂謝病歸

(綱)先零羌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克國將兵擊之○(鑑)時趙克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克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

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綱】秋七月趙充國引兵擊叛羌羌多降之詔復遣將軍辛武賢等將兵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目】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爲虜所遮夜遣三校部也銜枚先度營陳畢乃盡度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享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音罕牽亦西羌種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酒

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齎三十日糧分兵出擊罕开奪其畜產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難以追逐虜卽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欲捐罕开之過先行先零之誅選擇良吏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上乃拜許延壽彊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以七月擊罕羌敕充國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今先零爲寇罕羌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陿洽充國徐行驅之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後罕开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昂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西戎種後以爲姓

安國名也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爲逆今兵久不決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今鞏昌府伏羌縣東至浩亹故城在臨洮府金縣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繕鄉亭浚溝渠人二十晦益積畜省大費上報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兵之善者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屯田便宜十二事一屯田致

穀威德並行二據虜肥饒以待其畔三使民不失農業四罷騎兵得省大費五令士卒循河湟漕穀示羌威武六以閒暇繕治郵亭充入金城七不出兵坐得必勝之道八已經遠阻迫死傷之害九內不損威重虜難乘間十已驚動罕开使生他變十一治湟陿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息繇役以戒不虞唯明詔采擇。上復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且必瓦解。此不戰而自破之策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廷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綱以張敞為京兆尹。○目初敞為山陽太守。時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轉相斬捕。國中遂平。京兆自趙廣漢誅後。更黃霸等數人。不稱職。長安多盜。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乃以為京兆尹。敞求得偷盜酋長數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有所縱舍。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會西羌兵起。敞以羌虜雖破。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等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令民以粟贖罪。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敞議遂寢。

綱辛酉二年春二月。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

綱夏五月。趙充國振旅而還。秋。羌斬楊玉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之。○目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除斬降溺饑死。定計遺脫不過四千人。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眾人皆以破羌彊弩破羌彊弩二將軍號即辛武賢許延壽也出擊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同猝忽也死。誰當

復言之者。卒終也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羌若零等共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劉友益曰先零之叛罕羌助之充國請降以威信先零既走充國徐以驅之降者既多然後請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凡三上奏卒得所請及是還師不亡一鏃而虜羌竟斬楊玉以降所謂萬全之師矣

綱秋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剄北闕下。○目初寬饒為衛司馬。官屬不受私使。躬行士卒廬舍。視其起居飲食。病者撫循臨問。甚有恩。及歲代。數千人請復留一年以報德。上嘉之。擢司隸校尉。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

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爲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

胡寅曰：寬饒何以取帝怒之深也？曰上好刑法，而曰以法律爲詩書；上方任宦官，而曰以刑餘爲周召。此兩言者，蔽宣帝之爲人，帝惡其當也，是以殺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者矣。

綱 以鄭吉爲西域都護。○ 鑑 日逐王西域國名素與握衍朐鞮求依丁單號單于有隙，率其衆降漢。騎都尉鄭吉發渠犂、龜茲音丘慈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將詣京師。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幷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

綱 壬戌 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謚曰憲。○夏四月，以丙吉爲丞相。○ 目 吉尚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爲故事。嘗出，逢羣鬬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鬬，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以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爲知大體。

司馬光曰：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君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溥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治，幽則鬼神諧。然則寒暑時至，萬物阜安。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

綱 秋七月，以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八月，益小吏俸。○ 目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綱 以韓延壽爲左馮翊。○ 鑑 始延壽爲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敎以禮讓，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尚禮義，好古敎化，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刺自剄。爲東郡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爲馮翊，行縣至高陵。今屬西安府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敎化，至令民有骨肉爭

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以下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相敕戒也厲勉也，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綱 癸亥 四年春二月，赦。亦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也

綱 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 目 霸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於是賜爵關內侯。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

綱 冬十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 目 延年陰鷙音至酷烈。鷙擊也，凡鳥之勇，獸之猛，皆曰鷙。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會集諸囚於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見其以鳳凰被褒賞，心內

不服郡界中有蝗府丞義出行蝗義府丞之名也失其姓行蝗巡行捕蝗也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年老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案驗得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因論罪曰報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綱甲子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目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晉士匄晉卿范文子士燮之子也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其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請

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綱冬十二月殺左馮翊韓延壽○鑑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按之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內使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廩主藏穀犧主養牲所以供祭祀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在東郡奢僭逾制鑄刀效尚方等事凡掌天子之物者皆曰尚秦置六尚之官有尚食尚樂尚冠尚方尚舍尚輦也竟坐棄市百姓

莫不流涕

綱乙丑二年秋八月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目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望之嘗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其意輕吉會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又使吏私買賣有所附益請逮捕繫治詔左遷之

綱匈奴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單于呼屠吾斯自立為郅支單于

綱免光祿勳平通侯楊惲音蘊為庶人○目惲廉潔無私為中郎將故事令郎出錢乃得出沐名曰山郎山者財用之所出故名惲罷之休沐皆以法令從事有過輒奏免薦其有行能者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由是擢為光祿勳惲輕財好義殿中稱其公平

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詔免為庶人

綱丙寅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諡曰定○目吉病上臨問以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劉日寧曰魏相有纖怨於霍氏必報丙吉有大恩於宣帝不言相以嚴毅稱意吉以寬大輔政丙魏不可同日語明矣

綱二月以黃霸為丞相○目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舍鶡雀鶡音芬本作鳻色青出羌中俗謂鶡雞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後知從張敞舍來乃止敞奏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為民

典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孝子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郎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宜令貴臣明飭長史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姦名譽者必先受戮天子嘉納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時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帷幄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與言治民吏以霸爲首

方孝孺曰（宣帝善任守令不善任相知愛民之情而不知爲國之體霸治郡時得以意操縱斷制行教化飭法令於境內及入爲相欲飭法令則人將以爲擾欲行教化則人將以爲迂觀其敎上計吏之事敎化之一端耳眞宰相之所宜爲張敞遽毀之謂其敎民爲僞而帝亦遽聽之蓋帝惡聞敎化久矣敞言正與帝合故信敞而尤霸霸雖有爲其可得哉）

綱 三月減天下口賦錢

綱 丁卯 四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減戍卒什二○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鑑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大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綱 夏四月朔日食殺故平通侯楊惲○目 惲旣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安定太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敞之子也）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晻（與暗同）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書曰竊自念過大行虧常爲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金氣伏藏之日）臘（大寒後戌日爲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喻朝廷也）種豆一頃（喻百官也）落而爲萁（豆莖也喻已放棄）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寬饒）韓馮翊（延壽）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以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諸在位與惲厚善者皆免官

司馬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爲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而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楊子雲以韓馮翊之愬蕭望之爲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綱 匈奴郅支單于攻呼韓邪單于走之遂都單于庭

綱 戊辰 甘露元年春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為冀州刺史○鑑 楊惲之誅也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賊捕掾也）有所案驗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敞聞即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免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偷盜多也）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者即家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皆泣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引見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綱 以韋玄成為淮陽中尉○目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次子淮陽憲王欽好法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倢伃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憲王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弒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司馬光曰　王霸無異道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功業有巨細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哉

張栻曰　高祖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則其雜霸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霸而已矣文帝雖天資為近亦雜於黃老刑名但資美而術高耳至於宣帝則又霸之下者威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靡矣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其何德教之云

綱 匈奴兩單于皆遣子入侍○夏四月黃龍見○太上皇太宗廟火帝素服五日○烏孫國亂遣使分立兩昆彌

綱 己巳 二年春正月赦減民算三十（自漢初始為算賦人百二十其後又有口錢口錢嘗再減矣而算賦仍舊帝於是減其四分之一至成帝而又減算四十民力益寬）

綱 營平侯趙充國卒（諡曰壯）○目 充國先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綱 匈奴款塞請朝○鑑 初匈奴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求助諸大臣皆曰不可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匈奴日削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呼韓邪從其計款（叩也）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

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
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天子采之詔曰匈奴
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
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綱庚午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塞下○

鑑上置酒建章宮享賜之二月遣歸國發邊郡士馬送出塞
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之單于請居光祿塞下在延安府神木縣有急保受降城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
奴者咸尊漢矣

綱畫功臣於麒麟閣○目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
畫其人於麒麟閣在未央宮之左蕭何造以藏秘書法其容貌署其官爵姓

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
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
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

綱鳳凰集新蔡縣名今屬汝寧府○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為丞相

綱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鑑詔諸儒論五經異同施讎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同異者謂論經旨合否也蕭望
之等平平其不平曰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臨視其論議而斷決可否乃立
梁丘易名賀字長翁瑯琊諸人京房門人大小夏侯尚書大名勝字長公東平人小名建字長卿勝之從父子勝以書授之穀梁春秋名赤字元始魯人子夏授以春秋之說博士

綱孫驁音敖生書法皇孫生不書此何以書志王政君所出也王氏之篡漢之中否自驁生始故特書之○

目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
後宮家人子女官名漢宮有上家人子下家人子之稱得元城縣名今屬大名府王政君
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
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

綱辛未四年冬匈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

綱壬申黃龍元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郅支徙居堅昆去單于庭七千里

綱三月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
軍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
月帝崩葬杜陵在今西安府城東南一十五里

班固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

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綱太子奭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劉友益曰太皇太后昭后上官氏也宣帝常尊之矣元帝視之則曾祖母也於是復稱皇太后而書尊曰太皇太后者其辭複矣豈太皇太后之上無以稱之故爾然歟

綱鑑會編卷十五

綱鑑會編卷十六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澐 輯錄

漢紀

孝元皇帝 諱奭字盛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崩壽四十三

〔綱〕癸酉〔初元〕元年春正月，立倢伃王氏為皇后。后王賀孫女也王莽之禍實萌於此 ○秋九月，關東大水饑。○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鑑〕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己問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臣愚以為如太古難，宜少倣古以自節焉。上善其言，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司馬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綱〕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十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俱有定位，惟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為名。

〔綱〕甲戌二年春正月，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為庶人。○〔目〕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為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匡正，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與高為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以備諫官，待詔鄭朋、華龍陰欲附望之、堪等，望之以其傾邪汙行，拒不納。二人因怨望之、堪。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候望之出休日，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與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收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綱〕罷黃門狗馬，以禁囿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

〔綱〕夏四月，立子驁為皇太子。○〔目〕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上欲以為左馮翊，會敞病卒。

綱 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秋七月以周堪劉更生爲中郎。尋繫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爲中書令。○目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以爲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爲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罪。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服。遂逮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

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却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其塚。是歲恭死。遂以顯爲中書令。

尹起莘曰 (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蹈丘園爲明哲保身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爲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有愧於二疏多矣)

綱 乙亥 三年春罷珠厓郡。○鑑 初武帝滅南越。置珠厓儋耳郡(今俱屬瓊州府)在海中洲上。率數年一反。上卽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擊之。待詔賈捐之(誼之曾孫)曰。臣聞堯舜禹之盛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漬也)於海。西被(覆也)流沙。朔(北也)南暨(及也)聲教(風聲教化也)。言欲預聲教則治之。不欲預者不强治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此社稷之憂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以問大臣。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擊珠厓。興兵連年。死者萬人。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罷珠厓郡。

綱 以周堪爲光祿勳。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

綱 丙子 四年春三月帝如河東祠后土。

綱 丁丑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周承休縣名故城在今汝州境)○夏六月以貢禹爲御史大夫。罷鹽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數。○鑑 從貢禹之請也。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

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縱嗜欲。用度不足。迺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愼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

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迺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天子雖未能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

綱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

綱戊寅永光元年春郊泰畤。目上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卽日還

綱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 仍詔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綱秋上酎祭宗廟○鑑上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綱大饑○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 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故罷 ○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令○鑑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陛下優游寬容使邪正雜揉忠讒並進更相毀愬轉相是非營惑耳目不可勝載今分曹爲黨往往羣朋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成則正士消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用賢未能三旬而退二府奏佞謟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下之心杜閉羣枉之門廣

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問興朝臣齗齗 忿嫉貌 不可光祿勳何邪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雖州里亦不可也衆人以堪爲當誅臣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食邑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稱言堪猛之美今爲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而反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

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爲庶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故城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南）

司馬光曰（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黜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綱】待詔賈捐之棄市○【目】初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捐之字）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眞大治士則不隔矣（謂賢士路開無隔塞之患）捐之復短顯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卽得入矣卽共爲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爲薦興奏以爲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興髡鉗爲城旦

【綱】（己卯）二年春二月以韋玄成爲丞相○夏六月赦以匡衡爲光祿大夫○【目】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順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

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傚之此敎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悅其言遷爲光祿大夫

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

【綱】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之

【綱】（庚辰）三年春三月立子康爲濟陽王（後徙山陽康卽哀帝之父也）○冬十一月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目】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

【綱】（辛巳）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爲光祿大夫張猛爲太中大夫堪卒猛自殺○【目】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爲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綱】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劉友益曰（禮凡祀典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在漢諸帝俱令郡國立廟非也既立而罷之亦非也故謹書之）

【綱】作初陵不置邑徙民（書法特筆也帝於是可謂知節矣）

綱 壬午 五年冬十二月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廟園從韋玄成之議

尹起莘曰祖宗園廟承襲已久無故毀之乃彰前人之失也元帝毀罷先朝園廟特書屢書皆譏之也

綱 以匡衡爲太子少傅○目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傅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沈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

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情性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乎阼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綱 河決○目 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綱 癸未 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於梁○罷孝文太后寢祠園

綱 甲申 二年夏六月立子興爲信都王興即平帝之父也○秋殺魏郡太守京房○目 房學易於焦延壽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爲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羣臣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石顯專權五鹿充宗爲尚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何不以幽厲卜

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喻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克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爲魏郡今彰德府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顯告房與妻父張博爲淮陽憲王求朝奏草誹謗天子詿誤諸侯王皆徵下獄棄市妻子徙邊

尹起莘曰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以殺其身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知夫易者也雖然此特爲房言耳若元帝者既知其言之是矣不惟不能用又從而殺之是烏足以爲君哉

綱 下御史中丞陳咸獄髡爲城旦○目 陳咸數毀石顯久之

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與雲皆下獄髠爲城旦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如貫珠也）綬若若（長貌）邪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閒亡乃取一信以爲驗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告顯矯詔開宮門上笑以其書示顯勞勉之加厚賞賜顯聞衆人匈匈言己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己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主也甚矣故孔子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要道之本正己而已平直眞實者正之主也賢能功罪言行事物必核其眞然後應之則衆正積於上而萬事實於下矣）

綱 閏八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書法 后崩書氏自此始）

綱 乙酉 三年夏六月丞相玄成卒秋七月以匡衡爲丞相

綱 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目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爲康居（居讀作渠）王禮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甘延壽謀曰郅支威名遠聞且其人剽（疾也）悍（勇也）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敺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常也）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延壽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明日進薄（迫也）城下四面圍城發薪燒木城吏士大呼乘之鉦（音正鐃也）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鹵兵器也所以蔽身扞敵者）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傳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郅支單于反逆未伏其辜憯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陷陳克敵斬郅支

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稾街蠻夷邸閒以示萬里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綱 丙戌 四年春正月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逆流

綱 丁亥 五年秋七月復諸寢園廟○目上寢疾久不平以爲祖宗譴怒故復之唯郡國廟遂廢

綱 戊子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目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旣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女官名）王嬙（字昭君）賜之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吏卒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以爲不可許上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

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
論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能故使嘉曉單于單
于稱謝歸號昭君爲寧胡閼氏
綱三月以張譚爲御史大夫○目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爲
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逡修敕宜侍帷
幄天子召見逡因言顯顓權上怒罷逡及御史大夫鈌在位
多衆逡兄大鴻臚野王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
第一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
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
是因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
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元帝 竟寧元年 十三 仲上 四百九十五

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
綱以召信臣爲少府○目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
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
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徵爲少府請諸離宮稀幸者勿復
治省樂府諸戲歲省費數十萬
綱夏封甘延壽爲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鑑延壽湯既
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
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
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
上疏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向貳師將
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
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償也）費其私罪惡
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今康居之
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
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天子乃下詔
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
世前破莎車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唐順之曰（論天下之事而不要之於義則天下之功罪必有失其平者世之論甘陳亦要於義可矣延壽都護也湯校尉也官以都護校尉爲名則西域固其所御也戎事固其所司也分閫之命固其所受也得以便宜從事而非盜弄兵權者比以義斷之甘陳之功重而罪輕也明矣衡顧加之罪何也衡之所以罪甘陳者不過畏其生事招難耳夫畏其生事孰若伸吾中國之威而令其無事之可生畏其招難孰若杜其侵侮之漸而令其無難可招之爲愈乎使郅支不誅吾見漢之有事於西北方相尋而未已也何衡之見不及此）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元帝 竟寧元年 十四 仲士 六百廿五

綱五月帝崩（葬渭陵在咸陽縣東北）○復罷諸寢廟園（從匡衡之請也）
班彪曰（元帝寬弘恭儉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綱六月太子驁卽位○目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
酒樂燕樂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又愛幸上好音樂或置鼙
鼓（騎鼓也）殿下自從軒檻上隤（徒回反下墜也）銅丸以擿（擿投也）鼓中嚴
急（擊鼓之節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山陽王亦能
之上數稱其材駙馬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
惠李徵（二人皆橫門鼓吹）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成
帝爲太子幾廢賴史丹伏青蒲（以蒲青爲席用蔽地也）涕泣諫止至是

卽位。

綱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書法 元舅未有書，此書者，所以著外戚擅權之始。

孝成皇帝 諱驁，字太孫，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崩，壽四十五。

綱 己丑 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目 丞相御史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道死。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顓權擅勢，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由是嘿嘿不自安。

綱 封舅王崇為安成侯，縣名，故城在今汝寧府城東南。賜譚、商、立、根、逢時皆太后兄弟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目 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

尹起莘曰：上書諸舅封爵，下書黃霧四塞，天戒昭然可知。乃反博問公卿大夫，何哉？及夫楊興等指言其失，亦且如水投石。成帝初政卽謬戾若此，雖欲不亾得乎？

綱 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

綱 庚寅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及陳寶祠。陳寶祠在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古陳倉地，卽秦文公獲若石之所。○始親祀南郊，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綱 三月，立皇后許氏。○目 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舉其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將軍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綱 辛卯 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目 關內大雨四十餘日，民犇走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 蠡吾人，樂昌侯武之子。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恨。

綱 八月，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上欲專委任王鳳也。○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直言極諫之士。○目 杜欽、谷永上對，皆以為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綱 越嶲山崩。○丞相樂安侯匡衡有罪，免為庶人。○目 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為庶人。

綱（壬辰）四年春正月，隕石於亳四，於肥纍二。（肥纍古肥子國，故城在今藁城縣南）

綱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以王商為丞相。○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在未央宮內）對策。○鑑　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屯賓服，皆為臣妾，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周宣王元舅，封於申，故稱申伯），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馬通，馬何羅之弟，武帝時謀反者）安陽（上官桀）博陸（霍光）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釋也）昭昭之白過（昭然明白有罪過者），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不察事而言不中於道，如無目之人），歸咎乎無辜，倚（依也）異（災也）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宜深察愚言，解偏（不周）駁（雜而不純也）之愛，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建始四年　十七

婦人，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光祿大夫。

戴溪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四子皆號稱儒者，以賢良直諫為名，以通經學古為賢，而相與謀國如此。彼權臣亦自知其不為公議所容，必假托名譽才智之士以掩蓋其不義。書生多欲少剛，易動以利，易怵以禍，輕變所守，深自結納。其言曰：寧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寧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嗚呼！為天子者其無使權臣至是哉。權勢已成，薰灼可畏，忠臣孝子不愛其死亡，寧幾何人。黨與根據，天子孤立於上，可不為大戒哉。）

綱　秋，桃李實。○河決。○目　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請浚河，不聽。至是大雨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

綱　以王尊為京兆尹。○目　南山羣盜數百人為吏民害，詔逐捕歲餘不能擒。或說大將軍鳳選賢京兆尹，於是鳳薦尊為京輔都尉，行尹事，旬日間盜賊清，拜京兆尹。

綱　大將軍鳳奏以陳湯為從事中郎。○目　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陳湯奉使顓命，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欲致之大辟（死罪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而忘帷蓋之施，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驛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建始四年　河平元年　十八

騎上書求救。大將軍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同幕）府事壹決於湯。

綱（癸巳）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決河。○目　延世以竹落（同絡）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賜爵關內侯。

綱　秋，復太上皇寢廟園（納給事中平當言，上亦以求繼嗣也）。○減死刑，省律令。

綱（甲午）二年春正月，匈奴遣使朝獻。○目　匈奴遣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言欲降。議者言宜受之。谷永、杜欽以為單于稱臣

無有二心。今既享其聘貢之職，而更受其逋逃之臣，假令單于初立，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或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上從之，遣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

〔綱〕沛郡鐵官冶鐵飛。○夏，徙山陽王康為定陶王。○悉封諸舅為列侯。○〔目〕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侯，故世謂之為五侯。

〔綱〕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為徐州刺史。○〔目〕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以京師賊亂，選用為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綱〕兩屯相攻，以陳立為牂牁太守，擊平之。○〔目〕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臥侯俞（夜郎鉤町漏臥俱西南夷種）更舉兵相攻，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於是以陳立為牂牁太守，立至，諭告興，又不從，立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召興，興至，立數責而斬之，以興頭示眾，皆釋兵降，禹俞震恐，入粟牛羊勞吏士，西屯遂平。

〔綱〕（乙未）三年春二月，犍為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秋八月，求遺書。○〔目〕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詔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丘濬曰：後世推五行休咎之術，其端始於董仲舒，而盛著於劉向、歐陽修。曰孔子於春秋紀災異而不書其事應，蓋謹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以喻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矣。若推其應，而有合與不合，有同有不同，則將使人殆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

〔綱〕河復決。（由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復命王延世塞之。（六月乃成）

〔綱〕（丙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目〕丞相王商多質（少文飾也）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卻退，上聞而嘆曰，真漢相矣。

〔綱〕夏四月，詔收丞相樂昌（故城在南樂縣）侯商印綬，商以憂卒。（諡曰戾）○〔目〕琅琊太守楊肜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竟奏免肜，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使人告商淫亂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薨。

尹起莘曰：物無兩大之理，權無並立之勢。王商雖素著忠直，然王鳳專權固寵，側目已久，況又忤其意乎。書詔收商印綬，商以憂卒，則天子不得已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而商死不以罪，曉然可知。夫進退大臣，人主猶不得自專，則帝亦具位焉耳。

〔綱〕以張禹為丞相。○〔目〕上為太子，受論語於禹，及即位，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與王鳳並領尚書，禹內不自安。

數病、上書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遂以爲相、

【綱】罽賓（罽居例反、西域之國、治循鮮城）遣使來獻○【目】初武帝通西域、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剽殺漢使、遣使來謝、孝元以絕域不錄、絕而不通、及帝卽位、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爲壤比（連也）而爲寇也、今縣度之阸（縣度、烏秅國西有縣度國、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谿谷不通、縣繩相引乃可度、其土人壘石爲室、撫手而飲、互相牽引、所謂猨引也）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且其地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音古）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云、

【綱】丁酉【陽朔】元年春二月晦、日食○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

○【目】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劉向少子歆、召見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諭也）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上遇王甚厚、留之京師、上謂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後疾有瘳、王因留國邸、上甚親重之、鳳心不便、會日食、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故天見戒、宜遣之國、上不得已許之、王辭去、上與涕泣而訣、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召見延問、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異災、異災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欲使天子孤立、顓擅朝事、非忠臣也、且前丞相商守正不隨、國家柱石臣也、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適於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宜退鳳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上感寤、卽令章求可

以自輔者、於是章薦馮野王忠信質直、上數聞其名、欲倚以代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敎鳳稱病、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少時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彊起之、上使尚書劾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漢書、初章爲諸生、遊學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訶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明日問之、章果死）自是公卿側目、野王懼不自安、遂稱病告歸就醫、鳳風御史劾奏野王私自便歸家、奉詔不敬、杜欽

謂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刑賞大信，不可不愼。鳳不聽，竟免其官。

〔綱〕以薛宣爲左馮翊。○〔目〕宣爲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爲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敎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宣爲馮翊，屬令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察湛有改過之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大儒輕宣，乃獨移書顯責之。二人得檄，皆解印綬去。又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刑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綱〕〔戊戌〕二年夏四月，以王音爲御史大夫。○〔目〕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音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爲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如下有太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宜發明詔，援近宗室，黜遠外戚，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綱〕秋，定陶王康卒。諡曰恭。○徙信都王興爲中山王。

〔綱〕〔己亥〕三年春三月，隕石東郡八。○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目〕鳳病，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音謹敕。」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薨，上以音代鳳，而詔譚領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綱〕〔庚子〕四年夏四月，以王駿爲京兆尹。吉之子。○〔目〕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綱〕〔辛丑〕鴻嘉元年春正月，以薛宣爲御史大夫。○〔目〕谷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御史大夫任大責重，非庸才所能堪。少府宣達於從政，舉錯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唯陛下留神考察。」上從之。

〔綱〕二月，帝始爲微行。○〔目〕上從期門郎、掌執兵送從。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鬬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綱〕三月，丞相禹罷。夏四月，以薛宣爲丞相。

〔綱〕〔壬寅〕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目〕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庭，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音言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

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然後入宮宿留其告曉人具備漢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宜謀於賢智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綱〕夏徙郡國豪傑於昌陵。○五月隕石於杜郵三。

〔綱〕癸卯三年夏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誅。○〔目〕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上幸商第見而銜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王根也）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上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執阿縱不舉奏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音藉藁請罪商立根皆負斧鑕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尹起莘曰（成帝自繼政以來嘗策免大司馬許嘉為欲專委元舅也嘗詔收丞相商印綬為其違忤王鳳也嘗殺京兆尹王章為論大將軍罪戾也今五侯踰越制度僭過乘輿罪狀顯明成帝又得於親目乃悉從而赦之果何意哉嗚呼觀將軍薄昭有罪自殺之文則知文帝之所以興五侯有罪赦不誅之文則知成帝之所以衰）

〔綱〕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目〕初后與班倢伃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名臣在側三代昏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楚莊王夫人樊姬因王好獵數諫不聽乃不食禽獸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政事）今有班倢伃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殿名）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倢伃貴傾後宮譖告許皇后班倢伃祝詛主上許后因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政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上善其對赦之倢伃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綱〕甲辰四年秋河水溢。○〔目〕河溢於渤海清河信都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上遣使振贍之

〔綱〕冬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綱〕乙巳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城陽侯下諫大夫劉輔獄論為鬼薪。○〔目〕上欲立趙倢伃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上使太后姊子淳于長往來通語乃先封倢伃父臨為城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

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享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書奏詔收縛繫掖庭秘獄於是將軍辛慶忌廉褒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救援乃減死論（音倫議法也）為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謂之鬼薪三歲刑）

〔綱〕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鑑〕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王曼子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鳳死以莽託太后及帝至是封

爲新都(縣名屬成都府)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綱六月立倢伃趙氏爲皇后○目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名合德)絕幸爲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爲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綱秋七月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目昌陵制度奢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孝文皇帝嘗美石椁之固張釋之曰

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山名在曲阜縣東)墳四尺延陵(今常州府)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上感其言詔罷之

綱封蕭何六世孫喜爲酇侯○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黑龍見東萊(今爲萊州府)

綱(丙午)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鑑音薨以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王氏惟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

綱二月星隕如雨是月晦日食○目谷永奏對曰去年九月龍見而日食今年二月星隕而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未嘗有也臣聞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改作昌陵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怨恨饑饉仍臻陛下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大異庶幾可消天命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帝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所常憂故推永等使因天變切諫而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

綱侍中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目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引取滿觴而飲)舉白(飲若不盡浮之大白白爵名也)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呼)大雅所以流連(涕泣也)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因罷出後上諸舅以風丞相御史奏放罪惡請免就國上不得已左遷放爲北地都尉涕泣而遣之

綱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爲

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目方進以經術進用法刻深任勢
立威中傷甚多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上有所問
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彊爭以是久而安有所言輒削
草藁以為彰主之過以沽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舉薦惟恐
其人聞知沐日歸休燕語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
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綱賜淳于長爵關內侯德其立趙后之助也
綱丁未三年冬十月復泰畤汾陰五畤陳寶祠○目初帝用匡
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拔畤中樹木帝異
之以問劉向對曰國之神寶舊畤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誠
未易動上意恨之又以久無繼嗣詔復諸祠是時上頗好鬼

神方術之屬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
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
之法言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是以明
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唯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有
以窺朝上善其言

楊時曰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

綱十一月故南昌縣名屬江西尉梅福上書不報○目梅福數因
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
諫如轉圜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
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

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天下布衣各厲志竭
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為盛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
失士則輕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
九見者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公遂見之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
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言可採
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忠言嘉謀日聞
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故爵祿者天下之砥
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
焉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自霍光之賢
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

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
綱戊申四年秋七月以何武為京兆尹○目武為吏守法盡公
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綱己酉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
東南行四面如雨○秋七月有星孛於東井○目上以災變
博謀羣臣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符瑞並降
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妖孽並見建始以來羣災大異多於
春秋所書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
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朝覲法駕
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

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比年郡國傷於水旱，而有司奏請加賦，市怨趨禍之道也。願陛下勿許其奏，益減奢汰，振贍困乏，諸夏之亂，庶幾可息。劉向上書曰：秦漢之易世，惠昭之無後，昌邑之不終，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綱〕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目〕商薨，紅陽侯立次當輔政，以使客占田南郡，爲吏所發，上因廢之，而用其弟根。

〔綱〕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目〕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爲此地當平陵寢廟衣

冠所出遊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從，根由是數毀惡之。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上書言災異，多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第（私家也），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爲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

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胡寅曰：成帝一時之怒，雲死有餘矣，而竟赦之，雖曰辛慶忌叩頭切諫，亦以知理義出於良心，不可泯也。成帝若推此心，施之劉輔、王章，則不敗之過，遷爲盛德矣。成帝在位，直臣亦不爲少，章既死獄，不可復生，輔論鬼薪，不聞再用，劉向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梅福、朱雲披心讜論，並無採納，獨杜欽、谷永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祿，國欲不亡，得乎哉。

〔綱〕庚戌 二年夏四月，遣中郎將段會宗斬烏孫太子番丘。康居遣子貢獻。

〔綱〕辛亥 三年春正月，岷山（在成都府茂州）崩，壅江三日，江水竭。○〔目〕劉向曰：昔周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崩，三川（在平涼府鎮原縣西北）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斗柄所指以建時節）、大角（宿名龍角也），從參（宿名益州分野）至辰（水星也），殆必亡矣。

〔綱〕秋，帝校獵長楊射熊館。○〔目〕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毆漢中，張羅網捕禽獸，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之，親臨觀焉。

〔綱〕壬子 四年春正月，中山王、定陶王來朝。○〔目〕二王來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問

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帝由此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

綱大司農谷永免。○目王根薦谷永，徵入爲大司農。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至是免，數月卒。

綱癸丑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鑑初，太子之幼，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及爲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曰：太子承正統，不得復顧私親。皇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

綱封孔吉爲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爲公。○目初，詔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爲宜封孔子世爲湯後，上從之。

綱夏，建三公官。○目上從御史大夫何武建言，以王根爲大司馬，罷驃騎將軍官，以武爲大司空，與丞相爲三公。

綱秋八月，中山王興卒。諡曰孝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以太子既爲大宗後，故復立景以奉共王祀

綱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爲大司馬。○目淳于長有寵，貴傾公卿。許后姊孊爲龍頟侯夫人，寡居，長與私通，因取爲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孊以賂遺長，欲求復爲倢伃。長受詐許，爲白上立爲左皇后。長與孊書，輒戲侮許后。王莽心害長寵，白之。上以太后故，不治罪，遣就國。

紅陽侯立故與長有怨，至是使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重遺立，立固上疏爲長求留。上疑之，下吏按驗。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逮長，繫詔獄，窮治。長具服，辠至大逆，死獄中。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爲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綱罷刺史，置州牧。○詔立辟雍，未作而罷。○目犍爲郡今敘州府於水濵得古磬一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

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未作而罷。○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向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爲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而卒。

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綱】甲寅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目】時熒惑(火星)守心。(宿名)賁(音肥)麗善爲(推占)也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責讓丞相方進。賜上尊養牛令自殺。秘之。禮賜厚於他相。(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故皇帝使侍中持節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卽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病不起聞成帝賜方進上尊養牛卽賜死之儀注也)

司馬光曰 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藉其可移楚昭宋景猶不肯爲況不可乎方進罪不至死誅之以當天變是誣天也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綱】三月，帝崩。(葬延陵在咸陽縣西北) ○【目】帝素彊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問帝發病狀。昭儀自殺。

班彪曰 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然湛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簒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尹起莘曰 三月帝崩四月太子乃卽位是曠月無君也夫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郊國嗣未立而太后以一婦人舉行其典不急於置君而急於祠祀尚得爲知本乎漢室之必亡於斯已見矣

【綱】以孔光爲丞相○太后詔罷泰畤汾陰祠。復南北郊。

【綱】夏四月，太子欣卽位○【目】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綱】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五月，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 ○尊定陶太后傅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

【綱】六月，罷樂府官。○【目】成帝之世，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爲王，疾之，又性不好音，至是詔罷樂府官。

【綱】詔劉秀典領五經○【目】王莽薦劉歆爲侍中，更名秀。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有輯畧，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技畧。其敘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皆起於王道旣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蠭起，各引一端，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通萬方之畧矣

【綱】詔限民名田，不果行○【鑑】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幷兼之路，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卽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貴戚近習不便也。

詔書頒後、遂寢不行、

〔綱〕罷官織綺繡、除任子令、誹謗詆欺法、出宮人、免官奴婢、益小吏俸、

〔綱〕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爲大司馬、○〔目〕大司馬莽乞骸骨、罷就第、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莽旣罷、衆庶歸望於喜、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爲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何武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忠臣社稷之衛、百萬之衆、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綱〕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況爲庶人、○〔目〕帝少聞

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至是司隸校尉解光奏先帝山陵未成、而曲陽侯根、成都侯況、公聘取故掖庭女樂、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上以根嘗有社稷勳、遣就國、而免況爲庶人、

〔綱〕九月、地震、○〔目〕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人君之表也、間者尤不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月者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爲變、此爲母后與政亂朝、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

惡、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爲本、今汝潁漂涌、並爲民害、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

〔綱〕求能浚川疏河者、○〔目〕騎都尉平當奏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善爲川者、決之使道、使得其道也 善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徙冀州民當水衝者、決黎陽今濬縣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此上策也、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勢、此中策也、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此下策也、

〔綱〕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爲大司空、○〔目〕丹

見上多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人情無子、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獨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及棄天下、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

〔綱〕詔還陳湯長安、○〔目〕王商劾湯免爲庶人、徙燉煌、至是議郎耿育上書訟冤曰、湯爲聖漢揚威雪恥、卒以無罪老去、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能折挫衝突爲害者 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豈不痛哉、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紀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録

孝哀皇帝（諱欣字熹定陶王箕之子元帝庶孫也成帝無嗣立爲皇太子在位六年崩壽二十五）

綱　乙卯　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於北地十六○新城侯趙欽以罪免徙遼西○目司隷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産子子隱不見其他飮藥墮傷者無數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於是免新城侯欽等皆爲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耿育上言孝成皇帝致位陛下以安宗廟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甚非先帝託後之意帝亦以爲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綱以傅喜爲大司馬○秋九月隕石於虞（今虞城縣）二

綱策免大司空高樂侯丹爲庶人復賜爵關內侯○目冷褒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言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旨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惟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爲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今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子無爵父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爲共皇立後奉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今欲

立廟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寖不合上意又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劾丹博士申咸等上書言丹經行無比發憤奏封事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上貶咸等遂策免丹唐林上疏曰丹經行世儒宗德爲國黄耈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太重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詔賜丹爵關內侯

綱冬十月以朱博爲大司空○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弟宜鄉侯參皆自殺○目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解除也數禱祠以祈除病也）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狂易病發因誣馮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初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爲倢伃嘗從幸虎圈熊逸出攀檻傅倢伃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帝嗟歎倍敬重焉傅倢伃慙由是有隙及是中謁者令史立受傅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語侵馮太后馮太后怒飮藥自殺弟宜鄉侯參召詣廷尉亦自殺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以嚴見憚不得近侍帷幄五侯皆敬憚之翟方進謂參宜少詘參終不改其操時馮氏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

綱　丙辰　二年春正月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復以朱博爲御史大夫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目丁傅驕奢皆嫉傅喜之

恭儉又傅太后欲稱尊號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爲不可上
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
順朱博與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遂策免之博
奏言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遂更拜博爲御史大夫
又以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如故事
綱夏遣高武侯傅喜就國○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爲庶人以
朱博爲丞相○目孔光自議繼嗣特異又重忤傅太后指策
免之朱博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
揚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洪範傳曰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
人君不聽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
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爲聽失之

象且曰博爲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
怒上不聽
綱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傅氏爲帝太
太后共皇后丁氏爲帝太后○目朱博既相上用其議下此
詔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丁傅爲公
卿列侯者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時也
綱免關內侯師丹爲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目丞相御
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不宜有爵土
詔免丹遣莽就國天下多寃王氏者
綱罷州牧復置刺史○六月太后丁氏崩（詔合葬共皇園）○大赦改
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韋昭曰數陳聖劉之德也）○目待詔黃門
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可延年益壽
上久寢疾冀其有益遂從之
綱秋七月詔以永陵亭部爲初陵勿徙民○八月詔罷改元
易號事夏賀良等伏誅○目上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
又欲妄變政事進退大臣上以其無驗詔悉罷之賀良等皆
下獄伏誅
綱盡復諸神祠○目上以寢疾盡復前世所與諸神祠凡七
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餘祠云
綱丞相博有罪自殺○目傅太后怨喜不已使傅晏風丞相
博令奏免喜侯博奏喜以何武前就國與喜相似卽幷奏喜
武皆請免爲庶人上疑博承指召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綱冬十月以平當爲丞相
綱丁巳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目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
召或謂何不彊起受印爲子孫邪當曰居大位已負素餐受
印還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爲子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薨
綱夏四月以王嘉爲丞相○目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
有變動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擇
立命卿（正卿也）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附焉是
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
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
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或居
官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唯陛下留神於

擇賢記善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綱冬十一月復泰畤汾陰祠罷南北郊○無鹽(今東平州)危山土起瓠山(亦在東平州)石立東平王雲坐祠祭呪詛自殺以孫寵爲南陽太守息夫躬爲光祿大夫○目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謁后名也)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上變事告焉時上被疾多所惡逮謁驗治雲自殺謁棄市擢寵躬官
綱(戊午)四年春正月大旱○關東民訛言行籌○目關東民無故驚走持稾(禾稈也)或掫(諏 即麻稈)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踰牆或車騎犇馳經歷郡國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按行籌之義殊

不可解或曰執國家籌策行於天下)
綱二月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隷孫寶爲庶人○鑑侍中董賢爲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晝寢偏藉上褎(古袖字)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褎而起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侍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籍殿中止賢廬又詔賢女弟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遷賢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皆選上第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無不備具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周垣數里鄭崇諫上

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責崇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隷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搒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隷寶附下罔上免爲庶人崇死獄中
綱賜董賢爵關內侯○目上欲侯董賢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詔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奏語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議乃加爵土前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且爲之止

綱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爲皇太太后○秋八月封董賢爲高安侯孫寵爲方陽侯息夫躬爲宜陵侯○目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殺天子公卿股肱莫能銷厭未萌賴宗廟之靈侍中賢等發覺伏辜其封賢寵躬皆爲列侯躬數進見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仄目
綱左遷執金吾母將(複姓)隆爲沛郡都尉○目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母將隆奏言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國家威器給其私門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以其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爲沛郡都尉

綱諫大夫鮑宣上書。○目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奢汰亡度窮困百姓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復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議論通古今憂國如饑渴者致外親小童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今貧民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奈何獨私養外親幸臣賞賜大萬（卽鉅萬也）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視酒如漿比肉如藿）非天意也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姦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

委任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綱匈奴單于上書請朝○目時帝寢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上游猶言上流總言地形之上首耳）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勿許揚雄上書言其不可乃許之會單于病期至明年乃朝

綱（己未）元壽元年春正月朔以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目初傅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躬因建言災異屢見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

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上不聽至是詔將軍中二千石舉習兵法者各一人因拜傅晏丁明皆爲大司馬會有日食之變詔問得失舉直言嘉奏曰孝元皇帝溫恭少欲賞賜節約故少府水衡見錢多雖遭凶年加有羌變終無傾危之憂成帝時諫臣多言燕樂女寵耽酒之害其言甚切終不怨怒寵臣史育數貶退張放斥就國淳于長榜死於獄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以用度不足憂閔元元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治大第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

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宜節賢寵全安其命上不悅杜鄴以方正對策曰日食明陽爲陰所臨今諸外家並侍帷幄典兵將屯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晻然日食欲令昭昭以覺聖朝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上乃收晏印綬罷歸第

綱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號孝元傅皇后○孫寵息夫躬以罪就國○以鮑宣爲司隸○目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衆庶欣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

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違天意與民意邪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免遣就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宣爲司隸

〔綱〕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〇〔目〕上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而損至尊以榮寵之四方皆同怨疾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廷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死元始中追謚曰忠紹其封

〔綱〕秋七月以孔光爲丞相八月以何武爲前將軍彭宣爲御史大夫〇〔目〕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

〔綱〕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〇〔目〕丞相光行園陵（行巡視也）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沒入其車馬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守詣也）上竟抵宣罪

〔綱〕九月策免大司馬驃騎將軍明就第〇〔目〕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上方欲極董賢位遂策免明

〔綱〕冬十二月以董賢爲大司馬衞將軍〇〔目〕策曰定爾於公以爲漢輔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親屬皆侍中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上故令賢私通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侔人主時王氏衰廢惟平阿侯譚子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欲爲子求咸女爲婦使閎言之咸私謂閎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悟還報咸自謙薄之意恭嘆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此後置酒麒麟殿上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閎出遂上書曰董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橫蒙賞賜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綱〕庚申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〇〔目〕時西域凡五十國佩漢印綬者三百七十六人單于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

〔綱〕夏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爲大司馬孔光爲大司徒彭宣

爲大司空。○六月，帝崩。葬義陵在咸陽縣西 ○目帝睹孝成之世，祿去
公室，及卽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寵信讒諂，憎
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綱董賢以罪罷，卽日自殺。○目太皇太后聞帝崩，召賢問以
喪事調度，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送先帝大行，
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乃遣使召莽。莽以太后
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詣闕免冠徒
跣謝。莽以太后詔，卽闕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卽日與妻皆
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發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
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
綱太皇太后以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目時欲舉可以

任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何武公孫祿以爲惠昭之
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
親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祿，
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綱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爲嗣。○目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
騎將軍王舜持節迎之。
綱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目莽白太皇太后，詔以皇太后
前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殘滅繼嗣，貶爲孝成皇后。
綱徙孝哀皇后於桂宮，追貶傅太后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
爲丁姬。○目莽又白太皇太后，詔以定陶太后背恩忘本，專
恣不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太后丁太后追貶其號，傅
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獨下詔褒揚傅喜曰：高武侯喜資
性端愨，論議忠直，不順指從邪，以故黜逐。其還喜長安，位特
進，奉朝請。後復遣就國，以壽終。
綱以甄邯爲侍中，策免將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王立就
國。○目莽以孔光太后所敬，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爲侍
中。諸素所不悅者，皆傅致其罪，令邯以太后指風劾之。莽白
太后，輒可其奏。於是何武公孫祿免官就國。董武父母將隆
張由史立丁玄趙昌皆免爲庶人。紅陽侯立雖不居位，莽畏
其或言於太后，令己不得肆意，亦令光奏立罪惡，遣之就國。
由是脇持上下，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爲腹
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爲爪牙。

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意而奏之。莽
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焉。
綱八月，廢孝成孝哀皇后，就其園，皆自殺。
綱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目彭宣以王莽專權，上印綬，乞
骸骨歸鄉里。莽恨宣求退，白太后策免就國，不賜黃金安車
駟馬。宣居國數年薨。
綱以王崇爲大司空。○九月，中山王箕子卽位。年九歲
綱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以孔光
爲帝太傅，馬宮爲大司徒。○目莽權日甚，孔光憂懼，乞歸。莽
白太后，徙光爲帝太傅，領宿衞，供養行內，猶言禁中署門戶，省服
御食物，以馬宮代之。

孝平皇帝（諱衎字樂元帝庶孫中山王箕之子哀帝無子召入爲嗣在位五年王莽弑之壽十四）

[綱]辛酉[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二月。以孔光爲太師。王舜爲太保。甄豐爲少傅。王莽自爲太傅。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羣臣。○[目]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莽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寢置臣莽。太后乃詔光爲太師。舜爲太保。豐爲少傅。邯封承陽侯。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太后乃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五千戶。於是莽爲皇恐不得已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宗室羣臣。恩澤之政。無所

不施。又風公卿奏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太后詔自今惟封爵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才吏初奏除事者。引對。安漢公考其稱否。莽於是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綱]置義和官。○夏五月。拜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目]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遣使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寶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聖主始免襁褓。宜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召馮衛二族。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莽令太后詔剛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綱]封公子寬（魯頃公後）爲褒魯侯。孔均（孔子十六世孫）爲褒成侯（以奉周公孔子之祀）

[綱]壬戌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目]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

[綱]越巂（巂音髓）郡上黃龍遊江中。○[目]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不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司直陳崇劾奏寶。坐免。終於家。

[綱]大旱蝗。○隕石於鉅鹿二。○大夫龔勝邴漢罷歸。○[目]龔勝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其年。皆加優禮而

遣之。梅福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人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

[綱]秋九月。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目]王莽欲悅太后。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姓）居次云（名）入侍太后。賞賜甚厚。

[綱]癸亥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爲皇后。○[目]莽欲以女配帝。以固其權。奏言長秋宮未建。掖庭媵未充。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己女爭。卽上言子材下。不宜與衆女竝采。庶民諸生郎吏守闕上書。公卿大夫伏省戶下。咸言願得公女爲天下母。太后從之。

綱夏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隷鮑宣等數百人○目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以莽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說令歸政衛氏宇卽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惟衛后在吳章要斬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皆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莽因是獄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公主紅陽侯立平阿侯仁皆以太皇太后詔迫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及王商辛慶忌諸子皆坐死凡

數百人天下震焉北海逢萌謂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綱甲子四年春二月遣大司徒宮等迎皇后入未央宮○安漢公莽自加號宰衡○目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皆請益封公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莽稽首辭讓不聽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者萬端下至旁側長御賂遺以千萬數知太后厭居深宮乃令太后四時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

綱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目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至者前後千數

綱徵能治河者○目時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御史韓牧以爲可於禹貢九河處穿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往者海溢西南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綱升宰衡在諸侯王上○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置西海郡○目莽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惟西

方未有加乃遣使持金幣誘塞外羌使言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四年以來羌人無所疾苦願獻地內屬乃奏以爲西海郡增法五十條犯罪者徙之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綱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目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綱乙丑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復南北郊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祀凡五徙○置宗師○目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

綱夏四月太師光卒以馬宮爲太師○五月安漢公莽自加

九錫。○目吏民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皆言宜亟加賞安漢公，乃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裳，瑒琫瑒珌，句履，鸞輅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秬鬯二卣，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千人。

綱 發定陶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秋八月，太師大司徒宮罷。○目莽奏共王母丁姬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冢取其璽綬。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又奏共王母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之。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

具，助將作掘平之。又隳壞共皇廟，冷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徵師丹封義陽侯，月餘薨。馬宮嘗與議傅太后謚，以與莽厚，故追誅前議者，獨不及宮。宮內慚懼，上書自言，詔以侯就第。

綱 冬十二月，安漢公莽弒帝。○目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帝崩，莽令吏皆服喪三年，斂加元服，葬康陵。在咸陽縣西

班固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於變異見於上，民怨積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綱 以平晏為大司徒。○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又詔安漢公莽居攝踐阼。○鑑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相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太后不能制，乃下詔曰：已徵宣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繈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其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

歷年圖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五年而成帝業，其成功之速如是，何哉？唯知人善任使而已。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強，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夸，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孝宣綜核

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德優然。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很愎不明，嬖倖盈朝，陵夷至於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慝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右西漢自高帝至平帝十二帝，共二百一十四年

孺子嬰 宣帝玄孫，平帝無嗣，王莽利其年幼立之，在位三年，莽篡位，廢為定安公

綱 丙寅 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南郊。○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目嬰，廣戚侯勳之孫，顯之子也，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立之。

綱 尊皇后曰皇太后。○夏四月，安衆今鎮平縣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目初，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今南陽府不得入而敗。

綱五月太皇太后詔莽稱假皇帝以羣臣言劉崇等謀逆者莽權輕故也
綱丁卯二年夏五月莽更造貨○目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
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竝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
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
綱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爲天子三輔豪
傑起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目翟義
方進之子也與姊子陳豐謀曰新都侯必代漢家吾父子受
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
慙於先帝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都尉劉
宇嚴鄉侯劉信信弟璜結謀部署將帥立信爲天子移檄郡
國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

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孫建等七
人爲將軍以擊義三輔豪傑趙朋霍鴻等聞義起自稱將軍
衆至十餘萬莽復拜王級爲將軍西擊朋等日抱孺子禱郊
廟會羣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
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羣臣皆
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反位
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與翟義會戰義敗死竟不得信
尹起莘曰王莽篡逆舉朝和之舉天下和之是無一人知義者前日劉崇起兵從者僅百餘人今翟義之起遂至十餘萬衆義兵亦少振矣雖不克而死然舉大義於天下使賊莽之罪益以暴著三輔應者書曰豪傑所以褒從義之士爲臣子之勸爾綱目急於討賊如此其爲後世之戒豈不嚴哉
綱戊辰初始元年春地震○三輔兵皆破滅○目王級等擊趙

朋霍鴻皆殄滅諸縣悉平莽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
遂謀卽眞之事矣
綱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目莽母死意不在哀自以居攝
踐阼奉漢大宗之後爲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
弔諸侯服凡一弔再會而令孫新都侯宗爲喪主陳崇奏莽
兄子光殺人莽怒切責光光遂母子自殺初莽以事母養嫂
撫兄子爲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
綱冬十一月太皇太后詔莽號令奏事毋言攝○目扈雲言
巴郡石牛臧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莽奏壬子冬
至巴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前殿臣與太保舜等視天風起
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臣莽敢不承

用臣請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
元年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
德俟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
綱十二月哀章作銅匱以獻莽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
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目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
行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
帝璽邦傳予皇帝金策書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
僕射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謁太后還坐未央
宮前殿下書曰皇天上帝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
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已御王
冠卽眞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爲始建國

元年正月之朔，將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莽請之，太后不肯授。莽使王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以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之，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於是張永獻符命，言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

班彪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享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吞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附王莽 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曼之子也。初封新都侯，進安漢公，弒平帝，廢孺子，篡漢，建國號曰新，僭位十八年，漢兵殺之。

綱 己巳 新始建國元年 春正月，莽廢孺子嬰為定安公，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目 莽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宗廟，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執孺子手涕泣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定安第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

綱 按金匱封拜其黨與。○目 王舜、平晏、劉秀、哀章為四輔，甄邯、王尋、王邑為三公，甄豐、王興、孫建、王盛為四將，凡十一公。

綱 立九廟，以漢高廟為文祖廟。○目 莽自為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故以黃帝為初祖，虞舜為始祖，追尊陳胡公為陳胡王，田敬仲為齊敬王，諡濟北王為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媯、陳、田、王五姓皆為宗室，以漢高廟為文祖廟，漢氏園廟祠薦如故。

綱 禁剛卯金刀。○目 莽以劉之為字，卯金刀也，詔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欲防民盜鑄，禁不得挾銅炭。

綱 夏四月，徐鄉 故城在今黃縣境 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禁不得買賣田及奴婢。○鑑 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欲更為疏濶，乃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 即牛馬闌圈，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 音疲隆 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 貧者無田取富者田耕之，共分所收也 劫 富人奪貧人之稅也 假 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伍也。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 置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

族鄰里鄉黨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音螭山神也 魅音媚老物精也如皇始祖虞帝故事

綱秋遣五威將帥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王侯官吏外至蠻夷皆即授新印綬收漢故印綬

綱冬雷桐華大雨雹

綱庚午二年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爲民○目五威將帥還奏事漢諸侯王悉上印綬爲民以獻符命封侯者三人

班固曰漢興懲秦孤立之敗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新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因母后之權專作威福詐謀已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綱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爲貢榷酒酤○目莽因劉歆言於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價各爲其市平民賣物不售者均官用其本價取之物貴過平一錢則以平價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府與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諸取金銀連錫鳥獸魚鼈畜牧蠶桑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方技商賈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爲貢魯匡復奏請榷酒酤從之

綱冬莽能漢廟及諸劉爲吏者○目孫建奏漢氏宗廟不當在長安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請皆罷之莽曰可

綱更號定安太后曰黃皇室主○目太后年未二十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更號爲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問疾太后大怒因發病不肯起

綱十二月雷○莽改匈奴單于爲降奴服于遣其將軍孫建等擊之○目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更單于號遣孫建等十二將軍募卒三十萬人分道同時出塞窮追匈奴分其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皆爲單于

綱更作寶貨○目莽下書曰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儎載煩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曰寶貨錢貨六品金貨一品銀貨二品龜貨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顏師古曰布亦錢也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憒亂其貨不行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莽又下令禁民挾漢五銖錢抵罪者不可勝數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

綱莽將軍甄豐自殺莽遂殺劉棻甄尋丁隆等數百人○鑑莽之謀篡也吏民爭爲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驗治非五威將帥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爲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皆所共謀而豐等已並受其賜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謀出於劉慶謝囂其後羽翼已成而疏遠欲進者哀章等益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眞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故托符命徙豐

為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然時豐子尋為侍中京兆大尹即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尋復作符命言故漢平帝后黃皇室主當為尋妻莽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豐自殺尋辭連秀子棻及門人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棻於幽州放尋於三危殛隆於羽山皆驛車載其尸傳致云

〔綱〕起八風臺○〔目〕莽始與神仙事以方士言起八風臺

〔綱〕辛未三年 匈奴諸部分道入塞殺守尉畧吏民州郡兵起○〔目〕莽遣將將兵齎珍寶至塞下招誘呼韓邪諸子分立為單于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

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塞攻殺吏民是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嚴尤諫曰匈奴為害從來久矣未聞上世必有征之者也後世周秦漢征之然皆未得上策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敝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全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師老械弊此一難也邊郡空虛不能奉軍糧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自齎食加二十斛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此四難也輜重自隨不得疾行虜徐逃遁勢不能及幸而逢虜要遮不測此五難也大用兵力功不可必臣伏憂之莽不聽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搆難邊民死亡繫獲數年之間北邊空虛野有暴骨矣

〔綱〕莽太師王舜死○莽迎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鑑〕時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誼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復開口

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紀逡薛方郇越郇相唐林唐遵皆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紀逡兩唐皆仕莽郇相為莽太子師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悅其言不彊致之郭欽為南郡太守蔣詡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綱河決○目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
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
綱（壬申 四年）定東西都及諸侯員數○目以洛陽為東都長安為
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時當賜關內侯爵者改名附城）數亦如之時以圖
簿未定未受國邑且令受俸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
有傭作者
綱令民得賣田○目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動欲
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謷謷（音敖）陷刑者眾
莽知民愁苦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賣之然他政詩亂刑罰
深刻賦斂重數猶如故焉
綱西南夷殺牂牁大尹駱人入邊○目時東北西南皆亂莽

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志稽古之事
綱（癸酉 五年）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目莽毀壞孝元廟更為
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篹（饌同）食堂名曰長壽
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徹塗地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
有神靈與（音預）何治而壞之（與猶言干也與何猶言干何事也）且使鬼神無知又
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
食哉飲酒不樂而罷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
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伏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
飲食至是崩年八十四合葬渭陵
尹起莘曰（己更號新室文母此不書者不予其改也太后雖為內主成莽之篡然實非本心特其始惑於莽之欺而已及事勢已成固已末如之何所以綱目書太皇太后亦以遂其本心不絕之於漢云爾豈過予之哉）

綱焉耆殺莽都護但欽○目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
先叛殺欽西域遂瓦解
綱十一月彗星出（書法間一歲而兵大起矣天道恒象信哉）
綱（甲戌 天鳳元年）春正月莽遣其太傅平晏之洛陽相宅○目莽下
詔將以是歲行巡狩禮即於土中居洛陽之都既而不行先
遣晏等相宅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
綱夏四月隕霜殺草木○六月黃霧四塞○秋九月大風雨
雹（風拔木飛北闕雹殺牛羊）○莽置萬國○目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
卒正（改太守名）連率（同帥）大尹州牧分六卿六尉六隊六郊六服總
為五國後歲復更變一郡至五易名吏民不能紀
綱北邊大饑人相食莽與匈奴和親○目匈奴求和親會緣

邊大饑莽乃徵還諸將罷屯兵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
家故事然內利寇掠從左地入寇不絕
綱益州蠻夷殺其大尹莽發兵擊之○莽改錢貨法○目莽
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價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
布貨泉二品並行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於刑
綱（乙亥 二年）春民訛言黃龍死○目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走
觀者萬數莽捕繫之
綱莽改匈奴單于曰恭奴善于○五原代郡兵起○目莽以
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
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他務以致官缺吏
貪獄冤賄盛莽自以專權得漢政故務自覽眾事又好變改

制度政令煩多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時值穀糴常貴
邊兵二十餘萬仰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
千人爲輩轉入傍郡遣兵擊之歲餘乃定
綱邯鄲以北大雨水出水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
綱丙子三年春二月地震○目大司空王邑以地震乞骸骨莽不
許曰天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
坤動動靜闢翕萬物生焉其好自誣飾皆此類也
綱大雨雪雪深一丈竹柏或枯○夏莽始賦吏祿○目先是莽以制作
未定自公卿至小吏皆不給俸至是始賦吏祿又以上計時
通計天下無災害者給以全祿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
減焉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

自供給焉
綱長平岸崩壅涇水莽復發兵擊匈奴○目羣臣以岸崩上
壽曰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莽乃遣將擊匈奴
綱冬莽大發兵擊益州蠻不克越巂巂音髓蠻亦殺其太守○目莽
兵擊蠻者疾疫死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
克莽更遣將大發騎士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有斬獲以軍糧
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疫復大賦斂功終不遂越巂蠻任貴殺
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
綱丁丑四年夏六月莽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目莽好空言慕
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菁茅四
色之土用慰封者

綱秋鑄威斗○目以五石銅五色藥石及銅爲之若北斗狀以厭勝
衆兵司命負之出在前入在旁
綱臨淮瑯邪及荊州綠林兵起○鑑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
均六筦皆用富賈爲之乘傳求利因與郡縣通姦百姓愈病
莽復下詔爲設科禁犯者罪至死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
役繁劇而旱蝗相仍獄訟不決吏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
不能自保貧者無以自存並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擒
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洲瑯邪呂
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爲盜荊州新市人王匡王鳳
聚衆數百人諸亡命者馬武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藏於綠
林山在當陽縣中數月閒至七八千人又南郡江夏衆皆萬人

綱戊寅五年春莽以費興爲荊州牧未行免○目莽見興問到部
方略興對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閒者國張
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爲盜賊興
到部欲令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豁其租賦冀可
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
綱莽考吏致富者收其財以給軍○目吏以不得俸祿並爲
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諸吏增産致富者收其家
所有財産五分之四以助邊急開卒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冀
以禁姦而姦愈甚
綱莽孫宗自殺○目宗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發覺自殺
綱莽大夫楊雄死○目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爲郎給事黃門

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成哀平也）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作太玄法言、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侯芭師事之、劉棻（歆子）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之伊周、後又作劇秦美新（以秦皇無道爲甚、而美新莽之德也）之文以頌莽、君子病焉。

〔綱〕琅琊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皆起。○〔鑑〕樊崇起兵於莒、一歲間至萬餘人、刁子都亦起兵鈔擊徐兗、莽遣使者發兵擊之、不能克。

〔綱〕己卯六年春、莽立須卜當爲單于、大募兵擊匈奴。○〔目〕大司空史范升奏記司空王邑曰、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方春歲首、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兵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胡貊守闕、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不聽。

〔綱〕庚辰地皇元年春正月、莽令犯法者論斬、毋須時。○〔目〕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

〔綱〕秋七月、大風壞莽王路堂（堂以頓置王之五路、路即輅也）。○九月、莽起九廟於長安城南。○〔目〕黃帝廟方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功費數百餘萬、卒徒死者萬數。

〔綱〕大雨六十餘日。○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鑑〕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爲輔國侯。

〔綱〕莽更鑄錢法。○〔目〕莽以私鑄犯法者多、不可勝行、乃更輕其法、鑄者與妻子沒入官爲奴婢、吏及比伍同罪、由是犯者愈衆、檻車鐵鎖傳詣鍾官（主鑄錢官）以十萬數、死者什六七。

〔綱〕以唐尊爲太傅。○〔目〕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汰、乃身短衣小褏（與袖同）、乘牝馬柴車、藉藁、以瓦器飲食、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音者）幡汙染其衣（赭幡犯刑者以赭著其衣、謂以赤土染衣也）、莽聞悅之、封尊爲平化侯。

〔綱〕收郅惲繫獄。○〔目〕惲明天文曆數、以爲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

〔綱〕辛巳二年春正月、莽妻死、太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莽毀漢高廟。○〔目〕莽惡漢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綱〕南郡秦豐兵起。○〔目〕豐聚衆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擒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言其無能爲、猶死尸僅能行耳）、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

太史令宗宣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唐尊飾虛僞以媮(音偷)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劉秀顚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張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達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

[綱]莽以田況爲青徐二州牧既而罷之○[目]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爲盜賊稍稍羣聚州郡不行督捕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與庫兵與刻石爲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莽讓況弄兵以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

咎在長吏不爲意今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莽畏惡況遣使者賜況璽書因令代監其兵遣況西詣長安況去齊地遂敗

[綱]壬午三年春二月關東人相食○夏四月樊崇兵自號赤眉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之○[目]樊崇等衆既浸盛莽遣其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崇等恐其衆與莽兵亂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

[綱]綠林兵分爲下江新市(在孝感縣)兵莽遣其將軍嚴尤陳茂擊之○[目]綠林賊遇疾疫死且半乃各分散王常等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莽遣嚴尤陳茂討之

[綱]蝗飛蔽天○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目]莽聞城中饑饉以問王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粱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綱]秋七月荆州平林兵起○[目]新市王匡等進攻隨平林(漢縣晉省入隨)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綱]赤眉破廉丹誅之○[目]初莽以詔書讓廉丹丹惶恐夜召

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鎭撫吏士砥厲其節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中原身膏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丹不聽引兵進戰兵敗王匡走丹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戰死

尹起莘曰(赤眉賊也廉丹將也觀丹盡心所事力戰而死自謂得死節之誼而綱目乃以誅書之何哉誅丹所以誅莽也賊莽篡逆凡事莽之徒皆賊耳故誅其黨所以孤元惡室賊亂之原也其旨嚴矣)

[綱]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鄉名在今棗陽縣南)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目]初長沙定王發四世孫南頓(今項城縣)令欽

生三男縯仲秀漢書長沙定王發景帝第十子也生春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縯仲秀是也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準日角隆高也準鼻準也日角謂天庭中骨起狀如日也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姊元爲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宛人李守好星曆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縯字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議歸春陵舉兵於是縯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縯使族人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等進拔棘陽故城在今鄧州境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

綱下江兵與莽荊州牧戰大破之○目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等收散卒復振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在江陵縣大破之

綱冬十一月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丘賜戰不利遂與下江兵合襲取其輜重○目劉縯欲進攻宛與阜賜戰敗收兵保棘陽阜賜留輜重於藍鄉引兵南臨泚水泚即今泌水在泌陽縣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各欲散去會下江兵五千人至宜秋聚名在今泌陽縣縯與秀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縯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縯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言之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之曰王莽苛酷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佑吾屬也諸將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軍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兵合於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淮陽王名玄字聖公春陵戴侯之曾孫也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爲帝在位二年降於赤眉尋被殺及光武即位詔封爲淮陽王

綱癸未更始元年○莽地皇四年是年莽亡春正月攻阜賜誅之又破嚴尤陳茂於淯陽漢縣在今南陽府城東下遂圍宛○目先是青齊等處賊衆雖數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

綱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爲皇帝大赦改元○目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齊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

衆不從二月朔設壇淯水之上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大赦改元拜置公卿以縯爲大司徒秀爲太常偏將軍由是豪傑失望

綱三月劉秀徇昆陽(今葉縣地)定陵(今舞陽縣地)郾(今郾城縣)皆下之○鑑莽遣王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身長一丈大十圍自稱巨毋霸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食以鐵箸蓬萊海濱人也)爲壘尉(軍門都尉也)又驅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號百萬五月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莽兵至城北諸將迫急乃更請秀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皆曰諾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尋邑縱兵圍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不如先擊宛宛破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或爲地道衝棚(彭轒轀攻城之車)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

綱莽棘陽長岑彭以宛城降漢玄入都之○目岑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

綱六月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誅王尋○鑑劉秀至郾定陵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士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奔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莽兵大潰會大風雷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源出魯山縣)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關中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漢書莽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帝莽乃會公卿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示羣臣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翟義也言劉伯升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殄滅不興也羣臣皆稱萬歲)

綱劉秀徇潁川馮異以五縣降○目劉秀復徇潁川屯兵巾車鄉(在今汝州)郡掾馮異監五縣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在今汝州東南)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

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擄畧觀其言語舉
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綱玄殺大司徒縯以劉秀爲破鹵大將軍○鑑新市平林諸
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更始不敢發部將
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
爲者邪更始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勸更始并執縯
即日殺之秀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
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縯服喪
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破鹵大將軍封武信侯
綱秋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目道士西門君惠謂涉
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秀及大司馬

董忠等謀刼莽降漢謀泄皆自殺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叛
左右無所信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鰒（蒲步角反）魚讀軍書倦因
憑几寐不復就枕矣
綱成紀（今秦州）隗囂起兵應漢○目囂素有名好經書自稱上
將軍起兵應漢聘方望爲軍師望說囂立廟祀高祖太宗世
宗稱臣執事殺馬同盟移檄郡國數莽罪惡勒兵十萬擊殺
雍州牧安定大尹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
泉敦煌皆下之
綱公孫述起兵成都○目初茂陵公孫述爲清水（今華昌府屬縣）長
有能名遷導江卒正（王莽改蜀郡曰導江改太守曰卒正）南陽宗成起兵徇漢
中以應漢衆數萬人述遣使迎之成等至成都擄掠暴橫述

謂郡中豪傑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
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繫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詐
爲漢使者拜述將軍兼益州牧擊成殺之而并其衆
綱劉望稱帝於汝南以嚴尤陳茂爲將相玄遣兵擊之殺望
誅尤茂○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
鄧曄起兵開關迎建九月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崩衆共誅
莽傳首詣宛○鑑更始遣將攻武關三輔震動析（今內鄉縣）人鄧
曄于匡起兵應漢莽憂懼不知所出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
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甚
悲哀者除以爲郎至五千餘人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將
精兵數萬以東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莽

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鬬意至華陰回溪（在澠池北）匡曄
擊之敗走曄開武關迎漢兵北渡渭至頻陽（秦縣在今富平東北）所過
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隨漢兵至長安四會城下爭
欲先入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
雍火照城中九月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
庭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
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袀（均）服（戎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於
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
日羣臣扶莽之漸臺欲阻池水衆共圍之下餔時衆兵上臺
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斬首軍
人分莽身節解臠分之傳莽首詣宛懸於市百姓共提擊之

或切食其舌。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耶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唐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囂然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爲聖王之驅除云爾

綱 王匡拔洛陽誅莽守將王匡哀章。○冬十月玄北都洛。○

鑑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宮秀乃置僚屬作文移(箋表之類)從事司察(司隸校尉置從事吏十二人以主察舉)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遂北都洛陽

綱 分遣使者徇郡國。○目 更始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至上谷太守耿況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曰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取印綬帶之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

綱 以彭寵爲漁陽太守。○目 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韓鴻爲更始使者徇北州承制拜寵漁陽太守以漢爲安樂(今密雲縣地)令

綱 樊崇降漢既而逃歸。○目 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自帥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封爲列侯而無國邑衆稍離

叛復亡歸。

綱 莽廬江連率李憲據郡稱淮南王。○玄封劉永爲梁王(永故梁王立之子也)。○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目 更始欲令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爲不可賜深勸之乃以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鎭慰州郡

綱 以劉賜爲丞相令入關修宗廟宮室。○大司馬秀至河北。○鑑 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賢否平(平其不平也)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馬箠也)追秀及於鄴(今臨漳縣)秀曰我得專封拜(除官也)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簡也縑也)耳秀笑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掘同)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思謀也)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幕府中也)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人久饑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謁

秀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

綱 十二月王郎稱帝於邯鄲徇下幽冀○目 劉林說秀決河水以灌赤眉秀不從去之眞定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名昌)緣是詐稱眞子輿林等信之立郎爲天子徇下幽冀州郡響應

綱 (甲申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薊○二月玄遷都長安○目 三輔既平申屠建李松迎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惟問擄掠得幾何左右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

綱 封諸功臣遣大司馬朱鮪將軍李軼鎮撫關東○目 李松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乃先封諸宗室然後

立諸功臣皆爲王以鮪爲膠東王鮪不受乃以爲左大司馬與李軼等鎮撫關東

綱 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目 更始納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言者更始拔劍擊之以至羣小膳夫皆濫受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主烹炊者)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綱 徵隗囂爲右將軍○目 更始徵隗囂方望以爲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辭去更始以囂爲右將軍

綱 大司馬秀以耿弇爲長史○目 時耿況遣子弇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至宋子(漢縣故城在今趙州東北)會王郎起從吏曰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陳兵發騎以轔(車踐也)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水黑曰盧不流曰奴故以名縣故城在今眞定府東北)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令功曹王霸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相笑也)之霸慙(慚)懅而反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引弦也)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猶言路窮也)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綱 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走信都和戎發兵擊邯鄲○目

薊中反應王郎城內擾亂秀趣(音促)駕而出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蔞(音閭)亭(在今饒陽縣滹沱河之濱)時天寒冽馮異上豆粥至饒陽(今眞定府屬縣)官屬皆乏食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漢縣今省入晉州)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音呼佗)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今眞定府屬縣)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降王郎獨信都(今冀州)太守任光和戎

今南和縣太守邳彤不肯從光聞秀至大喜邳彤亦自和戎來會
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
漢久矣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無有根本之
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
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秀乃止任
光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衆稍合至萬人移檄邊郡兵擊邯
鄲吏民得檄傳相告語郡縣還復響應劉植耿純皆來迎秀
秀皆以爲將軍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
說降之因納楊甥郭氏爲夫人進擊元氏縣名防子今爲臨城縣皆
下擊斬王郎將李惲
〔綱〕延岑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大司馬秀以賈復祭遵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淮陽王更始二年　五百廿

爲將軍○〔目〕漢中王嘉既克延岑有衆數十萬校尉賈復見
更始政亂乃說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
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
乃薦復及陳俊秀以復爲將軍俊爲掾秀舍中兒犯法軍市
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王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
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秀悅以爲刺姦將軍謂
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綱〕玄遣尚書僕射鮑永安集河東○〔目〕王莽之殺鮑宣上黨
太守苟諫保護其子永更始徵爲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
永以馮衍爲將軍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扞衛并土
〔綱〕大司馬秀拔廣阿今隆平縣○〔目〕大司馬秀引兵東北拔廣阿

即古大陸澤也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
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
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綱〕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
其將寇恂吳漢等爲將軍夏四月進拔邯鄲斬王郎○〔目〕薊
中之亂耿弇與大司馬秀相失北走昌平今爲州說其父況擊
邯鄲時北州多欲從王郎寇恂曰大司馬伯升母弟尊賢下
士可歸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遣恂約
彭寵寵發步騎二千人以吳漢蓋延王梁將之攻薊殺王郎
將趙閎恂還與長史景丹及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
擊斬王郎大將以下三萬級定郡縣二十二前及廣阿聞城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淮陽王更始二年　五百廿三

中車騎甚衆問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
秀自登城問之弇拜於城下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入笑曰
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
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丹等皆爲偏
將軍加況寵大將軍封列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
辭自達然沉勇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帥
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與合軍圍鉅鹿郎遣將倪宏救之
秀戰不利丹等縱突騎擊之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
今見其戰樂可言邪四月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使杜威請
降威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
詐子輿者乎威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

急攻之五月拔邯鄲郎走追斬之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悉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將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綱)玄立大司馬秀爲蕭王○(目)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令罷兵詣行在所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蔡充爲上谷漁陽守耿弇進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起兵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貴戚縱橫擄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

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

(綱)秋蕭王擊銅馬諸賊悉收其衆南徇河內降之○(鑑)是時諸賊銅馬鐵脛尤來大槍上江青犢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王欲擊之拜吳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突騎苗曾敕諸郡不得應調漢收斬之弇到上谷亦斬韋順蔡充悉發其兵王擊銅馬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銅馬食盡夜遁王追擊於館陶（今東昌府屬縣）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

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等賊十餘萬衆屯射犬（地名在河內）王擊破之南徇河內太守韓歆降謝躬數欲襲王未發至是帥兵數萬還鄴邀擊尤來於隆慮山（即林慮山在林縣境）大敗王使吳漢岑彭襲據鄴城躬還漢等斬之其衆悉降

(綱)公孫述自稱蜀王○(目)更始遣李寶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迎擊於綿竹（今成都府屬縣）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爲蜀王都成都民夷皆附之

(綱)冬赤眉西攻長安○(目)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愁泣思欲東歸樊崇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遂分二部崇自武關徐宣自陸渾（今嵩縣）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等分據河東弘

農以拒之

(綱)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河內馮異拒洛陽自引兵徇燕趙○(鑑)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而不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三萬人遣西入關王以河內（漢郡名今懷慶府）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兵河上以拒洛陽王親送鄧禹至野王（今河內縣屬懷慶府）禹既西王乃引兵而北寇恂調（計發之也）餱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綱梁王永據國起兵〇目永起兵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南汝南凡二十八城拜賊帥西防地名未詳佼彊東海董憲琅邪張步爲將軍督青齊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綱鑑會編卷十七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後漢紀 亦曰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

諱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七世孫也莽末起兵復興帝室定都洛陽在位三十三年崩壽六十二

劉友益曰定安公前書莽廢則不宜廢者也此不書故太子何書故太子則宜帝矣長大不能名六畜尚足以帝乎故書以稱帝以者見以於人也帝王宜所自立者也見以於人則不足以帝矣

綱乙酉建武元年春正月方望以前定安公嬰稱帝於臨涇玄遣兵擊斬之

綱夏四月公孫述稱成帝建號龍興〇蕭王擊尤來大槍五幡敗之〇目王擊諸部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歸保范陽

綱朱鮪殺李軼攻温平陰馮異寇恂擊破之〇目馮異遺李軼書勸令歸附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異書不復與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在今澤州南拔上黨今潞安府兩城又南下成皐已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斬河南太守武勃軼閉門不救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遣將攻温縣名今屬懷慶府自將攻平陰今河陰縣屬開封府以綴異寇恂聞之勒軍馳出移告屬縣發兵會温軍吏皆諫宜待衆軍畢集乃出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將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皆至擊破之異亦渡河擊走鮪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自是洛陽城門晝閉異恂

上狀諸將入賀馬武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社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王不聽

綱蕭王遣將追尤來等又大破之○鑑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賊殺入遼西遼東爲烏桓貊人所抄擊略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眞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於薊相見甚歡

綱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目王還至中山（今眞定府定州）諸將上尊號王不聽行至南平棘（縣名故城在趙州南）諸將固請之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

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絶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今高邑縣）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帝同舍生）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讖記之書曰符漢德尚火赤火色也伏藏也）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又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又言二十八將皆應四七之數）羣臣固復奏請王乃從之即皇帝位於鄗南

尹起莘曰（漢王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光武未能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何哉劉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更始既已敗亡四方私竊名號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向世祖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故書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者深幸之也烏可以高祖爲比而擬議之哉）

綱鄧禹擊定河東○目禹圍安邑數月未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劉均將數萬人攻禹禹擊斬之遂定河東

綱長安亂玄奔新豐○目張卬與諸將議曰赤眉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入說更始更始怒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掫以拒赤眉卬與申屠建隗囂合謀欲共劫更始成前計更始知之斬建使兵圍囂第卬等勒兵燒門入戰更始大敗囂潰圍走歸天水更始犇新豐復疑王匡等與卬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卬等合

綱赤眉以劉盆子稱帝○目赤眉進至華陰軍中有齊巫常祀城陽景王（前漢朱虛侯劉章也死而爲神時取崇奉）誑言王怒曰當爲縣官何

故爲賊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以號令崇等以爲然乃求景王後得故式侯子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三人崇爲三札置笥中書其一爲符曰上將軍列盆子等三人以年次探符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盆子先屬卒史劉俠卿牧羊至是猶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

綱秋七月以鄧禹爲大司徒王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司馬伏湛爲尚書令○鑑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爲大司徒封酇侯禹時年二十四又議選大司空帝以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

玄武乃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司馬初更始以伏湛爲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一境賴以安全徵湛爲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鄧禹西征拜湛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

[綱]八月玄復入長安○[目]更始攻王匡張卬於長安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乃復入

[綱]九月赤眉入長安玄犇高陵○[目]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敗乃出從更始於渭濱將相皆降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劍格死

[綱]封玄爲淮陽王○[目]詔敢賊害者罪同大逆

[綱]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鑑]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

淡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己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爲密令(今開封府密縣)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賂也)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託也)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往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壞也)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禮愛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求請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

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綱]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目]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劉縯也)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

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即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縣名今屬開封府)侯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賜棨戟擢任之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綱]淮陽王降於赤眉○[目]更始遣劉恭請降於赤眉赤眉將殺之恭爲請不得拔劍欲自刎崇等乃赦更始封爲長沙王恭常擁護之

[綱]鄧禹引軍屯栒邑(故城在今淳化縣北)○[鑑]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數暴虐吏民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

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邪。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時禹所到。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

綱十一月。梁王永稱帝。○十二月。赤眉殺淮陽王。○鑑淮陽王降於赤眉。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

綱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鑑初。成紀（今秦州）人隗囂起

兵應漢。更始徵囂。囂至長安。後逃歸天水。（今鞏昌府）復招聚其衆。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接引。爲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材。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嘆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綱竇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目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趙萌求往。更始以爲張掖屬國都尉。融旣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相與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斗與陡通）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守。權均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梁統等爲太守。河西民俗質樸。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自將與諸郡輒破之。由是羌胡震服親附。流民歸之。

綱盧芳據安定。自稱西平王。匈奴迎之。立以爲漢帝。○目安定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自立爲上將軍西平王。使使

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以爲漢氏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如呼韓邪立之。令尊事我。乃使騎迎芳入匈奴。立爲漢帝。

綱將軍馮愔反。○目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將軍馮愔宗歆爭權。愔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防果執愔歸罪。

綱田邑以上黨降。○目帝遣劉延攻天井關。更始將田邑拒之。不得進。及更始敗。邑請降。卽拜上黨太守。帝又遣儲大伯持節徵鮑永。永未知更始存亾。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詗問虛實。

綱丙戌二年春正月朔日食○目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及是日大會盆子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四方怨恨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無所離死因涕泣歔欷崇等憐之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後不敢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綱遣吳漢等破檀鄉賊於鄴東○目刁子都爲其部曲所殺餘黨會諸賊於檀鄉地名在今滋陽縣界號檀鄉賊寇清河魏郡帝遣吳漢率九將軍擊破之十餘萬衆皆降諸營堡悉平邊路流通

綱悉封諸功臣鄧禹等爲列侯○目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此爲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不可以示天下帝從之吏郎中魏郡馮勤典諸侯封事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次補帝始用孝廉爲之

綱立宗廟郊社於洛陽○目四時合祭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於宗廟之右立郊兆於城南

綱赤眉大掠長安西入安定北地○目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珍寶縱火殺掠城中無復人行遂西入安定北地

綱鄧禹入長安○鑑禹引兵南至長安謁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

綱鮑永來降○目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悉罷兵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既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而已何患死亡

綱大司空梁罷以宋弘爲大司空○目宋弘薦桓譚爲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責也之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帝姊新寡帝與共論諸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在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劉朝箴曰言者心之聲微者著之漸貴易交富易妻光武雖則爲公主謀婚而本心已發露於此兩言矣宋公之對雖所以卻婚實所以防微杜漸而砭帝之膏肓也卒之寵陰廢郭前言蓋左劵乎故子陵常與帝同學羊裘不屈豈無意哉嗚呼糟糠之妻既已下堂則貧賤之交亦可以忘子陵其知幾矣

[綱]漁陽太守彭寵反○[鑑]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帝接之不能滿其意以此懷不平遂發兵反攻朱浮於薊

[綱]延岑反據漢中公孫述擊取之○[目]延岑復反漢中王嘉敗走岑遂據漢中爲更始將李寶所破走天水公孫述遂取南鄭嘉擊之不利岑引兵入散關嘉追擊破之述遣將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

[綱]遣執金吾賈復擊郾破之○[目]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曰郾(今開封府郾城縣)最强宛(今南陽府)爲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降

[綱]夏四月遣將軍蓋延等擊劉永圍睢陽○遣吳漢擊宛宛王賜降○封兄縯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爲列侯

[綱]六月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鑑]初帝微時適新野聞陰氏(齊管仲之後)女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陰氏女名也)更始元年六月遂納陰氏於宛之當成里次年春帝北征王郎至眞定復納稾郭昌女(稾今藁城縣)其母故眞定恭王女也(王名普景帝七世孫)卽位後竝立爲貴人帝以陰氏雅性寬仁欲立爲后陰氏以郭貴人有子終不肯當乃立郭后

[綱]秋賈復擊召陵(故城在今郾城縣)新息(今息縣屬汝寧府)皆平之○[鑑]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竝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餼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謂和解之也)於是竝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綱]八月帝自將征五校降之○遣將軍鄧隆討彭寵不克○

蓋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目]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劉永犇譙(今亳州)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大破之永走保湖陵延遂定沛楚臨淮

[綱]青徐羣盜張步等降○[目]帝使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隨隆詣闕

[綱]將軍鄧奉反○[目]吳漢徇南陽多侵暴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怨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與諸賊合從

[綱]九月赤眉發掘諸陵復入長安鄧禹戰不利走雲陽延岑屯杜陵○[目]赤眉引兵欲上隴隗囂遣將迎擊破之赤眉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賊遂汙辱呂后屍鄧禹擊之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

安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岑大破安軍死者十餘萬

【綱】冬遣將軍岑彭王常等討鄧奉○【目】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率七將軍討鄧奉

【綱】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目】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堡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

不健鬬然好擄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徵鄧禹還曰愼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馬策也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綱】遣光祿大夫伏隆拜張步爲東萊太守○十二月詔復宗室列侯爲莽所絕者○三輔大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破之

【綱】丁亥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鄧禹馮異與赤眉戰敗績○【目】鄧禹慚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徼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赤眉衆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縣名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軍潰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縣名異棄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復收散卒堅壁自守

陳瓘曰鄧禹以栒邑付之愔歆其失在不知人而已今懸受任無功不量可否用饑卒取敗可謂不知命矣若馮異不守所見曲從二鄧幾不自脫雖終成功不爲無罪也

【綱】立四親廟於雒陽雒本作洛光武以漢火德忌水故去水加隹○【目】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

【綱】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賊衆東走帝勒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目】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既衰伏兵卒

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在河南府永寧縣北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荅大勳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將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山在宜陽縣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

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金聲也傭中佼佼好也者也賜樊崇等雒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

綱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步執伏隆殺之

○目步貪王爵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隆

綱三月以伏湛爲大司徒○涿郡太守張豐反彭寵自稱燕王○目豐反與彭寵連兵朱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薊城遂降於寵寵自稱燕王

綱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降誅之○目帝追奉至小長安聚落名與戰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帝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岑彭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陣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復朱祐位

綱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吳漢圍劉永將蘇茂於廣樂地名未詳大破之○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引兵圍之○六月大將軍耿弇擊延岑走之其將鄧仲況以陰降○

目初仲況居陰縣今爲光化縣而劉歆孫龔爲其謀主前侍中蘇竟以書說之仲況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

綱秋七月遣岑彭擊秦豐於鄧破之進圍黎丘別遣兵徇江東揚州平○睢陽人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

○目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酇音嵯漢縣今省入永城縣非蕭何食邑也蓋延進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蘇茂周建共立永子紆爲梁王

綱冬十一月李憲稱帝據廬江等九城衆十餘萬

綱遣太中大夫來歙使隗囂○目帝謂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

綱戊子四年春遣鄧禹將兵擊延岑破之岑奔蜀公孫述以爲大司馬○夏四月帝如鄴遣吳漢擊五校於臨平破之遣耿弇祭遵等討張豐誅之弇遂進討彭寵○目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況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爲國功効尤著何嫌何疑而求徵況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

綱六月帝還宮○秋七月如譙遣將軍馬武王霸圍劉紆於垂惠聚落名在今蒙城縣境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攻拔之○目憲

聞貰休以蘭陵降自郯圍之蓋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貰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旣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貰休

綱八月帝如壽春遣將軍馬成擊李憲九月圍舒○以侯霸爲尚書令○鑑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綱冬十月帝還宮○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鑑更始之末

公孫述卽帝位於成都隗囂使馬援往觀述援素與述同里閈（音罕閭也）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製都布（都一作答）單衣交讓冠（賓主相見之冠）會百僚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曲體而揖若磬之形）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修飾若布帛邊幅也）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脫巾也）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謂囂與述也）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陛列棨戟於階陛之下以爲儀衛）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

綱太傅褒德侯卓茂卒○十二月帝如黎丘遣將軍朱祐圍秦豐岑彭擊田戎○目岑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帝幸黎丘（故城在今宜城縣境）遣使招豐豐不肯降乃使朱祐等代岑彭圍黎丘使岑彭傅俊南擊田戎

綱公孫述遣兵屯陳倉隗囂遣兵助馮異擊破之述遣使招囂囂斬其使○目隗囂助馮異擊破述遣使上狀帝報以手

書曰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爲他人禽矣如令子陽至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其後述遣使招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故蜀兵不復北出

綱己丑五年春正月遣來歙送馬援歸隴右○目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

綱 二月蘇茂救垂惠馬武王霸擊破之劉紆犇佼彊。人姓名也○

目 蘇茂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爲茂建所敗犇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武爲捕虜將軍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敵敗走茂建復挑戰霸堅臥不出方享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謂軍吏曰茂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建於道死茂奔下邳今淮安府邳州與董憲合劉紆奔佼彊

綱 帝如魏郡○彭寵奴斬寵來降夷其族封奴爲不義侯○

目 彭寵妻數爲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多言兵當從中起至是寵蒼頭子密等三人殺寵及妻以首來降帝封子密爲不義侯夷寵宗族

權德輿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相蔽宜置於法昭示王度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則漢爵爲不足勸矣

綱 遣使迎上谷太守耿況還京師封牟平侯○吳漢耿弇擊富平今爲樂陵縣獲索賊姓名於平原漢郡今爲縣大破之弇遂進討張步○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之○鑑 平敵將軍龐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爲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

綱 岑彭攻拔夷陵漢縣今爲州 田戎奔蜀彭留屯津鄉○夏四月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爲涼州牧○鑑 初融自守河西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當各據土宇與隴隗囂蜀公孫述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漢有再

受命之符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帝見鈞懽甚禮饗畢乃遣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綱 六月秦豐降斬之○董憲劉紆使蘇茂佼彊救龐萌帝自將擊破之秋七月彊以衆降茂犇張步憲萌犇朐漢縣名今省入海州梁人斬紆以降

劉友益曰高帝自將五雖韓王信書討餘書擊皆比有也世祖自將七非書征則書討此其獨書擊何紆永子也永立子也紹封宜矣非他人比也故前書據國起兵此特書擊綱目之權衡審矣

綱冬十月帝如魯○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鑑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今歷城縣又令兵屯祝阿今禹城縣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犇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空壁亡去時張步都劇今壽光縣使其弟藍將精兵三萬守西安漢縣故城在臨淄西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即臨淄弇進軍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令軍中無得擄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兵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弇於是弇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

眛水上一名巨洋又名瀰水源出臨朐縣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衞尉不聽爲讐張步前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漢縣故城在今濰縣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弇軍門降弇入據其城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封步爲安丘縣名今屬青州府侯弇復引兵至城陽今莒州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爲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綱初起太學帝還視之書法初者何志始也帝即位於是五年日不暇給而能留意學校親臨視之帝可謂知所先後矣書起太學始此書視學始此

綱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爲大司徒○目霸聞太原閔仲叔名貢以字行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慰之也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投上也劾罪曰劾而去後漢書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綱十二月盧芳入塞掠據五郡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也○隗囂遣子

入侍。○目囂矜己飾智，每自比西伯，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有二，尚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世無宗周之祚，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招速禍患，無乃不可乎。乃止。帝使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已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其將王元說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侍，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失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璽書

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久疑若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於是遊士長者稍稍去之。

綱交趾牧鄧讓等遣使貢獻。○目岑彭素與交趾牧鄧讓厚，與讓書，陳國家威德。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趾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宛人任延爲九眞太守，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後漢書延爲九眞時，駱越無嫁娶禮，各因淫好，無適對匹耦，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令屬縣各使民以年齒相配。其貧無聘者，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禾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九眞人立祠祀之。

綱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爲諫議大夫。○鑑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嚴光字子陵，少與帝同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

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爾。除爲諫議大夫，不屈，去耕富春山。在浙江桐廬縣後人名釣處爲嚴陵瀨焉。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堪也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

范曄曰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

綱竇融承制以莎車王康爲西域大都尉○目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爲侍子京師慕樂中國及王莽之亂匈奴畧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嘗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立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竇融乃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

綱庚寅六年春正月以舂陵鄉爲章陵縣復其傜役○吳漢等拔朐縣斬董憲誅龐萌江淮山東悉平○目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帝與述書曰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荅

綱馮異入朝○鑑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開也荊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鄉名漢獲異於此鄉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趙弼曰關中遭赤眉之亂民不聊生馮異一朝破賊撫綏黎庶三輔士民不啻去塗炭之中而登春臺之上也當時異握重兵且居形勝之地光武未聞有毫釐嫌疑之心及人上書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坦然自如乃以章示異真乃天地覆載之心春育海涵之量也所以中興諸功臣皆享祿終身遺爵子姓其仁恩信義之道視西漢之初高出萬萬之上矣

綱夏四月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目先是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衆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詔討之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喻旨囂猶豫不決歙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隗恂字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邪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留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殺之無損於漢而遂以族滅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遊說皆可按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歸

綱五月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諸將與戰大敗而還○

綱六月并省縣國減損吏員○目以戶口衰耗詔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綱秋九月晦日食○目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九載也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間者守宰數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

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
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綱冬十二月復田租舊制○目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
足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稍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
一如舊制
綱隗囂遣兵下隴馮異祭遵擊破之○目諸將之下隴也帝
詔耿弇軍漆(今西安府永壽縣)馮異軍栒(荀)邑祭遵軍汧(今鳳翔府汧陽縣)吳
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
(行巡人姓名也)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卽馳兵潛往據
之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
驚亂犇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

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
綱馮異擊盧芳匈奴兵破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竇融遣
弟上書○目書曰璽書盛稱蜀漢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陀
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
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
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
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帝復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
甚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委成功造難就負(恃也)虛交(指子陽)
而易(輕也)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囂不納
綱隗囂降蜀○目先是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
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
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者周爵五等諸侯從政
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
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
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
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眞之後天下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
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漢必復興已
可知矣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諷切之囂不聽彪遂避地河
西竇融以爲從事甚禮重之彪遂爲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
焉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讐之囂得書增怒
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
召之具言謀畫帝復賜書於囂囂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

於公孫述述立囂爲朔寧王
綱(辛卯)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是月晦日
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鑑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
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
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
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高明柔克也)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
故與奏及之○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
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
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
宰輔之權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
屈節待賢誠不可使有司察公輔之罪帝從之○帝好圖讖

與鄭興議郊祀事帝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乃解

綱夏五月以李通爲大司空○冬盧芳朔方雲中郡降○以杜詩爲南陽太守○鑑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綱壬辰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歙討隗囂取略陽縣名今屬漢中府斬其守將夏閏四月帝自將征囂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囂衆皆降囂奔西城吳漢引兵圍之○目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

神也帝聞之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肢體易矣囂悉以精銳圍略陽歙固守不拔夏帝自將征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音引所以引車者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城名在今鎮原縣東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帝善之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大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

萬降囂將妻子奔西城漢縣故城在今鞏昌府城西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尊寵之也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進幸上邽漢縣故城在今秦州境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爲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以四縣封竇融爲安豐漢縣故城在今壽州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綱潁川盜起秋九月帝還宮六日自將討平之○鑑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郭憲字也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

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同鬚爲白九月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音掛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漢縣今省入許州因社中有樹暴長因名焉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今東昌府濟陰今曹州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爲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復以純爲東郡太守

綱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目漢兵退安定

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校尉太原温序爲囂將荀宇所獲宇欲降之序大怒叱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劒序銜鬚於口曰無令鬚汚血遂伏劒而死詔賜以冢(冢同)地拜二子爲郎

【綱】(癸巳)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穎陽侯祭遵卒於軍詔馮異領其營○【目】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綱】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鑑】囂疾且餓恚憤而卒王元等立囂少子純爲王秋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之

【綱】夏六月遣來歙馬援護諸將馮異等屯長安○【目】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大中大夫馬援爲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

【綱】秋八月以牛邯爲護羌校尉(使領金城諸羌從司徒掾班彪之奏也)○封陰就爲宣恩侯○【目】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爲宣恩侯復召就兄興欲封之興固辭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侈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綱】(甲午)十年春正月吳漢等擊盧芳將賈覽破走之○夏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卒於軍○秋八月帝如長安遂至汧隗囂將高峻降○【目】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幸汧遣寇恂往降之恂至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不欲則固守峻惶恐即日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綱】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聚名在今伏羌縣南)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目】徙諸隗於京師以東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今陝西涼州衛)捕得誅之

【綱】(乙未)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其浮橋遂入江關○【鑑】岑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發荊州兵與彭會荊門(山名在宜都縣西北)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吳漢也)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彭爲征南大將軍)爲重而已彭令諸軍直衝浮橋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長驅入江關(在虎牙荊門二山之間)令軍

中無得擄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
綱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今爲嶶州）夏六月諸將擊破之述使盜殺監護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鑑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元王元安環安述二將名）大破之遂克下辨（漢武都郡治今爲成縣）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卽死歙馳召蓋延延悲哀不已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延收淚受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投筆抽刀而絕帝省書涕悼詔以馬成代之趙王良從帝送歙喪還入夏城門與中郎

將張邯爭道叱邯下車又詰責門候使前走數十步司隷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貴戚尊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曰貴戚且歛手以避二鮑
綱帝自將伐蜀秋七月次長安○岑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延岑走王元以其衆降○鑑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拒廣漢又遣侯丹拒黃石岑彭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地在今潼川州）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乃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舊彭山縣南有彭亡聚爲岑彭死處）
綱冬十月馬成等破河池平武都遂與馬援擊破先零羌
綱以郭伋爲并州牧○目伋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後漢書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十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綱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吳漢大破蜀兵遂拔廣都○秋七月將軍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吳漢進攻成都九月入其郛臧宮拔緜竹引兵與漢會○目初帝戒漢堅據廣都勿與爭鋒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阻江

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時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牽引也）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謝豐袁吉將衆出攻漢使別將刼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欲潛師就尚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斬豐吉引還廣都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臧宮亦拔緜竹破涪（音浮）城斬公孫

恢與吳漢會於成都

〔綱〕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鑑〕臧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吳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於今七年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乃誘以高位重

餌乎融曰宜呼家室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謂遜於王皓也)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為(郡名今為敘州府)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譙玄巳卒祠以中牢(羊豕也)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

合浦(今廉州府)太守於是西土皆悅莫不歸心焉

〔綱〕參狼羌寇武都馬援擊破之○〔目〕參狼羌(羌種名)與諸種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桀奸也)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

〔綱〕以雎陽(今為雎州)令任延為武威太守○〔目〕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綱〕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畱法○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邊遣將軍杜茂將兵築亭障以備之○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目〕融奉詔入朝既至上侯印綬詔還之甚見寵禮尋拜冀州牧又以梁統為大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縣名故城在今涼州衛)在河西最為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檢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

〔綱〕雍奴(今武清縣)侯寇恂卒(謚曰威)

綱鑑會編卷十八

綱鑑會編卷十九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後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下

〔綱〕丁酉十三年春正月，大司徒霸卒。○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目〕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獻寶劍，價值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駕鼓之車也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司啓閉出入之官郅惲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中東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

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中東門候爲參封漢縣屬琅琊國今未詳尉。

〔綱〕盧芳犇匈奴。○〔目〕盧芳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來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詣闕降，詔拜昱五原太守，封鐫胡侯。

〔綱〕詔諸王皆降爲公侯。○〔目〕朱祜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於是詔諸王皆降封公侯。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

〔綱〕以紹嘉公孔安爲宋公，承休公姬常爲衞公。○以韓歆爲大司徒。

〔綱〕夏四月，吳漢軍還，大享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目〕吳漢自蜀振旅而還，四月至京師，於是大享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鄧禹爲高密縣名今屬萊州府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縣名今屬汝寧府侯；賈復爲膠東漢縣今爲平度州侯，食六縣；餘皆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衞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

朱祜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異，必先偏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而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綱〕以竇融爲大司空。○〔目〕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名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敎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讖記，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才能，況

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帝不許.
范曄曰（竇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邀功趨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綱戊戌十四年.莎車鄯善遣使奉獻.請置都護.不許.○目莎車
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
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綱太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令.不報.○鑑統上疏曰.臣竊見
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
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
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

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
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
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不報.
綱己亥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韓歆歸田里.歆自殺.○鑑歆
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
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
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
錢穀.以成禮葬之.
司馬光曰（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人君夙夜求之唯懼弗得聞以光武而韓歆以直諫死豈不爲仁明之累哉）
綱以歐陽歙爲大司徒.○二月.徙邊郡吏民避匈奴.○夏四

月.追謚兄縯爲齊武公.○目帝感縯功業不就.撫育二子章
興.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緱
氏令.其後章遷梁郡太守.興遷弘農太守.
綱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目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
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
多爲詐巧.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幷度廬屋里落.民遮道
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
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
吏由.（詰問因由）吏不肯服.抵言（托辭也）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皇
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
方（比也）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

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
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
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綱冬十一月.大司徒歙有罪.下獄死.○目歙坐前爲汝南太
守度田不實.贓罪千萬.下獄.歙世授尚書.八世爲博士.諸生
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
求代歙死.帝竟不赦.歙死獄中.
綱以戴涉爲大司徒.○盧芳復入居高柳.（漢縣代郡地今大同府境）○以
張堪爲漁陽太守.○鑑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
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
可支.

綱庚子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目交阯麊音麋泠音零縣雒將女子徵側甚雄勇雒將人姓名其女子名徵側嫁爲朱鳶縣人詩索妻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徵側忿怨與妹徵貳反九眞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凡畧六十五城自立爲王都麊泠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

綱秋九月河南尹諸郡守十餘人皆有罪下獄死○目皆坐度田不實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上大笑

綱羣盜起冬十月詔許相斬除罪遂皆解散○鑑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

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綱盧芳降立以爲代王○目盧芳與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既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耻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芳入朝南及昌平漢縣今爲州屬順天府有詔止令更朝明歲

綱復行五銖錢馬援奏行之天下賴其便

綱辛丑十七年春正月以趙憙爲平原太守○目初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憙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爲請者數十憙終不聽趙公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良無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貰出子春遷憙爲平原大守

綱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目郭氏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恐其動搖太子也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綱帝如章陵○目帝幸章陵即舂陵鄉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

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周旋貌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綱十二月還宮○以馬援爲伏波將軍擊交阯○鑑徵側等寇亂連年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擊交阯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谿賊遂散走

綱壬寅十八年夏五月盧芳復反犇匈奴○目芳自昌平還內自疑懼遂復反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出塞芳留匈奴中病死

綱罷州牧置刺史

綱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爲中宗始祠元帝以上

於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於章陵從張純朱浮之議也

黃汝良曰光武立四親廟而復從之也將以重正統而厚大宗雖賢於世之違禮以伸恩私己以滅義者然於道則未安也自新莽篡奪天下之非一日矣光武固景帝之後而長沙定王之裔也不忍漢祚之亡奮志而取天下其名號雖劉而其勢則非侯王也其建國雖漢而其稱則東京也其迹雖中興而其實則創始也以當時事勢論之其視南頓君即高帝之太公也其視高帝則周之后稷也曆數既膺之後享帝立廟以南頓君爲高帝考而禰廟以祀之以高帝爲所出之帝而太廟以享之由禰廟而上則立爲三昭三穆以及景帝長沙王可也由太廟而下則立爲世室以祀文帝可也其餘諸帝不過遷之爲祧祀之於祫祭則仁之至而義之盡矣彼元帝者孰嗣而孰繼之耶將厚於大宗而反有以來薄情之誚將附於正統而適足以貽二本之議是張純以經生之見誤其主而光武亦以經生之見自誤者也

綱馬援斬徵側徵貳○目援進擊餘黨都陽等降之嶠南悉平援與越人申明約束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援既

平交阯謂官屬曰吾弟少遊常哀吾慷慨有大志嘆曰士生一世但取足衣食守墳墓使鄉里稱爲善人足矣至求贏餘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念少遊語何可得也

綱夏六月廢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太子改名莊

○目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爲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甚重之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汎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上以桓榮爲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服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賜賞

袁宏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爲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適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閒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綱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鑑陳留董宣爲雒陽令湖陽

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不用器械而手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慄人號爲臥虎

丁奉曰宣本傳大姓公孫丹殺人而宣誅之其獄雖濫亦頗據法及宣之死布被覆尸惟存大麥數斛敝車

一乘而帝傷其廉潔領范史特著爲酷令之首亦枉矣哉

【綱】秋九月帝如南頓賜復二歲○【目】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音福除也)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綱】(甲辰)二十年春二月還宮○夏四月大司徒涉下獄死大司空融坐免○【目】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職併免竇融

【綱】五月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卒(謚曰忠)○【目】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愼無赦而已至是卒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嘆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之曰軍帥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綱】六月以蔡茂爲大司徒朱浮爲大司空○【目】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之廢稱疾不朝帝强起之欲以爲司徒湛辭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而用茂浮

【綱】徙中山王輔爲沛王(書法封王不悉書書中山以輔爲廢后子也書之以見存厚)○以

郭況爲大鴻臚○【目】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爲金穴

【綱】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國○【鑑】馬援自交阯還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再寇天水扶風上黨援自請擊帝許之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綱】(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入寇○鮮卑寇遼東太守祭彤(音容)擊走之(鮮卑見綱目自此始)○冬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目】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諸國愁懼車師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侍子遣還皆大憂恐乃與燉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綱】(丙午)二十二年冬大司空浮免以杜林爲大司空○以劉昆爲光祿勳○【目】初昆爲江陵(今屬荆州府)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爲弘農(今陝州)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綱〕匈奴單于輿死、子蒲奴立、求和親、許之、○〔目〕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之、

〔綱〕詔罷邊郡亭候、招降烏桓、○〔目〕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遂罷邊郡亭候吏卒、遣使招降烏桓、

〔綱〕西域復請都護、不許、遂附於匈奴、○〔目〕西域諸國侍子久留燉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尹起莘曰 前請都護不許、今復請都護不許、則帝不勤遠略務內不務外之意曉然見矣、漢業鼎安宜哉

〔綱〕丁未 二十三年夏五月、大司徒茂卒、○秋八月、大司空林卒、○以玉況為大司徒、○冬十月、以張純為大司空、○鬲 故城在今德州東 侯朱祐卒、

〔綱〕戊申 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單于、款塞內附、○〔目〕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綱〕秋七月、遣馬援伐武陵蠻、○〔鑑〕武陵蠻寇臨沅、今常德府武陵縣 遣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行、將四萬餘人征五溪、雄溪酉溪樠溪辰溪潕溪皆槃瓠子孫所居在今辰州 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國厚恩、年迫 逼也 日索、盡也 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 權要子弟 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綱〕冬十月、匈奴南單于遣使入貢、○〔目〕南單于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 今汝寧府確山縣 侯臧宮、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綱〕己酉 二十五年春正月、貊人鮮卑烏桓並入朝貢、○〔目〕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肜招降之、肜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人姓名 使招致異種駱驛款塞、肜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斬匈奴、持頭詣郡、其後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綱〕夏、新息侯馬援卒於軍、詔收其印綬、○〔目〕馬援軍至臨鄉、在武陵縣 擊破蠻兵、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意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 松字 帝壻、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 名統 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

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音木野鴨也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帝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爲零陵太守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至下雋漢縣故地在今沅陵縣有兩道可入一從壺頭山名在今沅陵一從充漢縣故城在今慈利縣西耿舒欲從充道援以壺頭地近帝從援策及進壺頭賊乘高守險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賊每升險鼓譟援輒出曳足觀之左右哀其壯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弇書言援不由充道以致失利弇奏之帝遣梁松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遂搆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藁葬草葬也城西前雲陽令朱勃詣闕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

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帝意稍解

【綱】冬十月監軍謁者宗均矯制告諭羣蠻降之○【目】謁者宗均監援軍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饑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均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羣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綱】遼西烏桓內屬置校尉以領之

【綱】【庚戌】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目】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故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綱】立南單于庭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漢縣今地未詳

【綱】【辛亥】二十七年夏大司徒況卒○五月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以趙憙爲太尉馮勤爲司徒○北匈奴求和親不許○【鑑】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詔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帝然之詔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匈奴

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侯莫敢復言兵事者

范曄曰 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苞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陣乎

[綱]壬子二十八年春以魯益東海○[目]徙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

縣賜虎賁旄頭設鍾虡之樂擬於乘輿

[綱]夏六月沛太后郭氏薨[書法]王太后卒未有書者此其書何廢后也廢后以善終者鮮矣帝可謂能存厚后亦可謂善處廢者矣

[綱]秋八月遣諸王就國○[目]先是上問趙憙以長久之計憙請遣諸王就國時禁罔尚疎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因謂司馬呂种曰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會更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神人也

[綱]以張佚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目]初上求太子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張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宋濂曰 世祖中興息馬論道大興文治於天下首舉儒碩而置榮於三孤之位榮也固宜自崇師道而模範乎天下使及門者有以厲其廉潔之操干寵者有以杜其苟簡之風庶可養成吾道之緒以荅明主崇文之休夫何一蒙賜賚即以自矜器識之小亦可陋矣

[綱]北匈奴乞和親許之

[綱]甲寅三十年春二月帝東巡○[鑑]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太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綱]閏月還宮○夏膠東侯賈復卒諡曰剛○[目]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綱]丙辰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以第五倫為會稽太守○[目]京兆掾第五複姓齊諸田之後京兆長陵人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或笑之曰爾說州

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華嶠書曰蓋延爲馮翊多非法倫切諫之延恨故滯不得舉)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後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得召見論政事帝悅以爲扶屯(縣名故城在今武岡州)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俗多淫祀屠牛祭神倫皆案論之淫祀遂絕百姓以安(後漢書倫字伯魚少有行義爲鄉嗇夫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

綱二月帝東巡封太山禪梁陰○目上讀河圖會昌符(讖記書名)曰赤劉之九(高祖九世孫也)會命岱宗(太山四嶽所宗)上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登山以璽親封玉牒簡

陳瓘曰(三十年羣臣請封禪詔引欺天林放之語以止之然而信聖人之言不如信圖讖之篤也)

綱三月司空純卒○夏四月帝還宮○赦改元○六月以馮魴爲司空○司徒勤卒○京師醴泉出赤草生郡國言甘露降○目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帝自謙無德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綱秋蝗(書法書蝗何爲災也上書醴泉赤草下書秋蝗則醴泉赤草之不爲瑞明矣)

綱冬十月以李訢爲司徒○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主於園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時上祭

劉友益曰(書尊薄太后何譏也文帝之立也呂后不書太后絕之於帝矣則薄太后之尊宜也何譏焉后不書太誠絕之於文帝矣其書呂后則固未嘗絕之於高帝也於是遷主於園四時上祭可乎尊薄太后曰高皇后卑其祖也至以配食地祇益不稱矣)

綱十一月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目帝以赤符卽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伎數之人矯稱讖記以欺惑人主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屛斥之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漢縣今爲州)丞

綱丁巳二年春二月帝崩(葬原陵在河南府孟津縣西)○目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

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愼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賀善曰(世祖卽位之後有三大政要皆關於風俗運祚者元年始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而當時多循吏天下畧定卽起太學親臨視之而東都盛儒學徵三處士而末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祀漢配天以垂二百年之基者實在於此然其失亦有二焉以私愛廢皇后太子信圖讖竟事封禪獨此二者不能不爲盛德之累至其加恩廢后母子親黨則又後世人主所難能也)

綱太子莊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鑑初帝崩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坐無別太尉趙憙扶下諸王以明尊卑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內外肅然時山陽王

荆哭臨不哀而作飛書詐稱大鴻臚郭况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及郭后黜辱勸令舉兵以取天下彊得書惶怖卽執其使奏之明帝以荆母弟秘其事令出止河南宮

綱 夏四月以鄧禹爲太傅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目 蒼嘗薦西曹掾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爲議郎

綱 燒當羌西羌種無弋爰劍之後反遣兵擊之敗沒冬復遣馬武擊之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字嚴光武太子也在位十八年崩壽四十八

綱 戊午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目 帝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上食奏樂是後遂以爲常

胡寅曰 送死之禮卽遠而無退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迎精而反主於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復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

綱 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諡曰元○東海王彊卒○目 彊病上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絡繹不絕彊臨終上疏謝恩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綱 秋七月馬武等擊羌破之○祭肜擊烏桓大破之罷緣邊屯兵○好畤侯耿弇卒諡曰愍

綱 己未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冕玉佩登靈臺望雲物○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冬十月行養老禮

○目 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知天地人之事桓榮爲五更知五行更代之事又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禮畢引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辟雍四門外水圜繞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後榮卒帝親自臨喪送葬

范曄曰 光武中興愛好儒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中元元年初建辟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而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薪刈其下云

胡寅曰 觀顯宗尊師之意多儀及物可謂人主之高致盛節也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矣

綱 中山王焉就國○目 上以中山王焉郭太后少子太后尤愛之故獨留京師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騎恩寵尤厚獨得往來京師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恩寵俱渥

綱 帝如長安○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過式其墓是月還宮

綱 庚申三年春二月太尉憙司徒訢免以郭丹爲司徒虞延爲太尉○立貴人馬氏爲皇后子炟坦爲皇太子○目 后援之幼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禮則修備殊見寵異及帝卽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

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皆當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太子亦純孝母子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若帝所寵輒增隆遇及是有司以長秋未建爲請（皇后所居爲長秋宮）帝未荅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謁望見后袍衣疎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是以寵敬無衰焉

〔綱〕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鑑〕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范曅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智能之士也議者多謂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迹其淺圖遠筭固將有以焉降自秦漢悉資戰力至於翊扶王運皆武人崛起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職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作蕭樊且猶縲紲信越並見葅醢光武鑒前事之失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觀其治乎臨政稱職責咎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禮者乎）

〔綱〕夏六月大起北宮既而罷之○〔目〕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敕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遂應時澍雨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察人隱微而發覺之也）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擲也）曳（拖也）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慄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惟[redacted]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

〔綱〕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鑑〕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綱〕（辛酉）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目〕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卽還宮

〔綱〕冬十月司徒丹司空魴免以范遷爲司徒伏恭爲司空○陵鄉侯梁松下獄死○〔目〕松坐怨望誹謗下獄死初上爲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罪惟衆不染於辭

〔綱〕（壬戌）五年春二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目〕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

辭甚懇切。至是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後漢書太原荀恁字君大。少修清節。資財千萬。父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王莽末。匈奴寇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閣延覽。辟而應焉。及後朝會。明帝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罷歸。卒於家。

綱冬十二月。安豐侯竇融卒。○目融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矯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以女妻之。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盡免諸竇官。遣歸故郡。獨融留京師。融尋薨。後穆與子勳。宣皆坐事誅。

綱癸亥六年春二月。王雒山舊註在廬江郡今未詳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目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今方政化多僻。何以致茲。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閒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綱甲子七年春正月。皇太后陰氏崩。○以宋均爲尚書令。○目初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尤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嘗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均欲叩首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綱乙丑八年春正月。司徒遷卒。以虞延爲司徒。○以吳棠爲度遼將軍。○鑑匈奴遣使來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爲寇。許之。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發還京師。南匈奴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叛。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衆出塞。得其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將軍事。

綱秋大水。浛郡國凡十四。○冬十月。詔聽有罪亡命者贖。○目楚王英光武第六子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即梵語優婆塞。今之清信士也。桑門即沙門。又云善覺也。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

梵書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後能開覺有情。如夢覺。故名爲佛。按列子云。西方有聖人。其名曰佛。則在周時已知有佛之稱矣。因遣使之天竺。即身毒國。在西域大夏東南。一名天篤。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得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英最先好之。

綱是月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目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綱丙寅九年夏四月，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目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

綱大有年。○匈奴遣子入學。○目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綱丁卯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荊有罪自殺，國除。○目先是廣陵王荊復呼相士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荊惶恐自繫獄，帝加恩不考極其事，詔不得臣屬吏民，惟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衞之。荊又使巫祭祀祝詛，詔長水校尉樊鯈等雜治其獄，事竟，奏請誅荊。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邪！鯈對曰：天下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臣等以荊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嘆息，至是自殺，國除。

綱冬十二月，以丁鴻爲侍中。○目初陵陽（今池州府石埭縣）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爲侍中。

綱戊辰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目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嘆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領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綱己巳十二年春，哀牢（南夷種名）內附。○目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

綱夏四月，修汴渠隄。○目時河汴久壞，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乃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

綱秋七月，司空恭罷，以牟融爲司空。

綱庚午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冬十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目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屬寧國府），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王之生母）勿上璽綬，留住楚宮。

綱辛未十四年春三月，司徒延有罪自殺。○目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延自殺。

綱夏四月以邢穆爲司徒○故楚王英自殺○目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英陰疏天下名士（名士之稱始此）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惟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耿建臧信鄧鯉劉建建等辭未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明帝　永平十四年

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形狀也）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促提下棰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族滅不敢多汙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寤而已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下雨馬后

亦以楚獄多濫乘閒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今爲濟寧州）令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按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綱初作壽陵○目制裁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杅（于一作盂）水脯糒（備）而已過百日惟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埽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綱（壬申）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於下邳三月至魯詣孔子宅（書法史書幸孔子宅此書詣何不以位加道也惟君臨其臣則書幸綱目書詣孔子宅一而已）○目幸孔子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明帝　永平十四年十五年　三八

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綱立子恭等六人爲王○目封皇子恭爲鉅鹿王黨爲樂成王衍爲下邳王暢爲汝南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綱冬遣都尉耿秉竇固將兵屯涼州（將謀伐匈奴也）

綱（癸酉）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肜（容）及竇固等伐北匈奴因取伊吾盧地肜不見虜而還下獄免卒○目祭肜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以爲涿邪山不見虜而還肜與吳棠坐逗留畏懦下獄免肜自恨無功出獄數日嘔血死帝雅重肜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嗟嘆良久

烏桓鮮卑每朝賀京師常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遼東吏民爲立祠四時奉祭焉

綱西域諸國遣子入侍○鑑耿秉數請擊匈奴帝遣秉與竇固等分道並出伐北匈奴固獨有功固使假權攝也司馬班超與從事與參謀議之官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詔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明者睹未萌況已著乎乃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因夜以火攻虜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召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幷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以超

爲軍司馬復使于窴音田其王廣德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

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綱夏五月司徒邢穆有罪下獄死○目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酷有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壻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弇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有司奏請誅延上以延罪薄於楚王英徙延爲阜陵王食二縣

綱以王敏爲司徒○秋七月北匈奴大入雲中○目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早起就草蓐中食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轢也車踐也藉蹈籍也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綱甲戌十七年春正月北海今青州府王睦卒○目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智慮畏愼如此

綱司徒敏卒以鮑昱爲司徒○白狼等國入貢○鑑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今成都汶川縣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皆西南夷遠國名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菆將侯反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輔使譯而獻之

綱竇固司馬班超執疏勒王兜題而更立其故王子忠

綱夏五月百官上壽○目公卿百官以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惟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敬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

綱冬十一月遣竇固耿秉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官

綱乙亥十八年春二月竇固軍還○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得殺之遂攻戊校尉耿恭恭擊卻之○鑑北匈奴攻金蒲城在西域恭以毒藥傅與附同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恭乘暴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而去初北單于遣左

鹿谷音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恭以疏勒城在莎車東北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笮馬糞汁而飲之。恭身自率士輓推引籠也竹器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遂引去。

綱秋八月，帝崩。葬顯節陵在河南府城東南○目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光武第二女陰皇后所生梁松所尚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郎位五星在太微中帝座東北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主吏民章奏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潛夫論用月朔日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

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帝聞而怪之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綱太子炟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戴溪曰：夫庸暗之君多失於優柔，明察之君多傷於辨急。漢元帝優柔不斷，漢業遂衰；唐宣宗聰明強察，唐祚遂亡。此二者有天下之通患也。明帝天資明敏，尊賢下士，可以為賢君矣，惜也盡用其所長，不少隱晦，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傷於辨急而不自知也。夫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天道以徧覆包含為德者也。觀顯宗之為君，有矜己自喜之意，而無淺沈寬洪之量；永平之政，有總核操切之弊，而無優柔和易之樂，蓋未嘗不為顯宗恨也。向非章帝長者，每事務從寬厚以矯枉救弊，則東京之業衰矣。然則人主之聰明，其可恃哉。

綱冬十月，以趙憙為太傅，牟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錄采記也總領眾事也漢武初有領尚書事章帝時趙憙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蓋始於此猶冢宰總己之義大臣權重者為之

綱十一月，以第五倫為司空。○目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

綱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己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目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單于知恭已困，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

陛下將何以使將。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綱以舅馬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目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之。第五倫上疏曰：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竊聞廖以布三千匹，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不敢不以聞。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綱鑑會編卷十九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後漢紀

肅宗孝章皇帝（諱炟字著明帝太子也在位十三年崩壽三十一）

〔綱〕（丙子）〔建初〕元年春正月詔稟贍饑民○詔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順時令理冤獄○〔目〕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旣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上善之倫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議論每依寬厚云

〔綱〕關寵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班超留屯疏勒○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篽賦與貧民○八月哀牢（古國名後置益州郡今永昌府地）王反郡兵擊斬之

〔綱〕（丁丑）二年春三月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守其地○夏四月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大旱○〔目〕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許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嘗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我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惓乎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其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

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蠶於濯龍殿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馬廖（太后兄）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吳公子光好劍客專諸輩皆善待之故百姓亦多以劍相擊刺而有劍瘢創讀曰瘡瘢瘡痕也）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靈王好小腰宮女約食焉而能立式而能起）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結讀曰髻束髮也）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綱〕詔齊國省冰紈方空縠○燒當羌反秋八月遣將軍馬防

校尉耿恭擊之。○目第五倫上疏曰：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惠愛。帝不從。

綱 戊寅 三年春，馬防、耿恭擊羌，大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免其官。○目防既徵還，留恭擊餘寇，所降凡十三種數萬人。以言事忤防，監營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

尹起莘曰（光武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未嘗假借戚里。至顯宗承統，尤切加謹。是以建武、永平之間，政事清明，爲中興首。肅宗繼之，雖寬大長者，有光前烈，而馬防外戚寖失初意。前此大旱，嘗欲封爵諸舅，賴太后不從而止。未幾遂以馬防借耿恭將兵擊羌，雖曰幸而成功，然防甫召還，恭以罪免，至冬則防進位車騎矣。同功異賞，豈無其說？蓋恭以言事忤防，有司承望風旨，上亦不察而罪之。然則恭有功無罪，曉然甚明，固不待考而知其爲防所陷矣。肅宗之政若此，孰謂其稟優於先帝乎）

綱 三月，立貴人竇氏爲皇后。（后勳之女，融之曾孫，母東海王彊女也）○冬十二月，以馬防爲車騎將軍。

綱 己卯 四年春二月，太尉融卒。○夏四月，立子慶爲皇太子。○五月，封舅馬廖等爲列侯，以特進就第。○目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四方也）垂（邊遠也）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特進就第。

綱 以鮑昱爲太尉，桓虞爲司徒。○六月，皇太后馬氏崩。○目帝既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宮人二百，雜帛、黃金錢二千萬而已。

綱 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鑑楊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意斷處曰章）句（言斷處曰句，言其專爲分章斷句之學）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帝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今白虎通凡四十四卷，首於爵，終於嫁娶）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超之兄也）、賈逵及廣平王羡皆與焉。

綱 庚辰 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目詔曰：朕思遲（待也）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尹起莘曰（直言之士，固當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可也。以補外官，毋乃憂其末而失其本乎）

綱 太傅憙卒。○遣弛刑義從就班超平西域。○目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發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罪人去鉗鈦赭衣輸贖徒作者）及義從（西羌種名）千餘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超超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功，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綱 辛巳 六年夏六月，太尉昱卒。○秋七月，以鄧彪爲太尉。○以廉范爲蜀郡太守。○目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

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爲
便歌之曰廉叔度（范字）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綱（壬午）七年夏六月廢太子慶爲清河（縣名屬廣平府）王立子肇爲皇
太子○目初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爲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
梁竦二女亦爲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爲
子謀陷宋氏誣言欲爲厭勝之術乃廢慶而立肇宋貴人飲
藥自殺慶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憐之敕皇
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同室出則同輿
綱秋八月東平王蒼歸國○鑑初蒼於正月來朝詔留京師
至是有司復奏遣蒼歸國手詔慰遣帝親爲祖送流涕而訣
明年蒼薨諡曰獻

綱九月帝如偃師（縣名今屬河南府）遂至河內（漢郡今爲懷慶府）○目詔郡
縣不得輒修橋道逢迎刺探以爲煩擾
綱封蕭何末孫熊爲酇侯
綱（癸未）八年春正月下梁竦獄殺之○目太子肇之立也梁氏
私相慶皇后以是忌梁貴人數譖之諸竇遂作飛書陷竦以
惡逆竦死獄中家徙九真兩貴人皆以憂死
綱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目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
能教敕子弟皆驕奢不謹楊終與廖書戒之曰黃門郎年幼
血氣方盛既無長君（文帝竇皇后弟）退讓之風而要結放縱無行之
客覽念前往可爲寒心廖不能從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數
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數加譴敕禁遏甚備由是
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投書怨誹於是有司奏防兄弟
悉免就國詔以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光比防稍爲謹密
帝特留之後復有詔還廖京師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
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
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讓樂善然諸出入貴戚者類
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更相販賣雲集其門
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
戚浣濯之（言廢馬而典竇也）猶解酲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嚴敕憲
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
臣之所至願也憲恃宮掖之勢以賤直奪沁水公主（明帝女也）田
園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

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況小民哉國
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
解使以田還主
司馬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責憲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綱下雒陽令周紆獄尋赦出之○目紆爲雒陽令下車先問
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
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郊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
事貴戚跼（曲也）蹐（累足也）京師肅清
綱以班超爲西域將兵長史○目帝拜超爲長史徐幹爲軍

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不信三至而後信之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毁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綱甲申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鑑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周勃木訥之功帝皆納之

綱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者○八月太尉彪罷以鄭弘爲太尉○帝南巡○目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偫音峙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

綱冬十月至宛以朱暉爲尚書僕射○鑑暉嘗爲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暉字文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煑鹽及復修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爲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人老則髮黃言謀於老成則行無過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簽名也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雷聲相似有同無異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共劾奏暉帝寢其事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丁奉曰文季諫肅宗行均輸時年八十及和帝用竇憲北征力諫而死是誠死忠者乎再考文季年十三禦劫寇救諸母既乃避外戚陰就之求見與張堪陳揖交而死生妻子之託義貫日月是故其子頡以儒著孫穆以貞顯論者謂爲善之報云

綱十一月還宮○以孔僖爲蘭臺令史○目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譏刺當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爲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

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為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綱]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鑑]廬江（郡名，今舒城縣）毛義、東平（國名，今為州）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謁見也）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損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

[綱]（乙酉）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著為令。○[目]詔曰：諸懷娠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為令。

[綱]詔戒俗吏矯飾者。○[目]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悃上聲，至誠也）無華（不事文采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戴溪曰：（夫天下善人君子，安靜不擾，悃愊無華，其政悶悶，若不足以快人意，而愷悌慈祥，寬洪廣大，將欲感動民心，扶植風化，熏蒸和氣，與一世共躋於仁壽之域，舍斯人其誰與共治哉。善哉章帝之為君也，其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何其懇切深至若此也。襄城令劉方無他異能，特以不煩之故，至動天子詔書褒美，好惡若此，以此明示百官，雖三代之詔何以過此。）

[綱]二月，行四分曆。○[目]太初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稍後天，上命編訢等（編訢，人姓名；治曆之官）綜校，作四分曆施行之。

[綱]帝東巡。○[目]帝之為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至是酺為東郡太守，帝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然後修君臣之禮。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綱]耕於定陶，柴告岱宗，祀明堂。三月，至魯，祀孔子。○[目]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尊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綱]夏四月，還宮，假於祖禰。○秋七月，詔定律毋以十一、十二月報囚。○[目]詔曰：春秋重三正，慎三微，其定律無以十一、十二月報囚，止用冬初十月而已。

[綱]（丙戌）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綱]帝北巡，耕於懷。○三月，還宮。○夏四月，收太尉弘印綬，弘自繫獄，出之而卒。○[目]鄭弘數陳竇憲權勢太盛，憲黨張林、楊光貪殘，吏與光舊，因以告之，憲奏弘漏泄密事，帝詰讓弘，

收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病篤上書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昞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之比至巳卒

綱以宋由爲太尉○五月司空倫罷○目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愨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綱以袁安爲司空○燒當羌反○目燒當羌迷吾及其弟號吾寇隴西郡兵追獲之號吾曰誠得生歸必不復犯塞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卽解散

綱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南道遂通○詔侍中曹褒定漢禮○鑑博士魯國曹褒上疏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儒生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主北方之征伐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堯之樂名一夔堯時典樂者足矣乃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綱丁亥章和元年夏六月司徒虞免以袁安爲司徒任隗爲司空○秋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帥迷吾其子迷唐據大小榆谷以叛○改元○目是時屢有嘉瑞遂詔改元章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綱八月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曹褒奏所撰制度○目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胡寅曰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

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戾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纔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讖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舛繆不純矣

綱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

綱戊子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中山王焉來朝○目上篤於親親故二王光焉皆光武子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就國賞賜過度倉帑爲虛何敞奏記宋由曰比年水旱公私屈竭而賞賚過度損耗國資明公位尊任重責大憂深宜陳得失奏王侯就國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矣由不能用尚書朱意上疏曰陛下隆寵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榦弱枝者也西平王羨等久磐京邑驕奢僭擬宜割情斷恩發遣歸藩以塞衆望

[綱]帝崩（葬敬陵，在河南府城東南）○[目]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范曄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寛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傜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賀善曰（章帝愛民惜刑，可謂仁厚之主，而又垂意禮樂，尊師重學，其失者獨廢太子、殺梁竦二事耳）

[綱]太子肇卽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太后臨朝。

○[目]竇憲兄弟皆在親要，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名興）克己復禮，終受多福。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

[綱]以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目]竇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委曲隨從也），故尊崇之。其所施爲

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以韓紆嘗劾父勳獄，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

[綱]諸王始就國（[書法]書始者，著章帝之友愛也。有司屢奏而不許，見帝之友愛終身焉）○夏四月，以遺詔罷鹽鐵之禁。○冬十月，舅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爲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目]北匈奴饑亂，南單于上言宜出兵討伐。會都鄉（縣名，故城在今涿州）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何敞獨請奏案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兵伐北匈奴。

孝和皇帝（諱肇，字始，章帝第四子也。在位十七年，崩壽二十七）

[綱]己丑[永元]元年春，鄧訓掩擊迷唐，大破之，諸羌來降。○[目]迷唐欲復歸故地，訓發湟中六千人，縫革船，置箄上，渡湖掩擊，大破之。二種殆盡，迷唐收餘衆西徙千餘里。燒當豪帥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惟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屯田修塢壁。

[綱]下尚書僕射郅壽吏，壽自殺。○[目]竇憲將行，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諸卿稍自引止，惟袁安、任隗免冠固爭，前後十上，衆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故愛民

者必有天報。今匈奴遠藏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爲竇篤、景（憲二弟名）起邸第。侍御史何敞上疏曰：今盛春東作，興動大役，爲篤、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以恤民。書奏，不省。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謗，下吏當誅。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直，垂譏無窮。壽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

綱夏六月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鑑憲與耿秉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在燕然山南）
大破之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
里登燕然山（在匈奴耶烏地）速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兇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兵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紀漢威德而還
綱秋七月會稽山崩○九月以舅竇憲爲大將軍○目竇氏
兄弟驕縱而景尤橫甚袁安奏請案罪寢不報尚書何敞上
封事曰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
也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臣敞區區
誠不欲上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
等長保其福祐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南
太傅康有遺失敞輒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
牾焉
綱（庚寅）二年春二月竇憲遣兵復取伊吾地車師遣子入侍○
月氏遣使奉獻○封齊武王（光武兄縯）孫無忌爲齊王威爲北海
王○目初北海哀王無後章帝以齊武王首創大業遺詔令
復二國至是皆封
綱秋七月竇憲出屯涼州○九月北匈奴款塞求朝冬竇憲
遣使迎之復遣兵襲擊破之
綱（辛卯）三年春正月帝冠（始用曹褒新禮擢褒官）○二月竇憲遣兵擊北
匈奴於金微山大破之單于走死○鑑憲以北匈奴微弱遂
滅之遣耿夔任尚圍於金微山（在韃靼國中）大破之出塞五千餘
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
綱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目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
夔任尚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
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爲賂遺袁安任隗奏貶二千餘
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樂恢上疏劾憲書
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廷震
慴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
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之
綱冬十月帝如長安竇憲來會○目詔憲與車駕會長安憲
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
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左丞
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論爲城旦
綱龜茲姑墨溫宿諸國來降○十二月以班超爲西域都護
騎都尉○帝還宮
綱（壬辰）四年春正月立北匈奴於除鞬爲單于○目初北單于
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竇憲請立爲單于置中郎
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袁安任隗以爲光武招
懷南虜正以扞禦北狄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緣
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安又獨上封事言之然上竟從憲
策初盧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
榮所具草竇氏客脅榮曰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
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爲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

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殮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綱】三月司徒安卒以丁鴻為司徒○夏四月竇憲還京師

【綱】六月朔日食○【目】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上威損下權盛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去事之徵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綱】大將軍竇憲伏誅○【鑑】時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專權謀逆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謹敏有心機遂與衆定議誅憲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南北宮收憲黨郭璜等誅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收憲大將軍印綬更

封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惟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班固以竇氏賓客收捕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先是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初南鄭人李郃（合）通五經善河洛風星（知術數天文也）外質樸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及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采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相驚

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天示曰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為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至是郡當遣吏詣憲郃諫曰竇將軍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請自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太守獨不與焉

趙弼曰（竇憲之過惡在章帝時已不容貸矣至孝和立愈加強橫公卿大夫皆畏莫敢言蓋以太后為主於內親黨根據於外也帝一旦憤然震怒盡誅其黨迫憲自殺遂使十餘年深根固蒂之強臣一朝芟滅殆盡以彰天子之威權可謂剛明雄斷不媿孝昭之烈矣惟可憾者當時袁安任隗居三公之位帝不與之謀而乃與鄭衆議之竇氏雖除而寺人之權從茲盛矣諺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與）

【綱】以宦者鄭衆為大長秋（大長秋宮闈職也）○【目】帝策勳班賞衆每

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論議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

【綱】秋七月太尉由有罪策免自殺（以黨於竇氏故也）○八月司空隗卒以尹睦為太尉錄尚書事劉方為司空○護羌校尉鄧訓卒逃唐復反

【綱】（癸巳）五年春正月太傅彪卒○匈奴北單于叛遣兵追斬滅之○鮮卑徙據北匈奴地○冬十月太尉睦卒以張酺為太尉○護羌校尉貫友攻逃唐走之

【綱】（甲午）六年春正月司徒鴻卒以劉方為司徒張奮為司空○秋班超發八國兵伐焉耆斬其王廣○【目】初龜茲諸國既降焉耆猶懷貳心至是討殺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綱以陳寵爲廷尉○目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
寬恕刻覈之風於此少衰
綱乙未七年秋七月易陽地裂
綱丙申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爲皇后○夏蝗
綱丁酉九年夏六月旱蝗除田租及山澤稅○秋閏八月皇太
后竇氏崩○鑑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祕莫有知帝爲梁氏
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太尉張酺言狀帝感動良
久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請奏貶竇
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
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維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
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於是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

封梁竦三子爲侯梁氏自此盛矣
綱迷唐寇隴西遣將軍劉尚擊破之○九月司徒方策免自
殺○冬十月以呂蓋爲司徒司空奮罷以韓稜爲司空
綱戊戌十年秋七月司空稜卒以巢堪爲司空○冬十二月迷
唐詣闕貢獻○目劉尚坐畏懦免謁者耿譚設購賞諸種頗
來附迷唐恐乃降
綱以劉愷爲郎○目初居巢侯劉般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
讓其弟憲遁逃十餘歲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
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
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
爲郎

綱己亥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廩貸
綱庚子十二年夏四月秭歸山崩（在今湖廣歸州）○秋七月太尉酺免
以張禹爲太尉○迷唐復叛
綱辛丑十三年春正月帝幸東觀（聚書之所）○目帝因朝會召見諸
儒魯丕賈逵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
疏曰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
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也
綱秋迷唐寇金城（今蘭州）郡兵擊破之○冬詔邊郡舉孝廉○
目詔曰幽幷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
撫接夷狄以人爲本其令緣邊戶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
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綱鮮卑寇右北平漁陽○司徒蓋致仕以魯恭爲司徒○巫
蠻反寇南郡○目巫蠻計聖以郡收稅不均怨恨遂反
綱壬寅十四年春安定羌反郡兵擊滅之復置西海郡○夏四
月荊州兵討巫蠻大破降之
綱六月皇后陰氏廢死○目陰后妒忌恚恨有言后挾巫蠱
道者后坐廢以憂死
綱徵班超還京師○目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
（音姑）爲超上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在陝西去長安三千六百里）
乃徵超還任尚代爲都護請敎超曰君性嚴急水
清無大魚（太明察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寬大舒緩之意）簡易寬小過
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

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

【綱】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爲皇后。○【目】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及爲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情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中郎將。

【綱】司空堪罷，以徐防爲司空。○【目】防疏言：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科以勉學者。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家法，師弟傳授之經學，所謂專門名家也），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臣以爲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上從之。（甲乙科，平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爲文學掌故。後順帝增甲乙之科）

【綱】封鄭衆爲鄛鄉侯。（書法：宦者封侯自此始，而漢末之禍亦自此始矣）

【綱】癸卯十五年冬十一月，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目】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驛也），五里一候（司望也），晝夜傳送。臨武（縣名，今屬衡州府）長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南州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獻生龍眼、荔枝者，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綱】甲辰十六年秋七月，司徒恭免，以張酺爲司徒。八月，卒，以徐防爲司徒，陳寵爲司空。

【綱】乙巳元興元年春，高句驪寇遼東。（高句驪見綱目始此）

【綱】冬十二月，帝崩。（葬順陵，在河南府城東南）皇后迎子隆卽位。○【目】初，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爲太子，卽位。

胡寅曰：孝和幼沖卽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鉏竇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曠闕多矣。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焉迎立清河王慶，豈不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也。

【綱】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雒陽令王渙卒。（書法：令未有書卒者，書卒渙，錄賢也）○【目】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外猛內慈，人皆悅服。至是卒，官百姓流涕立祠，作詩絃歌以祭。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其以渙子石爲郎中。

孝殤皇帝（諱隆，字盛，和帝少子，皇太后迎立之，在位一年，崩，僅二歲）

【綱】丙午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爲太傅，徐防爲太尉，參錄尚書事。○【目】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羣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拜也），與三公絕席。

【綱】以梁鮪爲司徒。○三月，清河王慶就國，特加殊禮。○【目】慶

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祜與嫡母耿姬居
清河邸姬況孫也
[綱]夏四月罷祠官不在禮典者○以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騭訓之子）○司空寵卒○五月河東垣山崩○以尹勤爲司
空○減用度遣宮人○秋七月詔實覈傷害除其田租
[綱]八月帝崩（葬東陵）太后迎清河王子祜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尹起莘曰（春秋傳曰猶者可已之辭也是時安帝春秋十三若輔以大臣自可躬親庶政故太后臨朝綱目書猶以譏之嗚呼賢如鄧氏君子猶不之與況下於此者乎）
[綱]詔檢敕鄧氏賓客○[目]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
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爲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
輒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

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綱]冬十二月清河王慶卒○罷魚龍曼延戲○詔舉隱逸選
博士○[鑑]尚書郎樊準以儒風寖衰上疏曰人君不可以不
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
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息
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名
儒布在廊廟每燕會則論難衎衎（和樂貌）共求政化期門羽林
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荒是以議者每稱盛
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施講坐也）不講
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難之忠也）習諓諓（音踐諂言也）之辭臣愚以
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

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
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丁奉曰（所貴乎臣君者於其短不於其長於其急不於其緩東漢永初間鄧太后耽嗜經典安帝好書篤學是學校儒術乃后與帝之所長而準乃以此自鳴而投太后之所嗜殊不念時事之所急衮職之所短者重外戚寵閹宦輕王公以致社稷危如累卵此臣子所痛心而迫於救焚拯溺者也時維仲長統以此獨奮昌言準何無一言及之而爲是迂儒不急之論哉）
孝安皇帝（諱祜字福清河孝王慶之子章帝之孫也自在邸第時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間殤帝崩太后立之在位十九年崩壽三十一）
[綱]（丁未）[永初]元年春二月司徒鮪卒○夏四月封舅鄧騭及弟
悝弘閶皆爲列侯騭辭不受○[目]騭辭不獲逃避使者上疏
自陳至於五六乃許之

[綱]五月以魯恭爲司徒○[目]恭奏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
和以來改用孟夏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月令孟夏斷薄刑
者謂輕罪已上不欲久繫故特斷之也其決獄案考皆以立
秋爲斷章帝定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而小吏十一月得死罪
賊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
斷從之
[綱]六月罷西域都護及伊吾盧柳中屯田○諸羌復叛○[目]
降羌散在郡縣苦爲吏豪所徭役積以愁怨及發羌數千騎
迎都護遂散叛寇掠郡縣不能制乃赦其罪
[綱]秋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
[目]仲長統曰光武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

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至於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用其私人殘擾百姓怨氣並作故怪異數至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責也三公至於死免豈不寃哉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昔文帝愛鄧通而猶展申屠嘉之志至如近世宦戚請託不行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者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今人主誠能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百姓不安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災異也然後可以分此罪也

尹起莘曰東漢自中世以來寇賊災異輒策免三公夫鎭撫中外燮理陰陽固三公職也豈知是時戚宦用事乃悉歸罪三公可乎然爲三公者職思其憂苟不得以行其志盍亦不待譴逐引身而去可也月居其位委日權非己出誰實尸之故東漢諸賢病在去之不早雖欲盡辭其責不能矣

綱詔減黃門鼓吹及廐馬半食○冬十一月司空周章自殺

○目鄭衆蔡倫等皆秉勢預政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恐勝終怨乃迎帝而立之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隲兄弟及衆倫等廢太后及帝而立勝事覺自殺

綱戊申二年春正月以公田賦與貧民遣使稟貸冀兗流民○夏旱五月太后親錄囚徒○目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卽收令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綱秋七月太白入北斗○冬任尚與先零羌滇零羌種名戰大敗詔遣謁者龐參督諸軍屯○十一月徵鄧隲爲大將軍○

目隲在位頗能推進賢士薦何熙李郃等列於朝廷又辟弘農楊震巴郡陳禪置幕府天下稱之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隲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今兗州府金鄉縣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

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綱滇零僭稱天子寇鈔三輔校尉梁懂破走之

綱己酉三年春正月帝冠○京師大饑人相食○司徒恭罷○夏四月令吏民入錢穀得拜官賜爵有差○南匈奴反○目漢人韓琮隨單于入朝既還云關東水潦人民饑餓死盡可擊也單于遂反

綱秋九月海賊張伯路寇濱海九郡○烏桓鮮卑南匈奴合兵寇五原○冬十一月南匈奴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漢縣屬西河郡雲中之西今其地在塞外矣遣中郎將龐雄將兵擊之○十二月并涼大饑人相食○詔饗遣衞士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侲音震侲之爲言

善子之半。禮儀志，先臘一日謂之逐疫。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各，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掠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

〔綱〕庚戌四年春正月，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漢故事，元旦陳列車輦充滿於庭。○遣御史中丞王宗、青州刺史法雄討張伯路。○度遼將軍梁慬、遼東太守耿夔擊南匈奴，破走之。○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目〕初，鄧騭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園陵單外，二也；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驅氐羌以為前鋒，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禹善其言，更集四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掾，以安慰之。

〔綱〕以虞詡為朝歌今衛輝府汲縣長，討縣境羣盜，平之。○〔鑑〕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鄧騭惡詡前議，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安帝　永初四年　三七

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不足憂也。但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

〔綱〕三月，南匈奴降。帝赦之，待遇如初。○先零羌寇漢中，太守鄭勤戰死。○地震。○夏蝗。○張伯路降，復叛，入海島。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安帝　永初五年六年七年元初元年　三八

〔綱〕辛亥五年春正月朔，日食。○羌寇河內，詔遣兵屯孟津。三月，徙緣邊郡縣避寇。遣侍御史任尚擊羌，破之。○法雄擊張伯路，破斬之。○秋，漢陽賊杜季貢寇陷上邽。

〔綱〕壬子六年夏六月，豫章員谿原山崩。○滇零死，子零昌以杜季貢為將軍。

〔綱〕癸丑七年春正月，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書法〕是時帝年二十，宜能從宗廟之事矣，而太后親之，非禮也。

〔綱〕甲寅元初元年春二月，日南地坼，長百餘里。○夏六月，河東地陷。○羌豪號多掠漢中，斷隴道，校尉侯霸與戰，破之。

〔綱〕乙卯二年春，號多降。校尉龐參以恩信誘之，賜侯印遣還。○零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擊之。

〔綱〕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目〕后性妒忌，後宮李氏生

皇子保。后鴆殺李氏。

【綱】秋九月。校尉班雄等擊零昌。大敗。○冬。遣中郞將任尙屯三輔。○【目】虞詡說尙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以步追之。勢不相及。莫如罷諸郡兵。令二十人共市一馬。（共出錢買馬也）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隨其後也）掩截其道自窮。尙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

【綱】以虞詡爲武都太守。擊羌破之。○【目】太后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陳倉今鳳翔府寶雞縣。崤函谷舊註在河南永寧縣北。此崤函之崤也。按陳倉在西。崤函在東。相距千有餘里。羌亂在西隴武都。今鞏昌府之階州也。詡赴武都。固必出陳倉。但陳倉與崤函。絕不相連。何以羌衆遮之乎。是必陳倉別有崤谷。而非崤函之崤也。舊註不可泥）

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衆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動。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且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詡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矢弱。幷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人震退。詡因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視事三年。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綱】（丙辰）三年夏四月。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破之。任尙又擊破之。○冬。初聽大臣行三年喪。○【目】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劉愷以爲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乃詔大臣聽行三年喪。

【綱】十二月。任尙擊零昌。殺其妻子。

【綱】（丁巳）四年春二月。武庫災。○任尙遣羌殺杜季貢。○夏四月。策免司空袁敞。敞自殺。○【目】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尙書郞張俊有私書與敞子。怨家封上之。敞坐策免自殺。

【綱】六月。益州刺史張喬（音翹）討叛羌。羌皆降散。○秋七月。任尙募羌殺零昌。○越嶲夷封離等反。○任尙擊先零羌狼莫。大破走之。西河虔人種羌降。隴右平。

【綱】（戊午）五年春。永昌益州蜀郡夷叛。○【目】三郡夷叛應封離。衆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

【綱】冬十月。鄧遵募羌殺狼莫。封遵爲武陽侯。徵任尙棄市。○【鑑】尙募羌殺零昌。遵募羌殺狼莫。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遵爲武陽侯。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尙與遵爭功。檻車徵棄市。

劉友益曰。（馬防耿恭同破羌者也。防徵而恭下獄。鄧遵任尙皆殺羌者也。遵封而尙棄市。馬鄧皆賢后。而）

后族之權猶若此當時之公論安在哉

綱己未六年秋七月鮮卑寇馬城塞鄧遵率南單于擊破之○冬十二月朔日食既○地震○豫章芝草生○目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以問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

綱益州夷降○目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楊竦將兵擊封離等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封離等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綱燉煌遣吏屯伊吾車師鄯善復降○目初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爲邊寇燉煌太守曹宗

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

綱庚申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吏詔復置都護屯兵○鑑太后聞軍司馬班勇超之子有父風召問之勇請復置都護屯兵通西域以拒北匈奴公卿難之勇以西域來者不過稟食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幷力以寇幷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置兵置副校尉居燉煌雖以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綱夏四月立子保爲皇太子○秋七月以楊震爲司徒○遼西鮮卑降○免越騎校尉鄧康官遣就國○目太后從弟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諫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綱辛酉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封舅鄧騭爲上蔡侯○目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仍豐穰嘗徵濟北河間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爲開邸第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温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失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初潁川杜根以帝年巳長成太后久不還政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爲宜城縣名今屬襄陽府山中酒家保積十五

年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爲也

綱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夏高句驪鮮卑寇遼東太守蔡諷戰歿○尊母耿姬爲甘陵大貴人

綱詔舉有道之士○目尚書陳忠以詔書旣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宜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綱以薛包爲侍中不拜○目汝南薛包有至行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老乞歸詔加禮如毛義

綱從封鄧隲爲羅侯遣就國隲自殺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目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會太后以河間王子翼爲平原懷王勝後畱京師帝乳母

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閶謀立平原王帝怒遂廢悝子西平侯廣宗等爲庶人徙隲封羅侯遣就國廣宗等皆自殺隲不食而死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遣歸河間

綱詔許鄧隲還葬○目初鄧后之立也三公欲共奏追封后父訓司空陳寵以無故事不從故寵子忠不得志於鄧氏數上疏陷成其惡大司農朱寵痛隲無罪乃肉袒輿櫬上疏言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歷世外戚無與爲比而利口傾陷反亂國家遂令隲等罹此酷濫逆天惑人率土喪氣請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因自致廷尉忠劾寵免官衆庶多爲隲稱枉者帝意頗悟乃還葬隲等諸從昆弟皆得歸京師

綱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爲列侯○目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爲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閻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江京李閏皆爲列侯與中常侍樊豐等及王聖聖女伯榮並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治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王聖微賤得奉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以疏示聖等皆忿恚而伯榮通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爲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故朝陽侯同產弟威今猶現在

而以再從兄瓌襲爵且天子封有功諸侯爵有德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陛下宜鑒既往順帝之則尚書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未有等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昔文帝躬行節儉有譏之者帝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殫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危亂可待願陛下勉求忠貞誅遠佞諂割情慾罷宴私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也書奏亦不省

綱秋八月燒當羌麻奴入寇馬賢追擊破之

綱以劉愷爲太尉○目居延都尉范邠犯贓罪吏議欲增錮二世愷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詔從之

綱鮮卑寇居庸關殺雲中太守○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日○目石能取悅當世故爲帝所寵

綱冬十一月復斷大臣行三年喪○目陳忠上疏曰高祖創制大臣有寧告（請謁也凶日寧吉日告）之科建武之初政趣簡易禮義之方實爲凋損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帝追尊父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陵曰甘陵尊嫡母耿姬爲甘陵大貴人）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者不便之竟寢忠奏

綱十二月高句驪王宮圍玄菟州郡擊破之宮死

綱壬戌延光元年夏四月雨雹（大者如斗）○秋七月高句驪王遂成降（是後東垂少事）○冬鮮卑寇邊○目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寇雁門定襄太原

綱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目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竊聞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音偃）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刑人之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書奏不省

綱汝南黃憲卒○目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閬爲功曹引進郡人陳蕃與憲等憲不屈蕃遂就吏憲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閬所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憲字）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悁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爲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蕃及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猶茅塞也）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字林宗）少游汝南先過閬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閬字）之器譬諸氿（音軌）濫（氿泉穴出也濫泉正出也）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暫到京師卽還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范曄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綱癸亥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爲野王君

尹起莘曰（夫以乳媼而列爵受封大書於册漢治雖欲不衰其可得乎）

綱以班勇（超之少子）爲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漢縣在交河縣之東百里去長安八千餘里明爲火州塞外之地也）○目時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南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璫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三策北虜呼衍王專制西域今以酒泉屬國先擊呼衍絕其根本發鄯善脅車師上計也置軍司馬出屯柳中中計也棄交河（本車師之前王庭也後爲高昌所都以河水分流繞城下故名今爲土魯番境）收鄯善等

入塞此乃下計也朝廷從之乃以勇出屯

綱秋七月丹陽山崩○冬以楊震爲太尉○目耿寶薦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閻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而辟之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爲王聖修第樊豐周廣謝惲等傾搖朝廷震上疏力諫不聽

綱十二月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目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結草廬於岡畔下有陂田非身自耕漁不食）燮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近縣稱病而還

綱（甲子）三年春正月班勇擊走匈奴田車師者西域復通

綱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自殺○目樊豐令耿寶奏震怨望卽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鴆而卒太僕來歷曰耿寶傾側姦臣傷害忠良禍將及矣

綱夏四月閬中山崩○秋七月以耿寶爲大將軍○九月廢太子保爲濟陰王○目帝納王聖江京樊豐之譖廢太子太僕來歷要結劉瑋薛皓等十餘人證太子無罪帝下詔責歷等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近也通同）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立朝匪處同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尚書令陳忠劾奏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歷歆之曾孫也

綱（乙丑）四年春二月帝南巡○三月帝崩於葉還宮發喪（葬恭陵在河南府城東南）○目帝崩於乘輿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立之乃僞云帝疾甚徙御臥車馳歸四日至洛陽

綱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閻顯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迎北鄉侯懿入卽位（書法北鄉未卽位先書尊太后諱尊之自尊之也與自稱帝者同例）○目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爲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

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

綱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徙雁門○目閻顯忌豐寶風有司奏貶寶爲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及謝惲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雁門而以弟景等爲鄉校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綱秋七月班勇擊斬車師後王軍就及匈奴使者○冬十月越巂（巂北）山崩

綱北鄉侯薨○目閻顯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

尹起莘曰北鄉既書卽位而不書崩者不成乎君也不成乎君而書薨者既臨大寶異乎羣臣也此輕重之權衡也

綱十一月地震○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閻顯等遷太后於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為列侯○目初北鄉侯病篤孫程等十九人謀立濟陰王至是夜入省門遇江京劉安陳達斬之以李閏積為省內所服脅與俱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時閻顯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其弟景遽外府收兵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送廷尉獄即夜死明日遣使入省奪得璽綬乃收顯及其弟耀晏誅之家屬皆徙比景漢縣在日南郡後為林邑所據遷太后於離宮罷屯兵封程等為列侯初閻顯辟崔瑗為吏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收江京廢少帝而立濟陰王而顯日沈醉不得見乃告長史陳禪欲與共求見言之禪猶豫未決會顯敗瑗坐斥門生蘇祇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

胡寅曰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閻后妒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乳母恣橫譖太子廢之而不能辨一旦不諱樹立嬰孩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閻尹國無人焉為人子孫嗣守神器失職如此豈非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知憂懼而至是邪

綱葬北鄉侯以諸王禮○司空劉授策免以阿附惡逆辟非其人也○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目詔以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葬畢始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尹起莘曰葬臣不書此何以書嘉禮賢也故樊豐敗而後祀楊震宦官敗而後祭陳竇遼水敗而後祀魏徵祿山反而後祭九齡皆事後之思也

卷終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澐　輯錄

後漢紀

孝順皇帝諱保字守安帝太子廢為濟陰王宦者孫程等迎立之在位十九年崩壽三十一

綱丙寅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目初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劉郃曰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莊公秦始皇怨母幽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率羣臣朝覲郃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未幾崩

綱秋七月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為尚書僕射左雄為尚書○目詡彈劾權貴百官側目三公劾詡盛夏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漢縣故城在今滄州東侯孫程等以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贓罪明正反構忠良宜收防送獄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帝乳母宋娥也求請於是防坐徙邊即赦出

詡，帝感悟，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綱】遣孫程等十九侯就國。○【目】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免官，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謂司徒朱倀曰：「朝廷非程等不立。今忘大德，錄小過，如道路夭折，使上有殺功臣之譏。宜亟表之。」倀曰：「詔指方怒，言必獲譴。」舉曰：「明公年踰八十，位居台輔，不於此時竭忠報國，欲以何求？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倀乃表諫，帝從之，復故爵土。

【綱】丁卯二年，夏六月，追尊母李氏爲恭愍皇后。○秋七月，以許敬爲司徒。○【目】敬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污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貴之。

【綱】聘處士樊英，以爲五官中郎將。○【目】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山在魯陽縣）。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待以師傅之禮。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爲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訾，量也。言身命至重不可量也），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綱】以處士楊厚、黃瓊爲議郎。○【鑑】時又徵廣漢（漢郡，治新都，今屬成都府）楊厚、江夏（漢郡，治西陵，今黃陂縣也，非武昌之江夏）黃瓊。厚既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爲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遂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亦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堅硬也）者易缺，皦皦（明白也）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

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書箱）從師，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爲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也。

范曄曰：順帝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想其風采。遂備玄纁以聘樊英，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士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士幹，龐彥、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彊埸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錯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

(綱)己巳四年春正月帝冠○夏五月桂陽郡名治郴今爲郴州縣獻大珠
還之○(目)詔曰海內頻有災異修政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
太守文礱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以還之
(綱)秋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目)虞詡言安定北地上郡
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頃遭羌亂郡縣兵
荒二十餘年矣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
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
選懦計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從之使謁者督從
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費歲一億許遂
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綱)庚午五年夏四月定遠侯班始超之子棄市○(目)始尚帝姑陰

城公主主驕淫無道始積忿殺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
(綱)辛未六年春二月以沈景爲河間相○(目)河間王政傲很不
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強能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
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
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
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
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
捕諸姦人奏按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
(綱)三月復置伊吾司馬開屯田○秋九月起太學○(目)初安
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爲
園蔬或牧兒蕘豎薪刈其下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修繕
誘進後學帝從之
(綱)壬申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爲皇后○(目)帝欲立后
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定僕射胡廣等
諫曰恃神任筮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
求有德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漢縣故城在今鉅野縣侯商之女選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
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
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爲后
(綱)三月揚州妖賊章河等作亂殺長吏○夏四月以后父商
爲執金吾○冬護烏桓校尉耿曄遣烏桓擊鮮卑大獲
(綱)立孝廉限年課試法○(鑑)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

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在考黜昔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
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
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
世良吏於茲爲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苟且權時也
莫慮久久謂聚斂整辦爲賢能以治己安民爲劣弱視民如
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
不察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簡者離毀或
因罪戾引高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使姦猾枉濫輕忽去
就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拜除如流送迎
煩費傷民召災咎皆在此臣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
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若被劾奔亡不就法

者。徙家邊郡。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其祿秩。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如此則虛僞之端絕。迎送之役損。而民各寧其所矣。帝詔悉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宰東阿其邑大治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然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眞僞。銳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爲濟陰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惟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

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於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綱　閏十二月。恭陵百丈廡災。

綱（癸酉）二年春正月。徵郎顗以爲郎中。不就。○目　上召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台階卽泰階凡六星六符者六星之符驗也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卽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旣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臣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也。因條便宜七事。一念百姓之勞。罷營繕之役。二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宜務節約。四宜簡出宮女。五宜爲禦備戎寇。六宜令內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宜釐法令。有所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朝廷因旱勞心。廣爲祈禱。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幷。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綱　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目　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左雄諫曰。臣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可不爲吏民所怪。帝不聽。

綱　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目　左雄疏言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

在陰。其災尤大。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事被譴。至加捶撲。雄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納之。

綱　京師地坼。詔引敦樸士對策。○目　洛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貴勢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木。百枝皆動也。由此言

之本朝（本朝即朝廷之上孟子言立乎人之本朝是也）號令豈可蹉跌（蹉跌失足貌）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肢也心腹痛則四肢不舉故臣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肢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變天下固可憂矣扶風功曹馬融太史令張衡等皆有所對上以固爲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爲飛章陷其罪事從中下賴大司農黃尚僕射黃瓊救之得釋出爲洛令棄官歸漢中衡才高於世通貫六藝尤致思於陰陽天文曆算作渾天儀著靈憲性恬澹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

綱秋七月太尉龐參免○目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爲左右所毀司隸乘風（乘望風旨也）按之參稱疾段恭上疏曰讒邪傷害中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遣使視疾致羊酒後竟以災異免

綱（甲戌）三年夏五月旱○目上露坐德陽殿請雨問尚書周舉以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水旱成災宜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愼官人去貪佞帝曰貪佞者爲誰乎對曰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張衡亦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爵祿予置生五者爲德奪廢誅三者爲刑）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上言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綱秋七月鍾羌寇隴西漢陽冬十月校尉馬續擊破之○十一月司徒劉琦司空孔扶免（用周舉之言也）

綱（乙亥）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遣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夏四月以梁商爲大將軍○目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爲從事中郎固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

怪屢見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中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於野）全不朽之譽豈與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綱（丙子）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龔爲太尉○目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爲讒佞所構衆人聞知莫不歎慄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事乃得釋

綱以后兄梁冀爲河南尹○目冀嗜酒逸遊居職縱暴商客

呂放以告商讓之冀遣人殺放而推疑放之怨仇捕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綱武陵蠻反○目初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賦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帝不從至是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尋以李進爲太守討平之

綱丁丑二年冬十月帝如長安徵處士法眞不至○目扶風法眞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綱戊寅三年春二月地震金城隴西山崩○夏閏四月地震○

以祝良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招降蠻寇嶺外悉平○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目初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至是雄爲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名盾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宦官競賣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恭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綱冬十月燒當羌那離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

綱己卯四年春正月中常侍張逵等伏誅○目梁商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冀與交而中常侍張逵等忌其寵反共譖商及曹騰孟賁圖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逵懼矯詔收縛騰賁帝怒收逵等下獄伏誅辭連大臣甚衆商上疏請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

綱夏四月馬賢擊那離等斬之

綱庚辰五年春二月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夏五月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且凍傳難種羌寇三輔以馬賢爲征西將軍擊之○目初那離等既平以來機劉秉爲幷涼刺史機等虐刻多所擾發羌遂復反

綱匈奴吾斯立車紐爲單于引烏桓羌胡寇邊冬十二月遣中郎將張耽將兵擊降之

綱辛巳六年春正月馬賢與羌戰敗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寇三輔燒園陵○二月武都太守趙沖擊破鞏唐羌詔沖督河西四郡兵

綱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目初商以上巳會賓客讌於雒水酒闌繼以薤音解露之歌周舉聞之歎曰此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至是病篤敕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宜皆辭之䘮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綱以梁冀爲大將軍不疑爲河南尹○以周舉爲諫議大夫

○目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
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綱冬十一月遣車騎將軍張喬屯三輔○徙荊州刺史李固
爲太山太守○目荊州盜起以固爲刺史固到赦寇盜前衅
與之更始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
悉降後爲梁冀所憾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
年郡兵不能制固到亦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去
綱壬午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鑑遣杜喬周舉
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
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
等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

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冀之弟）以外戚蒙恩居
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饕同貪財也）縱恣無極以害忠良謹條其
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竦
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綱以李固爲將作大匠○目杜喬奏李固政爲天下第一故
有是命
綱以張綱爲廣陵太守○目梁冀恨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
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
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
詣嬰壘門（壘軍之壁門也）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
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

謁延至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
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
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
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荊揚兗豫大
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
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
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爾今聞明府之言
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綱
單車入壘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
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
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嬰等五百餘人爲之制服行喪送歸

犍爲（綱蜀之犍爲郡人）負土成墳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
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雒陽自王渙之後皆
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各盡其用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
教不如也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
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
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言得庇覆也）章曰今夕蘇孺文（章字）與故人
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
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雖
日夜稱章朝廷不能復用也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
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
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

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丁奉曰鄧騭惡虞詡而害以朝歌之盜梁冀惡張綱而害以廣陵之盜詡也設畫多方萬賊盡殺及詡死自悔有冤獲罪於天而家門不增一口綱也啓諸賊壘慰勞數語不殺一人而萬賊歸降及綱死賊乃爲之服喪二人得失如此蓋詡以僞綱以德僞則勞以拙故多殺而有冤德則逸以休故不殺而自定

【綱】冬罕羌降罷張喬軍屯

【綱】癸未二年夏四月以趙冲爲護羌校尉擊燒當羌破之○冬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遣人刺吾斯殺之○地震○【目】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拆裂壞敗城市民壓死者甚衆

【綱】增孝廉爲四科○【目】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帝從之

【綱】甲申建康元年春趙冲討羌戰歿○【目】冲追叛羌遇伏戰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亦衰耗

【綱】夏四月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胡羌烏桓悉降○立子炳爲皇太子○【目】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綱】秋八月揚徐羣盜范容等作亂遣御史中丞馮緄袞督州兵討之

【綱】帝崩葬憲陵在河南府城東北太子炳即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九月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目】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同楫者也若其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綱】揚州刺史尹耀討范容敗沒○冬十月九江盜馬勉稱帝於當塗○羣盜發憲陵書法於是葬無幾時耳綱目書陵寢之變七未有亟於此者矣

尹起莘曰東漢之亡人皆咎桓靈之不君而不知滅亡之兆已著於安順之時今觀綱目所書如寵信宦者任用羣小崇奬外戚所以稔亡漢之禍者實在於此故夫日食地震山崩雨雹寇盜災異史不絕書二君既不之悟於是安帝終於南遊而綱目書帝崩於葉矣順帝甫成葬禮而綱目書盜發憲陵矣夫以二君不善之積而未即滅亡者祖宗德澤在人未泯天意未遽絕之爾然咎證之形亦不可掩故於其終事見之綱目據事直書而天理自明所以戒後世人君不可得罪於天人其顯然之應若此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孝冲皇帝諱炳字明順帝太子在位七月而崩

【綱】乙酉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纘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纘入即位罷蒜歸國○【目】蒜纘皆章帝曾孫蒜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公卿皆歸心焉而纘

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宮即皇帝位蒜罷歸國

綱葬懷陵○鑑將卜山陵李固曰今處處寇賊軍興費廣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如康陵制度太后從之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爲惡者逐一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滋忌疾之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言固離間近戚自隆友黨冀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綱廣陵張嬰據郡反（嬰降至是復反）○二月叛羌皆降隴右復平○目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盜牢稟貨賂左右

不恤軍事白骨相望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湳狐奴（羌種名）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隴右復平

綱三月九江都尉滕撫擊馬勉范容等斬之○冬十一月歷陽盜華孟稱帝滕撫進討張嬰及孟皆破誅之東南悉平

孝質皇帝（諱纘字繼章帝曾孫勃海孝王之子在位一年爲梁冀所弒壽九歲）

綱丙戌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目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綱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弒帝（七月葬靜陵）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侯志入即位太后猶臨朝○目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扈竹籬也水居者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籬扈而出猶言彊梁也）冀聞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窮詰也）舉（案劾也）侍醫議立嗣固與胡廣趙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等及杜喬皆欲立清河王蒜冀白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今保定府蠡縣）侯志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聽政大將軍掾朱穆戒梁冀曰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宜得小心忠篤之士與之參勸講授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

尹起莘曰（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以國爲無人烏有大行晏駕明知鴆毒致禍而可付之不問者乎）

李固杜喬諸人忠有餘而識不足不明春秋之義死而無補者也

綱秋九月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冬十月尊母匽（音偃）氏爲博園貴人（匽姓係咎繇之後）

孝桓皇帝（諱志字意章帝曾孫初封蠡吾侯質帝無嗣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崩壽三十六歲）

綱丁亥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三月黃龍見譙○夏六月以杜喬爲太尉○目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綱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爲列侯○目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

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綱】八月立皇后梁氏○【目】初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其姦冀恨暠因以他事陷之李固上疏伸理太后赦暠免官以金蛇輸官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喬不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至是立后冀欲以厚禮迎之喬又據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爲贓罪不用由是日忤冀

【綱】九月地震策免太尉喬○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蒜爲尉氏侯徙桂陽蒜自殺下李固杜喬獄殺之○【目】京師地震杜喬以災異策免會劉文等謀共立清河王蒜蒜貶尉氏(縣名屬開封府)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貫(穿也)械上書趙承等數十人要鐵鑕詣闕通訴太后赦之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其終爲己害乃更奏前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從事中郎馬融爲作章表祐謂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固遂死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復何言哉廣戒悲慚冀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鐵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臨哭不去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至洛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

日詣闕上書并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亮班皆隱匿終身不仕吳祐亦自免歸卒於家

【綱】(戊子)二年春正月帝冠○夏五月北宮火帝徙居南宮

【綱】(己丑)三年秋九月地再震山崩○前朗陵(今確山縣)侯相荀淑卒○【目】淑少博學有高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宗師之在朗陵涖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旉)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淑爲師以同郡陳寔爲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寔出單微同郡鍾皓以篤行稱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倫從之中常侍侯覽託倫用吏寔懷檄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覽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乃謂人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爲太丘(今永城縣)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皓素與淑齊名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其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皂白(不區別是非也)邪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今

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

綱 庚寅 和平 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三月帝還北宮

綱 封大將軍冀妻孫壽爲襄城君○鑑 壽善爲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冀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辭謁之冀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起兔苑亘數十里移檄調生兔刻毛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孫氏宗親爲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宜時易守宰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貢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而猶交結宦官任其子弟爲要職欲以自固冀嘗遣人詣樂安太守陳蕃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蕃笞殺之左遷修武令

綱 夏五月尊博園匽貴人爲孝崇后○秋七月梓潼山崩 今屬四川保寧府

綱 辛卯 元嘉 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目 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綱 夏四月帝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目 涿郡崔寔 崔瑗之子 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知改習亂安危佚不自覩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 厭飫姦僞輕忽眞誠 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年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 同綻裂也 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淸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

亂秦之緒上古結繩而治亂秦人心澆漓結繩難治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舜舞干羽而有苗格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干羽之舞難解夫熊經鳥伸熊攀木自經鳥飛空伸足皆導引養神也雖延歷年也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年也之道非續國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値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銜脫曰駘家語曰天子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策故善馭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善馭人者一德法正百官四牡馬也四牡天子所乘之車橫犇皇路天路也險傾方將拑音虔以木銜馬口也勒馬轡也鞬音堅束也輈音舟車轅也以救之豈暇鳴和設於軾鸞設於鑣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

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仲長複姓統統山陽高平人今之金鄕縣嘗見其書歎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司馬光曰漢法已嚴矣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綱]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賜第○[目]帝欲襃崇梁冀使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黃瓊獨曰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增封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綱 壬辰]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殺于窴王建于窴攻敬殺之○夏四月孝崇后匽氏崩五月葬博陵在今蠡縣東

[綱 癸巳][永興]元年秋七月蝗○河溢民饑以朱穆爲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目]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爲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隷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感王綱之不振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其顏而

涅以墨也繫趾結縛其足也代穆校作帝乃赦之陶又奏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使羣醜刑隷芟刈小民是愚臣所以咨嗟長懷歎息者也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朱穆李膺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夾輔王室書奏不省

[綱 甲午]二年春二月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地震○夏蝗○東海朐山崩○封乳母馬惠子初爲列侯○冬十一月帝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太山瑯琊盜起

[綱 乙未][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隷冀州饑人相食○夏南陽大水○巴益郡山崩○秋南匈奴反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

【目】張奐擊南匈奴左薁（於六反）鞬臺耆等（匈奴王號也）破降之羌豪遺奐馬與金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綱】（丙申）二年春三月蜀郡屬國屯反○秋鮮卑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爲度遼將軍○【目】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立庭於彈汗山去高柳北三百餘里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至是入寇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爲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

【綱】以韓韶爲嬴長○【目】太山琅琊賊公孫舉等聚衆至三萬人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爲嬴（漢縣故城在今太安州界）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綱】遣中郎將段熲討太山琅琊羣盜平之

【綱】（丁酉）三年閏四月蝗○【目】或言民貧宜鑄大錢劉陶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遂不改錢

【綱】（戊戌）【延熹】元年秋七月太尉黃瓊免○冬十月帝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十二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陳龜爲度遼將軍除幷涼一年租賦○【目】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雖歿軀體無所云補西州地瘠民貧數更寇虜屢被災荒雖含生氣實同枯朽陛下以百姓爲子其可不垂撫循之恩哉牧守不良招致災害將帥不忠聚姦玩寇使倉庫殫竭功業無效宜改任牧守更選將校除幷涼今年租寬赦罪隸則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幷刺史太守下詔爲陳將軍除幷涼一年租賦龜到職州郡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

【綱】以張奐爲北中郎將○【目】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屠各匈奴別種名卽休屠王之裔唐時稱胡人曰屠各卽此）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綱】徵陳龜還龜不食而卒○【目】梁冀與陳龜素有隙徵還代之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請誅之不省遂不食而死

【綱】以种暠爲度遼將軍○【目】暠到營所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羌虜質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

【綱】（己亥）二年春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秋七月皇后梁氏崩○【目】梁后恃姊兄勢奢靡妬忌寵衰無子宮人孕

青鮮得全者帝益疏之憂恚而崩。

綱 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爲庶人○目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相尹校五十七人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冀秉政幾二十年以私憾殺人甚衆威行內外天子拱手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以賓客爲託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鴆之出死車上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戚箴以風冀怒琦曰管仲樂聞幾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士口蔽主聽使馬鹿易形乎冀殺之又遣客刺殺議郎邴尊又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舅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爲貴人冀因認爲己女遣客殺宣宣家覺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厠呼小黃門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以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對於是帝呼超等入室定議誅之帝齧超臂出血爲盟使瑗等將兵千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及妻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胡廣韓縯孫朗坐阿附減死免爲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百姓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尹起莘曰 梁冀之死桓帝特以忿横怒而殺之爾非能討有罪而正王誅也然當冀擅權之特誠有未易然者逆節既彰無復顧慮漢朝諸人盍亦申告於朝糾舉本初鴆毒之禍顯明大義討其不赦之罪殘害其身汗瀦其宮庶幾討賊之義暴白於普天之下而當時則弗暇也吁誠可歎哉

綱 立貴人鄧氏爲皇后 卽鄧香女也 追廢梁后爲貴人○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爲列侯 世謂之五侯

綱 以黃瓊爲太尉○鑑 大司農黃瓊爲太尉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爲清詔使案察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贓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對曰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

綱 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皆不至○目 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帝悉以安車 以蒲裹輪故安 玄纁禮徵之皆不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常豫炙一雞以酒漬綿一兩暴乾裹之到冢外以水漬綿白茅藉飯以雞置前醱畢留謁不見喪主而行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詣郡遇盜欲殺之肱兄弟爭死盜兩釋焉。

但掠奪衣資而已後盜還所掠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旣徵不至詔圖其形狀肱以被韜面言疾畏風工竟不得見閎安之玄孫苦身修節以耕學爲業著京兆人隱居講授曇繼母酷烈曇奉之謹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鄕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綱封皇后兄子鄧康宦者侯覽等爲列侯殺白馬令李雲弘農掾杜衆○目帝旣誅梁冀權勢專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災異屢見白馬縣名今省入滑縣令李雲露布不封也上書移副三府以副本上之三公府曰夫帝者諦審也審諦於物也也今官位錯亂小

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怒逮雲送獄使管霸考之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幷下之獄陳蕃楊秉沐茂上官資並上疏爲請皆坐黜霸亦言雲衆狂戇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遂皆死獄中

范曄曰禮有五諫諷爲上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於理達言從理歸夫正曷其絞訐劘上以衒沽成名哉李雲草茅之士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旨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己故說者識其難焉

綱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爲車騎將軍宦者爲將軍自此始○燒當羌反校尉段熲擊破之○以陳蕃爲光祿勳○目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屛上國而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封侯者降爲鄕侯

綱以楊秉爲河南尹尋坐論作左校○目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勢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贓五六千萬幷奏劾超匡賂客任方刺羽羽覺之捕繫雒陽匡密令方等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方等無狀釁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緖必可立得秉竟坐輸作左校種亦以他罪徙朔方種倫之曾孫也

綱以爰延爲五官中郎將○鑑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延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辟則晷度錯違陛下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帝爲蠡吾侯時與鄧萬世有舊封侯引見與之對博局戲也有虧尊嚴故王者賞必酬功爵必甄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疾免歸

綱庚子三年春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目初固知不免遣

子基茲樊歸鄉里樊年十二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竊與二兄謀豫匿樊有頃難作基茲皆死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樊乃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樊曰吾家血食將絶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絶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唯引咎而已樊謹從其誨後成卒樊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綱單超卒○目賜超東園秘器棺中貝玉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横人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兩一作雨雨墮者謂其性急如雨之墮也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較與榷同音角專也言自專其利而人取之即爲罪辜也宋祁曰辜榷者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百姓與盜無異虐偏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爲盜賊焉左悺兄爲河東太守皮氏今爲河津縣長京兆趙岐恥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玹爲京兆尹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辟岐逃難四方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縣名今屬青州府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

綱閏月西羌寇張掖段熲破降之○夏五月漢中山崩○秋七月長沙零陵蠻反○冬十一月太山賊殺都尉以皇甫規爲太守討平之

綱辛丑四年春正月南宮嘉德殿火○大疫○二月武庫火○夏以劉矩爲太尉○目初矩爲雍丘今杞縣令以禮化民民皆感悟自革有訟者嘗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綱六月地震○岱山及博尤來山裂○秋七月減百官俸貣音忒一作貸王侯半租賣關内侯以下官

劉友益曰綱目漢時再書益小吏俸矣一書增百官俸矣未有書減俸者書減百官俸而國之急亦甚矣西漢之盛也賜天下半租東漢之衰也貸王侯半租未幾而復有斂田畝稅錢之書則剝及下民矣自秦始皇書令民納粟拜爵拜者自上賜下之辭未稱買也至武帝書詔民得買爵矣買者自下求上之辭未稱賣也於是書賣則求售於下矣至唐僖宗至強貸其錢而除之官謂之何哉

綱九月以劉寵爲司空○目寵嘗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

邪山谷中出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猶言郡廨也他守時吏發求徵發求取也民間至夜不絶或犬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綱冬諸羌復反徵段熲下獄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

綱壬寅五年春三月皇甫規討沈氏羌降之○夏零陵賊入桂陽艾縣今江西寧州賊攻長沙○冬十月武陵蠻反○以馮緄系爲車騎將軍擊諸蠻降之○目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

俱十一月至長沙賊悉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受降十
餘萬荆州平定緄推功於奉薦以爲司隸校尉
[綱]以楊秉爲太尉○下皇甫規獄論輸左校○[目]規還督鄉
里既無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共誣
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璽書誚讓規上疏自訟若臣以私財
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
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
叛羌何罪之有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徐璜左悺
從規求貨規終不答璜等陷以前事下吏官屬欲賦斂請謝
規誓不聽遂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
闕訟之會赦歸家（文降以文簿虛降也）

[綱]（癸卯）六年冬十月帝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目]陳蕃上疏
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尼哉田野空朝
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
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且時當種
麥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省
[綱]十二月以周景爲司空○[目]時宦官方熾任人充塞列位
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
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於是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
死或免天下肅然
[綱]以張奐爲度遼將軍皇甫規爲使匈奴中郎將○[目]初張
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

後七上及規爲度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略兼優宜
正元帥自乞冗官以爲奐副從之
[綱]以段熲爲護羌校尉○[目]西羌吏民守闕爲段熲訟冤者
甚衆會羌益熾涼州幾亡乃復以熲爲校尉
[綱]尚書朱穆卒○[目]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言其權傾人主
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
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詆毀
之穆素剛憤懣發疽卒

[綱]（甲辰）七年春二月邟鄉侯黃瓊卒（邟音抗陽翟地名鄉侯其爵也）（謚曰忠）○[目]
初徐穉爲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負糧徒步赴之設雞
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四方會葬者六七千人諸名
士郭泰等聞之疑其穉也於是選能言生茅容輕騎追之及
諸途爲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答更問稼穡
穉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子（穉字）其
失人乎泰曰不然孺子之爲人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
可得衣而爲季偉（容字）飲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
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郭泰太原介休人博
學善談論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
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泰字）
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爲友
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
唯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泰性明知人好獎

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偉岸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閒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相效慕陳留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庋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德性因勸令遊學陳留申屠蟠爲漆工鄢陵庾乘爲門士泰奇之後皆爲名士其餘因泰奬進成名甚衆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

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及泰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泰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濟陰黃允以儁才知名泰見而謂曰卿高才絶人足成偉器然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姪女也）求姻見允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妻請大會宗親數允隱慝而去允由是廢初允與漢中晉文經恃其才智徵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大夫遣門生問疾郎吏雜坐其門三公辟召輒以訪之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後並以罪廢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長（漢制十里一亭亭長禁盜賊者）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縣名今屬歸德府）令王奐署香爲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喻刑罰）之志耶香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曰枳棘（似橘小棗叢生者）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與符融比宇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正志士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

邪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因就房謁之泰嗟歎起拜牀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

綱 夏五月雨雹○荊州刺史度尚討桂陽艾縣賊平之○冬十月帝如章陵○段熲擊當煎羌破之○十二月帝還宮

綱 乙巳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音官）之苦縣祠老子○中常侍侯覽免左悺自殺貶貝瑗爲都鄉侯（書法三閹之罪著矣不書有罪者何以帝養成之也詞若無罪者深惡桓也）○目 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贓億計楊秉奏檻車徵參於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官本任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兇惡自取禍滅覽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覽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

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司隸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稱皆自殺又奏貝瑗兄恭贓罪瑗貶都鄉侯

綱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目 帝多內寵鄧氏驕忌廢送暴室以憂死

綱 詔李膺馮緄劉祐輸作左校○目 宛陵羊元羣罷北海郡贓汙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亦載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爲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衮）考致其死中官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強占也）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三人俱坐輸作左校

綱 詔壞諸淫祠（特留洛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

綱 夏五月太尉楊秉卒以劉瑜爲議郎○目 秉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賢良劉瑜乃至上書言中官不當裂土傳爵鬻女冗食傷生費國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民愁鬱結去入賊黨陛下又好微行近習之家賓客市買暴縱惟陛下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矣詔問灾咎之證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兩可也）其辭乃更策以他事瑜對愈切拜爲議郎

綱 桂陽賊寇零陵度尚討斬之○段熲擊西羌破之○秋七月以陳蕃爲太尉○目 蕃讓於太常胡廣議郎王暢弛刑徒李膺不許暢嘗爲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用刑不如行恩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從寬政教化大行

綱 八月初斂田畝稅錢○九月地震○立貴人竇氏爲皇后○目 采女田聖有寵帝將立爲后時竇融玄孫武亦有女爲貴人陳蕃等皆以田氏卑微竇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立竇氏拜武爲特進封槐里侯

綱 以李膺爲司隸校尉○鑑 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

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帝召膺詰之對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自知釁責死不旋踵乞留五日尅殄元兇退就鼎鑊臣之願也帝顧讓曰汝弟之愆司隸何罪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息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

綱 以劉寬爲尚書令○鑑 徵東海相劉寬（字文饒）爲尚書令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

用蒲鞭治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
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綱】(丙午)九年春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目】太常趙典所舉至
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
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衆禮之中昏禮爲首陽性純而
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制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
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
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壽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
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
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
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

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綱】司隸豫州饑(死者十四五)○以皇甫規爲度遼將軍○【目】規欲
求退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密告并
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卽舉奏芳曰威明(規字)欲避第
仕塗(退歸第宅避仕宦之塗)故激發吾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中此
子計邪遂無所問
【綱】夏四月河水清○【鑑】平原襄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
象設教按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爲河者諸侯
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侯欲爲
帝也唯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
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

爲異也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
【綱】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目】以文罽爲壇飾淳金釦器(以金飾器之口)
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
【綱】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寇掠九郡○秋七月諸羌復反○
復以張奐爲護匈奴中郎將督幽并涼州
【綱】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
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鑑】初帝爲蠡吾
侯受學於甘陵(卽清河桓帝改爲甘陵今屬廣平府)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尚書
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
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
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

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委心
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
頌素無行唐衡以屬資用爲吏滂不召資捶書佐朱零零仰
曰范滂清裁零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於是二郡爲之謠曰
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字)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晊字)
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爲
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
禮(膺字)不畏彊禦陳仲舉(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暢字)於是中外承
風競以臧否相尚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
富賈張汎恃後宮中官用勢縱橫岑晊勸瑨收捕已而遇赦
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建貪橫放恣太原太守

劉瓆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破其冢宅籍没資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案棄市於是宦官訴寃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而諫帝不納瑨瓆竟死獄中」瑨瓆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天下惜之岑晊逃竄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貽其咎吾可容隱之乎晊竟獲免彪嘗爲新息（今河南息縣）

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欲向城南按盜賊也）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爲賈」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互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

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皐陶滂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杜密（潁川人）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

之李杜嘗爲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見鄭玄爲鄉嗇夫知其異器即署郡職遣就學卒成大儒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寂寞無聲也）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尹起莘曰（在易之否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爲否之匪人聖人象之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當是時也羣陰用事天下無邪正當否塞之時君子括囊遠遯猶懼不免乃欲以一簣之微力障頹波横流之衝雖復明目張膽延頸就戮夫復何益綱目于瑨瓆書殺膺密書捕皆不去其官部黨書下獄太尉蕃策免皆）

不言其罪蓋亦哀之而已夫豈樂予之哉

綱以后父竇武爲城門校尉○目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匄施貧民由是衆譽歸之

綱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塞○目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奐誅其首惡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烏孫爲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綱丁未永康元年春正月東羌復反段熲擊破之○夏四月羌

寇三輔○五月地裂○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鑑陳蕃既免朝廷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數驗膺等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書奏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桎梏加於頭及手足也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語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有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身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改元赦天下黨人二百餘人放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傍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引也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惟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

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舉奏弼會黨禍中解所脫者甚衆竇武所薦楊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綱秋八月巴郡黃龍見○冬十月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董卓擊破之○目奐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拜董卓爲郎中卓隴西人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

綱十二月帝崩葬宣陵在河南府城東北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目初竇后既立御見甚稀唯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

[綱]遣使迎解瀆亭（在今饒陽縣境）侯（東漢爵有鄉侯亭侯其秩亞于國侯）宏詣京師○

[目]竇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孝王曾孫宏（章帝生河間王開開生解瀆亭侯淑淑生萇萇生宏即靈帝也）武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持節奉迎宏時年十二

賀善曰（桓帝即位二十二年自延熹二年以前所書多爲梁冀二年以後所書多爲宦閹其餘自書災變過事外非報私恩則事遊畋急徵斂凡三立后兩不食死雖三以地震日食舉賢一徵處士往往皆具文其壞諸淫祀若有見者然再祀老子則亦偶然而已此桓之所以爲桓也）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澐　輯錄

後漢紀

孝靈皇帝（諱宏字大章帝玄孫解瀆亭侯萇之子在位二十二年崩壽四十四）

[綱][戊申]建寧元年春正月以太后父竇武爲大將軍陳蕃爲太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目]時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綱]解瀆亭侯宏至入即位○二月段熲擊東羌於高平（今陝西鎮原縣）大破之以熲爲破羌將軍○閏月追尊祖爲孝元皇夫人爲孝元后考爲孝仁皇尊母董氏爲慎園貴人○夏六月錄定策功封竇武爲聞喜侯○[目]涿郡盧植說武曰足下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夫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

[綱]封陳蕃爲高陽鄉侯不受○段熲追擊東羌連戰破之

[綱]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於南宮○[目]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

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操弄國柄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引尚書令尹勳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可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蕃又上疏極言太后不納時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占云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劉瑜惡之亦上書太后幷勸蕃武速斷大計於是蕃武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奏免黃門令魏彪以

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令冰與尹勳雜考辭連節甫勳冰奏請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所親信者歃血共盟曹節請帝出御前殿趙嬈擁衛左右召尚書脅使作詔版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捕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幷殺勳出鄭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閉宮門使鄭颯持節捕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與兄子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亦將官屬

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至尚書省大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遇使劒士收蕃蕃拔劒叱甫辭色愈厲遂執送北寺獄即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節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武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巴肅始同謀誅節等事泄坐收肅自載詣縣縣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遂被誅蕃友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

言逸由是得免武掾胡騰殯斂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轉年二歲詐以爲己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爲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楊時曰 曹節王甫竊弄神器固天下所同疾竇武以至親操重柄招延耆德相與協謀勦除姦凶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武不能乘幾決策收爲己用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以欺奐而使之豈不惜哉

綱冬十二月鮮卑濊貊寇幽幷○烏桓稱王

綱己酉二年春正月尊愼園貴人董氏爲孝仁皇后以其兄子重爲五官中郎將○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雹詔公卿言事○目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

家屬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爲宦者所制不得從郎中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掠死於獄光祿勳楊賜曰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王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

〔綱〕六月以劉囂爲司空○秋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爲新豐侯○〔目〕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四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

司馬光曰（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刈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蠭起而爲寇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爲將雖克復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綱〕九月丹陽山越反郡兵擊破之（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險不納王租故曰山越役孫吳悉取其地以民爲兵遂爲王土）

〔綱〕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鑑〕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祐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爲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刊章捕儉等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

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征羌故來歙侯國光武以歙有征羌功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以封歙故城在郾城縣東南滂征羌人也一云細陽人）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

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滂死時年三十三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瞻烏爰止於誰之屋爾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來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旣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媿色耳泰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爲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今省入杞縣）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明廷指欽也猶稱官長爲明府之說）寧宜執之乎欽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上奏議罪也）之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爲衛尉卒年八十四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山在今彰德府林縣）隱姓名爲冶家傭人無知

者黨禁未解而卒袁閎少有操行以耕學爲業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先袁安爲太尉子敞爲司空孫湯復爲太尉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是時逢爲司空隗亦顯官中常侍袁赦以逢隗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紹壯健有威好名養士賓客輻輳術亦以俠聞閎逢從兄也）閎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閎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屈也）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埽竹也）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二郡名）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初桓帝時逮捕黨人潁川陳寔亦與焉人多逃避求免寔曰我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遇赦得出帝卽位大將軍竇武辟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復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

司馬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林宗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綱（庚戌）三年春三月徵段熲爲侍中（熲在邊十餘年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爲死戰）

綱辛亥四年春正月帝冠赦唯黨人不赦○秋七月立貴人宋氏爲皇后○冬十月朔帝朝太后於南宮○目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率羣臣朝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爲太后訴冤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綱壬子熹平元年春正月帝謁原陵○目司徒掾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綱三月太傅胡廣卒年八十二○目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所辟多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

司練達故事明解朝章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廣字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愨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綱夏六月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葬桓思皇后○目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其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可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椒有毒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瞻望中官莫敢發言廷尉陳球極言太后不可別葬馮貴人無功於國不宜上配至尊與咸意合公卿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曰章德竇后章帝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安帝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今長樂尊號在身親嘗稱制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乎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

綱詔司隸校尉劉猛論輸左校○目有人書朱雀闕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詔司隸劉猛逐捕猛以其言直不肯急捕詔以段熲代猛逐捕論猛罪輸左校

綱冬十月殺渤海王悝○目初悝以罪貶因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之悝以非甫功不與甫乃誣奏中常侍鄭颯等謀立悝詔收悝迫令自殺妃妾子女傅相以下被誅者百餘人甫等以功封列侯

綱十一月會稽妖賊許生稱帝

綱癸丑二年秋七月以唐珍爲司空珍中常侍衡之弟也

綱甲寅三年冬十一月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誅之○目堅富春人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許生大破斬之

綱乙卯四年春三月立石經於太學門外○目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碑始立觀模車乘日千餘輛

綱夏四月鮮卑寇幽州○目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不得交互爲官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

屬而三府選舉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兩州縣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昔韓安國起自徒中安國坐法抵罪已而拜梁內史朱買臣出於幽賤買臣家貧好讀書賣薪自給後爲九卿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臣願蠲除近禁不從

司馬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附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閡文不賞爲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矣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爲笑而深可爲戒哉

綱丙辰五年夏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目曹鸞上書曰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

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災異水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卽詔收鸞下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五服內之親

綱丁巳六年夏四月大旱蝗○鮮卑寇三邊○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目市賈小民有相聚爲宣陵宣陵桓帝陵也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蔡邕上疏曰宣陵孝子虛僞小人本非骨肉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至有姦宄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詔改爲丞尉

綱秋八月遣校尉夏育等擊鮮卑敗績○目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徵幽州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蔡邕議曰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音疥痒也中國之困胷背之瘭音標病也疽音雎癰也天設山河以別內外苟無蹙國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同蟻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遣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各將萬騎出塞二千餘里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徵下獄贖爲庶人

綱冬十月鮮卑寇遼西今永平府太守趙苞破之○目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故城在今永平府西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抄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顧私恩毁

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遥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戰破賊其母爲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方孝孺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劫母以脅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特此以爲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況善於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乎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重賂以請其母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雖得我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況一城乎

綱庚午光和元年春二月置鴻都門學○鑑鴻都門學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有

封侯賜爵者士君子恥與爲列焉既而詔爲鴻都文學樂松
等圖像立贊尚書令陽球諫曰松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
依憑世戚託附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
篆盈簡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
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綱]以張顥爲太尉顥中常侍奉之弟也
[綱]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爲雄○六月有黑氣墮溫
德殿庭中○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目]上以災異問
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
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斥
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蔡邕對

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天之憂勤不已故屢出妖變欲
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同霓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
者乳母趙嬈譏謟驕溢門史霍玉依阻爲姦今道路紛紛復
云有程大人者將爲國患宜高隄防明禁令深惟趙霍以爲
至戒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
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則天道虧滿鬼神福
謙矣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
左右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洛陽獄棄市中常侍呂彊
愍邕無罪力爲伸請詔減死與家屬髡鉗徙朔方璜女夫陽
球遣客刺邕客感其義反以其情告之得免
[綱]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目]后無寵而姑爲渤海王

悝妃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策收璽綬
后自至暴室以憂死父酆及兄弟並被誅
[綱]是月晦日食○[目]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
宥宋后家屬無辜不得斂葬宜敕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
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滿三載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
事責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弘大務蠲略細微不省
[綱]初開西邸賣官○[鑑]是歲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
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
庫以貯之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價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
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爲
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

官聚錢以爲私藏帝嘗問侍中楊奇震曾孫曰朕何如桓帝對
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眞
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綱]己未二年春太尉橋玄罷○[目]玄幼子遊門次爲人所劫登
樓求貨玄不與司隸河南尹圍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姦
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子死玄因
上言天下凡有劫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
由是劫質遂絕
[綱]夏四月宦者王甫伏誅太尉段熲有罪自殺○[鑑]甫節等
姦虐弄權熲以輸貨得太尉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
牧守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凡殺萬

餘人尚書陽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之球奏甫熲等罪惡悉收送洛陽獄及甫子萌吉自臨考之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求假借邪萌乃罵曰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熲字紀明皇甫規字威明張奐字然明俱涼州人知名顯達世稱爲涼州三明）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遂欲以次表誅節等節等聞之不敢出沐會送虞貴人葬節見磔甫屍慨然抆淚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好妄作不宜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於是

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後漢書曹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伍伯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伍伯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

〔綱〕封中常侍呂彊爲都鄉侯不受○〔鑑〕彊上疏曰宦官品卑人賤不當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罔不由茲采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終年積聚豈無憂怨蔡邕毀刺貴臣譏訶宦官陛下不察其言令羣邪陷之刑罪令羣臣皆以邕爲戒臣知朝廷不復聞忠言矣段熲武勇冠世勳烈獨昭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受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綱〕冬十二月殺司徒劉郃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目〕初郃兄侍中儵死於陳竇之難至是永樂少府陳球復說郃曰曹節等放縱爲害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以次收節等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由是節等聞知共白帝曰郃等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郃及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綱〕巴郡板楯蠻反○鮮卑寇幽并

〔綱〕〔庚申〕三年冬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爲皇后○〔目〕后本南郡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徵其兄進爲侍中後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酖殺美人帝怒欲廢后中官固請乃止

〔綱〕作畢圭靈昆苑（在洛陽城西）○〔目〕司徒楊賜（秉之子）諫上以問侍

中任芝樂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四十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爲之

〔綱〕〔辛酉〕四年春正月調郡國馬置騄驥廄丞以領之（時豪右辜榷馬至二百萬匹）○夏交阯梁龍反以朱儁爲刺史擊斬之○秋九月鮮卑檀石槐死○〔目〕子和連代立出攻北地人射殺之子騫曼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

〔綱〕作列肆於後宮○〔目〕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鬭帝衣商賈服從之宴飲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驢價與馬齊好爲私稸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呂彊上疏諫不省

【綱】壬戌五年春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爲民害者○【目】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馘濟諸坐徵者悉拜議郎

【綱】秋七月板楯蠻寇巴郡以曹謙爲太守降之○【目】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程包對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人勇猛善戰永初建和羌虜入寇皆賴板楯連摧破之馮緄南征倚以成功近益州郡亂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公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陳冤州郡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故邑落相聚以至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遣宣詔赦之卽時皆降

【綱】八月起四百尺觀○以桓典爲侍御史○【目】典爲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綱】甲子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目】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敎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衆共神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言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師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上書告之有詔逐捕角等角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識故時人謂之黃巾賊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綱】三月以何進爲大將軍屯都亭○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穎川黃巾○【鑑】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規之子）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彊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轉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惟張角不赦

【綱】殺中常侍呂彊侍中向栩郎中張鈞○【目】時趙忠張讓等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第宅擬宮室上嘗欲登永安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人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耗上自是不復升臺榭及諝奉通賊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求退徵還宗親在州郡者已而更共譖呂彊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彊彊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譏刺左右讓誣與角爲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興兵

作亂天下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後漢書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烜赫扶風人孟佗饒於財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吾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恆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

[紀]夏四月太尉楊賜免○[目]帝問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

帝不悅坐寇賊免

[綱]汝南太守趙謙討黃巾敗績○五月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鑑]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因風縱火賊驚亂奔走會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知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惟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字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操因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為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操大喜而去後舉孝廉為郎至是平賊遷濟南相○朱儁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由於內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趙魏黃巾亂六州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邪正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

矣（秦白起至杜郵賜劍）陛下宜思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惡之燮功當封忠譖之帝猶識燮言不之罪然亦竟不封

[綱]交阯吏民作亂以賈琮為交州刺史討平之○[目]交阯多珍貨前刺史無清行故吏民怨叛琮到部各使安其資業蠲徭役誅渠帥選良吏百姓以安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綱]盧植圍張角於廣宗（縣名今屬順德府）檻車徵還遣中郎將董卓代之○[目]盧植連破張角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還減死一等遣卓代之

綱 秋七月，巴郡張修反。○目 修以妖術為人療病，其法略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聚衆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

綱 八月，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冬十月，與角弟梁、寶戰，皆擊斬之。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目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梁衆精勇，嵩不能克，乃閉營休士，伺賊小懈，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破之，斬梁，獲首五萬，溺死三萬人，剖角棺，傳首京師。復攻梁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嵩能溫恤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

綱 先零羌及涼州羣盜北宮伯玉等反。○目 北地先零羌及

枹罕河關羣盜反，其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為將軍，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太守，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漢陽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羈也）食（飼也）鷹隼，欲其鷙（音至，擊殺鳥也）也，鷙而亨（音烹）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為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勳為羌所敗，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羌滇吾（羌酋名）以身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為負天。勳仰罵之，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羣羌服勳義勇，送還漢陽（漢郡，治冀縣，今之伏羌縣也，晉改為天水郡，治上邽，隋改為秦州，移治成紀，即今之秦州也）。

綱 朱儁討南陽黃巾，連破之。○目 時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為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西南，自將精兵掩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追破之，於是黃巾解散。

綱 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論。○目 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

讓由是以事中允，下獄，會赦，還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捕。楊賜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張讓凶慝難量，幸為深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請之，得減死論。

綱 乙丑 二年，春正月，大疫。○二月，南宮雲臺災。○目 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今山東武定州）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畝，而蝝（延悅切）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舍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又詔發州

郡材木文石黃門常侍輒訶譴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敕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牧守皆責助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鉅鹿太守司馬直有清名亦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得失古今之禍敗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

【綱】黑山賊褚燕降○【目】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於氐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綏)固若蝤之徒不可勝數張牛角死令其衆奉飛燕爲帥部衆寖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

【綱】三月以崔烈爲司徒○【鑑】烈寔從兄也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時鴻都門牓賣官爵公卿皆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名然亦先輸貨財而後得公位烈時因傅母（宮中阿保者）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小靳（惜也）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

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姝美也言烈本不欲買官因我介紹而成帝何反不以爲美邪）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爲三公但嫌其銅臭耳烈怒舉杖擊之鈞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孝乎鈞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慚而止

【綱】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皇甫嵩討之○【目】時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役賦無已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涼州天下之要衝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爲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帝從之

【綱】夏六月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爲列侯（以討張角功也）

劉友益曰（破黃巾殺張角者盧植王允皇甫嵩也或檻車或下獄或收印綬而讓等乃以功封漢之亡決矣）

【綱】秋八月罷皇甫嵩遣車騎將軍張溫代之○【目】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張讓私求錢不與二人奏嵩無功費多徵還收印綬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拜董卓爲破虜將軍統於溫

【綱】冬十月司空臨晉侯楊賜卒（諡文烈）○殺諫議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目】陶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收下黃門北寺獄閉氣而死耽爲人忠正宦官

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綱]張溫討涼州賊邊章韓遂,不利.十一月,將軍董卓破走之.

○[目]張溫使董卓討羌.卓絕糧,乃於所度水中,僞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溫以詔書召卓,良久乃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言,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今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殺.

[綱]造萬金堂.○[鑑]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堂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亦各數千萬.

[綱]丙寅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遣使就拜張溫爲太尉.○以宦者趙忠爲車騎將軍.○[目]帝使宦者趙忠論討黃巾功,傅燮有功未封.忠遣弟延謂燮曰,傅南容(燮字)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綱]修南宮,鑄銅人.○[目]帝使繕修南宮玉堂,鑄四銅人,四鐘,又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灑南北郊路,以爲可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

[綱]夏六月,荊州刺史討趙慈,誅之.○[鑑]慈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乃拜太山羊續爲南陽太守,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餘賊並詣續降.續有淸操,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妻子亦不令至郡舍.府丞嘗獻以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後漢書中平六年,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西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迺坐使人於單席,擧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不登公輔.

[綱]丁卯 四年春二月,滎陽盜起,河南尹何苗討破之,以苗爲車騎將軍.

○韓遂圍漢陽,太守傅燮與戰,死之.○[目]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涼州刺史耿鄙率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傅燮勸鄙息軍養德,俟賊勢離而擊之.鄙不從,行至狄道,別駕反應賊,殺球及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傅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鄕里.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人說燮曰,天下已非漢有,府君寧有意爲我屬帥乎.燮按劒叱之,遂進兵戰沒.諡曰壯節侯.耿鄙司馬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

國爲主寇掠三輔

〔綱〕漁陽張舉張純反○〔目〕故中山相張純與故太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殺校尉太守衆至十餘萬屯肥如古侯國今盧龍縣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移書州郡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綱〕冬十月長沙區星反以孫堅爲太守討平之封堅烏程侯

〔綱〕前太丘長陳寔卒○〔鑑〕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勿爲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起自整拂呼子孫訓戒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寔徐慰遣

之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楊賜陳耽每拜公卿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解每三公缺連徵不起至是卒年八十四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諡文範先生寔有子六人紀諶最賢孫羣字長文紀之子寔常奇之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交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友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寔子紀諶並世其德時號三君每公府辟召則一門之內羔雁成羣見者歎羨孝先長文各論父功德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寔常詣荀淑使元方將車季方執杖孫孝先長文坐車次旣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文若亦在膝前是夜太史奏德星聚○叔慈名靖慈明名爽文若名彧

〔綱〕戊辰五年春二月以劉焉爲益州牧劉虞爲幽州牧○〔目〕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宜置牧伯選清重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之議選列卿尚書爲州牧各以本秩居位以焉爲益州牧虞爲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虞嘗爲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焉入蜀徙治綿竹務寬惠以收人心

〔綱〕南匈奴右部反殺其單于羌渠○〔目〕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醓落匈奴右部帥之名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

〔綱〕冀州刺史王芬自殺○〔目〕陳蕃子逸與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眞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誅諸常侍因廢帝而立合肥侯以告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然皆懷至忠之誠據

宰輔之勢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

尹起莘曰王芬以下謀上何綱目止書自殺無貶詞蓋是時靈帝之惡浮於桀乃獨夫耳況芬本謀特欲誅宦者爲發昏立明之舉是以末減其罪耳蓋恕芬甚所以惡靈也

〔綱〕秋八月置西園八校尉○〔目〕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牟淳于瓊等七校尉皆統於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綱〕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譴武平樂觀○〔目〕望氣者以爲

京師當有大兵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帝躬
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問討虜校尉蓋勳曰
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
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祗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
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
嬖倖蹇碩懼出勳爲京兆尹
綱十一月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以皇甫嵩爲左將軍討之○
遣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走之
綱己巳六年春二月皇甫嵩討王國大破之○目董卓謂皇甫
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
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

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
易迫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
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鬭志以整擊亂
非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
與嵩有隙
綱三月劉虞討漁陽賊斬張純餘衆降散○目烏桓丘力居
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虞罷諸屯兵於是純客殺純送首於
虞公孫瓚欲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有隙
綱夏四月郎拜劉虞爲太尉○遣大將軍進討韓遂○目蹇
碩忌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討帝從之進知其謀奏遣
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還而西以稽行期

綱帝崩葬文陵（文陵在河南府城東北）子辯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封弟協爲陳留王○目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辯養於道人
史子渺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
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
篤屬協於蹇碩碩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進往碩司馬
潘隱告之進驚馳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稱疾不入辯即位
年十四太后臨朝封協爲陳留王年九歲
綱以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進收宦者蹇碩
誅之○目進既秉政忿蹇碩圖己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者
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爲豪傑所歸因信用
之復徵智謀之士何顒荀攸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碩不自

安與趙忠等謀誅進進同郡人中常侍郭勝以告進進使黃
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
綱五月遷孝仁皇后於河間驃騎將軍董重自殺六月后暴
崩○目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爲助董太后每欲參
預政事何太后輒禁塞之董后忿詈曰汝今輈張（輈張猶彊梁也）怙汝
兄邪我敕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告進進與三公
共奏孝仁皇后交通州郡辜較財利故事藩后不得留京師
請遷宮本國舉兵收重免官重自殺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
是不附何氏
綱葬文陵○目何進懲蹇碩之謀稱疾不入陪喪亦不送山
陵

綱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等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
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及帝出至河上司隸校
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爲司空〇鑑中軍校尉
袁紹說進悉誅宦官進以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宮
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
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時議欲盡廢宦官以士人領常侍故太后謂須與士人共對事也進
難違太后意而太后母舞陽君及進弟苗數受諸宦者賂遺
知進欲誅之又數白太后爲之障蔽進新當重任素憚宦官
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
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
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

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
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
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
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不聽
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
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
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
董卓爲少府不至及帝寢疾詔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
嵩卓亦不受命竟率兵駐河東至是何進召之將兵詣京師
尚書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
易輔也進又使騎都尉鮑信募兵太山并召東郡太守橋瑁

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
中皆以誅宦官爲言董卓聞召卽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
張讓等竊幸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
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
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
曰始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宜深思
之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遣使宣詔止之袁紹懼進變計因
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
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於是以紹爲司隸校尉王允爲河
南尹紹促董卓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
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皆詣進謝罪袁紹勸進便於此決

之再三不許謀頗泄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叩頭謂曰老
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顧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
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太后乃詔皆復入直進入長樂
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
臨喪不送葬今欲入省此意何爲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
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
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
后不快幾至成敗先何后鴆殺王美人靈帝怒欲廢后宦者固請得止我曹涕泣救解
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
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淸者爲
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卽爲詔以

樊陵爲司隸許相爲河 尚書疑之曰 請車出共議
中黃門以進頭擲與之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 進部曲吳匡
等引兵燒南宮門讓等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
從複道走北宮袁紹矯詔殺樊陵許相引兵屯闕下捕趙忠
等斬之吳匡怨何苗不與進同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卽
車騎也遂攻殺苗紹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
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而誤死者進攻省內讓等困迫遂
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
公卿無從者惟盧植及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手劍
殺數人讓等惶怖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願陛下自愛遂投
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逐螢光至雒舍明旦帝乘一馬

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與公卿奉迎於北芒坂下
北芒卽北邙山在洛陽之北 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
亂之由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爲賢遂有廢立
之意是日帝還宮失傳國璽餘信募兵適至說袁紹曰董卓
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
紹不敢發信乃引兵還太山卓步騎不過三千率四五日輒
夜潛出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
俄而何進兄弟部曲皆歸之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呂布殺原
而并其衆於是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
綱九月袁紹奔冀州卓廢帝爲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卽位遂
弒太后何氏○目董卓 袁紹曰天下 賢明每念
桓靈令人憤毒董侯似可 爲當且爾
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有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
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
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
我爾謂董卓刀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
刀橫揖徑出懸節上東門逃奔冀州卓大會百僚奮首而言
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霍故事更
立陳留王何如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曰有敢沮大議皆以軍
法從事坐者震動盧植獨曰太甲不明昌邑多罪故有廢立
之事今上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免植官遂逃隱於
上谷卓以議示袁隗隗報如議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爲弘農

王立陳留王協爲帝卓又議太后踧迫永樂宮至憂死逆婦
姑禮乃遷永安宮酖殺之
綱除公卿子爲郎補宦官侍殿上○卽拜劉虞爲大司馬○
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遣使祭陳蕃竇
武及諸黨人復其爵位○目董卓與三公詣闕上書追理蕃
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子孫
綱自六月雨至於是月○冬十月葬靈思皇后公卿會葬素衣而已○
十一月卓自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十二
月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爲太尉楊彪爲司徒荀爽爲
司空○鑑周毖伍瓊說卓 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
收衆望卓從之於是 原相行至

宛陵遷光祿勳事登台司凡九十五日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蟠亡走邑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吾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月之閒周歷三臺遷爲侍中

尹起莘曰 中居蟠見幾而作獨免黨錮之禍至是又不爲董卓所屈異乎荀爽諸人若蟠者眞無媿於處士之名矣

綱 以袁紹爲渤海太守○目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曰紹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滿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卽拜紹渤海太守又以紹從弟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術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閒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渤海韓馥遣人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三公移書州郡陳卓罪惡徵兵赴難馥得移問諸從事曰今當助袁氏耶助董氏耶治中劉子惠曰興兵爲國何問袁董馥有慙色乃作書與紹聽其起兵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澐 輯錄

後漢紀

孝獻皇帝

諱協字合靈帝中子也董卓廢皇太后立之在位三十一年曹丕篡位廢帝爲山陽公殂於魏青龍二年壽五十四

綱 庚午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爲盟主○目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韓馥留鄴給軍糧孔伷屯潁川劉岱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橋瑁曹操俱屯酸棗今延津縣袁術屯魯陽今魯山縣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君畧不世出殆天之所啓乎

綱 卓弑弘農王 書法 廢君書弑自卓始綱目廢君而弑之者二十

綱 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爲司徒殺城門校尉伍瓊尚書周毖○目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陳太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太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習閑軍事袁本初紹字公卿子弟生長京師張孟卓邈字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伷字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非公之儔也況王爵不加尊卑無序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鼓

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卓乃悅旣而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彪曰關中殘破都雒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爲司徒伍瓊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公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收斬之彪琬惶恐謝罪

綱卓徵蓋勳爲議郎皇甫嵩爲城門校尉○目嵩將兵三萬屯扶風勳密與嵩謀討卓卓素怨嵩徵爲城門校尉欲因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卓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

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而就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

尹起莘曰皇甫嵩功名素著身爲上將手握强兵坐視帝室傾覆逆賊鴟張不能倡大義於天下乃束手就召甘心事賊何哉善乎范曄之論謂其舍格天之大業就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況是時蓋勳進謀梁衍獻策嵩皆棄之不顧至他日乃以虛詞强辯與逆賊抗不亦晚乎

綱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目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寶

三月帝至長安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綱殺太傅袁隗滅其家董卓忿紹術背己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綱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豫州刺史○鑑堅起兵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前至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盛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起身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綱以劉表爲荊州刺史○目表請南郡今荊州府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越勸表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袁術字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鎭撫郡縣江南悉平

綱曹操與卓兵戰於滎陽不克還屯河內○目袁紹等諸軍畏董卓之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董卓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遁還酸棗諸軍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我計使渤海引河內之

衆以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大谷袁將軍率南陽之軍出丹淅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溝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天下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內頃之酸棗食盡衆散劉岱殺橋瑁

綱袁紹以臧洪領青州○夏四月以劉虞爲太傅○鑑幽州牧劉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桑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口虞皆收視溫恤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至是拜太傅而道路壅塞命不得通

綱司空荀爽卒○目爽見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舉辟皆取才畧之士將共圖之亦與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

謀會病薨

綱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目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鑄由是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

綱省孝和以下廟號○目初孝和廟號穆宗孝安號恭宗孝順號敬宗孝桓號威宗至是蔡邕議以爲宜皆省去從之

綱以公孫度爲遼東太守○目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籍田乘鸞路設旄頭羽騎

綱辛未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爲帝虞不受○目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爲主曹操不可韓馥袁紹等竟遣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淸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汚耶乃欲犇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綱二月卓自爲太師位居諸侯王上○孫堅進兵討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目堅進屯陽人卽陽人聚與董卓戰大破之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

何也術踧踖卽調發軍糧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不夷爾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與汝和親耶復進軍卓自出戰敗走堅進至洛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綱夏四月卓至長安○目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因抵手謂皇甫嵩曰義眞嵩字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

綱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目時張揚在上黨有衆數千人歸袁紹於河內馥以豪傑多歸心於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說紹結公孫瓚攻冀州以怵馥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辛評郭圖荀諶等說馥曰公孫

瓚將燕代之衆乘勝南來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孰與袁氏智勇過人孰與袁氏世布恩德孰與袁氏馥曰皆不如也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彼若與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當今之計若擧冀州以讓袁氏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馥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等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氣也言易與也）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絶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後馥依張邈紹使

至與邈耳語馥謂圖己遂自殺

尹起莘曰 袁紹四世五公負海內重望首與何進倡誅宦官挑發禍機遂至逆賊暴亂傾覆漢祚四海分崩禍亦烈矣紹既身爲盟主固當奮不顧死戮力王室庶可少贖前日之失況袁隗之死擧家屠戮尤當痛心疾首務殄讐賊夫何自擧義以來未聞遣一兵馳一騎進攻賊黨顧乃更相吞噬務自封殖果何爲者哉

綱 袁紹表曹操爲東郡太守○目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今朝城縣）

綱 冬十月卓殺衛尉張溫○目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董卓使人誣告溫罪笞殺以應之

綱 黃巾寇渤海校尉公孫瓚討破之○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爲平原相○目 劉虞子和爲侍中帝使逃歸令虞以兵來迎袁術留和使以書與虞虞遣騎詣和公孫瓚亦遣弟越詣術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遣周昂襲奪堅陽城（漢縣故城在今宿州南）堅歎曰同擧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數紹罪惡進兵攻之冀州諸城多叛從瓚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名勝景帝第八子）之後也垂手下膝顧目見其耳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有大志少語言

喜怒不形於色嘗與瓚同師事盧植因往見瓚瓚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今蒲州）關羽涿郡（今涿州）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郡將兵詣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洶洶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議論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爲主騎兵

綱 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目 袁術與袁紹有隙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術使堅擊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堅乘勝夜追祖祖步兵射堅殺之

〔綱〕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目〕初卓入關，留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東屯中牟，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助之。

〔綱〕劉焉殺漢中太守，斷斜谷。○〔目〕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爲五斗米道，（張修療人病，令病家出米五斗，號五斗米師，聚衆寇叛，時謂之米賊。）客居於蜀。焉以爲督義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殺害漢使，作乘輿車。時焉子璋爲奉車都尉，在長安，帝使璋喻焉，焉留不遣。

〔綱〕管寧、邴原、王烈適遼東。○〔目〕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爲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

人以是知其優劣。原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劒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劒，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免。

〔綱〕（壬申）三年春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牟，破之，遂掠潁川。○〔目〕初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其宗族往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畧，乃去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

至傕、汜既破中牟，遂掠潁川，其鄉人留者多爲所殺。

〔綱〕袁紹擊公孫瓚於界橋，大敗之。○夏四月，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爲奮威將軍，共秉朝政。○〔目〕董卓宗族內外竝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車服僭擬天子。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三十年，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爲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避之，卓意亦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

遂許之卓入朝陳兵夾道屯衛周匝布令勇士僞著衛士服
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大呼呂布
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卽出懷中
詔板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
歌舞於道士女賣衣裝市酒肉相慶暴卓屍於市卓素充肥
守吏爲大炷置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宗族在郿皆
爲其下所殺塢中金銀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
事呂布爲奮威將軍封溫侯共秉朝政（後漢書初卓之未敗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而行歌於市曰布乎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卓之死也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
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
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邕謝

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
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況所坐甚
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
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
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
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
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後漢書孔融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綱黃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自稱刺史○目黃
巾寇兗劉岱欲擊之鮑信諫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曹操部
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

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
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晝
夜會戰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
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
綱李傕郭汜等舉兵犯闕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目初
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不從布欲以卓財物頒賜公
卿將校允亦不從允素以劒客遇布布負其功多自誇伐既
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
頗自驕傲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下詔赦卓部曲
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可以皇甫義眞爲將軍就領其衆皆猶
豫未決時百姓訛言當盡誅凉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煽動

皆擁兵自守李傕等還至陝遣使詣長安求赦不得傕等益
懼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校尉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
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讐事
濟奉國家以正天下不濟走未晚也傕等然之乃相與收兵
而西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將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
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卽蜀兵也漢代謂蜀曰叟）內反
引傕衆入城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招王允同走允不忍去
太常种拂戰死傕汜進逼南宮掖門收司隸黃琬殺之又收
允及左馮翊宋翼右扶風王宏竝殺之暴允屍於市莫敢收
者故吏趙戩棄官收葬之呂布自武關犇南陽又從張揚於
河內傕等購布急乃逃歸袁紹既而復歸張揚始允自專討

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

〔綱〕秋七月，遣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九月，李傕、郭汜、樊稠、張濟自為將軍。○冬十月，以劉表為荊州牧。○曹操遣使上書。○〔目〕操辟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揚，假塗西至長安。揚不聽。董昭說揚曰：操實天下之英雄，宜表薦之，永為深分。揚從之。昭乃為操作書與傕汜等，致殷勤。傕汜議留操使。鍾繇說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從之。

〔綱〕徵朱儁為太僕。○〔目〕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奉迎天子。會李傕用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

〔綱〕（癸酉）四年春正月朔，日食。○袁術進兵封丘，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州事。○〔目〕術為劉表所逼，進兵北向，為曹操所破，走歸，逐所置揚州刺史陳瑀，據壽春，領州事。李傕欲術為援，以為左將軍。

〔綱〕袁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目〕袁紹與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去。

〔綱〕三月，魏郡兵與黑山賊于毒等共覆鄴城。

〔綱〕以陶謙為徐州牧。○〔目〕徐州治中王朗勸刺史陶謙遣使奉貢，故有是命，仍以朗為會稽太守。

〔綱〕夏六月，大雨雹。○華山崩裂。○袁紹擊于毒、左髭丈八等，皆斬之。○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郯。○〔目〕前太尉曹嵩避難琅邪，其子操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故城在今沭陽縣西北），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敗走郯。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操至，阬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攻郯不克，乃去，攻破城邑，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綱〕冬十月，大司馬劉虞攻公孫瓚，不克，見殺。○〔鑑〕虞與瓚積不相能，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不能斷。瓚築小城於薊城

東南以居，虞恐其終為亂，乃率兵討之。虞卒無部伍，又不習戰，又愛民，不忍燒廬舍，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瓚字）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眾大潰，被執。會有詔使增虞封邑，瓚乃誣虞謀稱尊號，脅使者斬之，傳首京師。故吏尾敦劫歸葬之。初，虞欲遣使詣長安而難其人，眾咸曰：右北平田疇年雖少，有奇才。虞乃備禮而遣之。疇選家客二十騎，間道至長安致命，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怒，購求責之。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莫有從將軍者。瓚釋之。疇北歸無終（今玉田縣），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

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在玉田縣東北）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乃為約束三十餘條又為制禮興學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

【綱】（甲戌）興平元年春正月帝冠○二月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備屯小沛曹操食盡引兵還）

【綱】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操還攻之○【目】張邈少時好游俠袁紹及操皆與之善九江守邊讓素有才名操以其譏議己而殺之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邈迎呂

布以拒操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今濮州）范東阿三城不動程昱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勒兵自守

【綱】秋七月自四月不雨至於是月○【目】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綱】九月曹操攻呂布不克還走鄄城○【目】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操夜襲破之布至搏戰相持甚急司馬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曰十步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操乃得引去遂入濮陽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釋之操突火而出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糧盡各引去操還鄄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使遣家居鄴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綱】劉焉卒以其子璋為益州牧○【目】天火燒緜竹城劉焉徙治成都疽發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共上以為

刺史詔以為益州牧

【綱】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目】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推袁術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術字）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視能者與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綱】馬日磾卒於壽春○【目】初日磾與趙岐俱奉使至壽春岐守志不撓袁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術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求去不遣日磾嘔血而死

【綱】袁術表孫策為懷義校尉○【鑑】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

男策權翊匡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今舒城縣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傑有復讐之志至壽春見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爲懷義校尉許以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陳紀又使攻廬江策攻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策益失望

綱以劉繇爲揚州刺史繇岱之弟也

綱乙亥二年春二月李傕殺樊稠攻郭汜刼帝入其營○目李傕郭汜樊稠矜功爭權傕以稠勇而得衆忌之請稠會議殺之於坐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傕汜各治兵相攻傕遂將兵圍

宮以車三乘迎帝幸其營放火燒宮殿官府民居悉盡帝使公卿和解之汜留太尉楊彪大司農朱儁等十人以爲質儁憤懣發病卒

綱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爲皇后○郭汜攻李傕傕遷帝於北塢○目郭汜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鬭一人刼天子一人質公卿可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耶汜乃止汜將兵夜攻傕門矢及帝帷傕復移乘輿幸北塢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饑色

綱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廣陵太守張超守雍丘○鑑操攻鉅野斬呂布將薛蘭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安所歸乎且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願將軍熟思之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伏兵破之攻拔定陶布東奔劉備張邈從之留弟超守雍丘布見備甚尊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

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

綱六月將軍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以濟爲驃騎將軍開府○目李郭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叛去傕衆稍衰張濟自陝西至欲和傕汜遷乘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汜傕許和計猶未定帝使將軍賈詡諭散羌胡傕益單弱七月車駕東出夜到霸陵從者皆饑張濟賦給有差傕出屯池陽今涇陽縣汜欲帝幸高陵縣名今屬西安府濟及公卿皆以爲宜幸弘農汜不從帝怒不食汜云且幸近縣八月幸新豐汜復謀脅帝還都郿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

綱 八月曹操圍雍丘張邈爲其下所殺○冬十月以曹操爲兗州牧○十二月帝至弘農張濟與傕汜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樂營○目 郭汜黨復謀脅乘輿西行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張濟與奉承不相平乃復與傕汜合車駕遂幸弘農濟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東澗（在陝州西南一名七里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承奉詐與傕等連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等來共擊傕等破之車駕發東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李樂令上御馬至陝又御船渡河同濟者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到大陽（津名在陝州北）幸李樂營河南太守張揚使數千人負米貢餉上御牛車幸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羣帥競求

拜職刻印不給至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帝又遣太僕韓融與傕汜連和傕乃放百官歸宮人已而糧盡張揚來朝謀以乘輿還洛陽諸將不聽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州域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郭圖淳于瓊以爲不可紹竟不從授言

綱 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目 初孫堅舊將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策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願助舅（策舅吳景）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策北至歷陽衆五六千周瑜自丹陽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進攻橫江拔之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郞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發恩布令旬日之間得見兵二萬餘人威震江東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濶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範字）旣士大夫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範汝南細陽人）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

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出卽釋構着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爲正義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每得北方士大夫書專歸美於昭策歎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昭字）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劉繇將奔會稽許劭勸往豫章繇從之

綱 劉繇攻豫章笮（音仄）融走死以華歆爲太守○目 初陶謙以笮融爲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遂斷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人讀佛經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每浴佛設食布席數十里費以巨億計及曹操擊破陶謙融乃將

男女萬口走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貲貨遂乘
酒酣殺昱放兵大掠走依彭城相薛禮於秣陵復殺禮又詐
殺豫章太守朱皓而領其郡劉繇討之融敗走死詔以華歆
爲太守

〔綱〕孫策遣其將朱治據吳郡○〔目〕丹陽都尉朱治逐吳郡太
守許貢而據其郡貢南依山賊嚴白虎後策皆擊殺之

〔綱〕雍丘潰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目〕超
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唯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睦
洪爲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臧洪字）天下義士
終不背本洪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赴難紹不從雍丘遂潰
超自殺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

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
事共尊王室豈期郡將遘厄請師見拒使洪故君遂至淪沒
區區微節無所獲申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猶今言好去）
孔璋（琳字）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子謂余
身死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中糧盡
洪殺其愛妾以食將士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
陷生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
公今王室衰微無扶翼之意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
不能推刃爲天下報讐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臧洪廣陵射陽人）
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
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

爲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
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
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綱〕劉虞故吏鮮于輔迎虞子和攻公孫瓚破之○〔目〕輔結胡
漢數萬人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攻瓚破瓚於鮑丘（水名在今三河縣境）
瓚退保易京（在今雄縣南易水之上京高也）先是幽州有童謠云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爲
易地當之遂徙鎭焉乃盛修營壘爲圍塹十重築京高十丈
爲樓其上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
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
聞數百步以傳宣敎令疎遠賓客無所親信謀臣猛將稍稍

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叛胡於塞
表埽黃巾於孟津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
非我所能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我
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人皆
笑之

尹起莘曰（故吏之書一以見虞之恩德在人一則見輔等之不忘故主皆所以爲忠臣義士之勸也）

〔綱〕（丙子）〔建安〕元年春二月修洛陽宮○夏六月劉備與袁術戰
於盱眙呂布襲取下邳備降於布遂與并兵擊術○〔目〕袁術
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相持經
月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引兵東下飛敗
走布擄備妻子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術戰又敗饑餓困跛

請降於布布忿術軍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并
勢擊術使屯小沛布自稱徐州牧
綱秋七月帝還雒陽○目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
道路七月至雒陽張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
自有公卿楊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韓暹董
承宿衛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州郡委輸不
至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或饑死牆壁間或爲兵士所殺
綱曹操入朝自爲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鑑曹操在許（今許州）
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
諸侯景從漢高帝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天子出奔謂之蒙塵）
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輿旋

軫（軫車後橫木也）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
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
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操乃遣
曹洪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不得入議郎董昭作操書結楊
奉奉得書喜語諸將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董承患韓暹矜功
肆恣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洛陽既至以操領司隸校尉錄
尚書事操於是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爲
列侯
綱曹操遷帝於許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目操引董昭問
計昭曰此中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
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跂望獲安今復從駕不厭衆

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操曰此
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
氏天子守位而已
綱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目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
虞翻說太守王朗避之不從發兵拒策策破之朗遁走追擊
大破之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爲功曹待以交友
之禮策好遊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吏卒常苦之
夫白龍魚服困於豫且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綱冬十月曹操攻楊奉奉走之○目車駕東遷楊奉自梁欲邀
之不及操征奉奉南奔袁術
綱以袁紹爲太尉曹操自爲司空○目詔書下紹責以地廣

兵多而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愬乃以紹爲
太尉紹恥班在曹操下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
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
綱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爲祭酒○
目初操求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攸及嘉操徵攸與語大悅
曰公達（攸字）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尚何憂哉嘉初見
袁紹訝其好謀無決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
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
綱以孔融爲將作大匠○鑑初融忤董卓意出爲北海相時
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融到郡安集流移表顯儒術
薦事名儒鄭玄執子弟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招徠淸儁之

士皆備坐席一介之善莫不加禮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漢縣故城在今臨朐縣境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當袁曹方盛融獨無所協附左承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在郡六年劉備表為青州刺史是年為袁譚所攻自春及夏戰士裁餘數百人流矢雨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乃奔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因徵為將作大匠

〔綱〕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〇〔鑑〕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綱〕呂布復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為豫州牧遣東屯沛〇〔目〕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害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遣東屯沛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州舉袁渙茂才至是為布所留布使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之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綱〕張濟攻穰城敗死族子繡以其眾歸荊州〇〔目〕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攻穰城中流矢死荊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吾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皆歸心焉濟族子繡代領其眾屯宛初帝既出長安賈詡往依段煨至是歸繡說繡使附劉表繡從之詡往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

〔綱〕劉表立學校作雅樂〇〔目〕表愛民養士學士歸之者以千數杜襲繁欽避亂荊州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身以待時耳非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也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絕矣欽慨然受命〇平原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深愛其才時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友融薦之於操衡罵辱操操怒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鼠雀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

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左右譖之表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甚加善待後祖於蒙衝船大會賓客衡衆辱祖祖殺之後漢昔衡初來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邪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數稱衡於操操欲見之衡素輕疾操自稱狂病不肯往操聞衡善擊鼓召為鼓吏大會賓客衡解衣裸身著岑牟單絞作漁陽參撾顏色不作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因將赴荊州衆人祖道於城南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冢臥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黃祖長子射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服射大會賓客有人獻鸚鵡者射舉卮屬衡賦之衡攬筆而就

文不加點辭采甚麗後祖殺衡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衡時年二十六

(綱)(丁丑)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張繡降之繡叛襲操殺其子昂

(綱)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鑑)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以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內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言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彧亦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也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今若撫以恩德使與連和彼亦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開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綱)袁術稱帝殺故兗州刺史金尚○(目)術以讖言代漢者當

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逆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議稱尊號主簿閻象切諫術默然聘處士張範範使其弟承謝之術以其意語承承力言其不可孫策聞之亦貽書勸止術始料策必與己合及得書愁沮發疾策遂絕之至是僭號於壽春自稱仲家置百官郊祀天地欲以金尚為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綱)三月以袁紹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夏五月以呂布為左將軍布討袁術破其兵○(目)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未已說布絕婚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械其使斬許市珪欲

使其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又得操手書慰納。大喜。卽遣登奉表謝恩。登見操。言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衆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我恊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竝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卽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陳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遺暹奉書。與合兵

竝攻勳。勳軍敗走。殺傷殆盡。布性決易。所爲無常。其督將高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用。

[綱]以孫策爲會稽太守。討袁術。○秋九月。曹操討袁術。破走之。○[目]操東征袁術。術棄軍走渡淮。留其將橋蕤等拒操。操擊斬之。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衆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卽日拜都尉。

[綱]下故太尉楊彪獄。尋赦出之。○[目]楊彪與袁術婚姻。操惡之。奏收下獄。孔融見操曰。楊公四世淸德。海內所瞻。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可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乎。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恕。輔相漢朝。能擧直措枉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一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後復拜太常。彪見政在曹氏。遂稱脚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綱]以金尙子瑋爲郞中。○[目]馬日磾喪至京師。朝廷議欲加禮。孔融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旄節之使。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聖上哀矜。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尙喪至。詔百官弔祭。拜其子爲郞中。

[綱]劉備誘楊奉殺之。○[目]韓暹楊奉寇掠徐揚間。劉備誘奉斬之。暹與郭汜胡才。皆爲人所殺。李樂病死。

[綱]戊寅三年春。曹操復擊張繡。○夏四月。詔將軍段煨等討李

傕。夷三族。○曹操引兵還。五月。劉表救張繡。操擊破之。繡復追敗操軍。○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布。殺之。○[目]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遣夏侯惇救備。爲順所敗。荀攸勸操自擊布。乃自將東出。遇劉備於梁。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陳宮勸布出屯於外。宮自守於內。待操食盡而擊之。布以爲然。其妻不可而止。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其氣衰矣。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十二月。布將共執陳宮高順降。布亦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

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座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備顧見其耳目操謂陳宮曰公臺宮字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在公不在宮也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因涕泣并布順皆縊殺之召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張遼臧霸等皆降

綱以劉備爲左將軍○目劉備從操還許操表以爲左將軍禮之愈重

綱以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目策遣張紘獻方物操欲接納之因加表封以紘爲侍御史周瑜魯肅知袁術無成遂棄官渡江從策吳志袁術欲以周瑜爲將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初東城人魯肅富於財性好施予見天下已亂散財結士甚得鄉邑歡心瑜在居巢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遂相親結袁術聞其名署東城長肅亦見術無紀綱不足與立事乃南到居巢就瑜瑜遂與之同行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今石埭縣禽之謂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棄除宿恨汝勿恐怖郎破械署門下賊曹主盜賊之事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音志記也神亭時耶策攻劉繇於曲阿時慈爲繇將遇策神亭二人前鬭會兵並集乃解散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會劉繇卒揚州士衆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之并觀華子魚歆字所以牧御方規何如時華歆爲豫章太守左右皆曰慈必不還策曰子義慈字捨我當復從誰果如期而慈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綱袁紹攻公孫瓚圍之○目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欲與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修守備紹於是大興兵攻之瓚南界諸將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瓚衆日蹙

綱己卯四年春三月瓚自焚死○目紹誘瓚出戰設伏擊敗之瓚復還自守紹爲地道穿其樓下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即瓚所築易京也瓚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

綱夏以董承爲車騎將軍○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目術既稱帝淫侈滋甚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復爲簡所拒士卒散走不知所爲乃遣使歸帝號於袁紹袁譚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備邀之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此乎因憤慨嘔血死

綱秋八月曹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目袁紹益驕簡精兵十萬欲攻許沮授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

竊爲公懼之郭圖審配曰以公今日之强將士思奮不及時
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監軍之計在於持守而
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令圖等攻許八月操進軍黎
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城名在今中牟縣北)
綱冬十一月張繡來降○目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
繡欲許之詡於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
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
曰袁彊曹弱又先與曹爲讐詡曰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宜
從一也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固
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率衆降
操執手歡宴拜揚武將軍表詡爲執金吾

綱復置鹽官從司隷校尉治弘農○目曹操使御史衛覬鎮
撫關中覬書與荀彧曰關中流民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
招爲部曲郡縣貧弱兵家遂强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
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
以供給之民必競還又使司隷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
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從之關中由
是服從
綱劉表遣從事中郎韓嵩詣許○目袁紹使人求助於表表
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操韓嵩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
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不然固將擇所宜從曹
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德將軍

長享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君爲
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
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
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
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
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爲負嵩表彊之至許詔
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
大怒以爲懷貳大會陳兵將斬之嵩不爲動徐曰將軍負嵩
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
綱孫策襲廬江取之徇豫章太守華歆降○目廬江太守劉
勳引兵伐上繚(漢縣今未詳)諸宗帥(漢有宗民宗賊)至海昏(漢昌邑王國今建昌奉新

二縣地)策乘虛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其部曲三萬餘人
攻勳破之勳北歸許(吳志策攻破皖城得橋玄二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策謂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我二人爲壻亦足爲歡)策盛兵將徇豫章謂虞翻曰華子魚自
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
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前會稽太守王朗)齊名中州常懷瞻仰
歆曰孤不如王會稽也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
敢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會稽謙光之
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畧超世用兵如神
今君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歆乃夜作檄明
旦遣使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曰府君年德名望遠
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爲上賓○功

曹魏騰忤策意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曰汝新造
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
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
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綱】曹操復屯官渡○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
【目】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備謀誅操操從容謂備曰
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
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
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
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屬備備衆
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和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備謂曰

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綱】【庚辰】五年春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
州○【鑑】時承謀洩操殺承等皆夷三族操欲自攻備諸將皆
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
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
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
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
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
疾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備破之進拔下邳擒關羽操使
張遼說羽降羽表三約與皇叔誓扶漢室降漢不降曹一也二嫂在彼給養上下人等不得到門
二也知吾主去向不分千里便當辭去三也以明己志操從之封羽為漢壽亭侯
漢壽縣名故城在今湖廣龍陽縣境亭侯爵也時備妻甘糜二夫人亦為操所獲操
欲亂其臣主之義使羽與二夫人共室羽避嫌秉燭立侍至
天明備奔青州歸袁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亡卒稍
歸之
【綱】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
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目】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
田豐諫不聽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進軍黎陽遣
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操將往救之荀攸曰今兵少不敵
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然
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分兵西操
乃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

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
當者遂解白馬之圍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臨濟
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紹軍至延津
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陳輜重餌敵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前
後至果分趣輜重操乃率將縱擊大破之斬文醜良醜皆紹
名將兩戰擒之紹軍奪氣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無留
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
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
遼以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
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綱】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目】策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

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篁竹中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閒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時年二十六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綱秋袁紹遣劉備畧汝潁曹操擊走之備復以紹兵至汝南

○目陽安（漢縣故城在今息縣西南）都尉李通急錄戶調朗陵長趙儼以書與荀彧曰今陽安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忠守節在險不貳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綿絹何以勸善彧即白操悉以綿絹還民郡內遂

安劉備畧汝潁之閒操使曹仁擊走之盡復諸縣備還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復至汝南操遣將擊之爲備所殺

綱九月袁紹攻曹操於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

○鑑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以緩進持久紹不從八月紹進攻操操出戰不利復還堅壁以衆少糧盡與荀彧書議還許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彼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將兵送之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必空弱若分輕騎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矣紹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其至跣足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我事濟矣攸告以袁氏輜重盡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自將五千騎間道至屯縱火擊之紹聞操擊瓊但遣輕騎救瓊而使高覽張郃將重兵攻操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紹軍恟懼郭圖慙復譖張郃郃遂與覽焚攻具詣操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其子譚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紹爲人寬雅有局量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

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紹敗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諒吾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而恚吾不望生逢紀復譖豐聞敗拊手大笑紹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沮授爲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操與之有舊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

綱以劉馥爲揚州刺史○目廬江梅乾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閒曹操表馥刺揚州時揚州獨有九江馥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招懷乾等恩化大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陂堨（堨堰也）官民有畜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爲城壘多

積木石以修守戰之備。

【綱】以孫權爲討虜將軍。○【目】初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周瑜薦魯肅於權，權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麤疏，權益貴重之。

【綱】劉表攻長沙、零陵、桂陽，皆下之。○【目】於是表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焉。

【綱】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從事趙韙委作亂。

【綱】辛巳六年夏四月，曹操擊袁紹倉亭軍，破之。○秋九月，曹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荊州。○【目】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音彼股骨也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綱】趙韙圍成都，敗死。○張魯取巴郡，詔以魯爲漢寧太守。○【目】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爲之請禱，實無益於治病，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

【綱】壬午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鑑】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死。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爲後，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審配矯紹命立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敗。

尹起莘曰：紹既敗亡，初不足道，然必書幼子襲州、長子出屯者，所以爲後世廢長立幼之戒，且以見譚尚交攻之由耳。

【綱】袁尚遣郭援、高幹徇河東，鍾繇擊破之，斬援。○【目】尚遣其將郭援、高幹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縣名今屬平陽府。援攻之急，父老約援不害逵，乃降。援許之。既而以兵劫之，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吏民皆乘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死耳。乃囚之壺關縣名今屬潞安府。有祝公道者，夜盜出之。操使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拔而援至。諸將以援衆盛，欲釋平陽去。繇曰：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吾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未半，繇擊破之，南單于亦降。援，繇之甥也。校尉龐德斬之，繇見其頭而哭，德謝繇，繇曰：援

雖我甥國之賊也何謝之有

綱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 目曹操下書責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煑海境內富饒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策字）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後漢紀

孝獻皇帝

綱（癸未）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而還譚攻尚不克 目操追譚尚至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操遂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縣名今屬河間府）譚別駕王修自青州來救譚欲更還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鬭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譚不從

綱秋八月操擊劉表尚圍譚於平原冬十月操還軍救却之

鑑袁譚袁尚治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圍之急時操擊劉表軍於西平（縣名今屬汝寧府）譚遣辛毗詣操請救初劉表以書諫袁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若冀州（尚也）不弟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又與尚書曰青州（譚也）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

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逃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羣下多以爲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可必克不毗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兄弟相伐本謂天下可定於己而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天下震矣操曰善十月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退

綱孫權遣兵討山越平之

綱甲申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目正月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操爲土山地道以攻之又絕其糧道五月鑿塹圍城周四十里引漳水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將萬餘人還救鄴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孚著平上幘投暮詐稱都督歷北圍而東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圍不可復冒乃請審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持白幡出降孚隨輩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配出兵城北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爲營操遂

圍之尚懼求降不聽衆潰奔中山審配殺辛評家屬毗兄之家令士卒堅守死戰伏弩射操幾中配兄子榮開門內操兵配拒戰被執毗以馬鞭擊其頭而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操引見配謂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不得不爾意欲活配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操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繒絮廩食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初袁尚遣從事牽招至上黨今潞安府聞尚走說高幹以并州迎之不從招乃詣操復爲從事操又辟崔琰爲別駕謂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冀方烝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唯以計較甲兵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

綱冬十月高幹以并州降復以爲刺史○十二月曹操攻平原拔之袁譚走保南皮○目袁譚復背操操與書責之然後進討拔平原走保南皮操入平原畧定諸縣

綱公孫度卒子康襲行郡事○丹陽郡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誅之○目丹陽督嬀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策之弟也

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

〔綱〕〔乙酉〕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目〕操攻南皮袁譚出走追斬之王修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為掾屬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

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魏志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綱〕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操熙尚俱奔烏桓○〔目〕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乃自號幽州刺史驅率守令背袁向曹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

〔綱〕夏四月黑山賊張燕降○冬十月高幹復叛詔以杜畿為河東太守○〔目〕高幹復以并州叛河內張晟寇崤澠間曹操謂荀彧曰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彧曰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於是畿務崇寬惠民有辭訟為陳義理遣歸諦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修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

〔綱〕以荀悅為侍中○〔目〕時政在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畧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

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悅爽之兄子也

〔綱〕〔丙戌〕十一年春正月曹操擊高幹斬之以梁習為并州刺史

〔綱〕以仲長統為尚書郎○〔目〕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高幹善遇之訪以世事不合去之幹死荀彧舉統為尚書郎統嘗著論曰昌言其畧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馬口中勒紲以繫馬者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彼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

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遂至蒸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之哺乳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綱〕烏桓寇邊○〔目〕時烏桓有漢民十餘萬戶蹋頓尤彊爲袁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欲助尚復故地故數入塞爲寇

〔綱〕丁亥十二年春二月曹操封功臣爲列侯（書法功臣者何滅袁氏者也曷爲以操操之滅袁氏非爲漢也則功臣亦有功於操而已矣）

〔綱〕夏操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袁熙袁尚奔遼東公孫康斬之○〔目〕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諫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

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尚恃其遠必不設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袁氏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以生蹋頓之心恐靑冀非公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禦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空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卽授以將軍印使統其衆疇不赴然每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至是操遣使辟之疇卽至隨軍次無終（今玉田縣）時方水雨濘滯虜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疇素知其徑路操令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山名在密雲縣）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漢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永平府西）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將數萬騎逆戰操大破之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尚熙犇遼東或勸操遂擊之操曰我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引還康果斬尚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令敢哭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而舉之既還許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封田疇爲亭侯疇曰吾始爲劉公報讐率衆逃遁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操使疇所善夏侯惇喻之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苟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必不得已請效死刎首於前操知不可屈乃拜議郎○初操之北伐也劉備說

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綱〕冬十月有星孛於鶉尾○孫權母吳氏卒（吳氏病篤屬張昭以後事而卒）

〔綱〕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山名在今襄陽府西北）○〔目〕初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

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失脚貌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外結孫權內修政治以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

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郡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不爲止士元名統德公從子也少純樸未有識者唯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常謂孔明爲臥龍士元爲鳳雛德操徽字爲水鑑故德操與備語而稱之後漢書龐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公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謂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攜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尹起莘曰玄德見孔明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如出一轍三代而下出處之正孰有如孔明者非特表而出之則亦後世之人物焉耳終綱目書見賢者唯此而已

綱戊子十三年春正月曹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孫權擊江夏太守黃祖破斬之用甘寧之策也○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目操以崔琰爲西曹掾毛玠爲東曹掾司馬朗爲主簿弟懿爲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輿服不敢過度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懿少聰達多大畧琰謂朗曰公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

綱秋七月曹操擊劉表○八月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目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後漢書初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畧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書爭之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旣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諸侯時操封武平侯食邑與許相距不遠操疑融所論建漸廣慮鯁大業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郗音希慮有隙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獻帝嘗與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有隙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官歲餘復

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好士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操既積嫌忌而慮復搆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奏融昔在北海招合徒衆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訕謗朝廷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荅顏回復生大逆不道書奏遂收融下獄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字元升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哭曰文舉舍我何用生為操怒欲殺之後赦得出後漢書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數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文帝以脂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

蘇軾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慨然有烈丈夫之風又曰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也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

〔綱〕劉表卒後漢書註云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九月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目〕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表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新野琮聽蒯越之言舉州降操操遂進兵

〔綱〕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鑑〕劉備屯樊城名在襄陽城北漢江之上卽周仲山甫所封之國也琮降而不以告久之乃覺則操已在宛矣備大驚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斷不為備將其衆去過襄陽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縣名今屬安陸府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至襄陽聞備已過將精兵五千往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在當陽縣北備乃棄妻子走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飛字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趙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

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綱〕操進軍江陵○〔目〕操釋韓嵩之囚以為大鴻臚又以和洽劉廙王粲為掾屬從人望也劉璋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操以定荊州走劉備不存錄松松怨之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魏志王粲字仲宣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三公少在長安蔡邕見而奇之時邕以才學顯重常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粲博物多識嘗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

〔綱〕冬十月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鑑〕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請往說

劉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權卽遣肅行會備南走肅迎之於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敬賢禮士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用肅計進住鄂之樊口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權見於柴桑漢縣在今九江府城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

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安能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繒之精者曰縞出於魯地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心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則荊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

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長史張昭等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密言於權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受使至鄱陽漢縣孫權立爲郡卽今饒州府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五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

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權撫瑜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卿與子敬肅字程公謂程普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爲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畧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與操遇於赤壁山名在江夏又曰嘉魚要非黃州之赤壁也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

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戰船也字與艨艟通）鬬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煙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騎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潰。操引兵從華容（縣名今屬岳州府）道步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等守江陵。引軍北還。仁圍甘寧於夷陵。呂蒙又引兵破之。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蘇軾曰（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四五驚不能禁釋此時不取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技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强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孫權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綱十二月。孫權圍合肥。○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目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皆降之。

綱孫權使其將賀齊討黟賊。平之。

綱（己丑）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引兵還。○秋七月。曹操軍合肥。開芍陂屯田。○冬十二月。操軍還譙。○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目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曹操密遣辨士蔣幹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說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幹字）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留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綱（庚寅）十五年春。曹操下令求才。○目掾和洽言於操曰。天下

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僞矣。操善之。乃下令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毋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毋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陳平之薦由於魏無知）二三子其佐我明揚側陋。惟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綱冬。曹操作銅雀臺於鄴。（鄴今臨漳縣臺在縣治西舊有三臺前曰銅雀中曰冰井後曰金虎）

各高四十餘尺相去各六十步其上複道樓閣相通中央懸絕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樓頂操臨終遺令施繐帳於上朝晡使宮人歌吹帳中望我西陵西陵即操葬處也又云金虎臺在臨漳縣西南操於臺下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亦井臺亦在臨漳縣西南操建石虎於上藏冰夏月以賜大臣

〔綱〕十二月操讓還三縣○〔目〕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人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以是爲豪强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討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

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强盛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爲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爲人所禍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何德堪之今上還陽夏（今太康縣）柘（今柘城縣）苦（今省入鹿邑縣）三縣但食武平（今亦省入鹿邑）萬戶且以損謗少減孤之責也

〔綱〕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衆○〔目〕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爲宮室美女以娛其耳目而分羽飛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詣京見權乞與奮威（權從弟瑜）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時據關中）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道病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埸（音亦）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山名在今岳州府南）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語曰曲有

誤周郎顧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酒之美者）不覺自醉權以肅代瑜須兵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操權從之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泛覽流觀如涉水獵獸不精專也）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肅過潯陽（今九江府）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便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交而去

〔綱〕劉備以龐統爲治中從事○〔目〕初備以統守耒陽（縣名今屬衡州府）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

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與統譚大器之遂用統爲治中親待亞於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綱)孫權以步騭爲交州刺史

(綱)辛卯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爲丞相副○三月遣鍾繇擊張魯○馬超韓遂等反秋曹操擊破之

○(目)初操遣鍾繇討張魯關中諸將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據潼關(在華陰縣東)操畱子丕守鄴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閏月操北渡河馬超將兵攻之幾危乃得渡九月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詡勸操僞許之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

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既不能與我爭運車樹棚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度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乃畱夏侯淵屯長安以張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

(綱)冬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畱兵守荆州而西璋使備擊張魯

○(目)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邑邑(不安貌)不得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爲因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畧密議奉戴以爲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强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簿黄權諫不聽正至荆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荆州荒殘東有權北有操難以得志益

州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寛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畱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軍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隨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顔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音浮今縣州)璋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襲璋龐統亦贊之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歡飲百餘日璋

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到葭萌今保寧府廣元縣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綱壬辰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目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軍在遠外有强敵將軍爲天下之鎭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畧定不可誅也必欲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之行也丕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

父子之間

綱秋七月孫權徙治建業○目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號建業

綱權長史張紘卒○冬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目董昭言於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向濡須彧以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彧行義修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杜牧曰或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爲盜乎

綱十二月劉備據涪城○目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擁彊兵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城名在夔州府東連

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書於璋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璋聞之收斬松敕關戍勿復得與備通備大怒召懷沛責以無禮斬之并其兵進據涪城

方孝孺曰司馬徽以孔明龐統並稱吾竊有疑焉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不即從所以堅益州士民服從之志猶有仁者之用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之其器量何淺哉統非孔明比也

五百五十四

綱癸巳十八年春正月曹操引兵還○鑑操進軍濡須口在廬州府

（巢縣東南）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權字）如劉景升（表字）兒子豚犬耳。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撤軍還。

〔綱〕并十四州爲九州。○徙濱江郡縣。○〔目〕初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爲孫權所畧。欲徙令近內。以問蔣濟。曰昔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强。不徙必失之。今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綱〕夏五月。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劉璋遣將吳懿等拒

劉備。敗績。皆降。備進圍雒城。○〔目〕益州從事鄭度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若驅民燒穀。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此必禽矣。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吳懿等拒備。皆敗退。懿詣軍降。復遣李嚴費觀督軍。嚴觀亦降。備軍益强。進圍雒城。（漢縣益州刺史所治今省入漢州）守將張任出戰敗死。

〔綱〕秋七月。魏始建宗廟社稷。○魏公操納三女爲貴人。○八月。馬超入凉州。殺刺史。九月。參軍事楊阜起兵攻之。超奔漢中。○〔鑑〕初曹操追馬超至安定。因北方有事。引軍還。超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皆應之。殺凉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衆。康故吏楊阜及姜敍等合謀攻超。超敗。奔漢中。依張魯。

〔綱〕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書法〕此王官也而魏置之儼然帝矣書初志僭始也 ○〔目〕以荀攸爲尚書令。凉茂爲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爲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爲侍中。鍾繇爲大理。王修爲大司農。袁渙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爲御史中丞。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皦察之行。然時人皆服其清。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唯渙獨否。以嘗爲備所舉吏故也。時操欲復肉刑。下令以問陳羣。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笞法。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

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爲未可行。操遂止。

〔綱〕（甲午）十九年春。張魯遣馬超圍祈山。將軍夏侯淵擊却之。○三月。魏公操自進位諸侯王上。○閏五月。孫權使其將呂蒙攻皖城。破之。○馬超奔劉備。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目〕諸葛亮留關羽守荆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漢郡治永安今爲夔州府）破巴郡。（今重慶府）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也。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今瀘州）犍爲。飛定巴西（今保寧府）德陽。（縣名今屬成都府）龐統中流矢卒。雒

城潰備進圍成都亮飛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備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使從事中郎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縣名今屬荊州府）盡歸其財物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操操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畧有三郡巴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以書招之巴不從而入蜀備深以爲恨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既入巴復諫曰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

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椽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影也）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彭羕（音恙）璋所擯棄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趨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法正一飡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橫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翶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亮

治蜀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尊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制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備以零陵蔣琬爲廣都（今成都府雙流縣）長不治時又沉醉備大怒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

〔綱〕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目〕操留少子植守鄴以邢顒爲

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曰君侯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魏志楨爲五官將文學文辭巧妙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以爲不敬收楨減死輸作）

〔綱〕魏荀攸卒○〔目〕攸深密有智防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常稱荀文若（彧字）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攸字）之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令（二人皆爲尚書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綱〕冬十一月魏公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目〕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御莫非曹氏之人者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音震）爲請不得伏后懼與

父完書令密圖操事泄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之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宗族死者百餘人

【綱】乙未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爲皇后（操之女也）○三月魏公操擊張魯○夏五月韓遂爲其下所殺○劉備孫權分荊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在今通城縣北）○【目】初備在荊州周瑜等數勸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若使操得蜀則荊州危今欲先取劉璋備報曰操方欲觀兵吳會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曰汝欲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已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取三郡備聞之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進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縣名今屬長沙府）以拒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曰烏林（地名在今漢陽府西）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覯於長坂豫州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翦并

荊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曹操將攻漢中備懼乃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瑾每奉使至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綱】秋七月魏公操取漢中走張魯留將軍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鑑】操自擊張魯拔陽平（關名在今褒城縣西）張魯奔南山（郎南部縣王山）操入南鄭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此光武語）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

【綱】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目】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是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於是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壘入至

麾下權大驚走撤軍還至逍遙津(在今廬州府東北)遼將步騎奄至
甘寧呂蒙力戰凌統扶權出圍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丈
餘無版權持鞍緩鞚於後著鞭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
津南迎權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羣
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
慚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綱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後之無邑戶而虛封爵自此始)○十一月
張魯出降以爲鎮南將軍封其屬閻圃爲列侯(以諫魯勿稱王也)
綱丙申二十一年夏四月魏公操自進爵爲王操殺尚書崔琰
○目操進爵琰所薦士楊訓發表稱頌琰與訓書有所規諷
忌者譖之操怒收琰付獄髡爲徒隸尋賜死毛玠怨歎亦坐

黜免時西曹掾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琰從弟林嘗
與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
大丈夫會有遭遇耳即如卿輩良足貴乎
綱五月以裴潛爲代郡太守(潛治郡有恩威烏桓單于讋服)○秋七月南匈
奴單于入朝於魏遂留居鄴○目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
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欲豫爲
之防至是單于呼廚泉入朝於魏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
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衆
爲五部各立其貴人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
綱八月魏以鍾繇爲相國
綱丁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擊孫權軍三月權降○目權

既請降留將軍周泰督濡須諸將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
樂飲命泰解衣手指其瘡痕問之因把其臂流涕曰幼平(泰字)
爲孤兄弟戰如熊虎被瘡數十吾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
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諸將乃服
綱夏四月魏王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六月魏以華歆
爲御史大夫○冬十月魏以世子丕爲王太子○目初操娶
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於是出
丁夫人而立卞氏爲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
之操嘗欲以女妻丁儀丕以儀目眇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
廙及楊修數稱植才勸操立以爲嗣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
崔琰露版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官將(丕時爲此官)仁孝聰

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丕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
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
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人問詡詡默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
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
也操大笑植每任性而行不自彫飾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
宮人左右並爲之稱說故遂定爲太子丕既立抱議郎辛毗
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
君王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
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久之植乘車行
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
而植寵日衰

綱劉備進兵漢中魏王操遣將軍曹洪拒之○目法正說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時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後漢書操自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敎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主簿楊修獨曰夫雞肋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公歸計決矣操果迴師）

綱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權遣陸遜討丹陽山越平之○目遜旣平山越還屯蕪湖（縣名今屬太平府）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

復毁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綱（戊戌）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魏王操不克死之○目時有金禕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

尹起莘曰（操以姦賊之資躬行弑逆簒奪漢祚人皆得而誅之豈得以强大之故末減其罪而使討賊之義屈而不伸蓋晃等雖微要之漢之臣子發憤致討縱使不克而死猶足以愧當時俛首事賊之人綱目正名書之所以扶綱常存天理示天下後世名義之正以見雖微必錄雖死為榮也）

綱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反魏王操遣其子彰擊破之○目操召裴潛為丞相理曹掾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旣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後數日反問果至操使其子彰討之彰少善射膂力過人操戒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

綱劉備擊張郃不克○目備屯陽平關攻郃等不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眞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綱秋七月魏王操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綱（己亥）二十四年春正月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目初夏侯

淵戰雖數勝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與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在沔縣東南）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督軍杜襲收斂散卒推郃為軍主衆心乃定

綱三月魏王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擊其軍敗之夏五月操引還備遂取漢中○鑑操自出長安斜谷軍遮要（地名在褒斜谷南近陽平關）以臨漢中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

遂前突其陳且鬬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擂鼓大震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溺死者甚衆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觀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引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

綱秋七月劉備自立為漢中王○目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皆進位有差遣司馬費詩授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竝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

下爵祿之多少僕一介銜命君侯不受拜於是便還但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卽受拜

綱魏王操號其夫人為王后○八月漢中將關羽取襄陽○

鑑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船攻之龐德被獲不屈羽殺之禁等窮迫遂降樊城多崩壞衆欲遁去仁納滿寵之言同心固守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克之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耶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司馬懿蔣濟言於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躡追躡之也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自解操從之

綱魏王操殺丞相主簿楊修○目修故太尉彪之子也有俊才用事曹氏初修與丁儀謀立曹植為魏嗣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吳質與之謀修以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後植以驕縱見疏修亦不敢自絕每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隨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綱關中營帥許攸降○目初攸擁衆不附而有慢言操怒欲

伐之羣臣多諫操橫刀作色長史杜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今豺狼當道而狐狸是先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

綱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魏王操帥師救樊關羽走還權邀斬之十二月蒙卒○鑑初魯肅嘗勸權以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讐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任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

應敵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權嘗爲其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權由是怒及羽攻樊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蒙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其不意自可禽也蒙曰羽素勇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

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權遂發兵襲羽令蒙爲大督命征虜將軍孫皎爲後繼呂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𦨴𦪇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以故羽不聞知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己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猶以爲犯軍令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羽聞南郡破即走還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

問或手書示信羽使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歸附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在今當陽縣東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十二月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荊州權復以劉璋爲益州牧駐秭歸今歸州未幾卒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亦卒權哀痛殊甚權至江陵以潘濬爲治中荊州軍事一以諮之從事樊伷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能弄脣吻而實無才畧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後與陸遜議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

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帝王大畧此一快也後孟德東下諸人皆欲迎之子敬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次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爾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道無拾遺法亦美矣

唐順之曰關侯始識玄德於草莽卒然之遇遂授之以肝膽死生之信至於崎嶇顛沛東西奔竄而其志

愈不可奪君於俘虜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磊磊如此而論者特稱其雄勇冠世而深惜其功之不就以爲侯之兵不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於藏身背何之吳而先加於露刃而拒之之魏故其勝捷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之不敵也久矣操也且懼於侯之威至欲從都以相避使侯當時先吳之未發而圖之豈不可以得志噫此亦有數焉耳

綱以孫權爲驃騎將軍領荊州牧○鑑魏王操表孫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權遣校尉梁寓入貢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司馬光曰敎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光武遭漢中衰征伐四方

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修明禮樂繼以明章遹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敎立於上俗成於下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保養姦回殄滅忠良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宗廟丘墟烝民塗炭不可復救然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僵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畜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意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敎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綱庚子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是歲僭國一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嗣自爲丞相冀州牧○目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僞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及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至是薨太子丕不在鄴鄢陵侯彰自長安來赴問璽綬所在諫議大夫賈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羣臣以爲太子即位當俟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於外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乃具官備禮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葬武王於高陵今磁州有疑塚七十二處云是操葬所

綱二月魏以賈詡爲太尉華歆爲相國王朗爲御史大夫○魏王丕遣其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目丕遣其弟皆就國臨淄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丕貶植爲安鄉侯誅其黨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綱魏立法自今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作金策藏之石室○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鑑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綱夏六月魏王丕南巡至譙大饗軍士父老○目丕至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雖三季之末七雄之敝未之有廢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固已道薄當年風頹百代矣魏王丕處哀而設宴樂居始而墮化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綱漢中將孟達以上庸降魏○魏以賈逵爲豫州刺史○目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奏免二千石以下阿縱不

如法者外修軍旅內治民事典阪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眞刺史矣布告天下賜爵關內侯

綱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爲山陽公○目魏之羣臣勸丕篡位至是帝乃告祠高廟遣使持節奉璽綬詔策禪位於魏魏王丕上書三讓乃爲壇於繁陽即皇帝位燎祭天地改元黃初大赦奉漢帝爲山陽(故城在修武縣)公用天子禮樂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於魏○魏王丕謂侍中蘇則曰西域前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得否對曰若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丕嘿然○魏主丕召蔣濟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

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至丕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丕忿然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惟陛下察之丕即遣追取前詔

綱十二月魏主丕如洛陽營宮室○魏徙冀州士卒家實河南○目魏主丕欲徙冀州士卒實河南時旱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丕意甚盛侍中辛毗求見丕作色待之曰卿謂徙民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丕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丕不答入內毗隨引其裾丕奮衣而去良久乃出曰佐治(毗字)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爲寇故臣不敢不力爭丕乃徙其半丕嘗出射雉顧羣臣曰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於羣臣甚苦丕嘿然後爲之稀出

歷年圖曰新室之末民心思漢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志昆陽之役驅烏合之衆掃滔天之敵使海內翕然變而爲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盜一朝而散皆希世之奇功也天下已定偃武修文勤政治興禮樂宜敎化表行義厲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恥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寖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而徇國故雖衰而不亡豈非建武永平之遺烈歟至於桓靈而綱紀大壞廢錮英俊賊虐忠正嬖倖之黨中外盤結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燔燒宮闕肆行誅殺外召董卓以脅朝廷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卓貪愎殘忍廢主遷都州郡紛然稱兵以討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澐 輯錄

蜀漢紀 附魏 吳

昭烈皇帝 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獻帝末據有益州及曹丕篡漢遂建號於蜀

在位三年崩 壽六十三

[綱] 辛丑 [章武]元年 [魏]黃初二年 春正月魏封孔羨為宗聖侯 奉孔子祀 ○魏復五銖錢 先是董卓壞之

[綱] 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書法] 書即皇帝位何正統也故曹孫皆斥姓名書稱皇帝立后立太子皆不書皇所以殊之於正統也 ○[目] 蜀中傳言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勸王稱尊號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羈旅萬里合衆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左遷之遂即帝位於武擔 山名在成都府治北 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尹起莘曰 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秦討羽傳祚踰四百年尺地一民莫非漢有至桓靈不君董卓煽禍英雄羣起而攻之卓既誅戮則天下固漢之天下也曹操乘時擅命脅制天子戕殺國母義士為之歎憤苟有一夫倡義於天下皆君子之所予況於堂堂帝室之胄英名蓋世者乎丕既篡位漢祚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固非曲立異說好為矛盾特通鑑自謂姑取其年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卑彼有正閏之辨此蓋因史筆以紀述初不別立義例故其說不得不取於彼若夫綱目則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正論所以因操丕之篡竊大義莫得而伸幸有昭烈足以存漢氏之統故其說不得不出於此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綱] 孫權徙治武昌 ○[目] 權自公安徙都於鄂更名鄂曰武昌

[綱] 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三年一祫合以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太祖也

尹起莘曰 在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今焉四海分裂可謂渙散之時而昭烈始得蜀漢正位繼統又適當萃聚人心之始此蓋與光武即位立宗廟社稷於洛陽同意是皆總攝羣情深得萃渙之義者也

[綱] 五月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 [蜀志] 吳氏將軍懿之妹后父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聞相者相后當大貴焉為子瑁納焉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孫夫人還吳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如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至是立為皇后

[綱] 六月魏殺夫人甄氏 ○[目] 初魏主丕從太祖入鄴悅袁熙妻甄氏太祖為聘焉生子叡及即位郭貴嬪有寵甄氏留鄴失意出怨言郭貴嬪譖殺之

[綱] 魏祀太祖於建始殿 ○[目] 魏主丕以宗廟在鄴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行家人禮

[綱] 是月晦日食 ○[目] 魏有司以日食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劾三公

[綱]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目] 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位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

[綱] 車騎將軍張飛為其下所殺 ○[目] 飛雄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

飛不悛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臨發爲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綱)孫權請和不許遂遣陸遜督諸軍拒守○(目)孫權遣使求和諸葛瑾因致牋曰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於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可間知卿意至輒封來表示之矣帝遣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

等於巫今巫山縣進軍秭歸權以陸遜爲大都督以拒之

(綱)魏築凌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寧陽門外氷井北魏文帝所築高一十三丈登之可見孟津臺上樓觀極其精巧謝皋王哀俱有凌雲臺曲

(綱)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爲吳王○(鑑)孫權遣使稱臣甲辭奉章於魏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來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以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氏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魏主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遂受吳降遣太常邢貞奉策卽拜孫權爲吳王加九錫邢貞至吳吳主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卽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魏主令于禁謁高陵曹操之墓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慚恚病死

(綱)冬十月魏以楊彪爲光祿大夫○(目)初魏主不欲以彪爲太尉彪辭曰嘗爲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臣魏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及是公卿朝朔旦乃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几杖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祿大夫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以優崇之

(綱)魏罷五銖錢以穀貴故也○孫權遣使如魏○(鑑)吳王遣中大夫趙咨入謝魏主不問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丕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經傳歷史籍采奇

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丕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丕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綱〕魏遣使求珍物於孫權○〔目〕魏主丕遣使求大貝明珠象牙玳瑁孔雀翡翠鬭鴨長鳴雞於吳吳羣臣曰荊揚貢有常典魏所求非禮宜勿與吳王權曰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哉且彼在諒闇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

〔綱〕孫權立子登爲太子○〔目〕時權爲登妙選師友以諸葛瑾子恪張昭子休顧雍子譚陳武子表爲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魏欲封登萬戶侯權以年幼辭之

〔綱〕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目〕初魏太祖既克蹋頓烏桓寖衰鮮卑大人軻比能素利彌加等因求通市太祖皆表以爲王軻比能本小種以勇健廉平爲衆所服威制餘部時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分地統御軻比能近塞中國叛人多歸之素利等在塞外道遠故不爲邊患魏主丕以牽招爲護鮮卑校尉田豫爲護烏桓校尉使撫鎮之

〔綱〕壬寅 二年（魏黃初三年 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 ○凡二僭國）春正月朔日食○二月帝進軍猇亭（猇音囂 今宜都縣地）○〔目〕帝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始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伐大勢非小故也今且獎厲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皆以爲怯帝遂自佷山（佷音銀 漢縣 故屬武陵郡）通武陵使馬良以金錦賜五谿（在今辰州府界）諸蠻夷授以官爵

〔綱〕三月魏立子弟爲王○〔目〕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又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侯王之號儕於匹夫法既峻切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袞謹慎好學未嘗有失防輔共表其美袞聞大驚責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適所以增其累耳豈所以爲益乎

〔綱〕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目〕帝自巫峽（在巫山東 首尾七百餘里）建平（今歸州）連營至夷陵（古縣 今爲州）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卒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事嘗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矣乃敕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斬張南馮習等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帝

升馬鞍山（在夷陵）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屍骸塞江而下帝大慚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遜初爲大都督諸將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耳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至是諸將乃服權聞之謂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皆國家所當與共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王乃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帝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正字）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魏主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綱 秋（八月）將軍黃權叛降魏○目 帝既敗退黃權在江北道絕率其衆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負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主丕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邪對曰臣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此古人之可慕也丕善之拜爲鎭南將軍或云漢已誅權妻子魏主令權發喪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竊疑未實後得審問果如所言馬良亦死於五谿

綱 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目 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又不得橫受茅土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時卞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奢有犯禁者吾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

綱 魏立貴嬪郭氏爲后○魏遣將軍曹休等擊孫權○目 魏主丕遣使責吳任子不至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不從命將軍曹休等出洞口曹仁出濡須（城名在今無爲州東北）曹眞等圍南郡吳遣將軍呂範以舟師拒休諸葛瑾等救南郡朱桓拒仁

綱 冬十月吳王權改元拒魏十一月魏主丕自將擊之○目 吳王權以揚越蠻夷未平卑辭上書魏主丕求自改厲丕報曰朕與君大義已定若登朝到（登權子名也）夕召兵還耳於是權改元黃武臨江拒守丕自許昌南伐之

綱 吳人來聘遣太中大夫宗瑋報之

綱 癸卯 三年（帝禪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春魏師攻吳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目 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太攻濡須城分遣常

雕王雙等襲中洲中洲者中洲未詳似亦淮南之地舊註長沙南者非桓部曲妻
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太太燒營退桓遂斬
雕擄雙初呂蒙病篤吳王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曰
朱然膽守有餘可任也蒙卒權使然鎮江陵及曹眞等圍之
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裁五千人眞等起土山鑿地
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厲兵伺間攻破魏兩
屯時江水淺陿洽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
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
淺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陿也三者兵家所忌而
今行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爲吳矣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
何以防禦魏主丕卽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

引去僅而復濟吳已作荻筏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
大漲丕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丕悉召諸軍還
洛陽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
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
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
將故舉無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
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

綱夏四月帝崩於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卽
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目諸葛亮
至永安故城在今大寧縣境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爲
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
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勅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
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
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爲中都護留鎭永
安禪卽位時年十七大赦改元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
事咸取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敎與羣下曰夫參署
長武官共署事者也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辨問也覆反覆
啓告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同屩草履也而獲珠玉然人心
恐不能盡惟徐元直庶字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和字參署七年事
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
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崔姓屢聞得失

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濟字主簿胡數有諫止
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
不疑於直言也又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爲治有
體上下不可相侵譬如作家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
牛負重馬涉遠各執其事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
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
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
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
之數彼誠達於分位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
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涕三日

綱六月益州郡耆帥雍闓愷等以四郡叛○目初益州郡耆帥

雍闓殺太守求附於吳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越巂
皆叛應闓丞相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植穀閉關息
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綱秋八月魏以鍾繇爲太尉○目時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
尉高柔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
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自今
有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者可特延論博盡事情
庶有補益魏主丕嘉納之
綱遣尚書鄧芝使吳○目芝言於丞相亮曰上初卽位宜申
吳好亮卽使芝修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
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

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
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
傑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
幷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望大王
入朝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
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吳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綱立皇后張氏飛之女也○書法兩漢之篇必書立某氏爲皇后其書立皇后某氏者異其事也
後皇帝諱禪字公嗣昭烈帝太子在位四十年爲魏司馬昭所滅以晉太始七年薨壽六十五
綱甲辰建興二年魏黃初五年吳黃武三年夏四月魏立太學○目初平以
來學道廢墜至是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
綱吳人來聘復遣鄧芝報之○目芝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
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主如幷魏
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茂其忠則戰爭方始
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
綱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伐吳臨江而還○鑑魏主丕大興
軍伐吳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鎭許昌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
如壽春至廣陵吳將軍徐盛列舟艦於江而植木衣葦爲疑
城假樓自石頭城名今倂入江寧府城至於江乘漢縣今在句容北界聯綿數百
里一夕而就時江水盛長丕臨望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
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乃旋師
綱吳尚書曁豔郎徐彪有罪自殺○目初張溫以俊才有盛
名薦同郡曁豔爲選部今吏部尚書豔好爲清議彈射百僚覈

奏三署貶高就下十不存一其居位貪鄙志節卑汚者皆以
爲軍吏多揚人暗昧之失以顯其謫陸遜弟瑁與書曰聖人
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高棄瑕錄
用之時汝潁月旦之評恐未易行也豔不聽於是怨憤盈路
言豔及選曹郎徐彪用情憎愛皆坐自殺溫斥還本郡以卒
始溫方盛用事虞俊嘆曰張惠恕溫字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
之所聚有覆家之禍未幾果敗
綱乙巳三年魏黃初六年吳黃武四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目亮率衆討
雍闓等問計於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
日破之明日復反況公方北事彊賊彼知內虛其反必速若
殄盡其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爲上

攻城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之謖良之弟也
綱夏五月魏主丕以舟師伐吳○目魏主丕復以舟師伐吳
羣臣大議鮑勛諫以往年龍舟漂蕩宗廟幾覆今又勞兵襲
遠虛耗中國竊以爲不可丕怒左遷之勛信之子也
綱六月吳以顧雍爲丞相○目雍爲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
嘆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至宴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
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
如此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爲相所用文武吏
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
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
綱秋七月丞相亮討雍闓誅之遂平四郡○目亮至南中所

在戰捷由越巂人誅雍闓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
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
敗今秖如此卽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
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
牂牁越巂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大帥也)而用之或以諫亮亮
曰留外人則當留兵留兵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
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
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
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
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
之世夷不復反

綱冬十月魏師臨江而還○鑑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譙循
渦(音爪水名今渦口)入淮十月如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
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
丕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乃引還
綱丙午四年(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春正月魏殺其執法鮑勛免將軍曹
洪官○目魏主丕之爲太子郭夫人弟有罪魏郡都尉鮑勛
治之請不能得及卽位勛數直諫丕益忿之及伐吳還勛爲
治書執法太守孫邕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行不從
正道營令史欲推之勛解上不舉丕聞之收付廷尉三官(廷尉之屬)
駮罰金丕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
付刺姦(官名)當令十鼠同穴(謂鮑勛及三官已下諸人皆殺之令作一處死如十鼠同穴也)鍾

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等並奏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免勛
罪丕不許柔固執不奉詔丕召柔詣臺遣使誅勛然後遣柔
還驃騎將軍曹洪富而吝丕在東宮嘗從貸絹不稱意至是
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救莫能得丁太后責丕曰梁沛之
間非子廉(曹洪字)無今日又謂郭后洪死吾敕帝廢汝於是郭
后泣請乃得免官削爵
綱夏五月魏主丕卒子叡立○目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
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甄后生叡郭后譖之賜死)故未建爲嗣叡事后甚
謹后亦愛之丕與叡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
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爲之惻然
及是疾篤遂立爲太子召曹眞陳羣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

而卒太子叡即位追謚甄夫人曰文昭皇后葬文帝於首陽陵廟號世祖○初太子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曅語盡日曅出或問何如曰秦皇漢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

陳壽曰（文帝下筆成章博聞彊識若加曠大之度勵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綱〕秋八月吳王權圍魏江夏不克○〔目〕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者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

〔綱〕吳攻襄陽魏撫軍司馬懿擊破之○冬吳王權令陸遜諸葛瑾損益科條○〔目〕吳陸遜陳便宜勸吳王權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於是權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賫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綱〕魏徵處士管寧不至○〔目〕寧在遼東三十七年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爲太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爲太尉讓位於寧不許徵爲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綱〕吳呂岱誘交趾守士徽殺之○〔目〕吳交趾太守士燮卒吳王權以其子徽領九真太守而以校尉陳時代燮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兵拒之交州刺史呂岱督兵三千浮海討徽以燮弟子輔爲師友從事遣往說徽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斬之又遣從事南宣威命徼外扶南林邑諸王各遣使入貢於吳

〔綱〕丁未五年（魏明帝叡太和元年 吳黃武六年）春二月魏大營宮室○〔目〕魏司徒王朗於鄴見百姓貧困而魏主叡方營宮室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患故卑宮儉食句踐欲廣禦兒（鄉名在今嘉興府南界）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及國漢文欲恢祖業故罷露臺衣弋綈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列朝會崇華之後足序內官華林天淵足展游宴宜且先成象魏修城池餘悉廢罷專以勤耕農習戎備爲事則民充兵彊而戎寇賓服矣

〔綱〕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目〕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又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夙夜憂懼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名源出吐蕃經雲南境內流入四川南界入江）深入不毛（不生草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

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
陛下之職分也」亮屯於沔北陽平(關名)石馬(城名在今沔縣東)辟廣漢
太守姚伷(音宙)爲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
進人而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可謂博雅矣
魏主聞亮在漢中欲大發兵攻之以問孫資資曰昔武皇取
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
穴今若進軍南鄭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遏
禦水賊凡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興天下騷動此宜深慮
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亦足以鎮靜疆場(音亦)百
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必自敝矣乃止
【綱】夏四月魏復行五銖錢○冬十二月魏立貴嬪毛氏爲后

○【目】初魏主叡爲平原王納虞氏爲妃至是乃立毛氏虞氏
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
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
亡國矣虞氏遂絀還鄴宮
【綱】魏議復肉刑不果行○【目】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
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
易以髡鉗可歲生三千人下公卿議司徒朗以爲恐所減之
文未彰於百姓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
來遠人也議者多與朗同魏主叡亦以吳蜀未平且寢
【綱】魏孟達以新城(魏郡名今房縣)來歸魏將軍司馬懿帥兵攻之○
【目】初達爲文帝所寵至是心不自安數與諸葛亮通書陰謀

歸蜀魏興(魏郡名今興安州)太守申議密表告之達惶懼欲叛時司
馬懿鎮宛以書慰解之潛軍進討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
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比相反覆一月間
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來諸將
無足患者懿倍道兼行八日而兵至城下
【綱】戊申六年(魏太和二年吳黃武七年)春正月魏陷新城孟達死之(【書法】孟達嘗降魏矣既而來歸美反正也故書死以予之)
【綱】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目】初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羣
下謀之司馬魏延曰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
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谷名在今西安府南谷中路通南北故名)而北

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邸閣(橫門長安北面門邸閣其倉廩之所也)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二十
許日而公從斜谷(即褒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
西可定矣亮以此爲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
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
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眞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
軍攻祁山(在今鞏昌府西和縣北)戎陳齊整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
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
是天水(今秦州)南安(今鞏昌府)安定(今鎮原縣屬平涼府)皆舉軍應亮關中響
震魏主叡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
馬謖督諸軍與郃戰於街亭(街亭一曰隴西一曰興元當以興元者爲是)謖違亮

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亮乃拔西縣（今沔縣界）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
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
以爲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
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
得臣（即子玉）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士豈不惜乎
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
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先是裨將軍王平連規
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
疑其有伏不敢偪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
參軍進位封侯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趙

雲亦以箕谷（在今褒城縣北）兵敗坐貶亮問鄧芝曰箕谷軍退兵將
初不相失何也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不
但兵將不相失也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
無利何爲有賜請須十月爲冬給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
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爲賊所破
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技變
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於是引咎責躬厲
兵講武以爲後圖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
美其膽智使典軍事魏曹眞復取三郡（即前天水南安安定也）以亮徵
祁山必出陳倉使將軍郝昭城守以備之
尹起莘曰（街亭之敗違命者馬謖耳而以丞相亮書之者歸咎主將也貶官三等自請者孔明耳而以詔貶亮書之者命由於上也惟孔明身任討伐之責事幼主而無二心是以綱目亦不私於孔明也）

【綱】夏五月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於石亭大敗之○【目】吳
使鄱陽（今饒州府）太守周魴詐以郡降於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
騎十萬向皖（今安慶府）以應之吳主權至皖以陸遜爲大都督假
黃鉞朱桓全琮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桓請將所部
以斷休若得休則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此萬世
一時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戰於石亭遜令桓琮
爲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至夾石（在今桐城縣北）
斬獲萬餘資仗略盡

【綱】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
雙○【鑑】亮聞曹休敗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亮上言曰

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
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
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今賊適疲於西又務
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臣到漢中中間期年已喪趙
雲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
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損三分之二當
何以圖敵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
所能逆覩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
不能克魏主叡召張郃於方城（今南陽府裕州）使擊亮魏主叡問郃
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
曰比臣到亮已死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

雙追之。亮擊斬雙。
【綱】魏以公孫淵為遼東太守。○吳大司馬呂範卒。○【目】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羨（今宜興縣）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以是望範而悅谷。及後統事。以範忠誠。信任之。而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至是以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綱】（己酉）七年（魏太和三年 吳黃龍元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今階州）陰平（今文縣）。復拜丞相。○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目】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

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謝景。范慎。羊衜等為賓客。於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凝辯宏達。則謝景。究學甄微。則范慎。羊衜私駮之曰。元遜（恪字）才而疏。子嘿（譚字）精而狠。叔發（景字）辯而浮。孝敬（慎字）湙而隘。恪等惡之。其後皆敗。如衜所言。
【綱】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主權盟。○【目】初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衆皆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湙。更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今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湙矣。

【綱】吳以張昭為輔吳將軍。○【目】吳主權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而出。權呼入謂曰。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曰。昔紂糟丘酒池。當時亦以為樂。權默然。遂罷酒。至是昭以病告老。更拜輔吳將軍。
【綱】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目】詔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導諛。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
【綱】九月。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目】吳主權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使上大將軍陸遜

輔太子登守武昌。
【綱】冬十月。魏立聽訟觀。置律博士。○【目】魏主叡常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為聽訟觀。每斷大獄。詣觀聽之。尚書衛覬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
【綱】（庚戌）八年（魏太和四年 吳黃龍二年）春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誕等有罪免。○【目】誕與鄧颺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為四總。誕輩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魏臻子烈。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偽之人。以其毀

敎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
交遊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
黨連羣互相褒嘆此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叡
善其言免誕颺等官(咨之爲二豫者咨三人得豫於品題之中也)
綱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城固(縣名今屬漢中府)九月魏師
還○目魏曹眞以漢人數入請由斜谷伐之魏主叡詔司馬
懿泝漢水由西城(即魏興郡)與眞會漢中陳羣王肅皆諫不可乃
詔班師
綱魏主叡如許昌○目魏主叡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留事
及還主者奏呈文書叡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綱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爲長史○目亮數外出琬常足

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表字)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
業者也
綱辛亥九年(魏太和五年吳黃龍三年)春二月吳武陵蠻叛吳主權遣潘濬
擊之○目武陵太守衛旍(同旌)奏濬姨兄蔣琬爲諸葛亮長史
濬密使相聞欲以自託權曰承明(濬字)不爲此也即封表示濬
而免旍官
綱丞相亮伐魏圍祁山○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於鹵城殺
其將張郃○鑑二月丞相亮率諸軍伐魏圍祁山魏遣司馬
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等以禦之三月懿留兵守上邽(縣名
今省入秦州)餘衆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
邽之東懿斂兵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

城(未詳)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
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
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
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
詡魏平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五
月懿使郃攻無當(今兩當縣)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
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冑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
退軍懿遣郃追之漢兵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
綱秋八月魏令其宗室王侯朝明年正月○目魏黃初以來
諸侯王法禁嚴切東阿王植上疏求朝叡敕有司如王所訴
植復上疏曰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贊國三

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夫能使天下傾耳注
目當權者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
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吉專其位凶
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存共其榮沒共其禍者公族之臣也
今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叡優文
答報令宗室王侯朝明年正月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川州)○目初丞相亮之攻
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
運恐糧不繼遣叅軍諭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
糧饒足何爲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僞退
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王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義，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陳震字）前為吾說正方（李平字）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

綱 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於阜陵（漢縣，故城在全椒縣東）。

綱 （壬子）十年（魏太和六年，吳嘉禾元年）春三月，魏主叡東巡。○目 魏主叡幼女淑卒，叡痛之甚，追謚立廟，葬於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為列侯，為之置後襲爵，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期月，而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況欲自往視陵，親臨祖載乎（祖載見檀弓注）。願陛下抑割有損無益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昌，將以避衰。夫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況帝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也？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赤子而送葬哉？皆不聽。

綱 吳遣使如遼東，徙其騎都尉虞翻於蒼梧。○目 吳主遣周賀等之遼東求馬。初，虞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吳主權嘗與羣臣飲，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劍欲擊之。劉基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

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乃自喻於孟德？翻由是得免。權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他日與張昭論神僊，翻又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僊，世豈有僊人也？權積怒，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行，翻聞之，以為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而遼東絕遠，徙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為人所白，復徙蒼梧猛陵（今為藤縣，屬梧州府）。○翻別傳曰：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在南十餘年，以卒。

綱 秋九月，魏以劉曄為大鴻臚。○目 侍中劉曄為魏主叡所親重。叡將伐蜀，朝臣皆諫，曄入贊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

曰不可。領軍楊暨嘗諫伐蜀，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劉曄先帝謀臣，蓋亦云然，請召質之。乃召曄至，問之，曄終不言。曄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謝之。或謂叡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上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是曄嘗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叡驗之，果然，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綱 （癸丑）十一年（魏青龍元年，吳嘉禾二年）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古郟鄏地，魏改龍陂，晉為河南縣）井中。二月，魏主往觀之。

尹起莘曰：龍在天之物，而見於井中，其殆芳髦失位之兆乎？叡往觀之，不知警省，故書以示譏。

〔綱〕吳遣使拜公孫淵爲燕王○〔目〕公孫淵遣使奉表稱臣於吳吳主權大悅遣太常張輔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賫金寶備物乘海援淵封爲燕王舉朝皆諫權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故遠來求援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天下乎權怒昭反覆諫其不可權不聽卒遣輔晏往昭稱疾不朝權土塞其門昭於內以土封之

〔綱〕夏六月公孫淵斬吳使者獻首於魏魏封淵爲樂浪公○〔目〕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輔等首傳送於魏魏封爲樂浪公吳主權聞之大怒欲興師伐之陸遜及僕射薛綜尚書陸瑁俱上表極諫權乃止數遣人慰謝張昭昭固不起權忽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以恐之昭亦不出乃滅火駐門艮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刻責昭乃朝會

〔綱〕甲寅十二年（魏青龍二年　吳嘉禾三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目〕初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邸閣息兵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衆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綱〕三月魏山陽公卒（諡漢孝獻皇帝）○〔鑑〕魏主叡素服發喪至八月葬之於禪陵（山陽傳國至晉永嘉中爲胡寇所滅）

〔綱〕夏四月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目〕丞相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縣名今屬西安府）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在郿縣西）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綱〕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叡自將擊却之

〔綱〕八月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於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目〕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喪服也所以覆髮上者）婦人之服（遺以此者譏其無丈夫之志）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使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毗字）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威於其衆耳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亮曰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亮曰文偉（費禕字）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荅是月亮卒於軍中（年五十四遺命葬漢中定軍山）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

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取辦焉二人不協費禕使吳吳主權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後必爲亂禕曰功以才成業以才廣若防其後患舍而不用是猶備風濤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卒後延遂反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初亮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至是卒如其言長史張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諸軍還成都諡亮曰武侯○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副嘗以職位疏散怏怏怨謗無已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今爲茂州）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平聞之

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陳壽曰亮爲相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綱 以吳懿爲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目 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采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綱 乙卯十三年（魏青龍三年吳嘉禾四年）春正月魏太后郭氏卒○鑑 初甄后之死由郭后之譖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文帝遂立郭后使養叡甄后臨殁以叡屬李貴人叡立李審啓甄見譖之禍不獲大斂叡哀恨之甚數問郭后甄死狀郭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仇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邪叡怒遂以憂卒敕殯者使如甄后故事葬首陽陵西

綱 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自殺○目 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爲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狷狹意在蔣琬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儀自以年宦先琬才能踰之由是怨憤形於聲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語曰往者丞相初亡吾若舉軍就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禕密表其言詔廢爲民徙漢嘉郡（故城在今雅州名山縣界）自殺

綱 夏四月以蔣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爲尚書令

綱 魏作洛陽宮○鑑 魏主叡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

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陳羣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叡爲之少省○叡耽於內寵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廷尉高柔諫曰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今復過之聖嗣不昌殆或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叡報之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柔復上疏請除其禁○初辛毗在黃初世

以讜言見重魏主叡時劉放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朝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孫劉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後畢軌表請以毗代僕射王思叡訪之放資放資果毀毗不用出爲衛尉時叡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古人豫備不虞而今大興宮室加以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叡報之曰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模大

略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叡又欲平北芒作臺觀以望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叡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尙茅茨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桀作璇室象廊紂作傾宮鹿臺以喪其國晉靈築章華而身受禍秦皇作阿房而二世滅（元去小篆註存）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叡嘗著帽被縹綾半袖阜問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叡默然自是不法服不見阜中書侍郎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水舟之喻漢文之時惟有同姓諸侯賈誼憂之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叡雖不能盡用然皆優容之

綱秋七月魏崇華殿災○鑑叡以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也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以旱火從高殿起也八月復立崇華殿更名九龍又作凌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叡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爲福矣叡性嚴急督修宮室有稽限者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諫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賢重之

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

綱冬十月魏中山王袞卒○目袞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爲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遂卒

綱魏張掖涌石負圖○目魏張掖今甘州衞柳谷口水溢涌寶石

負圖狀象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詔書頒天下以爲嘉瑞任(今順德府任縣)令于綽以問鉅鹿張臶(同存)臶曰此石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符瑞也

綱魏以馬易珍物於吳○目魏主叡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吳主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與之

綱丙辰十四年(魏青龍四年 吳嘉禾五年)春吳鑄大錢(一當五百)○二月吳婁侯(婁漢縣在吳郡東南今崑山以東皆婁境也)張昭卒○目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權以下皆憚之卒年八十一遺令幅巾素冠斂以時服

綱夏四月武都氐王苻健降○冬十月有星孛於大辰又孛於東方○目魏高堂隆上疏曰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

重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魏主叡不悅侍中盧毓(植之子)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叡意乃解

綱魏司空陳羣卒○目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譔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書皆嘆息焉

綱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目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昶應選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

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晩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毁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人或毁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毁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綱丁巳十五年(魏景初元年 吳嘉禾六年)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爲夏四月○目高堂隆以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變民耳目魏主叡從之遂以建丑之月爲正服色尚黃牲用白

綱魏以陳矯爲司徒○目初矯爲尚書令尚書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發擿羣臣細過以媚上嘗奏左丞罰當關(漢置當關之職 欲曉卽至門呼人使起)不依詔抵罪矯當連坐杜恕上疏曰陛下憂勞萬幾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厲有道之節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魏主叡嘗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叡慙而反叡嘗問矯司馬公(懿也)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

綱魏制三祖爲不毀之廟○目魏有司奏以武皇帝爲太祖
文皇帝爲高祖今皇帝爲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詔從之
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君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
綱秋七月魏擊遼東不利公孫淵自稱燕王○目公孫淵數
對國中賓客出惡言魏主叡欲討之以毋丘復姓儉爲幽州刺
史儉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
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衞臻諫曰淵生
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
朝至夕卷妄矣不聽使儉率諸軍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
遂發兵逆儉於遼隧漢縣故地在明海州衞東儉與戰不利引軍還淵因
自立爲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誘鮮卑

綱皇后張氏崩葬南陵○魏主叡殺其后毛氏○目郭夫人有
寵於魏主叡毛后愛弛叡遊後園曲宴極樂夫人請延皇后
叡不許因禁左右不得宣毛后知之明日謂叡曰昨遊北園
樂乎叡以左右泄之殺十餘人因賜后死
綱冬十月吳以諸葛恪爲威北將軍○魏鑄銅人起土山於
芳林園○目魏主叡徙長安鐘簴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
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
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
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司徒掾董
尋上疏曰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載以乘輿而使穿方舉
土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將奏沐浴以待
命叡曰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之詔勿問高堂隆上書曰亡
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
不亡今天下彫敝若有寇警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
矣叡覽之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衞覬上疏曰昔漢武
信神僊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
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
求於露而空設之靡費功夫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
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太子舍人張茂上
書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皆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
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縣官以
配士爲名實納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謂選其美者進上而以醜者配士

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夫君天下而不得萬姓懽
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日費千金而後庭之女椒房之
家賞賜橫與其費半軍加以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
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騁寇賊之心矣皆不聽
綱魏光祿勳高堂隆卒○目隆疾篤口占上疏曰黃初之際
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
蕭墻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棊跱峙立也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
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
魏主叡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綱魏作考課法不果行○目魏主叡㴴疾浮華之士詔吏部

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爲進退故眞僞混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劭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詔下百官議崔林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閱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

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當用其言使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必以賞罰隨之至於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焉有守職辦課而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議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議竟不行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澐 輯錄

蜀漢紀 附魏 吳

後皇帝下

綱 戊午 延熙元年 魏景初二年 吳赤烏元年 春正月魏遣太尉司馬懿伐遼東○目魏主叡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來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綱二月魏以韓暨爲司徒○目魏主叡問盧毓誰可爲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叡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因薦韓暨崔林常林乃用暨

綱立貴人張氏爲皇后子璿爲皇太子○目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書郎郤正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爲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探試取也不知主文所問何事試取而荅之即射策也）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

【綱】吳鑄當千大錢。○秋八月魏司馬懿克遼東斬公孫淵。○
【目】六月懿軍至遼東淵使其將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
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
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諸軍進至首山淵逆戰擊破之遂
進圍襄平雨月餘不止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
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
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
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
衆我寡賊饑我飽雖當促之亦何所爲夫兵者詭道善因事
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
利以驚之非計也雨霽懿乃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窮急糧

盡人相食八月使其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
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
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淵突圍走擊斬之誅其
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觀遼東平
【綱】冬十二月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爲后召司馬懿入朝以
曹爽爲大將軍○【目】魏主叡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
王宇爲大將軍夏侯獻曹爽曹肇秦朗等輔政劉放孫資久
典機任獻肇心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
其能復幾放資懼陰圖間之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
入臥內問曰燕王政爾爲（猶言誠然如此乎）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
大任故耳叡曰誰可者時惟爽在側放資因薦之且請召司
馬懿與相參叡從之既而中變放資復入說又從之放請爲
手詔叡曰我困篤不能放上牀執其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
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遂以爽爲
大將軍叡嫌其才弱拜尚書孫禮爲長史以佐之時懿在汲
宇以爲關中事重宜遣懿還長安事已施行至是復得手詔
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爽眞之子也
【綱】己未二年（魏景初三年 吳赤烏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
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目】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叡
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死乃可忍吾忍
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乃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
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於是芳

年八歲卽日立爲太子叡尋卒芳嗣位尊皇后爲皇太后爽
懿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皆以遺詔
罷之（明帝無子養任城王楷之子芳爲子封齊王至是卽位）
孫盛曰（魏明帝沉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人君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以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綱】二月魏以司馬懿爲太傅何晏爲尚書○【目】時曹爽司馬
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
事咨訪不敢專行初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
急於富貴趨事附勢明帝惡其浮華抑而不用爽素與親善
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等爲爽謀曰重權不可委之
於人可白天子轉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

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爽從之以懿爲太傅自以其弟羲訓等皆爲將軍侍從出入禁闥徙吏部尚書盧毓爲僕射而以晏代之以颺謐爲尚書軌爲司隸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傅嘏謂羲曰何平叔（晏字）外靜內躁銛巧好利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因事免嘏官孫禮亮直不撓爽出之爲揚州刺史

〔綱〕夏以蔣琬爲大司馬○〔目〕東曹掾楊戲素簡略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誠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

問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衆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綱〕冬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爲正

〔綱〕庚申三年（魏主曹芳正始元年吳赤烏三年）春以張嶷爲越嶲太守○〔目〕初越嶲蠻夷數叛殺太守太守寄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及嶷爲守招慰新附誅討彊猾郡界悉平復還舊治

〔綱〕辛酉四年（魏正始二年吳赤烏四年）夏四月吳太子登卒

〔綱〕蔣琬徙屯涪○〔目〕時琬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爲刺史若維征行御制河右臣當帥軍爲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亦易請徙屯涪（今綿州）帝從之

〔綱〕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目〕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鄧艾以爲昔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十人中以二人分番休息）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定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伐也）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旅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綱〕管寧卒於魏（〔書法〕布衣也何以卒錄賢也書卒於魏何不使魏得臣之也）○〔目〕寧名行

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卽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服化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

〔綱〕壬戌五年（魏正始三年吳赤烏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自漢中徙屯涪

〔綱〕吳立子和爲太子霸爲魯王

〔綱〕癸亥六年（魏正始四年吳赤烏六年）夏五月朔日食既（〔書法〕食既大變也自是陳祇黃皓用事而漢亡矣故謹書之終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食既者十二無不有大應者也）

〔綱〕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十一月以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綱〕甲子七年（魏正始五年吳赤烏七年）春正月吳以陸遜爲丞相

〔綱〕三月魏曹爽寇漢中閏月費禕督諸軍救之○〔目〕魏征西將軍夏侯玄爽姑子也辟李勝爲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

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玄自駱谷（關名）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興勢（山名在洋縣）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閏月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棊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綱]夏五月魏軍退走○[目]魏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畜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司馬懿與夏侯玄（玄與爽入漢中）書曰春秋責大德重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之若進不獲戰退見迫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遂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

[綱]冬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目]蔣琬以病固讓州職於禕時國務煩猥禕識悟過人爲尚書令省讀文書舉目究意終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允代禕始欲斆之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綱]乙丑八年（魏正始六年吳赤烏八年）春吳殺其太子太傅吾粲○[目]太子和與魯王霸交惡佻黨疑貳舉國中分權長女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公主數譖毀夫人太子權由是發怒于夫人以憂死太子寵日衰霸黨楊竺全寄等從而毀之權惑陸遜以爲言權不悅太常顧譚又疏請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全骨肉之恩絕覬覦之望以安太子由是霸惡譚吳主徙譚於交州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鎮夏口且出楊竺等於外霸竺譖之吳主怒遂誅粲

[綱]吳丞相陸遜卒○[目]吳主以魯王楊竺之譖數遣使責問遜遜憤恚而卒其子抗爲建武校尉代領其衆送葬東還權以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答權意稍解

[綱]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葬惠陵）○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皓爲中常侍○[目]董允秉心公亮獻替盡忠帝甚憚之宦官黃皓便辟佞慧帝愛之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陳祗代允爲侍中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時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遂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故能以弱爲彊而成帝業在洛陽嘗欲小出銚期進諫卽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身往臨賊聞言卽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帝之欲善也如此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爲者以副人望省減樂官停後宮增造以成先帝之志不聽

[綱]丙寅九年（魏正始七年吳赤烏九年）春魏擊高句驪克丸都○[目]幽州刺史毋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宮（位宮王名）數爲侵叛督諸軍討之位

宮敗走儉遂屠丸都初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不從退而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全其妻子遣將追位宮至肅愼氏南界刻石紀功而還

綱秋九月吳以步騭爲丞相○吳分荆州爲二部○目以呂岱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諸葛恪督左部鎭武昌

綱赦○目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

綱吳罷大錢○以姜維爲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

綱丁卯十年（魏正始八年吳赤烏十年）春二月吳作太初宮○目吳主權詔徙武昌宮材瓦修建業宮有司奏故宮歲久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伐權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斂若更通伐恐妨農桑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綱魏遷其太后於永寧宮○鑑魏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

綱戊辰十一年（魏正始九年吳赤烏十一年）夏四月魏以徐邈爲司空不受○目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綱五月費禕出屯漢中○目自蔣琬及禕身雖居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綱己巳十二年（魏嘉平元年吳赤烏十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目曹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窟室掘地爲室也綺疏四周謂疏通其周匝而以綺蒙之）與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泣諫不聽又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桓範謂曰總萬幾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之復爲并州往見司馬懿有忿色而無

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禮雖不德豈以是爲意邪本謂明公匡輔魏室以報明帝之託今社稷將危天下洶洶此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後李勝出刺荆州過辭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流霑胸勝曰衆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言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并州近胡好爲之備且以子師昭爲託勝曰還忝本州非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當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爲本州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爲設備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魏明帝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與師昭謀以皇太后令閉

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奏曰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僭擬專權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伺察至尊離間兩宮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太尉臣濟等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軍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敢有稽留車駕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奏迫窘不知所爲懿使爽所親信說爽宜早自歸罪惟免官而已懿以太后令召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駑馬戀棧（馬皁也）豆必

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今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令詣許昌不過中宿所憂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㹠犢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爽乃通懿奏請下詔免己官奉駕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謀逆於是收爽羲等并桓範張當俱夷三族爽司馬魯芝聞變欲赴難呼參軍辛敞（毗之子）欲與俱敞謀於其姊憲英

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誅曹爽耳然則事就乎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暱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又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自苦乃爾且夫家夷

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養爲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字玄）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字師）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況也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何也輅曰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

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裒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舅問之責其言大切答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怒以為狂至是輅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譚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

綱 魏以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不受○魏護軍夏侯霸來奔○目 姜維問之曰懿既得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名會繇之子也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綱 冬十二月魏即拜王淩為太尉○目 初淩以將軍假節督揚州西其甥令狐愚為兗州刺史屯平阿甥舅竝典重兵專淮南之任陰謀以魏主制於彊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愚遣其將與楚王相聞淩子廣諫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驕奢平叔虛華丁畢鄧桓專競於世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變易朝典民莫之從故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不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先修朝政令副衆心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淩不從會愚病卒

綱 魏光祿大夫徐邈卒○目 盧欽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還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玠字崔季珪琰字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綱 庚午 十三年 魏嘉平二年 吳赤烏十三年 秋吳廢其太子和殺魯王霸及

將軍朱據冬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目 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遂有廢和立亮之意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根本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孝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聽據與屈晃等率諸將吏詣闕請和而無難督官名陳正五營督官名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叩頭流血詞氣不撓權杖之一百遂廢和為庶人賜霸死殺楊竺全寄明年立潘氏為皇后

綱 吳作堂邑今泗州塗塘遣兵十萬作之以淹北道

綱魏擊吳戰於江陵大破之
綱辛未十四年(魏嘉平三年吳大元元年)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淩及楚王彪遂置諸王公於鄴○目淩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先下赦赦淩罪又爲書諭淩已而大軍掩至百尺(堰名在宛丘今陳州地)淩勢窮飲藥死懿至洛陽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淩愚冢剖棺暴尸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初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衆謂必興令狐氏族父邵獨歎愚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及愚仕進有名稱謂邵曰大人謂愚爲不繼今竟如何邵不答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愚字)性度猶如故必逮汝曹矣後果滅族

綱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卒其子師自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魏分匈奴部爲二國
綱冬十一月吳以諸葛恪爲太子太傅總統國事○目時權頗寤(與悟同)太子和無罪欲召之不克以太子亮幼召諸葛恪付以大事然嫌以剛狠自用恪將行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
綱費禕北屯漢壽(漢壽有二一在荊一在益此乃益州之縣今保寧府廣元縣也)以陳祗守尚書令
綱壬申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吳主亮建興元年)春正月魏司馬師自爲大將軍
綱吳立故太子和爲南陽王○目吳主權復封和爲南陽王居長沙奮爲齊王居武昌休爲瑯邪王居虎林
綱夏四月吳主權卒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爲太傅○目初吳主權病潘后使人問孫弘以呂后稱制故事左右畏后虐戾伺其昏睡縊殺之權病困召諸葛恪孫弘孫峻等屬以後事而卒年七十一弘素與恪不平秘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殺之乃發喪諡權爲大皇帝太子亮卽位以恪爲太傅恪乃命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崇恩澤衆莫不悅
陳壽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故能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綱吳徙其齊王奮於豫章○目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

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豫章瑯邪王休於丹陽奮不肯徙恪遺之牋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侁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大王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徇制度擅發諸將私殺左右小大驚怪莫不寒心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若棄忘先帝法教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令詔敕不行於藩鎭邪奮懼遂行
綱冬十月吳諸葛恪修東興隄(在今無爲州東北)十二月魏人擊之恪與戰於徐塘魏人敗走○目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治至是恪更作大隄築兩

城使全端留略(二人姓名)之守之魏諸葛誕言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征東胡遵母丘儉各獻征吳之策詔昶等三道擊吳恪與戰於徐塘(與巢縣相近)魏人敗走吳獲資器山積振旅而歸朝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諸葛誕字)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州刺史陳太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名今山西之忻代境)以遠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

方孝孺曰(司馬師之於魏莽操之流亞也東關之敗以司馬王儀引罪於己而殺之其暴虐不仁甚矣及徐塘之敗史氏謂朝廷欲貶諸將師不許曰此我不聽公休之過也諸將何罪但削其弟昭之爵師一人也兵敗一事也由前之言則爲小人由後之言則雖君子無以加將誰據而信哉使二者俱得其實何暴於王儀而仁於諸將乎蓋師兄弟連執魏政弟之子遂奪魏而有天下子孫諱其先祖之惡而史氏亦畏而不敢直書故於師之紀傳則過稱其美於儀之事則謹誌其微凡頌師之美者似不可輕信也)

[綱]癸酉十六年(魏嘉平五年吳建興二年)春正月盜殺大將軍費禕○[目]初姜維攻魏西平獲中郎郭循以爲左將軍循欲刺帝不果至是費禕與諸將大會沉醉循刺殺之禕汎愛不疑待新附太過張嶷嘗與書引岑彭來歙爲戒禕不從故及

[綱]二月吳諸葛恪擊魏○[鑑]初吳軍還自東興諸葛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疲勞固爭不聽遂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擊魏圍魏新城(在無爲州南)不克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而怨讟興矣

[綱]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縣名今屬臨洮府)○[鑑]姜維負其才武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及禕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伐魏圍狄道魏使郭淮陳太率師援之太至雒門(漢縣有雒門聚今之伏羌縣境)維以糧盡引還

[綱]冬十月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爲丞相○[鑑]恪攻魏不克還建業愈治威嚴多所罪責峻因民怨衆怒搆謀吳主亮置酒伏兵殺之以葦席裹尸投之石子岡并夷三族恪少有盛名權器重之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之子也陸遜常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君

氣陵其上意蔑其下非安德之基也至是果敗初魏光祿大夫張緝曰恪其不免乎司馬師曰何也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何以能久鄧艾亦言於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綱]吳殺其南陽王和○[目]和妃張氏恪甥也峻因此賜和死張妃亦自殺其妾何氏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姬子德謙俊皆賴以全

[綱]甲戌十七年(魏主曹髦正元元年吳五鳳元年)春二月魏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遂廢其后張氏○[目]初李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其父恢不悅敕使閉門斷客後司馬師秉政以豐爲中書令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

不得在位居常怏怏張緝以后父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親善魏主芳又數獨召豐語師知其議己怒以刀鐶築殺之遂收玄緝下廷尉皆夷三族并廢張后夏侯霸之入蜀也邀玄與俱不從及司馬懿薨中領軍許允謂曰無復憂矣玄歎曰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及就東市顏色不變擧動自若後允出爲鎭北將軍與魏主芳別涕泣歔欷師諷有司奏其罪徙樂浪道死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冲嘗與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恢字)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智字)爲不死也其子足以繼其業時人以畿爲誤及豐死而冲爲郡守卒繼父業正始中玄及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傅嘏

嘏不受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玄字)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平叔(晏字)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玄茂(颺字)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嘏又以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綱]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爲齊王遷之河內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立之○[目]魏主芳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會召司馬昭擊姜維昭領兵入見芳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芳懼不敢發師知之以太后令召羣臣議以魏主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奏收璽綬歸藩於齊立彭城王據芳與太后垂泣而別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太后曰彭城王季叔也今來我當何之高貴鄉公文皇帝長孫明皇帝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乃迎髦於元城髦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

[綱][乙亥]十八年(魏正元二年 吳五鳳二年)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毋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鑑]初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子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將衆渡淮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爲遊兵師問計於河

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衆瓦解今淮南將士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衞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謂師不宜自行師疑未決傅嘏曰淮楚勁兵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而起以弟昭兼領中軍留鎭洛陽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荆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廹脅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其計命基進據南頓(今項城縣地)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儉欽進不得戰退恐壽春見襲計

窮不知所爲會鄧艾將兵趨嘉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卒遇之其子文鴦年十八勇力絕人分兵二隊夜夾攻之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衆知之嚙被皆破欽失期不應鴦乃引還儉聞欽退恐懼夜走慎縣故城在今潁上縣人就殺之傳首京師詔夷儉三族欽以孤軍無繼遂詣峻降

綱魏大將軍司馬師卒弟昭自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目師疾篤還許昌昭自洛陽往省之師令總統諸軍而卒中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尚書傅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爲也可不慎哉

綱秋八月姜維伐魏敗其兵於洮西水名在今臨洮府西遂圍狄道不克而還○目維伐魏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還

保狄道城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以鄧艾陳泰并力拒維泰潛行夜至狄道據東南高山上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邪

綱丙子十九年魏甘露元年吳太平元年春正月以姜維爲大將軍○夏四月魏司馬昭始服衮冕赤舄○魏主髦視學

綱秋七月姜維伐魏與其將鄧艾戰敗績○目姜維自狄道還駐鍾提地名未詳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彼勝我虛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船我陸三也彼專攻我分守四也彼因食羌穀趣祁山熟麥五也賊有

黠計其來必矣秋維復出祁山艾與戰於段谷在鞏昌府清水縣東南大破之蜀人由是怨維

綱八月魏司馬昭自爲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吳孫峻卒以其從弟綝爲侍中輔政○吳大司馬呂岱卒○目始岱親近徐原賜以巾褠音勾單衣也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原字者也及原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岱卒年九十六

綱冬十月吳孫綝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魏以盧毓爲司空○目毓固讓司隸校尉王祥詔不許祥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箠輒涕泣

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爲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徑起取酒祥不與母奪而反之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遂止漢末遭亂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委以州事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綱吳孫綝殺將軍王惇○目綝負貴倨傲多行無禮惇與峻從弟憲謀殺之事泄皆死

綱丁丑二十年魏甘露二年吳太平二年夏四月吳主亮親政○目吳主亮親政事大將軍孫綝表奏多見難問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

書可邪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外濕裏燥必黃門所爲也詰之果服左右驚悚

綱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六月昭奉其主髦攻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目誕素與夏侯玄等友善玄及王凌毋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賑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養輕俠數千人爲死士司馬昭初秉政遣賈充至淮南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名逵）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

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誕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詔以誕爲司空誕遂殺揚州刺史樂綝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稱臣請救司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等與文欽同救誕屢戰皆敗吳人乃還

綱姜維伐魏○鑑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率數萬人出駱谷（谷名在今盩厔縣西南）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小取多句踐恤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約分鴻溝張良以爲民志旣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仗劍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彊並爭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旣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綱戊寅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吳帝孫休永安元年）春二月魏司馬昭拔壽春殺諸葛誕○目城中食盡降者日衆文欽被殺欽子鴦踰城歸昭因表爲將軍賜爵關內侯進軍克之斬誕夷三族誕麾

下數百人拱手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陳而死議者以淮南仍叛吳兵家在江南宜悉阬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河南河東河內）近郡安處之昭欲因釁擊吳王基諫曰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修備設慮之時也昭乃止時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

綱姜維引兵還（維聞諸葛誕死而還）○夏五月魏司馬昭自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秋九月吳孫綝廢其主亮爲會稽

王冬十月迎立琅邪王休（權中子也）以綝爲丞相封兄子晧（南陽王和之子）爲烏程侯○目孫綝以亮親政多所難問稱疾不朝使弟據入宿衛恩幹闓（綝三弟名）分屯諸營以自固亮惡之陰與全公主將軍劉承謀誅之全后父尚爲衛將軍亮使尚子紀語尚嚴整兵馬且戒紀勿令母知紀母綝姊也紀以告尚尚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綝夜襲尚執之殺劉承比明遂圍宮廢亮迎琅邪王休立之大赦改元以綝爲丞相荊州牧殺全尚遷全公主於豫章并殺尚書桓彝以不肯署名廢立也○先是丹陽李衡數以事侵休其妻習氏諫之不聽休上書得徙會稽至是衡謂妻曰以不用卿言至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逃叛求活何面目見中國人琅邪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

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詣還郡加將軍號授以棨戟

綱十二月吳孫綝伏誅○目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張布布曰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凡所請求無一違者至是衛士又告綝反休將討之密問於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乃召奉問計奉告以因臘會有陛兵以誅之十二月臘會綝稱疾休彊之而入奉布目左右縛而斬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印綬斷而埋之改葬諸葛恪等

綱詔漢中兵屯漢壽守漢樂二城（漢城在今沔縣樂城在今城固皆諸葛武侯所築）

○目初昭烈定漢中實兵諸圍以禦外敵姜維建議以爲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退守漢樂二城敵攻關不克疲乏引退然後諸城並出搏之此殄敵之術也詔從之

綱己卯二年（魏甘露四年吳永安二年）春正月黃龍二見魏寧陵（縣名今屬歸德府）井中○目先是魏地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爲吉祥魏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綱秋八月陳祗卒以董厥爲尚書令諸葛瞻爲僕射（瞻亮之子也）

綱庚辰三年（魏元帝曹奐景元元年吳永安三年）夏五月魏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目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

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不顧順逆之理皆爲之致死且宿衛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髦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告昭呼經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髦戰於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太傅孚奔往枕其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僕射陳太不

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彧之子）召之。太曰。論者以太方舅。今舅不如太也。子弟偪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太字）卿何以處我。太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太曰。太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以太后令罪狀髦。廢爲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慟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

〔綱〕六月。魏主奐立。○〔目〕奐。燕王宇之子也。本名璜。封常道鄉公。司馬昭迎立之。更名奐。年十五矣。

〔綱〕吳作浦里塘。○〔目〕吳都尉嚴密建議作浦里塘。羣臣皆以爲難。唯將軍濮陽興力主之。功費不可勝數。民大愁怨。

〔綱〕吳會稽王亮自殺。○〔目〕會稽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王禱祠有惡言。吳主遂黜亮爲侯官侯。亮自殺。

〔綱〕冬。魏以王沈爲豫州刺史。○〔目〕沈初到。下教曰。有能陳長吏可否。說百姓所患者。給穀五百斛。言刺史得失朝政寬猛者。給穀千斛。主簿陳廞（音歆）褚䂮（音略）入白曰。教旨思聞苦言。示以勸賞。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言不合宜。不加以賞。則遠聽者徒見言之不用。因謂設而不行。告下之事。可少須後。沈曰。興益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䂮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言將不求而自至。若其不然。雖縣重賞。忠言未可致也。沈乃止。

〔綱〕辛巳　四年（魏景元二年　吳永安四年）冬。以董厥諸葛瞻爲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爲尚書令。○〔目〕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秘書郎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不爲皓所愛。亦不爲所憎。吳使薛珝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突（竈總也）決（破也）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綱〕鮮卑索頭（索頭鮮卑別部也。姓拓拔氏。其俗以索辮髮。因號索頭）貢質於魏。○〔目〕鮮卑索頭部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可汗名）始彊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可汗名）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焜氏（鮮卑別族）分統部衆爲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居匈奴故地。詰汾死。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漢縣。故城在大同府西北）。部衆寖盛。諸部畏服之。至是始遣其子沙漠汗貢於魏。因留爲質。

〔綱〕壬午　五年（魏景元三年　吳永安五年）秋八月。吳立子𩅦爲太子。

〔綱〕冬十月。姜維伐魏洮陽。不克。○〔目〕初維將出軍。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維字）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何以自存。維遂伐魏。攻洮陽（洮陽洮水之北。應是臨洮地。舊注引爲零陵者大謬）。鄧

艾與戰破之時黃皓用事與閻宇親善欲廢維樹宇維知之
言於帝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
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
遜辭而出帝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
麥沓中（故金城郡之西南羌地）不敢歸成都

綱吳以濮陽興為丞相。○目吳主休喜讀書欲與祭酒韋昭
博士盛沖講論張布以昭沖切直恐入侍言己過固諫止之
休曰孤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其道臣下姦
慝故不欲令入耳布皇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休曰王務學
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休恐布疑懼卒廢講業不使昭等
入。

綱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目魏譙郡嵇康才情遠邁
博覽該通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
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
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特
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通脫輕視禮法縱酒沉酣遺落
世事籍魏丞相掾瑀之子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
性不羈初曹爽召為參軍籍以疾辭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
遠識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由是不預世事遂酣飲為常司馬昭初欲為子求婚於籍籍
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
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昭輔政從容言於昭曰籍平生曾
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即拜為東平相（東平漢魏國名治須昌今東平州是）籍乘
驢到任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淸簡旬日而還聞步
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籍雖不拘
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
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毀瘠骨立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喜來
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齎酒挾琴造焉籍大
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嘗與王戎飲酒時兗
州刺史劉昶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
日問籍籍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若不如公榮者不敢不
與飲唯公榮可不與飲公榮者昶字也又時率意獨駕不由

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
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其坦率任意類如此咸字仲容武都太
守熙之子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
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犢鼻褌）
褌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咸素幸姑婢姑
歸夫家乃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及之與婢累騎而
還論者非之劉伶尤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
之曰死便埋我嘗病酒其妻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
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
具酒肉來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
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乃飲酒噉肉頹然復醉嘗與

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會至康不爲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惡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鍾會因譖康嘗欲助毋丘儉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

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初康嘗詣蘇門山名在今輝縣隱士孫登三年無所言將別康固請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不用其光乃全其光于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及於禍故在獄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

〔綱〕魏以鍾會都督關中諸軍事○〔鑑〕魏司馬昭患姜維數北伐欲大舉入寇朝臣多以爲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下濕攻之最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今料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爲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姜維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在成都府東及陰平今文縣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羣臣莫知

〔綱〕癸未炎興元年魏景元四年〔吳〕永安六年○是歲漢亡 春詔立故丞相亮廟於沔陽○〔目〕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許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至是校尉習隆等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以時賜祭斷其私祠以崇正禮從之

〔綱〕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之姜維戰敗還守劍閣○〔目〕魏大舉兵入寇遣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今四川松潘衛沓中以連綴姜維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

祁山趣武街今陝西階州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或以問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八月會使胡烈爲前鋒攻關口守將傅僉格鬬而死會長驅而前維聞鍾會諸軍已寇漢中引兵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在今保寧府劍州北晉置劍閣縣以拒會

〔綱〕冬十月吳人來援○〔目〕遣使告急於吳吳使丁奉向壽春丁封孫異向沔中救漢

〔綱〕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目〕辟魏舒爲相國參軍舒少時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使守水碓春也舒亦不以介意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

終爲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舒自課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嘗爲畫籌後遇朋人不足（凡射者分兩朋朋人均敵以較勝負）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謝曰吾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及爲參軍府朝碎務未嘗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綱 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

○目 時姜維列營守劍閣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欲引還鄧艾上言漢兵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縣名今屬龍安府）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艾大破之斬瞻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

綱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

○目 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爲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譙周請降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

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送士民籍於艾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帝面縛率太子諸王及羣臣詣軍門降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見禁軍士無得擄略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官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得免姜維得帝敕命乃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權還其印綬節蓋漢亡

歷年圖曰（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譎訓勁敵因敗爲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劉璋昧弱偷而兼之遂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下中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事而面縛爲擄宜矣）

右蜀漢昭烈及後帝共四十三年自前漢至帝禪凡二十六帝合四百六十九年

綱 吳兵還

○目 吳聞漢亡乃罷兵初魏之攻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亡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根本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綱 魏赦益州復半租五年○魏以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

〔綱〕甲申 魏咸熙元年 吳主孫皓元興元年 ○凡二國 春正月魏以檻車徵鄧艾鍾會
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目〕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
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
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
用且徐緩之宜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
軍農要用並作舟船預為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
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
王以顯歸命之寵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
艾重言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
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鍾會有異志
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說會舉事與之情好懽甚因艾承制

專權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表章
皆易其言令悖傲至是詔以檻車徵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
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郭太后
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喪稱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
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召羣官悉閉諸曹屋中瓘詐稱疾
篤出就外廨會信之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
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
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
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信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
親兵出取飲食烈給語親兵及疏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
棓數千欲悉呼外兵棓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語皆徧諸軍
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斬會及
維死喪狼籍瓘分部諸將數日乃定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
檻車迎還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襲
艾父子於綿竹西斬之艾之入江油也續不進艾欲斬續既
而舍之及是瓘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
於衆曰伯玉（瓘字）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
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預艾餘
子在洛陽者悉被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昭召而責之曰
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為叛逆又輒收
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
當時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

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
昭悅與宴談而遣之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
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
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
琇固辭不聽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
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尹起莘曰 鍾鄧設謀動衆戕民鋒鏑之下自謂不世之功未及受賞皆赤其族然後知天道昭昭特假手誅夷以償滅漢之罪爾
〔綱〕三月魏晉公昭進爵為王○〔目〕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
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朝臣皆已盡敬
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

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乎。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顗
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綱魏廢故漢帝禪爲安樂公。○目禪舉家遷洛陽。秘書郎郤
正從行。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他
日與宴。爲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
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
維邪。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
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
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
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綱秋七月。魏使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裴秀議官制。從晉王昭

之請也。
綱吳主休殂。烏程侯皓立。○目吳主寢疾。口不能言。手書呼
濮陽興入。令子𩅦音灣出拜。把興臂指𩅦託之。而卒。謚曰景帝。
吳人以蜀初亡。恐懼。欲得長君。左將軍張布與興說朱太后
欲立烏程侯皓。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
宗廟有賴。可矣。遂迎立之。吳主貶朱太后爲景皇后。追謚父
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爲太后。
綱八月。魏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爲副相國。冬十月。立爲
晉世子。○目初昭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司馬師
後。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過於炎。昭愛之。欲以攸爲
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皆曰。中撫
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
相也。乃立炎爲世子。
綱十一月。吳殺其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目吳主初立
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賑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者。苑中
禽獸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及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
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興布入
朝。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
右魏自曹丕至奐。凡五主。共四十六年。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晉紀 司馬氏河內溫人溫本晉地司馬昭始封晉公故以爲號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氏諱炎字安世河內人司馬懿之孫昭之子也襲封晉王未幾代魏自立建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崩壽五十五

綱 乙酉 魏咸熙二年○吳甘露元年○晉世祖泰始元年○是歲魏亡晉代 夏五月魏晉王昭號其妃曰后世子曰太子○秋七月吳主殺景后及其二子○八月魏晉王昭卒 諡文王葬崇陽陵 太子炎嗣○冬吳遷都武昌

綱 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爲陳留王○目 魏主禪位於晉出舍金墉城 在洛陽城西北 太傅司馬孚拜辭流涕歔欷不自

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晉王即皇帝位奉魏主爲陳留王即宮於鄴魏氏諸王皆降爲侯追尊宣王景王文王爲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

綱 晉大封宗室○目 封叔祖父孚爲安平王叔父伷東莞王弟攸齊王其餘封拜有差伷宣帝之子也晉主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

綱 晉除漢魏宗室禁錮罷將吏質任○目 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太常許奇父允受誅不宜接近左右晉主乃述允之夙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有司言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麻代之

綱 晉以傅玄皇甫陶爲諫官○鑑 晉初置諫官以傅玄皇甫陶爲之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納使玄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綱 丙戌 晉泰始二年 吳寶鼎元年 春正月晉立七廟○目 初漢征西將軍司馬鈞生豫章太守量量生潁川太守儁儁生京兆尹防防生宣帝至是即用魏廟祭征西將軍以下并景帝爲七室

綱 晉除郊祀五帝座○目 羣臣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晉主王肅外

孫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議

綱 三月吳遣使如晉弔祭○目 吳使者丁忠還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 魏郡治西陽今光山縣是 可襲而取吳主以問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勢方彊而欲徼倖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凱遜之族子也

綱 秋八月晉主謁崇陽陵○目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晉主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至是謁陵詔以衰絰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既除復服義無所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

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殆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乃止羣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能終苴麻之有子考 苴者黜也 經之禮以爲沈痛況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於所天 子以父爲天 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司馬光曰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百世不易之經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晉武獨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綱吳以陸凱萬彧爲左右丞相○目吳主惡人視己羣臣莫敢舉目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

主乃聽凱視初吳主從步闡之請遷都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凱上疏曰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 國以民爲本國無蓄積則民漸至暴露 而官吏務爲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率非其人羣黨相挾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料出宮女淸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綱冬十一月晉并圜丘方澤之祀於南北郊○晉罷山陽督軍除其禁制○十二月吳還都建業○目吳主還建業使后父衛將軍滕牧鎭武昌朝士以牧尊戚推令諫諍滕后之寵由是漸衰遷牧蒼梧以憂死后不復進見諸姬佩皇后璽紱者甚衆又使黃門徧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歲歲言名簡閱不中乃得出嫁

綱 丁亥 晉泰始三年 吳寶鼎二年 春正月晉立子衷爲太子○目詔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曲赦朕無取焉遂不赦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傅其儀不同晉主曰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其令太子中拜禮

綱晉徵犍爲李密不至○目晉主徵犍爲 今爲敘州府 李密爲太

子洗馬密以祖母老上陳情表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嘗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綱夏六月吳作昭明宮○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工費以億萬計陸凱及中書丞華覈皆諫不聽時吳俗奢侈覈上疏曰今民貧俗奢轉相仿傚兵民之家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皆不聽

綱秋九月晉禁星氣讖緯之學○晉遣索頭質子歸國

綱 戊子 晉泰始四年 吳寶鼎三年 春正月晉律令成 張華請抄死罪條目以示民從之 ○晉立考課法不果行○目詔河南尹杜預爲黜陟之課預奏古

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微密疑
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魏氏考
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
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舍小去密就簡委
任達官可考所統其有優劣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
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穨雖有考課之法亦無
益也事竟不行
綱晉主親耕籍田○三月晉太后王氏殂○目晉主居喪一
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
報情所不忍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
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

綱夏四月晉太保王祥卒○目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
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理致
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綱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九月晉揚州都督石苞罷
○目苞久在淮南監軍王琛惡之密表其與吳通晉主徵之
苞掾孫鑠（商入）勸苞放兵步出都亭待罪晉主聞之意解苞以公
還家
綱己丑（晉泰始五年 吳建衡元年）春二月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軍事○目晉
主有滅吳之志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鎭襄陽祜綏
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
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

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
（都督閤內置鈴架以警防不虞）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綱晉錄用故漢名臣子孫○目濟陰太守文立言故蜀名臣
子孫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晉主從之詔
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
吏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息（子也）著募（僉二子名）沒入奚官宜免
爲庶人又以立爲散騎常侍漢故尚書程瓊雅有德業與立
深交晉主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
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立字）可
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綱冬十月吳左丞相陸凱卒○目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

疏皆指事不飾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
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
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凱
尋卒吳主素銜其切直徙其家建安（縣名今屬建寧府）
綱庚寅（晉泰始六年 吳建衡二年）夏四月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樂鄉（今巴東縣）
○目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
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
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彊
議者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
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謹陳時宜十七條
以聞吳主不納時何定弄權使諸將各上一御犬一犬直縑

數十匹纆絏直錢一萬以捕兎供厨吳王以爲忠賜爵列侯抗上表諫吳王不從

【綱】六月晉胡烈擊鮮卑禿髮樹機能敗死（鮮卑俗稱婢曰禿髮其先乃婢因以爲氏史曰其先壽闐之在孕母相掖氏因寢而産於被中鮮卑俗謂被爲禿髮後因而氏焉樹機能名也壽闐之孫）

【綱】辛卯（晉泰始七年吳建衡三年）春正月晉匈奴右賢王劉猛叛走出塞○吳王大舉兵遊華里（在建業西）不至而還○【目】吳人刁玄詐增讖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吳王信之大衆兵出華里行遇大雪兵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王聞之乃還

【綱】夏四月晉涼州胡叛刺史牽弘擊之敗死○【目】初大司馬陳騫言於晉王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非綏邊之才也將

爲國恥晉王以爲騫與弘不協而毀之不信也至是烈與弘相繼敗死征討連年僅而能定晉王乃悔之

【綱】秋七月吳復取交趾○【目】吳三攻交趾皆敗沒至是遣陶璜李勗等擊取之九真日南（皆漢郡名今俱入安南界）皆降以璜爲交趾牧璜討降夸獠州境皆平

【綱】冬十一月劉猛寇晉并州○晉安樂公劉禪卒（諡曰思）

【綱】壬辰（晉泰始八年吳鳳皇元年）春正月匈奴殺劉猛降晉○二月晉太子衷納妃賈氏（晉法太子納妃不書此何以書志亂始也）○【目】初侍中尚書令賈充文帝時已寵任用事晉王爲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充爲人巧佞與太尉荀顗侍中荀勗越騎校尉馮紞相爲黨友朝野惡之晉王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任愷河南尹庾純皆與充不協會樹機能亂秦雍晉王以爲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以鎮撫之晉王問誰可者愷及純因薦充使督秦雍諸軍充患之問計於勗勗曰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晉王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晉王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稱賈女有淑德又密使荀顗荀勗等皆稱賈女之賢晉王從之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綱】晉太宰安平王孚卒○【目】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晉主即位恩禮尤重孚雖見尊寵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卒年九十三諡曰獻

【綱】晉散騎常侍鄭徽以罪免○【目】晉主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爭辯不已徽請罪之晉主曰忠讜之言唯患不聞徽越職妄奏可免其官

【綱】夏晉益州殺其刺史廣漢太守王濬討平之以濬爲益州刺史○【鑑】時益州牙門將張弘作亂殺刺史皇甫晏廣漢主簿李毅勸太守王濬討平之斬弘詔以濬爲刺史初濬爲羊

祜叅軍。祜湊知其才。嘗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
也。時晉主與祜陰謀伐吳。祜以爲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
加龍驤將軍。監梁益軍。詔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時作船木
柹（柹音肺。削木板也）蔽江而下。吳建平（今歸州）太守吾彥取以白吳主
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吳主不從。彥乃
爲鐵鎖橫斷江路。
〔綱〕秋七月。晉以賈充爲司空。○〔目〕充與侍中任愷皆爲晉主
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朋黨。晉主召充
愷宴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拜謝。既而以晉主
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出爲吏
部尚書。而與荀勗馮紞共譖之。愷由是得罪。廢於家。

〔綱〕九月。吳步闡據西陵（今彝陵州）叛。降晉。○〔目〕闡世在西陵。猝被
徵。懼有讒。遂據城降晉。
〔綱〕冬十二月。吳陸抗拔西陵。誅步闡。晉羊祜等救之不及。○〔目〕
抗聞闡叛。急將兵討之。祜救之不克。抗遂拔西陵。誅闡。吳主
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
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後八年果降晉）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爲
兼幷之計。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
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
言。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
地。若所得禽獸。或先爲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
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

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已合成熟藥也）與之。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
曰。豈有酖人羊叔子（祜字）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
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利。吳主用諸將謀。數
侵盜晉邊。抗上疏曰。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
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
費萬計。士卒凋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爭帝王之資。而
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吳主不從。祜
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紞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詣祜論
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客曰。王夷甫（衍字）方
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
法將斬王戎。衍之從弟也。故皆憾之。時人爲之語曰。二王

當國。羊公無德。
〔綱〕晉免其國子祭酒庾純官。尋復用之。○〔目〕賈充與朝士宴。
河南尹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歸養。卿爲無天地。純
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慚怒。上表解職。純亦自劾。詔免純官。仍
下五府正其臧否。石苞以純榮官忘親。當除名。齊王攸以爲
純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復以純爲祭酒。
〔綱〕吳殺其丞相萬彧。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目〕吳主遊華
里。萬彧與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
不自還。吳主聞之。因會以毒酒飲彧及平。不死。或自殺。平憂
懣而卒。吳主以樓玄主殿中事。玄正身帥衆。奉法而行。應對
切直。吳主浸不悅。中書令賀邵諫曰。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

過荒亂之主，樂聞其咎。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生死不保，是以正士摧方，庸臣苟媚，非所以保洪緒也。何定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饑凍，大小怨歎。且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坐食萬人，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不能守，一葦可航也。願陛下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聖祖之祚隆矣。吳主湲恨之，於是左右誣玄與邵謗訕，俱被詰責，徙玄於交阯，竟殺之。

綱 癸巳晉泰始九年 吳鳳皇二年 夏四月，晉以鄧艾孫朗為郎中。○目 初，鄧艾之死，人皆冤之，而無為之辨者。及晉主即位，議郎段灼上疏，謂宜聽艾歸葬，還其田宅，繼封定謚，則艾死無所恨，而天

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晉主善其言，而不能從。至是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晉主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朗為郎中。

綱 吳主殺其侍中韋昭。○目 吳人多言祥瑞者，吳主以問昭，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昭領國史，吳主欲為其父作紀，昭曰：文皇不登帝位，當為傳。吳主不悅。吳主飲羣臣酒，不問能否，率以七升為限，至昭獨以茶代，後更見強，又酒後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昭但難問經義而已，吳主積怒，遂誅之。

綱 秋七月，晉選公卿女備六宮。○目 晉主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公卿女中選者為三夫人九嬪，二千石將校女補良人以下。於是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

綱 九月，吳殺其司市陳聲。○目 吳主愛姬遣人至市奪民物，聲繩之以法。吳主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四望，山名，在今江寧城西北。

綱 甲午晉泰始十年 吳鳳皇三年 春三月，晉取良家女入宮。○目 詔又取良家及小將吏女五千餘人入宮選之，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於外。

綱 吳殺其章安侯奮。○目 吳民間訛言奮當為天子，吳主誅

之，及其五子。

綱 秋七月，晉后楊氏殂。○目 后有疾，見晉主素幸胡夫人，胡奮之女，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晉主流涕許之。遂殂。既葬，晉主及羣臣除喪，博士陳逵議，以為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為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諒闇終三年。晉

王從之。

司馬光曰（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辯矣然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

綱 晉以山濤爲吏部尚書。○目 濤典選十餘年，甄（分別也）拔人物，各爲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

綱 晉以嵇紹爲秘書丞。○目 初紹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門。至是山濤薦徵之，紹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初東關之敗，文帝（司馬師）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遂不仕而終。

司馬光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事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綱 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卒。○目 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星奔雷邁，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上言西陵國之[illegible]，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吾有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初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耶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有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朞年州府交辟）

綱 晉作河橋。○目 杜預以孟津渡險，請作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固請爲之。及橋成，晉主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

綱 晉邵陵公曹芳卒。○目 諡曰厲。初芳之廢也，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及晉代魏，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辭不受。粲不言者凡三十六年，卒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綱 吳比三年大疫。

綱 乙未（晉咸寧元年 吳天冊元年）春正月，吳殺其中書令賀邵。○目 邵中風

不能言，吳主疑其詐，收掠千數，卒無一語，乃燒鋸斷其頭，徙其家於臨海。

綱 夏六月，索頭遣子入貢於晉。○目 索頭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貢於晉，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留之，又密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

綱 冬，晉追尊祖宗廟。（宣帝爲高祖景帝爲世宗文帝爲太祖）

綱 丙申（晉咸寧二年 吳天璽元年）秋八月，吳臨平湖開，石印封發。○日 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在今杭州城東北）自漢末薉塞，長老言：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近者無故忽開，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都尉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銜璧之事也。初吳人掘

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主因改元天冊至是或獻小石刻皇帝字又改元天璽八月歷陽長又上言歷陽山石印封發俗謂當太平吳主遣使者祠之使者作高梯登其上以朱書石還以聞吳主大喜封其山爲王又改明年元曰天紀

綱 吳殺其郡守張詠車浚尚書熊睦○目詠爲湘東太守不出算緡吳主斬之徇首諸郡浚爲會稽太守公淸有政績値郡旱饑表求振貸吳主以爲收私恩遣使梟首睦微有所諫吳主以刀鐶撞殺之身無完肌

綱 冬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目祜請伐吳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

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勢雖有阻險不可保也蜀之爲國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今江淮之險不如劒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抵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晉主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爲憂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紞尤以爲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天與不

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杜預及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計

綱 晉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目晉主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得以免禍晉主許之竟立后以駿爲將軍封侯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器小不可任社稷之重晉主不從駿驕傲自得鎭軍胡奮謂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晩事耳

綱 丁酉 晉咸寧三年 吳天紀元年 春正月朔日食○三月晉討樹機能破之降諸胡二十萬口○秋七月晉詔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爲公侯○目羊祜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避讓誠

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綱 冬十二月吳人襲晉江夏汝南大畧而還○目吳人襲晉江夏汝南畧千餘家晉主遣侍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荊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去已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故耳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愼守而已若輒從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

綱 索頭拓跋力微死○目衛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力微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祿立其國遂

衰初幽并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瓘密以計間之務桓降而力微死朝廷嘉瓘功封其弟為亭侯（自東漢以來有鄉侯亭侯之爵舊註以亭為縣名者大謬）

綱 戊戌 晉咸寧四年 吳天紀二年 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晉羊祜入朝。○

目祜面陳伐吳之計晉王善之以祜疾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王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綱秋晉大水螟。○目詔以水災問王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兖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蜯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晉王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綱吳殺其中書令張尚。○目吳主忌勝己者尚為人辯捷談論每出其表吳主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以方誰尚曰陛下有百觚之量吳主曰尚知孔丘不王而以孤方之因發怒殺之（平原君强子高酒曰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子何辭焉）

綱冬十月晉以衛瓘為尚書令。○目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凌雲臺（在洛陽縣魏文帝所築高十三丈登之可見孟津）瓘陽醉跪晉王牀前曰臣欲有所啓晉王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晉王意悟因謬曰公眞大醉耶遂悉召東宮官宴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不如直以意對妃喜謂泓曰便與我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晉王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踧踖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綱十一月晉詔毋得獻奇技異服。○目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雉頭毛所織者）晉王焚之於殿前故有是詔

綱晉以杜預為鎭南大將軍督荆州諸軍事鉅平侯羊祜卒

○目祜疾篤舉預自代而卒晉王哭之甚哀謚曰成南州民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晉書羊祜每登峴山置酒言詠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哲登此者多矣皆湮沒無聞湛對曰公德冠四海聞望當與此山俱傳祜沒襄人感其德立祠刻碑其上見者莫不流涕）

綱晉司空何曾卒。○目曾厚自奉養日食萬錢（子劭日食二萬錢）司隸劉毅數劾之晉王不問及卒博士秦秀議曰曾驕侈過度名被九域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謚繆醜公晉王策謚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謚為元

綱晉清泉侯傅玄卒。○目玄性峻急為司隸每有奏劾或值

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遊震慴臺閣生風卒謚曰剛玄與尚書左丞崔洪善洪亦清厲骨鯁好面折人過而退無後言人以是重之

綱己亥（晉咸寧五年 吳天紀三年）春正月樹機能入晉涼州晉遣將軍馬隆擊之○目初樹機能久爲邊患僕射李憙（同喜）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爲出兵大事虜不足憂及陷涼州晉王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晉王曰必能平賊何爲不任顧方畧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晉王以爲討虜將軍武威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三十斤爲鈞）挽弩九石（四鈞爲一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

至武庫選仗晉王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

綱晉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目初魏曹操分南匈奴爲五部以左賢王豹爲左部帥豹子淵（字元海初漢高以公主妻冒頓故其子孫冒姓劉）幼而儁異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嘗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爲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其子濟皆重之屢薦於晉王晉王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雖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晉王問將於李憙憙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晉王乃止東萊王彌有學術勇略人謂之飛豹淵與之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渾太原人憙銅鞮人淵亦居并州部故稱二人爲鄉曲）每相稱薦適足爲吾患耳因歔欷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晉王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晉王然之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

綱冬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目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爲司過宴罷之後各奏闕失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王則彊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

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晉王於是決意伐吳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以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耳晉王方與張華圍棊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强吳主淫暴誅殺賢能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晉王乃許之以華爲度支尚書量計運漕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爲外懼豈非算乎十一月遣將軍琅琊王伷出涂（音途 水名出益州）中王渾出江西（晉時稱廬江舒皖爲江西非今之豫章也）王戎出武昌胡奮出夏口杜預出江陵王濬出巴東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

十餘萬。命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充固陳伐吳不利。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乃受命。將中軍屯襄陽。爲諸軍節度。

【綱】十二月。晉馬隆破樹機能。斬之。涼州平。○【目】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及隆使至。晉主撫掌歡笑。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

【綱】晉詔議省吏員。○【目】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爲當今之急。在幷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勖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變常以徼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

幷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

【綱】庚子【太康】元年（綱目是年晉承正統）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王皓出降。○【目】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在今和州東南）所向皆克。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王濬作大筏（編竹爲之）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荊門（宜都縣有荊門山。吳於此築城以鎮江路。舊註爲今之荊門州者誤）夷道。（今宜都縣）杜預遣牙門周旨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在巴東縣）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杜預進克江陵。於是沅湘（楚之南境）以南。接於交廣。（二州名。今之兩廣安南也）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撫之。乃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吳丞相張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至牛渚。（磯名。在今太平府北）瑩曰。上流諸軍。素無戒備。晉水軍必至此。宜畜力以待之。若幸而勝。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兵勢萬倍。乘勝迎之。不憂不破。若坐待蜀兵之

至。恐士衆散盡。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渡江。與晉周浚戰。大敗於板橋。靚欲遁去。使迎悌。悌不肯。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靚字）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諸葛瑾也）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流涕而去。悌遂爲晉兵所殺。幷斬瑩等。吳人大震。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不宜受制於我。遂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自武昌順流而下。吳王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旗而降。吳人大懼。時

瑯琊王伷亦臨近境吳主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請降而送
璽綬於伷濬舟師過三山（磯名在今繁昌縣東北）渾遣人要濬論事濬
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
百里鼓譟入於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爲解縛
焚櫬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
三萬○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
太傅之功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面流涕曰昔討逆弱冠
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爲必
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
召軍還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
意華但與吾同耳杜預聞之馳表固爭使至而吳已降充慙
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

尹起莘曰（平吳之舉渾濬爭功今觀此書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則其功固有所歸矣此論功行賞之斷案也）

右吳孫權至皓凡四主共六十年自權己酉年稱帝至

皓庚子凡五十二年

（綱）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荊揚除吳苛政○（目）五
月皓至泥首面縛詔賜以衣服車乘拜其子弟爲郎吳之舊
望隨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帝臨
軒大會引見皓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
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

面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
刑耳充默然甚愧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皓所以亡對曰
皓昵近小人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
他日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
亡彥曰天祿永終曆數有屬故爲陛下禽耳帝善之諸葛靚
逃竄不出帝與之有舊知其在姊瑯琊王妃家因就見焉靚
逃於廁帝逼見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誠
爲慙恨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
坐

（綱）封拜平吳功臣○（鑑）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
江以濬不待己至先受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濬參軍何攀
勸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渾與濬爭功表濬違詔不受節度
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彊盛有司奏請檻車徵
濬帝弗許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黨與所抑每進見陳其
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
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
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
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
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禍不得無言其終不
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邑博
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濬爲鎮軍大將軍○杜預還襄
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滍

清水（二水名湼出魯山清出嵩縣俱南流入南陽境）以浸田萬餘頃開陽口通零桂之漕公私頼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患不求益也

（綱）冬十月初置司州○（目）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仍治洛陽）凡州十九郡國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綱）詔罷諸州郡兵○（目）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

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綱）（辛丑）二年春三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綱）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晉郡名今為縣）○（目）初鮮卑莫護跋自塞外入居遼西號慕容部至孫涉歸遷於遼東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粗惡貌）歷古為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綱）（壬寅）三年春正月朔帝親祀南郊○（鑑）禮畢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毅糾繩豪貴無所顧忌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劾奏之中護軍羊琇侍寵驕侈數犯法毅劾奏琇罪當死帝不得已免琇官琇景獻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粭（米糖也）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

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愷怒以為疾己之寶崇曰不足為恨今還卿乃令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錦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綱）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目）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宜為三公荀勗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華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

徵之統侍側從容語及鍾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漢高尊寵五王而誅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大逆耳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旣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因屛左右言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鎭總戎馬者皆在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綱)夏四月魯公賈充卒○(目)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薨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謐爲世孫帝許之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莒嬴姓鄫姒姓立異姓爲後故云滅也)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綱)冬十二月以齊王攸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目)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紞楊珧皆惡之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留京師可乎帝以爲然乃以攸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王渾上書以攸至親盛德宜贊朝政今出之國假以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懼非陛下追述先帝太后待攸之宿意也於是王駿李憙羊琇王濟甄德皆切諫濟德又使其妻公主俱入涕泣請帝留攸帝怒謂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德而憙遂以年老遜位卒於家憙在朝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王官人以此稱之

(綱)散騎常侍薛瑩卒○(目)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愼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觀瑩之處身其四五之間乎

(綱)(癸卯)四年春正月除祭酒曹志等名賜齊王攸備物殊禮○(目)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秦秀等曰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違舊章矣曹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其殆矣乃奏當如博士議帝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且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橫造異論遂免志官旉等七人免死除名命攸備物典策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

(綱)三月大司馬齊王攸卒○(目)攸憤怨發病嘔血而薨帝往臨喪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攸擧動以禮鮮有過事帝敬憚之每引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綱)夏瑯琊王伷卒(謚曰武子覲嗣)○冬歸命侯孫皓卒

(綱)(甲辰)五年春正月龍見武庫井中○(目)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劉毅曰昔龍降夏庭卒爲周禍尋

按舊典無賀龍之禮乃止

〔綱〕乙巳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卒○〔目〕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弊日滋毅嘗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優劣易地首尾倒置三也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五也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不問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

品七也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帝善其言終不能改

〔綱〕以王渾爲尚書左僕射○〔目〕時渾子濟爲侍中嘗坐事免官帝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復官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責讓之曰頗知媿否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疏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

〔綱〕冬慕容廆寇遼西○〔目〕初慕容涉歸卒弟刪篡立至是刪爲其下所殺迎涉歸子廆立之涉歸與宇文部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畧甚衆自是每歲犯邊

〔綱〕丙午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司徒魏舒罷○〔目〕舒稱疾遜位舒所爲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綱〕丁未八年春正月朔日食○太廟殿陷秋九月改營之

〔綱〕戊申九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朔日食○大旱○秋八月星隕如雨○地震

尹起莘曰春秋書日食多矣未有連三年日食正旦者非惟春秋歷代亦無之此天下之大異也晉武是時極意聲色故災變若此甚至太廟殿陷星隕如雨迭書於冊使其惕然知寤恐懼修省猶或天意可回今乃昏於沈湎恬弗之警然後天亦不復示戒而帝遂即世矣人主觀此可不知所警懼也哉

〔綱〕己酉十年夏四月慕容廆降以爲鮮卑都督○冬十一月尚

書令荀勗卒○〔鑑〕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惘悵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中書省也諸君何賀邪勗妙有術解嘗在帝坐進飯謂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衆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世多服其明識

〔綱〕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爲王○〔目〕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以爲豫州都督又徙皇子南陽王柬爲秦王都督關中瑋爲楚王都督荊州允爲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並假節之國立皇子乂爲長沙王穎成都王晏吳王熾豫章王演代王孫遹廣陵王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遹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遹年五歲牽

帝裾入闇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稱遹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無廢立之心爲遹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爲之傅寔以時俗善進取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謝除官之章表也）必推賢讓能一官闕則擇爲人所讓多者用之以爲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競推於勝己而賢知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則讓之者多矣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時又封宗室數人淮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法禁素寬未可遽革然矯時救敝亦宜以漸臣聞爲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持京邑

包藏禍心者其勢不足獨以有爲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身誅而國存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循周則下固而上安矣帝不能用

[綱]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目]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綱][庚戌]十一年（惠帝永熙元年）夏四月帝崩太子衷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以楊駿爲太尉輔政○[目]帝疾篤楊駿獨侍禁中因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小間正色謂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后召華廙何劭作詔授駿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仍趣亮赴鎮帝復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遂崩帝宇量弘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位駿入居太極殿亮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表求過葬而行駿密遣兵圖之亮夜馳赴許昌乃免

賀善曰（晉武即位以來書除宗室禁錮書以傅玄爲諫官書用故漢名臣子孫書禁獻奇技異服往往有可觀者然暗於知子納妃賈氏而啓五王之亂蔽於信讒疏斥齊王而失燕翼之謀昧於防患尊寵劉淵而基亂華之禍綱目每深惜而備書之蓋其以位爲樂無深長思雖能開創帝業身歿而天下大亂宜矣）

[綱]五月葬峻陽陵（在洛陽縣）詔羣臣增位賜爵有差○[目]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普進封爵以求媚於衆將軍傅祗散騎侍郎何攀皆言其不可駿不從

[綱]以舅楊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目]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進退之宜明公當審思之駿不從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駿姑子弘訓少府蒯欽數以直言犯駿人爲之懼欽曰楊文長（駿字）雖闇猶知人無罪不可殺不過疎我我得疎乃可以免不然與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爲司馬彰逃不受其友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疎遠君子專權自恣乎吾踰海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維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綱秋八月立廣陵王遹爲太子○目遹既立以何邵裴楷王戎張華楊濟和嶠爲師保初和嶠嘗言於武帝曰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後與荀勗同侍武帝曰太子近進卿可俱詣之既還勗稱太子明識雅度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是嶠從遹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綱以劉淵爲匈奴五部大都督○瑯琊王覲卒諡曰恭子睿嗣

孝惠皇帝 諱衷字正度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壽四十八

綱辛亥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楊氏爲庶人○目初賈后爲太子妃常以妒手殺數人又以戟

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欲廢之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勳於社稷豈可以其女妒而忘之邪妃得不廢后數戒厲妃妃知其不助己反以爲恨至是不以婦道事太后又欲預政而爲駿所抑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賈后乃使黃門董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入朝至是觀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兵討之太后聞變題帛書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殿中兵燒駿府殺駿遂收珧濟及張劭段廣等皆夷三族賈后矯詔送太后於永寧宮又諷有司請廢太后爲庶人詣金墉城又奏誅駿妻龐氏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省董養遊太學升

堂嘆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每覽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故也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

綱徵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目亮欲悅衆論誅楊駿功督將封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亮頗專權勢咸復諫亦不從賈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等並預政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彰與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歐陽建繆徵杜斌摯虞左思牽秀諸葛詮王粹杜育鄒健崔基劉瓌和郁周恢陳眕許猛劉訥劉輿輿弟琨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每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綱夏六月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目亮瓘以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遣之之國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勸瑋自昵於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秉政己不得專恣六月使帝作手詔召瑋屯諸宮門免亮瓘官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矯詔以兵圍亮府亮被執嘆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瑋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及其子恒嶽裔與諸孫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初瓘爲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故子孫皆及於禍盛因說瑋誅賈郭以

正王室瑋未決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乃遣使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釋仗遂執瑋斬之宏盛夷三族○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一國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撾登聞鼓訟瓘冤乃詔追復亮瓘爵位謚亮曰文成謚瓘曰成

綱以賈模張華裴頠音違為侍中並管機要○目賈謐與后謀以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為衆望所依乃以華為侍中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與模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

綱壬子二年春二月皇后賈氏弑故皇太后楊氏於金墉城○目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覆而殯之

綱癸丑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

綱甲寅四年大饑○司隸校尉傅咸卒○目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

綱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綱乙卯五年夏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荊揚兗豫青徐州大水書法大異也水殆半天下矣終綱目水連數州者十一未有多於此者也

綱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及二百萬人器械○索頭分其國為三部○目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在今易州北祿官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在今朔州境之北使兄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在今大同府西北使猗㐌弟猗盧統之

綱丙辰六年夏匈奴郝度元反○目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征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孫秀與雍州刺史解系爭軍事朝廷徵倫還以梁王肜代之系表請誅秀以謝氏羌張華以告肜使誅之秀友人為之說肜得免倫遂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因求錄尚書事華與裴頠固執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綱秋八月秦雍氐羌齊萬年反冬十一月遣將軍周處等討之○目初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肜嘗違法處按劾之至是秦雍氐羌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圍涇陽詔以處為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之中書令陳準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

綱關中饑疫○十二月略陽氐楊茂搜據仇池○目初略陽清水氐楊駒始居仇池今在鞏昌西和縣南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強盛徙居略陽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帥部落還保仇池仇

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綱丁巳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目萬年屯梁山（在今乾州西）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身亡爲國取恥彤駿逼遣之處攻萬年於六陌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

綱秋七月雍秦旱疫（米斛萬錢）○九月以王戎爲司徒○目戎爲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寀輕出遊畋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多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爲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音甯亨猶言恁地也）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澄及阮咸咸從子修胡毋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意）放（誕）爲達卓嘗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夜至甕間盜飲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廣聞而

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甚重之裴頠雖著崇有論以釋其蔽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名而妙善玄言義理有所不安隨卽更改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由是後進之士莫不景慕皆矜尚浮誕遂成風俗焉（晉書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中宮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去其措意如此○初孫秀爲瑯琊郡吏求品於鄉議衍將不許從兄戎勸衍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

綱戊午八年秋九月荊豫徐揚冀州大水○遣侍御史李苾慰勞漢川流民○目略陽巴氐李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洊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賑贍蜀有倉儲宜令就食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

綱遣將軍孟觀討齊萬年○目張華薦觀沈毅有文武才用使討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綱己未九年春正月孟觀擊齊萬年獲之○目太子洗馬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强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强暴爲寇而兵華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音亦）不侵而已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庶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怨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此必然之勢也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

豈須夸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

綱以成都王穎爲平北將軍鎮鄴河間王顒爲鎮西將軍鎮關中○目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穎見而叱之謐怒言於賈后出之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顒安平獻王孚之孫也輕財好士朝廷以爲賢故用之

綱秋八月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爲尚書僕射○目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晉書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美容止忽有非常衣服盜尉嫌而辨之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簏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忽見樓閣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將入見一婦人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頠與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爲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强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言然中宮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爲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頠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模亦數爲后言禍福后反以模爲毀己而疎之模憂憤而卒頠雅望素隆人惟恐其不居權位及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不聽帝爲人戇騃（愚癡也）嘗在華林園（在河南府城東北魏明帝所建）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

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取方圓之義）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極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獄訟繁滋尚書劉頌上疏爭之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駁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字）華而不實裴逸

民（頠字）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湊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秦始皇所鑄，魏明帝自長安徙至洛陽）嘆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綱 冬十二月，廢太子遹爲庶人。〇目 初，廣城君郭槐（賈后母也）以后無子，常勸后慈愛太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爲賈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又曰：趙粲（武帝後宮夫人）、賈午（武元楊后之親），必亂汝家。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爲

奢虐，由是名譽浸減。或廢朝侍，而縱遊逸，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鷄、麪等物而取其利。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不從。中舍人杜錫每盡忠諫，勸太子修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鍼著錫常所坐氈中，刺之流血。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數譖太子於后，后乃宣揚太子之短，又詐爲有娠，內藁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托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左衛率劉卞知之，以討于張華，欲請太子先廢后。華不能用。后黨頗聞其謀，乃出卞爲雍州刺史。卞懼，飲藥而死。至是，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置別室，遣婢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太子醉迷，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遹書如此，令賜死。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以其子虨、臧、尚皆幽於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詔許之。殺謝淑媛。虨亦尋卒。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惠帝　元康九年　四二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澐 輯錄

晉紀

孝惠皇帝下

綱庚申永康元年春正月幽故太子遹於許昌○三月尉氏縣名今屬開封府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拆裂也中台二星分而疏濶也○目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綱皇后殺故太子遹○目太子既廢衆情忿怒衛督司馬雅與殿中郎士猗等令孫秀說趙王倫廢賈后復太子倫然之

將發秀又謂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今雖建大功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以免罪耳必不淺德明公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讐豈徒免禍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之

綱夏四月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爲庶人殺之遂殺司空張華僕射裴頠自爲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鑑趙王倫孫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爲天下除害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猶爲是言邪不顧而出倫矯詔救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衆皆從之開門夜入排閤迎帝幸東堂召賈謐斬之使齊王冏入殿廢賈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遂廢后爲庶人送金墉城倫陰與秀謀篡位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夷三族并誅董猛孫慮程據韓壽賈午趙粲等閻纘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於是倫自

爲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秀等俱據兵權文武封侯者數千人倫素庸愚受制於秀秀爲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追復故太子遹位號立臧爲臨淮王倫欲收人望選用名士束晳陸機等爲記室參軍遂矯詔遣使齎金屑酒賜賈后死

綱五月立臨淮王臧爲皇太孫○秋八月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趙王倫殺黃門郎潘岳衛尉石崇等書法潘石賈謐黨也書殺而具官不予倫之專殺也○鑑初岳父芘同庇爲瑯邪內史孫秀爲小吏給岳役岳惡其狡黠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否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自知不免崇之甥歐陽建素與倫有隙崇有

愛妾綠珠美而艷善吹笛秀使人求之使者三反崇終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圖倫秀倫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岳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乃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岳母嘗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乾音干乾沒原本註釋甚多而終無確義總是趨逐勢利之意也）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皆族誅

綱以齊王冏爲平東將軍鎮許昌（孫秀憚其在內故出之）○趙王倫自加九錫○目孫秀議加倫九錫吏部尚書劉頌以爲不可張

林欲殺之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乃止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倫子荂（芳無反）及秀林等官並居顯要倫及諸子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疾秀子會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

綱冬十一月立皇后羊氏（尚書郎玄之女秀之黨也）○前益州刺史趙廞（音歆）反○目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厚遇李特兄弟以爲爪牙自稱益州牧置僚屬易守令李庠等以兵歸之廞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萬人以斷北道

綱辛酉永寧元年春正月以張軌爲涼州刺史○目散騎常侍張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爲涼州時盜賊縱橫鮮卑爲寇軌以宋配氾瑗爲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綱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於金墉城殺太孫臧○目以孫秀爲侍中中書監其餘黨與皆爲卿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貂蟬侍中中常侍冠也貂取其內勁悍而外溫潤蟬取其居高清潔故以爲冠飾）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給以白版封之

綱巴氐李特殺趙廞詔以羅尚爲益州刺史○目李庠驍勇得衆心廞忌而殺之復用特爲督將特怨廞遂攻殺之詔拜尚益州刺史督廣漢太守辛冉等入蜀特聞之懼使弟驤迎獻珍玩尚悅以驤爲騎督冉諫尚不從

綱三月齊王冏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等舉兵討倫倫遣兵拒之○目齊王冏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及新野公歆移檄征鎮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討之遠近響應衆二十餘萬倫秀聞兵起大懼遣孫輔等拒冏秀子會等拒穎

綱閏月自正月至於是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夏四月成都王穎討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輿等迎帝復位倫伏誅○目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爲孫會等所敗穎欲退盧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有輕我之心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會等皆持節由是軍政不一且恃勝不設備穎擊之於溴水（在清源縣）會

等大敗穎遂濟河自冏等起兵百官將士皆欲誅倫秀及河北軍敗左衞將軍王輿帥兵入宮三部司馬爲內應攻孫秀於中書省斬之使黃門將倫還第迎帝於金墉城自端門入升殿分遣使者慰勞三王賜倫死收其子誅之凡百官爲倫所拜者皆黜免臺省府衞僅有存者穎顒皆至洛陽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鬬死者近十萬人

綱六月以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爲大將軍河間王顒爲太尉各還鎭○目時齊成都河間王府各置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新野王歆說冏奪穎兵權常山王乂亦勸穎圖冏冏者憂懼盧志謂穎曰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二然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

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卽辭歸鄴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冏辟劉殷爲軍諮祭酒曹攄爲記室江統荀晞參軍事張翰孫惠爲掾顧榮王豹爲主簿殷幼孤貧養曾祖母以孝聞人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及長博通經史性倜儻有大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穎至鄴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乞運河北邸閣米以振陽翟饑民斂祭黃橋戰士皆盧志之謀也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初冏疑中書郎陸機爲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穎爲辨理得免因表爲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爲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

綱冬十月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鑑初朝廷符下秦雍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馮該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遂有招徠之志時流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特數爲流民請留流民德之多相帥歸特特結大營於綿竹以處之至是廣漢太守辛冉犍爲太守李苾帥兵討特特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於是流民推特行鎭北大將軍承制封拜進兵攻德陽辛冉敗走特入據郡進攻成都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振貧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

綱壬戌太安元年夏河間王顒遣兵擊李特不克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立清河王覃爲皇太子○目齊王冏欲久專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覃武帝孫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爲皇太子以冏爲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爲司空領中書監

綱秋八月廣漢太守張微擊李特敗死羅尚擊之亦敗○冬十二月河間王顒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冏○鑑齊王冏既得志驕奢擅權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趙王倫遷帝於金墉城大司馬無忘穎上冏討倫於穎上屢爲倫將張泓所破大將軍無忘黃橋穎討倫爲倫將孫會等所敗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冏躭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

遐舉不均變寵用事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曰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互相疑貳二失也蠻夷不靜不以爲意三失也百姓困窮不聞賑救四失也義兵有功久未論賞五失也孫惠亦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强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爲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委重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冏不能用惠辭疾去冏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甚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

者也冏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徙爲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袞聞冏朞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王豹致牋於冏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鄴請王自爲南州伯治宛各統王侯以夾輔王室長沙王乂見豹牋以爲離間骨肉請冏誅之豹將死曰懸我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冏以河間王顒本附趙王倫恨之顒長史李含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討齊齊王必誅長沙我因以爲齊罪而討之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

勳也顒從之遂表陳冏罪請長沙王乂廢冏以潁輔政遂舉兵遣李含張方等趨洛陽十二月顒表至冏大懼遣董艾襲之乂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城內大戰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冏衆大敗執冏斬之同黨皆夷三族

〔綱〕陳留王曹奐卒晉人葬之（諡曰魏元皇帝）

〔綱〕（癸亥）二年春二月羅尚大破李特斬之李流代領其衆○〔目〕特潛渡江擊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以少城降特入據之赦境內改元建初朝廷遣荆州刺史宗岱等帥水軍三萬救尚軍勢益盛尚遣兵掩襲特營特兵大敗斬特傳首洛陽李流及蕩雄收餘衆還保赤祖流自稱益州牧尚遣督護何

冲攻流流大破之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中矛而死初流以宗岱將至甚懼欲降李驤及特子雄迭諫不納雄乃誘說流民與襲擊東軍大破之會岱卒軍退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

〔綱〕夏五月義陽蠻張昌反詔以劉弘都督荆州軍事○〔目〕新野王歆督荆州爲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郡名今信陽州）蠻張昌聚衆作亂江夏太守弓欽討之不勝奔武昌昌遂據江夏得山都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南）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爲主而自爲相國建元神鳳江沔間所在應之昌至樊城歆出拒之衆潰爲昌所殺詔以荆州刺史劉弘代歆弘以南蠻長史廬江陶侃爲大都護牙門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昌

攻之不克。

綱李雄攻陷郫城。○目雄攻殺汶山今茂州太守，遂取郫今郫縣城。李流徙屯之。時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今雲南總境，或東下荆州，城邑皆空，野無所掠，流衆饑困，惟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在今灌縣西南處士范長生。以居平西參軍徐轝說盧尚求守汶山，要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轝怨之，遂降於流，說長生資給流軍糧，流軍復振。

綱秋七月，劉弘遣陶侃擊張昌，昌走，衆降，別將石氷據臨淮不下。○目是時荆江揚豫徐五州之境多爲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刦掠爲務。弘遣侃攻昌於竟陵，大破之，昌逃於下雋山。下雋漢縣按一統志武昌之崇陽辰州之沅陵俱註爲下雋地而相去甚遠未詳

其衆悉降，惟石氷尚據臨淮。○初，侃少孤貧，爲郡督郵，長沙太守萬嗣見而異之，命其子與結交，後察孝廉，至洛陽，郎中令楊晫薦之於顧榮，侃由是知名。既克張昌，弘謂曰：吾昔爲羊公祜也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表皮初爲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弘壻夏侯陟。弘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之。

綱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反。九月，帝自將討穎，顒將張方入城大掠。○目顒初用李含計，欲俟齊王冏殺長沙王乂而討之，遂廢帝立穎，以己爲相。既而不如所謀，穎亦恃功驕恣，嫌乂在內，不得逞其欲，與顒共攻乂。盧志等諫，穎不聽。與顒共表乂論功不平，與僕射羊玄之、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請遣乂還國，誅玄之等。詔曰：穎、顒敢舉兵向闕，吾將親帥六軍討之。其以乂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顒以張方爲都督，將精兵七萬東趣洛陽，穎以陸機爲前鋒都督，督王粹、牽秀、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向洛陽。機以覊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粹等心皆不服。孫惠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持兩端者似之適所以速禍也。乂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方襲敗之。帝軍於芒山，玄之憂懼而卒。帝遂幸緱氏。漢縣今省入偃師擊牽秀，走之。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

尹起莘曰：典午之亂，諸王更相屠戮，未有明其孰是孰非者。顥穎舉兵，晉紀通鑑皆未明言二人之反，个綱目大書其反，畧不少恕，何哉？顥初用李含計，欲俟冏殺乂而討之，遂廢帝立穎，是顥有無君之心，而穎亦須開者也。今又舉兵向闕，至犯乘輿，殺忠義之士，是非反而何。

綱李流死，李雄代領其衆。○冬十月，長沙王乂奉帝及穎兵戰於建春門，大破之。○目帝自緱氏還宮，乂奉帝與陸機戰於建春門，機軍大敗。初，宦者孟玖有寵於穎，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直入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否。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

戰敗没玖疑機殺之譖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等素諂事玖相與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衣著白帢與秀相見爲牋辭穎旣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其弟雲及拯下獄穎欲宥雲玖催殺之夷三族獄吏掠拯數百兩踝（腿兩旁曰內外踝）骨見終言機寃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旣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令獄吏詐爲拯辭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寃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曰君旣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寃玖又殺之

綱十一月長沙王乂奉帝討張方不克穎進兵逼京師詔雍

州刺史劉沈討顒○目乂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遂大敗衆懼欲夜遁方曰善用兵者能因敗爲成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乂兵攻之不利穎進逼京師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票騎主簿祖逖言於乂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沈發兵襲顒顒窘急必招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乂從之沈奉詔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䝼與顒黨張輔戰敗被執沈謂顒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蒞臨之戮其甘如薺顒怒斬之

綱十二月議郎周玘（音起）等起兵攻石冰○目玘等起兵江東以討冰推前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廬江內史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祕冰遣其將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退趨壽春征東將軍劉準不知所爲廣陵度支陳敏統衆在壽春謂準曰此等以不樂遠戍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請爲公破之準乃益敏兵

綱閏月李雄攻走羅尚遂入成都○封鮮卑段務勿塵爲遼西公○目幽州都督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務勿塵一女妻宇文素怒延又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浚沈之子也

綱甲子永興元年（漢高祖劉淵元熙元年○成太宗李雄建興元年○是歲僭國二）春正月尚書令樂廣卒○目廣女爲成都王妃或譖諸太尉乂乂以問廣廣神色不動徐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哉乂猶疑之廣以憂卒

綱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乂穎入京師自爲丞相尋還鎮鄴○目乂屢破穎兵而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爲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遣人密告方方炙殺之穎入京師復還鎮於鄴詔以穎爲丞相越守尚書令穎遣石超等帥兵屯城門悉易殿中宿衞兵

綱二月穎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廣陵度支陳敏及周玘擊石冰於建康斬之○目冰衆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嚮皆捷遂與玘合攻斬冰揚徐二州平玘及賀循皆散衆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敏爲廣陵相

綱顒表穎爲皇太弟，自爲太宰雍州牧。○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拒戰蕩陰，侍中嵇紹死之。穎遂以帝入鄴，越走歸國。○目穎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衆望。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眕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戒嚴討穎，石超奔鄴。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越奉帝北征，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越檄召四方兵，還至安陽（縣名，今屬彰德府），穎遣石超拒戰，乘輿敗績於蕩陰（今湯陰縣），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草中，亡六璽。穎迎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眕、上官巳奉太子覃守洛陽，越還東海。

綱幽州都督王浚、并州刺史東嬴公騰起兵討穎。○八月，穎殺東安王繇，琅琊王睿（繇兄子也）走歸國。○目睿沈敏有度量，與參軍王導素相親善。導，光祿大夫覽之孫，少有風鑒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津吏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常人相輕之辭。典詭稱睿舍長以惑津吏也），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

綱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劉淵自稱大單于。○鑑初穎表匈奴左賢王（匈奴官號也）劉淵爲冠軍將軍。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遊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爲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也。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幽并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請還說五部赴國難。穎曰：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順制逆，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威恩遠著，王浚豎子，東嬴疏屬，豈能與殿下爭衡。但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且不可得而至，雖至洛陽，恐威權不復在殿下矣。宜靜以鎮之。淵爲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以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在遼東三萬衛北），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漢縣，今爲永寧州）。

綱幽并州兵至鄴，穎以帝還洛陽，王浚大掠鄴中而還。○目王浚、東嬴公騰合兵敗石超於平棘（漢縣，今省入趙州），乘勝進軍。鄴中奔潰，穎將數千騎奉帝御犢車南奔。倉卒無齎，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食，以瓦盆至溫（縣名，今屬懷慶府）。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張方迎帝還宮。浚入鄴，暴掠，復還薊。劉淵聞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

潰然吾與之有言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爲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爲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綱冬十月李雄自稱成都王○目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爲蜀人所重欲迎以爲君長生不可雄遂卽王位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李離爲太尉李國爲太宰

綱劉淵自稱漢王○目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依高祖稱漢王尊安

樂公禪爲孝懷皇帝以右賢王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陳元達爲黃門郎族子曜爲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不答及淵爲王或謂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之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劉聰重之以爲漢世祖魏武帝之流

綱十一月張方遷帝於長安僕射荀藩立留臺於洛陽復皇后羊氏○目方在洛既久剽掠殆盡乃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軍人妻略後宮分爭府藏割流

蘇武帳爲馬廄魏晉蓄積掃地無遺方擁帝及穎豫章王熾等趣長安顒迎於灞上以征西府爲宮惟僕射荀藩及司隸劉暾等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復稱永安立羊后號東西臺

綱十二月太宰顒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目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庸下熾冲素好學故顒立之詔穎還第而以顒都督中外

綱漢寇太原西河郡○目漢王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泫氏（今澤州高平縣）喬晞寇西河取介休（縣名今屬汾州府）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綱乙丑二年（漢元熙二年）夏四月張方復廢羊后○秋七月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張方○目東海中尉劉洽勸越討方越傳檄山東糾率義旅迎天子還舊都於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爲盟主朝士多赴之

綱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趙魏○目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其故將公師藩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漢郡今爲潞安府）武鄉（縣名今屬遼州）羯人石勒（勒初名㔨㔨音倍）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勒被掠賣爲茌平（縣名今屬東昌府）人師懽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勒乃與牧帥汲桑爲羣盜及藩起勒與桑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晉載記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及長壯健雄武所居武鄉北原山下）

草木皆有鐵騎之狀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爲
甯驅耕田每聞鞞鐸之音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
也年二十餘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有一父老謂勒曰君魚
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
謝之言訖不見每耕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又嘗傭于武安臨
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
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
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

〔綱〕八月東海王越范陽王虓許交切發兵西豫州刺史劉喬拒之太宰顒遣張方助喬冬十月虓破之○〔目〕東海王越留琅邪王睿監徐州軍睿請王導爲司馬委以軍事越率甲卒三萬西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屯於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爲冀州使虓領豫州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顒聞山東兵起甚懼表成都王穎都督河北諸軍事復鎭鄴詔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鎭南將軍劉弘遺喬及越書使解怨釋兵

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兵戎紛亂搆於羣王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鬬自效於卞莊者也謂宜速詔越等令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不聽喬乘虛襲許破之虓奔河北弘以張方殘暴知穎必敗乃帥諸軍受越節度

〔綱〕十二月成都王穎據洛陽○范陽王虓自領冀州刺史擊穎將石超斬之劉喬衆潰○〔目〕劉琨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范陽王虓虓遣琨乞師於王浚遂引兵濟河擊斬超於滎陽東迎越又擊劉祐於譙殺之喬衆潰而走

〔綱〕東海王越進屯陽武王浚遣將祁弘將兵助之○陳敏據江東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將兵討破之○〔目〕初敏既克石冰遂據江東以顧榮爲右將軍賀循爲丹陽內史周玘爲安豐太守豪傑名士咸加收禮循佯狂得免玘亦稱疾敏疑諸名士不爲己用欲盡誅之賴榮諫止太宰顒以張光爲順陽漢縣屬南陽晉爲郡故城在今內鄉縣太守帥步騎討敏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屯夏口又遣南平今爲安鄉縣屬岳州府太守應詹督水軍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曰侃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遣陳恢寇武昌侃禦之以運船爲戰艦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爲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

〔綱〕丙寅光熙元年漢元熙三年成晏平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太宰顒殺張

方成都王穎奔長安○〔目〕東海王越使人說太宰顒令奉帝還洛約與分陝爲伯顒欲從之方自以罪重恐爲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強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顒乃止及劉喬敗顒懼乃誘方帳下督郅輔使殺方送首於越以請和越不許進逼洛陽穎奔長安

尹起莘曰張方一死不足以盡其罪盍正王誅然在顒則不得而誅之也彼其以桀黠之資所以敢行稱亂殘虐屠戮廢儲后刦天子者誰實使之然哉及事窮勢迫乃誘其帳下使殺之是豈得爲天討邪夫亂臣賊子法所當誅若己使之亡殺之則亦君子之所不予況顒實非能殺張方以正其罪止欲借方首以求成於越耳故特書顒殺以表之所以見方固當誅而非顒之所得誅也若槩以書殺論之則失其旨矣

〔綱〕三月五苓夷寇寧州今雲南刺史李毅卒○〔目〕寧州頻歲饑疫五苓夷強盛遂圍州城毅病卒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

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
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
綱夏四月東海王越進屯溫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目
太宰顒遣兵拒祁弘弘擊破之遂西入關顒逃入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弘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三萬餘人百官奔散入山
中拾橡實食之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關中皆服於越顒保
城而已
綱六月至洛陽復羊后○成都王雄稱成皇帝○目雄即帝
位國號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帝初范長生詣成都雄拜為
丞相尊之曰范賢至是以為天地太師
綱秋八月以東海王越為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為司空

鎮鄴○目越以庾敳為軍諮祭酒胡母輔之為從事中郎郭
象為主簿阮修為行參軍謝鯤為掾敳等皆尚虛玄不以世
務嬰心縱酒放誕敳殖貨無厭象薄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
重辟之
綱荊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謚曰元）○目時天下大亂弘專督
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
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欵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
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辛冉說以縱橫之事弘怒斬之
綱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鄴兗州刺史苟晞擊
斬公師藩冬十月范陽王虓卒長史劉輿誅穎○目初弘之
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奔新野會劉弘卒司馬郭勱作亂
欲奉穎為主不克而誅遂北濟河收故將士欲赴公師藩頓
丘（今為清豐縣）太守馮嵩執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苟晞亦擊斬
藩十月虓卒長史劉輿以穎素為鄴人所附偽稱詔賜死穎官
屬皆先逃散惟盧志不去至是收而殯之太傅越召為軍諮
祭酒越又將召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汙人及至越疏之輿
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每會
議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
之
綱十一月帝中毒崩（葬太陽陵在洛陽）太弟熾即位尊皇后曰惠皇
后立妃梁氏為皇后○目帝食餅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
鴆也侍中華混露板馳告越召太弟熾入宮即帝位尊后曰

惠皇后居弘訓宮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
與羣臣論眾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
之世矣
綱十二月南陽王模誅河間王顒○目太傅越以詔徵顒為
司徒顒就徵模自許昌遣將邀殺之
綱以劉琨為并州刺史○目劉輿說太傅越遣琨鎮并州以
為北面之重而徙東燕王騰鎮鄴越從之時并州饑饉數為
胡寇所掠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為乞活所餘戶
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鬬
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孝懷皇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無嗣立為皇太弟在位六年漢將執歸弒之壽三十）

綱丁卯永嘉元年漢元熙四年春二月羣盜王彌寇青徐。○目初掖音腋又音弦古掖侯國漢縣故城在今登州府黃縣南令劉柏根反王浚討平之其長史王彌遂爲羣盜至是寇青徐殺東萊太守。

綱三月陳敏將顧榮周玘殺敏以降。○目敏刑政無章子弟凶暴榮玘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遺書譏榮等榮慙密約征東將軍劉準討敏敏使其弟昶等禦之玘密使敏司馬錢廣殺昶敏遣甘卓討廣榮玘共說卓曰敏既常才政令反覆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與玘榮及紀瞻共攻敏敏自將討卓軍人隔水語敏衆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

爲敵衆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麾之衆皆潰去敏單騎走追斬之夷三族傳首京師詔徵榮爲侍中瞻爲尚書郎太傅越辟玘爲參軍榮等至徐州聞北方愈亂逃歸。

綱立清河王覃弟詮爲皇太子。○太傅越出鎮許昌。○目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越不悅固求出藩。

綱以南陽王模都督秦雍軍事。○夏五月羣盜汲桑石勒入鄴殺都督新蔡王騰復攻兗州太傅越遣苟晞討之。○秋七月以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目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名譽議論也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之循榮皆應命以循爲吳國內史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又以紀瞻爲軍祭酒卞壼爲從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

綱苟晞擊汲桑石勒大破之桑走死勒降漢。○目晞屢破強寇威名甚盛善治繁劇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爲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求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道將晞字

綱冬十一月以王衍爲司徒。○目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都督族弟敦爲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矣。

綱太傅越自領兗州牧徙苟晞爲青州刺史。○目晞至青州以嚴刻立威日行斬戮人謂之屠伯。

綱王彌及其黨劉靈降漢。○目靈少貧賤力制奔牛走及奔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靈撫膺歎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與王彌俱降漢。

綱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鑑廆自武帝時已爲寇既而降以爲鮮卑都督至是慕容部愈盛遂稱大單于。

綱 拓跋祿官死。○目 弟猗盧總攝三部，與慕容廆通好。

綱 戊辰 二年（漢永鳳元年）春正月朔，日食。○漢劉聰據太行，石勒下趙魏，王浚擊勒破之。○二月，太傅越殺清河王覃。（惠帝之故太子也）

綱 夏五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督護北宮純入衛，擊破走之。○目 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攻陷郡縣，遂入許昌。軌遣北宮純將兵衛京師。彌入自轘轅，（洛南關名）敗官軍於伊北，（伊水之北）遂至洛陽。純募勇士擊敗之。彌走平陽。詔封軌為西平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絕。

綱 秋七月，漢徙都蒲子。（今為隰州）○冬十月，漢王淵稱皇帝。

綱 成尚書令楊褒卒。○目 褒好直言。成主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諸將有以獻金銀得官者。褒諫曰：陛下設官爵，當網羅天

下英豪，何有以官買金邪。雄謝之。

綱 己巳 三年（漢河瑞元年）春正月朔，熒惑犯紫微。○漢徙都平陽。（今郎之平陽府治也）○目 漢太史令宣于修之以星變言於其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

綱 三月，以山簡都督荊湘等州軍事。○目 簡，濤之子也。嗜酒，不恤政事。初，荊州寇盜不禁，詔起劉弘子璠為順陽內史，江漢間翕然歸之。簡表璠得眾心，恐百姓劫以為主，詔徵璠為越騎校尉。南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弘。（晉書：襄陽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

綱 太傅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目

帝之為太弟也，與繆播善。及即位，委以心膂。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並參機密。劉輿、潘滔勸越誅之。越乃誣播等欲為亂，遣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綏及弟機、羨皆矜貴傲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綱 太尉劉寔罷就第。○以王衍為太尉。○太傅越使將軍何倫領國兵入宿衛。○漢寇黎陽，陷之。○目 漢主淵遣劉景攻

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之。

綱 夏大旱。（江漢河洛可涉）○漢石勒寇鉅鹿、常山。○目 勒眾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以張賓（趙郡中丘人）為謀主。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

綱 冬十月，漢復寇洛陽，北宮純擊敗之。○目 漢主淵復遣劉聰等寇洛陽，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出攻漢壁，斬其將軍呼延顥。聰南屯洛水，而大司空呼延翼又為其下所殺。

衆遂潰歸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聰曜歸平陽彌南出轘轅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為居民所苦皆殺長吏以應彌

綱庚午四年（漢烈宗劉聰光興元年）夏四月王浚擊漢劉靈殺之○秋七月漢主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目漢主淵寢疾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分典禁兵初盛少時不好讀書惟誦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憙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淵卒太子和即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侍中劉乘西昌王銳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大司馬擁十萬衆屯於近郊陛下便為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信之夜召盛欽告之盛曰陛下勿信讒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命左右刃之遂攻聰於單于臺不克銳等走入南宮聰前鋒隨之殺和及銳攸乘羣臣勸聰即尊位以北海王乂單后之子聰讓之乂涕泣固請聰遂即位以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子粲為河內王都督中外諸軍事石勒為并州刺史

綱氐酋蒲洪自稱略陽公○目洪略陽（漢郡今為縣屬漢中府）臨渭氐酋也驍勇多權略羣氐畏服之漢拜洪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秦州刺史略陽公（晉載記曰蒲洪家池中蒲生五丈五節如竹形時謂之蒲家因以為姓又隴右大雨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因名洪）

綱流民王如寇南陽以附漢○目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督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不願歸京兆王如潛結壯士破山簡軍有衆五萬自號大將軍稱藩於漢

綱冬十月漢寇洛陽○以拓跋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目初匈奴劉猛死劉虎代領其衆居新興（今忻州）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漢劉琨將討之遣使卑辭厚禮說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琨與猗盧結為兄弟表為大單于以代郡（今蔚州）封之為代公時代郡屬幽州王浚不許遣兵擊猗盧猗盧拒破之浚由是與琨有隙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雁門從琨求陘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為援乃徙樓煩（今為岢嵐州）馬邑陰館（今山陰縣）繁畤崞五縣民於陘南（陘山谷之名自晉陽西北以抵燕代皆山谷為限今所謂內三關者是也）以其地與之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言於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忌苟晞為後患不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

綱遣使徵天下兵入援○目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

綱漢石勒擊并王如兵遂寇襄陽十一月太傅越率兵討之次於項○目越以胡寇日盛內不自安乃請討石勒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公豈可遠去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

振循愈於坐待困窮也乃帥甲士四萬向許昌留何倫防察
宮省以行臺自隨用王衍爲軍司朝賢素望悉爲佐吏名將
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盜賊公行府
寺營署並掘塹自守越東屯項（今項城縣）自領豫州牧

綱寧州刺史王遜滅五苓夷○目初李毅死州人奉其子釗
主州事遣使詣京師求刺史朝廷乃以遜爲刺史旣至表釗
爲朱提（音殊匙漢縣蜀立爲郡今敘州府有朱提山）太守時寧州外逼於成內有
夷寇城邑丘墟遜惡衣菜食招集離散數年之間州境復安
擊滅五苓夷內外震服

綱漢主聰殺其兄恭○目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兄恭殺之

綱漢太后單氏卒○目后年少美色漢主聰烝焉太弟乂屢

以爲言后慙恚而死乂寵由是漸衰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
子繼古今常道太弟何爲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遺
種矣聰心然之乂舅冲謂乂曰疎不間親主上有意於河內
王矣殿下何不避之乂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
爲不可粲等旣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疎距幾主上寧
可有此意乎

綱辛未五年（漢嘉平元年 成玉衡元年）春正月漢曹嶷寇青州苟晞敗走○
漢石勒寇江夏陷之○成寇陷涪梓潼內史譙登死之○目
初譙周之子居巴西爲成太守馬脫所殺其子登詣劉弘請
兵復讐弘表登爲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
上攻宕渠（縣名今屬順慶府）斬脫食其肝遂據涪城成人攻之三年
食盡援絕士民餓死甚衆無一人離畔者城陷見獲成主雄
欲宥之登辭氣不屈乃殺之

綱湘州流民作亂推杜弢爲刺史○目巴蜀流民布在荆湘
間爲士民所苦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有隙言於刺史苟眺
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

綱瑯邪王睿逐揚州都督周馥以王敦爲刺史都督征討諸
軍事○三月太傅越卒於項以苟晞爲大將軍督六州○目
晞移檄諸州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違命密賜晞詔使討
之晞遣騎收越黨劉曾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
衍而卒衆推衍爲元帥衍不敢當奉越喪還東海帝追貶越
爲縣王以晞代之

綱夏四月漢石勒追敗越軍於苦縣執王衍等殺之○目勒
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故城在今鹿邑縣東）大敗晉兵縱騎
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無一免者執太尉衍等坐之幕下
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
不預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
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衆人
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
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
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
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
也吾爲天下報之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裴妃

爲人所掠賣久之渡江初瑯邪王睿之鎮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冲繼越後。

尹起莘曰王衍風流相尚清名蓋世且首爲三窟之計今乃爲羯奴所殺如斃犬豕方且俯首乞憐之不暇一代人物果安在哉然襄陽王範毅然正色何以不得書死節越敗亂天下範等從而和之斲喪帝室委棄乘輿大節若此他何足數哉

綱五月杜弢陷長沙。○目弢自是南破零桂零陵桂陽二郡也東掠武昌殺長吏甚衆。

綱漢人入寇六月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於平陽廢爲平阿公。○鑑漢主聰使前軍大將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晏先至洛陽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未幾彌及曜等繼至晏乃先克宣陽門入宮大掠帝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曜自西明門入殺太子詮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諸陵焚宮廟曜納羊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勒引兵出屯許昌漢以帝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初曜以彌不待己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請漢主徙都洛陽曜以爲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彌罵曰屠各子何奴別種也豈有帝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

綱司空荀晞奉豫章王端建行臺於蒙城縣名今屬鳳陽府荀藩奉秦王業趣許昌。○目豫章王端太子詮弟也東奔倉垣晞奉爲皇太子置行臺從屯蒙城秦王業吳孝王晏之子藩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以趣許昌。

綱瑯邪王睿遣兵擊江州刺史華軼斬之。○鑑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王導說瑯邪王睿收其賢俊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掾官屬也言置掾屬一百六人刁協卞壺王承陳頵庾亮甘卓周訪陶侃皆與焉及承荀藩檄署置江州刺史華軼及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王敦等擊軼斬之憲奔幽州。

綱秋七月漢劉曜寇長安南陽王模出降曜斬之遂據長安。○目長安被圍倉庫虛竭士卒離散模遂降漢殺之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漢主聰以曜爲雍州牧封中山王守長安模都尉陳安帥衆歸世子保保上邽。○目 …

綱漢石勒陷蒙城執苟晞及豫章王端。○冬十月漢石勒誘王彌殺之。○目彌與勒外親而內忌會其將徐邈叛去彌兵漸衰聞勒擒苟晞心惡之以書賀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亦勸勒乘間取之時彌與劉瑞相持甚急請救於勒勒聽賓計遂引兵擊瑞斬之彌大喜謂勒不復疑己勒請彌燕酒酣而斬之并其衆漢主聰怒其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官以慰之時苟晞亦謀叛勒勒殺之引兵屯於葛陂在今汝寧府城西南初勒之爲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書曰將

軍用兵如神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者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領護匈奴中郎將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白母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勇冠當時勒遂寵任之

綱馮翊太守索綝等擊敗漢兵於長安十二月迎秦王業入雍城○目綝與安夷護軍麴允安定太守賈疋（古文雅字）謀興復晉室乃共帥衆向長安劉曜與疋等戰於黃丘（地名未詳）曜衆大敗於是疋等兵勢大振迎秦王業入於雍城

綱瑯邪王睿以周顗爲軍諮祭酒○目前騎都尉桓彝避亂

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中國之名謂王者所居）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頵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加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綱劉琨遣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殺之○目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琨遣希合衆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治沮陽故城在今保安州境）廣甯（今延慶州）之民多歸之衆至三萬浚怒遣胡矩與段疾陸眷共攻希殺之驅掠三郡士女而去

綱慕容廆擊破鮮卑素喜木丸部○目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連津二人名二部之長也）攻陷諸縣屢敗郡兵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民失業歸廆者甚衆廆少子翰言於廆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寇暴不已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覇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擊連津以翰爲前鋒破斬之盡并二部之衆封釋疾病屬

其孫奕於廆釋卒廆召奕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悛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抎抎千斤犍也（抎失也又與隕同犍犗牛也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謂悛抽二子如千斤犍之無能爲必致抎墜其家也其說備考）以道不通皆留仕廆抽爲長史悛爲參軍

綱壬申六年（漢嘉平二年）春正月漢主聰納劉殷二女爲貴嬪○目聰將納太保劉殷女太弟乂固諫聰以問太宰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聰悅拜殷二女英娥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爲貴人位次貴妃於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奏決

綱二月瑯邪王睿遣將軍紀瞻討石勒於葛陂勒引兵退○

目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紀瞻爲揚威將軍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饑疫死者大半集將佐議之刁膺請送欵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圖之張賓以爲不可勸勒北還據河北以圖天下勒大喜於是黜膺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向壽春爲瞻所敗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陣待之瞻不敢擊

綱漢降封帝爲會稽郡公○目漢主聰謂帝曰卿昔爲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卿贈朕柘弓銀硏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爲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

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

綱張軌遣兵詣長安○目凉州主簿馬魴說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

綱夏漢封王彰爲定襄郡公○目漢主聰以魚蟹不供斬左都水使者作溫明徽光二殿未成斬將作大匠觀魚於汾水昏夜不歸彰諫曰今愚民歸漢之志未專思晉之心猶盛劉琨咫尺刺客縱橫帝王輕出一夫敵耳聰大怒命斬之彰女爲夫人叩頭乞哀乃囚之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弟乂單于粲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而汝輩生來哭人太保殷等百餘人皆免冠涕泣而諫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使侍中持節赦彰進封定襄郡公

綱雍州刺史賈疋等進圍長安漢劉曜敗走秦王業入長安○漢太保劉殷卒○漢石勒引兵據襄國○目劉琨以兄子演鎭鄴演保三臺以自固勒將攻之張賓曰攻之未易猝拔捨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字浚）劉越石（字琨）公之大敵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擁兵羈旅人無定志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禀平陽以圖幽并此覇王之業也勒遂進據襄國（今邢臺縣）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運穀以輸襄國

綱漢劉曜襲晉陽陷之劉琨奔常山○目琨素奢豪喜聲色

徐潤以音律得幸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諫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己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粲曜寇并州以泥爲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粲曜乘虛入晉陽琨還救不及帥數十騎奔常山泥殺琨父母

綱秋九月賈疋等奉秦王業爲皇太子建行臺（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冬十月代公猗盧攻晉陽劉曜敗走猗盧追擊大敗之○

鑑劉琨求救於代猗盧遣其子六修帥衆數萬爲前鋒自帥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爲鄉導六修與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而走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之赤琨自營門步

入拜謝固請進兵猗盧曰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留其將箕澹戍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

綱十二月盜殺賈疋麴允領雍州刺史○目初疋入關殺漢梁州刺史彭仲蕩至是其子天護帥羣胡攻疋殺之衆推允領雍州

綱王浚攻石勒於襄國大敗而還○目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眷與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攻勒於襄國勒出戰屢敗勒患之張賓孔萇教其鑿北城爲突門出銳卒縱擊疾陸眷等大敗獲末柸或勸勒殺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遣石虎與疾陸眷盟

而遣還末柸由是段氏專心附勒浚勢遂衰

綱王敦殺其兄荊州都督澄○目澄少與兄衍齊名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勁狹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及在荊州屢爲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敦方討弢進屯豫章時瑯邪王睿徵澄爲軍諮祭酒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令力士搤殺之

綱王如詣王敦降○前太子洗馬衛玠卒（玠瓘之孫字叔寶）○目玠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爲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綱羌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目弋仲南安（今鞏昌府）赤亭羌也東徙榆眉（地名未詳）戎夏襁負從之者數萬

孝愍皇帝（諱業字彥旗吳王晏之子武帝孫也初封秦王及懷帝遇害大臣立以爲帝在位四年劉曜執歸弒之壽四十八）

綱癸酉建興元年（漢嘉平三年）春二月漢主劉聰弒帝於平陽庾珉王儁死之○目正月朔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珉儁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殺珉儁等帝亦遇害謚曰孝懷

尹起莘曰（劉淵舉兵自立不書反者晉氏不謹華戎之辨且又骨肉相殘有以致寇也劉聰平陽之禍則書弒者聰固晉之臣子且不使外蕃得以加中國也）

綱三月漢立其貴嬪劉娥爲后○鑑漢主聰爲劉后起䳨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命左右曳出斬之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及至即以鎖繞堂下樹大呼曰

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是朱雲有言得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爲何如主耳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爲之使後世視妾猶妾之視昔人也妾誠無顏面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聰覽之意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

堂爲媿賢堂。

〔綱〕夏四月。太子業即位於長安。索綝領太尉。○〔目〕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即帝位。以梁芬爲司徒。麴允索綝爲僕射。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荊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惟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綝爲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綱〕漢石勒遣石虎攻陷鄴而據之。○琅邪王睿以華譚爲軍諮祭酒。陳頵爲譙郡太守。○〔目〕譚嘗在壽春依周馥。至是睿謂譚曰。周祖宣（馥字）何故反。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興兵討馥。死未踰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睿曰。馥位爲征鎮。

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也。睿參佐多避事自逸。參軍陳頵言於睿曰。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隨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初三王之誅趙王倫也。制己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頵曰。昔趙王簒逆。惠皇失位。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以己亥格例決斷之）。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頵出於寒微。數爲正論。府中多惡之。出爲譙郡太守。

〔綱〕吳興太守周玘卒。○〔目〕玘宗族強盛。琅邪王睿頗疑憚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玘自以失職。又爲刁協所輕。陰與其黨謀誅執政。以南士代之。事泄。憂憤而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吳人謂楚人爲傖）也。能復之。乃吾子也。

〔綱〕慕容廆攻段氏。取徒河。（漢縣故城在遼東中屯衛界內）○〔鑑〕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政法不立。往往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惟廆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

〔綱〕五月。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分督陝東西諸軍事。○〔目〕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勁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睿以

刁協爲丞相左長史。劉隗爲司直。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特親愛之。

〔綱〕左丞相睿以祖逖爲豫州刺史。○〔目〕逖范陽人。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嚮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

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綱)陶侃破走杜弢王敦表侃爲荊州刺史○冬十月氐楊難
敵寇陷梁州刺史張光卒○漢劉曜寇長安十一月麴允破
走之○十二月漢石勒遣使奉表於王浚○(目)浚謀稱尊號
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
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問張賓賓曰浚名
爲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今折節事
之猶懼不信矧與之抗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
志矣勒曰善遣舍人王子春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
亂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爲帝王者非
公復誰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

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浚甚喜謂子春曰石公
可信乎子春曰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爲輔佐
名臣則有之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爲而
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曆數非智力之所取故也又何怪
乎浚大悅遣使報聘
(綱)甲戌 二年 漢嘉平四年 春正月有如日隕於地又有三日相承東
行○有流星隕於平陽北化爲肉○(目)流星出牽牛入紫微
隕化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
元達以爲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
(綱)漢石勒復遣使奉表於王浚○(目)浚使者至襄國勒匿其
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復遣使奉

表於浚期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浚益驕怠不復設
備
(綱)梁州人張咸逐楊難敵以州降成○(目)於是漢嘉涪陵漢
中之地皆爲成有成主雄虛己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驤養
民於內李鳳等招懷於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
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
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給復除是時天
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然
朝無儀品爵位濫溢吏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
肅此其所短也
(綱)三月漢石勒襲薊陷之殺王浚師還薊降於段匹磾○(目)

勒纂嚴（纂嚴謂集兵也）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
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
爲讎敵若修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
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我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宵行
遣使奉箋於琨自陳罪惡願討浚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言
勒已降三日勒軍至易水浚督護孫緯馳白浚請擊之浚怒
曰石公來正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
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
浚始懼勒升其聽事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何凶逆如此勒
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強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
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卽斬之浚將佐等詣軍門謝罪裴憲荀

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對曰憲等世事晉朝荷其榮祿浚雖
凶麤猶是晉之藩臣故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修德義專
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請就死不拜而出勒謝之待以客
禮籍浚將佐親戚家資皆巨萬惟憲綽止有書百餘袠鹽米
各十餘斛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遂擢用之勒留薊
二日以故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翰不欲從勒乃歸段匹磾
遂據薊城
綱左丞相睿以邵續為平原太守○目王浚所署樂陵太守
邵續附石勒勒以其子乂為督護渤海太守劉胤棄郡依續
謂曰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自汙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
歸江東續從之其人曰其如乂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為

叛臣乎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乂續遣徇使江東睿以徇
為參軍續為平原太守勒圍續匹磾救之勒引去
綱襄國大饑時穀二升值銀一斤○夏五月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
卒子寔嗣○目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
下以寧家軌卒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詔寔為都督
刺史西平公謚軌曰武穆
綱六月漢寇長安索綝大破之○漢石勒命州郡閱實戶口
戶出帛二匹穀二斛
綱乙亥三年漢建元元年春二月以左丞相睿為丞相都督中外諸
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劉琨為司空○進代公猗盧爵為王
○目猗盧進爵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猗盧請并州從

事莫含於劉琨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
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
而奉之者庶幾為朝廷雪大恥也卿欲為忠臣奈何惜共事
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含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
計
綱三月杜弢將張彥陷豫章尋陽太守周訪擊斬之
綱漢曹嶷據臨淄○目漢青州刺史曹嶷盡得齊魯間郡縣
自鎮臨淄有眾十餘萬臨河置戍石勒表稱嶷有專據東方
之志請討之漢主聰恐勒滅嶷不可復制弗許
綱漢立三后○目漢主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立
月光為上皇后劉貴妃與月華為左右皇后陳元達極諫並

立三后非禮聰不悅元達又奏月光有穢行聰不得已廢之
月光慚恚自殺聰以是恨元達
綱夏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目盜發二陵及薄太后陵得
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餘以實內府
綱陶侃擊杜弢破之弢走死湘州平丞相睿加王敦都督江
揚等州軍事○目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挑戰侃遙謂之
曰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
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遂降弢眾潰遁走道死侃進克長
沙湘州悉平丞相睿進王敦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荊湘交
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寖益驕橫
綱王敦從陶侃為廣州刺史○目時敦嬖人錢鳳疾侃之功

屢毀之侃詣敦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廣州刺史時王機盜據
廣州侃遣督護討機走之廣州遂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
甓（甓磚也）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
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爾
綱冬十月漢寇馮翊陷之○目劉曜寇北地進拔馮翊麴允
軍於靈武（今寧夏衛）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相國保保左右
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
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胡崧行
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
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百官饑乏
採稆（音呂）以自存

綱張寔得璽來獻○目涼州軍士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於
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歸之長安
綱丙子四年（漢麟嘉元年）春二月漢殺其少府陳休等七人○鑑休
與將軍卜崇爲人清直中常侍王沈郭猗構之漢主聰命收
休崇及特進綦母達等七人誅之河間王易及陳元達皆極
諫聰怒手壞其疏易忿恚而卒元達倚易爲援得盡諫爭及
卒元達哭之慟曰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
殺
綱代六修弒其君猗盧普根討之而立尋卒鬱律立○目初
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爲嗣使長子六修出居新平
城而黜其母六修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修不從而去猗盧

大怒帥衆討之兵敗遂爲所弒猗㐌子普根攻六修滅之代
立國中大亂將軍衞雄箕澹與劉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
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於琨琨兵由是復振普根尋卒國
人立鬱律
綱張寔遣兵入援○目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
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隗瑾曰明公爲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
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
損聰明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
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二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
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
綱秋七月漢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目曜獲將軍魯充梁

緯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爲晉將國家喪
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
殺緯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
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
殺皆以禮葬之
綱漢主聰立婢樊氏爲后○目樊氏故張后侍婢也聰立爲
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七人嬖寵用事刑賞紊
亂大將軍敷數涕泣切諫聰怒曰汝欲乃公速死邪何以朝
夕生來哭人敷憂憤而卒
綱漢大蝗○目河東平陽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將
屯井州招納流民歸之者二十萬戶聰遣使讓之勒不受命

綱冬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死之漢廢帝爲懷安侯○目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饑甚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若許綝以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帝乘羊車肉袒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虜乎乃自殺曜送帝於平陽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允伏地慟哭聰怒囚之允自

殺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贈允車騎將軍謚節愍侯斬綝於市

于寶曰晉之亡也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今晉之興也其基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之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辯而賤名儉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而倚仗虛曠依阿無恥者名重海內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逆舅姑殺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綱漢石勒寇樂平晉郡今爲縣屬太原府劉琨救之大敗樂平遂陷

綱十二月劉琨長史以并州叛降石勒琨奔薊○目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勒琨進退失據段匹磾遣信邀之琨帥衆奔薊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結婚約爲兄弟

綱丞相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目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寃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於是王導等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

綱丞相睿以邵續爲冀州刺史劉遐爲平原內史遐續之壻也

歷年圖曰武帝既遷魏祚席卷全吳續禹舊服恃其治安荒於酒色以開基之始不爲遠圖崇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昏愚不辨菽麥譬之萬金之寶委之中衢無人守之安得不爲他人有乎禍生於閨闥成於宗室骨肉

相殘胡羯氐羌鮮卑爭乘其弊剖裂中原蕃醢生民積骸成丘流血成淵幾三百年豈不哀哉

右西晉共四主凡五十二年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東晉紀 以都建業故曰東晉

中宗元皇帝 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瑯琊王覲之子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及長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耀初封瑯琊王後加安東將軍鎮建業進左丞相及愍帝遇害乃即位在位六年崩壽四十六

[綱]丁丑[建武]元年 [漢]麟嘉二年○[涼]元公張寔稱建興五年○舊大國一併成小國一新小國一凡三僭國

春正月張寔遣司馬韓璞將兵伐漢○[目]黃門郎史淑犇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齎詔賜張寔拜涼州牧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瑯琊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共濟多難淑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爲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爲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是肅悲憤而卒寔遣韓璞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遺相國保書曰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會聞朝廷傾覆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遣璞等惟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

[綱]二月漢寇滎陽太守李矩擊敗之○[目]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滎陽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踊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

[綱]三月丞相睿即晉王位立宗廟社稷○[目]弘農太守宋哲爲漢所攻棄郡奔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睿統攝萬幾睿素服出次舉哀三日官屬上尊號固請不許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乃許之遂即位改元置百官立宗廟建社稷立世子紹爲王太子以西陽王羕爲太保封譙王遜之子承爲譙王王敦爲大將軍王導爲揚州刺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刁協爲僕射周顗爲吏部尚書賀循爲太常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樂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綱]劉琨慕容廆皆遣使勸進○[目]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翼戴晉室琨檄告華夷遣右司馬温嶠奉表詣建康勸進

琨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嶠至建康王導周顗庾亮等皆愛其才爭與之交王以慕容廆爲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處士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豫州牧荀組及冀州刺史邵續青州曹嶷寧州王遜等皆上表勸進王不許

[綱]夏四月漢主聰殺其太弟乂○[目]相國粲使其黨謂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乂信之命宮臣皆衷甲粲遣告靳準王沈準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爲亂已衷甲矣聰於是誅東宮官屬阬士卒萬五千餘人廢乂爲北部王粲

尋使準殺之乂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我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

綱六月祖逖取譙城漢石虎入寇逖擊走之○秋七月漢立子粲為太子○杜曾攻陷楊口周訪討破之○冬十一月以劉琨為太尉○立太學○目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庠序隳廢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厲風化王從之

綱十二月漢主劉聰弒帝於平陽辛賓死之○鑑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垂泣者太子粲勸聰除之聰未忍十二月聰饗羣臣於光極殿使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斬之洛陽守將趙固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帝遂遇害謚曰孝愍

綱王命課督農功○目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諸軍各自佃作即以為廩

綱河南王吐谷渾卒○目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以隷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鬭廆遣使讓之渾怒遂帥其衆西徙屬永嘉之亂度隴據洮水之西極於白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為之作阿干之歌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

綱戊寅太興元年 漢主劉曜光初元年 春遼西公段疾陸眷卒○目疾陸眷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末柸乘虛襲殺之自稱單于

綱三月王即皇帝位○目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衰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奉朝請散官名周嵩嵩顗之弟也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王遂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大赦文武增位一等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餘萬人散騎常侍熊遠曰陛下應天繼統率土歸戴豈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天下爵於恩為普且可以塞巧偽之端帝不從

尹起莘曰繼統與創業不同今周嵩所言與賀詩同旨固不為無見然特未知紹續之意耳五代劉崇僭立謂其臣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正之崇雖僭竊其言蓋亦有理此綱目於光武昭烈元帝未混一之時所以皆書即皇帝位而無嫌者正以幸其繫人心續正統副四海依歸之望慰祖宗在天之靈固不得與其他妄自尊大者比也

綱更王太子紹為皇太子○目紹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其妹為紹妃使亮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

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綱以慕容廆爲龍驤將軍大單于○目裴嶷勸以兼并諸部爲西討之資廆以嶷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綱以李矩都督河南軍事○漢螽斯則百堂災(燒殺漢主聰子二十一人)○張寔遣使上表○目都尉陳安叛相國保舉兵逼上邽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忘大體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卽位然寔竟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綱夏四月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目導遣從事行揚州郡國還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邪導咨嗟稱善

綱成丞相范長生卒○目長生博學多藝能年近百歲蜀人奉之如神

綱漢殺其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目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爲左皇后鑒及懿之恂皆切諫聰大怒收斬之鑒等臨刑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靳準耳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獍必爲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

綱五月段匹磾殺太尉廣武侯劉琨○鑑初琨世子羣爲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爲匹磾邏騎所獲琨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諫之遂留琨不遣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複姓衛文公之後)嵩與琨所署雁門太守王據等密謀襲匹磾事泄匹磾執據嵩及其徒黨皆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己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

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讎恥未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欷不自勝匹磾遂縊殺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琨從事中郎盧諶帥其餘衆依末柸朝廷以匹磾尚強冀其能平河朔竟不爲琨舉哀後數歲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乃贈侍中太尉諡曰愍琨少負奇氣有縱橫之才與范陽祖逖友善聞逖被用與親故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我著鞭在晉陽嘗爲胡騎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皆歔欷流涕有懷土之思向曉賊並棄圍走初琨使嶠奉表建康嶠母崔氏固止之嶠不顧絕裾而去旣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

散騎侍郎嶠聞母亡阻亂不得奔喪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今桀逆未梟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邪嶠不得已受拜

【綱】青州刺史曹嶷叛降石勒○六月以刁協爲尚書令○【目】協性剛悍與物多忤與侍中劉隗俱爲帝所寵任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強故爲王氏所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侵毀公卿見者側目

【綱】秋七月代王鬱律擊劉虎破之○【目】是時鬱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強雄於北方

【綱】漢主聰卒太子粲立八月靳準弑而代之石勒引兵討準冬十月劉曜自立於赤壁封勒爲趙公○【鑑】聰寢疾徵劉曜

石勒受遺詔輔政皆固辭乃以曜爲丞相領雍州牧勒爲大將軍領幽冀牧上洛王景濟南王驥並錄尚書事靳準爲大司空皆迭決奏事聰卒粲即位改元漢昌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四人皆年未二十並有國色粲晨夕烝淫於內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頗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宜早圖之粲乃收景驥等殺之並躭荒酒色日遊宴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八月準將作亂謀於金紫光祿大夫王延延不從將馳告之遇準從弟康劫以歸準遂勒兵升殿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二陵斬聰屍焚其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率衆扶侍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聞詔遣太常韓衍奉迎梓宮準欲以王延爲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以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殺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勒帥精騎五萬討準十一月曜至赤壁(水名源發霍山)即皇帝位以勒爲大司馬加九錫進爵爲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

【綱】十一月日夜出高三丈○以王敦爲荊州刺史○詔州郡孝秀復試經策○【目】時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爲胡賊猾夏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讐賊未報爲恥務在調戲酒色二失也選官用人

不料實德惟在白望選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三失也世所惡者陸沉泥滓時所善者翺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先是帝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皆署吏尚書陳頵(均)亦上言宜循舊制試以經策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於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托疾比三年無就試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書郎孔坦以爲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遠郡冀於不試冒昧來赴若加

除署是爲謹身者失分僥倖者得官不若一切罷之爲之延期使得就學帝從之聽中至七年乃試

綱十二月漢將軍喬泰討靳準誅之○目靳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況免死乎泰還言之準未從將軍喬泰等相與殺準推靳明（準從弟）爲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大怒進兵攻明明出戰大敗

綱彭城内史周撫叛降石勒詔下邳内史劉遐太山太守徐龕討之○石勒攻拔平陽靳明奔赤壁漢主曜族誅之○目靳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曜使人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曜收靳氏男女皆斬之石勒焚平陽宮室修二陵收粲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綱己卯二年（漢改號趙光初二年○後趙高祖石勒元年○晉大國一成涼小國二新大國一凡四僭國）○春二月劉遐徐龕討周撫誅之○目初掖人蘇峻帥鄉里結壘自保遠近多附曹嶷惡其強將攻之峻率衆浮海來奔以爲鷹揚將軍助遐討撫有功以爲淮陵内史

綱石勒獻捷於漢漢斬其使○目勒遣左長史王修獻捷於漢漢主曜遣使授勒太宰進爵趙王加殊禮稱警蹕修舍人曹平樂留仕漢言於曜曰勒遣修來實覘強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曜乃追所遣使斬修於市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爲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於彼邪

綱三月合祭天地於南郊○目帝令羣臣議郊祀刁協等以爲宜須還洛司徒荀組等曰漢獻帝都許即行郊祀何必洛邑從之立郊丘於建康城之巳地親祀之以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

綱尊瑯琊恭王爲皇考既而罷之○目詔謂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於父乃止

綱夏四月徐龕以太山叛降石勒○目周撫之敗龕部將斬之而論功後於劉遐龕怒遂叛

綱漢徙都長安立妃羊氏爲后子熙爲太子○目羊氏即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預國事

綱南陽王保自稱晉王○目保既稱王改元建康置百官陳安叛降於成上邽（今秦州）大饑又爲安所逼張寔遣韓璞救之安乃退

綱石勒寇幽州陷之段匹磾奔樂陵（縣名今屬濟南府）○梁州刺史周訪討杜曾誅之○目初王敦患曾難制謂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爲荆州至是訪破斬曾而敦不用王廙在荆州多殺陶侃將佐士民怨怒帝徵廙爲散騎常侍以訪代廙敦忌訪威名難之從事郭舒說敦曰荆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

假人宜自領之訪爲梁州足矣敦乃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玉環玉椀遺之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王敦不能制

〔綱〕漢改號趙〇〔目〕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改國號爲趙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

〔綱〕徐龕寇濟岱以羊鑒爲都督討之〇冬十一月石勒稱趙王是爲後趙〇〔目〕石勒即趙王位稱元年禁胡人不得陵侮華族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爲驃騎將軍督諸軍賜爵中山公賓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慎開懷下士屏絕阿私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

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

〔綱〕十二月宇文氏攻慕容廆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長史裴嶷來獻捷〇〔目〕平州刺史崔毖以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毖所親高瞻力諫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爲毖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莫相歸服久必攜貳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廆出兵大戰敗之廆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毖聞之懼奔高句麗廆以其子仁鎭遼東以高瞻爲將軍瞻稱疾不就尋以憂卒廆使

裴嶷奉表并所得璽詣建康獻之

〔綱〕蒲洪降趙

〔綱〕庚辰三年趙光初三後趙二年涼王張茂永元元年〇春二月後趙寇冀州執刺史邵續詔以其子緝代之〇〔目〕續爲石虎所執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我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爲主勿有貳心匹磾還與續子緝等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爲忠釋而禮之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徇聞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藩鎭惟餘邵續如使爲虎所滅孤義士之心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詔以續位授緝

〔綱〕趙將尹安等降〇〔目〕安及宋始等四軍屯洛陽降於司州刺史李矩後趙石生擄宋始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相率歸

矩洛陽遂空

〔綱〕三月以慕容廆爲平州刺史〇〔目〕裴嶷至建康盛稱廆之威德賢儁皆爲之用朝廷始重之帝欲留嶷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闥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龍驤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孤其嚮義之心使懈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也帝然之遣使隨嶷拜廆爲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綱〕夏五月上邽諸將殺晉王保保故將陳安降趙〇〔目〕保體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按晉書保傳愍帝之蒙塵也保自稱晉王時上邽大饑士衆困窘張春奉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奔桑城是歲保病

薨時年二十七保體肥重有瘠疾不能御婦人無子張春立宗室司馬瞻奉保後陳安舉兵攻春春走瞻降於安安送詣劉曜曜殺之據此與綱鑑之所書互異存之以備考

綱涼州殺其刺史張寔寔弟茂代之○目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衆寔左右皆事之弘自言天與神璽應王涼州於是帳下閻涉等謀殺寔而奉之寔弟茂知其謀告之寔遣收弘未至涉等遂殺寔寔所遣兵執弘轘之（車裂人也）誅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茂為刺史茂以駿為世子

綱趙立太學○趙以喬豫和苞為諫議大夫○目趙主曜作酆明觀及西宮凌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諫曰前營酆明市道細民咸曰以一觀之功足平涼州矣今又欲擬阿

房而建西宮法瓊臺而起凌霄其為勞費億萬酆明若以給軍則可以兼吳蜀而一齊魏矣又營壽陵周圍四里銅椁金飾其深三十五丈殆非國內之所能辦也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人之儉葬乃深遠之慮也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諸役以豫苞領諫議大夫

綱秋七月後趙兵退走祖逖進屯雍丘詔加號鎮西將軍○目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豹兵久飢以為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鎮雍丘（今杞縣）後趙鎮戍歸逖者甚衆先是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以示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農桑撫納新附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讐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綱八月梁州刺史周訪卒詔以甘卓代之○目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及卒敦遣郭舒監其軍帝以甘卓鎮襄陽徵

舒為右丞敦留不遣

綱蔡豹與徐龕戰敗伏誅龕遂降後趙○後趙定九品舉六科○目後趙王勒用法嚴峻使張賓領選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綱冬十二月以譙王丞為湘州刺史○鑑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強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疏外導能任眞（任其眞性）推分（安分也）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其參軍沈充錢鳳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為畫策敦寵信之敦上疏為導訟

屈辭語怨望左將軍譙王丞（音整）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會敦表充爲湘州刺史帝謂丞曰敦姦逆已著朕爲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丞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彫弊若及三年乃可卽戎苟未及此雖灰身無益也詔以丞爲湘州刺史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丞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丞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無能爲也乃聽之鎮時湘土困弊丞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綱】辛巳四年（趙光初四年 後趙三年）春正月徐龕復降○三月日中有黑子○【目】著作佐郎郭璞上疏以爲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綱】後趙陷幽冀并州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死之○【目】後趙使石虎攻匹磾於厭次（今陵縣）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文鴦出戰力盡被執罵賊不已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洎（忌）勒兵不聽復欲執臺使送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我不得歸朝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緝竺等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爲汝敬也虎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卽起拜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後趙匹磾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鴦邵續皆見殺

尹起莘曰（匹磾戕害劉琨遂至人心不附迄爲羯賊所擒若無足取然磾本夷人竭誠晉室死不易守此亦君子之所嘉者也）

【綱】夏五月免揚州僮客以備征役○【目】詔免中州良民遭難爲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刁協之謀也由是衆益怨之

【綱】終南山崩○秋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冀諸州軍事王導爲司空錄尚書事○【目】以淵鎮合肥隗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爲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言欲與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怒帝以敦故以導爲司空錄尚書事而實疏忌之御史中丞周嵩謂不宜放逐舊德爵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悟導乃得全

【綱】八月常山崩○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目】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己剪荊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搆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敦由是益無所憚約無綏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

【綱】後趙以李陽爲都尉○【目】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歡飲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孤方兼容天下豈讎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都尉以武鄉比豐沛復三世

【綱】後趙禁釀酒○【目】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綱】以慕容廆爲車騎將軍平州牧遼東公○【目】詔聽廆承制除官廆於是備置僚屬立子皝（胡廣反）爲世子作東橫（與黌同學舍也）使皝與諸生同受業皝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廆徙翰鎮遼東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

【綱】代弒其君鬱律子賀傉嗣○【目】拓跋猗㐌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強恐不利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子賀傉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

【綱】壬午【永昌】元年（趙光初五年後趙四年）春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承甘卓

移檄討之敦分兵攻長沙○【目】初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謝鯤爲長史鯤終日酣醉故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狐依於城不可灌鼠憑於社不可熏喻近君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至是舉兵武昌上疏罪狀劉隗且曰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深垂三思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今湖州府）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俱下卓許之後更狐疑不赴敦又遣參軍桓羆說譙王承請爲己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悝爲長史以其弟望爲司馬悝教以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庶幾可圖承乃囚羆移檄遠近列敦罪惡州內皆應之又遣主簿鄧騫說甘卓曰劉大連（隗字）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敦恐卓於後爲變又遣參軍樂道融往邀之道融忿其悖逆反說卓討敦卓意始決遂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至廣州約陶侃同起兵討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魏乂攻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志

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虞望戰死甘卓亦遺承書勸之且去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矣承復書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綱】封子昱爲琅邪王○趙封楊難敵爲武都王○陳安叛趙（自稱涼王）○三月敦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周顗甘卓還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鑑】帝徵戴淵劉隗入衛百官迎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王導帥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音蟻）將入導呼之曰伯仁（顗字）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

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導字）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以為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懷帝時以帝為安東將軍）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敦至石頭欲攻隗杜弘曰隗死士多未易克周札少恩士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走矣敦從之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協隗淵

導顗等分道出戰皆大敗太子紹欲自帥將士決戰溫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將軍劉超按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協隗敗還帝流涕執其手勸令避禍使自為計協素無恩紀為人所殺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

敦以太子有勇略為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眾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顗謂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或勸顗避敦顗曰我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素以姦諂為淵所惡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眾近者之言曾無怍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從容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敦遂遣部將收顗及淵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

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流血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并淵殺之帝使敦弟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勃然數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為不能殺汝邪導勸彬起謝彬曰腳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腳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色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敦聞甘卓起兵大懼而卓性多疑少決竟中止樂道融諫卓不從道融憂憤而卒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惟意

所欲將還武昌。謝鯤曰，公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竟不朝而去。四月，還武昌。

綱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目魏乂等攻湘州百日，拔之，執譙王承，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爲忠義之鬼，亦復何恨。乂以檻車載承送武昌，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爲僮，從承不離左右。乂見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

綱五月，敦殺甘卓。○目卓家人皆勸卓備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意，襲殺之，傳首於敦。敦以從事周撫代卓鎮沔中。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帥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爲謀主，二人所譖，無不死者。

尹起莘曰 承卓移檄討賊，同功一體，今皆爲賊所殺，初無少異，胡爲承書死之，卓書殺，不同如此，蓋承始終守義，卓猶豫不決故也。向使卓能奮身徇國，雖兵敗而死，不失爲全節之士，徘徊顧望，且前且卻，何爲者哉。

綱秋七月，後趙拔太山，殺徐龕。兗州刺史郗鑒退屯合肥。○目僕射紀瞻以鑒雅望清德，宜從容臺閣，疏請徵之，乃徵拜尚書。於是徐兗間諸塢多降於後趙，趙置守宰以撫之。

綱冬十月，後趙寇譙，祖約退屯壽春。○目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綱閏十一月，帝崩。葬建平陵，在今上元縣境。司空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即位。○目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竟以憂憤成疾而崩。太子即位，尊所生母荀氏爲建安君。

賀善曰 瑯琊自督揚州，一書遣紀瞻討石勒而已。長安既陷，然後出師露次，移檄北征，故綱日特書病之。然其即位止稱晉王，雖中外勸進，弗敢從也。愍帝遇害，始正帝號，亦庶乎知節者，故綱目書即皇帝位，如光武。獨其無志遠略，不能盡祖逖之才，遂使河南終淪左衽，惜哉。

綱後趙右長史張賓卒。○目賓卒，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肅宗明皇帝 諱紹，字道畿，元帝太子，在位三年，崩壽二十七。

綱癸未太寧元年 趙光初六年，後趙五年。夏四月，敦移屯姑孰，自領揚州牧，以王導爲司徒。○目王敦謀簒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

移鎮姑孰，屯于湖。今當塗縣。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澄也。今又殺弟邪。敦乃止。

綱寧州刺史王遜卒。○目成李驤攻寧州，遜遣將姚嶽拒戰，敗之。以嶽不窮追，大怒，鞭之，怒甚，冠裂而卒。遜在州十四年，威行殊俗，詔除其子堅爲刺史。

綱六月，立皇后庾氏，以后兄亮爲中書監。○秋七月，趙擊陳安，斬之，封姚弋仲爲平襄公。○目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爲作壯士之歌。氐羌皆送任送子爲質也。請降，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漢縣，故城在今秦州。公。

綱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郗鑒爲尚書令。○目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爲外援，使鎮合肥。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鑒還，過敦，敦

與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廣字）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奮字）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之。（愍懷太子廢幽於許昌，詔宮臣不得辭送，江統等五人送至伊水，拜辭涕泣，司隸收縛送獄，河南尹樂廣皆解遣之，故曰柔而能正。趙王倫篡位，滿奮奉上璽綬，故云失節之士）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綱〕後趙寇青州，陷之。○〔目〕石虎既陷青州，遂圍廣固（今益都縣地）。曹嶷出降，殺之，坑其衆三萬，欲盡殺，疑衆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虎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使鎮廣固。

〔綱〕趙擊涼州，張茂降，趙封茂為涼王。○楊難敵降成，復叛，殺成將李琀李稚。○趙封故世子胤為永安王。○〔目〕初，趙主曜世子胤年十歲，長七尺五寸，既長，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靳準

之亂，沒於黑匿郁鞠部，郁鞠禮而歸之，曜悲喜，謂羣臣曰，義孫故世子也，材器過人，且涉歷艱難，吾欲法周文王、漢光武以固社稷而安義光（義光，曜太子熙字也），何如。左光祿大夫卜泰進曰，胤文武才略，誠高絕於世，然太子孝友仁慈，亦足為承平賢主，況東宮民神所繫，豈可輕動，臣不敢奉詔，曜默然，胤進曰，今黜熙而立臣，臣何敢自安，苟以臣頗堪驅策，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乎，臣請效死於此，不敢聞命，曜亦以熙羊后所生，時后已卒，不忍廢也，泰，卽胤之舅也，曜嘉其公忠，以為光祿大夫，領太子太傅，封胤永安王，都督二宮禁衛，錄尚書事，命熙盡家人之禮

〔綱〕冬十一月，敦以王含督江西軍。○〔目〕初，敦從子允之方總角（兩髻丱角並也），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卽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悉以其謀告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為之備，敦欲彊其宗族，故徙含督江西，以舒彬為荊江（二州名）刺史。

〔綱〕（甲申）二年（趙光初七，後趙六年，涼王張駿太元元年）○春正月，敦殺其從事周嵩、周筵及會稽內史周札（周氏一門強盛，敦忌之也）

〔綱〕後趙陷東莞、東海（二郡名），攻趙河南，斬其守將。○〔目〕自是二趙搆隙，日相攻掠，河東、弘農之間，民不聊生。

〔綱〕成主雄立其兄子班為太子。○〔目〕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子班為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

請立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驤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雄不聽，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為人謙恭下士，動遵禮法，雄每有大議，輒令預之。

〔綱〕夏五月，趙涼王張茂卒，世子駿嗣。○〔目〕茂疾病，執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恭順著稱，晉室雖微，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殮，及卒，趙以駿為涼州牧涼王。

〔綱〕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秋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衆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

(目)敦無子養兄含子應爲嗣至是疾甚矯詔拜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帝親任中書令温嶠敦惡之請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鳳字)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欲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覘伺朝

廷嶠恐既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至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計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加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使嶠與將軍卞敦應詹郗鑒分督諸軍鑒請詔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等入衛帝屯於中堂導聞敦疾篤率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敦見詔

甚怒而病轉篤將舉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嶠又問吾壽幾何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而使王含錢鳳周撫等帥衆向京師鳳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但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七月含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或以爲含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今決勝負於一朝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何補既往哉帝乃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募壯士遣將軍段

秀(匹磾之弟)等帥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乃謂應曰我死汝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敦尋卒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日夜縱酒淫樂帝使人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不奉詔遂舉兵與含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持久必敗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縱舟師以攻之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十道俱進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擊充鳳大破之尋陽太守周光帥兵赴敦求見應辭以疾光退見其兄撫曰

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含等遂燒營夜遁明日帝還宮含欲奔荆州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含不從遂奔荆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其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待之不至深以爲恨周光斬鳳詣闕自贖充爲故將吳儒所殺傳首建康敦黨悉平有司發敦瘞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充首同懸於南桁導等以討敦功受封賞彬等悉無所問敦之綱紀叅佐從溫嶠議皆令寛貸敦首聽其家收葬晉書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愷便敺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

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石崇以豪奢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疲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綱代王賀傉徙居東木根山是歲賀傉始親國政

綱乙酉三年趙光初八後趙七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戴淵周顗等官有差○目周札故吏爲札訟冤尚書卞壼議以爲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諡郗鑒亦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若往年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然卒用導議

綱立子衍爲皇太子○夏五月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目侃復鎭荆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叅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初晴

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綱後趙石生寇河南司州降趙趙主曜擊生大敗司豫徐兗皆陷於後趙○目後趙將石生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乃附於趙趙主曜使劉岳呼延謨圍生於金墉石虎救之敗岳斬謨曜自將救岳虎逆戰曜軍無故驚潰遂歸長安虎擒岳殺之曜憤恚成疾郭默南奔建康李矩亦帥衆南歸卒於魯陽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爲境矣

綱秋閏七月帝崩葬武平陵在上元縣境司徒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受遺詔輔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

稱制。○目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強，誅翦逆臣，克復大業。太子即位，生五年矣。羣臣進璽，王導以疾不至。卞壼正色於朝曰：王公非社稷之臣也。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邪？導聞之，輿疾而至。太后臨朝，以導錄尚書事，與庾亮、卞壼參輔朝政，然大要皆決於亮。

綱冬十二月，段遼弑其君牙而自立。○目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強盛。末柸卒，子牙代立。至是疾陸眷之孫遼攻牙，殺而代之。

綱代王賀傉卒，弟紇那嗣。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綱鑑會編卷三十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東晉紀

顯宗成皇帝 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在位十七年，崩，壽二十二。

綱丙戌咸和元年 趙光初九年，後趙八年 夏六月，以郗鑒為徐州刺史。○目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鑒。卞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壼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宏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謂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理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

綱秋八月，以溫嶠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為會稽內史。○鑑初王導以寬和得眾，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預顧命，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亮刪之。歷陽 今和州 內史蘇峻，前守臨淮，於王敦再犯闕日入衛有功，威望漸著，卒銳器精，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眾，乃以嶠鎮武昌，舒守會稽，以廣聲援。又修石頭城以備之。丹陽尹阮孚謂所親曰：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

綱冬十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羕為弋陽縣王○目宗
初為肅宗所親任至是失職怨望又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
宗亦欲廢執政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收殺之降封其兄太
宰西陽王羕為弋陽縣（今省入光州）王宗宗室近屬羕先帝保傅
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
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
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綱十一月後趙寇壽春歷陽內史蘇峻擊走之○目石聰攻
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為出兵聰遂進寇阜陵建康大
震蘇峻遣其將韓晃擊走之朝議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約曰
是棄我也益懷憤恚

綱十二月下邳叛降後趙○後趙始定九流立秀孝試經之
制
綱丁亥二年（趙光初十後趙九年）夏五月張駿遣兵攻趙趙擊敗之遂取
河南地○目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
將軍涼州牧遣將攻趙秦州趙遣劉胤將兵擊敗之乘勝追
奔濟河拔令居據振武河西大駭金城枹罕降之
綱冬徵蘇峻為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目庾亮以蘇峻
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
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
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卞壼曰峻擁彊兵偪近京邑路不終
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之溫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

為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詣亮辭亮不許下優詔徵
為大司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辭復不許峻遂不應命
溫嶠即欲帥眾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吾
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在今望江縣境）一步也亮復遣使
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
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大喜譙國
內史桓宣曰使君欲為雄霸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
俱反安得久乎約不從宣遂絕之約遣兄子沛渙婿許柳以
兵會峻
綱十二月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晉郡今為寧國府）
內史（官名凡封國曰內史即郡守也）桓彝起兵赴難○目尚書左丞孔坦司

徒司馬陶回言於司徒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
利諸口彼少我眾一戰決矣今不先往而峻先至則人心危
駭難與戰矣導然之庾亮不從至是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
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京師戒嚴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使
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之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
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案甲以待之
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
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彝退保廣德
（宣城郡屬縣今為州）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綱戊子三年（趙光初十一年後趙太和元年）春正月溫嶠以兵赴難至尋陽二
月尚書令成陽公卞壼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尋陽峻

兵犯闕。○目溫嶠欲救建康軍於尋陽韓晃襲司馬流於慈
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峻濟自橫江臺
兵屢敗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
丹陽（地名在今江寧府南）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
峻果如回言而夜迷失道無復部分亮乃悔之峻攻青溪柵
卞壼帥諸軍拒擊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盡壼背癰新
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
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
廬江太守陶瞻力戰死瞻侃子也亮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
將行顧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
也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翜即

入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曅荀崧尚書張闓共
登御牀衞帝劉超鍾雅及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
廟峻兵既入叱翜令下翜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
得侵逼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皆見掠奪驅役百官
裸剝士女劫掠帑藏俱盡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
寇讎盍早爲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
免何以爲臣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原以王導有德望
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以祖約爲太尉峻自爲驃騎將軍錄
尚書事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
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
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

推奉分兵給之
綱三月皇太后庾氏以憂崩峻南屯于湖○夏五月溫嶠以
陶侃入討峻峻遷帝於石頭郗鑒王舒來赴難○目嶠將討
峻而不知建康聲聞會范汪至言峻政令不一貪暴縱橫雖
彊易弱宜及時進討嶠深納之庾亮辟汪參護軍事與嶠互
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
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侃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爲
恨荅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之侃乃遣督護龔登
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約罪狀移告征
鎮灑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遺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
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

耳今乃反追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且峻約無
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
成而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願深察之侃深感
悟即戎衣登舟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
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五月侃
至尋陽議者謂侃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嶠計詣侃拜
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侃乃釋
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遂同趣建康戎
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峻聞之自姑孰還遷帝於石頭司徒
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時大雨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
悲哀慷慨峻惡之峻以倉屋爲帝宮日肆醜言超雅與荀崧

等不離帝側繾綣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猶啓帝授
孝經論語導密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義兵會稽內
史王舒使庾冰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
國內史蔡謨義興（晉郡今宜興縣）太守顧衆等皆應之潭母孫氏謂
潭曰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盡遣家僮從軍鬻環珮
以給軍費峻遣其將管商等拒之侃嶠軍於茄子浦嶠以南
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
約毛寶為嶠前鋒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
可擊不上岸擊之耶乃往襲取之約由是飢乏嶠表寶為廬
江太守郗鑒遂帥衆渡江與陶侃等會舟師直抵石頭峻望
之有懼色

綱 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目 彝聞京城不守進屯
涇縣裨惠勸彝與峻通使以紓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
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
縱守蘭石（地名在今旌德縣北名桓公城）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
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
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遂進軍城陷執彝殺之（晉書郭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亦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我卿亦不免矣故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綱 秋七月後趙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八月後趙攻趙蒲
坂（今蒲州）趙主曜擊破走之遂攻金墉（城名在洛陽）○目 石虎攻趙

蒲坂曜自將救之大破虎兵枕尸二百餘里遂攻石生於金
墉決千金堨以灌之襄國大震
綱 九月陶侃溫嶠討峻誅之峻弟逸代領其衆○目 峻腹心
路永等勸峻盡誅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司徒導不許永
等更貳於峻時西軍與峻久相持不決嶠軍食盡貸於侃侃
怒欲西歸嶠曰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嶠等與公並受國恩
事克濟則臣主同祚如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今之事勢義
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沮衆敗事義
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李陽等皆諫侃乃分米五萬石餉嶠
軍寶燒峻句容湖熟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督水軍向石
頭亮嶠帥步兵萬人從白石（白石壘也）南上峻將八千人逆戰乘

醉突陳不得入將回馬蹶侃步將刺峻墜馬斬之三軍皆稱
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
綱 冬十二月後趙王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主曜以歸殺
之○目 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
叱遐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曜帶
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
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捲而來吾事去矣
卿以為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
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
舉矣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滎陽石
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堨謂光曰曜盛兵成皐關

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皋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於鞏訾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之知勒自來色變使撤金墉之圍陳於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閶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為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至襄國勒嚴兵圍守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

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乃殺之劉淵自惠帝永興元年僭號為漢至劉曜改號為趙共四世合三十七年

司馬光曰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聰承其故業遂陷兩都執辱二帝矜誇淫縱殘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為屠肆矣曜以疎族屢建大功專制關中遭靳準之亂與師討賊遂承漢業及揚戈隴坂則陳安授首耀甲西河則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與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功者鮮矣

綱己丑四年趙光初十二後趙太和二年○是歲趙亡大一小二凡三僭國春正月蘇逸殺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目初峻逼居民聚之後苑使其將匡術守之暨羣及弟玩說術以苑城附於西軍百官皆赴之雅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

綱冠軍將軍趙胤攻拔歷陽約奔後趙○趙太子熙奔上邽後趙取長安○目熙與南陽王胤謀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當并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以為沮衆斬之遂奔上邽關中大亂將軍蔣英等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於後趙石生率衆赴之

綱二月諸軍討逸誅之○目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大破其兵獲蘇逸韓晃斬之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

綱以褚翜為丹陽尹○目時宮闕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

吳之豪欲都會稽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者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遊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望聞望也實事實也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以褚翜為丹陽尹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綱三月以陶侃為太尉郗鑒為司空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庾亮為豫州刺史○目論平蘇峻功侃鑒嶠以下封拜有差諡卞壼曰忠貞其二子眕盱及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諡路永匡術賈寧皆峻黨先歸朝廷導欲賞之嶠曰永等首為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罪得全首領幸矣

乃止侃以江陵偏遠移鎭巴陵朝議欲留嶠輔政嶠以導先
帝所任固辭又以京邑荒殘留資蓄具器用而後還藩庾亮
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
舅之責也亮乃求外鎭自效遂以爲豫州刺史出鎭蕪湖侃
之討峻也獨相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奏請
檻車收赴廷尉司徒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爲廣
州刺史敦憂愧而卒

司馬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鎭兵糧俱足朝廷顚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之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綱夏四月驃騎將軍始安今桂林府公溫嶠卒以劉胤爲江州刺
史○目嶠卒年四十二謚曰忠武胤嶠軍司也陶侃郗鑒皆

言胤非方伯才王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自江陵至於建康
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汰侈卧而
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

綱秋八月後趙石虎攻拔上邽殺趙太子熙遂取秦隴○目
趙南陽王胤帥衆數萬自上邽趣長安石生嬰城自守虎救
之大破趙兵乘勝追擊枕屍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及
胤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
族於襄國秦隴悉平蒲洪姚弋仲俱降於虎虎表洪監六夷
軍事弋仲爲六夷左都督

綱冬十二月將軍郭默殺劉胤○目胤矜豪縱酒不恤政事
郭默被徵爲右軍將軍求資於胤不得遂誣胤以大逆襲斬
之傳首京師

綱代王紇那出奔宇文部翳槐立翳槐鬱律之子也

綱羌殺河南王吐延○目河南王吐延爲羌酋所殺其子葉
延立保於白蘭葉延孝而好學以爲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
字爲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綱庚寅五年趙建平元年春正月太尉侃討郭默誅之○目劉胤首
至建康司徒導以默驍勇難制以爲江州刺史侃聞之投袂
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
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荅侃書曰
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
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
將縛默以降侃斬之

綱二月趙王勒稱趙天王以石虎爲太尉封中山王○目趙
羣臣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
爲皇后世子弘爲太子子宏爲大單于中山公虎爲太尉進
爵爲王虎怒私謂其子邃曰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以成大
趙之業大單于當以授吾乃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待
主上晏駕後不足復留種也

綱趙誅祖約夷其族○目僕射程遐言於勒曰天下初定當
顯明順逆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勒乃族誅約初祖逖有胡
奴曰王安甚愛之在雍丘謂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安
仕趙爲左衞將軍及約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稚無後乎乃

往觀刑。竊取迯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尹起莘曰。石勒羯賊。而書誅祖約者。逆亂之臣。雖夷翟盜賊。皆得誅之。所以嚴天討正王法。而使之無容足於天地之間也。

【綱】夏六月。趙以張駿爲涼州牧。○【目】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於狄道。與趙分境。趙拜駿涼州牧。駿耻爲之臣。不受。及趙破休屠王羌。駿始懼。乃稱臣入貢。

【綱】秋九月。趙王勒稱皇帝。○趙寇陷襄陽。

【綱】辛卯六年。趙建平二年。夏。趙舉賢良方正。起明堂辟雍靈臺。○秋九月。趙營鄴宮。○【目】初趙主勒如鄴。將營新宮。廷尉續咸苦諫。勒怒欲斬之。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歎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乎。匹夫家貲滿百匹。猶欲市宅。況富有四海乎。此宮終當營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因賜咸絹百匹。至是復營鄴宮。以洛陽爲南都。置行臺。

【綱】冬。有事於太廟。○【目】烝祭太廟。詔歸胙於司徒導。且命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卽位。冲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皇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否。博士郭熙謂禮無拜臣之文。侍中馮懷謂天子臨辟雍。拜三老。況先帝師傅。自宜盡敬。侍中荀奕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禮。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

【綱】壬辰七年。趙建平三年。春正月。趙大享羣臣。○【鑑】趙主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者。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太過。朕若遇漢高。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磊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卧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綱】趙命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目】弘好屬文。親敬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類將家子。光曰。漢高之後繼以孝文。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曰。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非太子有也。程遐亦曰。中山王勇悍殘忍。威震內外。不早除之。恐非太子之福。勒不聽。徐光他日又乘間言之。勒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於是震權過於主相。虎愈怏怏。

【綱】秋。太尉侃遣南中郞將桓宣攻拔襄陽。遂留鎭之。○【目】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畧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不能勝。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

【綱】趙涼州牧張駿立其子重華爲世子。○【目】重華。駿之次子也。僚屬勸駿稱涼王。置百官。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

綱癸巳八年趙建平四年春趙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綱夏五月遼東公慕容廆卒世子皝音晃嗣○秋七月趙主勒
卒太子弘立○目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矯詔羣臣親
戚皆不得入至是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弘字兄弟宜善相保司
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勒
卒虎劫太子弘使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使將兵入
宿衞弘大懼讓位於虎虎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
足豫論弘乃卽位殺遐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乃備儀衞虛
葬於高平陵
綱八月趙石虎自爲丞相魏王九月弑其太后劉氏冬十月
趙河東王石生等舉兵討之不克而死○目虎自爲丞相魏

王大單于加九錫勒舊臣皆補散任虎親黨悉署要職劉太
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凌籍如此將若之
何堪曰宮省之內無可爲者請奔兗州舉兵誅之遂微服輕
騎襲兗州不克南奔虎遣將追獲并劉氏殺之劉氏有膽畧
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時石生鎭關中石朗鎭洛陽聞變
皆起兵討虎生遣使降晉而蒲洪西附張駿虎攻朗殺之進
向長安生麾下斬生以降虎命麻秋討洪洪降於虎以爲龍
驤將軍流民都督居枋頭在今濬縣以姚弋仲爲奮武將軍西羌
大都督居灄頭在今漢陽縣虎還建魏臺如魏武輔漢故事
綱慕容皝兄翰奔段氏弟仁據遼東○張駿遣張淳來上表
○目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

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或
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
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
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琊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
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雄大驚曰安有
此邪司隸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
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
先往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
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
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足憚哉雄
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强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

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讐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
有雄甚慙厚爲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
綱甲午九年趙主石弘延熙元年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嗣遣使
來稱藩○二月以張駿爲大將軍自是每歲使者不絕○夏六月太尉
長沙公陶侃卒○目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
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以後事付右
司馬王愆期輿疾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
坐諸君薨諡曰桓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
不能欺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陶嘗
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
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能得法外意安鯤之從子也

綱成主雄卒，太子班立。○目雄生瘍於頭，身素多金創，及病，舊痕皆膿潰，諸子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親爲吮膿。雄召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及卒，班即位，政事皆委於壽，居宮中行喪禮，一無所預。

綱以庾亮都督江荊等州軍事。○目亮鎮武昌，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季野裒字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矣。

綱秋，以慕容皝爲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冬十月，成李越弒其主班，而立其弟期。○目越，成主雄之子也。先出

屯江陽，奔喪至成都，與其弟期謀作亂。班弟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班以未葬，不忍，推心待之，遣玝出屯於涪。至是，越因班夜哭，弒之於殯宮，奉期立之。期以越爲相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皆錄尚書事。

綱十一月，趙石虎弒其主弘，自立爲居攝天王。○目趙主弘自齎璽綬詣魏宮請禪位，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爲自論邪？弘流涕還宮，於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遂廢弘爲海陽王。虎自稱居攝天王，幽弘及太后，尋皆殺之。姚弋仲稱疾不賀，累召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邪？虎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

綱乙未咸康元年。趙太祖石虎建武元年○成主李期玉恆元年春正月朔，帝冠。○二月，幸司徒導府。○目導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與羣臣宴於內室，拜導及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諫，以爲初加元服，動宜顧禮。時帝方委政於導，坦復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導聞而惡之，出爲廷尉。坦以疾去職。導辟太原王濛，王述爲掾屬。濛不修小廉，而以清約見稱，與沛國劉惔音談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當時稱風流者，以惔、濛爲首。述性沉靜，每坐客辨論蜂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第辟之。述，湛之孫，承之子，世有重名。既見，無他言，惟問江東米

價。述但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晉書：是歲，導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曹氏性妬，導甚憚之，嘗營別館以羅衆妾。一日，曹氏知，將往討。導遽令命駕，飛轡出門，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助御者驅牛而進，狼狽乃得先至。蔡司徒謨聞而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否？導不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恚，謂人曰：我往與羣賢遊洛中，不聞天下有蔡充兒。充，謨父也。又導有幸妾雷，姓頗預政事，納賄，蔡謨目之爲雷尚書。

綱夏四月，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帝親勒兵戒嚴，六日罷。○目趙有遊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多少，朝廷震懼，加司徒導大司馬、都督征討諸軍事，分命諸將救歷陽及戍慈湖、牛渚。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遂解嚴。導解司馬，耽坐輕妄免官。

綱秋九月趙遷都鄴○趙聽其民事佛○目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卽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國人化之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至是或避賦役爲姦宄詔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否著作郎王度等議曰漢魏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皆不得出家今且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爲沙門者皆返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

綱成殺其臣羅演及故主班母羅氏○目成太子班之舅羅演等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覺期殺演等及班母羅氏期自

得志輕諸舊臣信任景騫姚華田褒等由是紀綱隳紊雄業衰矣

綱冬十月代王紇那復入翳槐奔趙○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目初張軌及寔茂保據河右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爲賢君駿將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皆詣姑臧朝貢駿有兼秦雍之志遣使上疏以爲勒雄既死虎期繼逆元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

綱丙申二年 趙建武二年 春正月慕容皝討其弟仁誅之○目皝將討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凍者三矣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氷以襲之也皝從之自昌黎東踐氷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皝縱兵擒之先爲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

綱二月立皇后杜氏 后預孫女也

綱前廷尉孔坦卒○目坦疾篤庾氷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以濟國安民之術乃爲兒女子相泣邪氷深謝之

綱趙作太武殿東西宮○目趙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皆甃以文石以漆灌瓦金璫銀楹珠簾玉璧窮極工巧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敎宮人占星

氣馬步射以女騎千人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執羽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於時境內大旱金一斤值米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徙洛陽鐘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又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竟不成

綱丁酉三年 趙建武三年 春正月趙王虎稱趙天王○目初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於杠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虎試而悅之至是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虎惡之腰斬成公段

綱立太學○目從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之請也而士大夫以習尚老莊儒術終不能振

綱秋七月趙王虎殺其太子邃立子宣爲太子○目邃素驍勇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邃小字）理否既而邃驕淫殘忍好飾美姬斬其首與賓客傳觀又烹其肉共食之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誚責箠撻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矣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遂稱疾不視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邃疾思澄言而還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邃抽劍擊之虎怒收顏等詰問顏具言狀殺顏等三十餘人廢邃殺之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一棺而立宣爲太子

綱慕容皝自稱燕王稱藩於趙○目皝稱王以封奕爲國相

欲伐段氏以其數侵趙邊乃遣使稱藩於趙乞師討遼趙主虎大悅厚加慰荅期以明年

綱趙納代王翳槐於代紇那奔燕○楊初殺楊毅自稱仇池公附於趙

綱戊戌四年（趙建武四年○成改號漢中宗李壽漢興元年○代高祖什翼犍建國元年○舊大國一漢凉小國二新小國一凡四僭國）春趙王虎燕王皝合兵攻段氏破之虎拔令支悉取其地○目趙王虎擊段遼使桃豹等將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等帥步騎七萬爲前鋒水陸並進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今遷安縣）以北大破之掠五千戶而歸虎進屯金臺（燕昭王所築）支雄長驅入薊取四十餘城至徐無（山名在今玉田縣）遼不敢復戰棄令支奔密雲山慕容翰奔宇文氏虎入令支徙二萬餘戶於司雍兗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北平相陽裕詣軍門降

綱夏四月成李壽弒其主期而自立改國號漢○目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尤忌漢王壽威名使出屯涪壽懼不免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爲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壯不應一日往見壽壽問自安之策壯說以西取成都稱藩晉室壽然之遂襲成都壽子勢爲翊軍校尉開門納之屯兵宮門矯太后任氏令廢期爲縣公幽之期縊而卒或勸壽如壯策壽用任調等言遂自稱帝改國號曰漢尊父驤帝號後竟盡殺成王雄諸子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爲太師壯誓不仕贈遺一無所受

綱五月趙王虎擊燕不克慕容恪追擊大敗之○目虎以燕不會攻段遼而自專其利伐之招誘民夷得三十六城進逼棘城皝欲出亡慕輿根力諫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太守劉佩與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而退皝遣其子恪追擊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諸軍皆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閔本姓冉虎養以爲子驍勇多智虎愛之比諸孫虎還鄴蒲洪以功拜都督六夷諸軍事閔言於虎曰洪雄駿得人死力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强兵近畿甸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我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奈何殺之待之愈厚皝分兵討諸叛城皆下之虎又令青州造船千艘謀復擊燕

綱以司徒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爲太尉庾亮爲司空六月更以導爲丞相罷司徒官○目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亮與鑒牋曰公與下官並荷託付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或勸導密爲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亮字）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即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孫盛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權既據上流擁强兵趣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導以李充爲掾充以時俗崇尚浮虛嘗以爲老子絕仁棄義蓋患乎懷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耳而凡人見形逐迹離本逾遠乃作學箴以袪其蔽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

綱冬十月光祿勳顏含致仕○目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懷字）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綱代王翳槐卒弟什翼犍嗣○目初翳槐之弟什翼犍質於趙翳槐有疾命諸大人立之及卒諸大人以什翼犍在遠來未可必謀立次弟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犍請身留爲質趙王虎義而俱遣之什翼犍即位於繁峙北分國之半以予孤代自猗盧卒國內多難部落離散什翼犍雄勇有智略能修祖業號令明白政事清簡國人附之於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拓跋氏自是愈大

綱十二月趙遣兵迎段遼燕慕容恪擊敗之以遼歸殺之○目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於趙既而中悔復遣使於燕趙王虎遣麻秋率衆迎之敕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燕王皝亦自將迎遼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恪伏精騎於密雲山大破秋兵獲其司馬陽裕盡得遼衆待遼以上賓之禮以裕爲郎中令久之遼謀反皝誅之

綱己亥五年（趙建武五年）春三月庾亮表請伐趙詔諭止之○目亮欲開復中原上疏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蘇峻之强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非計之得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綱秋七月丞相始興公王導卒以何充爲護軍將軍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目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

帛。及薨，詔喪葬參用天子之禮，諡曰文獻。初，導與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及導薨，徵亮爲丞相，亮固辭，遂以充及亮弟冰參錄尚書事。冰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然，稱爲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恕，至冰頗任威刑，丹陽尹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如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疎密自由，律令無用矣。

蘇轍曰：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戎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王導爲相，達於爲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更二大變，幾至亾國，何以稱夷吾也耶。

〔綱〕八月，改丞相爲司徒。〇太尉南昌公郗鑒卒，以蔡謨都督徐兗州軍事。〇〔目〕鑒疾篤，上疏薦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可爲徐州。鑒薨，即以謨代之。

〔綱〕九月，趙人入寇，攻沔南及邾城，陷之。〇趙以李巨爲御史中丞。〇〔目〕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巨爲中丞，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綱〕冬，燕王皝遣長史劉翔來獻捷。〇〔目〕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遣長史劉翔來獻捷，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皝又使其子恪、霸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

〔綱〕張駿立辟雍明堂。

〔綱〕庚子 六年 趙建武六年 春正月，司空庾亮卒，以何充爲中書令，庾翼都督江荊等州軍事。〇〔目〕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爲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

〔綱〕慕容翰自宇文部歸於燕。燕王皝大喜，厚遇之。〇三月，代始都雲中。〇秋，漢大閱於成都。〇〔目〕趙王虎遺漢主壽書，欲連兵入寇，中分江南。壽大喜，敎士卒爲舟師，大閱於成都。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也，既滅晉，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爭天下，則彊弱不敵，危亡之勢也。羣臣亦皆叩頭泣諫，壽乃止。壯以爲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報父叔之仇，又欲使壽事晉，壽不從，乃詐稱耳聾辭歸，以文籍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

〔綱〕冬，趙大發兵以伐燕，燕人襲之，入趙高陽，趙師還。

〔綱〕辛丑 七年 趙建武七年 春正月，燕築龍城。在柳城之北，龍山之西。〇二月，封慕容皝爲燕王。〇〔目〕劉翔至建康，爲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不可，翔曰：自劉石搆亂，長江以北，翦爲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能摧破凶逆者也。慕容鎭軍心存本朝，屢殄彊敵，使石虎畏懼，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邑，何哉？尚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唯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鎭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嫠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慕容鎭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四海所以未壹，良

由君輩耳翔留歲餘衆議終不決會虓上表罪狀庾氏兄弟
庾氷懼乃與何充奏從其請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
相尚嘗因宴集謂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生
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
江沱(江之別者)奢靡傲誕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何以尊
主濟民乎充等甚慙乃遣使持節冊命與翔偕北公卿餞之
翔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勾踐憑會稽以報强吳蔓草
猶宜早除況寇讐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
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
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
也

[綱]三月皇后杜氏崩○秋代築盛樂城(在今大同府城西北)○燕以慕
容恪鎭平郭(高麗畏之不敢入境)○漢殺其僕射蔡興李嶷○[目]初成
王雄以寬儉得人心及李閎還盛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且
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壽慕之大修宮室人
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僕射蔡興李嶷皆坐直諫死民疲於賦
役思亂者衆
[綱](壬寅)八年(趙建武八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豫州刺史庾懌有
罪自殺○[目]懌以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毒飲犬
犬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遂飲鴆
而卒
[綱]夏六月帝崩琅琊王岳卽位○[目]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
庾氷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疎爲人所間請以母弟琅琊王岳
爲嗣帝許之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且今如孺子何氷
不聽帝乃詔氷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並
受顧命而崩琅琊王卽位亮陰不言委政於氷充
[綱]封成帝子丕爲琅琊王奕爲東海王○秋七月葬興平陵
(在上元縣境)以何充都督徐州軍事○[目]帝徒行送喪至閶闔門
乃升素輿旣葬臨軒庾氷何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
力也充曰陛下龍飛臣氷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
帝有慚色充避諸庾出鎭京口
[綱]冬十月燕遷都龍城○十一月燕王皝擊高句麗入丸都
載其王釗父屍及母以歸○[目]慕容翰言於燕王皝曰宇文

屢爲國患今逸豆歸簒竊得國羣情不附臣久在其國悉其
地形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必乘虛掩吾
不備宜先除之還取宇文如反手耳二國旣平利盡東海然
後中原可圖也皝曰善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濶南道險狹
衆欲從北道翰曰虜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
之出其不意丸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
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爲也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
翰及慕容霸爲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
以伐高句麗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拒北道自帥羸兵備
南道翰等先至與釗合戰皝以大衆繼之高句麗兵大敗諸
軍乘勝遂入丸都釗單騎走獲其母妻會王寓等戰於北道

皆敢没皝不復窮追遣使招釗不出韓壽曰高句麗之地不足戍守大軍既去收其餘燼猶足爲患請載其父屍囚其生母而歸俟其束身歸命然後返之皝遂發釗父墓載其尸擄男女五萬餘口毁丸都城而還

綱十二月立皇后褚氏○目徵后父褚裒爲侍中裒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鎭半洲城名在今九江府西

綱趙作長安洛陽宮○目趙王虎作臺觀四十餘所於鄴又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敕境内治南伐西討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公侯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

綱趙徵兵入寇○目濟南平陵城在歷城縣北石虎一夕徙於城

東南有狠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東南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不辦者斬民鬻子女以供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

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在位二年崩年二十二

綱癸卯建元元年趙建武九年春二月高句麗王釗朝貢於燕燕還其父屍留母爲質○秋七月詔議經略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趙○目翼爲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琅邪内史桓溫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概翼與之友善嘗薦於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願勿以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弘濟之勳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今浙江金華縣令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淵源浩字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爲司馬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遣使約燕涼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唯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至是詔議經畧中原翼欲悉衆北伐表桓宣督諸軍趣丹水漢縣名今内鄉縣地桓溫爲前鋒小督帥衆入臨淮並發所統六州奴百姓嗟怨

綱漢主壽卒太子勢立○庾翼移鎭襄陽詔以翼都督征討軍事庾冰都督荊江軍事徵何充爲揚州刺史録尚書事○目翼欲移鎭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移鎭安陸帝詔止之翼違詔北行至夏口復請鎭襄陽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遣冰出鎭武昌以爲繼援徵充輔政又徵褚裒爲衞將軍領中書令裒以近戚畏嫌辭復出督兖州鎭金城

綱甲辰二年趙建武十年○漢主李勢太和元年春正月趙大閲罷兵○目趙王虎享羣臣於太武殿有白鴈百餘集馬道之南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曰白鴈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乃臨宣武觀大閲而罷

綱燕王皝擊滅宇文部逸豆歸走死皝還殺其兄翰○目皝

伐宇文慕容翰斬其將涉夜干宇文衆潰逸豆歸走死漠北
皝徙其部於昌黎闢地千餘里皝雖藉翰勇畧然終忌之或
告翰欲爲變乃賜翰死

【綱】熒惑守房心趙殺其中書監王波○【目】虎殺波以應天象
既而愍其無罪追贈司空

【綱】桓宣及趙兵戰於丹水敗績○【目】宣擊趙李羆於丹水爲
羆所敗慚憤而卒庾翼遣子方之代領宣衆

【綱】秋九月立子聃爲皇太子帝崩（葬崇平陵在上元縣）太子聃即位尊
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目】帝疾篤庾氷庾翼欲立
會稽王昱爲嗣何充建議立皇子聃乃立聃爲皇太子帝崩
充奉太子即位由是氷翼深恨充帝方三歲太后臨朝稱制

充薦褚裒宜綜朝政裒固請居藩尚書奏裒見太后在公庭
則如臣禮私覲則嚴父從之

【綱】冬十月荊江都督庾氷卒翼還鎮夏口○【目】氷卒翼留子
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詔翼復督江州翼繕修軍器大佃積
穀以圖後舉

綱鑑會編卷三十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文安　劉德芳　司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東晉紀

孝宗穆皇帝（諱聃字彭祖康帝太子在位十七年崩年十九）

【綱】乙巳 永和元年（趙建武十一年○燕王慕容皝十二年○舊大國一漢涼代小國三新小國一凡五僭國）
春正月趙大發兵治長安洛陽宮○【鑑】趙王虎發諸州四十
餘萬人治未央洛陽宮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
至滎陽數千里爲獵場犯其禽獸者罪至死增置女官二十
四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以配之郡縣多彊奪人妻殺其夫
及夫自殺者三千餘人虎臨軒簡第以使者爲能封侯者十

二人荊楚揚徐之民流叛畧盡守令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
五十餘人光祿大夫逯明切諫虎怒殺之

【綱】燕罷苑囿以給新民○【目】燕王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
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記室參軍封裕諫以爲古者
什一而稅降及魏晉仁政衰薄猶不取其七八也宜悉罷苑
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給之不當更收重稅皝從之賜裕錢
五萬皝雅好文學常親臨庠序講授考校學徒至千餘人

【綱】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鑑】詔徵褚
裒輔政尚書劉遐說裒以大政授昱裒乃固辭歸藩昱清虛
寡欲尤善玄言常以劉惔王濛韓伯爲談客郗超謝萬爲掾
屬超鑒之孫也少卓犖不羈父愔嗇於財積錢至數千萬超

意甚不同愔嘗開庫任超所取愔始謂止損數十萬許超遂一日乞與親故庫錢畧盡愔聞之驚怪不已萬安之弟也淸曠秀邁亦有時名

綱二龍見於燕之龍山○目燕有黑白二龍見於龍山交首遊戲解角而去燕王皝祀以大牢命所居新宮曰和龍是歲始不用晉年號自稱十二年

綱秋七月江州都督庾翼卒以桓溫都督荆梁軍事○目翼病表子方之領荆州及卒朝議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欲從其請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者丹陽尹劉惔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昱不聽竟以溫代翼又以惔監沔中諸軍事代庾方之

綱冬十二月張駿自稱涼王○目駿分境內二十二郡三營爲涼河沙州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之始置祭酒等官車服擬於王者

綱趙以姚弋仲爲冠軍大將軍○目弋仲淸儉鯁直不治威儀言無畏避趙王虎甚重之

綱丙午二年（趙建武十二年○漢嘉寧元年○涼王張重華永樂元年）春正月揚州刺史都鄉侯何充卒○目充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所選用皆以功效不私親舊卒謚文穆

綱燕襲夫餘拔之擄其王玄以歸○三月以顧和爲尚書令殷浩爲揚州刺史○目褚裒薦和與浩詔起之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浩亦固辭會稽王昱遺浩書曰足下去就卽時之廢興若淡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去矣浩乃就職

胡寅曰虛僞之人惡人知其情今淡源累辭徵辟以養聲譽謝尚王濛褚裒司馬昱皆不能鈞淡源獨隱而崇奬之不知淡源世味實重矯迹遠引以退爲進者也惟庾翼知之辟爲軍司而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實長華競君子過會寧宜如此此淡中浩之匿矣浩是以不出庾翼何充旣卒浩名愈重於是褚裒辟之其官愈高而無一刺之者司馬昱勸諭之言又加尊焉浩於是乎千然而來矣

綱夏五月涼王駿卒世子重華嗣

綱趙殺其尚書朱軌立私論朝政法○目趙中黄門嚴生惡

朱軌會久雨譖軌不修道路謗訕朝政趙王虎囚之蒲洪諫曰陛下德政不修天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況人乎願止作徒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衆望虎雖不悅亦不之罪爲之罷長安洛陽作役而竟誅軌又立私論朝政之法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覲以目不敢相過談語

綱趙攻涼州張重華遣主簿謝艾將兵逆戰大破之○目後趙遣王擢麻秋擊涼州張重華悉發兵以禦之久而不戰司馬張耽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才之所堪則授以事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也重華召艾問以方畧艾願請兵七千人

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艾引兵出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

綱冬十一月桓溫帥師伐漢○目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曰今爲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兵輕齎疾趨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溫拜表即行（表上不待詔命也）委長史范汪以留事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

綱丁未三年（趙建武十三年○是歲漢亡大一小三凡四僭國）春三月桓溫敗漢兵於

笮橋進至成都漢主勢降詔以爲歸義侯○目溫軍至青衣（今雅州名山縣）漢大發兵趨合水（地名沫水合注於青衣故名）拒之議者欲分兵異道以進袁喬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孫盛將羸兵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漢衆出戰於笮橋（在成都城西）溫前鋒不利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鬬志勢輿櫬面縛詣軍門降溫送勢於建康舉賢旌善蜀人悅之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詔封勢歸義侯（漢李雄自惠帝永興元年僭號爲成爲漢凡五世合四十四年而亡）

綱夏四月趙攻涼州張重華遣謝艾將兵擊破之○目趙麻秋攻枹（音孚）罕（今河州衛）晉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威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璩遂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退保大夏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艾踞胡床指麾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虎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綱趙築華林園○目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財物不可勝

計猶以爲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僧也）吳（沙門之名）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遂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園及長牆於鄴北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白鹿令司虞調之以駕芝蓋命太子宣祈福於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萬出金明門虎登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所舍縱獵士卒饑凍死者萬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孑遺虎復命秦公韜繼出亦如之宣怒其與己均敵宦者趙生勸宣除之

綱冬十月以張重華爲涼州刺史西平公○目遣侍御史俞

歸授重華官爵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私謂歸曰主公奕世爲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亦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晉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爲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爲王若帥河右之衆東平胡羯(音竭)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綱楊初遣使稱藩詔以初爲雍州刺史仇池公

綱(戊申)四年(趙建武十四年)秋八月趙太子宣殺其弟韜伏誅○目秦公韜有寵於趙主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謂所幸楊杯趙生等曰汝能殺韜當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蔑不濟矣八月杯等殺韜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止之既而事覺虎囚宣殺之鄴北窮極慘酷縱火焚之虎登中臺觀之取灰分置諸門交道(十字路也)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大臣奪取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於絕帶虎因此發病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

綱加桓溫征西大將軍○目朝廷論平蜀之功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今平樂府)郡公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叅錯綜核也)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浸相疑貳浩以王羲之爲護軍將軍羲之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

綱九月燕王皝卒世子儁嗣○目皝有疾召儁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經世務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陽士秋(陽騖字士秋)志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卒諡曰文明

綱趙立子世爲太子○目趙主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畧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之拔上邽也將軍張豺獲前趙主曜幼女有殊色納於虎虎嬖之生齊公世豺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賤故禍亂相尋今宜

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納其言令公卿上疏請之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虎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稱其忠而不能用遂立世爲太子以劉聦儀爲后

綱冬十二月以蔡謨爲司徒○目謨上疏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

綱(己酉)五年(趙太寧元年○石鑒青龍元年燕慕容儁元年)春正月趙王虎稱皇帝○趙謫戍梁犢反虎遣兵討誅之○目趙主虎以即位大赦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不在赦例高力督梁犢因衆怨作亂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長驅而東比至長安衆已十萬虎大懼以燕王斌爲大都督統姚弋仲蒲洪等討之弋仲將兵至鄴求見虎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

兒死愁耶。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敎之。使至於爲逆。旣誅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兒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甲跨馬於庭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於滎陽。大破斬之。弋仲封西平郡公。蒲洪封略陽郡公。

〔綱〕夏四月。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目〕趙主虎病甚。以彭城王遵鎭關右。燕王斌爲丞相。張豺爲鎭衛大將軍。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恐斌不利於太子。矯詔殺之。遵亦遣之歸鎭。虎卒。世卽位。劉氏臨朝稱制。遵至河內。聞喪。姚弋仲、蒲洪及石閔等討梁犢還。遇遵於李城

（在今河內縣）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爲嗣。末年惛惑。爲張豺所誤。今若聲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以迎殿下者。遵從之。遂還趨鄴。耆舊羯士皆出迎之。擐甲耀兵入升前殿。擗踊盡哀。斬豺於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以遵嗣位。封世爲譙王。廢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以石閔都督中外諸軍事。是時鄴中暴風拔木。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門觀閣蕩然無餘。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

〔綱〕蒲洪遣使來降。○〔目〕石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鎭關中。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遵從之。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來降。

〔綱〕燕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目〕慕容霸言於燕王儁曰。石氏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儁猶豫未決。將軍封奕、慕輿根亦言此千載一時也。儁從之。以慕容恪、慕容評、陽騖爲三輔將軍。霸爲前軍都督。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

〔綱〕秋七月。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目〕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今德安府）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卽日戒嚴。直指泗口。（泗水之口也）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

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分界之外）。疲民以逞。旣而才畧疎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裒。裒遣步將王龕（音堪）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與趙將李農戰於代陂（地名未詳）。敗沒不還。裒退屯廣陵。詔命裒還鎭京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畧盡。

〔綱〕九月。張重華自稱涼王。○冬十一月。趙石鑒弒其主遵而自立。○〔目〕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太子。旣而立太子衍。閔驍勇。屢立戰功。旣總內外兵權。撫循殿中將士。中書令孟準勸遵誅之。遵召義陽王鑒等入議於

鄭太后前太后不可鑒出告閔閔遂劫李農使將軍蘇彥等帥甲士執遵及太子衍殺之推鑒卽位鑒以閔爲大將軍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事

綱秦雍流民立蒲洪爲主○目秦雍流民相率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苻堅之祖爲主衆至十餘萬

綱十二月徐兗都督褚裒卒以荀羨監徐兗州軍事○目裒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問左右對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裒慙憤發疾卒以羨代之時羨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綱趙石閔幽其主鑒殺胡羯二十萬人○目趙主鑒使樂平王苞攻石閔李農不克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攻

閔農又不克閔農攻斬伏都等以兵守鑒於御龍觀懸食給之下令城中曰孫劉逆黨伏誅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塡門閔知胡之不爲己用遂帥趙人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其屯戍四方者皆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鬚濫死者半

綱庚戌六年趙主石祗永寧元年○魏主冉閔永興元年○舊大國一涼代燕小國三新大國一凡五僭國春閏正月趙石閔弑其主鑒而自立改國號魏○目閔欲滅去石氏之迹託讖文有繼趙李易姓李氏時新興王祗鎭襄國公侯卿校出奔從之者萬餘人諸將張沈張賀度擁衆各數萬亦皆不附於閔汝陰王琨帥衆伐鄴閔與戰於城北敗之遂與李農擊張賀度於石瀆鑒密召張沈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廢鑒殺之幷殺趙主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司徒申鍾等上尊號於閔閔以讓農農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迎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一四海乎閔曰尚書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卽皇帝位國號大魏後趙石勒自成帝咸和三年僭號凡六世合二十二年而亡

綱以殷浩督揚豫等州軍事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故也

綱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目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

改姓苻以雷弱兒魚遵段陵爲將相

綱二月燕王儁擊趙拔薊城徙都之○目燕王儁與慕容霸等將兵分道出塞以伐趙趙守將皆走儁遂拔薊欲悉阬其士卒霸諫曰趙爲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阬其士卒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乃釋之儁入都於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太守李產欲爲石氏拒燕衆莫爲用乃帥八城令長出降儁悉置幽州郡縣守宰引兵還薊

綱魏主閔復姓冉氏閔本姓冉魏郡內黃人石勒獲之命石虎養以爲子故冒姓石氏

綱故趙將麻秋殺苻洪洪子健斬秋遣使來請命○目初趙將麻秋爲洪所獲以爲軍師將軍因宴鴆洪欲幷其衆世子

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爲中州可定今不幸爲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吾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衆乃去王號稱晉官爵告喪請命

綱趙石祗稱帝於襄國○目祗旣稱帝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祗以姚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弋仲子襄爲驃騎將軍又以苻健爲鎭南大將軍

綱魏殺其太宰李農○夏五月廬江太守袁眞攻魏合肥克之○杜洪據長安苻健擊敗之○故趙將張賀度等會兵討魏不克

綱魏主閔徵故散騎常侍辛謐爲太常謐不食而卒○目隴西辛謐有高名歷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魏主閔備禮徵爲

太常謐遺閔書以爲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廉享喬松之壽矣因不食而卒

綱秋九月燕徇冀州取武章河間○冬十一月苻健入長安遣使來獻捷○目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奔司竹健以民心思晉乃遣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幷修好於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

綱十二月免蔡謨爲庶人○目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終不受帝臨軒遣侍中黃門徵之謨陳疾篤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不至時帝方八歲甚倦向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乃詔罷朝會公卿奏謨傲違上命無人臣禮請送廷尉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待罪詔免爲庶人

綱辛亥七年（趙永寧二魏永興二年○秦高祖苻健皇始元年○是歲趙亡舊大國一涼代燕小國三新大國一凡五僭國）春正月朔日食○鮮卑段龕以青州來降○目初段蘭死於今文龕領其衆因石氏之亂南徙廣固（故城在今益都縣西）至是來降以爲鎭北將軍封齊公

綱苻健自稱秦天王○目健諷長史賈玄碩等上尊號遂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

綱二月魏主閔圍趙主祗於襄國姚弋仲及燕王儁遣兵救之○目魏主閔攻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急乃去帝號稱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又遣將軍張春乞師於

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救之誡襄曰我受人厚遇當爲復仇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必不復見我也燕王儁亦遣兵會之閔遣中郎常煒使於燕儁使封裕詰璽所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何也煒曰彼求救者爲妄誕之辭耳儁使人委曲誘之煒辭終不變囚之龍城後知張舉之妄乃殺舉而釋煒

綱三月魏主閔及趙燕姚襄之兵戰敗績○目魏兵大敗閔奔還鄴將士死者十餘萬人閔之爲趙相也所徙青雍幽荊之民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中原大亂兼以饑疫人相食無復耕者

綱趙遣其將劉顯伐魏不克○目趙主祗使其將劉顯帥衆

攻鄴閔悉衆出戰大破顯軍追奔及於陽平（今大名府）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以自效閔乃引歸

【綱】秦遣使問民疾苦○【目】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儁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

【綱】夏四月司馬勛會杜洪等兵擊秦敗還○趙劉顯弑其主祗而自立

【綱】秋八月燕慕容恪取中山○姚弋仲遣使來降○【目】詔以弋仲爲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子襄爲平北將軍督并州

【綱】冬十二月桓溫移軍武昌尋復還鎮○【鑑】初桓溫聞石氏亂請出師經畧中原事久不報溫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資財調賦也）殆不爲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至是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於武昌朝廷大懼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會稽王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爲昱草書溫即上疏惶恐謝罪回軍還鎮

【綱】壬子八年（魏永興三秦皇始二年○燕烈祖慕容儁元璽元年○是歲魏亡大二小二凡四僭國）春正月朔日食○秦王健稱皇帝○【目】健以單于統一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

【綱】杜洪司馬張琚殺洪自稱秦王○魏克襄國殺劉顯遷其民於鄴○趙汝陰王琨來奔斬之（虎子十三人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至是琨死石氏遂絕）

【綱】殷浩使督統謝尚荀羨進屯壽春張遇據許昌叛降於秦○【目】初魏豫州牧張遇以州來降尚等不能撫慰之遇怒據許昌叛降於秦浩軍不能進命羨鎮下邳

【綱】三月姚弋仲卒子襄率衆來歸詔屯譙城○【目】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我厚本欲爲之盡力今已滅矣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歸於晉無爲不義也及襄與秦兵戰敗遂率衆歸晉襄單騎渡淮見謝尚於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綱】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鑑】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燕王儁遣恪等擊之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十戰皆不勝恪誘致平地圍之數重閔潰圍東走其馬忽斃爲燕人所執儁數之曰汝奴僕下材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戎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耶儁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斬之遂進攻鄴魏大將軍蔣幹與太子智閉城拒守城外皆降於燕（晉書載記儁送閔龍城斬於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儁遣使祀之諡曰武悼天王於是大雪）

【綱】五月秦主健擊張琚斬之○魏人遣使請降○【目】鄴中大饑人相食故趙時宮人被食略盡蔣幹遣侍中繆嵩奉表請

降且求救於謝尚
綱六月謝尚得傳國璽來獻○目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
聞蔣幹求救乃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紿幹得傳國
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於枋頭尚迎至建康
百僚畢賀
綱謝尚討張遇於許昌秦人救之尚等敗績殷浩退屯壽春
○秋八月燕慕容評攻鄴克之遂留守鄴
綱九月殷浩進屯泗口○目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
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
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軍疲於外
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引咎責躬更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八年 十六
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也若復求之分
外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王昱牋曰今雖有可喜之會
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以區區
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
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者也浩不從進屯泗口
綱罷遣太學生徒○目殷浩以軍興罷遣之學校由此遂廢
綱冬十月謝尚攻許昌克之○十一月燕王儁稱皇帝○目
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降燕羣僚共上尊號儁許之
始置百官即皇帝位詐言獲傳國璽改元元璽時晉使適至
燕儁謂之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
矣

綱癸丑九年秦皇始三年燕元璽二年秋七月秦殺其司空張遇○目初張
遇降秦秦主健以為司空而納其繼母韓氏為昭儀數於衆
中謂遇曰卿吾假子也遇恥之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以
其地來降事覺伏誅
綱殷浩遣兵襲姚襄不克冬十月遂率諸軍北伐襄邀敗之
浩走譙城○目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強未有北伐之志乃
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浩在壽春惡其彊盛屢遣刺客刺
之不請又潛遣魏憬襲襄襄斬憬并其衆浩愈惡之遷襄蠡
臺在今歸德城西漢梁孝王所築表授梁國內史襄益疑懼初浩陰遣人誘
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偽許之
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遂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欲進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九年 十七
據洛陽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為容有詐偽未應輕進不
從浩以襄為前驅襄度浩將至偽遁而伏甲以邀截之反攻
浩於山桑今蒙城縣地浩大敗走保譙城昱謂彪之曰君言無不
中張陳無以過也
綱十一月西平公重華卒子曜靈嗣○目重華有疾曜靈纔
十歲立為世子重華庶兄祚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
與嬖臣趙長等結為兄弟譖謝艾出之艾上言權倖用事公
室將危乞聽臣入侍重華疾甚手令徵艾輔政祚長等匿而
不宣重華卒曜靈立稱涼州刺史西平公長等矯遺令以祚
輔政
綱十二月姚襄徙屯盱眙遣使罪狀殷浩并自陳謝○以謝尚都督江西

淮南軍事。鎮歷陽 ○涼州廢其刺史曜靈，立張祚爲涼公。○目涼州長史趙長等以時難未夷，宜立長君，乃廢曜靈而立祚。祚既得志，恣爲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

綱燕以慕容霸守常山。○目慕容恪屢薦霸有命世之才，宜總大任，故燕主用之。

綱甲寅十年 秦皇始四，燕元璽三年 ○涼王張祚和平元年 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目祚稱涼王，改元，置百官，郊祀天地。郎中丁琪諫曰：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故能以一州之衆抗舉世之凶。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彊敵乎？祚大怒，斬之。

綱廢浩以罪，免爲庶人，徙信安。以王述爲揚州刺史。○目浩

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之信安。今衢州府西安縣境 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浩少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嘗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 望空書寫 作咄咄 咨嗟語 怪事字。久之，溫謂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之，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

綱二月，桓溫帥師伐秦。○目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均水之口 至南鄉，即順陽郡故城，在今南陽縣境 步兵自淅川，今爲南陽府屬 趨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

綱姚襄叛，降於燕。○夏四月，桓溫大敗秦兵於藍田，進軍灞上，三輔皆降。○目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綱燕以慕容恪爲大司馬，錄尚書事，封太原王；評爲司徒，封上庸王；霸爲吳王；德爲梁公；暐爲中山王；陽騖爲司空。初燕王皝奇霸之才，故名之曰霸，將以爲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儁惡之，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缺，尋以其應讖文，更名曰垂，遷侍中，錄留臺事，徙鎮龍城。垂大得東北之和，儁愈惡之，遂召還。

綱五月，江西流民叛，降姚襄，詔屯兵中堂，謝尚入衞。

綱桓溫及秦兵戰，不利。六月，師還。○目北海王猛少好學，倜

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在西安府城東 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苻雄等戰於白鹿原，在今藍田縣西 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爲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秦太子萇等隨溫擊之，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苻雄擊司馬勳，勳亦奔還漢中。晉書：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比之王敦者，意甚不平。及西征還，於北方得一老婢，訪之，乃劉琨伎女也，一見溫便潸

然而溢溫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
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
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
褫冠解帶昏然不怡者累日

尹起莘曰晉遷江表氣息奄奄溫有經濟之才儻有英主驅而用之北伐遺黎克復舊壤有不難者惟晉
無駕馭之君故溫有跋扈之志至其經畧之功則不可掩也

綱秦東海王苻雄卒○目秦主健弟東海王雄卒健哭之嘔
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才雄字之速也雄以佐命
元勳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
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
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强汪及畧陽梁平老皆與之善

綱乙卯十一年秦主苻生壽光元年燕元璽四年○涼去年號 春二月秦大蝗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 ○夏秦立子生爲太子○目秦太子萇拒桓溫中流矢
死淮南王生幼無一目性粗暴其祖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

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
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
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曰兒長自應改何可據爾及長
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彊后欲
立少子晉王柳秦主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爲太子

綱姚襄據許昌○六月秦主健卒太子生立○目健勤於政
事數延公卿咨講治道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寬簡節
儉崇儒禮士秦人悅之至是寢疾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
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僕射梁安段純等受遺詔
輔政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

漸除之健卒生卽位大赦改元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
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段純殺之

司馬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爲之羽翼也而教使翦之能無斃乎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已任
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

綱秋九月秦殺其后梁氏及太傅毛貴等○目中書令胡文
言於秦主生曰比有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東井不出三年國
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
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詔輔政可
以應大臣矣乃殺皇后及毛貴梁楞梁安

綱閏月涼州弒其君祚立張玄靚爲涼王○目祚益淫虐上
下怨憤河州刺史張瓘等起兵殺祚立曜靈弟玄靚爲涼王

復稱建興四十三年玄靚年七歲矣

綱冬十月詔謝尚鎭壽春○十一月燕慕容恪擊段龕○目
龕與燕主儁書抗中表之儀非其稱帝儁怒遣恪擊之

綱十二月秦殺其丞相雷弱兒○目弱兒性剛直以僕射趙
韶董榮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韶榮譖之於秦主生
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雖在諒
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鍾鉗鋸鑿備置左右卽位
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凡殺五百餘人

綱丙辰十二年秦壽光二年燕元璽五年 春正月燕慕容恪大破段龕兵進
圍廣固○秦殺其司空王墮○鑑墮性剛峻好直言董榮及
侍中强國皆以佞幸進墮疾之如仇或謂之曰董尚書貴幸

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會有天變榮國勸生誅貴臣以應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叱之

綱涼州遣使稱藩於秦○以桓溫爲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目溫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不許而詔溫討襄

綱夏四月秦太后彊氏以憂卒○目長安大風發屋拔木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刳出其心彊太后弟平諫之生怒鑿其頂而殺之太后以憂恨卒生復下詔曰朕受天命君臨萬邦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來潼關至於長安虎狼食人羣

臣請禳之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綱秋八月桓溫敗姚襄於伊水遂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襄北走據襄陵○鑑初魏將周成降晉反據洛陽姚襄攻之踰月不克桓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不覺泣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無水而沉也）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撤圍拒之溫結陳而前親披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於洛陽北山（即北邙山）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馳而赴之溫追之不及周成帥衆出降溫屯故太極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謁諸陵修毀壞各置陵令表謝尙鎭洛陽令毛穆之等戍之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襄奔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衆降襄襄遂據襄陵

綱冬十一月段龕降燕慕容恪悉定齊地

綱遣司空車灌如洛陽修五陵○目詔遣灌等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帝及羣臣皆服緦臨於太極殿三日

綱丁巳升平元年（秦世祖苻堅永興元年燕光壽元年）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

徙居崇德宮

綱燕以乙逸爲左光祿大夫○目逸自幽州刺史被徵夫婦共載鹿車子璋從數十騎服飾甚麗奉迎於道逸大怒閉車不與言到城深責之璋猶不悛逸常憂其敗而璋更被擢任歷中書令御史中丞逸乃嘆曰吾少自修立克己守道僅能免罪璋不治節儉專爲奢縱而更居清顯此豈惟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

綱二月太白入東井○目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足怪乎

綱夏四月姚襄據黃落（地名未詳）秦遣兵擊斬之弟萇以衆降秦○目襄將圖關中進屯杏城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

遂據黃落秦遣廣平王黃眉東海王堅將軍鄧羌禦之襄堅
壁不戰羌謂黃眉曰襄爲桓溫所敗銳氣喪矣然其爲人强
狠若鼓譟揚旗直壓其壘彼必忿恚而出可一戰擒也乃帥
騎三千壓其壘門而陳襄怒出戰羌陽敗走襄追至三原羌
廻騎擊之黃眉等以大衆繼至襄兵大敗擒而斬之弟萇帥
其衆降秦以公禮葬襄黃眉等還長安生不之賞數衆辱之
黃眉怒謀弒生發覺伏誅
綱六月秦苻堅弒其君生自立爲天王○目生夢大魚食蒲
又謠言東海大魚化爲龍生乃誅魚遵及其子孫自以眇目
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刳人
面皮使之歌舞以爲樂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羣臣得

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叅軍薛讚
權翼善讚翼密說堅宜早爲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尙書
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
猛者其人謀畧不世出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
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會太史
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
月上旬沉陰不雨以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
妖言撲殺之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
婢以告堅及堅兄淸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師壯士潛入雲龍
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繼進宿衞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
寐堅兵殺之堅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乃去帝

號稱大秦天王誅生倖臣董榮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改元
立子宏爲太子法爲丞相弟融爲陽平公子丕爲長樂公李
威爲左僕射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爲中書侍郎又以權
翼爲黃門侍郎薛讚爲中書侍郎與猛並掌機密融好文學
明辯過人耳聞則誦目過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有
令譽堅愛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修明薦才
揚滯補益弘多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於融威苟
太后之姑子也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知王猛之賢
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
仲也猛以兄事之
綱秋七月秦冀州牧張平降○目平故趙將初降燕又降秦

至是來降欲以中立自固
綱八月立皇后何氏○目故散騎侍郎準之女禮如咸康而
不賀
綱冬十一月燕徙都鄴○目燕主儁夢趙主虎齧其臂乃發
虎墓求屍不獲購以百金得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數其罪
鞭之投於漳水
綱秦王堅殺其兄東海公法○目秦太后苟氏遊宣明臺見
東海公法之第門車馬輻輳恐終不利於秦王堅乃與李威
謀賜法死堅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封其子陽爲東海公
敷爲淸河公
綱秦以王猛爲尙書左丞○目秦王堅行至尙書以文案不

治兒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綱 戊午 二年 秦永興二年 燕光壽二年 春二月秦王堅擊張平降之○目 秦王堅自將擊平以鄧羌為前鋒軍於汾上平使養子蚝禦之蚝多力趫捷能曳牛却走超越高城堅募人生致之鄧羌擒之以獻平眾大潰乃降拜右將軍以蚝為虎賁中郎將常置左右秦王稱羌蚝皆萬人敵

綱 秋八月以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目 會稽王昱欲以桓溫弟雲為豫州刺史僕射王彪之曰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也昱乃更以謝萬代之王羲之與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之廊廟

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則違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羣辟羣僚百辟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共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

綱 九月秦大旱○鑑 秦主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為災

綱 秦殺其特進樊世○目 王猛日親幸用事勳舊多疾之樊世本佐秦主健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氐然後百僚可肅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

綱 燕擊張平平復降燕○冬燕陷河南○荀羨伐燕不克而還以郗曇督徐兗州軍事○目 燕太山太守賈堅屯山茌今東平縣昌府茌 羨引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餘人羨兵十倍堅歎曰吾自結髮志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命邪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擒之遂拔山茌羨謂堅曰君父祖世為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既無主彊則託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吾束修自立檢束修飾而立身也涉趙歷燕未嘗易志君何怱怱相謂降乎羨怒執置雨中數日憤惋而卒燕兵救太山羨大敗燕復取山茌羨疾篤徵還以郗曇代之鎮下邳

綱 燕使慕容垂守遼東○目 垂娶段末柸女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后銜之宦者希旨告段氏為巫蠱欲以連汙垂收下廷尉考驗終無撓辭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獄中出垂鎮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為繼室可足渾后黜之以其妹妻垂垂不悅由是益惡之

綱 己未 三年 秦甘露元年 燕光壽三年 春二月燕主宴羣臣於蒲池在鄴都○目 初燕太子曄早死立其弟暐至是燕主儁宴羣臣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曰才子難得卿等謂景先何如司徒長史李績對曰懿懷太子至孝聰敏沈毅疾諛好學多藝謙恭好施儁曰卿譽之雖過然此兒在吾死無憂矣景茂何如時太子暐侍側績曰太子天資岐嶷然好遊畋而樂絲竹此其所

以爲損也儁頗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汝宜誡之暐甚不平

綱涼宋混誅張瓘○目瓘猜忌苛虐混性忠鯁瓘憚之欲殺混因廢涼王而代之混帥壯士奄入南城瓘出戰不勝自殺混輔政請玄靚去王號復稱涼州牧

綱秦以王猛爲京兆尹○目秦王堅以鄧羌爲御史中丞王猛領京兆尹猛與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屛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

綱太山太守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郗曇復伐之曇病引還萬衆潰免爲庶人○目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屯於河

渚燕上庸王評帥步騎五萬與戰東阿攸兵大敗詔謝萬郗曇復伐之萬矜豪傲物但以笑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旣而萬帥衆入渦潁(渦水名)以援洛陽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爲燕兵大盛故曇退卽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軍士欲圖之以安故止詔廢爲庶人降曇號建武將軍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相次皆沒於燕

綱十二月秦以王猛兼司隷校尉○目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中外人有毁之者秦主輒罪之羣臣不敢復言

綱庚申四年(秦甘露二燕幽帝慕容暐建熙元年)春正月燕主儁卒太子暐立○目初燕主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沖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何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耶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李績淸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至是疾篤召恪及司空陽騖司徒評將軍慕輿根受遺詔輔政乃卒太子暐卽位年十一

綱二月燕以慕容恪爲太宰專錄朝政太師慕輿根伏誅○目根自恃勳舊心不服恪欲爲亂先說恪自取旣又譖恪將謀不軌恪乃密奏根罪狀誅之時新遭大喪誅夷狼籍內外

恟懼恪擧止如常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重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敘時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邪朝廷初聞儁卒皆以爲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尙在憂方大耳

綱三月燕遣慕容垂守蠡臺○目燕所徵兵集鄴欲遣伐晉以燕主儁病大閱而罷至是以燕朝多難互相驚動擅自散歸自鄴以南道路斷塞太宰恪以吳王垂爲征南將軍鎭蠡臺孫希傅顏帥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境內乃安

綱匈奴劉衛辰降秦○秋八月朔日食旣

綱桓溫以謝安爲征西司馬○鑑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

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
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
常以妓女自隨會稽王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
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
獨靜退謂丈夫不如此也安捉鼻曰恐不免耳及弟萬廢黜
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
朝士咸送之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
每相與言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安石何安
甚有愧色既到溫歡甚嘗問左右曰頗嘗見我有如此客否
後溫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
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

綱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弈干降秦○目獨孤部及沒
弈干各帥衆數萬降秦秦王堅處之塞內陽平公融諫曰戎
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
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
爲邊患不如徙之塞外堅從之
綱燕李績卒○目太宰恪欲以績爲右僕射燕主暐不許出
爲章武太守以憂卒
綱辛酉五年（秦甘露三燕建熙二年○是歲涼奉升平之號）春正月劉衞辰叛秦降代
○夏五月帝崩（葬永平陵在上元縣）琅邪王丕即位○目帝崩無嗣以
皇太后令命琅邪王丕繼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入即位
綱秋九月立皇后王氏（濛之女也）○尊何皇后爲穆皇后○冬十

月詔以張玄靚爲涼州刺史西平公○目宋混卒以其弟澄
輔政張邕殺之與玄靚叔父天錫同輔政驕淫專權天錫殺
邕盡滅其族玄靚以天錫爲大將軍輔政始奉升平年號故
有是命
綱秦滅張平○秦舉四科○目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
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
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各自勵官皆稱職

哀皇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初封琅邪王穆帝崩無嗣太后立之在位四年崩年二十五）

綱壬戌隆和元年（秦甘露四燕建熙三年）春正月減田租畝收二升○二
月以庾希爲徐兗刺史袁眞監豫司等州軍事
綱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目護

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溫遣庾希等帥舟師三千助祐守之
因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
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昔中宗
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喪亂
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
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詩北風篇）感其素
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溫今此舉誠爲遠圖而百姓震駭豈
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臣愚以爲宜遣將帥有
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清壹河南中夏小康然後
可議遷徙耳綽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
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耶時朝廷

憂懼將遣侍中止溫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鐘虡(音巨懸樂器架也)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虡溫乃止七月護退希等亦還

綱 秦王堅臨太學○目秦王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焉

綱 癸亥 興寧元年(秦甘露五燕建熙四年) 夏五月加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目溫以王坦之爲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郗超爲參軍王珣(導之孫也)爲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珣與

謝玄皆爲溫掾溫俱重之曰謝玄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玄安兄奕之子也

綱 秋八月涼張天錫弒其君玄靚而代之○目玄靚庶母郭氏以天錫與政與大臣謀誅之事泄天錫皆殺之遂弒玄靚自稱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六遣司馬奉章詣建康請命

綱 甲子 二年(秦甘露六燕建熙五年涼西平悼公張天錫一年)○春二月燕慕容評畧地河南○三月帝寢疾皇太后臨朝攝政○目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不聽尋以藥發不能親萬幾太后復攝政

綱 夏四月燕陷許昌汝南陳郡

綱 五月以王述爲尚書令○目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爲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旣謂堪之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綱 加大司馬溫揚州牧(時召溫入參朝政辭不至)○六月秦以張天錫爲西平公○秋七月秦苻騰謀反伏誅○目秦汝南公騰秦主生之弟也以謀反誅苻生弟猶有五人王猛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堅不從

綱 燕徙其宗廟百官於鄴○燕陷河南諸城

綱 乙丑 三年(秦建元元燕建熙六年) 春正月皇后王氏崩

綱 劉衞辰復叛代代王什翼犍擊走之○目代王什翼犍性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匹知而匿之謂左長史燕鳳曰吾

不忍視謙之面卿愼勿泄若謙慚而自殺是吾以財殺士也嘗討西部叛者流矢中目旣而獲射者羣臣欲臠割之什翼犍曰彼各爲其主鬭耳何罪遂釋之

綱 大司馬溫移鎭姑孰以弟豁監荊揚等州軍事

綱 三月帝崩(葬安平陵在上元縣)琅琊王奕卽位○目帝崩無嗣皇太后詔以奕承大統

綱 燕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目燕太宰恪及吳王垂共攻陷洛陽執沈勁初勁以父充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及燕兵逼洛陽陳祐以糧絕無援度不能守乃以五百人付勁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及洛陽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輿虔曰勁雖

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遂殺之恪畧地至崤澠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陜城備之燕以慕容筑鎭金墉吳王垂鎭魯陽恪還鄴謂人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蔚今定洛陽使沈勁爲戮雖皆非本情實有愧於四海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綱夏四月燕以陽騖爲太尉○目騖歷事四朝年耆望重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而騖謙恭謹厚過於少時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違犯其法度者

綱六月益州刺史周撫卒○目撫在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詔以其子楚代之

綱秋七月徙會稽王昱爲琅琊王固讓不受○立皇后庾氏

氷之女也○匈奴曹轂劉衞辰叛秦秦擊降之

綱冬十一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反圍成都大司馬溫遣江夏相朱序救之○目勳爲政暴酷治中別駕言語忤意即於坐斬之常有據蜀之志憚周撫不敢發及撫卒遂擧兵反自號成都王引兵入劒閣圍成都溫表序爲征討都護以救之

綱以王彪之爲僕射

帝奕 諱奕字延齡哀帝同母弟初封琅琊王哀帝無子太后迎立之在位六年桓溫廢爲海西公以太元十一年薨於吳壽五十四○按奕廢爲海西公史家皆以海西公書獨綱目書之曰帝奕者何劉友益曰不予溫之得廢立也然則曷爲予而名之曰孝武即位十四年而後海西公薨旣無帝謚不稱其名將何以稱此綱目之變例也或曰不可以廢帝稱乎曰稱廢帝是予溫之廢也吁不予其廢故帝而名之

綱丙寅太和元年秦建元二年燕建熙七年 夏五月皇后庾氏崩○朱序及益州刺史周楚討司馬勳誅之○代王什翼犍遣使入貢於秦○秋七月秦寇荊州掠萬餘戶而還

綱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爲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

綱丁卯二年秦建元三年燕建熙八年 春二月燕太宰慕容恪卒○目恪疾病燕主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門邊竇也之計言終而卒

綱匈奴曹轂遣使如燕○目秦王堅聞慕容恪卒陰有圖燕之計命匈奴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郭辯爲之副辯還爲堅言燕政無綱可圖鑒機識變唯皇甫眞耳堅曰以六州之

衆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轂尋卒秦分其部落爲二使其二子分統之號東西曹

綱秋九月以郗愔都督徐兗等州軍事

綱冬十月秦苻柳雙庾武擧兵反秦遣兵討之○目秦晉公柳趙公雙與魏公庾燕公武謀作亂堅聞之徵詣長安柳據蒲坂雙據上邽庾據陜城武據安定反堅遣使諭以罷兵安位各賜齧梨以爲信皆不從梨肉脆而齧之易入以喻親戚離則國力脆弱將爲敵人所乘故賜柳等以爲信也

綱代王什翼犍擊匈奴劉衞辰走之○目什翼犍擊衞辰河氷未合命以葦絙約流澌俄而氷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氷草相結有如浮梁兵乘以度衞辰不意兵猝至遂西走

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衞辰犇秦秦送還朔方遣兵戍之

綱戊辰 三年 秦建元四年燕建熙九年 春二月燕以慕容冲爲大司馬○目初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暐幼弱太傅評多猜忌謂暐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彊秦常蓄進取之志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疏言之當在汝及冲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堪多難吳王垂天資英傑智略超世若推以授之必能混一四海又以語評及恪卒評不能用

綱秦苻廋以陝城降燕○目廋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懼燕范陽王德以爲苻氏骨肉乖離投誠請援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太傅評曰

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宰之比閉關保境足矣廋遺垂及皇甫真牋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異日有甬東之悔矣垂謂真曰主上富於春秋太傅識度豈能敵堅猛乎

綱秋七月秦討苻雙武柳皆誅之

綱冬燕罷蔭戶○目燕王公貴戚多占民爲蔭戶國之戶口少於私家倉庫空竭用度不足悅綰請罷蔭戶盡還郡縣燕主暐從之使綰專治其事糾擿姦伏無敢蔽匿出戶二十餘萬舉朝怨怒

綱十二月秦拔陝城誅苻廋○目王猛等拔陝城獲廋送長安秦王堅問之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兄弟屢謀逆亂臣懼幷死故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乃賜廋死原其七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嗣諸弟之無後者

綱大司馬溫自加殊禮○以仇池公楊世爲秦州刺史 世亦稱臣於秦

綱己巳 四年 秦建元五年燕建熙十年 夏四月大司馬溫帥師伐燕秦人救之秋九月溫及燕人戰於枋頭不利而還袁真以壽春叛降於燕○目桓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將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 兗州西境有鉅野澤 三百里引汶會於清引舟自

清入河超曰清水 即泗水之下流清水源出太山經彭城下邳入淮 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 慕容氏之舊地 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 二水名兗州之境 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後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遣攻胡陸 地名未詳 拔之燕主暐使下邳王厲逆戰敗還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於林渚七月溫至枋頭暐及太傅評大懼謀犇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使垂帥衆五萬以拒溫垂表申胤封孚悉羅騰 悉羅胡人複姓 從

軍暐又遣樂嵩求救於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羣臣謂昔
桓溫伐我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强大
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幷
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
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
將軍苟池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封孚問於申胤曰事將
何如胤曰以溫聲勢似能有爲然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
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又溫驕而
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値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
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
敗此自然之數也至是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

至乃焚舟棄輜重鎧(甲也)仗(刀戟總名)自陸道奔還燕將爭欲追之
吳王垂曰溫初退必簡精銳爲後拒不如緩之乃帥八千騎
行躡其後溫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
(今睢州)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今亳州)又破之
死者復以萬計溫收散卒屯於山陽(按通鑑註山陽治淮陰即今之淮安也但晉安
帝時始立山陽郡治淮陰則是時尙漢之山陽也)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眞奏免爲
庶人眞不服表溫罪狀朝廷不報遂據壽春叛降燕
【綱】燕遣郝晷梁琛如秦○【目】時秦燕結好燕使郝晷梁琛相
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
將亡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今西
安府咸寧縣地)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

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尙書郞辛
勁謂琛曰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
亦有遇禮何爲不可乎琛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
止曰行在今海縣(海四海縣赤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爲言哉
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容暇而安
豫)之所爲哉堅乃爲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琛從兄奕
爲秦尙書郞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
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之卽安私室所不
敢也奕數問琛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其美恐
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
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先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其君也鄰國之

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尙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
國之臣乎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
【綱】冬十一月燕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爲冠軍將軍○【目】吳王
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太后可(音楷)足渾氏
素惡垂與評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
垂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
殘而首亂於國我不忍爲也寧避之於外耳世子令勸逃龍
城垂然之十一月請畋於大陸(澤名在今鉅鹿縣卽廣阿澤也)因微服將趨
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爲垂所愛逃還告狀燕主暐遣精
騎追之垂散騎滅迹得免令請給數騎襲鄴垂不可乃與段
夫人(段末柸之女也)及令寶農隆楷建及郞中令高弼俱奔秦初秦

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拜，世封幽州，不亦美乎。堅復愛令及楷之才，皆厚禮之。王猛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以垂爲冠軍將軍。梁琛歸言於評曰：秦人日閱軍旅，聚糧陝東，和必不久。今吳王又往，宜爲之備。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既又以告燕主暐，皆不然之。唯皇甫眞深以爲憂，上疏請選將益兵，以防未然，不聽。

〔綱〕秦遣使如燕。○〔目〕秦遣石越聘於燕，太傅評示之以奢，尚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帝奕　太和四年　四百九十七　卯珍

書郎高泰曰：越言誕而視遠，乃觀釁也，宜耀兵以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時太后侵撓國政，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諫，不省。

綱秦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月，取洛陽。○〔目〕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謂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故伐之。

綱大司馬溫徙鎭廣陵。○〔目〕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鎭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斑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綱〕庚午五年秦建元六燕建熙十一年○是歲燕亡大一小二凡三僭國春正月，慕容令自秦奔燕。○〔目〕王猛之發長安也，請令爲鄉導。猛至洛陽，賂垂所親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秦主心亦難知，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奔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從其志。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帝奕　太和五年

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爲反間，徙之沙城。在龍城東北

司馬光曰：敵國材臣，來爲己用，進取之良資也。慕容垂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爲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爲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爲哉。

〔綱〕燕慕容臧將兵拒秦師，秦王猛擊走之。○〔目〕臧自新樂今新鄉縣進屯滎陽，猛遣梁成、鄧羌擊走之，留羌鎭金墉，以桓寅代羌戍陝城而還。

〔綱〕二月，袁眞死，子瑾代領其衆，燕秦皆遣兵助之。夏四月，大司馬溫遣兵討破之。

〔綱〕五月，慕容令襲燕龍城，不克而死。○〔目〕令自度終不能免

寄謀起兵沙城中將襲龍城弟麟以告令出走爲其下所殺

〔綱〕六月秦王猛督諸軍復伐燕○〔目〕秦王堅送猛於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如風掃葉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

〔綱〕秋八月秦克壺關○〔鑑〕燕主暐命太傅評將中外精兵[illegible]三十萬以拒秦畏猛不敢進猛克壺關縣名今屬潞安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嘆曰鄴必亡矣吾屬今將爲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

一紀耳

〔綱〕九月秦王猛入晉陽冬十月及燕慕容評戰於潞川敗之遂圍鄴○〔目〕時評屯潞川郎上黨之地猛進兵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反猛將斬之鄧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願與效戰以贖罪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赦之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況國家乎燕主暐趣評使戰評大懼請戰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踊躍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勍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萬餘評單騎走還鄴秦兵長驅圍鄴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恪字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大牢以祭之秦王堅詔猛曰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俟朕至然後取之

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王猛之謂矣

〔綱〕十一月秦王堅入鄴執燕主暐以王猛爲冀州牧都督關中六州軍事○〔目〕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燕散騎侍郎徐蔚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暐與慕容評等奔龍城堅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及故僚吏有慍色高弼密言曰今雖國家傾覆安知其不爲興運之始邪宜恢江海之量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成九仞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垂悅從之暐既出城衞士皆散失馬步走堅使將軍郭慶追及於高陽執以詣堅堅詰其不降之狀對曰狐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評奔高句麗高句麗執送於秦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

將士評之敗也暐疑梁琛知秦謀收繫之至是堅召釋之謂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反爲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國家臣雖知之尚不忍爲況非所及邪堅以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牧鎭鄴悉以評第中之物賜之封賞將士有差以燕中紹韋儒爲繡衣使者循行關東觀省風俗勸課農桑振卹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

綱十二月秦遷故燕主暐及鮮卑四萬戶於長安○目王猛表留梁琛爲主簿他日與僚屬宴語及燕吏猛曰人心不同

昔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秦封暐爲新興侯以評爲給事中皇甫眞爲奉車都尉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今衞輝府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必復爲燕有矣初燕之宜都王桓將兵爲評後繼聞敗走和龍攻遼東時遼東已降秦秦追桓擊而殺之其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讐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權翼謂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堅曰鳳慷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

不爲人用耳前燕慕容皝自成帝咸康三年爲王及僞僭號凡三世合三十四年而亡

綱辛未六年○簡文帝咸安元年秦建元七年春正月大司馬溫拔壽春獲袁瑾袁眞子誅之○目瑾求救於秦秦遣王鑒張蚝帥兵救之溫遣桓伊擊鑒蚝於石橋大破之遂拔壽春擒瑾送建康斬之

綱秦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於關中○涼州張天錫稱藩於秦○吐谷渾入貢於秦

綱代世子寔卒○目初代將長孫斤謀弒代王什翼犍寔格之傷脅至是卒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有遺腹子什翼犍名之曰涉圭

綱秦伐仇池克之執楊纂以歸○秦以鄧羌爲鎭軍將軍○目王猛以潞川之功請以羌爲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隸校

尉董督正也牧養也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鎭東將軍位特進

綱冬十月秦王堅如鄴○目堅至鄴獵於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切諫堅爲之罷獵還宮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不復獵

綱十一月大司馬溫入朝廢帝爲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入即位○鑑溫恃其材畧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嘗經行王敦墓望之曰可兒可兒術士杜炅音耿能知人貴賤溫問之炅曰明公勳格宇宙

位極人臣溫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鎭壓四海溫遂與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牀第(音子)易誣乃揚言帝早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三美人生三男將移皇基人莫敢審其虛實溫乃自詣建康諷褚太后廢帝立會稽王昱幷作令草呈之太后曰我本自疑此便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歿心焉如割溫集百官於朝堂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爲尚書僕射王彪之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帝乘犢車出神

虎門侍御史將兵衞送東海第溫帥百官迎昱卽帝位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行溫兢懼不能言而出武陵王晞好習武事溫忌之表免其官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逼新蔡王晃自列與晞及殷浩之子涓及庾蘊弟倩柔謀反收付廷尉又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有司承溫旨請誅晞詔曰悲惋惶怛非所忍聞溫固請帝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宜奉行前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乃奏廢晞兒晃爲庶人涓倩柔皆族誅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於是詔進溫丞相大司馬留京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鎭姑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溫之謂乎

方孝孺曰 桓溫入朝廢海西公是篡弑之漸也衆情疑懼方若鋒刃之廹虜而能處之從容正色厲聲決以大事非勇者不能也然使彪之能以是折溫於朝奮笏擊之豈非剛正不屈之大臣哉助强臣以廢其主作聲勢以成姦謀其罪不在郗超下後世猶謂彪之爲才能之臣才固才矣獨惜其不善用也

(綱)十二月降封東海王爲海西縣公○(鑑)大司馬溫奏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太后詔封海西縣公溫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踰月而海西公廢至是又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謂中書侍郎郗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

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衞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衞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

太宗簡文皇帝 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封會稽王桓溫廢帝奕而立之在位二年崩壽五十三

(綱)壬申咸安二年 秦建元八年 春三月秦命關東禮送經藝之士○

(目)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

綱夏四月遷海西公於吳縣

綱六月秦以王猛爲丞相苻融爲冀州牧

綱秋七月立子昌明爲皇太子帝崩(葬高平陵)太子即位 目初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詔立皇子昌明爲皇太子生十年矣(晉書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爲名簡文帝後悟乃流涕) 遺詔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乃使改詔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曰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

太后欲令溫居攝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事遂不行溫望帝臨終禪位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銜之

綱八月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事○目猛至長安復加是命辭章三四上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非卿誰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爲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己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尸位素餐)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年少在冀州爲政好新奇貴苛察治中別駕申紹數數規正未能盡從融嘗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問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使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猛因歎曰高子伯(泰字)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秦主堅堅召見問以爲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眞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爲尚書郎固請還州許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東晉紀

烈宗孝武皇帝 諱曜字昌明簡文帝太子也在位二十四年爲張貴人所弑年三十五

綱癸酉寧康元年 秦建元九年 春二月大司馬溫來朝。目桓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爲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朝廷近侍臣曰入幕賓今超在帳中故云 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溫有疾還姑孰

綱秋七月大司馬溫卒以桓沖都督揚豫江州軍事。目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弟沖爲江州刺史溫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衆溫卒熙及弟濟謀殺沖沖徙之長沙稱溫遺命以少子玄爲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沖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

執朝權沖不從

綱皇太后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目初安以天子幼沖欲請崇德太后臨朝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己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綱冬秦寇梁益陷之。目秦王堅遣兵寇梁益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趣江陵秦將朱肜邀而獲之虓遂降秦以楊安鎮成都毛當鎮漢中姚萇屯墊江王統鎮仇池堅欲以周虓爲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爲氐賊嘗值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處何如虓攘袂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人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

綱以王坦之爲中書令領丹陽尹。彗星見。目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見及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氏布列朝廷臣竊憂之宜翦其魁傑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上疏言之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蔑翟爲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其後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

復遺堅命執之不獲朱彤趙整固請誅諸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强記能屬文好直言面諫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於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鷰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綱甲戌二年秦建元十年春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事詔謝安總中書○鑑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坦之屢以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冶城本吳冶鑄之地在今江寧府治北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胼胝皮堅厚也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淸言致患邪

綱乙亥三年秦建元十一年夏五月徐兗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目坦之臨終與謝安桓冲書惟以國家爲憂言不及私卒謚曰獻

綱以桓冲爲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目冲以安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莫不苦諫冲處之澹然

綱秋七月秦丞相淸河侯王猛卒○鑑初猛寢疾上疏曰臣聞報德莫如盡言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統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

以晉爲圖鮮卑西羌鮮卑謂慕容氏西羌謂姚氏也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謚曰武

綱八月立皇后王氏濛之孫女也

綱冬十月秦罷聽訟觀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讖之學○目秦王堅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罷聽訟觀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遂絕

綱丙子太元元年秦建元十二年○是歲涼代皆亡僭國一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以謝安爲中書監錄尚書事

綱秋七月秦遣兵擊涼州八月敗其兵張天錫降秦○目涼公天錫荒於酒色不親庶務人情憤怨秦王堅遣苟萇梁熙等將兵滅之涼州郡縣悉降秦以梁熙爲涼州刺史鎭姑臧熙淸儉愛民河右安之

綱詔除度田收租之制○目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至是除之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身之役

綱冬十一月秦遣兵擊代敗之十二月代寔君弒其君什翼犍秦討誅之遂分代爲二部○目劉衛辰爲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遣行唐公洛鄧羌朱彤等將兵擊之以衛辰爲鄉導代王什翼犍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兵拒戰大敗什翼犍

病不能自將乃奔陰山之北聞秦兵稍退復還雲中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庶長子寔君遂殺諸弟并弒什翼犍秦兵趨雲中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亂故鳳具以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遺孫沖幼莫相統攝庫仁勇而有智衞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而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衞辰使統其衆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

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彊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殣相望兵疲民困危亡近矣

綱丁丑二年 秦建元十三年 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朝貢於秦

秦以熊邈爲將作長史○目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爲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遂有是命慕容農私言於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

綱以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秋七月以謝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

綱冬十月以桓沖都督江荊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

目桓沖以秦人强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 城名在今松滋縣境 使劉波守江陵楊亮守江夏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 周旋行步間皆得其道也 是以知之玄鎮廣陵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嘗領精鋭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綱散騎常侍王彪之卒○目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卽東府爲宮殊爲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

不蔽風雨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爲儉比之初過江則爲侈矣今寇敵方强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儆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修政事乃以修室屋爲能邪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世無所營造

綱臨海 今台州府 太守郗超卒○目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不爾卽焚之超卒愔果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更不復哭初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與愔甚修甥舅之禮及超死見愔怠慢展候遷延愔毎慨然曰使嘉賓在鼠子敢爾邪

【綱】戊寅三年（秦建元十四年）春二月作新宮○秦寇梁州夏四月陷南陽○【目】秦遣長樂公丕與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會攻襄陽梁州刺史朱序固守中城秦師克其外郭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斜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移守新城人謂之夫人城桓沖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不敢進

【綱】秋七月新宮成

劉友益曰（自蘇峻遷帝石頭宮闕灰燼矣成帝史造新宮悾偬可知至此近六十年而新之宜也二月經始七月告成孝武可謂知節矣）

【綱】秦遣兵分道寇盱眙彭城魏興○九月秦王堅宴羣臣○【目】堅與羣臣飲酒以極醉為限趙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古之善造酒者以酉日死故酉不會客）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三爵也）而已

【綱】冬十月大宛獻馬於秦秦不受○【目】大宛獻汗血馬於秦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為人用千里馬何為命羣臣作止馬詩而反之

【綱】秦豫州刺史苻重謀反赦就第○【目】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秦王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即命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

【綱】己卯四年（秦建元十五年）春二月秦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目】秦王堅切讓丕等賜丕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丕等惶恐并力攻襄陽朱序屢破秦兵遂不設備丕命諸軍進攻督護李伯護為內應遂克襄陽執序送長安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伯護為不忠斬之秦將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梁成為荊州刺史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

【綱】秦陷彭城淮陰○三月詔減省用度○【目】帝以疆埸多虞年穀不登其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

【綱】夏四月秦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目】秦將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虓字）不屈於前丁彥遠（穆字）潔己於後

吉祖沖（挹字）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挹參軍史穎逃歸得挹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

【綱】五月秦陷盱眙進圍三阿謝玄連戰敗走之○【目】秦俱難彭超拔盱眙遂圍三阿（地名在今高郵）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謝玄自廣陵救之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玄進攻之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難超退屯淮北玄謙共追之戰於君川（地名未詳）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玄還廣陵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大怒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難削爵為民謝安為相秦人屢入寇衆心危懼安每鎮以穆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綱】庚辰五年秦建元十六年春秦復以苻重爲鎭北大將軍守薊○秦作教武堂○【目】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朱彤諫曰陛下四海之地什得其八宜稍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鬭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而更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强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堅乃止

【綱】夏四月秦幽州刺史苻洛及苻重舉兵反秦遣兵討之誅重擒洛赦之徙西海郡○六月秦以苻融爲中書監都督諸軍錄尚書事苻丕爲冀州牧鎭鄴苻暉爲豫州牧鎭洛陽

【綱】秋九月皇后王氏崩

【綱】辛巳六年秦建元十七年春正月立佛精舍於內殿○二月東夷西域六十二國朝貢於秦

【綱】壬午七年秦建元十八年春三月秦司農苻陽侍郎王皮尚書郎周虓謀反事覺徙邊○【目】秦東海公陽及王皮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臣爲父復仇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賤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治田之資未嘗爲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虓曰世荷晉恩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先是虓屢謀反左右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皆赦不殺徙陽高昌皮虓朔方之北以皮兄永清修好學擢爲幽州刺史

司馬光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爲治況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狃於爲逆行險徼幸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

【綱】秦徙鄴銅駝馬飛廉翁仲於長安○秦以苻融爲征南大將軍謀伐晉也○夏五月幽州蝗秦王堅發民撲除之○秋九月秦遣將軍呂光擊西域○【目】車師鄯善入朝於秦請爲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秦王堅以呂光婆樓之子爲都督總兵十萬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不聽

【綱】冬十月秦會羣臣於太極殿○【鑑】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霑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欲自將以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

未可圖也太子左衞率石越曰今歲鎭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問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猶疾風

之掃秋葉而內外皆言不可何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
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耳堅曰昔吾
滅燕亦犯歲而捷秦滅六國豈皆暴虐乎冠軍慕容垂獨言
於堅曰陛下神武威加海外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
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
足矣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衆言豈有混
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堅銳意欲
取江東寢不能旦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乘間進言堅
與遊東苑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
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
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堅不聽所幸張夫人諫曰天地之生

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黃帝
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
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今朝野皆
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何所因也自秋冬以
來雞夜鳴犬哀嗥廄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皆非出師之祥
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詵最有寵亦諫曰
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
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
安知
[綱]秦大熟（書法：此天所以驕秦而滅之也故特書之）
[綱]癸未 八年（秦建元十九年）秋七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
石冠軍將軍謝玄等帥師拒之○[目]秦王堅下詔大舉民每
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
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
爲侍中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趙盛之爲少年
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
陽平公融諫曰垂萇我之仇讐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
軍旅何可聽也堅不聽八月遣融督後將軍張蚝冠軍將軍
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
將軍督益梁州諸軍謂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
卿其勉之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
楷慕容紹言於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

行也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城
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於彭城東
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謝
石謝玄與將軍謝琰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時都下震
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
敢復言安遂命駕出遊山墅（音聚）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
棊嘗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
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
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
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
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綱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於肥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鑑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地名在今定遠縣西南註洛陽者）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秦人獲之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十一月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

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資於是石等諸軍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在壽州肥水北淮水南淮南王安與其賓客八公登此山學仙故名）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

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潰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謂張夫人曰我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慕容德又言之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後復爲王猛所賣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垂

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農謂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飈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

脩能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冀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

綱以謝石爲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綱以王國寶爲尚書郎○目謝安惡王國寶坦之子也安惡其爲人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稍疎忌之

綱初開酒禁增民稅米口五石

綱秦呂光攻龜茲○目呂光行越流沙焉耆等國皆降惟龜

茲王帛純固守光進攻之

綱秦將軍乞伏國仁叛據隴右○目國仁本隴西鮮卑爲秦前將軍從秦王堅入寇叔父步頹聞秦師敗率隴西叛之秦使國仁討之國仁遂與步頹合衆至十萬據隴右

綱丁零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與斌合

○鑑慕容垂至安陽長樂公丕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叛秦謀攻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討之石越言於丕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著也翼也不曰垂在此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乃以羸兵弊鎧給之又遣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爲之副密戒之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留慕容農及楷紹於鄴行至安陽聞丕與飛龍謀因激怒其衆夜襲飛龍氐兵盡殺之以書遺秦王堅言其故而與翟斌兵合而慕容鳳等亦各帥部曲歸斌會秦豫州牧平原公暉遣毛當討斌鳳等擊破斬之垂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遣人告農等使起兵農等以晦日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故城在今肥鄉縣東北

綱甲申九年 秦建元二十年○燕世祖慕容垂元年○後秦太祖姚萇白雀元年○舊大國一新大國二凡三僭國

春正月慕容垂自稱燕王大破秦兵斬其將石越○目正月朔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鳳勸翟斌奉垂爲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平原公暉閉門拒之斌勸垂稱尊號垂

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反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東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稱燕王立統府承制行事封德爲范陽王楷爲太原王翟斌爲河南王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而農亦驅列人居民爲卒斬桑榆爲兵裂襜裳爲旂使趙秋說屠各及東夷烏桓各帥部衆數千赴之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取康臺牧馬數千匹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推農爲驃騎大將軍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討之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趙謙請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

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不
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
鼓譟而出陳於城西牙門劉本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督
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於是人情騷動盜賊羣起垂至鄴
改元服色朝儀皆如舊章農引兵會垂遂立世子寶爲太子
封拜王公百餘人丕使姜讓誚讓垂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
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永爲鄰好若
不以鄴城見歸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
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
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
一旦因王師少敗遽有異圖長樂公受分陝之任寧可拱手

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但
惜將軍以七十之年縣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爲逆鬼耳垂默
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上秦王
堅表請送丕歸長安堅怒復書切責之

〔綱〕遣將軍劉牢之伐秦拔譙城在今亳州境桓沖伐秦拔魏興今興安州上庸今竹山縣新城今房縣○二月荊江都督豐城公桓沖卒○
〔目〕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慚恨成疾而卒謚曰宣穆朝
議欲以玄爲荊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懼桓氏
失職怨望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桓石虔爲豫州桓伊爲江州

〔綱〕燕王垂圍鄴長樂公丕退守中城

〔綱〕燕擊秦枋頭館陶取之○〔目〕東胡王晏據館陶爲鄴中聲
援丕夏不從燕者亦尚衆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陳留王紹
擊之楷謂紹曰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宜綏之以德乃屯於
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晏降於是民夷降者數十萬口
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晏詣鄴垂
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

〔綱〕三月以謝安爲太保○燕慕容泓起兵華陰慕容沖起兵
平陽秦遣苻叡擊泓敗死夏四月叡司馬姚萇起兵北地自
稱秦王是爲後秦○〔目〕泓爲秦北地長史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
東收集鮮卑還屯華陰其衆遂盛自稱雍州牧秦王堅謂權
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爭將若泓何
乃使廣平公熙鎭蒲坂徵鉅鹿公叡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

五萬以竇衝爲長史姚萇爲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沖
亦起兵於平陽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泓聞秦兵且至懼
帥衆將奔關東叡麤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
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
之尾猶能反噬何況於人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
叡弗從與戰果敗見殺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
懼奔渭北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煽羌豪五萬
餘家推萇爲盟主萇自稱秦王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

〔綱〕秦遣兵擊慕容沖破之沖奔華陰泓遂進逼長安○〔目〕秦
竇衝擊沖破之沖奔華陰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
吳王已定關東可速備大駕送家兄皇帝還鄴都堅大怒召

慕容暐責之曰卿之宗族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令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聽吾死問信也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

綱六月崇德太后褚氏崩○秦王堅擊後秦敗之○目後秦王萇進屯北地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之後秦兵屢敗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水以困之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堅歎曰天亦祐賊乎

綱燕諸將殺慕容泓立沖爲太弟○目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太弟承制

行事置百官後秦王萇遣其子嵩爲質於沖以請和

綱燕將軍慕容麟拔常山中山慕容沖大破秦兵遂據阿房城在今咸陽縣東○秋七月燕殺丁零翟斌○目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爲也斌果密與秦長樂公丕通謀事覺垂殺之

綱秦呂光大破龜茲入據其城○目龜茲王帛純窘急出走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域威惠大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光立帛純弟震爲龜茲王

綱八月燕王垂解鄴圍趨新城○鑑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燕王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

綱遣都督謝玄率師伐秦取河南○目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玄爲前鋒都督率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之使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棄鄄絹城奔燕牢之據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

綱加太保安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假黃鉞○慕容沖進逼長安○冬十月燕慕輿文殺劉庫仁○目庫仁欲救苻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畤燕慕輿句之子文在庫仁所知三郡

兵不樂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奔燕庫仁弟頭眷代領部衆

綱加謝玄都督七州軍事○目秦長樂公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會謝玄遣劉牢之據碻確磝熬今肥城縣地郭滿據滑臺顏肱劉襲克黎陽丕懼乃遣參軍焦逵致書於玄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逵與姜讓密告楊膺改書爲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且議丕若不從則逼縛與之於是玄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朝廷以兗青司豫既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諸州軍事

綱後秦王萇攻新平今爲邠州○目後秦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皆曰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

萇曰燕人因其衆思歸以起兵若得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長子興守北地自將其衆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鈌其城角以耻之新平民望湲以爲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萇至太守苟輔欲降郡人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爲叛臣乎輔喜曰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爲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

綱十二月秦殺其新興侯慕容暐○目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肅與暐謀伏兵殺堅事覺堅召暐肅曰吾相

待何如而起此意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乃幷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奔慕容沖

綱燕王垂復圍鄴謝玄遣劉牢之救之且饋之粟書法凡書救予義也此其書救何譏忘讐也故苻丕請師不書書救之且饋之粟且若甚辭也

綱乙酉十年秦主苻丕大安元燕 後秦白雀二年○西燕主慕容沖更始元年 西秦乞伏國仁建義元年晉大國三新大國一小國一凡五僭國春正月燕慕容沖稱帝於阿房是爲西燕○鑑沖稱帝改元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沖初封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晉書初秦王堅滅燕入鄴得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沖時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姊弟皆被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諫乃出沖先是長安有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梧竹數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沖小字鳳皇至是入止焉

綱燕遣將軍慕容麟屯信都溫屯中山○目燕王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有是命召遼西王農還鄴於是遠近以燕爲不振頗懷去就溫在中山兵力甚弱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

綱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敗走中山牢之追擊大敗而還○目牢之至枋頭楊膺姜讓謀泄長樂公丕不收殺之牢之聞之盤桓不進及是乃至鄴燕王垂迎戰而敗遂撤圍北遁牢之引兵追之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丕帥

衆就晉穀於枋頭牢之入屯鄴城兵復少振尋坐軍敗徵還丕亦還鄴燕秦相持經年幽冀人相食邑落蕭條垂以桑椹爲軍糧北趣中山

綱太保安出鎭廣陵○目會稽王道子專權復爲姦諂所構與安有隙會秦來求救安乃請自將救之出鎭廣陵築新城而居之

綱蜀郡太守任權攻拔成都復取益州○後秦攻秦新平拔之後秦王萇誘苟輔帥民出圍而阬之

綱五月西燕攻長安秦王堅出奔五將山在今岐山縣北○目西燕主沖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堅驍將楊定被擒堅大懼以

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帥騎數百與張夫人中山公詵奔五將山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

綱六月秦太子宏奔下辨今鞏昌府成縣西燕主沖入長安宏不能守出奔沖入殺掠不可勝計○秋七月後秦圍五將山執秦王堅以歸○秦太子宏來奔處之江州

綱八月太保建昌公謝安卒○目安有疾求還至建康而卒詔加殊禮以葬謚曰文靖晉書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遇疾還都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尋薨在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邵伯埭

綱以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丁奉曰謝安卒而晉治衰道子相而晉亂作此史氏連書之微旨也

綱後秦王萇弒秦王堅○目萇幽秦王堅於別室使求傳國璽堅叱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亦皆哀慟萇欲隱其名謚堅曰壯烈天王

司馬光曰論者皆以爲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臣獨以爲不然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爲亂哉李克有言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堅以之矣

歷年圖曰苻氏之強也氏羌之屬無不內從而爲臣一朝失馭而所立爲患理固然也苻洪徘徊枋頭有虎踞中原之志以健爲不肖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襄郄極溼遂強其國堅以雄才英畧加之慈惠忠信衆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姤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強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與衆以攻晉羌爲之除宮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爲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俘囚降鹵皆起而爲敵數月之間寇讎徧於四方戎馬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咎堅寵信羌與鮮卑輕以伐晉彼皆睹其迹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恃其強大易而無備此其所以敗亡也夫

綱秦苻丕稱帝於晉陽○目秦長樂公丕赴長安至晉陽始知堅死乃發喪即位

綱燕遣慕容和守鄴○代南部劉顯弒其君頭眷而自立○目顯庫仁之子也既殺頭眷又將殺拓跋珪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

綱九月秦呂光還自龜茲擊涼州殺其刺史梁熙而代之○目初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

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光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匹而還涼州刺史梁熙閉境拒之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

綱乞伏國仁自稱單于○目國仁稱單于置將相分其地置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秦封爲宛川王是爲西秦

綱河北州郡復降於秦○目苻定苻紹苻謨苻亮皆自河北遣使謝罪中山太守王兗固守博陵爲秦拒燕丕以定等皆爲河北牧守楊定自西燕亡奔隴右收集舊衆實衝據茲川地名未詳有衆數萬與定及秦州刺史王統河州毛興益州王廣南秦州楊璧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丕各進其位號定尋徙治歷城舊注歷城即齊之歷下但楊定據隴右則非齊之歷下可知也其地未詳自稱仇

池公遣使稱藩於晉，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自稱隴西王。

【綱】冬十一月，燕以慕容農爲幽州牧，守龍城。○十二月，燕慕容麟攻秦博陵守將王兗，死之。○【目】麟攻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兗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麟拔博陵，執兗殺之。

【綱】燕定都中山。

【綱】丙戌十一年（秦主苻登太初元燕建興元後秦建初元西燕主慕容永中興元年○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登國元年○前涼張大豫鳳皇元年○後涼王呂光太安元年○舊大國四西秦小國一新大國一小國二凡八僭國）

春正月，拓跋珪復立爲代王。○【目】珪從曾祖紇羅與諸部大

人共請賀訥推珪爲主，大會於牛川（塞外地），卽代王位，以長孫嵩、叔孫普洛爲南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張衮爲左長史，許謙爲右司馬，王建等爲外朝大人，奚牧爲治民長，長孫道生等出納教命。

【綱】燕王垂稱皇帝。○【目】始置公卿百官，繕治宗廟社稷。

【綱】丁零翟遼據黎陽。○【目】翟斌之死也，遼奔黎陽，太守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衆心。

【綱】二月，西燕弑其主沖，立段隨爲燕王。○【目】沖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强，課農築室，爲久安計，鮮卑咸怨，將軍韓延因衆心殺之，立沖將段隨爲燕王。

【綱】張大豫起兵攻姑臧。○【目】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至是魏安人焦松聚兵迎大豫爲主，稱涼州牧，攻拔昌松（地名未詳），進逼姑臧。

【綱】代徙都盛樂。○【目】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宋白續通典云盛樂故城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去唐朔州北三百餘里），務農息民，國人悅之。

【綱】三月，西燕人殺段隨而東，至聞喜，立慕容忠，復稱帝。○【目】慕容恆、慕容永殺段隨，立宜都王子顗（以）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恆弟韜殺顗，恆又立沖之子瑤，永又殺之，乃立泓之子忠爲帝。忠以永爲丞相，永持法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永，廆弟之孫也。

【綱】夏四月，代改稱魏。○後秦王萇取長安，稱皇帝。○【目】鮮卑

既東，長安空虛，萇取之，始稱皇帝，置百官，立子興爲皇太子。

【綱】六月，西燕弑其主忠，立慕容永爲河東王。○秦河北州郡復降於燕。○關隴諸郡復起兵爲秦。

【綱】秋八月，秦以苻登爲南安王。○【目】枹罕諸氐廢河州刺史衛平，推狄道長苻登爲雍河二州牧，率衆五萬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秦主丕卽命之，仍封南安王。

【綱】冬十月，西秦擊秦，敗之。秦主丕奔東垣，將軍馮該擊殺之。○【目】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不許，與戰於襄陵，秦兵大敗，丕帥數千騎南奔東垣（今河南新安縣地非古趙之東垣也），謀襲洛陽，馮該自陝邀擊殺之，執其太子寧等送建康，詔赦不誅。

【綱】西燕慕容永稱帝於長子（今潞安府屬縣）。○【目】永進據長子，卽帝

位將以秦后楊氏爲上夫人楊氏引劍刺之爲承所殺

綱海西公奕薨於吳（書法此不書帝避今帝也書名失國之君也書薨故晉主也）

綱秦苻登及後秦主萇戰大破之○十一月秦苻登稱帝○十二月呂光自稱酒泉公○目初光得秦王堅凶問舉軍縞素至是自稱涼州牧酒泉公

綱秦主登伐後秦○目秦王登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輧衛以虎賁凡所欲爲必啓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鉾鎧爲死休字每戰以劍矟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將軍徐嵩胡空聚衆結壘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以王禮葬堅於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壘降登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綱丁亥十二年（秦太初二燕建興二後秦建初二魏登國二年）春正月以朱序爲青兗刺史鎮淮陰謝玄爲會稽內史

綱燕寇東阿陷之○鑑慕容垂在長安秦王堅嘗與之交手語僕射光祚言於堅曰陛下頗疑慕容垂乎垂非久爲人下者及燕取鄴祚奔晉晉以爲河北郡守至是詣燕軍降垂見之流涕曰秦王待我深吾事之亦盡但爲公猜忌懼死而負之每一念之中宵不寐祚亦悲慟垂賜祚金帛祚辭垂曰卿復疑邪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避死垂曰此卿之忠固吾之所求也前言戲之耳待之彌厚

綱夏四月燕慕容柔等自長子歸於燕○目燕主垂之子柔及孫盛會皆在長子盛謂柔會曰主上中興東西未一吾屬居嫌疑之地爲智爲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爲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垂問長子人情如何盛曰西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志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也後歲餘西燕殺垂子孫無遺者

綱五月燕使其太原王楷擊翟遼降之

綱徵處士戴逵不至○目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逃匿於吳內史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

綱秋七月魏王珪以燕師討劉顯大破之顯奔西燕○呂光殺張大豫

綱八月立子德宗爲皇太子○冬十月翟遼復叛燕○十二月後秦攻秦拔將軍徐嵩壘嵩死之○目後秦姚方成執嵩嵩罵曰汝姚萇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方成怒三斬嵩悉阬其士卒萇掘秦王堅尸鞭撻剝裸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三斬者斬足腰頸也）

綱戊子十三年（秦太初三燕建興三後秦建初三魏登國三年○西秦王乞伏乾歸太初元年）春正月康樂公謝玄卒（諡獻武○康樂晉縣故城在今江西高安縣境）

綱秦主登軍朝那後秦主萇軍武都○翟遼自稱魏天王○目遼遣使謝罪於燕燕主垂以其反覆斬之遼乃自稱魏王徙屯滑臺

綱呂光殺其武威太守杜進○目光之定涼州也進功居多貴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為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殺之他日與羣僚語及政事參軍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彊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慕之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

綱夏四月以朱序都督司雍等州軍事戍洛陽譙王恬都督兗冀等州軍事鎮淮陰

綱六月西秦王國仁卒弟乾歸嗣○目乾歸號河南王遷都金城秦封為金城王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之

綱秋七月兩秦兵各引還○目關西豪傑以後秦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綱八月魏遣使如燕○目魏王珪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燕主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

綱己丑十四年（秦太初四燕建興四後秦建初四魏登國四年○涼麟嘉元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秋八月秦主登擊安定後秦主萇萇襲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目初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新平之禍臣為兄襄報讐耳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秦主登升樓遙謂之曰為臣殺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弒君賊姚萇萇不應久之以軍未有利斬像首以送秦至是登留輜重於大界（在安定新平之間）自將輕騎攻安定萇乃留兵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大界克之擒名將數十人掠男女五萬口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眾寡不敵為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眾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餘眾屯胡空堡

綱冬十一月以范甯為豫章太守○目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己出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

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欲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道子勢傾中外帝漸不平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諷八座啓道子宜加殊禮護軍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豈得為此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出為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曰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敢舉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

喻也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士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廻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綱庚寅十五年（秦太初五燕建興五後秦建初五魏登國五年）春二月以王恭都督青兗等州軍事○目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帝寖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鎭以潛制之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幹略不長天下無事足以守職

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帝不從使恭鎭京口恭蘊之子也

綱秋九月以王國寶爲中書令王珣爲尚書僕射

綱辛卯十六年（秦太初六燕建興六後秦建初六魏登國六年）夏五月秦主登及後秦主萇戰秦師敗績○西燕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

綱秋九月黜博士范弘之爲餘杭令○目弘之論殷浩宜加贈謚因敘桓溫不臣之跡王珣溫故吏也以爲溫廢昏立明有忠貞之節遂黜弘之

綱冬十月魏王珪擊柔然大破之徙之雲中○目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及秦滅代遂附於劉衛辰魏王珪卽位高車諸部皆服獨柔然不下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諸將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曰殺副馬足以爲三日食矣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悉徙其部衆於雲中

綱翟遼死子釗代領其衆○劉衛辰攻魏南部魏王珪大破之衛辰走死諸部悉降○目衛辰遣子直力鞮率衆攻魏南部魏王珪引兵拒戰大破之乘勝追奔部落駭亂珪遂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出走分遣輕騎追之獲直力鞮衛辰爲其下所殺珪誅其宗黨五千人河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薛干部送於没奕干没奕干以女妻之

綱十二月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擊敗之○目登退據路承堡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値魏武王（姚襄萇兄也萇僭位追謚之）不

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一作持牢猶言持重也）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儁三也董帥大衆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諸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

綱壬辰十七年（秦太初七燕建興七後秦建初七魏登國七年）夏五月燕主垂擊翟釗釗奔西燕○秋七月秦主登引兵逼安定後秦主萇拒却之○目登聞萇病大喜進逼安定萇疾小瘳出兵拒之登懼而還

綱冬十一月以殷仲堪都督荊益寧州軍事○鑑仲堪雖有時譽資望猶淺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其

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嘗詣瑯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溫晩途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今爲宜興縣）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不報桓氏累世臨荆州玄復豪横士民畏之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參軍劉邁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不悅既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耶使邁避之玄果使人追之不及征虜參軍胡藩過江陵見仲堪曰玄志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計也藩內弟羅企生爲仲堪功曹藩謂曰殷侯倒戈授人必及於禍君不見幾早去悔無及矣

綱立子德文爲瑯邪王徙道子爲會稽王○李遼表請修孔子廟不報○目清河人李遼上表請敕兖州修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以敎學者曰事如有餘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奏不省

綱癸巳十八年（秦太初八燕建興八後秦建初八魏登國八年）秋七月秦竇衝叛秦主登討之後秦使太子興救衝遂襲平涼

綱冬十月燕主垂擊西燕○目垂議伐西燕諸將曰永未有釁我連年討伐士卒疲弊未可也范陽王德曰永國之枝葉僭舉位號宜先除之以一民心垂曰司徒意正與吾同吾雖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留此賊以遺子孫也遂發中山次於鄴

綱十二月後秦主萇卒太子興帥兵擊秦○目萇疾甚還長安召太尉姚旻僕射尹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興曰有毀（謗也）此諸公者愼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萇卒興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帥衆伐秦

綱甲午十九年（秦主苻崇延初元燕建興九後秦主姚興皇初元魏登國九年○是歲秦及西燕亡大國三小國二凡五僭國）春正月三河王光以禿髮烏孤爲河西都統○目烏孤本鮮卑別種與拓跋同祖後徙河西烏孤雄勇有大志呂光遣使拜爲鮮卑大都統羣下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爲屬人石眞若留曰吾根本未固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烏孤乃受之

綱夏四月秦主登及後秦戰敗績奔平涼○目登聞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留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盡衆而東後秦太子興使尹緯據廢橋以待之秦兵爭水不得渴死什二三緯與戰大敗之登奔平涼收遺衆入馬毛山崇廣皆棄城走

綱五月西燕主永及燕戰敗績○目燕主垂遣諸將擊西燕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滏口（音釜）（水名源出磁州）入天井關（在太行山）五月至臺壁破之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於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僞退永衆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

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
綱後秦主興立
綱六月追尊會稽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目羣臣或謂宣太后應配食先帝太子前率徐邈曰太后平素不伉儷於先帝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國學助教臧燾曰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合三義不亦善乎乃立廟於太廟路西
綱秋七月後秦主興擊秦主登殺之秦太子崇立奔湟中
綱八月尊太妃李氏爲皇太后（居崇訓宮）
綱燕主垂圍長子拔之殺西燕主永○目永困急求救於晉魏兵皆不至將士開門納燕兵燕主垂執永斬之得所統八

郡七萬餘戶
綱冬秦主崇及隴西王楊定攻西秦兵敗皆死定弟盛遣使來稱藩○目西秦王乾歸攻秦主崇崇奔隴西王楊定定帥衆三萬與崇共攻乾歸大敗皆見殺苻氏遂亡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自稱秦王（秦係氐姓苻都長安五世四十四年西秦滅之）
綱秦遣使如燕（是後姚氏止稱秦）
綱乙未二十年（燕建興十秦皇初二魏登國十年）春三月以丹陽尹王雅領太子少傅○目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趙牙本倡優茹千秋本捕賊吏皆以諂賂得進道子以牙爲郡守千秋爲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常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爲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盛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聞人奭上疏言之帝益惡道子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王恭殷仲堪王珣王雅等居內外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引王國寶王緒爲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鄉時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之徐邈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宜加弘貸以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委任道子如故
綱夏五月燕遣其太子寶擊魏秋七月降其別部進軍臨河○目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郡燕主垂遣太子寶帥衆八萬自五原伐魏散騎常侍高湖（泰之子）切諫垂怒免湖官魏張袞曰燕狃於屢勝有輕我心宜羸形以驕之珪從之悉徙部

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穄田百餘萬斛進軍臨河（今陝西延川縣地）造船爲濟具
綱禿髮烏孤徙都廉川○目烏孤擊乙弗折掘部降之徙都廉川（古湟中地）廣武趙振少好奇略棄家從烏孤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
綱長星見○目見自須女（四星越之分野）至於哭星（虛宿六星共南星主哭泣）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綱九月魏王珪將兵拒燕冬十月燕軍夜遁十一月追至參合陂大敗之○目燕太子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

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
寶等憂懼士卒駭動燕軍遂燒船夜遁魏軍晨夜兼行追之
至參合陂(漢雲中郡有參合縣在今大同府西北塞外之地)西燕軍在陂東山南水
上珪夜部分諸部令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旦日登山下臨
燕營燕軍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死者以萬數生擒四五萬
人寶等單騎僅免燕司徒德言於垂曰虜以參合之捷有輕
太子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垂乃會兵中山期以明年大
舉擊魏

綱 丙申 二十一年(燕主慕容寶永康元年○秦皇初三年○魏皇始元年○涼龍飛元年)春閏三月燕
主垂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於上谷太子寶立○目燕
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關名在今太原府西北)

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鎮平城出
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皆有貳心
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為之設祭軍士慟哭聲震山
谷垂慚憤嘔血由是發疾至是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卒於
上谷寶即位

綱五月燕以慕容德為冀州牧守鄴慕容農為并州牧守晉
陽○燕主寶弒其太后段氏○目初燕主垂先段后生子令
寶後段后生子朗鑒愛諸姬子麟農柔熙寶初為太子有美
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今國步多艱太
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陛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
王麟姦詐強愎必為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多譽之者

故垂以為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段氏泣而退
告其妹范陽王妃曰(慕容德妻)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為社稷言
之主上乃以吾為驪姬何其苦哉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
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麟聞而恨之至是寶使
麟謂段氏曰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逼
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

綱六月燕定士族舊籍○目燕主寶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
校閱戶口罷軍營封蔭之戶悉屬郡縣由是士民嗟怨

綱三河王光自稱涼天王○鑑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立
世子紹為太子遣使拜禿髮烏孤為益州牧烏孤謝遣之

綱秋八月魏王珪擊燕○目魏羣臣勸珪稱尊號珪始建天

子旌旗出入警蹕參軍張恂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燕遼西
王農鎮晉陽部曲數萬民不能供農又遣護軍分監諸胡民
夷皆怨潛召魏軍珪於是大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
邑踰句注(山名在今代州)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遣別將從東道
襲幽州

綱燕立子策為太子○目燕主寶之子清河公會母賤而年
長雄俊有器藝燕主垂愛之遺言命寶以為嗣而寶愛少子
策立之會聞之慍懟始有異志

綱九月燕慕容農及魏師戰敗走魏遂取并州○目魏王珪
軍至晉陽慕容農出戰大敗奔還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
遂東走魏追獲其妻子燕軍盡沒農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

遂取并州。初建臺省。治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敘。以張恂等為諸郡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

〔綱〕貴人張氏弒帝於清暑殿。太子德宗即位。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冬十月。葬隆平陵。○〔目〕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弒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太子即位。道子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太子幼而不慧。口不能言。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瑯琊王德文常左右之。初國寶黨附道子。驕縱不法。孝武帝惡之。國寶懼。遂更媚於帝。道子大怒。以劍擲之。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謟。道子又倚為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遂欲圖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若其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眾心以除之。亦無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廣仕漢。周流四公。歷事六帝。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天下太平也）何如耳。山陵既畢。恭將還鎮。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惟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

〔綱〕魏主珪拔常山。○〔鑑〕珪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自井陘趨中山。自常山以東郡縣皆降。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

〔綱〕魏別將拓跋儀攻鄴。燕慕容德擊破之。○〔目〕魏軍退屯新城。燕人欲追擊之。別駕韓諄（音卓）謂德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縣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陳方固。三也。彼眾我寡。不敵。四也。我軍百戰其地。動而不勝。眾心難固。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

〔綱〕封楊盛為仇池公。○秦陷蒲坂。○〔目〕初永嘉之亂。汾陰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劉石苻氏。至是後秦主興以禮聘薛彊。以為鎮東將軍。彊引秦兵取蒲坂。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澋　輯錄

東晉紀

安皇帝 諱德宗，孝武帝太子。在位二十二年，劉裕弒之，年三十七。

綱丁酉隆安元年 燕永康二，秦皇初四，魏皇始二年。○南涼王禿髮烏孤太初元年。○北涼王段業神璽元年。凡大國三，西秦、涼小僭二，新小國二，凡七僭國。春正月，帝冠。○以王珣為尚書令，王國寶為左僕射。○魏王珪擊信都，降之。

綱涼王光擊西秦，西秦與戰，殺其弟延。光引兵還，始賊。○禿髮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金城。是為南涼。

綱二月，燕主寶襲擊魏軍，大敗奔還。○目燕主寶聞魏王珪

攻信都，悉出珍寶及宮人募羣盜以擊之，營於滹沱水北。魏軍營水南，寶潛師夜濟，襲魏營，因風縱火，魏軍大亂。珪棄營走。既而燕軍無故自相斫射，珪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兵衝之，燕兵大敗，引還。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軍以二萬騎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朝臣將卒多降於魏。燕尚書郎慕輿皓謀弒寶，立趙王麟，不克，奔魏。麟由是不安。

綱魏王珪遂進圍中山。三月，燕慕容麟作亂，不克，奔西山。燕主寶出走。○目初，燕清河王會表求赴難，而無行意。寶切責之，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為名，復留月餘，至是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趙王麟每沮之，兵成列而罷者數四，衆大忿恨。麟以兵劫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弒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於是城中震駭。寶遂夜與太子策及諸王隆、農等萬餘騎出赴會軍。城中無主，百姓惶惑。魏王珪欲夜入城，將軍王建志在擄掠，乃言恐士卒盜府庫物，請俟明旦。珪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主，閉門拒守。珪盡衆攻之，不拔。珪顧王建而唾其面。

綱尊皇太后李氏為太皇太后，立皇后王氏。

綱魏兵追燕主寶慕容會，擊却之。夏四月，寶至龍城，會作亂，不克，奔中山，伏誅。○目燕主寶出中山，清河王會帥騎二萬迎於薊南。寶怪會有恨色，減其兵，分給遼西王農及高陽王

隆，盡徙薊中府庫，北趨龍城。魏石河頭 魏人姓名 引兵追之，及寶於夏謙澤。會整陳與戰，農、隆等將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隆謂陽璆曰：「中山積兵數萬，不得展我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矜狠滋甚。隆屢訓責之，會益忿怒，遂謀作亂，夜遣其黨襲殺隆於帳下，農被重創。寶欲討會，乃陽為好言以安之。明日，召羣臣食，會就坐，寶目慕輿騰斬會，傷首不死，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至龍城。會引兵頓城下，城中將士皆忿怒，出戰，大破之。侍御郎高雲復夜襲之，會衆潰，奔中山，慕容詳殺之。寶以雲為將軍，養以為子。雲，高句麗之支屬也。

綱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兵還鎮。○

目國寶與緒依附會稽王道子惡王恭恭遣使與殷仲堪謀討國寶等桓玄亦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孝伯（恭字）疾惡深至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晉趙鞅之事）此桓文之勲也仲堪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郄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江績謀之覬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績亦極言其不可覬恐績及禍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邪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為御史中丞覬遂以疾辭位仲堪往省之曰兄病殊可憂曰我疾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為念郄恢亦不肯從仲堪疑未決會恭使

至仲堪乃許之恭大喜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表至內外戒嚴國寶懼不知所為遂上疏解職待罪道子懦闇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還京口仲堪初猶豫不敢下聞國寶死始抗表舉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

尹起莘曰王恭以王國寶王緒濁亂國政罪狀討之以晉陽之事為言然未免書舉兵反者何哉嗚呼使國寶與緒果有罪邪則人主自誅之可也人臣烏得而與聞之彼王恭者素懷異志一旦無故稱兵脅制朝廷雖假二人之罪以為口實而以逆犯順其事悖矣以反書之夫復何說

綱以會稽世子元顯為征虜將軍○目元顯年十六有儁材為侍中說會稽王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綱涼沮渠蒙遜叛拔臨松（張天錫置郡後周廢入張掖縣故地在今甘州衛界）據金山○目初張掖盧水胡（盧水亦張掖郡地沮渠氏所居之地）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世為部帥涼王光以為尚書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呂光所置之郡）太守麴粥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苕藋（地名在古張掖郡番禾縣界今無考）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已而光果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以其喪歸葬會者萬人蒙遜哭謂眾曰呂王無道多殺不辜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眾呼萬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在今永昌衛北）

綱燕慕容詳稱帝於中山○目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為戰魏王珪罷圍就穀河間封東平公儀為衛王慕容詳自謂能郤魏兵威德已振遂即帝位

綱涼段業叛自稱建康公沮渠蒙遜以眾歸之○目蒙遜從兄男成起兵攻建康遣使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人無容處危解之形昭然在目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何如業許之男成推業為涼州牧建康公以男成為輔國將軍蒙遜率眾歸之業以為鎮西將軍涼王光命呂纂討之不克是為北涼

綱秋七月燕慕容麟襲殺詳而自立○目詳嗜酒沓淫刑殺無度羣下離心城中饑窘麟襲殺之自立以拒魏

〔綱〕冬十月，魏王珪及燕慕容麟戰，大破走之，遂克中山。〇〔鑑〕中山饑甚，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今新樂縣）。甲子晦，魏王珪進攻之。太史令鼂崇曰：不吉。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興乎？遂進，與麟戰於義臺（在今新樂縣境），大破之。麟奔鄴，魏克中山，得燕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以萬數，班賞將士。麟至鄴，復稱趙王。

〔綱〕戊戌二年（燕主慕容盛建平元，秦皇初五，魏天興元年。〇南涼、小國四，新小國一，凡八僭國）（燕世宗慕容德元年。〇舊大國三：西秦、涼、南涼、北）春正月，燕慕容德徙居滑臺，稱王。麟謀反，伏誅。魏拓跋儀入鄴。〇〔目〕燕范陽王德自鄴帥戶四萬南徙滑臺，魏衛王儀入鄴，追德至河，弗及。慕容麟上尊號於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是爲南燕。麟復謀反，德殺之。

〔綱〕魏置行臺於鄴、中山，以和跋、拓跋儀守之。〇〔目〕魏王珪自中山南巡至高邑，得王永之子憲。喜曰：王景略之孫也。以爲本州中正，領選曹事。至鄴，置行臺，以和跋爲尚書，鎮之。珪還中山，將北歸，發卒治直道，自望都（今慶都縣）鑿恒嶺至代，五百餘里。復置行臺於中山，命衛王儀鎮之。

〔綱〕魏王珪北還，徙山東民夷十餘萬口以實代。〇二月，燕主寶將兵發龍城，衛卒段速骨作亂，衆潰而還。〇〔目〕初，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拓跋涉珪衰弱，燕主寶欲復取中原，調兵悉集。至是，聞中山已陷，遼西王農曰：宜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寶從之，北行，渡澆洛水。會南燕王德遣使言涉珪西上，中國空虛，寶大喜，即日引還，南征。長上（官名）段速骨因衆心憚征役，遂作亂，逼立高陽王隆之子崇爲主。寶將十餘騎奔農營，農營兵亦厭役，奔潰。寶乃奔還龍城。

〔綱〕以王愉都督江豫州軍事。〇〔目〕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欲樹腹心於外以自固，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四郡軍事，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綱〕魏封爾朱羽健於秀容川。〇〔目〕秀容川（今山西忻州地）酋長爾朱羽健從魏王珪攻晉陽、中山有功，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

〔綱〕三月，燕段速骨攻陷龍城，燕主寶出奔。尚書蘭汗（音寒）誘而弑之。〇〔目〕蘭汗陰與段速骨通謀，引兵營龍城東。遼西王農

夜出赴之。速骨將以循城，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恃以爲強，忽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燕主寶及長樂王盛等輕騎南走。速骨以高陽王崇幼弱，欲更立農。崇黨聞之，遂殺農。汗襲擊速骨，殺之，廢崇，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於薊城。盛等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不如南就范陽王。寶從之，行至黎陽，聞德已稱制，又懼而北走。會蘭汗復遣使奉迎，寶以汗燕主垂之舅、而盛妃之父，謂必無他，遂行。盛流涕固諫，不聽。盛乃與張眞下道避匿。寶去龍城四十里，汗遣弟加難帥五百騎迎入外邸，殺之，并殺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昌黎王。盛欲赴哀，張眞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閒，足以

展我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涕泣請盛汗惻然哀之乃舍盛於宮中親待如舊

綱秋七月燕長樂王盛討蘭汗誅之攝行統制○目龍城自夏不雨至於七月汗日詣燕諸廟禱請委罪加難加難聞之怒而叛去汗遣太子穆討之穆與汗謀殺盛不果會穆擊加難破之還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因踰垣入東宮殺穆諸軍聞盛得出皆呼躍爭先攻汗斬之內外帖然士女相慶盛告於太廟下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遂大赦改元以長樂王攝行統制

綱魏遷都平城○目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五祭用分春秋至夏冬及臘

綱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玄舉兵反玄陷江州○目豫州刺史庾楷怨朝廷割其四郡屬王愉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欲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及玄皆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司馬劉牢之諫曰會稽王道子叔父也而又當國秉政鄉為將軍戮其所愛其伏將軍已多矣頃所授任雖未允愜亦無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朝廷憂懼內外戒嚴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世子元顯日飲醇酒而已仲堪聞恭舉兵勒兵趣發軍事悉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佺期率舟師五千為前鋒桓玄次之仲堪帥精兵二萬繼下佺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材德著名矜其門地謂江左莫及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兄弟皆粗獷每排抑之佺期常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之謀八月佺期及玄奄至湓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晉郡今撫州府玄追獲之

綱魏遣使循行郡國○目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察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綱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誅之以牢之都督青兗七州軍事桓玄為江州刺史楊佺期為雍州刺史黜殷仲堪使回軍○目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王珣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

兵討庾楷尚之大破楷於牛渚楷奔桓玄玄大破官軍於白石進至橫江尚之退走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珣守北郊以備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才懷恨元顯遣人說之叛恭事成授以恭位牢之謂其子敬宣曰恭為帝舅不能翼戴帝室數舉兵向京師吾欲討之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不信更置酒拜牢之為兄精兵堅甲悉以付之使帥帳下督顏延為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遣敬宣還襲恭恭兵潰亡走為人所獲送京師斬之恭臨刑神色自若

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至此然其本心豈不欲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詔以牢之代恭爲都督刺史鎮京口俄而楊佺期桓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上表理恭求誅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於新亭佺期玄見之皆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內外憂逼桓修言於道子曰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爲江州刺史佺期爲雍州刺史黜仲堪爲廣州刺史遣使宣詔赦使回軍

綱冬十月燕長樂王盛稱皇帝

綱復以殷仲堪督荊益州軍仲堪等罷兵還鎮○目仲堪得

詔書大怒以王恭雖敗己衆亦足以立事趣玄佺期進軍玄等喜得朝命欲受之仲堪遽自蕪湖南歸告諭蔡洲(在上元縣西江中)軍士使散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西歸倚玄等爲援玄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而盟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幷訴仲堪無罪朝廷深憚之乃復以荊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仲堪等乃受詔推玄爲盟主各還所鎭時詔書獨不赦庾楷玄以楷爲武昌太守

綱十二月魏王珪稱皇帝○目魏王珪命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儀曹郎董謐制禮儀協音律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十二月珪即皇帝位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爲皇帝倣古制定郊廟祭饗禮樂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於代都(故城在今大同府北)東至代郡(今蔚州)西及善無(古定襄郡屬縣故城無考應在今大同之西境)南極陰館(今大同山陰縣)北盡參合(陂名在代都北)皆爲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綱妖人孫泰謀亂伏誅○目初泰學妖術於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於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以討王恭爲名謀作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會稽王道子誘而斬之幷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

爲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之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讎

綱己亥三年(燕長樂元秦弘始元魏天興二年涼主呂纂咸寧元北涼天璽元年)○春正月南涼徙治樂都(古湟中地東漢置西平郡今爲西寧衛地)○目南涼王禿髮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強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本吾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爲患呂光衰耄嗣子微弱若使浩亹(塞外水名在今臨洮府金縣南一名閤門河漢築城其上)廉川乘虛迭出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姑臧可圖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

綱二月魏主珪襲高車大破之(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段業自稱涼王○目業以沮渠蒙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

綱三月魏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目魏主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送平城

綱南燕苻廣叛南燕王德討誅之滑臺降魏德遂東寇青兗

○目初秦主登之弟廣帥衆依南燕王德德處之乞活堡至是自稱秦王時滑臺孤弱土無十城衆不過萬附德者多去附廣德乃留魯王和守滑臺自帥衆討廣斬之和長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魏魏行臺尚書和跋帥輕騎自鄴赴之悉收德宮人府庫陳潁之人多附於魏將軍慕容雲斬辯帥將士家屬出附德德欲還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爲客吾爲主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欲取彭城潘聰曰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晉刺史辟閭渾昔爲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而以大兵繼其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擄掠百姓大悅

綱追尊所生母陳氏爲安德皇太后

綱夏四月以會稽世子元顯爲揚州刺史○目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諷朝廷解道子揚州以授元顯道子醒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

綱秋七月秦寇洛陽八月魏人來救○魏殺其御史中丞崔逞○鑑初魏將軍張袞薦中州士人盧溥及崔逞魏主珪用之及圍中山久未下軍食乏問計於羣臣逞對曰桑椹可以佐糧飛鴞食而改音者也珪雖用其言然心銜之逞之降魏也以天下方亂恐無復遺種使妻子留冀州逞獨與幼子賾詣平城所留妻子遂奔南燕珪并以是責逞賜死而溥亦受燕爵命珪謂袞所舉非其人黜爲尚書令史袞闔門不通人事手校經籍歲餘而終

綱南涼王烏孤卒弟利鹿孤嗣徙治西平

綱南燕王德陷廣固殺幽州刺史辟閭渾遂都之○目德攻廣固人多出降辟閭渾奔魏德追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遂定都廣固

綱九月燕遼西太守李朗謀叛其主盛討誅之○秦主興降號稱王○目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詔羣臣各降一等存問孤寡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有政迹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綱冬十月秦陷洛陽○目辛恭靖固守百餘日魏救未至秦兵拔洛陽獲之恭靖見秦王興不拜曰吾不爲羌賊臣興因之恭靖逃歸淮漢以北多降於秦

綱孫恩寇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爲會稽太守○鑑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以充兵役東土囂然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殺內史王凝之於是會稽及東陽（今金華府）新安（今徽州府）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中衆數十萬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食則支解之所過焚掠刊木堙井表會稽王

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外怪異石頭以南皆爲荆江所據以西皆爲豫州所專京口（鎮名今鎮江府）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恩作亂八郡皆爲恩有畿內盜賊蠭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討恩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琰與牢之轉鬬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其從母救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摴蒱爲鄉閭所賤至是牢之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所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引兵濟江曰男女二十餘萬口復逃入海島牢之縱軍暴掠士民失望朝廷憂恩復至以琰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戍海浦

綱以會稽世子元顯錄尚書事○目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塡湊東第門可張羅元顯所親信率皆佞諛諷禮官立議公卿以下見者皆拜時國用虛竭公卿日稟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

綱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及楊佺期○目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佺期結婚爲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止之玄恐終爲殷楊所滅乃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搆使乖離乃加玄都督荆州四郡軍事佺期忿懼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多疑少決苦禁止之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荆州大水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玄乘虛伐之仲堪遣楊廣等拒之皆爲所敗急召佺期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可來相就共守襄陽仲堪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及佺期兵至仲堪惟以飯餉之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玄大敗奔還仲堪亦奔鄭城（今光化縣地即漢蕭何封邑）玄遣將軍馮該追獲

皆殺之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彈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遂不得去及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玄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爲殷荊州吏荊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爲玄乃收之復問欲何言企生曰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綱涼王光卒太子紹嗣庶兄纂弒而代之〇目光疾甚立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以太原公纂爲太尉常山公弘爲司徒謂紹曰今三鄰伺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

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幾可濟又謂纂弘曰永業紹字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泣曰不敢及光卒纂弘逼紹自殺纂即天王位以弘爲大都督錄尚書事

綱庚子四年燕長樂二秦弘始二魏天興三年〇南燕建平元年〇南涼王禿髮利鹿孤建和元年〇西涼公李暠庚子元年〇是歲西秦降秦舊大國三涼南涼北涼南燕小國四新小國一凡八僭國春正月燕主盛自貶號爲庶人天王

綱三月魏立慕容氏爲后〇目初魏主珪納劉頭眷之女寵冠後庭生子嗣及克中山獲燕主寶之幼女將立皇后用其國故事鑄金人以卜之慕容氏所鑄成遂立爲后

綱詔桓玄都督荊江八州軍事荊江州刺史〇目玄既克荊雍表求領荊江乃加督八州領二州刺史玄輒以兄偉爲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

綱涼呂弘作亂涼王纂誅之〇目纂忌弘功高地逼弘亦自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纂遣兵擊之弘衆潰出走爲呂方所執送獄纂遣人殺之

綱北涼以李暠爲敦煌太守〇目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孟敏爲沙州刺史以暠爲效穀縣名本魚澤障漢武帝時崔不意爲魚澤尉教民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縣名焉令敏卒治中索僊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請於段業業因授之

綱夏五月孫恩復寇會稽太守謝琰敗死恩轉寇臨海遣兵討之不克〇目謝琰鎭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爲武備諸將諫

之不聽既而恩寇浹口在明定海縣東南入餘姚破上虞乘勝徑至會稽琰出戰兵敗爲帳下所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將軍桓石才高雅之等拒之爲恩所敗

綱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

綱秦擊西秦西秦王乾歸戰敗奔南涼遂奔秦〇目乾歸與秦王興戰敗走歸其衆皆降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將復西走與諸豪帥大哭而別遂奔允吾允音鉛吾音牙漢縣故城在今蘭州西南乞降於南涼南涼王利鹿孤待以上賓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或以白利鹿孤乾歸懼爲所殺乃送太子熾盤等於西平南奔枹罕遂降於秦久之熾盤亦逃歸

綱冬十一月詔劉牢之討孫恩恩走之〇目牢之討孫恩恩走

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今鄞縣吳國內史袁崧築
滬瀆壘在今松江府境以備之
綱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
綱李暠自稱涼公○目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
暠爲沙州刺史涼公暠遣宋繇東伐涼興郡名段氏并擊玉門以
西諸城皆下之是爲西涼
綱十二月有星孛於天津會稽世子元顯解錄尚書事○目
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吏部尚書車胤以元
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問道子曰車武子胤字
屏人言及何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與朝士語耶元顯
出謂其徒曰胤間我父子胤懼自殺

綱魏置僊人博士○目儀曹郎董謐獻服餌僊經珪置僊人
博士立僊坊鍊百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
綱南燕王德稱帝更名備德○目備德嘗問羣臣朕可方古
何主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儔也備德顧左右
賜仲帛千匹仲以多辭備德曰卿知調朕調亦戲意朕不知調卿
耶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
範絹五十匹
綱辛丑五年燕主慕容熙光始元秦弘始三魏天興四年涼王呂隆神鼎元北涼王沮渠蒙遜永安元年○春
正月南涼王利鹿孤更稱河西王以其弟傉檀都督中外錄
尚書事
綱二月秦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故城在今蘭州西○涼呂超弒其

君纂而立其兄隆纂后楊氏自殺○目番音盤禾古金城屬縣太守
呂超擅擊鮮卑思盤纂命超及思盤入朝纂見超責之曰卿
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然實無意殺之
也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數勸纂酒
纂醉超取劍擊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皆捨仗不戰超
讓位於隆隆遂即天王位以超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楊后將
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后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
旦夕死人安用寶爲超又問玉璽所在后曰已毀之矣后有
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
后曰大人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遂自殺
桓奔河西

綱三月孫恩寇海鹽劉牢之參軍劉裕討破之○目恩北趣
海鹽今爲嘉興府屬縣劉裕隨而拒之城中兵少裕夜偃旗匿衆明
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爭
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乃進向滬瀆裕復追之不利引歸
綱夏五月北涼沮渠蒙遜弒其君業○目北涼王業憚沮渠
蒙遜勇略蒙遜亦深自晦匿張掖太守馬權素豪儁爲業所
親重意輕蒙遜蒙遜譖而殺之又陰使人告其兄男成欲爲
亂業收男成賜死蒙遜乃泣告衆曰男成無罪而段王殺之
諸君能爲報讎乎衆皆忿怒爭奮氐池羌胡多起兵應之遂
入張掖業謂曰孤子然一己爲公家所推願丐餘命東歸與
妻子相見蒙遜斬之

綱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崧○六月孫恩寇丹徒（縣名今爲鎭江府治）劉裕討破之恩北走陷廣陵○目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內外戒嚴劉牢之遣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帥所領奮擊大破之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衆復整兵向京師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乃浮海北走郁洲（在今淮安府東北海中）攻陷廣陵

綱沮渠蒙遜自稱張掖公（亦號北涼）○秋七月秦伐涼大破之西涼南涼北涼皆遣使入貢於秦

綱八月以劉裕爲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大破之○目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隨而擊之

綱燕段璣弒其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誅之○目初段太后兄子璣爲反者段登連及逃奔遼西復還歸罪燕主盛赦之使尚公主入直殿內至是作亂盛帥左右出戰被傷而卒慕容拔白太后丁氏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乃廢太子定迎熙入宮即天王位捕璣等夷三族元定皆賜死

綱九月涼王隆遣使降秦

綱冬十一月劉裕追討孫恩破之○桓玄表桓偉鎭夏口刁暢鎭襄陽○目玄表其兄偉爲江州刺史鎭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鎭襄陽遣其將馮該戍湓口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已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食盡故去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腹心誰有時望豈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曰玄始得荊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爲前鋒而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爲然會武昌太守庾楷密使人自結於元顯請爲內應元顯大喜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牢之以爲難法順還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謀討玄

綱壬寅元興元年（燕光始二秦弘始四魏天興五年南涼王禿髮傉檀弘昌元年）春正月以尚書令元顯爲征討大都督加黃鉞討桓玄○目下詔罪狀桓玄以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劉牢之爲前鋒譙王尚之爲後部大舉以討玄

綱柔然據漠北自稱可汗○南涼攻涼顯美克之○目南涼禿髮傉檀克涼顯美（地名未詳）執太守孟禕而責其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大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傉檀釋而禮之以爲左司馬禕辭曰禕爲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遣之

綱桓玄舉兵反○目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公私匱乏以稃橡給士卒玄謂朝廷多虞未暇討己可以蓄力觀釁及聞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威震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

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脩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

綱二月魏襲没奕干没奕干奔秦○秦立子泓爲太子○目泓孝友寬和而懦弱多病故久乃立之

綱玄兵至姑孰三月劉牢之叛附於玄元顯軍潰玄入建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爲會稽内史牢之自殺○目玄至歴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敗走譙王尚之衆潰玄捕獲之劉牢之素惡元顯自恃才武擁强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隙自取之叅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遣牢之族舅何穆説之牢之遂與玄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極諫不

聽其子敬宣又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遂遣敬宣詣玄請降元顯聞玄已至南桁（與航同駕舟爲橋在國之南也）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放仗軍人皆奔潰元顯走入東府（道子領揚州其宅在州東故曰東府）玄遣從事收縛數之元顯曰爲法順所誤耳玄入京師稱詔解嚴自爲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録尚書事揚州牧復讓丞相而爲太尉徙會稽王道子於安成郡（今吉安府）斬元顯尚之庾楷張法順以劉牢之爲會稽内史牢之曰始爾便奪吾兵禍其至矣敬宣勸之襲玄牢之猶豫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吾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退謂何無忌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叅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恭也）近日反司馬郎君（元顯也）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

綱孫恩寇臨海郡兵討破之恩赴海死玄以恩黨盧循爲永嘉太守○目孫恩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擄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恐爲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從死者百數謂之水仙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諶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

存不軌如何桓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爲永嘉（今溫州府）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綱南涼王利鹿孤卒弟傉檀嗣○目始稱涼王徙樂都

綱夏四月玄出屯姑孰○目玄辭録尚書事出屯姑孰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桓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人厭禍亂玄初至黜奸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奢豪縱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饑寒由是衆心失望

綱三吳大饑○目三吳戶口減半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餓死

綱將軍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奔南燕○目玄殺吳興守

高素將軍竺謙之及劉襲等皆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袁虔之劉壽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爲二輩軌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壽等奔秦魏主初聞休之等當來大喜後恠其不至令兗州求訪獲其從者問之皆曰聞崔逞被殺故奔二國魏王濬悔之自是士人有過頗見優容

綱燕主熙弒其太后丁氏○目熙納苻謨二女有寵丁太后怨恚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自殺幷殺淵及信

綱玄殺會稽王道子○目玄使御史杜林防衛道子至安成林承玄旨酖殺之

綱秦遣使授南涼北涼西涼官爵

綱癸卯二年 燕光始三 秦弘始五 魏天興六年○是歲凉七大國三小國五凡七僭國 春盧循使其黨徐道覆寇東陽建武將軍劉裕討破之 道覆循之姊夫也

綱桓玄自爲大將軍○目玄上表請帥諸軍平關洛而諷朝廷不許乃云奉詔故止玄初欲飾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對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綱夏五月燕作龍騰苑○目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

綱秋七月秦徵呂隆爲散騎常侍以王尚爲涼州刺史○目南北涼互出兵攻呂隆秦之謀臣曰隆今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爲我有不如因其危而取之秦主興乃徵呂超入侍遣齊難帥兵迎之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鎮姑臧徙隆宗族及民萬戶於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太守 後涼係氐姓呂都姑臧二世十八年後秦滅之

綱劉裕追盧循至晉安 今福建興化府 破之○目何無忌潛詣裕勸於山陰 縣名今紹興府治 起兵討桓玄裕謀於土豪孔靖靖曰山陰去都道遠舉事難成不如待玄篡位於京口圖之裕從之

綱九月玄自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目殷仲文卞範之勸玄早受禪桓謙私問彭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爲何如劉裕曰楚王勳德蓋世晉室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卽可耳

綱冬十一月楚王玄稱皇帝廢帝爲平固王 平固晉南康郡屬縣今廢 遷於尋陽○目玄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爲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皇甫希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爲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卒無所施性復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蒱博而取之至是卞範之爲禪詔逼帝書之遣司徒王謐禪位於楚百官詣姑孰勸進玄築壇九井山北卽帝位改元永始封帝爲平固王遷於尋陽玄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玄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

尊獨納桓溫神主於太廟卞承之曰宗廟之祭上不及祖有
以知楚德之不長矣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
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
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更繕宮室朝野
騷然思亂者衆
綱 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玄○目 玄遣使加璩左將軍璩不
受命傳檄列玄罪狀進屯白帝
綱 魏初制冠服○目 魏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爲差然法
度草創多不稽古
綱 甲辰 三年 燕光始四秦弘始六魏天賜元年 春二月劉裕起兵京口討玄玄
使弟謙拒之○鑑 劉裕從桓修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

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玄妻劉氏有智鑑謂玄曰
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
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議之耳玄以桓
弘鎭廣陵刁逵鎭歷陽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
劉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
毅曰苟爲失道雖強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
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 時裕爲下邳太守 無忌笑而
不答還以告裕遂與定謀平昌 今德平縣 孟昶爲桓弘主簿至建
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
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
等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爲桓弘參軍裕使毅就道規昶共殺

弘據廣陵長民爲刁逵參軍使殺逵據歷陽無忌夜草檄文
其母密窺之泣曰我不及東海呂母明矣 呂母爲子報讎 汝能如此
我復何恨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
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修以
徇衆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
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我亦識之即馳信召焉穆
之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
之曰倉卒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
即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
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衆濟江推
裕爲盟主以昶爲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

於竹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征討都督又遣吳甫之皇甫敷
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
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 擔甔同容一石言其貧也
樗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
無成
綱 南涼去年號罷尚書官 傉檀畏秦之強也
綱 三月劉裕及桓謙戰於覆舟山 在今江寧府城西北劉宋改名眞武山 大破
之玄出走裕立留臺於石頭○目 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
秦縣今省入江寧 斬之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又斬之玄
聞二將死大懼召諸道術人推算及爲厭勝問羣臣曰朕其
敗乎吏部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民或可

怨神怒何爲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默然玄使桓謙屯東陵（其地未詳）卞範之屯覆舟山西明日裕軍食畢悉棄餘糧數道並進裕毅等身先士卒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火熛天（熛火飛也）謙等大潰玄帥親信數千人浮江南走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立留臺焚桓溫神主迎晉新主納於太廟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者玄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爲侍中領揚州刺史謐推裕爲都督八州徐州刺史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

心動止諮焉時晉政寬弛紀綱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肅然裕初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曰卿當爲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摴蒱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謐責逵而代償由是裕憾逵而德謐○初袁眞殺梁國內史朱憲憲弟綽奔桓溫溫克壽陽綽輒發眞棺戮其尸溫怒將殺之桓沖請而免之綽事沖如父沖薨綽嘔血而卒至是綽子齡石爲劉裕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請曰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請在軍後裕義而許之

〔綱〕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率兵追之○〔目〕桓玄於道自作起居注敘討劉裕經畧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殫思著述不暇與羣下議事

〔綱〕劉裕推武陵王遵承制行事○劉敬宣司馬休之自南燕來歸○〔目〕劉敬宣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帥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爲主謀泄南走南燕人追殺雅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玄敗遂來歸

〔綱〕夏四月玄挾帝入江陵○〔目〕玄恐威令不行更峻刑罰衆益離怨

〔綱〕何無忌等及玄兵戰於桑落洲（在今宿松縣江中）大破之得太廟神主送建康○〔目〕桓玄遣庾稚祖何澹之守湓口（在今九江府城西）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澹之等逆戰大敗遂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還京師

〔綱〕玄挾帝東下○〔目〕玄收集荊州兵復帥諸軍挾帝東下

〔綱〕燕起逍遙宮○〔目〕燕王熙於龍騰苑起逍遙宮連房數百鑿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暍死大半

〔綱〕五月劉毅等及玄戰於崢嶸洲（在今武昌縣境）大破之玄復挾帝入江陵寧州督護馮遷討玄誅之帝復位○〔目〕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帥衆自尋陽西上與桓玄遇於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今若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因麾衆先進毅等從之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今岳州府）殷仲文因叛玄奉二后還建康玄與帝入江陵欲奔漢中而人情乖沮左右奔散荊州別

篤王康產、本帝入南郡府、食毛璩之弟子修之爲校尉、誘玄
入蜀、玄從之、會璩弟寧州刺史璠卒於官、璩使參軍費恬帥
數百人送其喪、遇玄於枚回洲、其地未詳迎擊之、督護馮遷抽刀
而前、玄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
乘輿反正於江陵、大赦、毅等傳送玄首、梟於大桁、
綱閏月、桓振襲江陵、陷之、劉毅等進兵討之、不克、○目毅等
既戰勝、以爲大事已定、不急追躡、桓謙及振竄匿、復出聚衆
襲陷江陵、殺王康產、振見帝於宮、欲行弑逆、謙苦禁之、乃拜
而出、爲玄舉哀、追諡、謙帥羣臣奉璽綬於帝、侍御左右、皆振
腹心、何無忌劉道規進攻謙於馬頭、山名、舊注云在巴陵西北、恐未是破之、
無忌欲直趨江陵、道規止之、不從、振逆戰於靈溪、地名未詳無忌
等大敗、退還尋陽、
綱秋七月、永安皇后何氏崩、○九月、魏改官制、○目魏主置
六謁官、準古六卿、臨昭陽殿、親加銓擢、列爵四等、王封大郡、
公封小郡、侯封大縣、伯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又置散官
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文官材能秀異、武官堪爲將帥者、其
品亦比第五至第九、有闕則取於其中補之、其官名倣上古
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爲鳧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
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條皆類此、
綱冬十月、盧循陷番禺、今廣州府徐道覆陷始興、今韶州府
綱劉毅等復攻桓振諸城壘、皆克之、○目劉敬宣在尋陽、聚
糧繕船、未嘗無備、故何無忌等雖敗、賴以復振、進至夏口、今江夏城桓振遣馮該守東岸孟山圖、據魯山城、桓仙客守偃月壘、按魯山城偃月壘與夏口相近、舊日注爲南陽之魯山縣須城之偃月、相去太遠、甚誤毅等悉攻拔之、
生擒山圖仙客、該走石城、
綱十一月、燕主熙與其后苻氏苻謨幼女遊白鹿山、書法、凡書遊、譏也、與其后、尤譏也○鑑燕主熙與苻后遊畋、北登白鹿山、在龍城之北東踰青嶺、即青陘、亦龍城地南臨滄海而還、士卒爲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綱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澐 輯錄

東晉紀

安皇帝

[綱]乙巳義熙元年（燕光帝五 秦弘始七 魏天賜二年○南燕主慕容德太上元 西涼建初元年）春正月劉毅等入江陵桓振亡走謙奔秦○[目]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桓蔚走江陵劉毅等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宗之進屯紀南（城名在今江陵縣）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敗而毅等亦破該於豫章口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振還知城已陷其衆皆潰乃逃於涓

川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冲盡忠王室特宥其孫胤徙新安桓謙何澹之等皆奔秦

[綱]秦以鳩摩羅什爲國師○[目]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帥羣臣及沙門聽講又命羅什翻譯（翻夾語譯爲華言）西域經論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綱]西涼公暠遣使來上表○[目]西涼公暠自稱大將軍領秦涼二州牧遣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

[綱]二月帝東還○[目]西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

[綱]益州參軍譙縱殺其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目]初毛璩

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討之使其弟瑗出外江參軍譙縱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逼縱爲主殺璩及瑗滅其家縱自稱成都王於是蜀大亂氐王楊盛遣其兄子撫據之

[綱]三月桓振復襲江陵將軍劉懷肅與戰誅之

[綱]帝至建康除拜琅邪王德文武陵王遵劉裕以下有差○[目]帝至建康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以琅邪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裕皆不受而請歸藩

[綱]以劉敬宣爲宣城內史○[目]初劉毅嘗爲敬宣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此君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爲江州毅使人言於裕乃召還爲宣城內史

[綱]夏四月以劉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以盧循爲廣州刺史○[目]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爲廣州徐道覆爲始興相循遣使貢獻因遺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益智藥名循以益智爲粽遺之蓋言裕智氣窮也續命湯藥名裕以循當誅絕今不征討是續其命）循之陷番禺也執刺史吳隱之至是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循不從長史王誕曰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循乃遣之

[綱]南燕王備德封其兄子超爲北海王○[目]初南燕王備德仕秦爲張掖太守從秦王堅寇淮南留金刀與其母公孫氏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張掖收備德兄納及諸子殺之公孫

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內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逃羌中段氏生超十歲而公孫氏卒以金刀授超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徙長安而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超恐為秦所殺乃陽狂行乞備德遣人往視之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變姓名逃歸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迎之超以金刀獻備德悲慟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備德無子欲以為嗣

【綱】五月劉毅何無忌討滅桓玄餘黨荊湘江豫皆平○【目】詔以毅為都督淮南五郡豫州刺史無忌都督江東五郡會稽內史

【綱】秋七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得南鄉等十二郡○【目】裕求和於秦因求南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玄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

【綱】九月南燕王備德卒太子超立○【目】汝水竭南燕王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召羣臣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君臣震恐是夕卒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超即位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羇不處內鍾宏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言五樓乃小人恐終居貴重之職位)五樓聞而恨之

【綱】西涼徙都酒泉○【目】西涼公暠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

【綱】丙午二年(燕光始六秦弘始八魏天賜三年)夏六月秦以禿髮傉檀為涼州刺史守姑臧○【目】南涼傉檀伐北涼還獻馬羊於秦秦王興以為忠以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涼州人遣主簿胡威請留尚弗許別駕宗敞送尚還長安傉檀謂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惟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傉檀問新政所宜敞曰惠撫其民收用賢俊因薦本州名士十餘人傉檀嘉納之傉檀宴於宣政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曰昔張文王(涼王張茂)始為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傉檀善之傉檀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綱】魏築灅南宮○【目】魏王規度平城發八部男丁築灅南宮闕門高十餘丈穿溝池廣苑囿規立外城方二十里

【綱】秋八月劉裕遣將軍毛修之討譙縱○南燕段宏奔魏慕容鍾奔秦○【目】南燕王超猜虐日勝政出權倖盤於遊畋封孚韓諄屢諫不聽公孫五樓欲擅朝權譖北地王鍾於超請誅之鍾懼遂與段宏謀反不克乃出奔超好變更舊制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轘之法衆議不合而止

【綱】冬十月論建議功封賞劉裕等有差○【目】封劉裕豫章郡公(今南昌府)劉毅南平郡(今岳州府安鄉縣地)公何無忌安成郡(今吉安府安福縣地)公自餘封賞有差

【綱】西秦乞伏乾歸如秦

綱丁未三年（秦弘始九魏天賜四年○燕王慕容熙建始元年○燕王高雲正始元年○夏王赫連勃勃龍升元年○是歲燕慕容熙亡舊大國二小國四新小國二凡八僭國）春正月，秦以乞伏乾歸爲主客尚書。○目秦王興以乾歸寖強難制，留爲主客尚書，以其世子熾盤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

綱閏二月，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及桓冲孫胤，夷其族。○目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當朝政，出守東陽，怏怏不樂。何無忌向慕其名，仲文許便道修謁，無忌盛欽遲之。而仲文失志怳惚，遂不過府，無忌以爲薄己，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於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憂也。會裕府將駱球謀作亂，伏誅。裕因言球與仲文胤有謀，皆族誅之。

綱夏四月，燕后苻氏卒。○目燕王熙嘗爲苻后起承華殿，負

土北門，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熙下有司切責，不得，斬之。至是苻氏卒，熙哭之絕而復蘇，斬衰食粥，命百官哭，無淚者罪之。羣臣皆含辛以爲淚。又以其嫂張氏爲殉。

綱燕王熙廢其太后段氏。○六月，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目初，魏王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曰：勃勃不可近也。興不聽，久之，竟配以雜虜二萬餘落，使鎭朔方。會魏王珪歸所擄秦將於秦，興歸賀狄干（魏將爲秦所留者）以報之。勃勃怒，遂叛秦，自謂夏后氏之苗裔，稱大夏天王，置百官。

綱秋七月，燕高雲弒其主熙，自立爲天王。○目初，將軍馮跋得罪於熙，亡命山澤，因民之怨，欲舉大事，潛入龍城，匿孫護家。及熙葬其后苻氏，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跋等遂推熙養子夕陽公雲爲主，帥衆入宮，授甲閉門拒守。熙馳還，攻北門，不克。雲遂卽天王位，大赦改元，執熙殺之，復姓高氏。以跋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綱南燕遣使稱藩，獻太樂伎於秦。冬，秦遣其母妻還之。○目南燕王超母妻猶在秦，遣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太樂諸伎悉入於燕，燕今稱藩送伎，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之，張華曰：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爲之屈乎。乃使韓範聘秦，稱藩奉表，又使華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

綱夏王勃勃破薛干等部，降之，遂進攻秦及南涼，大破之。

綱戊申四年（秦弘始十魏天賜五年○南涼嘉平元年）春正月，劉裕自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目王謐既卒，劉毅等不欲裕入輔政，議以謝混爲揚州刺史，穆之密白裕曰：晉命已移，公勳高位重，豈得遂爲守藩之將耶。劉孟（劉毅孟昶）與公俱起布衣，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爲侍中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尹起莘曰：（裕此行特以朝議未定自請入朝而朝廷因遂召裕授以是任而已綱目書其自爲以其志有所在特設詭謀使晉朝不能捨己而授餘人是名非自爲實則自爲也特筆書之深得春秋誅心之法矣）

綱南燕祀南郊。○目南燕主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

馬來至壇側須史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毁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姧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黜公孫五樓等俄復用之

綱 夏五月譙縱稱藩於秦 ○目 縱請桓謙於秦欲與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因請行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爲羽翼矣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龍格古廣都縣龍爪灘之地今成都府南有廣都廢縣）

綱 秦遣兵襲南涼討夏皆敗績 ○目 秦王興以傉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韋宗覘之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凉州雖弊

傉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不聽襲傉檀討勃勃果皆敗績

綱 遣將軍劉敬宣督毛修之討譙縱不克引還

綱 冬十一月南涼復稱王 ○ 南燕汝水竭 ○目 南燕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南燕王超惡之李宣曰澠水無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

綱 己酉 五年（秦弘始十一魏太宗拓跋嗣永興元年○燕王馮跋太平元年○西秦更始元年○舊大國二南京北凉南燕西京燕夏小國六新小國一凡九僭國）春正月秦封譙縱爲蜀王 ○ 二月南燕寇掠宿豫 ○目 南燕王超正旦朝會羣臣嘆大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遣公孫五樓兄歸將兵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五樓專總朝政國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歸等寇淮南俘男女千餘人詔劉道憐鎭淮陰以備之

綱 乞伏乾歸自秦逃歸 ○目 乞伏熾盤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伐之熾盤不告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克枹罕乾歸逃歸苑川留熾盤鎭枹罕收其衆得二萬人

綱 三月恒山崩（書法恒山何北岳也崩至四岳非小變也華山崩而漢亡恒山崩而晉亡是皆帝業所基也終綱目四岳書崩二而已矣）

綱 夏四月雷震魏天安殿 ○目 雷震天安殿東序魏主惡之命以衝車攻東西序皆毁之初魏主服寒食散藥發躁怒無常又災異數見憂懣廢寢食追計平生成敗得失獨語不止每百官奏事至前記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顏色變動或步趨失節往往擊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羣臣多不敢近惟

崔浩父子恭勤不懈未嘗謟諛亦不忤旨

綱 劉裕伐南燕六月及燕師戰於臨朐（渠）大破之遂圍廣固 ○

目 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孟昶謝裕臧熹勸行裕以昶監南府事初苻氏之敗王猛孫鎭惡來奔騎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畧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至是或薦於裕與語悅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即以爲中軍參軍四月裕帥舟師自淮入泗或曰燕人若塞大峴（山名在臨朐縣東南）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愛財曰貪愛食曰婪）不知遠計進利擄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今青州府屬縣）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王超

會羣臣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沮其銳氣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貲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中策也縱敵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不從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今沂水縣）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

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南燕所都今益都縣地）裕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復遣韓範如秦求救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自是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

【綱】秋七月西秦復稱王九月秦王興伐夏夏王勃勃襲而敗之○【目】秦王興自將擊夏至貳城遣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夏王勃勃乘虛奄至秦兵大敗初興遣將軍姚強帥步騎隨韓範往救南燕及敗於夏追強兵還範歎曰天滅燕矣遂降於裕張綱亦為晉軍所獲裕將範循城升綱樓車使周城呼曰秦為劉勃勃所敗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綱復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南燕主超怒縣其母於城上支解之

【綱】冬十月西秦以焦遺為太子太師○【目】西秦王乾歸以焦遺為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謂熾盤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我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下嫁蓬茅之士

臣懼其闕於中饋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為尚書郎

【綱】燕弒其君雲馮跋自立為天王○【目】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位內懷危懼畜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鉅萬而志願無厭猶有怨憾至是殺雲馮跋升門觀變帳下共斬班仁跋遂即天王位以其弟素弗錄尚書事素弗謙恭儉約以身率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後燕都中山四世二十四年北燕滅之）

【綱】魏清河王紹弒其君珪齊王嗣討紹誅之而自立○【鑑】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為太子乃賜嗣母劉貴人死召嗣諭之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嗣還

舍曰夜號泣珪復召之左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嗣乃逃匿於外惟帳下車路頭王洛兒隨之珪嘗如賀蘭部見賀太后之妹美言於賀太后請納之賀太后曰不可是過美必有不善且巳有夫不可奪也珪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兇狠無賴好輕遊里巷刼剝行人以爲樂珪嘗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至是譴責賀夫人將殺之未決夫人密使告紹曰何以救我紹年十六夜與宦者宮人通謀踰垣入宮弒珪嗣聞變遣洛兒夜入平城告將軍安同等衆翕然響應爭出奉迎衛士執紹送嗣嗣并賀氏及爲內應者皆臠食之乃即位謚珪曰宣武太常五年改謚曰道武廟號烈祖詔長孫嵩與安同奚斤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共聽政時人謂之八公以洛

兒路頭爲散騎常侍嘗問舊臣爲先帝所親信者爲誰洛兒言李先因召問先卿以何才何功爲先帝所知對曰臣不才無功但以忠直爲先帝所知耳乃令常宿於內以備顧問宋書托跋珪名開字涉珪開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戒開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或乘小輦手自執劍擊擔輦人腦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開子清河王紹私通慮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爲內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

〔綱〕十二月大白犯虛危○〔目〕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王超出降超手殺之

〔綱〕庚戌六年秦弘始十二魏永興二年○是歲南燕亡大國二小國六凡八僭國春正月魏伐柔然○二月魏寇盜羣起魏王嗣赦其罪遣兵討餘寇平之○

〔目〕魏以郡縣豪右多爲民患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徙長吏逼遣之於是寇盜羣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爲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衆不可盡誅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爲盜不罪而赦之是爲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御民務在安之而巳不與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爲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既而遣于栗磾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

〔綱〕劉裕拔廣固執南燕主超送建康斬之○〔鑑〕南燕城久閉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尚書悅壽勸超出降超曰廢興命也我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劉裕四面急攻之

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巳裕忿廣固久不下欲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彊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南燕都廣固二世十一年劉裕滅之

司馬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騖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一四海成莫大之業豈非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綱〕盧循寇長沙南康廬陵豫章陷之劉裕引軍還○〔目〕徐道

覆聞劉裕北伐勸循乘虛襲建康循從之朝廷急徵裕裕方
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以韓範爲都督八郡軍事
封融爲渤海太守引兵還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
〔綱〕三月江荊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〇〔目〕無忌自
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
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
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無忌不聽與道覆遇於豫章
賊令强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
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遂握
節而死中外震駭謚曰忠肅
〔綱〕南涼傉檀擊北涼蒙遜敗績遂遷於樂都

〔綱〕夏四月劉裕至建康〇〔目〕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
銳步歸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將濟江風急
衆皆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卽命登舟舟移而風
止四月至建康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毅之從弟并
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
〔綱〕五月豫州都督劉毅及盧循戰於桑落洲敗績循進逼建
康〇〔目〕毅將自拒盧循劉裕與書止之毅怒曰往以一時之
功相推耳豈我眞不及劉裕耶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
孰與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爲循所擄
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徐道覆勸其乘
勝徑進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卒不盈數千循既

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二丈人情恟懼諸
葛長民孟昶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
鎮外傾强寇內逼人情危駭若有遷動便自土崩瓦解今兵
士雖少自足一戰遂其以身許國之志昶恚甚請死乃抗表
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賊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
藥而死循至淮口中外戒嚴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若於新
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道覆
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昶
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潰亂不如按兵待之道覆嘆
曰我終爲盧公所悞事必無成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城顧
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在今
江寧府南越范蠡所築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

〔綱〕柔然圍魏師於牛川魏王嗣救之可汗社崘走死弟斛律
立〇六月劉裕自爲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復辭官而受黃鉞
〔綱〕宗室司馬國璠自弋陽奔秦〇〔目〕桓玄之亂河間王曇之
子國璠叔璠奔南燕還寇陷弋陽故城在今光州境至是奔秦秦王
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爲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
宗族有自修立者裕輒除之方爲國患甚於桓玄耳
〔綱〕秋七月盧循退還尋陽劉裕遣兵追之〇〔目〕循寇掠諸縣
無所得謂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
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遂還裕遣將軍王仲德等帥
衆追之

綱劉裕遣將軍孫處等率兵襲番禺○目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將軍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衆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自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鹵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綱譙縱使桓謙會秦將苟林入寇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誅之○目譙縱遣使請兵於秦秦使桓謙帥衆二萬會秦將苟林寇荊州江陵士民多懷二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魯宗之帥衆自襄陽赴救道規使之居守自帥諸軍攻謙戰於枝江（縣名屬荊州府）天門（今石門縣屬岳州府）太守檀道濟先進陷陣大破之謙林皆走

並追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桓石綏亦起兵於洛口梁州刺史傅韶討斬之桓氏遂滅

綱冬十月劉裕南擊盧循○目劉毅還建康降為後將軍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於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乃帥劉藩檀韶等南擊循以毅監留府

綱徐道覆寇江陵劉道規大破之○目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洲名在江陵）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悉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在今九江府西）初道規使遵為遊軍衆咸以為彊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至是乃服

綱十一月孫處攻番禺拔之○目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綱十二月劉裕及盧循戰於大雷（在望江縣）又戰於左里（里作蠡在都昌縣西）大破之循及道覆南走裕遣將軍劉藩等追之○目裕進軍大雷循及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裕悉出輕騎及水軍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疾射因風水之勢以壓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循道覆兵大敗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至攻之麾兵將進麾折幡沉衆皆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如是今乃復見必破賊

矣即破柵而進殺溺死者萬餘人循收散卒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遣劉藩等追之遂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言其權太重裕益親任之

綱辛亥七年（秦弘始十三年魏永興三年）春正月秦王興以其子弼為尚書令（弼寵傾東宮國人惡之）○西秦復降於秦○秦王興命羣臣舉賢才○目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綱夏攻秦杏城斬其守將姚詳遂攻安定東鄉皆克之（夏王勃勃有滅秦之志）○劉藩等克始興誅徐道覆○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之命○目裕以劉穆之為司馬穆之舉孟昶故吏謝

晦(安之從孫)裕以爲參軍晦博贍多通裕深加賞愛

綱夏四月盧循寇番禺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討循誅之

○目循兵圍番禺孫處拒守二十餘日劉藩引兵擊之循兵屢敗遂奔交州至龍編津刺史杜慧度悉散家財以募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艦燃衆潰自投於水慧度取尸斬首函送建康

綱詔劉毅兼督江州軍事○目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司徒長史庾悅後至奪其處衆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鵝炙悅又不與至是悅爲江州刺史毅因求兼督江州詔許之毅即奏江州內地以治民爲職不當置軍府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於是解悅都督徙鎮豫章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悅忿懼而卒

綱秋七月柔然獻馬求昏於燕○目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求昏於燕燕王跋命羣臣議之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其女妻斛律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爲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綱西秦攻南涼敗其兵○北涼襲西涼不克○西秦攻秦栢楊堡水洛城皆克之

綱壬子八年(秦弘始十四魏永興四年○西秦王乞伏熾盤永康元北涼玄始元年)夏四月以劉毅都督荊寧秦雍軍事○目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疾求歸詔以劉毅代之毅剛愎自謂功與裕埒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恣甚陰有圖裕之志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爲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道規尋卒

綱六月西秦乞伏公府弒其君乾歸秋世子熾盤討公府誅之而自立

綱皇后王氏崩○冬太尉裕帥師襲荊州殺都督劉毅○目

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江文武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疾篤郗僧施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劉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毅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賜藩混死遂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給百舸爲前驅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僞言劉藩至使之不疑也)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鎮惡徑前襲城未至五六里毅乃覺之行令閉諸城門未及下關鎮惡已馳入與城內兵鬭穴其金城而入城中兵散毅與左右突出夜投佛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十一月裕至江陵殺郗僧施毛修之素自結於裕故特宥之裕問毅故吏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

對曰除宿釁培惠澤敘門次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用其言荆
人悅之初敎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嘗謂敎及藩曰
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
爾受罪累每見敎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敎甚敬畏未至宅數
百步悉屏儀衛至是裕奏徵爲散騎常侍固辭不至

綱北凉遷於姑臧（蒙遜始稱河西王置官僚）

綱十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帥師伐蜀○目裕以齡石有
武幹練吏職故以爲元帥衆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
裕不從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地名）無功而還
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
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

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
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
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

綱太尉裕自加太傅揚州牧復辭不受

綱癸丑九年（秦弘始十五年魏永興五年○夏鳳翔元年）春太尉裕還建康殺豫州刺
史諸葛長民○目初裕之西征也留長民監留府事而疑其
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吏給兵以防之既而長民
驕縱貪侈爲百姓患懼裕歸按之聞劉毅被誅謂所親曰往
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
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耶因遺冀州刺
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劉毅字）專擅自取夸滅異端將盡世路方
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嘗懼福過災生方思
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敬宣小字）
故爲不負我也穆之憂長民爲變問參軍何承天承天曰公
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
不聞此言至是裕自江陵東還前刻至日而每淹留不進長
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已而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長
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旿等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閑
語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旿自幔後出拉殺之輿
尸付廷尉并殺其三弟

綱修土斷（以土著之籍爲決斷）法併省流寓郡縣○目太尉裕上表曰
大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爲深庚戌土斷（哀帝興寧二年三月庚戌朔大

閱戶口令所在土斷謂之庚戌土斷）以一其業於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今漸
頹弛請申前制於是依界土斷（各依界限用土斷之法惟青兗徐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
法）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

綱秦索稜以隴西降西秦○夏築統萬城○目夏王勃勃以
叱干（姓也）阿利（名也）領將作大匠發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
黑水之南（在今寧夏衛城東）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新城宜名
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
築之勃勃以爲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
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
謂其祖從母姓劉非禮乃改姓赫連氏言其徽赫與天連也
其非正統者爲鐵伐氏言剛銳如鐵堪伐人也

綱秋七月朱齡石入成都譙縱走死詔齡石監六郡軍事○
目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
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
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山名
在彭山縣)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攻克
北城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船步進賊營望風奔潰縱棄
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按堵縱出辭墓其女
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死於先人之墓可也不從去投道福
不納乃縊而死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
綱冬魏遣使請昏於秦
綱甲寅十年(秦弘始十六魏神瑞元年○是歲南凉亡大國二小國五凡七僭國)夏五月秦尚書

令姚弼有罪免○目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言無不從
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僕射梁喜等言於興曰父子之
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
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無賴之徒輻輳附之
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
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
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社也興不得已乃免弼尚書令還第
綱西秦襲滅南凉以傉檀歸殺之○目唾契(音喫)汗(音寒一部之姓)乙
弗(亦一部之姓)等部叛南凉南凉王傉檀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
之西秦王熾盤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四面攻之一夕而
潰從傉檀太子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於枹罕將士聞

亂皆逃散傉檀遂歸於熾盤熾盤聞傉檀至遣使郊迎待以
上賓之禮歲餘使人鴆之并殺虎臺復稱秦王置百官(南凉係鮮
卑姓禿髮都西平三世十九年西秦滅之)
綱柔然步鹿真逐其可汗斛律而自立大檀殺而代之
綱秋八月魏遣于什門如燕○目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
於燕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
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
曰馮王若拜受詔則吾自以賓主禮見何苦見逼邪跋怒幽
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屈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蟣蝨流溢
跋遺之衣冠什門不受
綱冬十一月魏遣使者巡行諸州○目校閱守宰資財非家

所齎者悉簿爲贓
綱十二月柔然侵魏○目柔然可汗大檀侵魏魏主嗣擊之
大檀走魏兵追之遇大雪士卒凍死墮指者什二三
綱乙卯十一年(秦弘始十七魏神瑞二年)春太尉裕帥師擊荊州都督司馬
休之拒戰衆潰○目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
賜死自領荊州刺史將兵擊之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爲
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助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
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以
平西(休之嘗爲平西將軍)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
九流(猶言九家也)混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耳裕視書歎息以示
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

日題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裕遂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又使瑨徐逵之統蒯恩沈淵子出夏口與軌戰敗皆死裕怒甚三月帥諸將濟江休之兵臨峭岸裕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王簡謝晦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將軍胡藩以刀頭穿岸劣容足指騰之而上隨者稍衆直前力戰休之兵稍却裕兵乘之休之兵遂大潰裕克江陵休之宗之皆走軌留石城

綱夏攻秦杏城拔之○北凉攻西秦拔廣武

綱青冀參軍司馬道賜殺其刺史劉敬宣○目道賜宗室疏屬也殺敬宣以應司馬休之尋爲敬宣府吏所殺

綱司馬休之出奔秦秦以爲揚州刺史○目劉裕遣兵攻石城休之與魯宗之軌等俱奔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爲之衛送出境秦王興以爲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尋復使宗之將兵寇襄陽未至而卒

綱太尉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秋八月太尉裕還建康○以劉穆之爲左僕射

綱魏洊饑○目魏比歲霜旱雲代民多饑太史令王亮言於魏王嗣曰案讖書魏當都鄴可得富樂嗣以問羣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周澹曰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計也山東人以國家居廣莫之地人畜無涯號曰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山東有變則輕騎南下布濩林薄之間孰能測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來春草生湩酪將出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廩已竭若來秋又饑則若之何對曰宜簡饑貧之戶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之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從之嗣又躬耕籍田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初浩爲嗣講易洪範嗣因問天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

綱熒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秦大旱○目魏太史奏熒

惑在匏瓜中（匏瓜星名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爲童謠訛言然後行其禍罰魏王嗣召名儒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曰春秋傳神降於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爲西夷熒惑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留守鉤己（鉤己曲貌）久之乃去秦大旱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

綱冬十月秦送女於魏魏以爲夫人（魏王嗣納之以鑄金不成故未升尊位）

綱丙辰十二年（秦主姚泓永和元魏泰常元年）春正月太尉裕自加都督二十二州軍事（東晉以來南北分爭州郡不常迨宋受晉禪有州二十二曰揚州治建業曰南徐州治京口曰徐州治彭城曰南兗州治廣陵曰兗州治魯郡曰南豫州治宣城曰豫州治壽陽曰江州治尋陽曰青州治臨菑曰冀州治歷城曰司州治義陽曰荊州治南郡曰郢州治江夏曰湘州治長沙曰雍州治襄陽曰梁州治南鄭曰秦州治上邽曰益州

治成都曰寧州治雲南曰廣州治南海曰交州治安南曰越州治合浦是巳

綱秦姚弼姚愔作亂伏誅秦王興卒太子泓嗣○目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興疾篤還長安弼黨謀因泓出迎殺之奉興幸弼第作亂皆不果興旣入宮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南陽公愔帥甲士攻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赴賊愔等大敗興乃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受遺詔明日卒泓秘不發喪捕愔等誅之乃即位稱皇帝

綱二月太尉裕自加中外大都督戒嚴伐秦詔遣琅邪王德文修敬山陵(書法自董卓以來除拜書自多矣卓三書操四書惟裕七書終綱目書自之多未有如裕者也)

綱秋八月太尉裕督諸軍發建康○鑑時寧州獻琥珀枕於

裕裕以琥珀治金瘡命碎之以分賜北征將士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留府事劉穆之領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司馬徐羨之副之遂發建康遣將軍王鎮惡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傅弘之趨武關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在滎陽之北)自汴入河以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穆之謂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求訴者盈堦滿室穆之目覽耳聽手答口酬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竟日談笑忘疲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朝夕所須微爲過豐然此外一毫不以負公裕至彭城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諸屯守望風欵附道濟遂至許昌沈林子自汴入河克倉垣

綱冀州刺史王仲德入魏滑臺○目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棄城北渡仲德入城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守將遽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引兵濟河呼晉軍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人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掃清山陵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無損於好也嗣又使建問裕裕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諸桓宗族休之兄弟晉之蠹也而羌收之晉欲伐之故假道於魏非敢爲不利也

綱冬十月將軍檀道濟克洛陽○目秦陽城滎陽皆降道濟等兵至成皐秦陳留公洸守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將軍趙玄言於洸曰晉寇日深衆寡不敵若出戰不克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洸不從遣玄將兵守柏谷(塢名在今偃師縣境)旣而成皐虎牢皆來降道濟長驅而進玄戰敗被十餘創與司馬騫鑒皆死之道濟遂進逼洛陽洸出降獲秦人四千餘議者欲盡阬之道濟曰弔民伐罪正在今日書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者日衆

綱遣司空王恢之修謁五陵

綱十二月太尉裕自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備九錫復辭不受○目裕遣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

晉任而肯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
綱西秦遣使內附○目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
自效裕以爲平西將軍河南公
綱丁巳十三年（秦永和二魏泰常二年○西涼公李歆嘉興元年○是歲秦亡大國一小國五凡六僭國）春
正月朔日食（秦朝會前殿君臣相泣）
綱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二月西涼公暠卒世子歆嗣○
目暠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
導之及卒官屬奉世子歆爲涼公以繇錄三府事諡暠曰武
昭王
綱吐谷渾樹洛干死弟阿柴立
綱三月將軍王鎮惡攻潼關與秦太宰姚紹戰大破之○目

鎮惡進軍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攻尹昭於蒲坂
不克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爲太宰督將軍姚鸞等守潼關林
子謂道濟曰蒲坂城堅兵多不可猝拔不如還與鎮惡并力
以爭潼關道濟從之紹引兵出戰道濟等大破之紹退屯定
城（通鑑注定城去潼關三十里綱目注爲汝南之定城者謬）據險拒守遣姚鸞屯大路絕
晉糧道晉獲鸞別將尹雅將殺之雅曰夷夏雖殊君臣之義
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林子
夜襲殺鸞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林子擊走之
綱太尉裕遣使假道於魏魏遣兵屯河北裕遂引兵入河○
目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
魏秦亦遣使求救於魏魏王嗣使羣臣議之崔浩曰裕圖秦
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
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
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
之得者也羣臣以爲不然嗣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
屯河北岸裕乃引軍入河而使將軍向彌留戍碻磝（確敖）
綱弘農人送義租給王鎮惡等軍○目初劉裕命鎮惡等若
克洛陽須大軍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爲秦所拒久之
乏食衆心疑懼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田子拔劍怒曰相公
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
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鎮惡遣使馳告裕求糧援裕呼
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輕進今岸

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至弘農說諭百姓競送義租軍
食復振
綱夏四月太尉裕遣兵擊魏於河上大破之○目魏人以數
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掠
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裕遣丁旿（音午）帥仗士七百人車
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
事畢使豎一白毦（幢也）裕先命朱超石戒嚴毦舉超石帥二千
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
矟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兵
奔潰斬其將阿薄干魏主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綱將軍沈林子擊秦姚紹破之紹病卒○太尉裕入洛陽○

鑑齊郡太守王懿降魏言劉裕在洛發兵絕其歸路可以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以問崔浩曰劉裕伐秦克乎對曰克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裕奮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擒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裕將若之何對曰今屈丐柔然伺我之隙而諸將皆非裕敵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秦有函谷關故曰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資敵耳願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

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大悅語至夜半賜御醸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南侵彭沛

綱魏置六部大人○目以天地四方爲號命諸公爲之

綱秋七月將軍沈田子入武關八月秦主泓自將擊之大敗而還○目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即古嶢關在藍田縣東南）八月太尉裕至閿鄉（縣名今河南府屬縣）秦主泓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禦裕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乘其始至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君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在於此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灞上

綱太尉裕至潼關遣王鎮惡帥水軍自河入渭大破秦兵遂入長安秦主泓出降○目鎮惡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卽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喻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

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之爲敗卒蹂踐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死泓乃將妻子羣臣詣壘門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口悉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

綱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送姚泓詣建康斬之○目鎮惡性貪盜秦府庫不可勝紀裕至知之以其功大不問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建康餘金帛珍寶皆以頒將士議將遷都洛陽王仲德曰暴師日久士卒思歸未可議也（後秦係羌姓姚都長安三世三十二年劉裕滅之）

綱夏人進據安定○目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

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
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之裕遣使遺
勃勃書約爲兄弟勃勃報之
(綱)冬十月太尉裕自進爵爲王增封十郡復辭不受
(綱)十一月劉穆之卒(南史宋武帝受禪每歎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王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關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貴日致千里耳後帝康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弟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嘗食畢求檳榔妻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忍饑何忽須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召妻兄弟飲至醉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
(綱)十二月太尉裕東還留子義眞都督雍梁秦州軍事○(鑑)
裕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而諸將士皆久役思歸會劉穆之卒

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乃以次子義眞爲安西將軍守關
中(義眞時年十三)以王鎭惡爲司馬關中人素重王猛而是役鎭惡
功爲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即青泥之戰也)與
鎭惡爭功尤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鎭惡
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
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鎭惡耶三秦父老
聞裕將還詣門流涕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
人人相賀長安十陵(謂漢之長陵安陵霸陵陽陵茂陵平陵杜陵渭陵延陵義陵康陵也)是公
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
慰諭遣之裕遂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司馬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鎭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鬬之使爲亂也百

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惜哉)
(綱)魏置南雍州○(目)秦雍人流入魏境以萬數魏乃置南雍
州以寇讚爲刺史治洛陽以撫之讚善招懷流民歸之者三
倍其初
(綱)夏王勃勃遣兵向長安○(目)勃勃聞劉裕東還大喜問王
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畧買德曰關中形勢之地
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簒事不暇復以中原
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
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則義眞在網罟之中
不足取也勃勃乃使其子璝帥騎二萬向長安自將大軍爲
後繼

(綱)戊午十四年(魏泰常三年夏武昌元年)春正月王鎭惡沈田子帥師拒夏
兵田子矯殺鎭惡安西長史王修討田子誅之參軍傅弘之
擊夏兵却之○(目)夏赫連璝至渭關中民降之者屬路沈田
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不敢進王鎭惡聞之曰公以十歲兒
付吾屬當共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遂與田子俱出
田子與鎭惡素有相圖之志至是益忿懼田子請鎭惡至傅
弘之營計事因屏人語使人斬之矯稱受太尉令義眞與王
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修執田子數以專戮而斬之弘之
大破赫連璝夏兵乃退
(綱)以劉義隆爲荊州刺史○(目)劉裕欲以世子義符鎭荊州
張邵諫曰儲貳之重不宜居外乃以義隆爲荊州刺史以到

彥之張邵王曇首王華等爲參佐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邵裕謂義隆曰曇首沉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

綱三月遣使如魏○夏五月魏人襲燕不克○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目裕既受命崇繼母蕭氏爲太妃以孔靖爲尚書令王弘爲僕射謝晦爲右衛將軍殷景仁爲秘書郎靖辭不受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議淡遠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綱冬十月以西凉公李歆爲鎮西大將軍○目歆遣使來告襲位故有是命仍封酒泉公

綱魏天部大人白馬公崔宏卒（諡曰文貞○漢崔林六世孫浩之父也○書法綱目卒魏臣自宏始宏賢也故具官卒之）

綱劉義眞殺其長史王修關中大亂十一月夏王勃勃陷長安義眞逃歸○鑑義眞賜與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欲反義眞使人殺之於是人情離駭莫相統一義眞悉召外兵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劉裕聞之使蒯恩召義眞東歸而以朱齡石守關中謂曰卿至可敕義眞輕裝速發出關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眞俱歸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眞將士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日行不過十里傅弘之諫不聽赫連璝帥衆追之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靑泥大敗爲夏兵所擒弘之不屈而死義眞左右盡散獨逃草中參軍段宏追尋得之束之於背單馬而歸勃勃積人頭爲京觀號髑髏臺長安百姓逐齡石齡石焚宮殿奔潼關夏兵追殺之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屬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矣裕聞靑泥之敗怒甚克日北伐會知義眞得免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

綱夏王勃勃稱皇帝○彗星見○目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咎在何國朕甚畏之卿其無隱崔浩曰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事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彗星亦如此今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爲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

綱十二月宋公劉裕弑帝於東堂奉琅邪王德文即位○目裕以讖云昌明（孝武帝字）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弑帝而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韶之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位（葬帝於休平陵）

綱以北凉王蒙遜爲凉州刺史（蒙遜稱藩故有是命）

恭皇帝（諱德文安帝同母弟劉裕廢安帝而立之在位二年裕廢爲零陵王尋弑之年三十七）

綱己未元熙元年（魏泰常四年夏眞興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褚氏

綱夏王勃勃殺隱士韋祖思○目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待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

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耶。遂殺之。

尹起莘曰（君子不幸生於衰亂之世，則必遁迹丘園，毋使姓名有聞於時可也。韋祖思之居京兆，嘗見禮於姚興，已非避世之士矣。今焉勃勃召之，遂為所殺。以勃勃之凶暴，固不可責以人理，而祖思之所以處遯者，毋乃猶有所未盡乎。）

【綱】夏，王勃勃還統萬。○【目】夏，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帝都，沃饒險固。然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則魏必不敢濟河而西。乃置南臺於長安，以赫連璝錄尚書事而還。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置弓劍於側，羣臣迕視者鑿其目，笑者抉其脣，諫者先截其舌，然後斬之。

【綱】宗室司馬楚之據長社。（今許州）○【目】劉裕誅翦宗室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乃亡之汝潁間，聚衆以謀復讐，屯據長社。裕使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未得間，乃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齎藥往視，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

【綱】夏四月，魏王嗣有事於東廟。（助祭者數百國）

【綱】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移鎮壽陽。○冬十月，以劉義眞為揚州刺史。○【目】劉裕以義眞刺揚州，鎮石頭。蕭太妃謂裕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裕曰：揚州根本，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妃曰：彼年出五十，豈不如汝十歲兒邪。裕曰：義眞雖為刺史，而事悉由寄奴，道憐年長，若不親事，則於聽望不足矣。道憐愚鄙貪縱，故裕不肯用。

【綱】十二月，宋王裕自加殊禮，進太妃為太后，世子曰太子。

【綱】庚申　二年（【宋】高祖武帝劉裕永初元年。【魏】太宗明元帝拓跋嗣泰常五年。【西秦】文昭王乞伏熾盤建弘元年。【夏】世祖赫連勃勃眞興二年。【燕】太祖馮跋太平十一年。【北涼】武宣王沮渠蒙遜玄始八年。【西涼】公李恂永建元年。○是歲晉亡，宋代，凡七國。）夏四月，長星出竟天。六月，宋王劉裕還建康，稱皇帝，廢帝為零陵王，以兵守之。○【目】宋王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唱義興復，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莫諭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乃悟，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裕解其意，無復他言。亮出，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四月，徵裕入輔。裕留子義康鎮壽陽，以參軍劉湛為長史，決府事。湛自幼年即有宰物之志，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論，裕甚重之。六月，裕至建康。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遜於琅邪第，百官拜辭。秘書監徐廣流涕哀慟。裕為壇於南郊，即位。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宋主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奉晉恭帝為零陵王，即宮於故秣陵縣，（在今江寧府東南五十里）使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

右東西二晉合一百五十六年凡一十五帝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為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唯一百有二歲耳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為二百也

綱宋尊王太后為皇太后○目宋主事繼母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未嘗失時刻

綱宋改晉封爵封拜功臣子弟有差○目宋以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以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

綱秋北京王蒙遜誘西涼公歆與戰殺之遂滅西涼○鑑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亹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歆欲乘虛襲張掖太后尹氏及宋繇張體順皆切諫不聽歆帥步騎三萬東出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大敗復戰於蓼泉為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翻敦煌太守恂奔北山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其子牧犍為酒泉太守

綱八月宋立子義符為太子○宋為晉諸陵置守衛

綱冬西涼李恂入敦煌稱刺史○目恂在敦煌有惠政北京所置刺史索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承等推恂為刺史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宋紀劉氏世居彭城彭城於春秋之世故宋土也故武帝建國之號曰宋○是時南北分裂帝紀雖標於南而年號則南北分注所書者別之事蹟各以國號別之○附後魏於曹魏曰後魏也

高祖武帝姓劉諱裕小字寄奴字德輿彭城人相傳為楚元王交之後交十八世而生靖靖生翹翹生裕裕仕晉有功累封宋公進爵為王代晉稱帝都於建康在位三年崩壽六十七○世紀帝生而母死父僑居京口將棄之從母救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不事廉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游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後伐荻新洲遇大蛇射傷之明日復至聞有杵臼聲往視之見有羣兒擣藥問其故答曰吾王為劉寄奴所傷帝曰王神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還遇金創傳之衍驗

綱辛酉宋永初二年魏泰常六年○是歲西涼亡凡六國　春二月宋祀南郊大赦境內○宋以廬陵王義真為司徒徐羨之為尚書令揚州刺史傅亮為僕射

綱魏築苑○目魏主發代都六千人築苑東包白登周三十餘里

綱北涼屠敦煌殺李恂○目於是西域諸國皆詣蒙遜稱臣朝貢西涼姓李隴西人出李陵後唐高祖之七世祖都敦煌二世二十一年北涼滅之

綱夏四月宋毀淫祠○目宋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以勳德祠者不在此例

綱秋九月宋主劉裕弒零陵王於秣陵○目初宋主劉裕以毒酒一甖授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

求生不如死乃自飮而卒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妃
兄也王每生男裕輒令秀之兄弟殺之王深慮禍及與褚妃
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飮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
伺其隙至是裕令淡之往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
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飮曰佛敎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
被掩殺之裕率百官臨於朝堂三日葬於冲平陵
綱冬十一月宋豫章太守謝瞻卒○鑑初宋臺始建瞻爲中
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
家賓客輻輳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
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
庭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

公特乞降黜以保衰門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
陳說用爲戲笑以絕其言及宋主卽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
重瞻愈憂懼至是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
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
綱壬戌(宋永初三年 魏泰常七年)春宋以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目羨
之起自布衣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
咸謂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戲
嘗若未解傳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
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
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
綱宋以廬陵王義眞都督雍豫等州軍事○目宋主有疾長

沙王道憐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並入侍醫藥太子多狎
羣小謝晦言於宋主曰陛下春秋旣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
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德輕於才非人主
也乃出義眞於外
綱秦雍流民入梁州宋遣使賑之○夏四月宋封楊盛爲武
都王○五月宋主裕殂(葬初寧陵在建康蔣山○以後各朝葬陵俱在建康不復註至隋唐復註)
太子義符立○目高祖疾甚召義符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
畧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
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爲手詔
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羨之亮晦
道濟同被顧命遂殂高祖淸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

儉於布素游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
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卽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
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惡其精麗勞人以布還之并制嶺南
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
禁莫敢爲侈靡義符卽位年十七立妃司馬氏爲皇后后晉
恭帝女海鹽公主也
綱魏立子燾爲太子監國○目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
異屢見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
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浩曰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
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爲師傅
左右信臣以爲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

優游無爲頤神養壽矣皇子燾年將周星歲十二明叡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也從之立燾爲太子使居正殿臨朝爲國副主以長孫嵩及奚斤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穆觀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己以聽魏王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羣臣時奏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

綱冬魏遣司空奚斤督諸將擊宋取青兗諸郡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救之　鑑初魏主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欻忽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

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伐宋十月將發公卿議以攻城略地何先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賦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已爲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斤等率步騎三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兵救之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責之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爲斤等聲援十一月斤等急攻滑臺拔之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十二月魏主至冀州遣叔孫建將兵徇青兗宋兗州刺史徐琰南走於是太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叔孫建等入青州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徐州刺史王仲德共救之

少帝（名義符高祖太子在位一年徐羨之等廢爲營陽王尋弑之年十九）

綱癸亥（宋景平元年魏泰常八年）春正月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受○目宋以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黃門）散（散騎侍郎）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選案選曹文案也）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然

綱魏取宋金墉○目魏于栗磾（低）攻金墉河南太守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爲豫州刺史鎮洛陽

綱魏以刁雍爲青州刺史○二月魏築長城○目柔然寇魏邊魏築長城自赤城（郎明宣府之赤城衛今爲縣）至五原（古郡名在雲中之西今棄於塞外）二千餘里置戍以備之

綱魏攻宋虎牢不克殺其將公孫表○目魏奚斤公孫表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四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退散復合攻之益急德祖出兵與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初德祖在北與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改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綱魏攻宋東陽城在今青州府宋檀道濟帥師救之○夏四月魏主攻虎牢不克○魏攻東陽城不克而退留刁雍戍尹卯地名未詳○閏月魏拔虎牢執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遂取司豫諸郡○目魏叔孫建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等皆畏魏兵強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

綱冬十一月魏主嗣殂太子燾立書法魏於是始書殂晉亡也○目魏太

宗殂世祖卽位自司徒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以羅結爲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燾以其忠慤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年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

綱魏立天師道場○目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尤不信佛法曰何爲事此胡神左右多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爲天師按陵封天師始自唐天寶七載此言謙之繼陵爲天師豈天師之號在初爲泛號至唐時始定封者耶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普文云老子之玄孫授以圖籙眞經至是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浩獨師受其術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帝欣然迎致謙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重壇五層月設廚會數千人

太祖文帝 諱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宜都王徐羨之等廢營陽王而立之在位三十年爲太子劭所弒壽四十七

綱甲子宋景平二年文帝元嘉元年魏世祖太武帝燾始光元年春正月宋廢其廬陵王義眞爲庶人○目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廬陵王義眞警悟好文而性輕易與謝靈運玄之孫顏延之

慧琳道人等情好欵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等爲宰相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眞乃因義眞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爲庶人徙新安郡

綱夏五月宋徐羨之傳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爲營陽王遷於吳六月弒之迎宜都王義隆於江陵殺前廬陵王義眞以謝晦行都督荊湘等州軍事○目羨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召之入朝以謀告之時義符出於華林園在臺城內爲列肆親自沽賣與左右卽龍舟而寢道濟引兵入雲龍門軍士進殺二侍者持義符出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羨之等稱皇太后令數義符過惡廢爲營陽王以宜都王義隆纂承大統遷義符於吳使人就弒之義符多力

突走出閶門追者以門關踣而弑之○傅亮帥行臺百官奉
法駕迎義隆於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
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何得耶時亮已
與羨之議害義符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等又遣使殺義眞
於新安以荊州地重恐義隆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謝
晦都督刺史欲令居外爲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七月行臺
至江陵傅亮帥百僚上表進璽紱義隆時年十八諸將佐聞
二王死皆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
彥之皆勸行乃命華留鎮荊州彥之鎮襄陽義隆遂發江陵
引見傅亮問義眞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
仰視亮流汗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

尹起莘曰羨之等身受顧命輕於廢立初不問有匡救之舉眞所謂視置君如弈棊者爾

綱秋八月宋主義隆立○目宜都王義隆至建康羣臣迎拜
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
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卽位大赦復廬陵王先
封迎其柩還建康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眞晦將行問蔡廓
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
不可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
推今自免爲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喜曰今得脫矣徐羨之
等進位有差

綱柔然寇魏○冬十一月吐谷渾王阿柴死弟慕璝嗣○目
阿柴有子二十人遺先志捨其子而立慕璝慕璝亦有才略

綱十二月魏伐柔然大獲○宕昌朝貢於魏○夏世子璝殺
其弟倫倫兄昌討璝誅之○目夏主將廢太子璝而立少子
倫璝將兵伐倫倫拒之敗死倫兄昌襲璝殺之并其衆歸於
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爲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
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綱乙丑（宋元嘉二年 魏始光二年 夏主赫連昌承光元年）春正月宋主始親聽政○目
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三上許之

綱二月燕有女子化爲男○目燕主以問羣臣傅權對曰西
漢之末雌雞化雄猶有王莽之禍況今女化爲男臣將爲君
之兆也

綱三月魏主尊保母竇氏爲保太后○夏四月魏遣使如宋

始復通也○六月武都王盛卒子玄嗣○目初盛聞晉亡不改義
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終當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及卒
玄自稱武都王遣使告喪於宋始用元嘉年號宋因而封之

綱秋八月夏主勃勃殂世子昌立○冬十月魏主伐柔然走
之○目魏大舉伐柔然五道並進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賫
十五日糧度漠擊之柔然大驚絕跡北走

綱丙寅（宋元嘉三年 魏始光三年）春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誅之以王弘爲
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荊湘等州軍事
謝晦舉兵反江陵○目初宋主在江陵孔甯子爲參軍及卽
位以爲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
亮專權構之於宋主帝欲誅二人并發兵討謝晦以王弘檀

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又所親委密使報弘且召
道濟欲使討晦道濟至乃下詔暴羨之亮晦殺二王之罪命
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以時收翦是日召羨之亮
羨之走新林浦名在今江寧府西南自經死亮被執伏誅宋主問討晦
之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
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
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陣而擒也徵王弘為
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為荊湘都督荊
州刺史晦聞徐傅等已誅自出射堂勒兵數日間四遠投集
得精兵三萬上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皆王弘王曇
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搆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綱聞宋子劭生〇目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
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
至后殿戶外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秘之至是始言劭生
綱宋主自將討謝晦二月誅之〇鑑宋主下詔戒嚴諸軍進
路以討謝晦晦帥衆三萬發江陵舟艦塞江旌旗蔽日歎曰
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初晦與徐傅為自全之計以為晦
據上流而道濟鎮廣陵各有強兵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
久至是聞道濟來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西人
離沮無復鬬志一時皆潰晦得小船夜還江陵攜其弟遯等
北走至安陸為故吏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誅之其女
為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尸戰場

奈何狼籍都市時年三十七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惟延陵
蓋延陵複姓蓋名也追隨不捨宋主以蓋為鎮軍功曹督護
綱三月宋以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〇目宋
主還建康既徵靈運延之用之又以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
廷大事遂豫權要賓客輻湊四方贈賂相繫琳著高屐被貂
裘置通呈書佐通呈典謁之職書佐掌書翰者會稽孔顗曰遂有黑衣宰相
可謂冠屨失所矣
綱夏五月宋以檀道濟為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豫州刺史
〇宋遣使巡行郡縣〇目遣散騎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行
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又使郡縣各言損益
綱宋主親臨聽訟〇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為

侍中謝弘微為黃門侍郎〇目王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
上所親任與已相埒音劣等也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
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惟人主所與議
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
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黃
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宋主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宋主欲
封王曇首王華等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
封詔示之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
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乃止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
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
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初混尚晉陵

公主混死詔絶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經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親舊見者爲之流涕及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摴蒱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卿視而無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

綱宋遣使如魏○冬十月魏主自將攻夏○鑑魏主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等皆言宜伐蠕蠕崔浩獨言宜伐赫連魏主亦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欲先伐之於是遣奚斤襲蒲坂周幾襲陝城以薛謹爲鄉導

綱十一月魏主入統萬別將取蒲坂及長安○目魏主行至君子津（在古東勝州界）會天暴寒冰合帥輕騎濟河襲統萬夏主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魏豆代田帥衆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垣而出魏分兵四掠殺獲數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他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夏弘農太守

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蒲坂守將棄城奔長安奚斤遂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自長安奔安定斤入長安秦雍氐羌皆降河西王蒙遜及氐王楊玄聞之皆遣使附魏

綱魏罷漏戶綿帛以屬郡縣○目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隱天興中詔采諸漏戶令輸綿帛不隸郡縣賦役不均是歲始詔罷之以屬郡縣

綱丁卯（宋元嘉四年 魏始光四年）春正月宋主謁京陵○目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面有慚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綱夏四月魏遣使如宋○五月魏主發平城○目魏奚斤與

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五月發平城行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我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攻城則不足決勝則有餘矣遂行

綱宋中護軍王華卒（書法宋魏至陳諸臣卒無不書書者非賢不卒也）

綱六月夏主及魏主戰於統萬敗走上邽魏取統萬○目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自退兵以示弱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宜急擊之夏主將步騎三萬出城魏主收衆

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天道在人豈有常哉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掎之魏主馬蹶而隊幾爲夏兵所獲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入其宮中得裙繫之槊上乘之而下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

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魏主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納夏世祖三女爲貴人夏平原公定鬪統萬破亦奔上邽魏主還以常山王素爲征南大將軍假節鎮統萬

綱秦遣使入貢於魏○秋八月魏主還平城○目魏主壯健鷙勇臨城對陣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峻京城修宮室曰此易所謂設險守國蕭何所謂不壯不麗無以重威者也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卽赫連勃勃也）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工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者多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惟其材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嘗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綱夏安定降魏○冬十一月魏封楊玄爲南秦王

綱晉徵士陶潛卒○目潛字淵明潯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以親老家貧爲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爲彭澤（今九江府屬縣）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僕也）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

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卒世號靖節先生

綱戊辰（宋元嘉五年魏神䴥元年○西秦王乞伏暮末永弘元年北凉承玄元年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春二月魏人及夏戰於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於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鑑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以馬疫糧少深壘自固而夏人日夜抄掠不得芻牧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

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奚斤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選騎待之旣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擒之夏平原公定收其餘衆奔還平凉卽位昌至平城魏主以妹妻之賜爵會稽公頡眷皆進爵奚斤以昌爲偏裨所擒深恥之乃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凉夏主分兵夾擊魏兵大敗斤淸皆爲所擒丘堆奔蒲坂夏人乘勝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衆鎭蒲坂以拒之昌後竟以謀叛見殺

綱夏五月秦王熾磐卒世子暮末嗣

綱六月宋以王弘爲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目光祿大夫

范泰說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存降挹弘納其言遂位不許固請故有是命

綱己巳宋元嘉六年魏神䴥二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荊湘等州軍事○鑑王弘乞解州錄以授義康宋主不許而以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與弘共輔朝政弘旣多疾且欲遠權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以義恭爲荊州刺史督八州劉湛爲南蠻校尉行府州事宋主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府舍不須改作訊獄虛懷博盡名器深宜愼惜爵賜尤應裁量毋以貴陵物毋以威加人聲樂嬉遊不宜與長又宜數引見佐史不然無以盡人情而知衆事也

綱三月宋立子劭爲太子

綱夏四月魏主伐柔然○目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崔浩獨勸之太史令張淵徐辯曰今玆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西方星名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蠕蠕卽柔然國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崔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邊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魏主大悅旣罷公卿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捨之

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強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劉裕雄傑吞倂關中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之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如以駒犢鬪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今掩其不備可一舉而滅也魏主曰吾行決矣遂發平城

綱五月柔然紇升蓋可汗大檀出走魏主追至涿邪山在漠北秋七月引還大檀死子赤連可汗吳提立

綱武都王玄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

綱八月魏遣兵擊高車降之目高車一名勑勒其後分散曰薛延陀曰回紇曰都播曰骨利幹曰多覽葛曰同羅曰僕固曰拔野古曰思結曰渾曰斛薛曰奚結曰阿跌曰契苾曰白霫別爲十五部總號敕勒又曰鐵勒○冬十月魏以崔浩爲撫軍大將軍○目浩善占天文魏

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尫（音汪，弱也）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胷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勅尚書曰：軍國大計，汝曹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綱 十一月朔，日食，星晝見，秦地震。○目 日食不盡如鉤，星晝見，至晡，河北地闇，秦地震，野草皆自反。

綱 庚午（宋元嘉七年，魏神䴥三年）春三月，宋遣將軍到彥之等伐魏。○目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伐魏。先遣使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當權斂戍相避，冬寒冰合，自更取之。

綱 魏勅勒叛，擊滅之。○夏六月，宋以楊難當爲武都王。○秋七月，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宋到彥之等取河南。○鑑 初魏諸將乞署司馬楚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崔浩曰：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發兵造艦，謂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以死爭之，張虛聲而受實害。且楚之等纖利小才，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兵連禍結而已。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盡，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乃詔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屯潁川。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森去）日行纔十里，七月始至須昌（今東平州），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悉衆北渡。碻（確）磝（敖）滑臺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鹵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綱 八月，魏遣將軍安頡擊宋師。○林邑（國，南蠻）入貢於宋。

綱 九月，燕王跋卒，弟弘殺其太子翼自立。○目 燕太祖寢疾，命太子翼攝國事。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宋夫人矯詔絕內外，翼及大臣俱不得見，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踰閤而入，射殺女御。太祖驚懼而卒，弘遂即天王位。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弘遂殺翼及太祖諸子百餘人。

綱 魏主如統萬。○鑑 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皆言宋兵猶在河中，不可捨之西行。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

定之後東出潼關席捲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
矣魏主從之遂入統萬謀襲平凉
綱泰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冬十月宋鑄四銖錢
尹起莘曰宋自是三十七年錢幣凡七變是年鑄四銖丁亥年鑄大錢戊子年罷甲午年鑄孝建四銖乙巳年鑄二銖十一月罷丙午年斷新錢專用古錢綱目錢幣自王莽外更變之亟無如宋者敝惡之極亦無如宋者
綱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目到彥之王
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魏安頡自委粟津在洛陽東北濟河攻
金墉杜驥南遁頡拔洛陽頡與將軍陸俟進攻虎牢又拔之
綱泰遷保南安○目泰王暮末爲北凉所逼請迎於魏魏許
以平凉安定封之乃焚城邑東如上邽夏主發兵拒之暮末
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

綱十一月魏主襲平凉夏主與戰敗績○目魏主至平凉晉析安定郡爲平凉今府仍其名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安定北
救平凉與弼遇弼僞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
之夏兵大敗走鶉觚原在今靈臺縣東北魏兵圍之
綱宋遣將軍檀道濟伐魏到彥之棄軍走○目宋加道濟都
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
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
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
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授任之旨邪彥之不從
引兵自淸河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青兗大
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鎭還都義欣不從

綱夏主及魏人戰敗走上邽魏取安定隴西○鑑魏軍圍夏
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饑渴夏主引衆下鶉觚原魏軍擊之
夏衆大潰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餘衆西保上邽魏兵遂取
安定魏主還臨平凉掘塹圍之夏隴西守將降魏
綱魏攻宋滑臺○凉遣使入貢於魏
綱十二月宋以長沙王義欣爲豫州刺史○目壽陽土荒民
散城郭頹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内安業道不拾遺
城府完實遂爲盛藩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淠水在固始縣西北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災旱
綱魏人克平凉復取長安○目魏克平凉關中悉入於魏豆
代田得奚斤娥淸等以獻魏主以斤爲宰士使負酒食以從

綱宋以垣護之爲高平太守○鑑到彥之王仲德下獄免官
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爲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
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爲之空虛
綱辛未宋元嘉八年魏神𪊺四年○燕王馮弘太興元年北凉義和元年○是歲秦夏皆亡凡四國春正月
宋檀道濟救滑臺敗魏師於壽張○目道濟等自淸水救滑
臺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率王仲德等奮擊大破
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
綱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目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
遂攻南安東漢分隴西爲南安治獂道故城在今鞏昌府東城中大饑人相食秦王
暮末窮蹙出降送於上邽夏主殺之幷其族西秦係鮮卑姓乞伏都金城三世五十二年夏滅之

〔綱〕二月魏克滑臺○〔目〕檀道濟等至濟上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至歷城魏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魏遂克滑臺執修之嘉其守節以爲侍中

〔綱〕魏主還平城復境內租一歲

〔綱〕宋檀道濟引兵還青州刺史蕭思話棄城走○〔目〕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斬之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棄東陽奔平川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爲

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

吳養心曰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足不足而示之有餘孫臏之減竈有餘而示之不足也道濟之量沙不足而示之有餘也

〔綱〕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目〕魏司馬楚之以爲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爲散騎常侍以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後慧龍卒玄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綱〕夏六月夏主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執定以歸○〔目〕夏主定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萬餘口自治城濟河欲擊北涼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夏係匈奴姓赫連都統萬二世二十五年吐谷渾滅之

〔綱〕閏月柔然請平於魏魏主厚禮之○魏遣使如宋求昏

〔綱〕宋以劉湛爲太子詹事給事中○〔目〕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浸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領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徵湛爲

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而以張邵代湛頃之邵坐贓當死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

〔綱〕秋八月涼遣子入侍於魏○吐谷渾奉表於魏○九月魏以崔浩爲司徒長孫道生爲司空○〔目〕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綱〕魏遣使授涼王蒙遜官爵○〔目〕拜蒙遜爲涼王王七郡置將相羣卿百官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

綱魏徵世冑遺逸○目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儁之冑冠冕州郡如此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數百人差次敘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博士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眞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

綱冬十月魏使崔浩定律令

綱壬申 宋元嘉九年 魏延和元年 春正月魏尊保太后爲皇太后立子晃爲太子

綱三月宋以王弘爲太保檀道濟爲司空還鎮尋陽

綱吐谷渾送故夏主定於魏魏人殺之

綱夏五月宋太保王弘卒○目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褊隘好折辱人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

綱秋七月宋以殷景仁爲尚書僕射劉湛爲領軍將軍

綱魏主攻燕圍和龍○目魏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修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將軍毛修之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修之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遣修之南歸求救修之汎海還建康拜黃門侍郎

綱冬十二月魏遣太常李順如涼○鑑蒙遜延入庭中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朝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爲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役鬼療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陁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

遜重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魏主聞而徵之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

綱癸酉 宋元嘉十年 魏延和二年 北涼王沮渠牧犍永和元年 ○夏四月涼王蒙遜卒子牧犍嗣○鑑蒙遜病甚國人以世子菩提幼弱而其兄牧犍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立爲世子蒙遜卒牧犍卽位遣使請命於魏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牧犍立皆驗朕克涼州亦不遠矣遣順拜牧犍河西王

綱冬十一月楊難當襲宋漢中據之○宋謝靈運有罪誅○鑑初靈運以秘書監被召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既至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輩名位素

不踰之並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遊役無度上不欲傷大臣諷令解官靈運乃引疾東歸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濬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靈運藉祖父之資（靈運晉康樂公玄孫）生業甚厚僮奴旣衆門生數百鑿山濬湖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爲山賊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公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靈運欲決會稽回踵湖爲田又求始寧（今上虞縣）休崲湖爲田顗俱固執不許遂成仇隙顗因靈運恣橫表其有異志靈運詣闕自陳上以爲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爲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

秦帝魯連恥追討擒之上愛其才降死徙廣州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劫取之不果詔於廣州棄市

〔綱〕（甲申 宋元嘉十一年 魏延和三年）春宋梁秦州刺史蕭思話擊楊難當破之復取漢中○魏及柔然和親

〔綱〕燕王弘稱藩於魏○〔目〕燕王遣高顒稱藩請罪於魏以季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太子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綱〕夏六月魏人伐燕○〔目〕燕王不遣太子質魏魏主遣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

〔綱〕（乙亥 宋元嘉十二年 魏太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綱〕燕王弘稱藩於宋○〔目〕燕王數爲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宋封爲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綱〕涼有神投書於敦煌東門○〔目〕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涼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虢之將亡神降於莘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於遊畋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

〔綱〕夏四月宋以殷景仁爲中書令中護軍○〔目〕初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以景仁位遇素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至是湛愈憤怨使司徒義康毀景仁而宋主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不許湛謀陰遣人殺之宋主微聞

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湛者潛相約無歷殷氏之門惟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宋主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

〔綱〕五月魏以穆壽爲宜都王○〔目〕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者梁眷之忠也今眷元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

〔綱〕西域九國遣使入貢於魏○〔目〕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於魏魏主以漢世雖通西域報使往來徒爲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以爲不宜拒絕以抑將來乃遣王恩生等使西域皆爲柔然所執

恩生見敕連可汗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敕連敕連乃
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
綱六月高麗王璉遣使入貢於魏○宋大水設酒禁
綱秋七月魏伐燕○鑑魏人數伐燕燕日危蹙楊岵復勸燕
王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為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
以圖後舉密遣陽伊請迎於高麗
綱宋禁擅鑄像造寺者○目丹陽尹蕭摹之上言佛入中國
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
祇有累人事不為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
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之
綱丙子(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二年○是歲燕亡凡三國) 春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

○目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
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
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宋主疾篤義康請召道濟
入朝其妻向氏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
矣至留累月宋主稍間將還未發會宋主疾動義康稱詔召
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
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
幘(巾也)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
輩不足復憚

尹起莘曰猛獸在山藜藿為之不採爪牙之士國之所恃以為重鄰敵望而憚者也道濟在宋雖未可謂之方虎然亦一時之傑死非其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綱楊難當自稱大秦王○目難當稱王改元建義立王后太
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
綱夏魏伐燕燕王弘奔高麗○目魏伐燕娥清古弼攻白狼
城克之高麗遣衆數萬隨陽伊迎燕王高麗兵大掠城中五
月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焚宮殿
火一旬不滅古弼部將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
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皆黜為門卒遣使高麗令
送燕王不從魏主議擊之因劉潔等諫乃止
綱秋七月魏伐楊難當於上邽降之○冬魏置野馬苑○目
魏主如棝陽(漢縣在古豐州)驅野馬於雲中置苑
綱宋鑄渾儀○目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

綴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
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綱柔然絕魏和親入其邊
綱丁丑(宋元嘉十四年魏太延三年) 夏五月魏詔吏民告守令罪○目魏主
以民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
守令之失迫脅在位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綱西域朝貢於魏○目魏主復遣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賫金
帛使西域招撫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洛那者舌
二國皆欲稱臣致貢但無路自致耳乃遣導譯送琬等旁國
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朝貢不絕
綱涼遣子入侍於魏遣使如宋○目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

妻北涼王牧犍牧犍遣宋繇謝且問其母及公主所宜稱魏主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初牧犍娶涼武昭王之女及魏公主至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頃之李氏卒尹氏撫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

綱 戊寅 宋元嘉十五年 魏太延四年 春二月宋以吐谷渾慕利延為隴西王○三月魏罷沙門五十以下者

綱 高麗殺故燕王弘○目 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故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弘怨高麗遣使求迎於宋宋主遣使迎之高麗遂殺弘并其子孫十餘人

綱 冬十一月宋立四學以雷次宗為給事中不受○目 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 在今九江南康之境 是歲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 東宮官名 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褠 古侯反留衣也 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朞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繫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綱 己卯 宋元嘉十六年 魏太延五年○是歲涼亡凡二國 春二月宋以衡陽王義季都督荊湘等州軍事○目 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綱 楊保宗奔魏魏以為武都王守上邽○夏六月魏主伐涼秋七月姑臧潰涼王牧犍降○目 牧犍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還言牧犍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浩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皆以為未可初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涼武宣王數與遊宴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順懷中順為之隱浩知之密白魏主魏主亦未之信及是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城南天梯山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難以久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為欺誣矣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

欲爲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耶。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將軍伊馛（音鈸）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六月，發平城，使穆壽輔太子晃監國，命公卿爲書讓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率羣臣委質遠迎，上策也；大軍既臨而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矣。七月，至上郡屬國城，部分諸軍，以源賀爲鄉導。八月，魏主至姑臧，分軍圍之。魏主見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言驗矣。九月，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雜胡降者又數十萬。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馛弓馬之

士，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馛善射，能曳牛却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

綱冬十月，魏以樂平王丕鎮涼州。○十二月，宋太子劭冠。○

目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宋主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綱魏主還平城。○目魏主猶以妹壻待沮渠牧犍，拜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爲多士，牧犍尤喜文學，其臣如闞駰、張湛、劉昞、宗敞、陰興、宗欽、趙柔、程駿、程弘等，魏主皆禮而用之。初，安定胡叟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壹，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亡可翹足待也。遂適魏。至是，魏主以爲先識，拜虎威將軍。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爲宣威將軍。以索敞爲中書博士。時魏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爲意，敞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嚴憚，多所成立。常爽亦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晉世五胡紛擾中原之地，分爲十有六國：趙、後趙、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燕、後燕、西燕、南燕、北燕、秦、後秦、西秦、夏也。宋初猶有五國，赫連、沮渠最後亡，至是盡入於魏。）

綱魏命崔浩、高允修國史。○目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參典著作。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太白（金星）、辰星（水星）常附

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曆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東宮少傅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北史：帝敕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

綱魏除田禁。○目魏主問高允何政爲先，允曰：臣少賤，惟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

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綱庚辰 宋元嘉十七年 魏太平眞君元年 夏六月。魏大赦境內。改元。取寇謙之神書之文
綱冬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爲江州刺史。
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目
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選
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自謂兄弟
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僮六千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
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領軍劉湛與殷景仁有隙。欲倚義康
以傾之。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湛初入朝
宋主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
疲。每入雲龍門。不夕不出。及是宋主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

嘗謂所親曰。劉班 湛小字班虎 初自西還。與語嘗視日早晚。慮其
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宋主曰。
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宋主然之。義康長史劉斌孔
胤秀等。皆以傾諂有寵。宋主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
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豈是幼主所御。義
康景仁皆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帝舊事。
義康不知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至是宋主收湛。下詔誅之。
及斌等八人。以義康出鎭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
上。而密函往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形迹周密。莫
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莫曉其意。至
夜聞召。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

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宋主使領隊防東掖門。收湛
之夕。宋主召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宋主曰。卿何意乃爾急
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乃遣收劉斌等殺之。義康
用事。人爭求親暱。唯主簿江湛早能自疏。求出爲武陵內史
檀道濟嘗爲子求昏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湛拒之
愈堅。故不染於二公 道濟義康 之難。義康停省數日。奉辭下渚。上
惟對之慟哭。餘無所言。義康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
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
規益。早卒。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惟勸吾進
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宋主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
至此。使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資奉優厚。信賜相繫。義恭懲

彭城之敗。雖爲總錄。奉行文書而已。宋主乃安之。景仁爲揚
州刺史。尋卒。以王球爲僕射。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范曄沈
演之爲左右衛將軍。對掌禁旅。曄。甯之孫也。有雋才而薄情
淺行。數犯名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以
綱辛巳 宋元嘉十八年 魏太平眞君二年 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都督江交
廣州軍事。○目前龍驤將軍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
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導以義方。奈何一旦
出削。遠送南垂。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
願亟召還。表奏賜死。
綱楊難當攻宋漢川。宋遣兵擊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澐 輯錄

宋紀 附後魏

太祖文帝下

綱 壬午 宋元嘉十九年 魏太平眞君三年 春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目 寇謙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眞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亦勸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疲百姓爲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綱 夏四月沮渠無諱西據鄯善李寶入據敦煌 寶安集故民而奉表於魏 ○五月宋擊楊難當平之魏人救之不克。○目 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眞道分兵攻武興 今沔縣地 下辯 今成縣 白水 今文縣地 皆取之難當遣符弘祖守蘭皐 城名舊注在蘭州恐未是 以其子和爲後繼方明與戰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難當犇上邽獲其兄子保熾又獲其子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胡崇之爲北秦州刺史鎭其地立保熾爲楊玄後守仇池魏人迎難當詣平城眞道方明竟坐匿金寶善馬下獄死

綱 秋九月沮渠無諱襲據高昌宋以無諱爲河西王 無諱奉表於宋也 ○冬十月柔然遣使如宋。○十二月宋修孔子廟。○目 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

綱 魏以李寶爲燉煌公。○魏尚書李順有罪誅。○目 魏主使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賜死

綱 癸未 宋元嘉二十年 魏太平眞君四年 春正月魏擊宋仇池取之。○目 魏軍進至下辯宋將軍强玄明等敗死胡崇之被擒餘衆走還漢中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綱 烏落侯國遣使如魏。○目 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爲廟在烏落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烏落侯使至言石廟具在魏主遣使致[illegible]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

綱 夏四月魏殺其武都王楊保宗秋七月宋立楊文德爲武

都王。○九月魏主襲柔然走之

綱 甲申 宋元嘉二十一年 魏太平眞君五年 春正月宋主耕籍田大赦境內

綱 魏以太子晃總百揆。○目 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之弼忠愼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棊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歐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魏主可之弼曰爲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魏主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蹶 跛蹇而顚蹶也 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晃課民稼穡使民各標

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綱魏禁私養沙門巫覡○目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

綱魏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目其百工商賈之子各習父兄之業毋得私立學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綱二月魏尚書令劉絜有罪誅樂平王丕以憂卒○目魏主之襲柔然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反吾當立樂平王又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吾有姓名否魏主聞之命有司窮治絜嵩皆夷三族樂平戾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白臺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

曰吉丕默有喜色至是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王之問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綱宋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尉○夏六月河西王無諱卒弟安周嗣○秋八月魏主畋於河西○目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於遊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畋於山北獲

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烏雁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

綱宋以衡陽王義季為兗州刺史南譙今滁州王義宣為荊州刺史○目初宋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宋主不得已用之先賜詔勸勉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修理宋主餞義季於武帳岡在臺城內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饑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綱柔然敕連可汗死子處羅可汗吐賀真立○敦煌公李寶入朝於魏魏人畱之

綱乙酉宋元嘉二十二年魏太平真君六年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曆○目初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驗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較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惟月有頻三大二小比舊為異謂宜仍舊詔可至是始行之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仲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

十律。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率，(律通) 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仲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

〔綱〕宋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目〕宋主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

〔綱〕三月，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夏四月，魏伐鄯善。○秋七月，鄯善降魏，西域復通。○九月，魏盧水胡蓋吳反。○〔目〕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衆反於杏城，(在今中部縣東，後魏於此置東秦州) 諸種胡爭應之，有衆十餘萬，表降於宋。魏長安鎮將拓跋紇討之，敗死，吳衆愈盛，分兵四掠。魏主發并、秦、雍兵擊

破之。河東薛永宗復聚衆以應吳，吳自號天台王，置百官。

〔綱〕冬十一月，魏人侵宋。○〔目〕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分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綱〕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蔚宗)謀反，伏誅。○〔目〕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彭城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乃厚結曄甥謝綜。(述之子) 綜引熙先見曄，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款洽，乃從容說曄，弒宋主，立義康。曄愕然。熙先曰：丈人雅譽過人，謗夫側目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勳，立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謀泄，被收。曄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晉嵇康將刑，索琴彈之) 庶同夏侯色。(魏夏侯玄謀誅司馬師，事泄，臨刑顏色不變) 十二月，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曄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收籍曄家，樂器服玩，竝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惟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裴子野曰：(劉弘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向之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綱〕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為庶人，徙安成郡。○〔鑑〕以沈劭為安成(今安福縣)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宜矣。

〔綱〕宋始備郊廟之樂。○〔目〕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

〔綱〕(丙戌 宋元嘉二十三年 魏太平真君七年) 春正月，魏主擊蓋吳。宋發兵援之。○宋伐林邑。○〔目〕初，林邑王范陽邁雖貢奉於宋，而寇盜不絕。宋主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和之進圍區粟城，(未詳) 遣慤為前鋒，擊林邑別將，破之。

綱三月魏殺沙門毀佛書佛像○鑑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法每言於魏主以爲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魏主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朕欲除僞定眞滅其蹤跡有司其宣告征鎭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書像惟塔廟無復孑遺

綱魏人侵宋○目初魏移書於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爲辭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如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儀未泯至是魏人侵宋北邊

綱宋師克林邑○目檀和之等拔區粟乘勝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日衣櫛蕭然

綱夏六月魏築塞圍○目魏發司幽定冀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

綱宋築北隄立玄武湖起景陽山於華林園

綱秋七月宋以杜坦爲青州刺史○目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及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皆不得踐清塗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傖荒（吳音楚曰傖荒荒服也）賜隔況日磾胡人乎宋主默然

綱八月魏長安鎭將陸俟擊蓋吳斬之

綱丁亥（宋元嘉二十四年魏太平眞君八年）春三月魏殺沮渠牧犍○目魏師之克敦煌也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寶器至是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蓄毒藥潛殺人姊妹皆學左道魏主大怒賜沮

渠昭儀死幷誅其宗族又有告牧犍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乃詔賜死

綱宋鑄大錢○鑑初宋主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多翦鑿古錢取銅盜鑄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從之

綱宋衡陽王義季卒○目義季自義康之貶遂縱酒不事事以至成疾而終

綱戊子（宋元嘉二十五年魏太平眞君九年）夏四月宋以武陵王駿爲徐州刺史○目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故有是命

綱宋罷大錢○目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便罷之

綱秋悅般國（去平城萬餘里）遣使如魏（約魏東西合擊柔然）○魏擊焉耆龜茲

冬十二月破之西域平○魏主伐柔然不見虜而還

【綱】己丑（宋元嘉二十六年 魏太平眞君十年）春正月魏主復伐柔然可汗遁走○秋七月宋以隨王誕為雍州刺史○【目】宋主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狼居胥匈奴中山名漢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而還）御史中丞袁淑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宋主悅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綱】魏主伐柔然大獲（自是柔然衰弱不敢犯魏塞）

【綱】庚寅（宋元嘉二十七年 魏太平眞君十一年）春二月魏主侵宋圍懸瓠○【目】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潁川太守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參軍陳憲守懸瓠（今汝寧府城）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兵圍之

【綱】三月宋減百官俸（以軍興減內外官俸三分之一）○夏四月魏師還○【鑑】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塡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積四十二日宋主遣臧質劉康祖共救之魏主遣任城公乞地眞來拒質等擊斬之四月魏主引兵還宋以陳憲為龍驤將軍

【綱】宋以江湛為吏部尚書（湛與徐湛之並寵信時稱江徐）○六月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目】浩自恃才畧專制朝權魏主使浩與高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郄標性巧佞謂浩注易及論語詩書馬鄭王賈（馬融鄭玄鄭衆王肅賈逵）不如浩之精微乞頒浩所注令天下習業湛標又勸浩刊所譔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聞之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魏王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高允允勸其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崔鑑謂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紀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紀及今紀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鄉問皆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匄（音蓋乞也）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召浩臨詰浩惶惑不能對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使催切允曰浩直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執允太子為之拜請魏主乃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六月詔誅

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不爲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主既誅浩而悔之

綱 秋宋人大舉侵魏取碻磝稿敖今肥城縣圍滑臺冬十月魏主自將救之宋將軍王玄謨退走○鑑 宋主欲伐魏徐湛之江湛王玄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宋主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居其軍之館食其軍之穀也弔民問也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矣慶之又固陳不可宋主使湛之等難之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不從七月遣王玄謨帥沈慶之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兗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東西齊舉梁秦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

恭出次彭城爲諸軍節度是時大起軍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假也使暫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建武司馬申元吉趣碻磝魏濟州刺史皆棄城走蕭斌與沈慶之留守碻磝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隨王誕遣雍州參軍柳元景將軍尹顯祖曾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將兵出弘農南平王鑠遣豫州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王陽兒擊豫州魏荆豫刺史皆棄城走鑠又遣司馬劉康祖助坦進逼虎牢九月魏主引兵南救滑臺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時河洛之民出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即就也言當就用其來赴者之長帥而以配私暱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十月魏主夜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畧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垣護之以百舸爲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玄謨不從魏人以所得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惟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貍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守固碻磝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

若鹵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東過謂越碻磝而東清東謂清河以東青州界也）碻磝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將諸軍還歷城

綱十一月魏主進至魯郡以太牢祠孔子

綱宋雍州參軍柳元景大破魏師於陝斬其將張是連提進據潼關而還○目宋龐法起等軍入盧氏柳元景等進攻弘農拔之進向潼關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法起等於陝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

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陣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計日暮魏兵乃退明日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勁敵在前堅城在後是我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遂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降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言以仁愛聲聞爲前導也）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遂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蠭起皆來送欵宋以王玄謨敗退魏軍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爲襄陽太守

尹起莘曰（王玄謨首建北伐之謀親將大衆望風退走柳元景偏裨別將破敵成功宋主不能顯加賞戮此固佛狸之所望而侮者尚可與之校勝負哉）

綱魏永昌王仁克懸瓠遂敗宋師於尉武殺其將劉康祖進逼壽陽○目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宋主召劉康祖還仁將八萬騎追及於尉武（亭名其地未詳）康祖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有流矢貫康祖頸乃墜馬死餘衆遂潰南平王鑠使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地名未詳）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

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縣名今屬鳳陽府）仁進逼壽陽鑠嬰城固守

綱魏主攻彭城不克○目魏軍在蕭城（在今蕭縣北）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江夏王義恭欲棄之南歸長史張暢曰城中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窮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道民（駿小字）忝爲城主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主至彭城使尚書李孝伯餽義恭貂裘且請見駿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孝伯曰魏主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山名在今儀真縣西）飲江湖以療渴爾暢曰去畱之事自適彼懷若鹵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鹵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

孝伯將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盪定有期君還本朝今為相識之始

綱十二月魏主引兵南下攻盱眙不克進攻瓜步宋人戒嚴守江○鑑魏主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望風奔潰宋主使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屯城南魏燕王譚攻之敗沒質軍亦潰乃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江淮無警已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我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

合肥（昆陽漢光武破莽兵合肥應作肥水晉謝玄破秦兵也）前事之明驗也眾心稍定及臧質向城開門納之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攻城不拔自帥大眾南向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朕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綱魏及宋平○目魏主以橐駝名馬餉宋主求和請婚宋主亦餉以珍羞異味魏主以其孫示使者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使還宋主召羣臣議之眾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太子劭怒謂湛曰今二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劭又言於宋主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徐可以謝天下宋主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爾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綱辛卯（宋元嘉二十八年魏正平元年）春正月魏師還○目正月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右衛率尹弘言於宋主曰六夷如此必走明日果掠居民焚廬舍而去

綱宋主殺其弟義康○目魏師在瓜步人情忷懼宋主慮不逞之人奉義康為亂太子劭武陵王駿及僕射何尚之屢啟宜早為之所宋主乃遣中書舍人嚴龍就殺之

尹起莘曰（義康前日之廢書國書彭城王者實有其罪故以國法待之也義康今日之死書宋主殺其弟者罪不至死故專自宋主以甚之也）

綱魏復取碻磝（王玄謨還歷城）○魏主攻盱眙宋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走二月過彭城宋人追之不及○目魏主攻盱眙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塡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彄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朔魏主燒攻具

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惟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宋主聞益嘉之魏師過彭城宋人追之不及

綱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調○目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數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矟同）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音咨沮退縮也）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詔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鎮軍將軍駿為北中郎將

初魏主過彭城遣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入保參軍王孝孫曰百姓饑饉日久方春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耶虜若必來芟麥未晚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典籤董元嗣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義恭乃止

綱三月魏主還平城○魏以盧度世為中書侍郎○目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羆家吏囚羆子掠治之羆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爇其體終不言而死後魏主赦度世以為中書侍郎度世為其弟娶鄭羆妹以報德

綱夏四月魏荊州刺史魯爽及其弟秀奔宋○目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為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中書郎秀皆有寵於魏主既而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殺魏戍兵帥部曲千餘家奔汝南請降於宋宋主大喜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為穎川太守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算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綱宋以何尚之為尚書令徐湛之為僕射

綱魏更定律令（增損凡三百九十一條）○六月魏太子晃卒○目晃監國頗信任左右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乃與販

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晃惡之給事中仇尼（複姓也）道盛有寵於晃與愛不協愛恐為所糾遂構其罪魏主怒斬道盛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謚曰景穆魏主徐知其無罪悔之時晃子濬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

綱宋魏復通好○宋以王僧綽為侍中○目僧綽曇首之子也幼有大成之度衆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為吏部郎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及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演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宋主以其年少欲以後事託之朝政大小皆與參焉宋主始親政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

之及僧綽凡十二人
綱壬辰宋元嘉二十九年魏高宗文成帝濬興安元年春二月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君
燾而立南安王余○鑑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宗愛懼
誅二月弒之僕射蘭延和疋字古雅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以
濬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濬嫡孫不可廢
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翰善南
安王余乃密迎余矯皇后令召延等而使宦者持兵伏禁中
以次收縛斬之殺翰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翰余皆
世祖之子也
綱夏五月宋人侵魏○目宋主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遣蕭
思話督張永等向碻磝魯爽魯秀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

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沈慶之固諫宋主不使行又使侍郎徐
爰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綱宋尚書令何尚之致仕尋復起之○目尚之以老請致仕
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請數四果
起視事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嗤之
綱宋太子劭始興王濬巫蠱事覺赦不誅○目初潘淑妃生
始興王濬袁皇后恚恨而殂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曲
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因東
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與劭濬信惑之劭濬多過失
數爲宋主所詰責使道育祈請號曰天師後遂與道育鸚鵡
及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爲巫蠱琢玉爲宋主形像埋

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爲隊主宋主讓之曰汝所用隊主副
並是奴耶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爲不已正可
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鸚鵡先與天與通恐事泄白劭
密殺之慶國懼曰巫蠱事惟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
我其危哉乃白其事宋主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
濬書及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遣
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陳謝宋主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尹起莘曰戾太子爲江充所誣不免其死劭濬既親爲巫蠱事驗明白豈有國儲副君所爲若此而可以承祧主器者哉事覺不誅直書於冊譏失刑也
綱秋八月宋攻魏碻磝不克而退雍州兵進至虎牢引還○
目諸軍攻碻磝累旬不拔魏人夜自地道潛出燒營及攻具

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
時青徐不稔軍食告乏蕭思話命諸軍退屯歷城魯爽至長
社魏戍主棄城走臧質遣司馬柳元景帥參軍薛安都等向
潼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參軍蕭道成承之之子將兵
向長安九月魯爽與魏拓跋僕蘭戰於大索城名在滎陽縣破之進
攻虎牢聞碻磝敗退與元景等皆引還
綱吐谷渾王慕利延死兄子拾寅嗣○目拾寅始居伏羅川
請命於宋魏宋以爲河南王魏以爲西平王
綱冬十月魏宗愛弒其君余魏王濬立討愛誅之○目宗愛
爲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
權愛憤怒余以十月朔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弒

而秘之惟羽林郎中劉尼知之恐其爲變密告殿中尚書源
賀賀乃與尚書陸麗共謀立濬使尼麗迎濬於苑中尼馳還
東廟大呼宗愛弑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
衞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入宮奉
皇孫卽位殺愛周夷三族追尊景穆太子爲皇帝立乳母常
氏爲保太后尋尊爲皇太后

綱魏殺其外都大官古弼張黎○目南安王余以弼爲司徒
黎爲太尉及是見黜坐有怨言被誅

綱魏隴西屠各叛討平之○魏復建佛圖聽民出家○目魏
世祖晩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至是羣臣多請復
之於是向之所毁率皆修復魏王親爲沙門下髮

綱魏行玄始曆○目初魏入中原用景初曆世祖克沮渠氏
得趙歐玄始曆時人以爲密是歲始行之

綱癸巳 宋元嘉三十年 魏興安二年 春二月宋太子劭弑其君義隆及其左
衞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而自立以何尚之爲司空
○目嚴道育之亡命也搜捕甚急道育匿於東宮又隨始興
王濬至京口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捕得其婢云道育隨征北
還都宋主乃命京口送婢須至檢覆欲廢太子劭賜濬死先
與王僧綽謀之使尋漢魏典故僧綽曰惟宜速斷不可稽緩
願以義割恩不爾便應坦懷如初不可使難生慮表宋主曰
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勤三思且彭城始
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
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宋主默然議久不決與徐湛之屛人語
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既而
以其謀告潘淑妃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爲逆初宋主
以宗室强盛慮有内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劭性黠
而剛猛宋主深倚之會嚴道育婢將至劭詐爲詔豫加部勒
云有所討夜呼蕭斌袁淑殷仲素入宮流涕謂曰主上信讒
將見罪廢内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
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
善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身擧令淑叱之曰卿謂殿下眞
有是耶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
否淑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耳假有此謀

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明旦宮門未
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袁淑甚急
淑至不肯登車命殺之門開而入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齋
閤拔刃徑上合殿宋主其夜與徐湛之屛人語至旦燭猶未
滅衞兵尚未起宋主見超之入擧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
湛之驚起兵人殺之劭出坐東堂江湛聞喧譟聲嘆曰不用
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劭遣兵殺之使人殺潘淑妃及太祖親
信數十人濬時在西川府劭馳召之屛人問狀卽戎服乘馬
而至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
來所願劭詐以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内
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卽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

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可大赦改元太
初卽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蕭斌為僕射何尚之為司
空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為吏部尚書武陵王駿屯五洲山名
在今鎭江府西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
五洲具言太子弒逆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
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
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蘇轍曰文帝恭勤政事侃侃忘疲性存儉約不事侈靡加以在位日久綱維備舉條禁明密四境晏然戶口蕃息政平訟理惜乎以萬里長城之人不免死於讒間之口而又不量其力橫挑强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漢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于禍豈非文有餘武不足耶

〔綱〕三月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目〕劭料檢文帝巾箱

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拜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
虔為司徒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
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
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之

〔綱〕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五月
劭及弟濬皆伏誅○〔目〕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駿慶之求
見駿駿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
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
之淺耶駿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卽命內外勒
兵主簿顏竣延之子也謂宜待諸鎭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
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狥衆駿
令竣拜謝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
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駿戒嚴誓衆至尋陽命顏
竣移檄四方州郡響應隨王誕將受劭命參軍事沈正說司
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唱大義
於天下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僞寵乎琛曰
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為晚也正曰弒逆冤醜義不
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耶馮衍東漢人有言曰大漢之貴臣
將不如荊齊之賤士乎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
乃與正共入說誕從之駿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檄至
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
曰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

劭疑舊臣不為己用乃厚撫魯秀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
蕭斌為謀主斌勸劭勒水軍自出決戰江夏王義恭曰賊駿
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不憂賊不破也劭善
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
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立戰功
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
城何由得久劭不聽宣城太守王僧達弘之子也得檄未知所從
客說之乃自候道南奔駿卽以為長史駿初發尋陽慶之謂
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曰吾見其在先帝將議論
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駿自發尋陽有疾不能
見將佐惟顏竣出入臥內擁駿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

任谷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駿之危疾也。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至江寧，步上潛至新亭，依山爲壘。劭使蕭斌等分統水陸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盡遣出鬭。劭兵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殺傷過前。劭僅以身免，魯秀南奔。駿至江寧，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上表勸進。駿遂即位於新亭。隋王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向建康，自頓西陵，爲後繼。劭遣兵拒之，大敗。劭緣淮樹柵自守，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魯秀等募

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即放仗降，城中沸亂，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蕭斌令所統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於軍門。諸軍遂克臺城，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爲軍士所殺，刳腸割心，臠其肉生噉之。劭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南走，遇江夏王義恭，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桁，暴尸於市，汙瀦劭所居齋，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冲、尹弘、王羅漢及沈璞皆伏誅。袁淑、徐湛之、江湛、王僧綽等俱贈爵賜謚。初劭葬太祖，謚曰景，廟號中宗，至是改謚曰文，廟號太祖。尊母路氏爲皇太后，立妃王氏

爲皇后，封拜義恭以下有差。

綱 宋復以何尚之爲尚書令。○目 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司空，子偃爲侍中。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躬親灑掃也黃閤。宋主以尚之偃有令譽，自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特宥之，復以爲尚書令，偃爲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綱 宋以南郡王義宣爲荊湘刺史。○秋七月朔，日食。○目 宋主詔求直言，省細作并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侍中謝莊上書忤旨，朗自解去職。莊，弘微之子也。時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綱 宋主殺其弟南平王鑠。○目 鑠素負才能，常輕宋主，宋主

潛使人毒之。

世祖孝武帝 諱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劭，即帝位，在位十一年，崩年三十三

綱 甲午 宋孝建元年 魏興光元年 春正月，宋鑄孝建四銖錢。○目 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民不盜鑄。及是鑄孝建四銖錢，形制薄小，輪郭不成，於是盜鑄者衆，守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繼，盜鑄益甚，物價踊貴。

綱 宋立子子業爲太子。○二月，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反。夏，宋主遣兵討質，誅之。○目 臧質自謂其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

漸致猜嫌。帝淫義宣諸女。義宣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義宣腹心竺超民等。勸從其計。乃約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同舉兵反。義宣兼荊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宋主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乃以柳元景王玄謨統諸將討之。進據梁山洲。（在今和州江中）三月。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以子慆與竺超民留鎮江陵。使魯秀擊朱修之。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爽亦引兵趣歷陽。（今和州）與質水陸俱下。四月。遣將軍薛安都等戍歷陽。沈慶之濟江討爽。爽引兵退。慶之使安都帥輕騎追及斬之。進克壽陽。徐遺寶走死。義宣至鵲頭。（山名。在今銅陵縣北）太傅義恭與之書曰。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强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至蕪湖。質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在姑孰南。今當塗縣境）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疑其有異志。不從。質又請自攻東城。義宣遣劉諶之與質俱進。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衝陳。陷之。斬諶之。質等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潰。單舸迸走。閉戶而泣。質不知所爲。逃於南湖。追斬其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義宣走向江陵。衆散且盡。竺超民具羽儀迎之。時州兵尚萬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惛沮。無復神守。不能自立。旦日。超民收送刺姦。（自漢以來公府有刺姦掾）義宣止獄戶。歎曰。臧質老奴誤我。魯秀赴水死。

[綱]宋置東揚州郢州。○[鑑]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出焉。以荊江爲重鎮。甲兵所聚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宋主惡其强大。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荊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既而荊揚因此虛耗。

[綱]宋省錄尚書事官。○[目]宋主惡宗室强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

[綱]宋以朱修之爲荊州刺史。劉義宣伏誅。○[目]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幷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言。賊既遁去。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端坐待縛。今戮其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乃原之。

[綱]乙未（宋孝建二年。魏太安元年）春。宋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罷就第。○[目]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綱]秋八月。宋主殺其弟武昌王渾。○[目]渾與左右作檄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以爲戲笑。長史封上之。廢爲庶人。逼令自殺。時年十七。

[綱]冬十月。宋裁損王侯制度。○[目]宋主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等奏裁損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宋主因諷

有司奏增爲二十四條行之

【綱】宋以楊元和楊頭爲將軍○【目】元和故氐王楊保宗子也宋朝以其幼弱未正位號部落無定主其族父頭先戍葭蘆未詳母妻子弟並爲魏所執而爲宋堅守無貳心雍州刺史王玄謨請以頭爲西秦刺史安輯其衆俟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其不稱卽以授頭必能藩扞漢川使無虜患若葭蘆不守漢川亦不可立矣不從

【綱】丙申宋孝建三年魏太安二年春正月魏立貴人馮氏爲后遼西公朗之女也朗坐事誅后沒入宮○二月魏立子弘爲太子○【目】弘生三年矣先使其母李貴人條記所付託兄弟然後依故事賜死

【綱】宋以宗慤爲豫州刺史○【目】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

直敘所論之事置典籤以王之宋諸皇子爲方鎭者多幼時王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鎭皆以典籤出納敎命刺史不得專其職及慤爲豫州吳喜爲典籤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綱】秋七月宋以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刺史○【目】太傅義恭以宋主之子子尚有寵將避之乃辭揚州宋主以子尚爲刺史時熒惑守南斗宋主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治東城以厭之

【綱】冬十月宋以江夏王義恭爲太宰

【綱】十一月魏以源賀爲冀州刺史○【目】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埸之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爲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綱】十二月宋移青冀并鎭歷城○【目】宋主欲移青冀二州并鎭歷城刺史垣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北虜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并鎭此經遠之略也由是遂定

【綱】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鑑】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笨音奔去聲竹輿也逢竣鹵簿儀衞也卽屛在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

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霄之上遽驕佚如此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蕩延之墜牀致損竣怒殺之延之哀痛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屛風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卒年七十三諡曰憲延之辭采與謝靈運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子竣丁憂踰月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抱竣登車載之郡舍南史文帝嘗問延之以諸子才能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綱】丁酉宋大明元年魏太安三年夏六月宋以顏竣爲東揚州刺史○【目】宋

主自郎吉之後奢淫自恣多所興造顏竣以藩朝舊臣數懇切諫爭宋主浸不悅竣疑宋主欲疏之乃求出外以占其意宋主從之竣始大懼

綱秋七月宋幷雍州爲一郡○目雍州所統多僑郡縣刺史王玄謨言僑郡縣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請皆土斷乃詔幷雍州三郡十六縣爲一郡郡縣流民不願屬籍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宗彊羣從多爲雍部二千石乘聲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使啓上具陳本末宋主遣主書吳喜撫慰之且報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故宋主以此戲之

綱八月宋以竟陵王誕爲南兗州刺史治廣陵今揚州府劉延孫爲南徐州刺史治京口今鎮江府○目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從來不序昭穆宋主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合族宋主閨門無禮不擇親疏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誅劭及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宋主畏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從之廣陵以延孫心腹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

綱戊戌宋大明二年魏太安四年春正月魏設酒禁置候官○目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鬬及議朝政故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以求百官過失窮治之

綱二月魏以高允爲中書令○目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語或痛切至不忍聞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眞忠臣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司徒

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即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息賜以帛粟拜其子悅爲郡守允固辭不許魏主重之常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雅嘗曰前史稱卓子康卓茂劉文饒劉寬之爲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浩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爲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

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綱〕夏六月，宋以謝莊顧覬之爲吏部尚書。〇〔目〕宋主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謝莊顧覬之爲之。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用人漸輕，宋主欲重其選，乃用當世名士孔覬王彧爲之。侍中蔡興宗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爲輕重，人心豈可變邪。後竟如其言。興宗，廓之子也。

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尚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爲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干進務得，無復廉恥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欲治致平章，不可必也。況後之人哉。孝武雖分曹爲兩，不能反之於周漢，而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綱〕秋八月，宋殺其中書令王僧達。〇〔鑑〕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宋主初立，擢爲僕射，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爲護軍將軍，不得志，又爲吳郡太守，坐多役功力，免官。後宋主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繼復再被彈削，所上表奏，詞旨抑揚，帝甚不悅。時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嘗盛車服詣僧達，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瓊之大慙而退。僧達令舁所坐牀棄之。太后大怒，涕泣言於帝曰：我尚在，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會南彭城蕃縣（南彭城僑立之郡，縣寄治京口）人高闍與沙門曇標謀作亂，帝以僧達屢經犯忤，終無悛改，遂因闍事陷之，收付廷尉，賜死於獄，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爲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慨然。

〔綱〕冬十月，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爲中書舍人。〇〔目〕時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宋主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門外成市。顧覬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劉放孫資見信於魏明帝，辛毗不與交，子敞諫曰：大人宜少降意。毗正色曰：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耳。）覬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綱〕己亥，宋大明三年，魏太安五年。夏四月，宋竟陵王誕反廣陵，宋主遣兵討之。〇〔目〕誕知宋主意忌之，因魏人入寇，修城治仗。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宋主以爲中書侍郎。智淵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俄而事覺，宋主令有司奏請收付廷尉，詔貶爵爲侯，遣之國，使垣閬與戴明寶襲之。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爲內應。誕聞之，斬成，擊閬殺之。明寶逃還，詔沈慶之將

兵討誕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之曠斬其使誕遂滅曠家奉表投城外數宋主罪惡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宋主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期親在建康者誅死以千數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衆來會先是誕詐衆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軍盛棄城北走誕衆皆不欲去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以劉琨之爲參軍（遵考之子也）琨之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我爲汝護送

[綱]五月宋殺其東揚州刺史顏竣○[目]竣遭母憂送喪還都宋主恩待猶厚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譖之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竣坐免官竣懼上啓乞命宋主益怒及誕反遂誣竣與通謀收付廷尉折足賜死妻子徙交州復沉其男口於江

[綱]秋七月宋克廣陵劉誕伏誅○[目]沈慶之值久雨不得攻城宋主令有司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誕初閉城參軍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及兵屢敗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爲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范義爲誕左司馬或勸其行義曰子不可以棄母

吏不可以叛君必若康之而活吾弗爲也沈慶之帥衆攻城克之誕走追及斬之母妻皆自殺宋主聞廣陵平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宋主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宋主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女子爲軍賞猶殺三千餘口擢梁曠爲後將軍贈劉琨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慚色

[綱]宋以沈慶之爲司空○九月宋築上林苑（本孫吳所創劉宋修築之一名芳林苑齊高帝舊宅在此）

[綱]庚子（宋大明四年魏和平元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三月后親蠶西郊太后觀禮

[綱]夏六月魏復置史官○[目]崔浩之誅史官遂廢至是復置

[綱]冬十月宋殺其廬陵內史周朗○[鑑]周朗言事切直宋主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州統滇中今雲南地）於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

[綱]宋以顏師伯爲侍中○[目]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宋主嘗與之摴蒱宋主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宋主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是日一輸百萬

[綱]辛丑（宋大明五年魏和平二年）春正月雪○[目]宋以正旦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義恭奏以爲瑞宋主悅義恭

以宋主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祇奉由是終宋主之世義恭得免於禍

綱夏宋立明堂○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襄陽爲其下所殺○目宋主卽位以來抑黜諸弟旣克廣陵欲更峻其科沈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衞之寄及襄陽平太宰義恭希旨復請裁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器甲禁絕賓客懷文固諫乃止宋主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棨信刻木合符曰棨執以傳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宋主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綱秋九月宋司空沈慶之罷就第○目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一夕徙居婁湖在今江寧府東南以張昭封婁侯故名以宅輸官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三公也

綱冬十月宋以新安王子鸞爲南徐州刺史○目子鸞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眄遇者莫不入其府初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宋初治彭城後治鍾離以張岱爲參軍行府州國事後歷臨海今台州府豫章今南昌府晉安今福泉二府境三府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不相失或問其故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是子鸞復以岱爲別駕行事

綱十二月宋制民歲輸布戶四匹書法譏重斂也○宋禁士族雜婚○目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士族多避役逃亡

綱壬寅宋大明六年魏和平三年春正月宋始祀五帝於明堂○宋策孝秀於中堂○目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惡其諒投策於地

綱二月宋復百官祿○宋殺其廣陵太守沈懷文○目懷文素與顏竣周朗善數以直諫忤旨宋主謂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與王彧江智淵約相與諫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彧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宋主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宋主每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又不好戲嘲宋

主謂故欲異己出爲廣陵太守至是朝正事畢當還以女病求申期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上怒賜死三子澹淵沖行哭請命柳元景爲之言曰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宋主竟殺之

綱夏四月宋淑儀殷氏卒○目宋主痛悼不已精神罔罔頗廢政事葬於龍山民不堪役死亡甚衆自江南葬埋之盛未之有也又爲之別立廟南史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麗色巧笑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寵冠後宮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當時莫知所出或云是殷琰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宮云

綱秋九月宋祖沖之請更造新曆不報○目沖之上言何承天元嘉曆疎舛猶多更造新曆以爲舊法冬至日有定處未盈百載輒差二度今令冬至日度歲歲微差將來久用無煩

屢改又子爲辰首位在正北虛爲北方列宿之中今曆上元
日度發自虛一日辰之號甲子爲先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又
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法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
爲始宋主令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宋主晏駕不果施行
綱癸卯宋大明七年魏和平四年春正月宋吏部郎江智淵卒○目宋主嘗
使智淵以王僧朗戲其子彧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宋
主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
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又議殷淑儀謚曰懷宋主以爲不盡
美銜之他日至妃墓指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
淵益懼竟以憂卒
綱夏宋制非臨軍毋得專殺非手詔毋得興軍○宋以蔡興

宗袁粲淑之兄子也爲吏部尚書○目宋主好狎侮群臣常呼金
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爲老傖僕射劉秀之爲老慳顏師伯爲
齴魚蹇反露齒也其餘短長肥瘦各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
擊群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議曹郎王耽之曰蔡豫
章興宗父廓嘗爲豫章郡太守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
未嘗相召蔡尚書謂興宗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綱六月宋以劉德願爲豫州刺史○鑑宋主數與群臣至殷
貴妃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號慟涕
泗交頤宋主甚悅故有是命又令羊志哭亦嗚咽甚哀他日
有問志者卿安得有此一副急淚志曰我邇日自哭亡妻耳
綱宋大修宮室○鑑宋主爲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
敏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
江已來宮室草創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宮室土木被
錦繡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
臣觀之牀頭有土障猶枕屏也壘土爲之壁上掛葛燈籠罩燈以葛布也麻繩
拂以麻結爲拂也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
得此已爲過矣顗淑之兄子也
綱甲辰宋大明八年魏和平五年夏閏五月宋主駿殂太子子業立○目宋
主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蒱戲
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嘗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肅然
整容無復酒態由是內外畏之莫敢弛惰至是殂於玉燭殿
遺詔太宰義恭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事無鉅細悉關

二公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尚書
中事委僕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王玄謨太子即位年
十六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退而歎曰
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蘇轍曰孝武勦除逆亂師直而壯成功固宜即位未幾沉湎於酒荒淫於色貪冒於貨嘲狎公卿誅讐諫士大興宮室濫賞嬖幸帑藏空虛迹其無道恒靈不若得保首領而沒於牖下蓋亦幸矣求欲永有其國尚可得乎身沒未幾嗣子殲滅宜矣
綱秋七月宋以蔡興宗爲新昌太守王玄謨爲南徐州刺史
○目宋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蔡興宗於都座慨
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今山陵未
遠凡諸制度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

此竊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詔敕皆出其手興宗每奏選事法興等輒點定回換興宗於朝堂謂義恭曰王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義恭法興皆惡之左遷新昌太守（宋以晉南譙郡爲新昌今滁州地）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又惡王玄謨之剛嚴以爲南徐州刺史

綱八月宋太后王氏殂○目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綱冬宋饑○目東方諸郡連歲旱饑米一升錢數百建康亦至百餘錢餓死者什六七是歲宋境內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澐　輯錄

宋紀　附後魏

前廢帝（名子業孝武帝太子在位一年無道被弒時年十七）

綱乙巳（宋景和元年太宗明帝泰始元年魏和平六年）春宋鑄二銖錢○目自孝建以來民間盜鑄濫錢商貨不行至是更鑄二銖錢形式轉細民間效之而更薄小無輪郭不磨鑢謂之耒子

綱夏五月魏主濬殂太子弘立○目初魏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悽楚也）高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太子弘即位時年十二

綱魏車騎大將軍乙渾殺司徒陸麗○目乙渾專權矯詔殺尚書楊保年等於禁中使司衛監穆多侯召平原王陸麗於代郡多侯謂曰渾有無君之心王宜少淹留以觀之麗不從渾所爲多不法麗數爭之渾殺麗及多侯而自爲太尉錄尚書事

綱六月魏開酒禁○秋七月魏乙渾自爲丞相○目乙渾爲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綱八月宋主殺其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僕射顏師伯○鑑子業幼而狷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子業欲有所爲法興輒抑制之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怨法興裁其賜與言於子業曰道路

皆言法興爲眞天子官爲贋天子濴恐此坐非復宮有子業
遂賜法興死初世祖多猜忌大臣重足屏息世祖殂義恭等
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及法興死諸大臣始復不自安於
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子業立義恭日夜聚謀而不能決元景
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恨師伯專斷朝事
不與己參懷乃發其事子業遂自帥羽林兵殺義恭幷其四
子召元景以兵隨之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
召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幷其子弟諸
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幷其六子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
如奴隷矣初子業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
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其美乃止子業德之既誅羣公以顗爲

吏部尚書尚書左丞徐爰便辟善事人時殿省舊人多見誅
逐唯爰巧於逢迎始終無忤子業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姊山
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主尤淫恣嘗謂子業曰陛下六宮萬
數妾惟駙馬一人事大不均子業爲置面首左右選面首之美者爲左
右也三十人吏部郎褚淵湛之之子貌美公主請以自侍子業許之
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子業令太廟別
畫祖考之像入廟指高祖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
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此
渠太好色不擇尊卑顧謂左右曰渠大齇皶柤鼻如何不齇立召
畫工令齇之
綱九月宋主殺其弟新安王子鸞○目子鸞有寵於世祖子

業惡之遣使賜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發殷淑儀墓又
欲掘景寧陵孝武帝墓太史以爲不利於子業乃止
綱宋義陽王昶文帝之子出奔魏○目昶爲徐州刺史素爲世祖
所惡而民間每訛言昶反是歲尤甚子業謂左右曰我卽大
位未嘗戒嚴使人邑邑會昶遣使上表求朝詰以反狀使懼
逃歸子業乃下詔討昶內外戒嚴自將兵渡江命沈慶之統
諸軍昶聚兵移檄統內皆不受命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攜愛
妾奔魏昶頗涉學能屬文魏人重之使尙公主賜爵丹陽王
綱宋以袁顗爲雍州刺史蔡興宗爲吏部尙書○目顗始爲
子業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顗懼求出其舅蔡興宗謂
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惟願生出

虎口耳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朝廷以興宗爲臨海王子頊長
史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顗曰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
得耶興宗曰宮省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彌外釁未必可量汝
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興宗尋復
爲吏部尙書
綱宋聽民私鑄錢○目沈慶之復啓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
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鵞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
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綱冬十一月宋主殺其會稽太守孔靈符以忤犯近臣幷殺其二子○宋
主殺其寧朔將軍何邁○目邁尙子業姑新蔡長公主文帝第十女名英媚子業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主薨殺宮婢送

邁第殯葬邁素豪俊多養死士謀廢子業立晉安王子勛事泄見殺

[綱]宋主殺其太尉沈慶之○[目]初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子業數盡言規諫子業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蔡興宗所興宗使謂曰公閉門絕客避悠悠請托者耳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爲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

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屯白下（城名在今江寧府西）亦說慶之因此衆力圖之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及子業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子業乃使沈攸之賜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時年八十詐言病薨贈恤甚厚王玄謨數流涕諫子業以刑殺過差子業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云已見誅蔡興宗謂其典籤包法榮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爲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耳將軍劉道隆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俱從夜出謂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掐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綱]宋主幽其諸父湘東王彧等於殿內○[目]初太后崩子業夢太后曰汝不仁不孝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愚悖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孫雖多並無天命大命所歸還應文帝之子故子業慮諸父在外爲患皆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年長尤惡之以彧尤肥謂之猪王謂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以木槽盛食裸彧內泥水中使就槽食前後欲殺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曚妾孕臨月迎入後宮俟生男欲以爲太子

彧嘗忤旨子業裸之縛其手足擔付太官曰今日屠猪休仁笑曰猪未應死子業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取肝肺子業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及曚妾生男名曰皇子爲之大赦

[綱]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目]子業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聞之馳告長史鄧琬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遂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主帥潘欣之宣旨諭之四座未對參軍陶亮首請效

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中兵總統軍事子業使荆州録送長史張悦至盆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以為司馬共掌內外衆事旬日得五千人出頓大雷移檄遠近

綱宋主殺其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目子業召諸妃主列於前強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子業怒鞭妃一百而殺其三子

綱宋弑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彧（書法稱國以弑君無道也弑子業者宋也立湘東者亦宋也以是為人心之所同）○目初子業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己以直閤將軍宗越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賞賜充牣越等皆為盡力子業恃之益無所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宿衞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是時民間

訛言湘中出天子子業將南巡荆湘以厭之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是夜彧主衣阮佃夫等密結子業左右壽寂之王敬則等謀共廢子業先是子業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裸身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經少時夜夢遊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子業怒於宮中求得似夢者一人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云此堂有鬼子業出華林園休仁休祐並從彧獨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時以南巡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子業悉屏除侍衞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隨羣巫捕鬼子業親自射之事畢將奏靡靡之聲壽寂之等懷刀直入諸姬迸逸子業見寂之引弓射之不中乃走追弑之大呼寂之如此者三而殞寂之等宣令宿衞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休仁就秘書省見彧即稱臣引升御座召見諸大臣猶著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纂承大統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子業猶橫尸太醫閤口蔡興宗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乃葬之秣陵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封爵有差改元大赦子業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尊世祖之母路太后為崇憲太后立妃王氏（王景文之妹也景文本名彧避明帝諱以字行）為皇后以劉道隆為中護軍先是子業嘗於休仁前使左右逼淫休仁所生母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至道隆則盡諸醜狀以悅子業至是休仁求解職曰

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乃賜道隆死

尹起莘曰（晉欒書弑厲公春秋特書晉弑其君州蒲穀梁傳之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今子業之殞綱目亦以國書蓋本春秋之旨明其淫虐不道舉國之人皆欲賊之耳然則子之乎曰有湯而後能放桀有武而後能伐紂子業之惡有桀紂之所不為者時無湯武故羣下不勝其暴因而斃之耳書國所以著其惡書弑所以正其名）

綱宋罷二銖錢禁鵝眼綖環錢○宋雍郢荆州會稽郡皆舉兵應尋陽○目江州得宋主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閤實為大慶琬取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閤是我徒事耳衆皆駭愕琬乃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顗既至襄陽矯太皇太后令起兵奉表勸子勛即大位琬令子勛建牙於桑尾（即桑落洲之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廢幽陟明而湘東王彧矯害明茂篡竊大寶藐孤同氣

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遣參軍鄭景玄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都水使者孔璪說會稽行事孔覬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應子勛

太宗明帝 諱彧字休景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子業遇弒即位在位七年崩年三十四

綱 丙午 宋泰始二年魏獻文帝弘天安元年 春正月宋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晉安王子勛遂稱帝二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州皆應之○目 宋中外戒嚴以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王玄謨副之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鄧琬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子勛子勛遂即位改元義嘉以琬及袁顗為僕射張悅為尚書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

義陽內史龐孟虯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舉兵應之益州刺史蕭惠開亦謂將佐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 子業年號 本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子勛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惟丹陽淮南數郡宋主謀於羣臣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矣願陛下勿憂建

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初以家在建康未許後不得已而從之宋主復謂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為之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之言耳 羊祜言吳平之後當勞聖慮 宋主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之

尹起莘曰 子業無道故子勛不以反書此何為以討江州繼大統則社稷已有奉人民已有主矣子勛便當返旆還州告諭諸郡以國已有君之意如是則宗廟重安境內無虞豈不休哉不是之思遂乃正號稱尊則是志在爭帝綱目原情定罪直書曰討宜矣

綱 宋兗州刺史殷孝祖帥兵赴建康○目 時內外憂危咸欲犇散孝祖忽至所領皆傖楚壯士人情大安乃假孝祖節督

前鋒遣向虎檻

綱 宋分兵討豫州會稽○目 宋主親總兵出頓中堂以山陽王休祐為豫州刺史督劉勔呂安國等軍討殷琰巴陵王休若督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討孔顗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子弟多已附覬宋主因送軍諭之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眾於是大悅

綱 宋太后路氏殂○鑑 初宋主少失所生為路太后所撫養及即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有司奏宜居外宮詔欲親奉晨昏盡歡閨禁不允及聞子勛兵起太后心幸之延宋主置酒進毒宋主知之即以其巵上壽是日太后殂秘之喪事如禮

劉友益曰宋主於孝武異母弟也太后則孝武之母也其不書弒何罪不在宋主也故從而辭

綱二月宋臺軍克義興。○目孔顗遣其將軍晉陵部隊甚盛沈懷明等不敢進殿中御史吳喜請於宋主願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宋主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勇決習戰若能任之必有成績乃遣之喜性寬厚數使東吳人並懷之及聞其來皆望風降散至國山在今宜興縣遇東軍擊破之進逼義興會宋主復遣督護任農夫助喜攻郡克之諸壘皆潰劉延熙赴水死

綱魏丞相太原王乙渾謀反伏誅太后稱制。○目馮太后收渾誅之遂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侍郎高閭將軍賈秀共叅大政

綱宋臺軍克晉陵吳興吳郡。○目沈懷明等與東軍相持久不決宋主遣將軍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道隆急攻拔之孔璪與王曇生顧琛皆棄郡奔會稽宋主以四郡既平乃留吳喜使統諸將擊會稽召張永擊彭城江方興擊壽陽

綱宋以蔡興宗爲僕射褚淵爲吏部尚書。○宋臺軍克會稽。○目吳喜任農夫等引兵向會稽破其兵斬庾業孔顗出走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封府庫以待喜等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縱兵大掠獲孔璪及顗殺璪謂顗曰此事孔璪所爲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爲申上顗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事耳乃并斬之顧琛等詣喜歸罪喜皆宥之送子房於建康貶松滋侯

綱三月宋臺軍敗於赭圻在今繁昌縣境殷孝祖死沈攸之代將擊尋陽軍大破之。○目初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鋒而自標若此若以十人射之欲不斃得乎及攻赭圻孝祖果中流矢而死人情震駭並謂攸之當代爲統督時休仁遣江方興等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明日不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而決不捷則大事去矣諸人或謂吾應爲統自卜懦薄幹畧不如卿今輒相推但當相與戮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明日方興帥諸軍進戰大破南軍拔胡白二城其地未詳詔以攸之督前鋒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補官有差軍中食盡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劉胡帥衆十餘萬屯鵲尾舒城縣有鵲尾渚胡宿將勇健多權畧將士畏之叅軍蔡那子弟在尋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亦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赭圻

綱宋斷新錢專用古錢。○夏四月宋臺軍拔赭圻。○五月宋臺軍圍壽陽。○目殷琰使劉順督諸軍據宛唐宛唐通典作死虎在壽州劉勔與相持守順等糧盡琰將杜叔寶載米餉之呂安國勸勔間道襲其米車叔寶棄米走順衆亦潰於是勔鼓行向壽陽圍之宋主遣人齎詔宥琰罪琰欲出降而衆心不一復嬰

城固守。
綱秋七月宋以楊僧嗣爲武都王。○目初武都王楊元和棄國犇魏其從弟僧嗣自立屯葭蘆費欣壽至巴東巴東人斬之阻守三峽蕭惠開復遣兵出梁州僧嗣帥羣氐斷其道間使以聞宋主乃以僧嗣爲武都王。
綱八月宋臺軍克江州殺子勛。○鑑臺軍與江州軍相拒濃湖（其地未詳）久之不決將軍張興世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遑糧運艱阻此制賊之奇也錢溪（即唐之梅根港在南陵縣）江岸最狹下臨洄洑（旋流曰洄伏流曰洑）船必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以爲然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之

興世泝流上而復下如是累日劉胡笑而不爲之備一夕四更風便興世舉帆直前過鵲尾胡乃遣兵追之興世潛遣其將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明日引兵據之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船入洄洑興世命任農夫等帥壯士擊之衆軍繼進胡敗走八月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胡欲復攻錢溪既而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鬬乃託疾不進遣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走之袁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鯁塞當如此何胡乃遣兵步趣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至貴口（即貴池口）興世遣兵擊而擄之進逼胡營胡不能制遂遁去顗亦走休仁勒兵入其營納降卒十萬顗至鵲頭（山名在今銅陵縣北）爲人所殺鄧琬憂惶無計張悅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以索酒爲約琬至悅問計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以求活耶因呼酒伏發斬琬單舸齎首詣休仁降蔡那之子繫尋陽作部脫鎖入城囚子勛攸之諸軍至斬之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子業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休仁入尋陽遣吳喜等向荊郢雍湘豫章平餘寇劉胡逃至石城（今貴池縣）捕得斬之
綱九月魏立郡學○目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高允之請也
綱冬十月宋主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目宋主既誅子勛又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建

安王休仁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非社稷計宜早爲之所於是子房等十人皆賜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綱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叛降於魏○鑑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柳元怙兗州畢衆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於建康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張永沈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正須單使令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尤宜馴養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爲朝廷旰食之憂宋主不從安都聞大兵北上果懼而叛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綱宋立子昱爲太子○目宋主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

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又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

綱魏將尉元救彭城入懸瓠宋兗州刺史畢衆敬降魏

綱宋豫州平○目劉勔圍壽陽戰無不捷殷琰欲降魏主簿夏侯詳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靈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琰乃使詳出見勔曰城中士民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勔許諾琰乃出降勔約勒將士秋毫無犯

綱宋益州平○目蕭惠開在益州多任刑誅諸郡叛之合兵圍成都宋主遣其弟惠基使成都赦惠開惠開乃降召還建康宋主問舉兵狀對曰臣惟知逆順不識天命宋主釋之

綱宋僑立兗徐青冀州○目兗州治淮陰徐州治鍾離青冀治鬱洲洲在海中周數百里累石為城虛置郡縣荒民無幾

綱魏取彭城○目宋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魏尉元至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之不克元使璨與安都守彭城自將擊張永絕其糧道

綱丁未宋泰始三年魏皇興元年春正月魏取宋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鑑宋張永等棄城走會天大雪士卒凍死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山名在徐州城東南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屍六十餘里永與沈攸之僅以身免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曰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而能開誠布款以致平定既乃賈其餘勇師出無名而長淮以北條忽為戎矣若以向之虛懷不矜不伐則二叛奚為而起哉

綱宋青冀州平○目宋主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又遣將軍劉懷珍將兵三千與之偕行懷珍送文炳入城文秀猶不降懷珍乃遣百騎襲其城拔之文秀請降冀州刺史崔道固亦降宋主皆復其位

綱宋以蔡興宗為郢州刺史○宋以袁粲為僕射○秋八月宋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鎮淮陰○目宋主復遣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宋主怒強遣之而使行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垣崇祖護之從子據朐山劉僧副居海島道成皆召而撫之

綱魏作大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魏主始親政事○目魏主李夫人生子宏馮太后自撫養之遂還政於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汙於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綱冬十月宋以金贖義陽王昶於魏○鑑宋主遣使以金千兩贖昶魏主不許使昶與宋主書為兄弟之儀宋主責其不稱臣不答魏主復使昶與宋主書昶曰臣本或兄未經為臣若改前書是為二敬言身既臣於魏而又改書稱臣於彧是二敬也苟或不改彼所不納臣不敢奉詔魏人愛重昶凡三尚公主

綱十二月常珍奇叛魏復歸於宋

綱戊申宋泰始四年魏皇興二年春正月魏侵宋宋豫州刺史劉勔擊却之
斬其將閼于拔○目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
策宋主以其書示勔勔上言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言之
甚易行之甚難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勸討虜從來信納皆
貽後悔境上之人惟視强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途裁見軍
退便抄截蠭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宋主乃止
綱宋東徐兗州降魏魏以尉元為徐州刺史○二月魏拔宋
歷城崔道固出降○宋車騎大將軍王玄謨卒○夏四月宋減民
田租之半○秋七月宋以蕭道成為南兗州刺史○冬十二
月宋改葬路太后○目義嘉子勛年號之亂路太后暴殂既葬巫
師復請發陵戮玄宮為厭勝至是改葬之

綱宋以阮佃夫為遊擊將軍○目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用
名流為之太祖始用寒士世祖猶雜用士庶而巢戴遂用事
及宋主盡用左右細人佃夫及王道隆楊運長等並參預政
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朝士貴賤莫不自
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綱己酉宋泰始五年魏皇興三年春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
目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
冑生蟣虱無離叛之志至是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
冠持節坐齋內魏人執之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
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設饌鎖送平城魏主重
其不屈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綱二月魏以慕容白曜為青州刺史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魏立三
等輸租法除其雜調○目魏比歲旱饑重以青州用兵山東
之民疲於賦役魏主命因民貧富分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
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舊制常賦之外有
雜調十五至是罷之民稍贍給
綱宋以太尉廬江王禕為南豫州刺史○目河東柳欣慰等
謀反欲立廬江王禕禕帝兄而帝輕之以廢帝謂之驢王從
封廬江禕銜之遂與欣慰通謀事覺詔降禕車騎將軍出鎮
宣城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欣慰等伏誅
綱夏五月魏置僧祇佛圖戶○目魏徙青齊民於平城桑乾
立平齊郡以居之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

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
飢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並
許之於是僧祇寺戶徧於州鎮
綱六月魏立子宏為太子○宋主殺其兄廬江王禕○目宋
主令人奏禕忿懟有怨言詔免官爵遣使持節逼令自殺
綱冬十一月魏遣使如宋修好自是信使歲通
綱十二月宋以桂陽王休範為揚州刺史○目宋司徒揚州
刺史建安王休仁與宋主素相友愛景和之世宋主賴其力
以脫禍及泰始初四方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任總
百揆親寄甚隆由是朝野輻輳宋主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
揚州宋主以休範代之

綱宋置三巴校尉三峽蠻獠爲抄暴立府於白帝鎭之

綱庚戌宋泰始六年魏皇興四年夏六月宋以王景文原名或避諱以字行爲僕射揚州刺史〇目宋主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爲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爲笑乎外舍之樂雅異於此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綱宋以南兗州刺史蕭道成爲黃門侍郎尋復本任〇目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爲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復本任

綱宋立總明觀〇目置祭酒一人儒玄文史學士各十人

綱宋然侵魏魏主自將擊敗之

綱辛亥宋泰始七年魏皇興五年高祖孝文帝宏延興元年春二月宋主殺其弟晉平王休祐以巴陵王休若爲南徐州刺史〇鑑初宋主爲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爲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寬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虐好鬼神多忌諱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千百品有犯必戮左右忤意往往剗斮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絕祿而奢費過度南史明帝多忌諱改騧馬字爲馬邊瓜以騧字似禍也嘗以南苑借張永日且給三百年期盡更請宜陽門謂之白門以爲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路太后停屍漆床移出東宮上幸見之怒免中庶子以之坐死者數十人凡移床修壁先祭土神使文士爲祝冊如大祭然及太始太豫之際左右失旨往往有剗斮斷截禁中懍懍若踐刀劍夜夢豫章太守劉愔反遣就郡殺之軍旅不息內外空虛而小黃門殿內埋錢以爲私藏以蜜漬鱁鮧一食數升啖腊肉常至二百臠奢費過度每所造制一物必爲正副次各三十天下騷然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既又忌寂之勇健亦殺之民間訛言荊州當出天子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召爲南徐刺史休若憂懼將佐亦謂還朝必不免禍參軍王敬先曰荊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以白宋主而誅之

綱夏五月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〇鑑晉平剌王既死休仁益不自安宋主亦病與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運長等慮

宋主晏駕休仁秉政己不得專權因贊成之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懼罪引決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更款狎艱難之中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

綱宋以袁粲爲尚書令褚淵爲僕射〇目初宋主在藩與褚淵相善既即位深委仗之及寢疾淵守吳郡急召入見宋主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著黃纙耳黃纙者乳母服也意欲其輔少主也因與謀誅休仁淵以爲不可宋主怒曰卿癡人不足與

計事淵懼而從命。
綱秋七月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刺史○目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乃手書召之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而以桂陽王休範刺江州時宋主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材凡劣不見忌故得全
綱宋主殺其豫州都督吳喜○目初吳喜之討會稽也言於宋主曰得諸賊帥皆即戮之旣而生送子房釋顧琛等宋主以新立功不問而心銜之至是以其多計數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入賜死又召劉勔等曰喜輕狡萬端苟取物情非忘其功勢不得已耳

綱宋以蕭道成爲散騎常侍○目道成被徵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行道成曰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他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謂併力也）旣至拜散騎常侍
綱八月魏主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鑑顯祖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黃老黃帝老子也浮屠釋氏也）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欲禪以位乃會公卿大議皆莫敢言子推兄任城王子雲對曰陛下方隆太平臨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必欲遺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若授旁支恐非先王之意啓姦亂之心不可不愼也太尉源賀（拔）尚書陸馛皆附子雲議魏主怒變色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托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魏主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又曰陸馛直臣必能保吾子以爲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是爲高祖孝文皇帝）有至性顯祖病癰親吮之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羣臣奏曰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陛下猶宜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顯祖從之徙居北苑崇光宮采椽土階與禪僧居之國之大事乃以聞
綱冬十月宋作湘宮寺○目宋主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尙之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常侍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

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塔也）何功德之有侍坐者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宋主棋品甚拙而每與第一品王抗對奕抗給曰皇帝飛棊臣不能斷宋主終不悟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敎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宋主怒甚以其舊臣優容之
綱壬子（宋泰豫元年魏延興二年）春二月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鑑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辭位宋主不許詔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夫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至是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門族强盛或有異圖遣使賫手敕幷藥賜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時景文正與客棋叩函看已復置局下

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作墨啓致謝，舉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飲藥而卒。謚曰懿侯。

尹起莘曰：景文處死不亂如此，若畀以託孤之重任，豈不愈於道成，乃反疑而殺之，何哉。

【綱】夏四月，宋主彧殂，太子昱立。○【目】宋主病篤，以桂陽王休範、褚淵、袁粲、蔡興宗及劉勔、沈攸之等同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為右衛將軍，共掌機事。宋主遂殂，太子昱即位，生十年矣。粲等承奢侈之後，務農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蘇轍曰：明帝保字螟蛉，勦拉同氣，以神器之重付之李氏之子，作宋史者當直書劉氏之宗絕，斯實錄也。

【綱】宋以安成王準為揚州刺史。○【目】準實桂陽王休範之子，而太宗以為己子。

【綱】秋七月，宋以沈攸之都督荊襄八州軍事。○【目】右將軍王道隆以蔡興宗強直，不欲使居上流，以為中書監，而以沈攸之代之。興宗辭不拜。攸之自以才略過人，陰畜異志，舉措專恣，不復承用符敕，朝廷疑而憚之。為政刻暴，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盜賊屏息。

【綱】八月，宋中書監樂安公蔡興宗卒。謚曰宣穆。○冬十二月，宋以劉秉為僕射。○【目】秉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故袁褚引之。

【綱】宋以阮佃夫為給事中。○【目】佃夫權任轉重，欲用所親為郡，袁粲等不用，佃夫稱敕施行，衆不敢執。

後廢帝 名昱，字德融，嬖人李道兒之子，明帝取以為子，在位五年，為蕭道成所弒，年十五。

【綱】癸丑 宋元徽元年 魏延興三年 春正月，魏詔守令勸農事，除盜賊。

【綱】二月，宋以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目】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物情亦不向之。及是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為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許公輿為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遠近赴之，收養勇力，繕治器械。朝廷知之，陰為之備。會夏口缺鎮，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乃以晉熙王燮為刺史，而以王奐為長史行事。燮始四歲，宋主之弟也。復恐過尋陽為休範所留，使自太洑徑去。休範大怒，密與公輿謀襲建康。奐，景文之兄子也。

【綱】魏以孔乘為崇聖大夫。乘，孔子二十八世孫也。○秋七月，魏制河南六州賦法。○【目】戶收絹一匹，綿十斤，租三十石。

【綱】冬十月，武都王楊僧嗣卒，弟文度嗣，降魏。○宋尚書令袁粲以母喪去職。

【綱】甲寅 宋元徽二年 魏延興四年 夏五月，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攻建康，右衛將軍蕭道成擊斬之。○【目】休範反，帥衆發尋陽，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閱難，扶曳入殿，內外戒嚴。道成遂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遣其將丁文豪別趣臺城，而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

色休範白服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乃出城放仗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於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送詣臺道逢南軍送者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爲驗人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道成拒戰自晡達旦會丁文豪破臺軍進至朱雀桁黑騾遂北趣之王道隆將羽林兵在門內召劉勔於石頭趣使進戰勔戰敗死黑騾等乘勝渡淮道隆走還黑騾追殺之黃門侍郞王蘊重傷而蹐或扶之以免於是中外大震白下石頭之衆皆潰褚淵弟澄開東府門納南軍宮省惟擾莫有鬪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

民惶惑詣壘投刺者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就戮屍在南岡下我乃蕭平南也諸君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卽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騾文豪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

綱六月宋以蕭道成爲中領軍○目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

綱宋荆州刺史沈攸之等攻江州平之○目休範之反也沈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廷之惑乃與徐郢湘雍同討尋陽殺休範二子而還

綱魏罷門房之誅○目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闔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魏太上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愼擇牧守進廉退貪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繫積年羣臣多以爲言太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卒而濫乎夫人憂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耳又以赦令長姦故自延興以後不復有赦

綱秋九月宋以袁粲爲中書監領司徒褚淵爲尙書令劉秉爲丹陽尹○目粲固辭求反居墓所不許淵以褚澄爲吳郡司徒長史蕭惠明言於朝曰褚澄開門納賊更爲股肱大郡王蘊力戰幾死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淵甚慙乃以

蘊爲湘州刺史

劉友益曰粲以母喪去職以國難入赴於是又固求反墓不許而後受之可謂得進退之權矣

綱冬十一月宋主冠○目宋主昱在東宮時喜怒乖節及卽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自以李道兒之子故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店或晝臥道傍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

綱乙卯宋元徽三年魏延興五年春三月宋以張敬兒都督雍梁二州軍事○目敬兒請爲雍州蕭道成以其人位俱輕不許敬兒曰沈攸之在荆州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制之恐非公之利也道成乃使鎭襄陽攸之恐其襲己陰爲之備敬兒旣至奉事攸

之甚至攸之以爲誠然敬兒由是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
綱夏六月魏初禁殺牛馬○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有
罪奪官○目景素孝友儉素好學禮士由是有令譽時太祖
諸子俱盡諸孫惟景素爲長宋主凶狂失德朝野皆屬心焉
楊運長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陰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
勸景素舉兵參軍江淹獨諫之景素不悅人或告之運長等
即欲發兵討之袁粲等以爲不可景素亦遣世子詣闕自陳
乃奪其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綱丙辰宋元徽四年魏承明元年 夏六月魏太后馮氏弒其主弘復稱制○
鑑初魏尚書李敷李訢少相親善後訢爲相州刺史以受賂
被告敷掩蔽之魏太上聞之檻車徵訢案驗當死時敷弟奕

得幸於馮太后太上意已疎之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兄弟
陰事可以得免訢從之令范檦列敷事三十餘條以聞太上
怒遂誅敷奕訢得減死論未幾復爲尚書馮太后由是怒太
上密行鴆毒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
政事被服儉素膳羞減於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權數魏主
宏性至孝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卜令王叡得幸於太后
出入卧內數年之間便爲宰輔賞賚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
以不死秘書令李冲雖以才進亦由私寵密加賞賚不可勝
數又外禮人望東陽王丕游明根等每褒賞叡輩輒以丕等
參之自以失行畏人議己羣下語言小涉疑忌輒殺之寵臣
小過笞捶或至百餘尋復待之如初

綱宋加蕭道成左僕射劉秉中書令○秋七月宋建平王景
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目楊運長阮佃夫等忌景素益甚
景素乃與參軍殷瀰等謀自全之計遣使往來建康要結才
力之士至是羽林監垣祇祖帥數百人奔京口云京師已亂
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即據京口起兵楊阮遣將軍任農夫及
黃回等將水軍討之遂拔京口斬景素黨與皆伏誅
綱丁巳宋元徽五年順帝準昇明元年魏太和元年 秋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弒其
主昱而立安成王準自爲司空錄尚書事○鑑宋主昱自京
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從者並執鋋矛行人男女及犬
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行人殆絕鍼椎鑿鋸不離左右
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等謀因

其出執而廢之事覺被誅太后數訓戒昱昱欲酖之令太醫
煑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昱
曰汝言亦大有理乃止忌蕭道成威名欲殺之嘗直入領軍
府道成晝卧裸袒昱令起立畫腹爲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斂
板曰老臣無罪乃更以骲(音雹骨鏃之箭不能傷人)箭射中其臍投弓大
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
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功
曹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
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
兵青冀刺史劉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公神武高世唯
當靜以待機不可遠去根本道成乃止越騎校尉王敬則潛

自結於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露車微行出北湖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玉夫常得意忽然見憎遇輒切齒是夜七夕令玉夫伺織女度報已與內人穿針訖大醉臥於仁壽殿玉夫萬年同入帳內取千牛刀刎其首奉伯袖之稱敕開門出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道成戎服乘馬而出敬則等從入宮殿中聞昱已死咸稱萬歲道成以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道成謂劉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荅道成鬚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以讓袁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刃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

染敬則刃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下議迎立安成王遂以太后令數昱罪惡追廢爲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乃入即位時年十一以道成爲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出鎮東府劉秉爲尚書令袁粲鎮石頭是時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粲閤手仰成矣粲性冲靜每有朝命常固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日受命（南史昱嘗著小袴不服衣冠有白棓數十各有名號鉗鑿鋸錐爲擊腦椎陰剖心之誅常見伏屍流血然後爲樂左右人見有嚬眉者即令其正立以矛刺之曜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床側與右衛翼輦營女子私通以爲歡凡諸部事過目則能鍛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絕未嘗吹箎執管便韻）

綱 魏詔工商賤族有役者止本部丞○九月魏更定律令○宋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爵有差

綱 冬十月武都王楊文度襲魏仇池破之○魏殺其徐州刺史李訢○目訢事顯祖爲尚書信用范檦訢弟璞諫曰檦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財輕德義而重勢利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不早絕之後悔無及不從訢與尚書趙黑有隙發其罪黑坐黜爲門士黑恨之寢食爲之衰少踰年復入領選白馮太后稱訢專恣出爲徐州檦知太后怨訢乃告訢謀外叛太后徵至問狀引檦證之訢曰汝受我恩何忍誣我檦曰檦受公恩何如公於李敷公忍之於敷檦何爲不忍於公訢慨然歎曰吾不用璞言悔之何及黑復於中構成其罪誅之然後

寢食如故

綱 十一月宋荊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鑑初攸之與道成同直殿省相善至是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其子元琰曰吾寧爲王陵死不爲賈充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裲襠角（帝書密詔）云是明帝與己約誓將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裲襠角示之於是勒兵移檄諸州鎮同舉兵張敬兒斬其使攸之遺道成書曰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共白太后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家人我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我寧敢捐包胥之節朝廷恟懼初道成以

世子賾行郢州事以備攸之及徵賾爲左衛將軍賾乃薦司馬柳世隆自代及攸之起兵賾行至尋陽衆欲倍道趨建康賾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賾乃奉晉熙王燮鎭湓口道成聞之喜曰眞我子也

綱宋中書監袁粲尙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目湘州刺史王蘊與沈攸之深相結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劉韞黃回卜伯興等皆與通謀道成初聞攸之事起往詣粲粲辭不見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共之初褚淵遭憂

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往譬說淵乃從及粲遭憂淵譬說懇至粲終不起淵由是恨之至是淵謂道成曰西夏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不可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乃以謀告淵淵卽以告道成道成遣軍主蘇烈薛淵等助粲守石頭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衞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所領爲應劉秉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秉惟擾不知所爲晡後卽盡室奔石頭粲驚曰何事遽來事敗矣道成聞之使王敬則殺韞及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道成遣戴僧靜助烈等攻粲秉踰城走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衞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爲追者所殺粲簡淡平素無經世材好飲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閑居高卧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綱沈攸之攻郢城不克○目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强有驕色主簿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自將大衆東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

綱宋以楊運長爲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綱魏拔葭蘆斬楊文度以其弟文弘爲武都王

綱宋蕭道成假黃鉞出頓新亭○目道成謂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略寬容而仁恕賢能畢力民望所歸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有威而無恩士卒解體搢紳不懷懸兵數千里而務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爲我獲必矣行南徐州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包藏禍心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

順帝 名準字仲謀明帝第三子初封安成王蕭道成弒蒼梧王迎立之在位三年復爲道成所弒年十四

綱戊午宋昇明二年魏太和二年春正月宋沈攸之軍潰走死蕭道成自爲

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鑑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及城久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令軍中曰軍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咸有異計司馬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世隆納之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爲也乃投水死散軍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將至聞張敬兒已襲據其城殺其子孫士卒皆散乃逃至華容（縣名今屬岳州府）之鱈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爲攸之所鞭不以往罰爲意待攸之頗厚既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櫟林自經死村人斬首送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荀昭先以家財葬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

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初荊州祭軍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錄事及敬兒將至榮爲留府司馬或說之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如此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懽笑而去榮客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其死乞先見殺兵人以告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乃先殺邕之而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蕭道成還鎮東府以其子賾爲江州刺史嶷爲中領軍加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褚淵爲中書監司空吏部郎王儉（僧綽之子）神彩淵曠好學博聞少有宰相之志道成以爲長史待遇隆

密事皆委之（南史初攸之欲起兵問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

綱夏四月宋蕭道成殺南兗州刺史黃回。○目回不樂在郢州固求南兗遂帥部曲輒還因改授之道成以回終爲禍亂召入東府殺之以蕭映行南兗州事

綱五月魏禁宗戚士族與非類昏偶以違制論

綱秋八月宋禁公私奢侈。○目蕭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侈奏罷御府省二（宋世有左右御府令）尚方彫飾器玩又奏禁民間華僞雜物凡十七條

綱宋以蕭賾爲領軍將軍蕭嶷爲江州刺史。○九月宋蕭道

成自爲太傅揚州牧加殊禮。○目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朏（朋沒切）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道成處朏難提燭小兒取燭遣出朏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王儉知其指他日請間言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彩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陽拒之深也公宜絕禮齊后微示變革然當先令褚公知之少日道成造淵款言移晷乃曰我夢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未容便移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未達耳即倡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道成謂所親任遐曰褚公不從奈何遐曰彥回（淵字）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

綱冬十月宋以蕭映爲南兗州刺史蕭晃爲豫州刺史

綱十二月魏太后殺其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目惠李夫人之父也馮太后忌之誣以南叛殺之太后以猜嫌所夷滅者十餘家而惠所歷皆有善政魏人尤寃惜之

綱宋定音樂從尚書令王僧虔之請也

綱魏以高允爲中書監○目允以老疾告歸鄉里尋復以安車徵至平城拜鎮國大將軍中書監固辭不許詔乘車入殿朝賀不拜

綱己未宋昇明三年齊太祖高帝蕭道成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是歲宋亡齊代春正月宋以蕭嶷爲荊州刺史蕭賾爲僕射○宋以謝朏莊之子爲侍中○目道成以朏有重名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

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身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朏爲侍中更以王儉爲左長史

綱三月宋蕭道成自爲相國封齊公加九錫○目以十郡爲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

綱齊公道成殺宋臨川王綽○目時楊運長爲道成所殺綽義慶之子也欲圖道成以凌源令潘智與運長善遣人說之智以告道成道成殺之

綱齊以王儉爲僕射○目司空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故事求爲齊臣道成不許以王儉爲僕射時年二十八

綱夏四月齊公道成自進爵爲王增封十郡○齊王道成殺宋武陵王贊○齊王道成稱皇帝廢宋主爲汝陰王徙之丹陽以

褚淵爲司空○目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宋主收淚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家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宋主又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朏稱疾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爲懽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褚淵等

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齊王卽皇帝位奉宋主爲汝陰王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以褚淵爲司徒賀者滿座淵從弟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裴顗上表數齊主過惡挂冠徑去齊主殺之太子賾請殺謝朏齊主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於家齊主問爲政於參軍劉瓛完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亦危矣齊主嘆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歷年圖曰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強禍亂相繼至於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

萊之閒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梟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興王室厥功已不細矣旣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遂汎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殞喪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躋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於爲治子惠庶民足爲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强胡使師徒殲於河南代馬飲於江渚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夫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忌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幸矣其何後嗣之有哉

右宋八主合六十年

〔綱〕齊主以其子嶷爲揚州刺史。○齊主令羣臣言事。○〔目〕宣城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苛政以崇簡易又交州險遠宜懷以恩德勿事征討給事黃門郎崔祖思言人不學則不知道宜開文武二學又風俗侈靡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淸修者貶退其驕奢荒淫者員外散騎劉思效言貴族富室以侈麗相

高宜革正其失齊主皆加褒賞付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

〔綱〕魏罷候官。○〔目〕魏詔候官千數重罪受賕不列輕罪吹毛發舉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防邏街術執喧鬭者而已自是吏民始安其業

〔綱〕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差。○〔目〕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點尙之之孫也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

〔綱〕五月齊主道成弑汝陰王滅其族。○〔目〕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衞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以疾聞齊主賞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劉澄之與褚淵善淵爲之固請故遵考之之族獨得免澄之遵考之子

〔綱〕齊以垣崇祖爲豫州刺史。○魏葭蘆鎭主楊廣香降齊。○齊主立其世子賾爲太子諸子皆封王

〔綱〕冬十月魏遣梁郡王嘉奉丹陽王劉昶以伐齊。○〔目〕魏將奉昶伐齊許昶以克復舊業世胙江南稱藩於魏

〔綱〕魏使高允議定律令。○〔目〕允雖篤老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備几杖問以政治

〔綱〕契丹入附於魏居白狼水東○書法契丹始見綱目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齊紀

蕭子顯齊書曰宋初議封太祖爲梁公崔祖思啓太祖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太祖從之遂以齊建國

○附後魏

太祖高帝

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蘭陵人相傳爲漢蕭何二十四世孫高祖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時江左僑置中原州郡於武進置南蘭陵蕭氏遂爲南蘭陵人整生儁儁生樂子樂子生承之承之生道成初仕宋爲中領軍累進爵至齊王篡宋稱帝在位四年崩壽五十四

綱庚申齊建元二年魏太和四年春二月魏師攻齊壽陽不克而還○鑑魏梁郡王嘉與劉昶攻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讐恥豫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

自固文武皆曰昔佛貍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不諫言策已先定不爲人所諫阻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綱齊檢定民籍○目宋季簿籍訛謬至是詔虞玩之等檢定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

綱齊置巴州○目齊以羣蠻數叛分荊益置巴州以鎮之治安今夔州府城時齊境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十縣千四百八十五

綱齊以蕭鸞爲郢州刺史○目西昌侯鸞齊主兄道生之子也早孤齊主養之恩過諸子

綱夏五月齊立建康都牆○目自晉以來建康外城惟設竹籬至是改立都牆齊主又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輳若必持符則事煩而理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乃止

綱冬十月齊以何戢爲吏部尚書○目齊主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儉王儉也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帖以驍游驍騎將軍游擊將軍足矣乃加戢驍騎將軍

綱魏徐兗州民作亂遣兵討之○目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

齊主多遣間諜誘之於是所在蠭起推司馬朗之爲主魏遣尉元薛虎子等討之

綱十一月齊制病囚診治之法○目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爲救疾實行冤暴臣謂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診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從之

綱齊以楊後起爲武都王後起難當之孫也

綱十二月齊以褚淵爲司徒○目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袁粲劉秉也安得免寒士祥好文章性剛疏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以聞徙廣州卒太子宴朝臣右衛率沈文季與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

面目見宋明帝太子笑曰沈率醉矣。

綱 魏封王叡爲中山王。

綱 辛酉 齊建元三年 魏太和五年 春正月魏人圍甬城齊擊敗之。〇目 魏人侵齊淮陽 晉所置郡在今泗州東北 圍軍主成買於甬城 在泗州境 齊遣將軍周盤龍等救之買力戰而死盤龍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深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盤龍馳馬奮矟直突魏陳所向披靡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父子兩騎縈擾魏數萬之衆莫敢當者魏師敗退。

綱 二月魏妖僧法秀作亂伏誅。〇目 法秀以妖術惑衆謀作亂於平城收掩擒之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骨祝之曰若果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徇三日而死所連及百餘人皆以反法當族王叡請誅首惡宥其餘黨太后從之所免千餘人。

綱 夏五月魏王叡卒。〇鑑 叡疾病太后屢至其家及卒太后及魏主親臨哀慟賜溫明秘器贈謚立廟文士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及葬自稱姻親義舊衰絰哭送者千餘人時人謂之義孝魏主以叡子襲代爲尚書令 北史初叡女妻李沖兄子薿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宮中其威器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二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又京師楊獻之美造新聲而歌之名曰中山王詔頒之樂府奏之

綱 秋七月齊遣使如魏。〇九月魏徐兗州平 斬司馬朗之 以薛虎子爲徐州刺史。

綱 壬戌 齊建元四年 魏太和六年 春三月齊以張緒爲國子祭酒 置學生二百人

綱 齊主道成殂太子賾立。〇目 齊主召褚淵王儉受遺詔輔太子而殂太子即位。〇高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 官名 中有玉導 簪冠 帝曰留此正長病源即命擊碎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蘇轍曰 蕭道成屬劉宋傾危蒼梧暴虐百姓凜凜命懸朝夕當是時果有忠宋之心與袁粲等協謀廢黜異姓建立宗藩以隆宋祚爲宋忠臣此上計也如其不然正蒼梧之僞罰明劉氏之已絕播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進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詔事幾勝合亦庶幾近正矣乃自立順帝北面事之既已委質爲臣又欲竊圖禪代取國未幾復行弑逆盡劉氏之族而殄其祀齊祚之不長豈無故邪然其奠國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民不御精細之物不好珠玉之玩珍奇異物棄毁不用而又訪政術於劉瓛得失於羣臣亦足爲一代之賢主矣

綱 齊以褚淵錄尚書事王儉爲尚書令王奐爲僕射豫章王嶷爲太尉。〇夏六月齊主立其子長懋爲太子。〇秋齊南康公褚淵卒。〇目 世子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蓁屏居墓下終身。

綱 魏以李崇爲荊州刺史。〇鑑 魏以巴氏擾亂以崇爲刺史宣詔慰諭民夷帖然遷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其後諸州皆效之。

綱 冬十一月魏主始親祀七廟。〇目 命有司具儀法依古制備牲牢器服及樂章自是四時常祀皆親之。

世祖武帝 諱賾字宣遠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崩壽五十四

綱 癸亥 齊永明元年 魏太和七年 春，齊復郡縣官田秩，遷代以小滿爲限。○
目 詔以邊境寧晏，治民之官，普復田秩。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爲斷，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至是詔自今一以小滿爲限。

綱 夏四月，齊殺其尚書垣崇祖、散騎常侍荀伯玉。○目 齊主之爲太子也，自以年長，與創大業，朝事率皆專斷，信任左右張景眞，驕侈僭擬，內外莫敢言。荀伯玉素爲太祖所親厚，密以啓聞。太祖怒，命檢校東宮，宣敕詰責，使以太子令收景眞殺之。齊主憂懼，稱疾月餘。豫州刺史垣崇祖亦不親附太子。太祖臨終，指伯玉以屬齊主。至是齊主誣崇祖招結江北荒人，欲與伯玉作亂，皆收斬之。

綱 閏月，魏主之子恂生。○目 魏主後宮林氏生子恂，馮太后以恂當爲太子，賜林氏死，自撫養之。

綱 五月，齊殺其車騎將軍張敬兒。○目 敬兒好信夢，初爲南陽守，妻尚氏夢一手熱，爲雍州；夢一髀熱，爲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齊主聞而惡之。會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於坐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遂殺之。敬兒女爲征北諮議謝超宗子婦，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啓之，亦賜死。

綱 秋七月，齊以王僧虔爲特進光祿大夫。○目 初，齊主以僧虔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事。三公，主天地人之事也。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懼焉。累年不拜，至是許之，加特進。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不復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旣不墜落，亦不重作。弘嘆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綱 冬十月，熒惑逆行入太微。○目 齊有司請禳之。齊主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災若在我，禳之奚益？

綱 齊遣將軍劉纘如魏。○目 纘屢至魏，馮太后遂私幸之。

綱 十二月，魏始禁同姓爲婚。○魏秦州刺史于洛侯有罪，伏誅。○目 洛侯性殘酷，刑人或斷腕拔舌，分懸四體，州民皆反。

有司劾之，魏主遣使至州，宣告吏民，然後斬之。濟州刺史韓麒麟爲政尚寬，從事劉普慶說曰：公仗節方夏，而無所誅斬，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

綱 甲子 齊永明二年 魏太和八年 春正月，齊以竟陵王子良爲司徒。○目 子良，齊主之子也，少有清尚，傾意賓客，開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惲、王僧孺、江革、范縝、孔休源亦預焉。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或親爲賦食行水，世頗以爲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

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
開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
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爲形
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
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
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爲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
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蕭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王儉
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後子良啓以范雲爲郡齊
王曰聞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
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齊王
嘆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

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
曰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
之宴逸
綱夏六月齊以茹法亮爲中書舍人○目時中書舍人四人
各任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呂文顯等爲之權傾朝廷餉
遺歲數百萬法亮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辦百萬
蓋約言之也
綱秋魏始班祿○鑑魏舊制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穀
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以供調外之費至是始班俸祿而
戶調增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給之調外亦增二匹祿行之
後贓滿一匹者死受祿者無不跼蹐賕賂殆絕淮南王佗奏

請依舊斷祿太后召羣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爲饑寒切身
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
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閭又言
北狄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莫
如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東西不過千里計一夫一月之工可
城三步之地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長城有五利罷遊防
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
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王優詔
答之（魏世祖破蠕蠕分置六鎮即武川撫冥懷朔懷荒柔玄禦夷也唐杜佑云並在馬邑雲中單于府界）
綱冬十月齊以長沙王晃爲中書監○目初太祖臨終以晃
屬齊王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誡

之舊制諸王在都惟得置捉刀四十人至是晃自南徐刺史
罷還私載數百人仗齊王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
頭流涕曰陛下當憶先朝齊王垂泣而罷然終不被親寵武
陵王曅多才藝而疎婞（同悻）亦無寵嘗侍宴醉伏地貂抄（平聲略拂過也）
肉柈（通槃）帝笑曰肉汙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悅
綱高麗王璉入貢於魏亦入貢於齊○十一月齊以始興王
鑑爲益州刺史（鑑時年十四喜文學蜀人悅之）○齊增封豫章王嶷四千戶
○目嶷長七尺八寸善修容範出入殿省見者肅然太祖嘗
欲以爲太子而嶷事齊王愈謹
綱（乙丑齊永明三年魏太和九年）春三月魏封其諸弟爲王○鑑太后置學
館選師傅以教諸王始平王勰於兄弟最賢敏而好學善屬

文魏王允苟受之後徙封彭城王。

綱夏五月齊以王儉領國子祭酒。○目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無專經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晉宋故事無不諳憶當朝理事斷決如流博議引證無能異者令史咨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應接無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衞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多慕效之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章懋曰（儉爲宋大臣素與蕭道成比肩屈首臣僕甘心焉其視名節甚矣及見蕭衍當大貴卽先蕃異之窺[illegible]曾不啟依衍當之日皆以事道成者事衍[illegible]諂而薄衍儉爲名士模範者尤若是乎）

綱冬十月魏詔均田。○目給事中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爲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十月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不栽樹者）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至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諸宰民之官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綱齊富陽民唐㝢之作亂。○鑑初太祖命虞玩之等檢定黃籍齊主卽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日得數巧（巧謂姦僞言每人一日限）其[illegible]外監（宦名）呂文度啓上籍被却（隱匿）者謫戍緣淮十年

民多逃亡避罪富陽（縣名今屬杭州府）民唐㝢之因以邪術惑衆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文度與茹法亮呂文顯皆以姦諂有寵文度專制兵權領軍守虛位而已法亮權勢尤盛王儉嘗曰我雖居大位權寄豈及茹公邪。

綱（丙寅 齊永明四年 魏太和十年）春正月朔魏主朝會始服袞冕。

綱齊討唐㝢之平之。○武都王後起卒種人集始嗣。

綱魏置三長定民戶籍。○目魏無鄰黨之法惟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戶內秘書令李冲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强謹者爲之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八十一子不從役

詔百官議太后從之民始皆愁苦豪强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十餘倍上下安之。

綱夏四月魏制五等公服。（朱衣玉珮大小組綬）

綱秋九月魏作明堂辟雍。○魏分置州郡。○目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

綱（丁卯 齊永明五年 魏太和十一年）春正月魏定樂章。（凡非雅者除之）○魏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卒。○目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爲人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從青齊望族於代其人多允婚媾流離饑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

豈可以此抑之。至是卒，年九十八，贈司空，謚曰文，賻襚甚厚。

綱夏五月，魏大旱。秋七月，詔有司賑貸。〇目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牛疫，民死，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

綱九月，魏出宮人，罷末作。目魏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又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是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大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鉾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非供國用者，以其太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皁隸，逮於六鎮邊戍、畿內窮民，有差。後又出宮人，賜北鎮人貧無妻者。

綱冬十二月，魏以高祐為西兗州刺史。〇目魏主問秘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惟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勳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祐出鎮滑臺，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綱戊辰齊永明六年魏太和十二年春正月，魏詔犯死刑而親老無他子旁親者以聞。

綱冬十月，齊詔糴買穀帛。〇目齊主以中外穀帛至賤，用右丞李珪議，出上庫及諸州錢糴買之。

綱魏主詔羣臣言事。〇目秘書丞李彪上封事，言禁止奢僭、

訓導太子、豫儲倉粟、擢用南人、聽臣終喪等事，魏主皆從之。

綱己巳齊永明七年魏太和十三年春正月，魏主祀南郊，始備大駕。

綱夏五月，齊中書監南昌公王儉卒。〇目儉卒，禮官欲謚為文獻。王晏與儉不平，啟齊主曰：「此謚，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乃謚文憲。徐湛之之孫孝嗣為御史中丞，風儀端簡，儉嘗薦以自代，至是徵為五兵尚書。

綱魏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有罪，免死奪爵。〇鑑天賜、楨皆坐贓當死，太后及魏主引見王公，令曰：「卿等以為當存親以毀令邪？當滅親以明法邪？」羣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詔曰：「二王所犯難恕，而太后追維高宗孔懷之恩，且楨事母孝謹，聞於中外。」並特免死，奪爵禁錮。初魏主聞楨貪暴，遣中散閭文祖察之，文祖受賂，為之隱事。覺，亦抵罪。魏主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中散慕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何必求退？」遷宰官令。

綱秋八月，魏遣使如齊。〇冬十二月，齊遣使如魏。〇齊以張緒領揚州中正，江斆為都官尚書。書法：自曹魏置中正，未有書者，書張緒，嘉稱職也。終綱目一人而已。〇鑑太子詹事張緒領中正，長沙王晃屬緒用吳興聞人邕閭人複姓也，相傳為少正卯之後為州議曹，緒不許。晃使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逼？」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齊主，容表有士風，請於齊主曰：「臣出自武吏，邀逢聖時，階

榮至此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王曰此由江斅
湛之孫謝瀹朏之弟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詣斅登榻坐定
斅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告齊王曰士大夫
故非天子所命
綱庚午齊永明八年魏太和十四年秋七月齊以蕭緬爲雍州刺史緬留心獄訟民
畏而愛之○齊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罪伏誅○鑑子響有勇
力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以牛酒犒之
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司馬席恭穆
等密以啓聞子響怒執寅等殺之齊主欲遣戴僧靜討之僧
靜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
誤殺人有何大罪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僧靜不敢奉敕齊

主不答而心善之乃遣衛尉胡諧之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
法亮帥數百人詣江陵檢捕羣小敕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
可全其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遣使
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何築城
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灑泣具酒饌
餉臺軍略棄之江流子響呼茹法亮法亮執其使子響怒遣
兵西渡與臺軍戰而自與百餘人操萬鈞弩從江隄上射之
臺軍大敗略死諧之逃去齊主又遣丹陽尹蕭順之將兵繼
至子響即日乘舴艋至建康太子長懋素忌子響密諭順之
使早爲之所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縊殺之久之
齊主遊華林園見一猿跳擲悲鳴問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

死齊主思子響因嗚咽流涕頗責法亮順之慚懼而卒
綱九月魏太后馮氏殂○目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
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
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魏主感其言爲之一進粥王公表
請時定兆域既葬公除詔曰奉侍梓宮猶希彷彿山陵遷厝
所未忍聞十月王公固請乃葬永固陵太尉丕等勸抑至情
奉行舊典魏主固欲終喪與羣臣反覆辨論號慟而入羣臣
亦哭而出初太后忌魏主英敏盛寒閉之絕食三日欲廢之
王公大臣固諫乃止魏主初無憾意又有宦者譖魏主於太
后太后杖之數十魏主默然受之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
劉友益曰太后前書弑其主矣此其以恒辭書何譏魏朝之無大臣也太后之罪大矣主幼不知大臣其

不知乎生不能正死而絕之可也
綱冬十月齊議鑄錢不果行○鑑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
鑄錢奉朝請孔覬上言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
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嚴
法不能禁者由上惜銅愛工謂錢爲無用之器務欲數多而
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今開其利端
從以重刑是導其爲非而陷之於死也漢鑄輕錢巧僞者多
及鑄五銖錢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
工之效也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於是盜鑄紛紛而
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自漢至宋五百餘年制度
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臣

以爲宜如舊制，大典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百姓樂業矣。太祖然之，使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悛言嚴道（漢縣，今雅州地）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畧。齊主從之。頃之，以功費不給而止。

綱 辛未（齊永明九年，魏太和十五年）春正月，魏主始聽政。

綱 齊太廟加薦羞味，別祀於青溪故宅。○目 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麪餅、鴨臛（霍，羹也），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菹羹，昭皇后茗、糉、炙魚，皆所嗜也。齊主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爲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於青溪故宅，用家人禮。

司馬光曰：昔屈到嗜芰，屈建以爲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況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乎。衛成公欲祀相，甯武子猶非之，況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綱 二月，齊遣使如魏。○目 散騎常侍裴昭明、侍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曰：弔有常禮，以朱衣入凶庭，可乎？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還數四。魏主命著作郎成淹與之言，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昭明曰：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何今日而見逼邪？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不得主人之命，固不敢以素服往厠其間。今皇帝仁孝，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乃對曰：弔服惟主人裁之。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帢給之。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賜絹百匹。

綱 三月，魏主謁永固陵。○目 魏主謁陵踰月，設薦於太和廟，始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

綱 魏自正月不雨，至於夏四月。○目 有司請祈百神。魏主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固不在曲禱山川。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何宜遽行祀事？惟當責躬以待天譴。

綱 魏遣使如齊。○目 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聘於齊。齊爲置燕設樂。彪辭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朝臣雖除衰經，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從之。彪凡六奉使，齊主甚重之。將還，親送至琅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

綱 魏作明堂太廟。○五月，魏主更定律令，親决疑獄。○秋七月，魏定廟祧之制。○目 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爲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號太祖；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於義未允。今尊烈祖爲太祖，以世祖、顯祖爲二祧，餘皆以次而遷。

綱 八月，魏正祀典。○目 詔曰：國家饗祀諸神，凡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務從簡約。朝日夕月，皆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宗廟四時之祭，於孟月擇日行之。每歲祀天於西郊，魏主與公卿從二千餘騎，戎服遶壇，謂之蹋壇。明日，戎服登壇祀畢，又遶壇，謂之遶天。至是亦罷之。

綱 九月，魏主祥祭於廟。冬十月，謁永固陵。十一月，禫祭，遂祀圜丘、明堂，饗羣臣，遷神主於新廟。○鑑 有司請卜祥日，詔曰：

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前一
日夜宿於廟帥羣臣哭已易服哭盡一夜明日易祭服既祭
出廟立哭久之乃還十月謁永固陵毀瘠尤甚司空穆亮諫
曰王者爲天地所子爲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母不戚
父母憂而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爲災願陛下襲
輕服御常膳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
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爲未衷
十一月禫祭始服衮冕拜陵而還冬至祀圜丘遂祀明堂臨
太華殿以饗羣臣樂縣而不作服衮冕辭太和廟帥百官奉
神主遷於新廟

尹起莘曰 春秋之法書之詳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存焉綱目揆些魏人不能明嫡毋之禮幾魏王薄

於其父而厚於其父之讐耳使止述行禮之事胡不附載於分注之下而特書於綱目之上哉

綱魏正官品考牧守〇十二月高麗王璉卒〇目璉壽百餘
歲魏王爲之舉哀於東郊策謚曰康孫雲嗣立

綱魏王始迎春於東郊〇魏置樂官

綱齊律書成〇目初晉張斐杜預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
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
酌吏得爲姦齊王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尚書刪定郎
王植集定奏之詔公卿參議竟陵王子良總其事衆不能一
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孔稚珪以爲古之名流多有法
學今之士子莫肯爲業請置律助教國子有欲讀者策試擢
用庶幾士流勸慕詔從之事竟不行

綱魏以宦者符承祖爲悖義將軍封佞濁子〇目初魏太后
寵任宦者符承祖太后殂承祖坐贓應死魏王原之除悖義
將軍封佞濁子月餘卒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
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嘗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
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曰我夫
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
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
不肯起強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
外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
魏王見姚氏姨貧敝特赦之

綱魏封舅李安祖等四人爲侯〇目李惠之誅也思皇后之

昆弟皆死魏王訪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既而
謂曰王者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舉者季世之法也卿等
既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時人皆以爲魏
王待馮氏太厚待李氏太薄高閭常以爲言不聽

綱壬申齊永明十年魏太和十六年 春魏王始祀明堂〇目宗祀顯祖於明
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自
是每朔行之

綱魏定行次爲水德〇目魏王命羣臣議行次高閭以爲帝
王莫不以中原爲正統不以世數爲予奪善惡爲是非晉承
魏爲金趙承晉爲水燕承趙爲木秦承燕爲火秦之既亡魏
乃稱制且魏得姓出於軒轅宜爲土德李元等以爲神元與

晉武徃來通好至於和穆志輔晉室是則司馬祚終而拓跋受命劉石苻氏地褊世促豈可捨晉而爲土邪乃詔爲水德祖申臘辰水生申墓辰也

綱魏罷祖禖○魏詔疎屬異姓王公遞降一等○目魏宗室及功臣子孫封王者衆詔自非烈祖之胄餘王皆降爲公公降爲侯而品如舊惟上黨王長孫觀以其祖有大功特不降丹陽王劉昶封齊郡公號宋王

綱魏王初朝日於東郊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魏修堯舜禹及周公孔子之祀○鑑祀堯於平陽舜於廣甯今延慶州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皆令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親行拜祭改謚曰文聖尼父

綱夏四月齊豫章王嶷卒○目嶷性仁謹廉儉不事財賄疾篤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及卒謚曰文獻

綱齊以竟陵王子良爲揚州刺史

綱秋七月魏遣使如齊○目魏散騎常侍宋弁聘於齊及還魏主問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綱八月魏主養老於明堂○目以司徒尉元爲三老大鴻臚卿游明根爲五更魏主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

綱九月魏主謁永固陵○目魏主以太后再期哭於永固陵左終日不輟聲凡二日不食

綱冬齊遣使如魏○目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

綱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目約疑立袁粲傳齊主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

綱魏南陽公鄭羲卒○目羲嘗爲西兗州刺史在州貪鄙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以羲雖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可謚文靈

綱癸酉齊永明十一年魏太和十七年春正月齊以陳顯達爲江州刺史崔慧景爲豫州刺史○目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初齊主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於淮泗間大積馬芻齊故以慧景爲豫州刺史

綱齊太子長懋卒○目齊主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內外太子性奢靡及卒齊主見其服玩大怒敕皆毀除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曰我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綱二月魏主始耕籍田

綱齊雍州刺史王奐有罪伏誅○目奐惡寧蠻長史劉興祖
譖其搆扇山蠻殺之齊主大怒遣兵收奐奐子彪素凶險發
兵拒戰兵敗斬之并誅彪及弟爽弼彪弟肅獨得脫奔魏
綱夏四月齊主立其孫昭業為太孫
綱五月魏主親錄囚徒○秋七月魏主立其子恂為太子
綱魏詔大舉伐齊○鑑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
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命太
常卿王諶筮之遇革魏王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
孰大焉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而得
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魏主厲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
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

而不言邪魏主還宮召澄屏人謂曰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
治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
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漢所以興隆也魏王
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
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魏主曰任城吾之子
房也於是戒嚴齊主聞之亦發揚徐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
綱齊主賾殂太孫昭業立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蕭鸞為尚
書令○鑑武帝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而有斷郡縣久於其
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
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遺詔以鸞為尚書
令子良為太傅○初昭業為南郡王性辯慧美容止而矯情

飾詐陰懷鄙慝與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妃何
氏性淫亂擇其中貌美者皆與交歡侍書人馬澄年少色美
甚為妃所悅常與鬬腕較力昭業以為歡笑又嘗密就富人
求錢無敢不與輒夜開後閤與諸不逞小人至諸營署淫宴
凡諸小人並逆加爵位皆疏名於黃紙許南面之日即便施
行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謂豫章王妃庾氏
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
諸師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沽富兒百倍侍文惠太子疾及
居喪哀容號毀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葬畢立為皇太孫武
帝往東宮昭業迎拜慟絕武帝下車親抱持之又在西州令
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楊氏之力倍加敬信

武帝疾又令楊氏日夜禱祈宮車早晏駕時何妃在西州武
帝未崩數日前與何氏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
小喜字繞之侍武帝疾愁容慘戚武帝以為必能負荷臨終
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者再遂殂○先是中書郎王
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為爾
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歎曰車
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
會齊主不豫詔子良甲仗入侍太孫間日參承齊主疾亟暫
絕太孫未入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會太孫來融戎服
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其仗不得進頃之齊主復蘇問太孫
所在召入以朝事委僕射西昌侯鸞蕭衍謂范雲曰左手據

天下之岡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王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當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而帝殂融以子良兵禁諸門鸞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融知不遂釋服還省嘆曰公誤我矣昭業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子良不敢救遂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嘆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蓋欲指斥昭業東宮時過失也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勉謂人曰王君名高望足難可輕斃（蹴）衣裾（斃叟也言叟衣裾而從之）太學生魏準爲融所賞勸融立子良太學生虞義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詰問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爲膽破而勉由是知名

張溥曰（南齊王業太孫璞之孝武多男西昌賊之設王融志遂子良當陽蕭氏福祚且世世也謀敗獄死天亦惡挻車之躁其不祐齊則久矣人但見王郎年未三十心熱公輔并笑其斷仗一舉債取瓦裂猶然成敗之見乎）

綱 魏山陽公尉元卒（諡曰景桓）○魏主發平城○目魏主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與廣陵王羽留守

綱 九月魏主至洛陽罷兵○目魏主至肆州（治秀容今忻州地）見道路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爲盜者將斬之魏主遇欲赦之休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爲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魏主曰誠如卿言然王者時有非常之澤可特赦之既而謂司馬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魏主戎服執鞭乘馬而出尚書李沖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魏主怒曰我方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行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殷勤泣諫魏主乃諭羣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慰諭留司百官

綱 冬十月魏營洛都○目魏主徵穆亮使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魏主喜曰向非任城事不成矣

綱 魏以王肅爲輔國將軍○目肅見魏主於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人莫能間或屏左右語至夜分自謂相得之晚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皆肅所定

鬱林王（名昭業齊太子長懋之子武帝立爲太孫在位一年西昌侯蕭鸞弒之年二十二）

綱 甲戌（齊王昭業隆昌元昭文延興元高宗明帝鸞建武元年魏太和十八年）春正月齊以隨王子隆爲撫軍將軍○目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蕭衍與同謀荆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唯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請先徵之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爲撫軍將軍又疑豫州刺史崔慧景以衍爲寧朔將軍戍

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

綱齊蕭鸞殺直閤將軍周奉叔○鑑齊王昭業寵幸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掽取官物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曰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龍駒常居含章殿南面向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齊主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擲塗賭跳作諸鄙戲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個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朞歲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擊剖破碎之用為笑樂武帝御物有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蒸於世祖幸姬霍氏

更其姓曰徐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數諫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衛尉蕭諶征西諮議蕭坦之皆祖父舊人甚親信之何后與女巫子楊珉通同寢處如伉儷與齊主相愛狎故齊主恣之齋閤通夜洞開內外淆亂無復分別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齊主曰外間並云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齊主不得已而許之鸞又啓誅徐龍駒齊主亦不能違而心忌鸞之甚諶坦之見齊主狂縱日甚恐禍及己乃更勸鸞廢立陰為耳目齊主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鸞忌之使諶坦之說齊主出奉叔為外援以為青州刺史將之鎮稱敕召入毆殺之初齊主為南郡王時杜文謙為侍讀至是嘗說綦毋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若密報奉叔使殺蕭諶則宮內之兵皆為我用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殺之

綱魏以韓顯宗麒麟之子為中書侍郎○目顯宗上書言竊聞車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蠶麥方急何以堪命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苦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宜加裁損陛下遷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闤闠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至於景日光也昃而食夜分而寢又非所以頤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無求紊之

心也而天下治矣魏主頗納之顯宗又言州郡貢舉徒有孝秀孝廉秀才之名而無其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何假冒秀孝之名哉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何益於時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裔墜於皂隸矣又言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魏主善之

綱三月魏主還平城○目魏主至平城使群臣更論遷都利害眾議多異同魏主曰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平文名鬱律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

成昭成名什翼犍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於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而獨不得遷乎。羣臣乃不敢言。

綱夏四月，齊竟陵王子良以憂卒。

綱秋七月，魏以宋王劉昶都督吳越楚諸軍事，鎮彭城。王肅爲府長史。〇魏安定王休卒。葬日魏王送之出郊慟哭而返

綱齊蕭鸞弑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〇目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媼外入者頗傳異語，齊王與后之從叔中書令何胤謀誅鸞，胤依違諫止，乃謀出鸞於西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僕射王晏總尚書事，鸞以廢立之謀告晏及丹陽尹徐孝嗣，皆從之。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及發，鸞慮事

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聞道剛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之。鸞使諶先入，遇道剛及朱隆之，皆殺之。鸞引兵入雲龍門，齊王聞變，猶爲手敕呼蕭諶，俄而諶引兵入閣，齊王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行至西弄，弄巷也又曰屏也弑之。輿屍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諸嬖幸皆伏誅。以太后令追廢昭業爲鬱林王，迎立新安王昭文。吏部尚書謝瀹方與客棋，聞變，竟局還臥，竟不問外事。大匠虞悰竊嘆曰，王徐王晏徐孝嗣遂縛袴戎服也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朝臣被召入宮，國子祭酒江斆至雲龍門，託藥發，吐車中而去。鸞欲引中散大夫孫謙爲腹心，使兼衛尉，

給甲仗百人，謙不欲與之同，輒發甲士，鸞亦不之罪也。新安王卽位，年十五，以西昌侯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牧，封宣城郡公。

海陵王名昭文鬱林王之弟在位三月宣城王鸞廢而弑之

綱齊以始安王遙光爲南郡太守。〇目遙光，鸞兄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鸞欲樹置親黨，故用爲南郡守而不之官。

綱九月，魏三考績黜陟百官。〇鑑初魏王詔三載考績，卽行黜陟，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爲三，上上者遷，下下者黜，中者守本任。於是親臨朝堂，黜陟百官，王公之不任職者，皆降秩削祿有差。又謂陸叡曰，人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耳。朕

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爲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恒北，復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牆耳。對曰，誠如聖言，金日磾不入仕漢朝，何能七世知名。帝甚悅。

綱齊宣城公鸞殺鄱陽王鏘等七人。〇目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畜不臣之志，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鄱陽王鏘。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上仗，誰敢不從，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意猶豫，典籤告之，鸞遣兵殺鏘及子隆謝粲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二王死，欲起兵，謂防閤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嘗

用之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鸞鸞遣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踴躍願奮叔業畏之遣瑤之說子懋曰還都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旣不出兵衆情稍沮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叔業取子懋叔業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障面使人殺之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及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鸞遣

將軍王廣之襲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斬之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荊州刺史臨海王昭秀行事何昌寓不肯相付昭秀由是得還建康鸞以孔琇之行郢州事使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銶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裴叔業進向湘州殺南平王銳又殺銶及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

綱冬十月齊宣城公鸞自爲太傅揚州牧進爵爲王○目鸞謀纂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置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曰可力飮此勿豫人事鸞雖專政人情未服自以胛有赤誌以示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

綱齊宣城王鸞殺衡陽王鈞等四人○目桂陽王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稱爲鄱桂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鸞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殷勤而面有慚色欲殺我也是夕遇害江夏王鋒有才行鸞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鸞失色及殺諸王鋒遺鸞書誚責之鸞深憚之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收之鋒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遣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鎭琅琊有守兵鸞恐不肯就死使典籤華伯茂自執酖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

初諸王出鎭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莫不折節奉之於是威行州部大爲姦利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及鸞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無能拒者鸞亦深知其弊乃詔自今諸州有事密以奏聞勿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綱魏主發平城○目魏以太尉東陽王丕爲太傅錄尚書事留守平城魏主親告於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於洛陽遂發平城

綱齊宣城王鸞廢其主昭文爲海陵王而自立○目齊主昭文在位起居飮食皆諮鸞而後行至是鸞矯皇太后令廢昭文爲海陵王而自立以王敬則爲大司馬陳顯達爲太尉尚

書虞悰稱疾不陪位齊主鸞欲引參佐命使王晏諭之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維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儀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綱 齊禁牧守薦獻○魏禁鸞毋得侵掠齊境

綱 十一月齊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聞喜公遙欣為荊州刺史○齊主立其子寶卷為太子○齊主鸞弒海陵王○

目 鸞詐稱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

綱 魏主至洛陽○十二月魏禁胡服○目 魏主欲變易舊風詔禁胡服國人不悅散騎常侍劉芳黃門侍郎郭祚皆以文學見親禮大臣貴戚皆不平帝使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眾意乃稍解

綱 魏主自將伐齊○目 魏主以齊主自立謀大舉伐之會邊將言齊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乃分遣諸將出兵應接魏主欲自將伐齊鎮南將軍李沖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為內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使不再來詐可知也今新遷之民扶老攜幼居無一椽之室食無甔石之儲冬月垂盡東作將起而驅之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鼓舞之師也且諸軍已進待乎樊沔然後順動亦何晚之有穆亮及諸公卿皆以為宜行澄謂亮曰公輩平居議論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即為此語沖曰任城可謂忠於社稷然魏主竟不從遂發洛陽虎果不降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齊紀 附後魏

高宗明帝 諱鸞字景棲高帝兄始安王貞之子廢海陵王自立在位五年崩壽四十

綱 乙亥 齊建武二年 魏太和十九年 春二月魏主攻齊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數齊主之罪而還○目 齊遣將軍王廣之蕭坦之沈文季督諸軍拒魏魏徐州刺史拓跋衍攻鍾離齊徐州刺史蕭惠休拒守間出襲擊破之二月魏主至壽陽眾號三十萬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遣使呼城中人齊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問師故魏主曰齊主何故

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武王伐紂而不立微子亦為貪天下乎魏主大笑賜慶遠酒殽衣服而遣之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遂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王肅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間道夜發徑上賢首山 在義陽西南 黎明城中望見援兵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欲南臨江會司徒馮誕卒乃遣使臨江數齊主罪惡而還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相州刺史高閭表曰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

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若果如此必爲敵擒尚書令陸叡亦上表勸還洛邑以固根本魏主從之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烟直進飛刀亂斫齊人遂潰魏前將軍楊播（椿之兄）將步騎爲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陣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身自搏戰所殺甚衆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益急播引精騎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時魏使者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飼以蒸豆昶懼食之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慙蘇武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爲民

〔綱〕夏四月魏圍齊南鄭不克而還○〔目〕魏主之在鍾離也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擊漢中齊梁州刺史蕭懿（衍兄）遣兵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圍南鄭城中恟懼參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乃解圍而去

〔綱〕魏主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爲崇聖侯○〔目〕魏主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修其墓更建碑銘

〔綱〕五月魏廣川王諧卒○〔目〕魏主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自今諸王之喪期親三臨大功再臨小功緦麻一臨廣川王大功也將大斂素服深衣往哭之

〔綱〕六月魏禁胡語求遺書法度量○〔目〕魏主下詔斷諸北語一從正音違者免官又詔求遺書秘閣所無而有益於時用者加以優賞又詔改用長尺大斗依漢志爲之

〔綱〕齊殺其領軍蕭諶及西陽王子明等○〔目〕諶恃功干政所欲選用輒命尚書申論齊主聞而忌之以其弟誕誅方將兵拒魏隱忍不發至是殺之并其諸弟及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

〔綱〕秋八月魏置羽林虎賁凡十五萬人○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魏以薛聰爲直閤將軍○〔鑑〕魏主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

字自太和二十一年以後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善情如饑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沖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強禦魏主或欲寬宥聰輒爭之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憚況諸人乎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閤將軍魏主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委聰管領時政得失動輒匡諫而厚重沈密外莫窺其際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綱〕九月魏六宮文武遷於洛陽○冬十月魏詔州牧考其官屬得失以聞○十一月魏主祀圜丘○〔目〕魏主引諸儒議圜

丘禮李彪建言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請前一日告廟從之

綱十二月魏班品令賜冠服○目魏主見羣臣於光極堂宣下品令光祿勳于烈子登引例求遷官烈表曰聖明之朝理應廉讓而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魏主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謂曰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進卿校尉魏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得人有賞不言有罪

綱齊修晉諸陵增置守衛○魏行太和五銖錢○目先是魏

人未嘗用錢魏主始命鑄之是歲鼓鑄粗備詔公私用之

綱丙子齊建武三年魏太和二十年春正月魏改姓元氏初定族姓○目魏主下詔以爲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爲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及更爲六弟聘室而以前所納者爲妾媵又詔以代人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勳著當世位盡王公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其舊爲部落大人而三世官在給事已上若本非大人而三世官在尚書已上者皆爲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若本非大人而官顯者皆爲族時趙郡諸李人物猶多故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爲首魏主選調專取門品或遺才能李沖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魏主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司馬光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雖魏孝文之賢而不能免斯弊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鮮矣

綱二月魏詔羣臣聽終三年喪○三月魏宴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目詔國老黃耇已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已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詔諸州中正各舉民望五十已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

綱齊詔去乘輿金銀飾○目齊主志慕節儉故有是詔大官嘗進裹蒸齊主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元日上壽有銀酒鎗鼎屬三足温酒器也齊主欲壞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器舊物不足爲侈齊主不悅後遇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齊主甚慙齊主躬親細務綱目亦密侍郎鍾嶸上言明君擇才頒政量能受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惟恭己南面而已齊主不懌謂大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齊主不顧而言他

[綱]魏詔漢魏晉諸陵皆禁樵蘇○夏五月魏主祭方澤○秋七月魏主廢其后馮氏○[目]初文明太后欲其家貴重簡馮熙女入掖庭得幸未幾有疾還家為尼及太后殂魏主立熙少女為后既而其姊疾愈思之復迎入宮拜左昭儀后寵浸衰昭儀因譖而廢之后素有德操遂居瑤光寺為練行尼

[綱]魏旱○[目]魏主以久旱不食三日王肅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撤膳三日臣下皇皇無復情地魏主曰比來中外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卽當進膳如其不然朕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綱]八月魏太子恂有罪廢為庶人○[目]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中庶子高道悅數切諫恂惡之手刃於禁中謀輕騎奔平城魏主大駭引見羣臣廢恂為庶人置於河陽無鼻城以兵守之

[綱]冬十月魏置常平倉○魏恆州（治常山）刺史穆太定州（治中山）刺史陸叡謀反魏主遣任城王澄討擒之○[目]初魏文明太后欲廢魏主穆太切諫而止由是有寵及魏主南遷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太出為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溫則甚乞為恆州魏主為之徙恆州刺史叡為定州以太代之太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推陽平王頤為主頤偽許之而密以聞任城王澄有疾帝召見謂曰穆太謀為不軌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大

事非卿不能辦強為我北行倘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強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遂授澄節行至鴈門太守夜告太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兵然後徐進澄曰太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似勢弱既不相拒發兵非宜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乃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曉諭太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太攻煥不克而走追擒之澄至窮治黨與收叡繫獄民間帖然

[綱]魏除逋亡緣坐法○[目]初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綱]丁丑（齊建武四年魏太和二十一年）春正月魏主立其子恪為太子

[綱]齊主殺其尚書令王晏以徐孝嗣為尚書令○[目]初晏為世祖所寵任及齊主謀廢鬱林王晏卽欣然推奉及齊主卽位晏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決齊主惡之始安王遙光勸齊主誅晏齊主遂召晏於華林省誅之鬱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以權計相須未知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啖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謂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思遠小字）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思遠知齊主意已疑異乘間謂曰時

事稍異兄亦覺否兄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敗晏外弟阮孝緒亦知晏必敗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

綱二月魏主如平城穆太陸叡伏誅新興公丕以罪免死爲民○目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丕不樂丕子隆黨於太有司奏丕應從坐乃有是命初丕與陸叡李沖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魏主賜沖烈詔曰叡之反逆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聽其自死免其孥戮丕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又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

之鴈臣

司馬光曰殺生予奪人君馭臣之大柄是故先王之制雖有八議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宥則宥可刑則刑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魏於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使陷於死地也

綱三月魏主殺其故太子恂○目恂既廢頗自悔過中尉李彪表恂復與左右謀逆魏主賜恂死

綱魏宋王劉昶卒○魏主還洛陽○目魏主至龍門遣使祀夏禹至蒲坂祀虞舜至長安遣使祀周文王武王於豐鎬遂還洛陽

綱秋七月魏立昭儀馮氏爲后○目后欲母養太子恪恪母高氏暴卒

綱八月魏主自將伐齊○目魏發河北五州兵三十萬以伐齊假彭城王勰音協中軍大將軍辭曰昔陳思求而不允魏陳思王曹植上疏求自試兄文帝不聽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笑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齊遣軍主胡松助戍赭陽絶皐助戍舞陰今泌陽縣

綱氐帥楊靈珍叛魏○目魏以靈珍爲南梁州刺史靈珍舉州降齊襲魏武興王楊集始集始窘急亦降於齊魏遣李崇討之

綱九月魏主攻齊南陽不克○目初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魏兵魏主怒志必滅之襲宛克之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數之曰卿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

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讐罪一項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今鑾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

綱魏伐氐克武興楊靈珍奔齊○目李崇槎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羣氐散歸靈珍戰敗遂克武興靈珍奔還漢中齊以爲武都王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崇爲梁州刺史安集其地

綱冬十一月魏主圍新野遂敗齊兵於沔北○目魏主至新野漢縣宋立郡今爲南陽府屬縣齊太守劉思忌拒守攻之不克築長圍以守之齊主遣徐州刺史裴叔業中庶子蕭衍尚書崔慧景救

雍州齊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皆降於魏魏敗齊兵於沔北

【綱】十二月齊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敗之○【目】齊將軍魯康祚侵魏太倉口（魏於新息縣置豫州太倉其積粟地也）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置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永又破走裴叔業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嘗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傅修期（永字）耳

【綱】齊以劉季連爲益州刺史○【目】齊主以諸子尚幼內仗曲江公遙欣外倚后弟劉暄內弟江祏故以始安王遙光爲揚州遙欣爲荊州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齊王惡之南郡太守劉季連密表遙欣有異迹齊主乃以季連爲益州刺史使據上流以制之

【綱】戊寅（齊永泰元年魏太和二十二年）春正月魏拔新野齊沔北守將皆棄城走○【目】魏攻新野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殺之於是沔北大震湖陽赭陽戍主及南鄉太守相繼南遁舞陰戍主黃瑤起爲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臠而食之

【綱】齊主殺其河東王鉉等十人○【目】齊主有疾以近親寡弱而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欲盡除之以問太尉陳顯達對曰此等何足介慮以問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施行遙光每與齊主屏人久語畢齊主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齊主疾甚暴絕遙光遂殺河東王鉉南康王子琳等十人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

【綱】二月魏人克宛三月敗齊師於鄧城○【目】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三月崔慧景與蕭衍及軍主劉山陽傅法憲等帥五千餘人進抵鄧城（即今鄧州）魏數萬騎奄至慧景拔軍先去諸軍相繼皆遁山陽斷後死戰魏兵乃退諸軍皆還襄陽魏主以十萬衆圍樊城曹虎閉城自守魏主去如懸瓠（今汝寧府城）

【綱】魏攻齊義陽齊圍魏渦陽（今蒙城縣）以救之義陽圍解齊師亦潰○【目】魏南兗州刺史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魏主使將軍傅永救渦陽齊裴叔業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以千萬計王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兵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計

【綱】魏中尉李彪免僕射李沖卒○【目】彪家世孤微初遊代郡以沖好士傾心附之沖亦重其才學禮遇甚厚公私汲引及爲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稍稍疏沖沖浸銜之彪性剛豪多所乖異自以身爲法官他人莫能糾劾事多專恣沖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上表劾之請付廷尉

魏主覽表歎悵久之曰道固(字彪)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爲滿也
有司處彪大辟魏主宥之除名而已沖雅性溫厚及收彪之
際瞋目大呼投折几案詈辱肆口遂發病荒悖言語錯謬醫
不能療或以爲肝裂旬餘而卒魏主哭之悲不自勝沖勤敏
强力久處要劇終日視事未嘗厭倦綫四十而髮白兄弟四
母少多忿競及沖貴祿賜皆與共之更成敦睦然多援引族
姻私以官爵一家歲祿萬匹人以此少之
綱魏以彭城王勰爲宗師○目使督察宗室不率教者以聞
綱夏四月齊大司馬王敬則反會稽至曲阿敗死(書法敬則反而不書伏誅微示惡鸞之意)○目齊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
心不自安齊主外雖禮之而內實相疑聞其衰老且居內地

故得少寬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
雄作懊(烏浩切)儂(奴浩切)歌(俗間訛濡之曲也)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
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齊主愈猜愧會疾病乃以
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防敬則敬則聞之曰東今有
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甖(鴉也)徐州行
事謝朓敬則子婿也敬則子幼隆遣人告之朓執其使以聞
敬則遂舉兵反以奉南康侯子恪爲名(豫章王嶷子)子恪亡走未
知所在始安王遙光遂勸齊主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入
宮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已煑二斛椒大匠具棺數十須三更
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而齊主眠不起中書
舍人沈徽孚與左右單景儁謀少留其事須臾齊主覺景儁
啓子恪已至齊主驚問曰未邪未邪景儁具對齊主撫牀曰
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敬則帥實甲
萬人過浙江張瓌遣人拒之聞鼓聲皆散走瓌逃民間敬則
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至武進陵口(齊高帝所葬處)慟哭而過曲阿令丘仲孚謂吏民曰賊勢雖銳烏合易
離今收船艦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
至大事濟矣以是敬則不得進五月齊主詔前軍司馬左興
盛將軍胡松等築壘於曲阿長岡敬則急攻之臺軍不能敵
欲進而圍不開各死戰松引騎兵突其後敬則軍大敗斬之
是時齊主疾已篤敬則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急裝
欲走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爲上策(譏檀道濟之語)晉陵

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衆太守王瞻言愚民易動不足窮法
許之所全活以萬數謝朓以功遷吏部郎三讓不許中書疑
朓官未及讓國子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恆俗謝
今所讓又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邪朓妻常懷
刃欲刺朓朓不敢相見
綱秋七月魏省宮掖費用以給軍賞○目魏彭城王勰表以
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魏主乃詔損皇后私府之
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
軍賞
綱齊以蕭衍爲雍州刺史○齊主鸞殂太子寶卷立○目齊
主性猜多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

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秘之至是殂遺詔以徐孝嗣為尚書令沈文季江祏為僕射江祀為侍中劉暄為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顯達衆事委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寶卷即位惡靈柩在太極殿欲速葬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俯仰幘脫寶卷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鶖啼來乎

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三子在位三年無道被弒年十九）

綱 己卯（齊永元元年 魏太和二十三年）春正月齊遣太尉陳顯達帥師侵魏○目 顯達督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魏遣將軍元英拒之

綱 魏主還洛陽○目 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對曰聖化日新魏主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襖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

綱 魏后馮氏有罪退處後宮○目 魏主連年在外馮后私於宦官高菩薩魏主還洛收菩薩等案問具伏以文明太后故不忍廢賜后辭訣入居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惟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初馮熙以太后兄尚公主生三女二為皇后一為昭儀熙為太保子誕為司徒修為侍中聿為黃門郎貴寵冠群臣賞賜累巨萬侍郎崔光嘗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後歲餘修以罪黜誕熙卒幽后廢聿亦擯棄馮氏遂衰

綱 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二月齊師取魏馬圈南鄉三月魏主自將禦之齊師敗績○目 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戍名）四十日城中食盡突圍走又遣軍進擊南鄉（故城在今南陽縣南百里）亦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不親行無以制之遂發洛陽時魏主久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飲食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魏主以勰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要臣得專心醫藥魏主曰我疾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皆憑於汝何容更請人乎命廣陽王嘉斷均口（在今均州西）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幔盛顯

達數人擔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也軍入汋（音勺）均口（汋均二水名）馮道根曰汋均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鄧城（故城在今光化縣東北）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奏免顯達官不許更以為江州刺史

綱 夏四月魏主宏殂於穀塘原后馮氏伏誅太子恪立○目 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其處未詳）謂司徒勰曰吾病殆必不起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在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猶受顧託況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泣曰臣以王親久參機

要令復任以元宰，總握機政，震主之聲，取罪必矣。魏主默然久之，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德，松竹爲心，吾百年後，其聽勰辭蟬冕，遂其沖挹之性。又謂勰曰：後宮久乖陰德，吾死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庶免馮門之醜。遂以北海王詳爲司空，王肅爲尚書令，廣陽王嘉爲左僕射，宋弁爲吏部尚書，與太尉禧、僕射澄同輔政。四月，殂於穀塘原。魏主友愛諸弟，始終無間，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稻，或伐民樹，皆留絹償之。宮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冠洗濯而服之。幼多力善射，及年十五，遂不復畋獵。嘗謂史官曰：時事

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權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勰等以陳顯達去尚未遠，秘不發喪，遣使奉詔徵太子。太子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即位，以遺詔賜馮后死。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密防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至，謂勰曰：汝此行不惟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勰字）握蛇騎虎，不覺艱難。

劉友益曰：（於是太子發喪即位，始以遺詔賜馮氏死。其先書伏誅，何所以著魏主之意也。不先書伏誅，則是太子殺之矣。）

（綱）魏以彭城王勰爲驃騎大將軍，都督冀定七州軍事。○（目）魏主欲以彭城王勰爲相，勰屢陳遺旨，請遂素懷。魏主對之悲慟，勰懇請不已，乃以爲定州刺史，猶固辭，不許，乃之官。

（綱）魏僕射任城王澄免。○（目）澄以王肅羈旅而位加己上，詆以謀叛，案驗無實，坐免。

（綱）魏主追尊其母高氏爲后。○（目）魏主追尊皇妣高氏爲文昭皇后，配享高祖，封后兄肇爲平原公，弟顯爲澄城公，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綱）秋八月，齊主殺其僕射江祏、侍中江祀，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平之。○（目）齊主自在東宮，不好學，惟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遙光與徐孝嗣、江祏、江祀、蕭坦之、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張弘策曰：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乃密修武備，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竹木

沈之檀溪（水名，在襄陽西南），積茅如岡阜。時衍兄懿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之曰：六貴比肩，爭權相圖，主上媟近左右，慓輕忍虐，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刻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祏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郢州控帶荊湘，雍州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懿不從。齊主稍欲行意，而江祏執制堅確，左右茹法珍等亦每爲所裁抑，無不切齒。祏以齊主失德浸彰，議廢之而立江夏王寶玄。劉暄素忌寶玄，不同祏議，謀於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微旨動祏。祏祀亦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遙光。祏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曰：明帝立已非次，若復

立遥光恐四方无解也遥光遣所親致意於謝朓欲引以爲黨朓不答而以其謀告左興盛劉暄馳告遥光及祏收朓付廷尉死獄中暄又以遥光若立則己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祏議故祏遲疑久不決遥光大怒遣人刺暄暄覺之遂發祏謀齊主收祏祀殺之自是無所忌憚益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日晡乃起臺閣案奏閲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五省黃案皆爲宦者裹魚肉還家遥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荆州刺史遥欣密謀舉兵將發而遥欣卒江祏誅乃陽狂稱疾不敢入臺舉兵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將軍垣歷生說遥光夜攻臺燒城門遥光狐疑不敢出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屯衛宮城蕭坦

之率臺軍討遥光遥光遣歷生出戰臺軍屢敗遥光諮議蕭暢潛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歷生亦棄稍降至夜城潰遥光扶匐牀下軍人牽出斬之以孝嗣爲司空坦之爲僕射

〔綱〕魏南徐州（治宿預今宿遷縣地）刺史沈陵（文季族子）奔齊

〔綱〕閏月齊主殺其僕射蕭坦之領軍劉暄○〔目〕江祏等既敗齊主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坦之剛狠而專變倖畏而憎之齊主遣兵圍其宅而殺之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齊主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徐世檦曰明帝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亦殺之初高宗臨殂以隆昌（昭業年號）事戒齊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齊主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卒決意不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綱〕冬十月齊主殺其司空徐孝嗣將軍沈文季侍中沈昭略○〔目〕中郎將許準爲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文季自託老疾不預朝權侍中沈昭略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至是齊主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

〔綱〕十二月齊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康敗死○〔目〕顯達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導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及齊主立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有疾不治既而自愈聞齊主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乃舉兵

令長史庚弘遠等與朝貴書數齊主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爲主齊主以崔慧景爲平南將軍督諸軍擊顯達將軍胡松據梁山左興盛屯杜姥宅十二月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潛軍夜渡襲宮城不克退走臺軍追斬之弘遠被執臨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其子子曜抱父乞代幷殺之齊主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惟置空宅犯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驚震啼號塞道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

時乳婦寄產或興病棄尸不得殯葬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能去因剖其腹視男女又好擔幢侍御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嘗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矟急裝縛袴乘馬驅馳略不暇息

綱庚辰齊永元二年魏世宗宣武帝恪景明元年春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叛降於魏魏遣司徒彭城王勰鎮之〇目叔業聞齊主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在和州城東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叔業沈疑未決終以壽陽叛降於魏魏遣彭城王勰鎮之叔業尋卒

綱三月魏敗齊師於壽陽遂取合肥建安〇目齊豫州刺史蕭懿遣司馬陳伯之等泝淮而上以逼壽陽魏彭城王勰王肅擊大破之進攻合肥擒齊將李叔獻統軍宇文福曰建安今商城縣地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可圖不得則壽陽難保勰使福攻建安降之

綱夏四月齊遣將軍崔慧景將兵討壽陽慧景還兵奉江夏王寶玄逼建康兵敗皆死〇目齊主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自出送之召慧景單騎而進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既出喜甚過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

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眾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納之齊主遣左興盛督諸軍討之慧景濟江遣使奉江夏王寶玄為主寶玄分部軍眾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在句容縣拔之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惟宜從蔣山今名鍾山在江寧府東北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譟臨城臺軍驚散宮門閉慧景引眾圍之左興盛走逃淮渚慧景擒殺之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在含山縣齊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自采石濟江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渡不從至是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數千人渡南岸戰敗恭祖掠得東宮女妓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詣城降眾心離壞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蟹浦為漁人所殺寶玄亦逃亡數日後乃出齊主殺之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點不顧及圍建康逼召點點往赴之日談佛義不及軍事慧景敗齊主欲殺點蕭暢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齊主乃止點胤之兄也

綱齊以蕭懿為尚書令〇齊曲赦建康徐兗〇鑑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嬖幸用事誣富家為賊黨殺而籍其貲或謂中書舍人王咺之曰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咺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而嬖幸貪虐如初是時齊主所寵左右凡三十二人黃門十人直閤將軍徐世檦素被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世檦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

何世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齊主。齊主稍惡其凶強，遣禁兵殺之。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敕。咺之專掌文翰，與相脣齒。齊主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法珍為阿丈，蟲兒及營兵俞靈韻為阿兄，數往諸刀敕家遊宴。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延及親鄰，皆盡殺其男口。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南史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伎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潘寶慶亦從改焉○帝在明帝之崩竟不一日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斬衰絰杖衣悉麤布群小來弔盤旋地坐舉手受執蔬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王寶孫諸人悉營有差為天子解菜又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遊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閹豎共為稗販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關者就潘妃罰之帝有小失潘亦與杖敕虎賁不得進

大制子帝暱畏潘氏而竊與諸姊妹淫通每遊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裨著綠屩帝自戎服騎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於是百姓歌云閱武堂前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又偏信蔣侯神迎來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詐云見神動輒咨啓號神為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范雲謂光尚曰君是天子要人當思百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正當托鬼神以達意耳後東入樂遊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等尋覓不見處乃縛菰為明帝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

[綱]秋八月，齊攻魏壽陽，魏人擊敗之，遂取淮南地。○[目]初，齊將軍陳伯之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汝陰太守傅永將郡兵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直南趣淮，夜入城。勰喜甚。至是勰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伯之遁還，淮南遂入於魏。魏主召勰還，以王肅為揚州刺史。

[綱]齊後宮火。○[鑑]時齊主昏淫，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齊主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塗壁，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為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輸十，百姓困盡，號泣道路。又以閱武堂為芳樂苑，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望人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徹屋而徙之。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皆畫男女私褻之像。明帝時聚金，至是屑以為泥，不足周用，又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以賤價，亦不還直。張欣太嘗謂舍人裴長穆曰：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

[綱]冬十月，齊主殺其尚書令蕭懿。○[目]懿之入援也，蕭衍使所親馳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也。如其不爾，便托外拒，遂還歷陽，若但釋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嬖臣茹法珍等憚懿，說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主然之。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至是齊主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懿有弟九人敷衍暢融宏偉秀憺恢無人發之者，惟融捕得被殺。

綱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錄尚書事○目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雖有遺詔復爲魏主所留固辭不免常悽然歎息勰爲人美風儀好文史小心謹愼未嘗有過雖閒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門無私謁

綱十一月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荆州事蕭穎胄亦以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目初齊主疑衍有異志使直後鄭植往刺之衍知之置酒謂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乃可取良會也及聞懿死夜召張弘策等入宅定議明日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時南康王寶融爲荆州刺史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齊主

遣將軍劉山陽就穎胄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幷襲荆雍穎胄疑未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穎達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天虎往人皆有書今段乘驛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彼問人問天虎而無所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果遲回不上穎胄大懼夜呼參軍席闡文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必不可制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既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山陽山陽大喜單車詣穎胄穎胄伏兵斬之乃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纂集也嚴行裝也）以蕭衍都督前鋒穎胄都督行留諸軍事穎胄有器局衆情歸之送山陽首於衍衍遂表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穎胄及司馬夏侯詳移檄建康州郡數齊主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遣將軍楊公則向湘州（治長沙）參軍鄧元起向夏口（今武昌府）竟陵太守曹景宗說衍迎寶融正尊號然後進軍衍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震四海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上庸太守韋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

結於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齊主聞劉山陽死遣將軍薛元嗣等將兵運糧送郢州刺史張沖使拒西師又使將軍房僧寄守魯山

綱辛巳（齊永元三年和帝寶融中興元年魏景明二年）春正月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衍發襄陽○目齊南康王稱相國以蕭穎胄爲左長史蕭衍爲征東將軍衍發襄陽留弟偉總府州事憺守壘城

綱魏彭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爲太保北海王詳爲大將軍錄尚書事于烈爲領軍○目魏太尉咸陽王禧不親政務驕奢貪淫魏主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羽林虎賁烈以無詔拒之禧復遣謂曰我天子叔父身爲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

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爲恆州刺史烈遂稱疾不出北海王詳密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帝然之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復以于烈爲領軍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趙修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寖衰修尤親幸旬月間累遷至光祿卿每遷官魏主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皆從

綱二月齊蕭衍圍郢城○目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爲前軍至漢口諸將議併兵圍郢（郢州所治即今武昌府城）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濶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即大別山有城）以通沔漢使鄖城（今安陸縣）竟陵（今景陵縣）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州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卧取之耳乃使茂等濟江張沖遣兵迎戰茂等擊敗之沖嬰城自守三月沖病卒將軍薛元嗣內史程茂等與沖子孜共守郢城

綱三月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爲涪陵王而自立○目齊南康王寶融即位於江陵改元以蕭穎胄爲尚書令荊州刺史蕭衍爲左僕射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鉞夏侯詳爲中領軍封庶人寶卷爲涪陵王寶卷以陳伯之爲江州刺史西擊荊雍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等逼郢城

綱夏五月魏咸陽王禧謀反伏誅○目魏主既親政事嬖倖擅權禧意不自安與妃兄李伯尚氏王楊集始等謀反會魏主出獵北邙禧欲發兵衆情離散集始馳至北邙告之魏主倉卒不知所爲左中郎將于忠曰臣父留守必無所慮魏主遣忠馳觀之于烈已分兵嚴備魏主遂還收禧賜死魏主以禧無故而反由是益疎忌宗室

綱齊巴東巴西郡遣兵擊荊州○目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不從蕭穎胄之命惠訓遣子璝將兵擊穎胄穎胄遣劉孝慶屯峽口拒之

綱齊涪陵王遣軍救郢州屯加湖○目寶卷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救郢州屯巴口六月西臺遣席闡文勞蕭衍軍齊蕭穎胄等議令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衍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搤我咽喉何能持久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後即應鎮守不減萬人糧儲稱是脫東軍以萬人攻一城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卿爲我輩白鎮軍（穎胄）前途攻取俱以見付但借鎮軍靜鎮之耳子陽等進軍加湖（在今江夏城東北）去郢三十里築壘自固房僧寄病卒衆推軍主孫樂祖代守魯山

綱秋七月齊雍州刺史張欣太謀立建安王寶寅不克而死○目雍州刺史張欣太與弟欣時密謀結胡松及王靈秀鴻

遐等誅諸姦倖廢寶卷會寶卷遣中書舍人馮元嗣救郢茹法珍梅蟲兒李居士楊明太送之於中興堂欣太等使人於坐殺元嗣明太傷蟲兒居士法珍等散走靈秀詣石頭迎建安王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太馳入宮會法珍得先返閉門上仗鴻遐亦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日已瞑人皆潰去因逃亡三日乃出寶卷復其爵位欣太與胡松皆被誅

〔綱〕齊蕭衍克加湖魯山郢城降○〔目〕衍使王茂曹景宗等乘水漲襲加湖加湖潰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孫樂祖以魯山降程茂薛元嗣亦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初茂與元嗣議以郢城降使張孜為書與衍張沖（孜之父）故吏房長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左傳父能析薪子乃不能負荷以歸）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惟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衍以韋叡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邨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張弘策逆為圖畫如在目中

〔綱〕魏揚州刺史安國侯王肅卒○〔目〕初肅以父死非命四年不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賢者不敢過命肅以祥禫之禮除喪然肅猶素服不聽樂終身至是卒於壽陽謚曰宣簡

〔綱〕八月齊蕭衍克尋陽○〔目〕初寶卷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衍曰用兵不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囚俘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為江州隨引兵下至尋陽伯之束甲請降以伯之為江州刺史虎牙為徐州刺史

〔綱〕齊巴東西軍至上明（在松滋縣）○〔目〕魯休烈蕭璝（現）破峽口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冑恐遣蔡道恭拒璝

〔綱〕九月齊蕭衍引兵東下○〔目〕寶融詔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鄭紹叔守尋陽引兵東下謂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綱〕魏築洛陽諸坊○〔目〕魏司州牧廣陽王嘉請築洛陽三百二十五坊各方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詔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

〔綱〕魏立后于氏（烈弟勁之女也）

〔綱〕冬十月齊蕭衍圍建康○〔目〕衍既克江郢寶卷遊騁如故聞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新亭城主江道林出戰被擒衍至新亭遣呂僧珍據白板橋居士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拔柵越塹內外奮擊居士敗走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十月寶卷遣將軍王珍國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陳於朱雀航南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

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矟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寶孫切罵諸將。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軍遂大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寶卷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衍鎭石頭。寶卷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遣弟秀鎭京口。恢鎭破墩。(在曲阿界秦始皇所鑿也)從弟景鎭廣陵。

綱 十一月。齊尚書令蕭穎胄卒。○目 穎胄以蕭璝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而卒。夏侯詳秘之。徵兵雍州。蕭憺將兵赴之。璝等亦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及魯休烈皆降。詳乃發穎胄喪。贈丞相。諡獻武。於是衆望盡歸於衍矣。

綱 魏以北海王詳爲司徒。(詳譖黜彭城王勰又惡于忠之鯁直)○ 魏以任城王澄都督淮南軍事。○目 魏鎭國將軍元英等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蕭衍掃土興兵。乃皇天授我之日也。魏主乃有是命。旣而不果。

綱 十二月。齊人弑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自爲大司馬承制。○目 建康之被圍也。寶卷悉以軍事委王珍國。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寶卷常於殿中騎馬出入。以金銀爲鎧冑。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日。及長圍旣立。屢戰不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情怨怠。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寶卷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及其副張稷懼禍。謀弑寶卷。使後閤舍人錢強夜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爲內應。寶卷方在含德殿吹笙歌。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閹人黃太平刀傷其膝。顚曰。奴反邪。直後張齊斬之。稷召僕射王亮等。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寶卷首。遣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衞將軍王志歎曰。冠雖敝。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挼(同捼)服之。僞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志僧虔之子也。衍與雲有舊。卽留參帷幄。衍使張弘策先入淸宮。封府庫圖籍。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法珍蟲兒王咺之等四十一人。皆以屬吏。以宣德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以衍爲大司馬錄尚書事。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爲長史。衍入屯閱武

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盪。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領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幷法珍等誅之。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

綱 齊大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僊琕。吳興太守袁昂旣而釋之。○目 衍之東下。僊琕擁兵不附。衍圍宮城。州郡皆請降。袁昂(顗之子)獨拒境不受命。及建康平。衍使李元履巡撫東土。敕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僊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爲忠臣。君爲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兵出降。俄而兵入。僊琕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

昂至俱入曰今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
綱齊大司馬衍入鎭殿中
和帝 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在位一年禪位於梁尋爲蕭衍所弑年十六
綱壬午齊中興二年梁高祖武帝蕭衍天監元年魏景明三年○是歲齊亡梁代春正月齊大司馬衍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二月衍自爲相國封梁公加九錫
○目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爲諮議約爲司馬昉爲記室參謀議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然之召雲等告之雲對畧同約旨衍曰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幷諸選置雲至殿門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擧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曰我起兵三年諸將不爲無功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乃詔進衍位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置百司
綱梁公衍殺齊湘東王寶晊○目寶晊頗好文學衍忌之稱其謀反幷其弟寶覽寶宏皆殺之
綱梁以沈約爲僕射范雲爲侍中○目梁公衍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以爲言未從雲與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今明公始定建康柰何以女德爲累乎茂起拜曰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爲念不宜留此梁公黙然雲卽請以余氏賚茂梁公許之賜雲茂錢各百萬
綱梁公衍自進爵爲王○三月梁王衍殺齊邵陵王寶攸等三人鄱陽王寶寅出奔魏○目衍殺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鄱陽王寶寅穿牆夜出遁匿山澗晝伏宵行抵壽陽魏戍主馳告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衞迎之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仍率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澄深器重之
綱齊主發江陵以蕭憺都督荊湘六州軍事○目齊主東歸以憺爲荊州刺史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爲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荊人大悅
綱夏四月梁王衍稱皇帝廢齊主爲巴陵王遷太后於別宮封拜其功臣有差○目齊主至姑孰下詔禪位於梁宣德太后遣尚書令亮等奉璽綬詣梁宮梁王卽位於南郊奉和帝爲巴陵王宮於姑孰奉宣德太后爲齊文帝妃贈兄懿爲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封文武諸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以王亮爲尚書令王瑩爲中書監沈約爲僕射范雲爲吏部尚書
綱梁主衍弑巴陵王於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目梁主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頷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飮沈醉伯禽就摺殺之御史

中丞顔見遠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顔見遠乃至於此。

歷年圖曰（高帝以功名之盛不容於昏暴之朝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帝自以得於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夷殆盡淚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右齊七主合二十四年

綱梁以蕭寶義爲巴陵王。○目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使奉齊祀。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梁主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終必敗亡。我初平建康、人勸我除卿輩以壹物心、於時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

長。又我與卿宗屬未遠、豈可遽同路人。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爲卿兄弟報仇。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卿家也。曹志魏武之孫、爲晉忠臣、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清顯竟以壽終。

綱梁徵謝朏何胤何點、不至。○目梁徵朏胤爲光祿大夫、點爲侍中、胤點終不就。（胤兄點胤兄曰求並棲遁世謂何氏三高求字子季故號胤爲大山點爲小山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物并召點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賜詔錫宴恩禮有加仍下詔徵爲侍中點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病不起）

綱梁置謗木肺石函。○目梁主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有祿位者）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冤沈莫達者、投肺石函。梁主身服浣濯之衣、常膳惟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勗以政道。

綱五月、盜入梁宮、捕得伏誅。○目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夜帥其徒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殺衛尉張弘策。軍司馬呂僧珍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將軍王茂張惠紹引兵赴救、討捕悉誅之。

綱梁江州刺史陳伯之反、兵敗奔魏。○目伯之目不識書、與奪決於別駕鄧繕參軍朱龍符及褚緭等。乘其愚闇、恣爲姦利。繕日夜說伯之反、緭等贊成之。伯之乃集府州僚佐、詐爲蕭寶寅書示之、遂發兵反。詔以王茂爲江州刺史、帥衆討之。伯之戰敗、間道渡江、與緭等俱奔魏。

綱六月、梁益州刺史劉季連反。○目梁主以鄧元起爲益州刺史、遣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諭旨、季連受命、飭還裝。初季連爲南郡、不禮於元起。都錄宋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爲元起典籤、請先使檢校資糧、緣路奉迎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見人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至必誅季連、禍及黨與。季連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強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復反、收道琛殺之。

綱秋八月、梁定正雅樂。○目梁主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玄英青陽朱明白藏）名之爲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三百

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强中間十律以是爲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爲差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

綱冬十一月梁主立其子統爲太子（統生五歲能徧誦五經）○梁大旱饑（米斗五千民多餓死）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綱鑑會編卷四十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梁紀（武帝仕齊自建安郡公進爵梁公遂因以爲國號）○附後魏

高祖武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蘭陵人與齊同出淮陰令整整三世至順之順之於齊高帝爲族弟衍順之之子也仕齊爲雍州刺史起兵伐東昏侯代齊自立在位四十八年崩壽八十六）

綱（癸未 梁天監二年 魏景明四年）春正月劉季連降梁○目成都城中食盡季連計無所出梁王遣人宣詔受降季連肉袒請罪鄧元起送詣建康入東掖門數步一稽顙梁王笑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臥龍之臣耶赦爲庶人

綱夏四月魏以蕭寶寅爲齊王○目寶寅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以寶寅爲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故址在今定遠縣境）以伯之爲江州刺史屯陽石（未詳）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慟哭至晨過期猶絕酒肉悴色粗衣未嘗嬉笑

綱梁頒新律○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將軍周捨同參國政○目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爲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筦上以約輕易不如徐勉乃以勉及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淸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勉或時還宅羣犬驚吠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預機密二十餘年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

掌之與人言謔終日而竟不泄機事衆尤服之南史雲長於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初武帝九錫之議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於此即起二年果卒有司謚曰宣敕改謚曰文

綱梁斷郡縣獻奉○六月魏發兵伐梁○目魏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在巢縣欲令漅湖泛溢以灌淮南諸戍壽陽去江五百里衆庶惶懼請豫集諸州士馬首秋大舉乃發六州二萬人仲秋畢會并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

綱梁以謝朏爲司徒書法前書徵不至此書爲司徒蓋淺譏之○目朏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出詣闕詔以爲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

謁角巾白輿詣雲龍門謝詔明日梁主幸其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朏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綱秋七月魏復鹽池之禁○目魏既罷鹽禁而其利皆爲富强所專乃復收之

綱魏以彭城王勰爲太師勰固辭不得已受命○冬十月魏都督元英攻梁義陽拔數城攻阜陵故城在今全椒縣東不克○目梁司州刺史今治義陽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保賢首山爲三柵英勒兵圍之柵民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分兵擊東關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焦城淮陵以上諸城皆在淮南今盱眙等州縣境皆潰先是梁遣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大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兵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梁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綱魏以僕射源懷爲行臺巡北邊○目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乃加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賑貧乏考殿最事之得失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饑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

綱梁吉翂音分請代父死梁主赦之○目馮翊吉翂父爲原鄉漢縣故城在今長興縣界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豈受人教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以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綱甲申梁天監三年魏正始元年春正月梁襲魏壽陽不克○目梁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親巡城守不避矢石激厲文武將士咸有奮志蕭寶

寅引兵至合擊之慶眞敗走
綱魏攻梁鍾離梁遣兵救之大敗○目任城王澄攻梁鍾離梁主遣將軍張惠紹等將兵送糧澄遣將軍劉思祖邀之戰於邵陽(洲名在淮水中)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擄士卒殆盡
綱夏五月魏司徒北海王詳有罪幽死○目詳驕奢貪冒請託公行中外嗟怨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弄權納賄詳亦附焉高肇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乃譖詳皓謀逆魏主賜皓死宥詳免爲庶人徙太府寺圍禁之詳遂暴卒先是魏有獻雞雛四翼四足者世祖詔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距雞附足骨鬭時所用刺之將謂帥領其羣言雌雞有冠有距能鳴能將)又有雄雞生角劉向以爲小臣執政之象石顯伏誅

之效也靈帝時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但頭冠未變蔡邕以爲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魏主由此愈重光
綱梁司州刺史蔡道恭卒○目魏人圍梁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相持百餘日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呼從弟靈恩兄子僧勰及諸將佐謂曰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
綱魏大旱○目邢巒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鑒奢崇儉至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明初貢篚相繼商估交入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爲之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綱秋七月梁甬城(晉縣一作角城在今宿遷縣東南)降魏○八月梁義陽降魏魏立元英爲中山王○目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梁遣將軍馬仙琕(同玩)救之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伏兵四山

僞北以誘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突陣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敗走永復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蔡靈恩勢窮降魏三關戍將(三關平靖武陽廣峴也俱在今信陽州界)亦棄城走魏立英爲中山王梁於南義陽置司州(今黃陂縣有南司州遺址)移鎭關南以鄭紹叔爲刺史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爲刺史
綱九月魏築九城於北邊○目柔然侵魏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爲用夏制夷莫如城郭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魏主從之
綱魏詔羣臣議樂○冬十一月魏營國學○目時魏平寧日

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
者千餘人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衆
綱乙酉梁天監四年魏正始二年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綱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以郡叛降於魏魏遣將軍邢巒入
漢中遂取梁州○目初道遷從裴叔業鎮壽陽與叔業有隙
單騎奔魏魏王蕭使守合肥蕭卒道遷奔梁梁以爲漢中太
守至是復叛降魏魏以邢巒爲鎮西將軍將兵赴之巒至漢
中所向摧破楊集起兄弟聞之而懼帥羣氐叛之巒擊破之
梁遣將軍孔陵等拒魏巒使統軍王足擊破之遂入劍閣陵
退保梓潼郡名治涪縣今爲潼川州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
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於魏以巒爲梁秦二州刺史

綱夏四月梁益州刺史蕭淵藻殺前刺史鄧元起州民作亂
淵藻討平之○目初元起乞歸詔以西昌侯淵藻懿之子代之
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之又求其良馬不
得遂因醉殺之而誣以反梁主疑焉元起故吏羅研詣闕訟
之梁主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爲汝報讎謂元起協力平東昏報其父讐也汝爲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號爲冠軍將軍
贈元起征西將軍諡曰忠侯益州民焦僧護作亂淵藻自討
之乘肩輿巡行賊壘賊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
去之由是民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綱六月梁初立孔子廟○秋七月魏統軍王足攻梁涪城八
月大敗梁軍殺其將魯方達等三十九人

綱魏有芝生於太極殿○目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
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
異也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
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
之
綱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僕射柳惔帥師伐魏次於洛口洛水發源定遠縣北流入淮○武興氐王楊紹先叛魏○目楊集起集義立
楊紹先爲帝魏遣楊椿討之
綱十一月魏王足奔梁○目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
降者什二三邢巒表於魏主曰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
絕而水軍非周年不達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鄧元起之亂

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淵藻裙屐少年未
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
之所恃唯在劍閣今已奪其險方軌無礙四可圖也淵藻是
衍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必將逃走蜀卒驚怯弓矢寡弱
五可圖也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之
壽春義陽其利三倍若欲進取時不可失不從先是魏主以
王足行益州刺史既而更以羊祉代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
還遂不能定蜀久之奔梁
綱巴西叛魏降梁○梁大有年米斛三十錢
綱丙戌梁天監五年魏正始三年春正月魏邢巒擊武興氐滅之置東益州今略陽縣○目巒使傅豎眼討氐執楊紹先送洛陽集起集義亡

走遂滅其國置東益州
綱魏秦涇二州亂○目秦州屠各王法智涇州民陳瞻聚衆稱王魏遣將軍元麗太僕卿楊椿討平之
綱二月魏求直言○目侍御史陽固曰當今之務宜親宗室勤庶政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饑寒之苦時魏主委任高肇疎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故固言及之
綱三月魏豫州刺史陳伯之叛復歸梁○目臨川王宏爲書遺陳伯之伯之感動遂自壽陽復歸梁梁以爲通直散騎常侍久之卒
綱夏四月魏罷鹽池之禁（從甄琛之議也）○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

以拒梁師五月梁取魏宿預梁城小峴合肥等城○目魏以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揚徐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梁江州刺史王茂取河南城（南齊僑置河南郡於棘陽今新野縣地）魏遣將軍楊大眼擊敗之追至漢水攻拔五城五月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預（今宿遷縣）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在今廬州府東北）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峴（山名在和州含山縣北）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拔其城遂至合肥起鬬艦高與城等四面臨之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遂潰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籬皆應準繩進至東陵（水經注廬江有東陵鄉）有詔班師諸將以城近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廬江太守裴邃克魏羊石霍丘城（霍丘今爲縣羊石今在霍丘東北有羊市）六月青冀刺史桓和克魏朐山（漢縣在今海州境）固城（未詳）張惠紹進趣彭城魏奚康生救之惠紹兵不利
綱魏以邢巒都督東討軍事○魏驃騎大將軍馮翊公源懷卒（謚曰忠）○目懷性寬簡常曰爲貴人當舉綱維譬如爲屋

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綱秋九月魏邢巒擊梁師敗之復取宿預梁蕭宏逃歸○目宏以梁王弟將兵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餘年來所未有也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然柳惔曰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退生一寸昌義之怒鬚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出僧珍曰殿下昨來風動

意不在軍，淡恐大致汨喪，故欲全師而還耳。宏停軍不前，魏人遺以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叡也。會夜暴風雨，軍中驚，宏與數騎逃去，將士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白石壘即白下城），叩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諸軍聞宏逃歸，亦皆引退。

綱 冬十月，魏徵邢巒還，遣齊王蕭寶寅與元英圍鍾離。○目 魏主詔英乘勝平蕩東南，英進圍鍾離。又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曰，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鍾離天險，必無克狀。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也。魏主乃以

將軍蕭寶寅代巒。侍中盧昶素惡巒，與侍中元暉共譖之，使中尉崔亮彈巒。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乃言於魏主，釋之。暉昶侍寵貪縱，人謂之餓虎將軍、饑鷹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官有定價，人謂之市曹。

綱 十一月，梁以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救鍾離。

綱 丁亥（梁天監六年，魏正始四年）春三月，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於鍾離。○目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梁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晝夜苦攻，一日戰數十合，魏人死者與城平。梁主命韋叡救鍾離，受景宗節度。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塹邵陽洲為城，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城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眾。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日，英自帥眾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攻城，飛矢雨集，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梁主命景宗等豫裝高艦，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叡

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叡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逐北至濊水上（濊水即渙水，在亳州），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義之德景宗，與叡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五博梟盧雉犢塞，塞為最下。叡擲得盧，本勝雉矣，乃故反其子而作塞，見其能讓而不伐也）。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綱 夏六月，梁馮翊等七郡叛降魏。○秋八月，魏中山王英齊

王蕭寶寅以罪除名○魏以李崇爲揚州刺史○目崇多事
產業長史辛琛屢諫不從遂糾之詔並不問崇謂琛曰長史
後必爲刺史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
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慚色
綱冬十月梁以徐勉爲吏部尚書○目勉精力過人雖文案
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
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綱閏月梁以臨川王宏爲司徒沈約爲尚書令袁昂爲僕射
劉友益曰鍾離敗而元英除名洛口逃而蕭宏進爵梁魏盛時其賞罰反不如衰季之魏矣書以譏之
綱魏尚書令高肇弑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目時高貴
嬪有寵而妒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殂人皆咎高氏后所生

子昌尋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人亦以爲承高氏意云
綱戊子梁天監七年魏永平元年春正月梁定官品○目百官九品爲十八
班班多者爲貴
綱二月梁置州望郡宗鄉豪專掌搜薦○夏五月梁以安成王秀
爲荊州刺史○目先是巴陵蠻爲寇久不能討秀燔其林木
蠻失其險州境無寇
綱秋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爲后○目高后既立高肇益貴重
用事變更先朝舊制削封秩黜勳人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
畢下之惟度支尚書元匡與抗衡先造棺置廳事欲輿棺詣
闕論肇罪自殺以諫肇惡之會匡與劉芳議權量肇主芳議
匡表肇指鹿爲馬有司處匡死刑詔貶其官

綱梁右衛將軍竟陵公曹景宗卒諡曰壯
綱八月魏京兆王愉反信都魏遣尚書李平將兵討之○目
魏主爲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爲妃愉不愛愛妾李氏生子
于后召李氏入宮捶之魏主復以愉驕縱不法杖之五十出
爲冀州刺史高肇又數譖之愉不勝忿詐稱高肇弑逆遂卽
帝位立李氏爲后魏以尚書李平爲都督討之
綱九月魏主殺其叔父彭城王勰○目高后之立也勰固諫
不聽高肇怨之數譖勰於魏主誣以謀反魏主信之召勰入
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使左衛元珍引武士齎毒
酒飲之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武士以刀環築之勰大言
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尸歸

第云王因醉而薨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
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
綱魏李平克信都執元愉高肇陰殺之奏除平名○目京兆
王愉逆戰李平破之愉走入城平圍之愉不能守燒門突走
平入信都追執愉以聞羣臣請誅之魏主弗許肇密使人殺
之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奏除
平名
綱魏郢州叛降於梁魏遣兵討之○冬十月魏懸瓠叛降梁
十二月魏復取之○魏敗梁師於義陽復取郢州
綱己丑梁天監八年魏永平二年春正月梁主祀南郊○目時有請封會稽
禪國山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

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太山考績柴燎書舜典三載考績謂三年有成故以考功燎柴祭天以告成功也爾雅祭天曰燔柴當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禪乎梁甫刻石紀號
此緯書之曲說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
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
聖王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
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
爲法也上嘉納之
胡寅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
綱魏復取三關○目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
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
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六日而拔進取廣峴及西關梁將馬仙

琕等皆棄城走梁主使韋叡救仙琕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
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
勇英急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
綱梁主遣使求成於魏魏主不肯按不肯應作不許肯字近俚必原文之訛而劉氏尹氏又曲爲之疏解殊無取焉○目初魏主遣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因之
送建康至是梁主召見慰勞遣還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
吾是以不恥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夫立君以爲民也凡在民
上豈可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
歸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綱秋九月魏太常卿劉芳造樂器○目魏公孫崇造樂尺以
十二黍爲寸太常卿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爲寸尚書令高肇
等奏崇所造樂器度量皆與經傳不同請令芳依禮造成從
其善者詔從之
綱冬十一月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閒居寺○目時魏主專
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儁上疏曰漢光武魏武帝
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
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塵徹俱開但五經治
世之模楷伏願互覽兼存則內外俱周矣弗聽佛教盛於洛
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爲之立永明寺千餘
間以處之處士馮亮有巧思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閒
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
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綱庚寅梁天監九年魏永平三年春正月梁以沈約爲光祿大夫○鑑約文
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政之得失唯唯而已自
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論者亦以爲宜而梁主終不用乃求
外出亦不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欲謝
事求歸老之秩勉爲言於梁主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
而已南史約嘗侍宴武帝有妓是齊文惠宮人帝問妓識坐中客否對曰唯識沈家令耳約伏地流涕不能起帝亦悲爲之罷酒
綱三月魏主之子詡生書法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志胡后亂魏之始也○目詡母胡
充華胡國珍女也初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
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
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

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元魏故事
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故充華云然
綱梁主視學〇目梁主幸國子學親臨講肄詔皇太子以下
及王侯之子皆入學
綱夏四月梁制尚書令史初用士流〇目詔曰尚書五都殿中
吏部金部左右戶中兵共五都史 職參政要總領衆局方軌二丞可用士流
秉此羣目於是劉納劉顯孔虔孫蕭軌王顒竝以才地應選
綱冬十月梁行大明曆〇目梁主即位三年詔定新曆散騎
侍郎祖暅亘范陽人奏其父冲之考古法爲正曆不可改至是行之
綱辛卯梁天監十年魏永平四年 春正月魏元會始用新舞〇目劉芳等奏
所造樂器二舞登歌鼓吹等已成詔舞可用新餘且仍舊

綱梁以張稷爲青冀刺史〇目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侍
宴酒酣怨望形於辭色上曰卿兄殺郡守稷兄瓌殺吳郡守劉遐 弟殺
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爲無勳東昏
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上捋其須曰張公可畏人
乃除青冀刺史王珍國亦怨望罷梁秦刺史還酒後啓云臣
近入梁山便哭上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
未死因此疎退〇是歲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
縣千三十二是後州名浸多廢置離合不可勝紀魏朝亦然
綱三月梁朐山叛降魏夏五月梁遣兵圍朐山冬十二月取
之〇目琅邪民王萬壽殺太守劉晣據朐山召魏兵魏徐州
刺史盧昶遣戍主傅文驥赴之張稷遣兵拒之不勝文驥遂
據朐山梁遣馬仙琕圍之朐山糧樵俱絕文驥以城降十二
月昶引兵先遁諸軍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墮手足者過半
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相屬免者什一二收其糧
畜器械不可勝數仙琕爲將能與士卒同勞逸衣不過布帛
居無幃幕衾屏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常潛入敵境伺知壁
壘村落險要處故攻戰多捷士卒亦樂爲之用
綱魏以甄琛爲河南尹〇目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
祖廣置主司里宰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始得禁止遷都以來
四遠赴會五方雜沓寇盜公行里正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不
能督察請少高其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爲之詔從之琛
又奏以羽林爲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洛城清靜後

常踵焉
綱壬辰梁天監十一年魏延昌元年 春正月梁免老小質作〇目梁主敦睦
九族優惜朝士有犯罪者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
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舉家質作民既窮窘姦宄益
滋有秣陵老人遮車駕曰陛下爲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
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於是詔自今罪應質作繫其老幼
而令役作而老小者停送
綱魏以高肇爲司徒清河王懌爲司空〇目肇自尚書令爲
司徒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右丞高綽博士封軌素以
方直自業及肇爲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
軌乃遽歸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

遠矣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眾心懌言於魏主曰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魏主笑而不應遂詔尚書與羣司鞫理獄訟令饑民就食北方

〔綱〕冬十月魏立子詡爲太子○〔目〕魏自是始不殺太子之母以僕射郭祚領少師祚嘗從幸東宮懷黃㼐音駢瓜屬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桃弓爲魏主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㼐少師

〔綱〕十一月梁五禮成行之五禮其目三十六吉禮十二日禋祀日實柴日槱燎日血祭日貍沈日疈辜日肆獻日饋食日祠日禴日嘗日烝凶禮五日喪日荒日弔日禬日恤賓禮八日朝日宗日覲日遇日會日同日問日視軍禮五日大師日大均日大田日大役日大封嘉禮六日飲食日昏冠日賓射日饗燕日脤膰日賀慶○疈音偪

○〔目〕初齊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世祖選學士十人修五禮命王儉總之儉卒又命何胤徐孝嗣何佟之繼掌之經齊末兵火僅存梁初尚書以庶務權輿議欲省之詔曰禮壞樂缺宜以時修定於是沈約等奏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令舉學古一人自助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請制旨斷決乃以明山賓等分掌五禮佟之總其事佟之卒以伏暅亘曼容之子代之至是五禮成列上之合八千一十九條詔有司遵行

〔綱〕癸巳梁天監十二年魏延昌二年 春二月梁鬱洲叛降魏梁討平之○〔目〕鬱洲山名在海中朐山東北 迫近魏境朐山之亂或陰與之通朐渠山平心不自安而青冀刺史張稷不得志政令寬弛鬱洲民徐道角等夜襲州城殺稷降魏魏遣兵赴之未發梁北兗州刺史康絢討平之

〔綱〕閏月梁侍中沈約卒○〔鑑〕梁主嘗與約名疏栗事約少上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梁主聞之怒欲治其罪徐勉固諫而止梁主有憾於張稷從容與約語及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已往之事何足復論梁主以約與稷婚家相爲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上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劒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梁主大怒譴責數四約益懼遂卒有司謚曰文梁主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謚隱侯

〔綱〕夏五月魏壽陽大水○〔目〕壽陽久雨城不沒者二版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將佐皆勸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於王尊哉治中裴絢叛降於梁崇討執之絢曰吾何面目見李公乎乃投水死崇沈濬寬厚有方畧得士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

〔綱〕六月梁新作太廟○秋八月魏恒今真定 肆今忻州 二州地震山鳴踰年不已覆壓死傷甚眾

綱甲午梁天監十三年魏延昌三年　春二月梁主耕籍田〇目宋齊籍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齋祀先農

綱冬十一月魏遣司徒高肇督諸軍侵梁益州游肇諫魏主不從

綱梁築淮堰〇目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梁主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將軍祖暅亘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功不可就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康絢都督諸軍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在盱眙縣西北抵巉石未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綱乙未梁天監十四年魏延昌四年　春正月魏主恪殂太子詡立是爲肅宗孝明帝〇目魏世宗殂侍中中書監崔光侍中領軍于忠詹事王顯庶子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顯欲須明即位光曰天位不可暫曠顯曰須奏中宮光不聽於是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忠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奉策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即位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劉騰以告侯剛于忠崔光光使置貴嬪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大行見主上衆愕然無敢對者崔光攘衰振杖引漢趙熹故事漢光武崩熹典喪事太子與諸王雜坐熹正色扶下諸王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

綱魏侍中王顯伏誅以太保高陽王雍尚書令任城王澄同總國事〇目光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澄懼不自全乃佯飲陽狂至是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于忠與門下議以王幼未能親政宜使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總攝百揆奏皇后授之王顯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爲世所疾恐不爲澄等所容密謀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以顯與高猛同爲侍中忠等聞之詐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殺之下詔如門下奏百官總己聽於二王中外悅服

綱二月魏司徒高肇伏誅〇目魏主告哀於高肇且召之肇還入哭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邢豹等數人於省下引入搤扼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削除職爵於廁門出尸歸其家葬以士禮

綱魏以高陽王雍爲太尉清河王懌爲司徒廣平王懷爲司空〇魏尊貴嬪胡氏爲太妃廢其太后高氏爲尼〇魏復百官祿絹綿麻稅〇目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專朝政權

傾一時初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稅絹一匹別輸綿八兩布一匹別輸麻十五斤忠悉罷之

綱夏四月梁淮堰潰復築之〇目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數千萬斤沉之亦不能合又伐樹爲井幹塡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木石皆盡負者肩穿疾疫死者相枕蠅蚋晝夜聲合

綱六月魏冀州沙門作亂討平之〇目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作亂以尼惠暉爲妻自號大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唯以殺害爲事詔光祿大夫元遙討平之

綱秋八月魏侍中于忠殺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免太保高陽王雍遣就第〇目裴植志氣驕滿好面譏毀羣官郭祚月進

不已兩人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植祚罪皆賜死忠又欲殺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還第朝野冤憤

綱魏尊太妃胡氏爲太后（稱崇訓宮）○魏以清河王懌爲太尉廣平王懷爲司徒任城王澄爲司空于忠爲尚書令元乂爲散騎侍郎乂妻胡氏爲女侍中（乂江陽王繼之子其妻太后妹也）

綱九月魏太后稱制以于忠爲冀州刺史司空澄領尚書令○目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政事皆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脅同）太后既親政乃出忠爲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領尚書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

綱梁攻魏西硤石據之（硤石在今壽州西北兩山相對淮水經其中昔時立兩城於其上）

綱魏以太后父胡國珍爲中書監○冬十月魏奪常山公于忠博平公崔光爵十二月以高陽王雍爲太師錄尚書事○目初于忠崔光以定社稷功忠封常山郡公光封博平縣公至是太傅懌等上言奉迎侍衞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爲功請皆追奪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曰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忝官尸祿請返私門太后不問尋以雍爲太師領司州牧錄尚書事與太傅懌太保懷侍中胡國珍同釐庶政

綱魏晉壽郡叛降梁○魏太后攝行祭事○目太后以魏王幼未能祭欲代行事禮官議以爲不可太后以問侍中崔光光引漢和熹太后祭宗廟故事以對太后大悅從之

綱梁大寒淮泗皆冰（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綱（丙申梁天監十五年魏肅宗孝明帝詡熙平元年）春二月魏攻梁硤石克之○魏侍中侯剛有罪削戶三百○目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擅朝命宜加顯戮太后曰忠已特原匡又彈侯剛掠殺羽林剛本以善烹調爲嘗食典御以有德於太后頗專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於律不坐少卿袁翻爭之乃削剛三百戶解嘗食典御

綱夏四月梁淮堰成○目堰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楊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江河淮濟）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迎水溝也）東注則游

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湫東注

綱魏復封于忠爲靈壽公崔光爲平恩侯

綱梁圍魏武興秋七月魏擊敗之遂復取東益州○目先是魏葭萌（漢縣今昭化縣地）民任令宗殺晉壽（晉郡今廣元縣）太守以城降梁梁遣張齊將兵迎之至是魏益州刺史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將兵拒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圍武興（故城在今略陽縣南）法僧使告急於魏魏以傅豎眼爲益州刺史赴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里九戰皆捷擊敗張齊諸戍皆棄城走東益州復入於魏

綱九月梁淮堰壞○目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綱〕魏詔議邊鎮選舉法〇〔目〕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請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曰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今後邊鎮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稱職敗官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綱〕冬魏作永寧寺〇〔目〕初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爲九層浮屠高九十丈刹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綱〕〔丁酉〕梁天監十六年 魏熙平二年 春正月魏制諸錢新舊通行巧僞者罪之〇〔目〕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始鑄太和五銖錢世宗又鑄五銖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商賈不通任城王澄上言曰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錢名）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裂疋爲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錢之爲用貫繦相屬不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宜謂爲深允乞下州鎮新舊諸錢內外全好竝得通行其雞眼鐶鑿及盜鑄巧僞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民猶以物交易

〔綱〕三月梁詔文錦不得爲人獸之形

〔綱〕魏司徒廣平王懷卒以胡國珍爲司徒〇夏四月梁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〇〔目〕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麵爲之於是朝野諠譁以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尋詔以餅代脯其餘盡用蔬果

〔綱〕冬十二月梁以馮道根爲豫州刺史〇〔目〕道根爲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嘆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綱〕魏採銅鑄錢〇〔目〕崔亮請於王屋（在濟源縣）等山採銅鑄錢從之是後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

〔綱〕〔戊戌〕梁天監十七年 魏神龜元年 夏四月魏胡國珍卒追號太上秦公〇〔目〕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諫議大夫張普惠以爲太上之名不可施人臣上疏陳之左右莫敢爲通

〔綱〕魏主始月一視朝〇〔目〕張普惠以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乃敕外議釋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陛見羣臣

〔綱〕五月魏補三字石經〇〔目〕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屢經喪亂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爲洛州毀以建浮圖遂大頹落國子祭酒崔光請命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太后許之會元乂劉騰作亂事遂寢

〔綱〕秋九月魏太后胡氏弒其故太后高氏〇〔目〕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欲以高太后當之既而暴卒以尼禮葬之

〔綱〕魏遣使如西域求佛書〇〔目〕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丘

慧生如西域求佛經雲等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又西行再朞至乾羅國得佛書百七十部而還

綱魏復鹽禁○月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先朝爲之禁限非與細民爭利但以豪貴封護近民各守貧弱遠來邈然絕望因置主司裁察強弱什一之稅自古有之公私兩利及甄琛罷禁乃爲繞池之民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請禁之便從之

綱己亥梁天監十八年魏神龜二年 春二月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目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清品於是諠謗盈路立牓大巷刻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爲意至是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

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至其第曳彝捶辱焚其第舍始均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其凶強者八人斬之餘不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高湖奔魏其子謐坐法徙懷朔(鎮名在今大同西北後改爲朔州)謐孫歡沈沉有大志家貧執役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爲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司馬子如劉貴賈顯智孫騰侯景尉景蔡儁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綱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立停年格○鑑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銓注不行大致怨嗟乃以亮爲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沉滯者皆稱其能謂之聖書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不博沙汰未精舅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勵名行哉洛陽令薛琡上書言黎元之命係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量也)衡(平也量度人物爲之平也)書奏不報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綱魏以任城王澄爲司徒京兆王繼爲司空○魏復減百官祿○目魏累世強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溢時宗戚權倖競爲豪侈世宗嘗爲高祖高后鑿二佛龕於龍門山皆高百尺劉騰復爲世宗鑿一龕凡用十八萬二千餘工而未成太后又建寺不已諸州各建五級浮圖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太后設會施僧動以萬計賞賜左右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

綱秋九月魏太后遊嵩高○目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不言王

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不聽至是遊嵩高數日而還
綱冬十二月魏司徒任城王澄卒諡曰文宣○高麗王雲卒子安立
綱庚子梁普通元年魏正光元年春正月朔日食○梁左將軍馮道根卒○
目梁主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道根計聞梁主問中書舍
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
服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梁主即幸其宅哭之慟
綱高麗入貢於梁○秋七月魏侍中元乂殺太傅清河王懌
幽太后於北宮○目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
能輔政多所匡益好學禮士時望甚重元乂與劉騰恃寵擅
權懌每裁抑乂騰皆怨之乃使主食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
毒魏主魏主時年十一信之乂奉魏主御顯陽殿騰閉永巷

門太后不得出懌入乂厲聲止之使宗士執之騰稱詔坐以
大逆乂騰遂殺懌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魏主幽太后
於北宮魏主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不免饑寒乃
嘆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乂與騰表裏擅權常直禁省威振
內外朝野聞懌死無不喪氣胡夷爲之剺面者數百人
綱梁江淮海溢○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不克
死弟略奔梁梁以爲中山王○目熙英之子也與弟略纂皆
爲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表請誅元乂劉騰長史
柳元章等執之元乂遣使斬之於鄴熙好文學有風儀名士
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太后見廢北宮清河橫受屠酷
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

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慚朝廷下愧相知本以
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聞者憐之熙首至
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而藏之略亡抵故
人河內司馬始賓始賓與略轉依西河太守刁雙匿之經年
時購略甚急略懼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爲知己死耳願
不以爲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江梁封爲中
山王
綱梁車騎將軍永昌侯永昌今祁陽縣地韋叡卒○目梁主方崇釋
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
所行略如平日卒諡曰嚴
綱魏以高陽王雍爲丞相○柔然弒伏跋可汗其弟阿那瓌親

立尋出奔魏魏立爲蠕蠕王國人立婆羅門爲可汗○冬十月魏以
汝南王悅爲太尉○目清河王懌死汝南王悅了無恨元乂
之意以桑落酒候之盡其私佞乂大喜以悅爲侍中太尉
綱十一月魏以京兆王繼爲司徒○魏遣使如梁魏梁始復通好
綱辛丑梁普通二年魏正光二年春正月梁置孤獨園以收養窮民也
綱魏發兵納阿那瓌於柔然不克○三月魏元乂殺將軍奚
康生以宦者劉騰爲司空京兆王繼爲太保崔光爲司徒○
目元乂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奚康生預其謀康生子難當娶
侯剛女剛子乂乂之妹夫乂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康生性
麤武乂稍憚之康生亦微懼不安魏主朝太后於西林園文
武侍宴酒酣迭舞康生爲力士舞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

手蹈足瞋目頷首爲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
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不可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
陛下可也太后自起援帝下堂去帝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
不得閉康生拔千牛刀斫之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康生乘
酒勢將出處分爲乂所執光祿勛賈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
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適下殿粲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
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乂遂殺康生流難當以劉騰爲司
空京兆王繼自以權位太盛請以司徒讓崔光乃以繼爲太
保侍公私屬請惟視貨多少刻剝六鎭歲入以巨萬萬計遠
近苦之
綱秋七月高車擊柔然柔然可汗婆羅門降魏冬十月魏分

柔然爲二國以處阿那瓌婆羅門○十一月魏擊叛氏不克
○目魏以東益南秦氏皆反以河間王琛討之琛恃劉騰之
勢貪暴無所畏忌大爲氏所敗
綱〔壬寅〕梁普通三年 魏正光三年 夏五月朔日食既〔書法〕是歲正德奔魏逃歸而侯景渡江之禍始
此矣○冬十一月魏行正光曆○目初世宗以玄始曆浸疎命
更造新曆至是崔光取張龍翔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
爲一曆行之
綱梁西豐侯正德奔魏既而逃歸○目初梁主養臨川王宏
之子正德爲子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怏怏不
滿意常蓄異謀是歲奔魏魏人待之甚薄正德逃歸梁主泣
而誨之復其封爵

綱柔然王婆羅門叛魏魏擊而執之
綱〔癸卯〕梁普通四年 魏正光四年 春二月柔然大饑魏遣使撫之○三月魏
司空劉騰卒〔書法〕騰乂黨也書卒書官譏失刑也○夏四月柔然王阿那瓌執
魏使者犯魏邊魏發兵擊之不及而還○目魏左丞元孚勞
阿那瓌於柔遠懷荒二鎭之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
志遂拘留孚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魏遣尚
書令李崇僕射元纂帥師擊之阿那瓌遂驅民北遁崇追三
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參軍于謹追至郁對原塞外地名前後十
七戰屢破之謹性深沉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屛居閭里不
求仕進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
時來纂聞而辟之

綱魏沃野鎭民破六韓三字姓也拔陵名也反元魏之亂始此○目初元乂
既幽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寵信之其
始執政矯情自飾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驕慢貪吝
嗜酒好色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受賂遺
請屬有司莫敢違者牧守令長率皆貪汙之人由是百姓困
窮人人思亂未幾沃野鎭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鎭將諸
鎭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南侵遣衞可孤攻圍武川懷朔
二鎭尖山魏朔州地賀拔複姓度拔名也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
懷朔鎭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
綱冬魏司徒崔光卒○目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未嘗忿恚
于忠元乂用事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植也郭祚也清

河惲也之死時人比之張禹胡廣且死薦賈思伯爲侍講帝從思伯受春秋思伯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爲雅談

綱十二月梁鑄鐵錢〇目初梁惟揚荊郢江湘梁益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後鑄五銖錢而民間私用古錢禁之不能止乃議罷銅錢鑄鐵錢

綱甲辰梁普通五年魏正光五年春三月魏遣臨淮王彧督諸軍討拔陵夏四月高平敕勒胡琛反拔陵陷武川懷朔鎮五月彧兵敗績魏復遣都督李崇討之〇目魏以臨淮王彧討破六韓拔陵四月高平鎮敕勒酋長胡琛反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彧說之曰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矣彧許爲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擄五月彧與拔陵戰於五原兵敗賊勢日盛魏主引羣臣問計尚書元修義請遣重臣督軍捍寇魏主曰去歲李崇求改鎮爲州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乃加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將軍崔暹廣陽王深皆受節度

綱魏秦州莫折大提反陷高平大提死子念生代領其衆魏遣兵討之〇目魏自破六韓拔陵反二夏東夏西夏二州豳涼亦二州名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殘虐薛珍等殺之推其黨莫折姓大提名爲秦王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克之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魏遣尚書元修義帥諸將討之

綱秋七月魏將軍崔暹討拔陵戰於白道敗績〇目崔暹違李崇節度與拔陵戰於白道今大同北有白道泉大敗拔陵幷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惟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中李冲用事涼州士人悉充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本鎮驅使遂隔清途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惟底滯凡才乃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李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拔陵爲亂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

綱八月魏都督元志討莫折念生戰於隴口隴坻之口敗績〇目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速戰糧多卒衆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其勢在於疾攻遲則人情離沮故高壁深壘者王師全制之策也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矣以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未至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元志與戰兵敗東保岐州今鳳翔府

綱魏改鎮爲州。〇目東西部敕勒皆叛附於拔陵魏王始思李崇元淵之言詔諸州鎮軍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

綱魏秀容人乞伏莫于等反酋長爾朱榮討平之〇目榮羽健之玄孫也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散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段榮竇泰皆往依之。

綱九月梁取魏睢陵荆山襲壽陽不克〇目梁成景儁拔魏睢陵（睢陵故城在今睢寧縣南）趙景悅圍荆山（荆山故城在今鳳陽府西北）裴邃襲壽陽夜斬關而入克其外郭魏長孫稚禦之一日九戰後軍失道不至邃引兵還別將擊魏淮陽魏使行臺酈道元河間王琛救壽陽安樂王鑒救淮陽梁兵敗績。

綱冬十月梁取魏建陵曲木琅邪等城〇目裴邃攻魏建陵（今沭陽縣）克之拔曲木將軍彭寶孫拔琅邪檀丘裴邃拔狄城（秦縣故城在今高苑縣西北）甓城進屯黎漿魏東海太守以司吾城（在今宿遷縣北）降曹世宗拔曲陽（漢縣故城在今定遠縣西北壽州又有西曲陽城）秦墟魏守將多棄城走（曲木黎漿等地名俱無考）

綱魏朔方胡反夏州刺史源子雍（懷子）討平之〇目朔方胡圍夏州城中食盡子雍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爲諸軍營數月之食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行數日爲胡所擒子雍潛遣人齎書敕城中努力固守延伯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爲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奮厲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爲陳禍福賊衆遂降于雍見行臺北海王顥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使爲先驅時東夏闔境皆反子雍轉鬭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

綱魏以費穆爲朔州刺史〇目廣陽王淵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爲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二州名）危矣誰可鎮此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〇賀拔度拔父子及宇文肱（逸豆歸之玄孫）糾合鄉里豪傑襲衛可孤殺之度

拔尋與鐵勒戰死。

綱魏北討都督李崇免〇目崇引祖瑩爲長史廣陽王淵奏瑩詐增首級盜沒軍資瑩坐除名崇亦免官削爵徵還淵遂專總軍政。

綱十一月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陷魏岐州殺都督元志。

綱十二月梁復取三關圍魏郢州不克〇梁以散騎常侍朱异掌機政〇目是歲周捨坐事免朱异代掌機密异多藝能精力敏贍梁主任之。

綱乙巳（梁普通六年魏孝昌元年）春正月梁取魏南鄉郡（即漢南鄉縣地）及馬圈等城〇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反魏發兵討之遂降梁〇目法僧素附元乂見乂驕恣恐及禍謂中書舍人張文伯曰吾欲與

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魏宣武帝之墓）松栢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遂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魏發兵擊之法僧乃遣其子景仲降梁長史元顯和舉兵與戰法僧擒之執其手慰諭之顯和曰我寧為忠鬼不為叛臣亦殺之梁以元略為大都督與將軍陳慶之等將兵應接

綱魏行臺蕭寶寅都督崔延伯討莫折天生敗之岐雍隴東皆平○目天生軍於黑水魏以崔延伯為都督討之與行臺蕭寶寅軍於馬嵬（坡名在今興平縣西）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選精兵數千西渡黑水直抵天生營下徐引兵還天生開營爭逐之其衆十倍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寶寅喜曰崔君之

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乃勒兵出戰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山名在鳳翔府）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前進寶寅破宛川（即陳倉）俘其民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柰何助賊為虐翦以為賤役乎悉求其父兄歸之

綱梁裴邃敗魏師於壽陽○目邃拔魏新蔡郡梁主詔西昌侯淵藻將衆前驅豫章王綜與諸將繼進邃拔鄭城汝潁之間所在響應魏河間王琛等憚邃威名軍於城父累月不進魏主遣使賚齋庫刀以趣之琛至壽陽欲決戰長孫稚以為未可不聽引兵出擊邃為四甄（甄軍號）以待之使將軍李祖憐先挑戰而僞退稚琛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斬首萬餘級琛走入城稚勒兵而殿遂閉門自固不敢復出

綱魏討徐州不克梁以元法僧為司空○目魏安樂王鑒將兵討法僧擊元略於彭城南略大敗鑒不設備法僧出擊大破之梁以法僧為司空封始安郡公魏復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擊之

綱二月魏元义解領軍○目魏劉騰既卒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义亦自寬太后對魏主謂羣臣曰今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為我當出家修道於閑居寺耳因欲自下髮魏主及羣臣叩頭涕泣苦請太后聲色愈厲魏主

乃宿於嘉福殿遂與太后密謀黜义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义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魏主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相與定圖义之計於是太后謂义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义甚懼乃求解領軍許之

綱三月梁遣豫章王綜總督衆軍攝徐州事召元法僧等還建康

綱柔然阿那瓌為魏討拔陵敗之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

○夏四月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尚書令元义以元順（任城王澄之子）為侍中鄭儼徐紇李神軌為中書舍人○目义雖解兵權猶總內外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潘嬪有寵於魏主宦官說之云义欲害嬪嬪泣訴於魏主曰义非獨欲殺妾將不利於

陛下魏主信之因乂出宿解乂侍中明旦入宮門者不納太后遂復臨朝攝政詔削劉騰官爵除乂名為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懌訟冤乞誅乂等太后命發騰墓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侯剛亦坐黜尋卒於家惟乂以妹夫故未忍誅先是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乂意出為齊州（今濟南府）刺史太后徵還為侍中順言於太后曰陛下柰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怨憤太后默然未幾有告乂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太后猶未忍殺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為言乃賜乂死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彩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修飾過

甚何以儀型後世太后慚而還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鄭儼初為胡國珍參軍私得幸於太后至是拜中書舍人領嘗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徐紇先以諂事趙脩坐徙枹罕（今河州衛）後又諂事清河王懌懌死復諂事元乂太后亦召為中書舍人紇又諂事鄭儼共相表裏勢傾中外號為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紇有機辯彊力終日治事畧無休息不以為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人矯為恭謹遠近輻輳附之神軌亦得幸於太后亦領中

書舍人嘗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僖（度世之孫）義僖不許侍郎王誦謂曰昔人不以一女易衆男卿豈易之邪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為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女遂適他族婚夕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

〔綱〕胡琛遣其將万俟（音墨其複姓）醜奴寇魏涇州崔延伯討之敗死○〔目〕胡琛據高平（今鎮原縣）遣万俟醜奴宿勤（複姓）明達等寇涇州（治臨涇今省入鎮原縣）將軍盧祖遷伊甕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軍威甚盛醜奴時以輕騎挑戰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勇乘勝擊之將戰有賊數百騎持文書詐降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勤明達引兵至

與降賊腹背擊之延伯大敗寶寅退保安定延伯恥其敗乃募驍勇獨出襲賊平其數柵賊還擊之又大敗延伯中流矢卒於是賊勢益盛而羣臣自外來者皆言賊弱以求悅媚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綱〕五月梁豫州刺史夷陵侯裴邃卒（以夏侯亶代之）○六月梁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立綜為丹陽王更名贊○〔目〕初梁王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次第幸保富貴勿泄也與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夜於靜室閉戶被髮席藁私祭齊氏七廟微服至曲阿（今丹陽縣地）拜齊太宗陵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為父子遂潛發東昏侯冢并自殺

一男試之皆驗由是常懷異志專伺時變綜有勇力能手制奔馬輕財好士屢求邊任梁主未之許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又使通問於蕭寶寅謂之叔父及在彭城魏臨淮王彧兵逼城下乃密送降欵於彧魏人皆不之信彧募人入綜軍驗其虛實無敢行者監軍御史鹿悆（同念）請行單騎徑趣彭城托言欲有交易綜遣腹心梁話迎悆密以意狀語之申固盟約綜遂與話夜投彧軍及旦齋閤不開魏軍呼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尚何爲城中求王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兵復取諸城至宿預而還將士死者什七八惟陳慶之率所部還梁主聞之驚駭有司奏削綜爵土絕屬籍綜至洛陽見魏主還

就館爲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拜司空封丹陽王更名贊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亘）之皆爲魏所擄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暅之作欹器銘革唾罵之延明令革作寺碑革辭延明將箠之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全其生而已梁主密召夏侯亶還使休兵合肥俟淮堰成復進

綱西部鐵勒降魏魏廣陽王淵擊拔陵破之降其衆二十萬

○目破六韓拔陵圍廣陽王淵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出戰賊稍退淵拔軍向朔州（後魏置朔州於五原故地在今大同西北非今之朔州也）于謹曰今寇盜蠭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請奉大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可離許之謹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母野反　蕃姓）河等將三萬餘戶詣淵降謹曰拔陵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不若以也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淵從之拔陵果邀擊也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也列河之衆而還柔然大破拔陵拔陵避之南徙渡河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詔分處之於冀（治信都）定（治中山）瀛（治趙都軍城）三州之間

綱秋八月魏柔遠鎮民杜洛周反於上谷魏遣兵討之○目洛周反高歡蔡儁尉景段榮彭樂皆從之魏遣常景爲行臺與都督元譚討之

綱冬十二月魏荆郢羣蠻叛魏擊敗之梁取魏順陽馬圈

綱梁邵陵王綸有罪免官削爵土○目綸攝南徐州事遨遊市里肆行非法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籤帥以聞梁主責之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乃取一老公短瘦類梁主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座朝以爲君自陳無罪就座剝褫捶之於庭梁主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賜之死太子統流涕固請乃免官削爵土

綱魏山胡劉蠡升反

綱鑑會編卷四十